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880/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二)

〔明〕雷禮等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秣陵周時泰博古堂刻本

.....

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二)

〔明〕雷禮等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

曆三十年秣陵周時泰博古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大政記

二十五卷》提要

皇明大政紀卷之八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庚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丁未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甲寅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前交趾叅議解縉死於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遼東

初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

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縉由

皇明大政紀

此得罪

行平交趾功賞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主

考試事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潛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循以

鄉曲避嫌欲取林文祐又以祐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

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英才也取第一名改循第二王

翺第三上見翺名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

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勞之後翺至宮保太宰

爲世名臣遭逢固不偶云

三月乙卯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陳循李貞陳景進士

及第王翺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余慶等二百五十二名同進士出身賜宴于甯守行後軍都督府

時鴻臚寺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彈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聖聽當伏法士論壯之

庚申禮部奏建進士題名碑于北京國子監命左庶子楊榮撰記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名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禮部尚書呂宋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皇明大政紀

卷八

貴州左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

發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

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譟山谷

空虛之聲相應理合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禱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賀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

也遂已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二千艘以從河運

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辛丑端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紗有差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應制譏詩加賜上尊束帛紗衣

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河道

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啟閉人甚便之

六月諭三法司禁止妄告奸惡不許擾害良善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上曰

如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為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七月諭副都御史李慶禁戒守令貪殘

諭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濠州知州何敬詠求剝削已實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振武清知縣李潛等仍蹈覆轍養食貪殘無異於敵亦實以法爾宜備錄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九月己酉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儒學賜纂修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等

鈔幣有差

諭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乃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上以御編為善陰陽書示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各撰詩頌以進

上垂拱之暇乃取古人有陰陽而享其福慶顯有明效者彙次世代著其事蹟各為論斷且為詩以列之凡一十卷名曰為善陰陽頒示四方

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四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上西域記詔付史館

誠江西吉水人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塵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洞石養夷塞藍連藍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歷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

九刺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一月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請羣臣上表賀

勿許

上曰往日翰林院修五經四書大全成欲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勅諭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戶百戶統領操練候赴北京閱視

兵部尚書陳洽請發兵討占巴的賴不許

洽言討陳季擴時占巴的賴雖聽朝命出兵不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上以交趾既平地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勅諭之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五

十二月諭行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定北京牧馬諭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為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為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勅諭守寧夏寧陽侯陳懋豫防瓦剌

初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已害擬七月率眾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益慮各譎詐惟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丙申永樂十四年正月甲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丙申擢太醫院醫士爲御醫。賜之冠帶。

丁酉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韃靼脫不花等來歸。命爲副千戶。賜官帶鈔幣。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遣太常寺丞沈

與真復命。

戊申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

已酉北京河南山東民饑。免永樂十二年通租。悉停買不

急之物。仍命戶部遣官賑濟。

俄民九十九萬九千三百八十口。給糧百三十七萬。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千九石有奇。

壬子勅鎮守陝西豐城侯李彬速令前調官軍回還。免赴

北京。

癸丑建昌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及毛憐衛指揮使猛哥不

花等率其部屬郎卜兒罕札不哈等來朝。命郎卜兒罕

札不哈等爲指揮千戶等官。賜誥命冠帶襲衣鈔幣。

乙卯奉寧衛野人頭目把安台來朝。命爲都指揮僉事。

右春坊右中允吳均等啟劾永新伯許成擅杖工部主事

王景亮。宜正其罪。皇太子以成武人不達事體。姑宥。

仍諭成守法保富貴。

戊午勅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恭謝芳率舟師饋運糧儲赴

北京。

己未以水災免河南懷慶彰德等府去年租稅。

庚申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侄王良齋貢馬及方物。謝遣

使不謹之罪。賜鈔幣遣還。

辛酉命行在中軍都督金玉等帥兵征剿山西廣靈等縣

山寇劉子進等。

子進廣靈人居鄉無賴。嘗自言往石梯嶺遇道人授以

雙刀。劔鐵翎神箭。能驅役鬼神。造爲妖言。糾集鄉民。劉

興余貴郝景瞻等作亂。妄署職名。以皐白旗爲號。

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探木旗軍所過劫掠。

人畜。官軍莫能制。事聞遂遣王等剿捕。

皇明大政紀 八卷

癸亥四川鹽課提舉司請開煎鹽。潼川蓬州西克南部安岳

射洪蓬溪等州縣高馬等九千五鹽井。從之。

洪武中以囚徒募辦歲得鹽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自

三十五年放遣囚徒各井至今封閉。乞仍開煎。

二月甲子朔。

丁卯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辰祭大社大稷。命皇太子行禮。

庚午東昌府臨清壩成置壩官一員。

裁減浙江昌化縣丞主簿。

乙亥浙江布政司右叅議李彬坐贓免。罰輸作。

辛巳陞蜀府教授鄭楷本府左長史。致仕。

賜和寧王阿魯台使臣哈刺因等及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等宴

辛卯哈密忠義王李羅帖木兒及都指揮木納法虎兒使臣辭還賜絲幣表裏有差

三月癸巳朔長安殿成奉安仁孝皇后神位命趙王告祭

命都督梁福克總兵官往來湖廣貴州鎮守城池嚴飭兵備

庚子陞禮部左侍郎金純爲本部尚書協理部事

守三山門都指揮僉事孫勝夜不鎖水關事覺皇太子召問不以實對法司論當斬令旨免死謫從貴州總兵

星明大政紀八卷

八

官梁福立功贖罪

壬寅和寧王阿魯台遣使奏戰敗瓦剌獻所俘人馬特賜宴勞彩幣部下有勞者陞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戰沒者賜祭

別失八里王馬哈麻卒遣給事中傅安等往祭勅其住納黑失只罕嗣爲王與哈烈各釋怨睦睦

甲辰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

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固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

三不可辭

庚申前貴州普安撫慈長有罪下獄死

先是慈長謀占營長黃暹阿賽地方私置金鼓旗幟火器聚衆殺掠強取人民囉囉妻爲妾不從遂殺其夫聞其子事聞命布政使孟驥勘視慈長復領兵萬餘圍驥驥以計擒之解京師將誅之而死于獄

辛酉修龍虎山上清宮及懿真觀

四月癸亥朔享太廟命皇太子行禮

丁卯勅甘肅總兵都督費璵嚴邊備

庚午貴州左布政蔣廷瓚奏思州思南府舊有土軍二千戶所聚則爲兵散則爲農不妨農事今改隸前軍都督府

星明大政紀八卷

八

專守軍律不得務農乞仍舊爲便從之

辛未琉球國山中王思紹山南王他魯每各遣使貢馬及方物

壬申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不許

尚書呂震言皇上至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誦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疫疾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封禪告成功乎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克禪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微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

一任

甲戌韓輶阿刺哈兒等九人各率家屬來歸 命阿刺哈兒爲都指揮僉事餘受指揮僉事俱賜冠帶文綺襲衣

乙亥命直內閣學士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俱爲翰林院學士並兼春坊原職

丁丑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韓長壽等貢方物賀萬壽聖節

復設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命故土官刀木旦次子刀得爲宣慰使

初刀木旦及長子思樂發爲緬甸土官那羅哈所殺司遂廢孟養之人從旦之侄玉賓散居于崖金沙江諸處

皇明大政紀 卷八

者三千餘人朝廷嘗命玉賓署宣慰使以撫之至是復設宣慰使授刀得孟養宣慰使改授玉賓爲本司同知令率其衆復業仍遣使諭那羅哈各守疆境毋再侵擾以取罪愆

己卯 萬壽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壬午設淮安府之清河福興等關徐州之沽頭金溝等關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關各置關官一員

癸未預制 皇太孫及妃儀仗

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 皇太孫將行婚禮預製儀仗其製宜如親王 皇太孫妃冠服儀仗亦如親王制惟

增製燕居冠服從之

交趾鎮夷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 賜鈔幣遣還五月壬辰朔日食

暹羅國王昭祿羣英哆羅諦刺卒 遣使中官郭文往祭別遣使封其子二賴波磨刺札的嗣爲王并賜素綺羅白毯絲布等物

甲戌總兵官都督金玉等擒獲廣靈山寇劉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至京 命行在刑部止誅劉子進餘免死戌邊

上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饑窘或爲官府害害不得已相率爲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懲戒餘皆免死發交趾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南丹奉議河池向武五開銅鼓各衛克軍勅玉等還京丙申端午節 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 賜文武羣臣宴

公侯以下至衛士耆民賜鈔有差已亥金吾右衛小旗王貴妻張氏一產二男一女命如例優給

庚子修揚州邵伯鎮上下二關

辛丑大國師釋迦也辭歸 賜佛像佛經法器衣服金銀器皿

烏思藏等處闡化護教闡教等士吉刺等各遣使貢馬及方物 賜鈔幣有差

甲辰賑直隸六安英山碭山蕭縣及浙江西安諸縣饑民

九二萬三千四百戶給糧三萬二千八百石有奇

丙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

庚戌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滄尾港至滬

淪佛洵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

里比丘溫放路近七驛傳以便往來從之

丁巳復置寧海御史孫繼鄧真王仲壽官

嚴等嘗坐累降行人至是察其罪皆復之

已未較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綠海衛所謹備

倭寇相械剿捕

廣東海陽縣言去年冬繁霜殺麥夏稅乞折輸米粟從之

庚申陝西雨雹傷麥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十二

江西南昌等府言自四月至五月淫雨江水泛漲壞廬舍

沒田稼 命戶部遣人撫視

六月辛酉徐州沛縣淫雨傷稼

乙丑賜琉球王蘭國子生百一十九人夏衣

掌寧夏衛事陝西都指揮使劉清有罪謫戍遼東

清私通外境激變番夷僭用服飾等事覺法司擬罪當

斬 特命宥死謫戍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正倫言瀘州民饑乞去年稅糧折

收鈔帛從之

丁卯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

上戒曰瀕海之民數罹寇害故命爾除寇安民爾宜嚴

約束身先士卒以殄寇為務無縱下人重為民害違者

併其將皆不貸

夜太白犯諸王東第一星

已巳真定府獲鹿縣雨雹傷稼

庚午交趾布政司右叅議勛率三江等府土官杜惟忠等

來朝貢馬及金銀器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為右布政使杜

惟忠為叅議餘官屬各陞一級賜綵幣有差

壬申命派山西平陽大同所屬州縣饑民

甲申倭船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勒捕倭都督同知

蔡福等會山東都司合兵殄滅勿悞事機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十三

戊子湖廣興國州歐文受妻李氏一產三男 命循例優

給

北京薊州遵化玉田通州漽縣及山東商河諸州縣雨水

傷稼 命戶部遣人撫視

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七月庚寅朔享 太廟命 皇太子行禮

癸巳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進嘉禾二實同帶

山東鄒縣淫雨暴雨至壞民廬舍二百一十二戶

丙申山東霑化縣暴雨傷田禾

丁酉戶部言河南衛輝府新鄉縣山東安樂州北京通州

及順義宛平二縣蝗 命速遣人捕蝥

己亥設大名府元城縣小灘巡檢司

辛丑命保定侯孟瑛吏部侍郎師達督修漢世子府於青州

壬寅河南開封府十四州縣淫雨決黃河堤崖沒居民田稼

乙巳諭行在兵部精選指揮千百戶練習戎政者往沿海衛所 命東傳以行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僉事紀綱有罪伏誅

綱濟南臨邑人由郡庠生從 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

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而恃恩驕橫朋比罔

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與販私鹽居處服飾器皿僭擬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十四

上用畜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旨詔役臨邑之

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

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海上海上逮至

上命磔綱敬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謫戍邊

除福建光澤縣荒田二百三十六頃有奇租額

夜太白犯鎮星

丙午應城伯孫巖有罪免

初巖鎮通州通州衛千戶蔡元與金吾右衛千戶馬俊

關毆赴巖陳訴巖怒俊言不遜槌殺之事覺 上召問

巖巖不以實對刑科給事中陳敏効之 命法司會同

公侯鞠問之有驗免死安置交趾

戊申賜弗提衛指揮卜不花剌郎地面回回鎖非等亦馬

忽山地面女直野人鎖奴兀宴

己酉革南北二京城門郎

永平府久雨潦漆二河溢壞民田禾廬舍 命賑恤之

辛亥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均劾江西布政司右叅政潘

賜不修職惟觴酒賦詩及督造海船慢令失候 命都察

院逮鞠之

蜀王椿密遣儀賓顧瞻奏谷王穗謀不軌遣中官齎勅穗

令途崇寧王還蜀且察其所為

先是谷府隨侍都督張興奏穗有不臣之心 上曰朕

徐察之興過南京又以穗所為密啟 皇太子皇太子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十五

遣人密奏之 上猶未決椿聞之具奏穗恃寵縱橫有

無君之心藏匿亡叛造作舟艦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

鬪之事大建佛寺造天成閣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

咀又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謀議蹤跡詭秘

人莫知之號張成爲師尚父捏造圖讖謂已於親王中

次在十八與識相應傳播於人又密遣典寶劉信獻寶

帶於椿藏所爲讖語於帶匣復致書於椿有曰德蒼時

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之施辭意含蓄

往往類此又令巧匠製燈於上元節獻於朝就俾諸內

府架構偵伺動靜又選壯士習音樂擬獻於朝供應殿

庭以圖間隙前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反誣以誹謗具

奏磔殺之王府僚屬遂無敢復諫者指揮唐彰舍人單常嘗泄其事咸被搃殺又於長沙山林池沼竹木花果鳥獸魚鼈之利盡專之稅及六畜糞壤奇花怪石之類遠近盡移入府內為游觀之具長沙之民苦之上得奏嘆曰朕如何待德乃有此心又曰蜀王忠彥人宜不見欺且張都督嘗有言矣

夜鎮星犯鬼宿東南星

甲寅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北京戶口食鹽惟足本處軍民之用今扈從官軍人衆鹽不足用宜令北京行部於長蘆鹽運司支運每鹽一斤收鈔一貫庶公私兩便鈔法亦通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十六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王德有罪下獄

時令方面官巡視民謫徵所至恣肆貪酷杖殺新鄭等縣吏民數人刑科給事中李能劾徵縱貪婪如豺虎忽民命如草芥宜治其罪 皇太子曰巡視民瘼求以生人而乃殺人奚可容 命都察院逮鞠之

乙卯監察御史康慶劾山西都指揮稽蕭嘗以妓女遺紀綱交結朋黨 命錦衣衛逮鞠之

丁巳女直野人頭目保童烙失塔木禿刺納忽失塔忽失納兀桑塔等來朝 命為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鎮撫等官俱賜誥命

己未雲南鎮康州及孟連大侯八寨諸長官司各遣人貢

馬悉 賜鈔幣還

給戍交趾軍士衣鞋三萬七千六十五事

江西廣信饒州浙江衢州金華大水暴漲壞城垣房舍溺死人畜甚多 命戶部遣人分視賑恤

遼東水浸沒城垣屯堡

彰德府所屬縣蝗

八月庚申朔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汪琳言越嶲寧番鹽井會川禮州德昌打冲河俱係極邊衝要衛所土城宜甃磚石從之

辛酉設吉灘衛 命女直野人頭目牙速亦里富哈等為指揮同知千百戶 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十七

壬戌山海衛指揮使言衛城及長城圯壞三百六十餘丈 命修治從之

癸亥設亦馬忽三衛 命女直野人頭目鎖奴兀哈散哈木答兀等為指揮千百戶鎮撫 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乙丑刑科部給事中曹潤有罪徙邊

丙寅改工部尚書吳中于刑部

戊辰祭大社大稷命 皇太子行禮

癸酉旦壽旦見欽天監以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不許

諭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掃除羣雄創業垂

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除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廢顯

鴻應探朕涼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

臣民能遵守太祖高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

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用成福祐國家之神孰大於此爾

文武臣僚宜各盡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

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其勿賀

丁丑詔天下軍民預北京營者分番工所所在有司仍給

鈔五錠為道里費

戊寅遣勅符金牌召谷王穗

庚辰修永平還化劉州雨壞城垣

辛巳刑科給事中丁璵有罪謫戍邊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壬山陽人素無行不為鄉里所齒珏積不平值里社賽

神遂誣告里人聚眾為妖言坐死者數十人法司言珏

忠直有才以為給事中恒伺察人小過微以上聞人皆

側目因肆貪黷放濫無耻及母喪未期起復輒同眾入

大祀齋宮復與慶成宴為御史俞信等所劾逮至

府在法司論以大不敬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

劾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

癸未旌表太原府石州學正梁準孝行

準鳳翔人母喪廬墓哀毀有羣鳥飛鳴其上種樹有鵲

來巢有同上其事特旌之擢為均州知州

丙寅交趾鎮夷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

貢馬及方物謝授官恩各賜鈔幣遣還

亥直野人頭目木良苦等來朝設禮貞衛命為指揮子

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丁亥作西宮

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時將撤而新之仍命工

部作西宮為親朝之所

九月丙申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凡各衛撥隨侍漢

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及有藝能者以隨

侍為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益疑之遂有還北京之意

今監察御史巡鹽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掌常山右護衛都指揮同知陳中常山中左二護衛都督

指揮僉事徐良楊旺以擅調軍士謫戍交趾

免河南寧陵縣被水田租

北京行太僕寺卿湯砥請定民計丁養馬從之

砥言近日馬蓄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

一每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

歲納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

草豐美其屯種軍士亦宜人養種馬一疋歲子粒亦免

其半上曰既責軍士孳牧則不可復徵子粒其悉蠲

之餘從所言

壬寅保安衛指揮使司議諸隘口用官軍防守從之

議境內隘口可通車騎者三曰深井口李家庄大箭口皆宜設烽墩分兵守之權牧小徑八曰蓮家庄桃花口賈兒嶺靈山寺紙方溝天井關泗水口小箭口悉已塞之其紙方溝等處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今議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焦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

癸卯京師地震

甲辰尾月朔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等使臣觀音奴不哈等詣闕 賜鈔爲道里費 命太監海章等齎勅同往諭以順途福禍之道計賜之絲幣

丁未八 車駕將還京於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道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二十

祭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及所經陵寢祠廟悉如八年之制

夜月犯畢宿

八月申 車駕發北京命監察御史存問高年循例給賜

甲寅直隸鹽城縣饑風水泛淹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 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

十月己未朔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庚申廣東都司言碣石衛水壞城垣請以軍士修築 皇太子從之

乙丑 車駕至濟寧

先夕夢魯王肇輝侍立甚恭既旦肇輝來謁上甚喜

賜勅獎勵加賜鈔幣米千石益肇輝居國簡靜奉法謹禮 上素重之云

丙寅設沛縣昭陽湖板關

壬寅 車駕次夾溝親祀徐王墳

占城國王占巴的頓遣使貢犀象等物

丙子土魯番地面回回法忽兒丁等貢馬七十疋 皇太子命禮部賜賚如例

丁丑 車駕次鳳陽親祀 皇陵 賜耆民酒肉帛

癸未 中駕至京師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都祀典

諸神賜 孝陵遣御奉天殿受朝賀

敬谷王德至京 命申官送至王邸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二十一

以蜀王泰示之德慚懼慄無一言自辯但曰死罪

罪 上大地大恩全其生耳

甲申成國公朱幼節察院左都御史劉說同文武羣臣劾

谷王德謀逆實狀請罰恩正法 上以朕自有處論之丙戌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遣指揮脫脫不花貢馬三百疋哈密回回馬黑麻撒刺只等各貢方物

丁亥禁交趾安息諸番不得出境

十一月戊子朔欽天監進永樂十五年大統曆 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賜諸王及文武羣臣

古里瓜哇滿刺加占城蘇門答刺南巫里沙撈泥彭亨錫

蘭山木骨都東瀾山喃渤利不刺哇阿麻林刺撒忽魯誤

斯柯枝諸國及舊港宣慰司各遣賜貢馬及犀象方物賜使臣宴

已丑詔戶部歲給漢王趙王祿米各止萬石

辛卯以谷王神謨違事條示諸王議其罪

癸巳廣東高要縣從首周四哥來朝籍其屬八十七戶男女二百二十四口領入版籍供賦稅糧賜鈔幣遣還

辛丑周王樞來朝宴于華蓋殿

壬寅詔告臣僚建北京

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

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公侯

伯子都督及在京都指揮指揮等官皆以北京河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三

鞏固水土厚民俗淳朴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

之都也誠所當為而不可緩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

司等衙門尚書等官皆以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

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

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以其地分封

陛下誠有待於今日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

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

丙午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馳傳還京命豐城侯

李彬代鎮守

楚王楨來朝宴于華蓋殿

戊申立保安左右二衛

壬子冬至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周王樞楚王楨遇節謁孝陵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

孫陪謁遣鴻臚寺丞周昇齋欽定位大俾行之

上召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至問曰二王東宮皇太

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爾三人

試言之楊金有對上顧問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尊

屬當列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

下亦當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

同班兩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

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三

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言合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

孫講讀寒義楊士奇共舉禮部侍郎儀智上曰此得

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

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朕從之儀

智可用侍從

丁巳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三千三百餘戶於保安州免

賦稅三年

十二月戊午朔

上視牲南郊

辛酉修曲阜克國復聖公廟。

雲南車里故宣慰使刀邏答子刀雙孟遣人貢象馬及金銀器。賜之鈔幣。

丁卯遣中官鄭和等賜柯枝國王可亦里印誥并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山親製碑文賜之。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重書諭。皇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黃淮楊

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

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

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

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事。聞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

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勅都督冀中馬聚往湖廣調長沙護衛官軍三千戍守邊

東二千戍宣府二千戍保安諸衛餘調山東緣海六衛改

儀衛正爲正千戶儀衛副爲副千戶典仗爲百戶校尉女

戶俱克軍。

丙午設永寧衛以統屯戍口北長安嶺等刑徒。

丁丑增設武功中衛中左中右中中前中後五千戶所

統南丹等衛改調官軍及新編軍匠。

己卯貴州左布政使蔣廷瓚請本司及所屬郡縣官俟六

年滿日通具功績赴京考覈從之。

增言本司及郡縣俱係新設大小官員同日之任。今三

年例該給由而蠻夷之人難服易變若皆依例赴京水

陸往復動輒經年。況今土貢賦正資清理金銀坑冶亦

須提督缺官撫字必致乖離故請俟六年

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幕官伐材陶瓦不

半年營房皆瓦火患遂息。

壬午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陞翰林院修撰爲本院侍講學士。

丁亥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埭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

洲山頭瓜牙山敵臺七所。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是歲天下戶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七口五千一

百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賦糧二千二百五十一萬

一千二百七十七石餽運北京糧八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

六十三石交趾上供絹千六百六十八疋漆二千斤蘇木

千五百斤翠羽二千紙扇一萬沉速安息香一十三品

丁酉永樂十五年正月戊子朔。

倭寇浙東。

二月廢谷王橈爲庶人。

橈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識初封國宣府

靖難師起橈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

難師渡江橈即開門迎入上卽位待之加恩賜資無

數改封於長沙陰養死士謀逆反蜀王發其事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為庶人後閹門自焚

陸楊士奇為翰林院學士仍兼諭德

三月丁亥朔 命漢王高煦居山東安樂州

初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召士奇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即知矣汝何慮對曰漢王使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籌處置使有定所全父子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後數日得高煦私造兵器及所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二十六

水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有實狀 上怒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今處之安樂州蓋去北京甚遠即其作禍可朝發夕擒也

上欲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

義翰林院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導

壬子 車駕發京師仍命大學士胡廣學士楊榮金幼孜

扈從

四月丁巳朔日食

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

五月倭寇浙東

山東旱蝗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以儒士郭張善為翰林院檢討

建北京郊廟宮殿

七月賜 皇太子務本之訓

戊寅日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佞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為賀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二十七

冊 皇太孫妃胡氏

八月行在通政司言驪寧縣人進金丹方書以妖人斥之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今自食之方亦當毀之母令別欺人也

應天府奏畿輔鄉試取中式舉人楊瑛等一百名

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嗣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賜宴賚

宴賚

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順寧王

九月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詔修曲阜孔子廟成 上親製碑文刻石

已巳庶人允熲卒命以禮葬之。

允熲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建文中封吳王。上嗣位之初改廣澤王以罪免爲庶人。

燕祿國王巴都葛八答刺卒于京。

十月癸未朔日食。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

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來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賊首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八

已未五色慶雲呈彩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羣臣上表稱賀不許。

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霧細縐流通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際具諸象至已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坐已而西度宮苑映上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

命趙珰爲兵部尚書巡督塞上屯戍。

十二月安惠王卒無子國除。

翰林院學士楊士奇有疾。皇太子賜諭并以寶鈔細酒白熟米等物給之。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壬子朔。

上以玄兔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戒諭之。

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福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散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何愧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九

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利初從陳季擴反克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僞相國段莽爲僞都督聚衆劫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曾榮侍讀王英主考試。

撤棘取童璫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天下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劉江鄧珍進士及

第賜周叙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賜雷燧等一百七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驛初名馬。上爲改之。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

廣孝長沙人。初從釋氏。名道衍。少與高啟楊孟載爲友。

宋濂蘓伯衡輩亦稱其詩文。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主

北平慶壽寺事。上在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令侍太

子居守。與贊謀策。初命爲左舍。世尋賜名廣孝。授太子

少師。至是入京。來朝。得疾卒。諡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

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永

叔曾子固真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

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

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

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

規。起予得深趣。懽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

酬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頤。

禮部奏建進士題名碑。復命學士楊榮撰記。

初命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四月。禮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特遣使奏

大朝罪。

五月。戶部尚書等官夏原吉胡廣楊榮胡濙金幼孜等。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賜鈔錠綵帛有差。

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實訓十五卷。計十

五冊。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國朝文臣有諡。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純厚。周慎自

處。澹然。性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

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

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爲佞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

纖芥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種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

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漢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一

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奸宄。天

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六月乙酉。詔纂修天下郡縣誌。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

榮金幼孜爲總裁。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跡。及

舊誌書。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陛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京師可多

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

濙至京師。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之舍。退即記之。如

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撻之。仍當陛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

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深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擢吏科都給事陳謬為順天尹

七月贊善梁潛司諫周冕下獄皆死

時皇太子監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皇太子謫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遂併潛皆死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於望海埭用石疊築城置烟墩瞭望從之

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川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埭上其地特高廣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為濱海襟喉之地故請築之

十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殺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十二月武當宮觀成賜名太岳太和山

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洞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軌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

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李氏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治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宮觀凡為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諭法司申嚴官吏犯贓之禁

諭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重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拮据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敕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縱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卷二

己亥永樂十七年正月丙午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賀使

丁未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戊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庚申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庚辰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三月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閱載籍遇有為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

一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陽。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又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係以詩。各次爲十卷。雲南富州蠻酋稍通賦不入命黔國公沐晟發兵討之。晟遣人招諭蠻子謝罪。

吏部尚書塞義丁父憂。詔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師。

四月甲戌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六月山西行都指揮李謙繪沙淨州採石青新塘圖以進。初舊塘用功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里。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四

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者益鮮明。

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埭。封江爲廣寧伯。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埭上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船直逼埭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砲奪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埭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並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剿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

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船首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飽待饑勞。固治敵之道。賊始貫魚而來。爲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所以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卽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資有金。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害。及是大爲劉江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五

七月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各處運糧事宜。

戶部議浙江江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留轉運其餘衛所軍士今營道如夫役不敷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顧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

八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九月神僊傳成親製序冠之。

上嘗覽神僊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集。至是書成。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

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二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

十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種為翰林院檢討。俾在院進學。

十一月己丑。學士楊榮條奏時政十弊。疏留中。尋以御史

鄧真論奏。詔悉釐正。

榮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

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心腹之臣。若進此

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

察御史鄧真昇入奏。眾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郎

聖明大政紀

日。峻改怙終者不赦。

詔為善陰。隆孝順事實一書。賜諸王羣臣及兩京國子

監天下學校。

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柏三日。儒臣進賀表。

十二月。敕武臣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毋廢弛。仍

蹈前失。

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府縣官宜令到任二年以

上者。從巡按御史考覈從之。

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

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

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

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

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

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實跡。以憑黜陟。

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諭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

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

權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庚午。永樂十八年正月庚子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

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甲寅。上御午門觀燈。宴百官。賜儒臣御製詩。學士楊榮

等恭和以進。

御製詩曰。皇明啟祚天眷隆。太祖受命芟羣雄。奠安

聖明大政紀

萬姓。復人紀。灑掃宇宙腥膻空。三光宣精益輝朗。五岳

不動逾穹崇。永天裸壤極南北。虞淵陽谷窮西東。榜山

航海日相繼。玉帛萬國皆朝宗。宣揚教化敷禮樂。簡拔

賢俊俱登庸。間閭耕鑿樂皞皞。田畝絃誦聲淪淪。末云

賴茲臣隣力。匡輔各謹乃職。輸其忠。由來盛德戒盈滿。

毋或怠肆隳天工。朕承洪業冀垂拱。仰止聖哲懷軒農。

太平一統洽文治。萬方永樂年。慶豐作詩。敢繼南薰曲。

願與四方歌時雍。

戊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閏正月丙子。進學士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學士。仍

兼翰林院學士。

擢薦舉人才馬麟等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參政參議

擢左布政四人馬麟湖廣盛願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徵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二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

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則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果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柳昇分兵剿之

柳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昇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婦男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山東指揮衛青大敗妖賊於安丘

先是賊首賈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煥縣丞馬爲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之賈鴻遁去殺賊三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旣而柳昇至青迎謁昇怒其不待已猝出責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

皇明大政紀

卷八

馬爲爲山東左參議指揮僉事衛青爲山東都指揮使指揮王真爲都指揮僉事

下安遠侯柳昇于獄詔尋宥之

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柳昇奉命征剿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昇受命不恭不卽就道敕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昇亦不問及備倭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驅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昇始至反忌青功而推擊之人

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昇乃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昇於獄。尋赦出之。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四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廣寧伯劉江卒。諡忠武。

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以疾卒於京。

義字原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

史明大政紀

四十一

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于下。時皇太子居守

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

指揮王玉奸賍之罪。風紀肅然。至是朝覲。以疾卒于京。

上御西內園殿。召都督薛祿。尚書呂震。李慶。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殿外。命坐。賜上尊珍饈。

五月。交趾左右叅政侯保。馮貴。禦賊黎利死之。

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

死。實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眾。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眾強貴剿捕。獨以贏卒數百。遇賊兵眾。貴力戰而死。保為政廉恕。實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詔大索妖婦唐賽兒。

時捕黨三千餘人。原吉人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眾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六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在六誥律例內出題試諸生。

七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史明大政紀

八卷

四十二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為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

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李

擴。還奏稱旨。復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

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徃捕桂楊州峒寇龍卯銘。眾

詭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捕卒訴

年老惟一子。今為虎所噬。素易為文檄山神。明日虎死

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廬人。櫛貨財不送官者。上官

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八月丁巳朔日食。

戊午祭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

縣馬嘗有牝于海濱者。一日雲霧晦冥。有物蜿蜒與馬交。至是產駒。麟臆肉髯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擢教授蘭從舍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院編修。侍皇太孫講讀。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茂卒於北京。郡民具殮祭。就皇明大政紀 八卷 四十二 其喪葬辰州。

叔茂江西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於撫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茂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刑部員外郎。時置刑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庶務叢挫。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勢尤不可近。以叔茂廉謹。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陳乞還叔茂。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茂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從者皆悲慕之。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諭學士楊士奇。以朱參

政歐陽修勉之。

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

祭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民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戶部尚書夏原吉至自北京。迎見皇太子于鳳陽道。上皇明大政紀 八卷 四十三 旨緩行。皇太子以不敢緩諭之。

十月。原吉自京師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道。上旨。皇太子因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賀。詔天下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京師。

交趾占城諸國先貢白鳥瑞象。學士楊榮金幼孜應制賦詩。

皇太子過鄒縣。令山東布政石執中發官粟賑饑民。

皇太子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荒歲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

民男女皆衣百結，窶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十斗，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自奏也。

十二月乙卯，皇太子及皇太孫將至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先入奏。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

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上善其對。

戊午，立春。

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賀禮。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遇民饑，令布政司發粟賑濟。上嘉獎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叙董營京殿功，封都督薛祿爲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賜督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衣有差。

初，肇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官殿門闕規制悉如南

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華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晨。

上躬詣太廟，奉安五殿。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戊辰，大赦天下。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統，統馭萬方，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永遠帝王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祗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四十五

文淵閣大學士楊榮、譚瑄、都大一統賦以進。

改學士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禮部尚書呂震請皇太子疎前差中使卒置之。

震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

丁酉祭大社大稷。

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禮部言會試天下舉人。命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主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會試中式舉人陳中等二百名。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共二百十人。賜會館齡劉矩裴綸進士及第。賜陳安等四十九名進士出身。

是科薛瑄劉球于謙爲世名臣。

四月癸巳朔。

庚子夜奉天謹身華益三殿災。大學士楊榮直入。麾衛士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四十六

遷御書圖籍于東華門。

上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可謂歲寒松柏也。榮謝曰。職分當然。賜銀酒鍾古銅器鈔幣諸物。

詔天下求直言。

大學士楊榮條陳除雜辦金銀課及禁重獄引例十餘事。從之。

翰林院侍講李時勉侍講鄒緝等上封事。從之。

其略曰。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屬蒙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

人無懲勸。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

仍命監察御史復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

加資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惰尅。怠政廢事者。請卽時黜

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

廉勤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

使相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

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浙江湖

廣拜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路險遠。

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廩。量地遠

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

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四十七

有可矜閔。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舍徭。

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

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備不虞。從之。

敕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應天則吏部尚書蹇義。四川則禮部尚書金純。陝西則

左都御史劉觀。河南則右都御史王彰。湖廣則吏部侍

郎師遠。畿甸則禮部侍郎郭墩。福建則刑部侍郎楊勉

江西則工部侍郎郭璉。山東則工部侍郎鄭剛。浙江則

副都御史虞謙。廣西則通政參議朱侃。山西則大理寺

丞孫時。廣東則大理寺丞郭瑄。并給事中馬俊。又廣陶

衍等十三人。

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蠲逋負務糧採辦金銀程課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巡視浙江上言便民事。上命行之。

丙午萬壽。聖誕以災異。詔免慶賀。

侍。皇太子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卒。

五月陞給事中柯運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俱爲交趾知州。

時暹等言頗訕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今罪言者是。途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欲開過古之明王。

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與汝等之過失矣。慶等

慚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吏部主事蕭儀峻詆都北京不便。上怒誅之。

科道上言朝廷不當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以尚書夏原吉申救。上

悅。兩宥之。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致大臣。上命言者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都御史王彰

言科道皆白面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問。

衆皆啐罵言官。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或尤其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交趾總兵官豐城侯李彬請依各都司衛所例屯田。從之。彬言交趾所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

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軍。度地險易。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軍士雖隸兵籍。然攻

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軍

皇明大政紀

卷八

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上爲飛言欲罪侍讀李時勉十餘人。大學士楊榮力救免之。

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以戶部夏原吉正言止之。

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視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

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

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獨候遠矣。七月壬戌朔。早。太廟。

吏部尚書塞義及給事馬俊等二十六人巡應天諸郡還京。

義言國家多事時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大甚者數人衆皆服其得體。

命右都御史王彰巡撫河南。

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費方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

步。人隨臣以性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於是彰奉勅往巡撫。既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惶延彰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謀叛故。王驚跪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今但速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教。彰乃馳驛以聞。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軍散。果不煩兵也。

五十

八月辛卯朔日食。

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大社大稷。

命大學士楊榮兼掌譯字生。

上謂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

諸生多不悅。輒生謗議。上怒。將加罪。榮救免。遂命堂之榮訓迪得宜。自是帖服。卒皆有成。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并嘗署戶部事大理寺丞鄒師顏。繫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上以北虜搆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勸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

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五十一

負儲十喪。八九災眚。開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卽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立取原吉。同至則方啟厥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得失。且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上令同中繫於內官監。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檢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三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愆邪未之有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十二月改工部尚書李慶於兵部。
皇太孫累請赦尚書夏原吉。上命中使覘之。聞其忠言
怒頗解。

原吉在獄。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
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敎也。何敢怨。於是繫
稍寬。

壬寅。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

庚申。享太廟。

癸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大社大稷。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征北。餽餉。

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

總督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泉。車運驢運

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陳瑜。都御史王彰。及都

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

尚書趙玘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

定侯孟諱。遂安伯陳英。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

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軍民丁二十三萬有

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先是。阿魯台爲瓦剌馬哈不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妻

擊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養育

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爲

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

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益蕃。生

聚益富。而兇恃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

劫掠。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

待者。其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

悛。至是大寇興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

會同。命五府整兵。戶部理餽。日啟行。遂督將士。

丁丑。以親征北虜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戊寅。車駕發北京。祇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祠

雲雷雨等神。及遣官祭居庸山川。

命公侯大臣。奏軍情機務。同大學士楊榮參決。

辛巳。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上親征。遂夜遁。

諸將請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

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

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四月辛丑。駐蹕龍門。戊辛言虜倉卒遁去。遺馬二下餘

匹於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並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州。閱兵。

上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

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勝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

乙酉，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諸將。

上曰：兵行同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倅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聖明大政紀

卷八

五月

戊辰，觀士卒射。

有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重賞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

惟輔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克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深遠，無所遺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立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

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懷慶，次西涼亭。

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發西涼亭，次閩安，下令軍中放牧採樵，皆不得出長圍之外。

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上顧侍臣諭用兵之法。

聖明大政紀

卷八

五月

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眾之道，固須部武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癸未，車駕發威虜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于山海。

六月丙戌朔。

癸巳。次威遠川。聞平來報虜復攻萬全。上諭諸將士不必分兵還擊之。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丙辰朔。

己未。車駕發殺胡原。

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史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惴。其母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途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三十一

首就縛爲俘。因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馳牛半輜重于潤澤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上聞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衆悉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半。馳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羣臣論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上以兀良哈爲阿魯台羽翼。簡步騎二萬分五道襲破之。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

剪之。諸將皆以爲然。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略曰。兵貴神速。迅雷不及掩耳。諸將頓首。上曰。官軍至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庚午。上師屈烈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笑而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籍。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仍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

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半。馳馬焚其輜重。兵器既次豐潤屯。諸將頓首賀。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三十一

八月己酉朔。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乙卯朔。

丁巳。車駕入居庸關。次龍虎臺。遷隨駕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上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受朝百官上表賀平胡。

連尚書寒義呂震大學士楊士奇下錦衣獄。尋釋之。

以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

十月甲申。享太廟。

閏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甲子。詔議征阿魯台。有以建文時江西採集民兵與饒運

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為言。以大學士楊榮正論止之。

上以奏示榮。榮對曰。比詔使復業。今復徵之。是失信也。

上笑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寢其奏。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正月癸未朔。

甲申。享太廟。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壬子朔。

丁巳。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午。祭大社大稷。

三月壬午朔。

蜀王椿薨。諡曰獻。

王性敦厚。孝友循禮。執法尤好學。讀書不懈。喜延接賢

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

為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

四月辛亥朔。享太廟。

反刺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

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啟。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目

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偽造毀譽之

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

遂起邪心。欽天監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

常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

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

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官中進毒藥於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

大臣。豫令高正偽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

中。諭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帝。布

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

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賢偽譔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

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惴不能言。皇太

子為之。管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爾。上令

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鞠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

顯實。當並宣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上射成以天象

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鞠。母今遽死。遂下錦衣衛研

治。并其黨悉誅之。

陞告變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為錦衣衛同知

六月庚戌朔日食

七月己卯朔享太廟

戊戌命安遠侯柳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

虜中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議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搗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元良哈之眾意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勢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八月壬子安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

癸丑車駕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

丙寅車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

戊辰車駕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價酬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禮部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不許

洪泰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

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

太和山官殿上資福于皇考皇妣下為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為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為祥其勿賀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浩等一百名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崔雲請軍門令還京師待命

虜中偽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命賜酒饌俱授正千戶

帖木等言今夏阿魯台為瓦剌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

十月戊申朔車駕次上莊堡驍韃王子也先土干率眾來降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台罕為都督其部屬察土等七人皆為都指揮餘為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數十人皆賜冠帶織金襲衣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

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皇太子間內侍黃儼江保數造譖因歎天不可欺大學士楊士奇以益宜自處盡道上勸

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十二月。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蘓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

交趾入供。自永樂十四年始。歲有增損。是歲獨贏。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正月戊寅朔。

庚辰。享大廟。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遣朝覲官稽延歲供錢糧。并不勘完未完事件者。下錦衣衛獄。尋釋回任。催督之。

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卷八

初金忠歸。屢言阿魯台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効。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其奏。

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令者誅。

二月丁巳。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午。祭大社大稷。

禮部奏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曾榮侍講余鼎圭。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葉恩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邢寬梁禔孫曰恭進士及第。康瑛等四十七人進士出身。高舉等九十八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軒輓耿九疇皆為名臣。

命大學士楊士奇。謹進士題名碑記。

天禧寺將成。賜名大報恩寺。

戊寅。大閱。命安遠侯柳昇領中軍。遼安伯陳瑛副之。英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卷八

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之。

上諭曰。人君奉天。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人。咸期生遂。彼為民患。則亦不可不殺。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為讐。侵擾邊疆。毒害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微命。危入一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

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其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其皆奮力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懋哉

四月丁未朔享太廟

戊申上以親征胡寇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

巳酉車駕發京師次唐家嶺仍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車駕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丁巳車駕次土木陞都指揮劉廣爲右軍都督僉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掌陝西行都司事

戊午勅各城嚴哨瞭謹守備

巳未享諸將于長安嶺

壬戌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

受

庚午車駕次顯寧以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謀功陞把里禿爲都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級各賜白金有差

五月乙亥朔車駕次威虜鎮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竭誠率僚屬耆民禱於人蜡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

聞而嘉之

巳卯車駕次開平勉諸將恤士卒

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上見之指示諸

將曰士卒者將所資以成功名撫之厚則報之厚古人

有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豈可不恤

甲申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帳示夜夢因下諭部落輸

誠來朝母懷二三以貽後悔

諭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

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豈天屬意此冠部屬乎榮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誠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才五

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

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卽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

獲胡寇齊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

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

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

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唯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猶

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

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

乙酉命安遠侯柳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骨瘞爲叢塚親

爲文祭之

戊子車駕次洪平鎮諭諸將自今凡有歸降者毋令失

所非持兵器向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壬辰 車駕次長樂鎮

上諭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曰漢高祖過相人慮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乙未 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眾劫掠請兵剿之命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兵剿之

上初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輔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八卷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

皇明大政紀

本太

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後果招服

丙申 車駕次故元應昌路

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持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 宴隨征文武大臣

命內侍歌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醢之什也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

中君臣盃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其勉之

己亥 宴文武大臣於威遠川

上曰朕仰循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遂命內侍歌之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首言皇上深恩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上悅盡沾醉而罷

六月甲辰朔 車駕次祥雲屯

丙午 車駕次翠玉峰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爲前鋒偵寇

諭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

皇明太政紀

本太

以前鋒付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竚俟焉

癸丑 車駕次金沙濠寧陽侯陳懋等獲胡寇馬九疋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丙辰 車駕次寶屏山

諭諸將曰今深入虜地尤須謹慎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無怠孔子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

戊午 車駕次玉沙泉

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諸

將皆踴躍思奮。上聞知喜曰：兵可用也。

已未。車駕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即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只亦勿殺，生擒以來。

庚申。車駕次天馬峰。

上以大軍繼進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李八

壬戌。車駕發河上，次蒼石岡。

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

癸亥。車駕次連秀坡。

陳懋等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勺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命班師。

上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

茫廣漠之地，譬如納米粟於滄海，可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於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鏖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大羊栖栖，偷生窮漠之境。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上悅，遂命班師。

乙丑。詔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還。

於是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兵卒西行，期會開平。

丙寅。班師次蒼玉淵。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十九

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必有怠心。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殿後，仍戒軍中晝夜警備，常如寇至。

七月甲戌朔。

庚辰。車駕次清水源。

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乙酉。車駕次通精戊。

其地平廣，多廢子。軍士有馳驅犯之者，上望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耳。今縱騎犯之不仁，其禁

諭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

丁亥。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帳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

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京對曰八月中。上領之既

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就還京後軍國事

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

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顧太監馬

雲賜榮幼孜半酒而退。

戊子。車駕次雙流灘。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車駕次蒼崖戍。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車駕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

傳位。皇太子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上崩。

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詔大學

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歛畢載以龍

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靈輦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奏遺命馳

計。皇太子。

八月癸卯朔。

甲辰。大學士楊榮等至自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

太子哭慟幾絕。進榮等問故復慟哭。皇太孫親王以下
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皇太子命。皇太

孫馳赴開平恭迎。大行皇帝龍輦。

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在外惟趙王護衛軍留京師。一

時浮議籍藉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喪。皇太孫瀕行

敬。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皇太子顧大學士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

不及士奇對曰殿下未踐祚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

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開。太孫出外無行事。進

有上稟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皇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故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不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久當歸汝汝就畱之既行。皇太子顧士奇曰汝此說

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

浮議喧騰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

己酉。靈輦次鵬鶚。皇太孫至御幄哭迎軍中始發喪

六軍號慟。

壬子。皇太孫奉。龍輦及郊。皇太子及親王以下文

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加歛奉納

梓宮。

丁巳。皇太子以嗣位遣英國公張輔等告天地宗廟社

稷明告。大行皇帝几筵。即。皇帝位朝羣臣大赦天下。

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赦凡三十五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及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香貨各處買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進西撒馬兒等處取馬并鑄造銅錢燒造鐵器採辦梨木板進供諸品海味菓子等項悉皆停罷利及于民不可枚舉。

戊午賜北征英國公張輔等三十六人金幣蘇木胡椒有金。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于獄。復其官。

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七十三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于獄。復其官。

淮等繫錦衣衛獄十年。

戶部尚書夏原吉乞終母喪。上慰留之。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服。我無喪服乎。遂留贊輔。

已未西寧土官都指揮李英從北征回。及交趾七源州判官趙福能貢馬。賜鈔幣有金。

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于傳保。卿等勉。

之遂加義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二俸俱給。

加英國公張輔太師。二俸俱給。

陞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侍郎。俱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為翰林院修撰。

初上諭楊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寒與汝。但寒亦有遲疑。汝須盡公。以壓服天下之心。士奇對曰。雖溥恩。下然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之以為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殿下必不遺。惟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七十三

不應先及。故並叙云。

指新司奏准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為宮禁香之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違詔書命。減除四十萬。

士奇謝恩。畢聞惜薪司之奏。將復入奏。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

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詔下纔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

數日來。宮中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服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又顧蹇夏及士奇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輔吾不逮。

錦衣衛指揮同知鄒溶為遼東都指揮僉事備禦開原命開往指揮張輒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輒英國公輔之弟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上直校尉屢失所懸銅牌請治罪上以赦前原之

上曰昨日下午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國家使人用信為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庚申黜工部右侍郎伏伯安為荊門知州

初伯安督運木潞河止通州驛舍驛丞有美妾伯安私

焉驛丞覺而殺妾事聞伯安坐罰築城至是遇赦應復職上曰淫穢之人不宜以玷朝行遂黜之

朝鮮國李祐遣陪臣玄貴命等貢馬及方物賜鈔幣

辛酉命鎮守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克總兵官領湖廣廣西

廣東三都司官軍剿捕廣西等處叛寇

黜刑部右侍郎王勉為山東布政司右叅議

先是指揮林茂畏避出征又犯奸貪等罪下錦衣衛獄與勉同繫茂就獄中造虛詞十數百言將誣告人以覲倖免會赦不果告已而有言於上者上曰勉道之也故有是命

庚申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牛諒戍交趾

初上命諒從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諒憚行且不樂

屬人即跪奏曰令臣往治事乎抑為隸乎上曰朝廷

重邊務命爾從總兵大臣庶幾有贊畫之益顧為隸是

何等語朕初即位爾敢方命不忝如此將朝廷不復使

人耶命公侯大臣雜問之遂奏諒懷詐不忠無人臣禮

法當誅上曰不必誅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壬戌加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太傅二俸俱支

鎮守宣府等處都督譚廣請以所領騎兵五千分指揮六

人每三人領一千更番往宣府備禦從之

癸亥于闐使者陝西丁及莊浪土官魯失加等貢馬及

物賜鈔幣有差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山西布政司左叅政陳瓚以贓罪謫戍邊

甲子遣中官捧大行皇帝遺冠服送漢王高煦趙王

燧朝夕瞻奉以慰哀慕惓惓之心

令吏部汰文官冗員

諭曰古稱官不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

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

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政理其在內

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

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

自今吏部宜精選勿濫

黜兵科給事中劉穆李文殊劉秉李實張敏林道安等俱

忠承

初穆等以武事不謹皆得罪至是遇赦上以六科密
邇之地所繫非輕故悉黜以示懲

乙丑召漢王高煦赴京

遼東都指揮僉事王雄以激變夷人楊木谷元逃逸降登
州衛指揮僉事

琉球國中山王遣長史鄭義才占城國王遣使者通沙帕
閣等貢馬及方物賜衣及鈔幣有差

丙寅勅禮部臣會羣臣議皇考皇妣尊號請諡于南
郊

加寧陽侯陳懋太師兩俸俱支

星明大政紀

卷八

七十六

丁卯賜保母金氏為翊聖恭惠夫人

戊辰命三法司官吏先有罪謫戍未至謫所者宥還為尸
已巳少保兼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文武官有年七十者請

遵洪武舊制令致仕如其鄙猥關茸者或有疾而年未及
七十者請免為民上從之著為令

賜寧夏隨征迤北官軍鈔遣還

官每員十錠軍每人六錠

庚午六科給事中梁盛等劾成國公朱勇定國公徐景昌

陽侯李茂芳廣寧伯劉滿新寧伯譚忠建昌伯高福安
鄉伯張安興安伯徐亨後軍都督同知梁銘都督僉事沈

清戶部尚書郭資禮部右侍郎郭敦工部左侍郎李友直

太常寺少卿王勉寺丞唐禮傳霞岫馮仲彞通政使司左

叅政李至剛右叅議朱紹祖等居大行皇帝喪違令不
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身為大臣無禮無義宜付法

司明正國典上命廷臣議公侯伯都督所犯尋宥之郭
資以疾免餘付法司論罪

辛未命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受學於國子監

初文武百官居大行皇帝喪皆齋戒出宿公所景昌
茂芳等不出宿為給事中所劾至是召二人論曰景昌

皇妣之侄茂芳皇考外甥孫皇考賓天臣民如喪
考妣爾兩人安處私室顧情與禮何如此不學之過

有是命

星明大政紀

卷八

七十七

周王橚及各王俱奏請躬詣大行皇帝几筵行祭禮悉
報止之令遣官代行

九月癸酉朔禮部同文武羣臣進上大行皇帝諡曰體
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

仁孝皇后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降山西按察司副使陳謬為海鹽知縣

謬為湖廣按察司擢撫楚王細故上素厭之後改山
西生事落職至是遇赦應復上曰謬小人也其不宜以

玷方面遂有是命
定用鈔中鹽例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阻滯金由散出大多宜

設法廣歛之民間鈔少將自通矣其議所以歛之
原吉對曰歛之易者莫如許有鈔之家中鹽上日
可一時權宜耳埃鈔法通卽止然必稍寬爲之則例而
後人皆趨向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
鹽例各減舊十之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
百貫河東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浙東每引百貫輸
鈔不聞新舊支鹽不拘資次上曰然其速行之

掌交趾都司都督同知方政率兵捕賊與黎利戰于安
府茶龍州昌江衛指揮同知伍雲死之命禮部加贈贈
乙亥命後府都督同知梁銘等鎮守寧夏

上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難容已甚爾爲首將
星明大政紀八卷

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敦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
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每無貪暴生事以困軍民益銘屢
以貪賄致敗故申飭之

巴東王貴烜遠安王貴燮父死不奔喪命戶部各減祿
米之半

命上部弛西山樵採之禁

工曰古者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
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
萬家新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
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
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勿禁

交趾參將榮昌伯陳智貢玄鹿

詔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
丙子命禮部工部建趙王府于彰德

召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勅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
司事仍參贊軍務

法司奏禮部右侍郎郭敦工部左侍郎李友直太常寺少
卿王勉寺丞康禪傳霞岫馮仲彝通政司左通政李至剛

右叅議朱紹祖先居大行皇帝喪不齋戒公宿無入臣
禮罪應罷免命降調有差

敦降太僕寺卿友直降順天府丞王勉降鴻臚寺右少
卿禪霞岫降禮部主事至剛降興化知府紹祖降欽州

星明大政紀八卷

知州惟仲彝嘗言甥女爲謫僞人降南康府照磨

戊寅密回回者判刀丁等貢方物賜裝衣鈔幣遣還

已卯遣行人周彛齋勅使琉球國

庚辰河南黃河汎溢傷祚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
縣禾稼勅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右都御史王彰往鎮

軍民

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鄆邦下情鬱不
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民安軍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
亦須周歷諮訪庶幾得民之情

虜人刺哩等來歸貢馬命禮部償其直仍賜之襲衣
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於民命給鈔市之

上曰 兵器不可不修。但方下詔恤民。民瘼未蘇。何忍復有徵歛。

辛巳以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尊諡。遣太師英國公張輔祭告天地。

復吳藝工科都給事中

初 上為世子數奉 命點閱皇城守衛軍士。皆藝侍從。敬謹慎密。發後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坐累謫屯戍。

上恒念之。至是復其初職。

壬午祭告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上尊諡。頒詔天下。

諭工部臣。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買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聖明大政紀 卷八

八十一

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之物。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

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

縣過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轉易輸納。而商販之徒

乘時射利。物價騰踊。加數十倍。有不肖官吏。夤緣為奸。

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

戒此弊。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請印吉。不從。

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

漢制。釋緣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明日易服。楊

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耳。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緣服後仍數月白衣冠。

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黃淮同士奇意。

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厲聲念士奇曰。朝廷每事被爾掣

衆。尚書寒義從旁解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不應偏執。

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旦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

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

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

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寒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論

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

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豈忍易。後聞士奇有

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

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

臣聽其便。

聖明大政紀 卷八

八十二

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哈密回回舍人阿力等貢方物。賜之鈔幣。

增諸王祿米。

遣鎮守交趾中官山壽齋教諭交趾頭目黎利。授以清化

知府。

改都察院副都御史虞謙為大理寺卿。

罷光祿寺卿井泉為民誅。寺丞肅成。署丞王鼎。

時泉奏歲例請遣正官往南京採用玉面騾。上曰。爾

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悉罷不急之務。以體息百姓。

乃欲以飲食細故。失人信耶。御史遂劾奏。泉成及署

丞王鼎赦後盜內府物法當斬方擬請罪之而泉預引避上曰其罪當斬者非止於盜內府物其在先帝時欺天罔上造僞旨問吾父子構禍無辜立命斬成典免泉死為民

陞靈璧縣丞田誠為州判官仍佐靈璧縣事

誠九年考滿赴京父老詣闕言誠居官廉能撫字有方乞復職上諭吏部尚書秦義等曰縣官親民苟得人當加秩而久任之俾一縣蒙福今民既願留之即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命法司罪真定民重納聘財易婚者女子歸先聘如靈山衛指揮張忠不知即不坐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八十二

忠取真定民女子為妾已納聘金女子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資更許忠未行其先聘者許于官事聞上曰婚姻風化之原既有成言義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循吏廢之陋以敗風化此父母之過

丙戌陞吏科等科給事中李謙吳廷用胡廣為山西等處僉事蕭奇商賈鄭果等三十五人為各處知州知縣

時有上言在外之職宜以風憲官為之庶幾得人故有是命

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授入侍將軍趙信等二十八人俱為百戶補外任

鳳陽府五河等縣泰雨水沒田稼命戶部覈實今歲糧

芻悉免之

丁亥漢王高煦還國

命西天刺麻板的達及僧錄司右善世智光俱為大國師各賜金印

改淮府右長史王榮為吏科左給事中荆府右長史曹曼齡為翰林院修撰

二人侍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諭翰林儒臣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審可否奏行之

交趾都指揮陳忠與叛賊黎利戰清化死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八十三

戊子命遂安伯陳瑛巡視山海永平間監整肅兵備

命襄城伯李隆同駙馬都尉朱琥沐昕于南京操兵守備

命戶部在京辦事吏人月給米三斗

長沙府民自宮來求為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為卒戍邊

大理寺卿虞謙言比奏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誣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命照律斷

已丑陞新除雲南僉事吳廷用為刑部右侍郎

初有言宜用近侍為外職者廷用以給事中陞雲南按察司僉事至是陞辭奏乞歸省親上曰爾居侍從幾二十年謹厚小心且宜在朕左右故有是命而令歸省

遂命胡廣李謙亦留隨朝。

唐寅陞鴻臚寺丞楊舍爲本寺卿。

上諭舍曰朕初卽位凡吏治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之遠無由進達自今方岳大臣來朝引見朕親問之庶幾以悉下情。

黜太常寺卿周訥爲交趾升華府知府。

訥永樂中爲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嘉湖杭常六府水沒禾稼請俟來歲併徵令以鈔布代輸。

皇明大政紀

八

南京禮部右侍郎蔚綬進香辭歸賜鈔六十錠命禮部繼今南京大臣進香至者准此例。

直隸廣宗縣水溢傷民田稼百餘頃命戶部遣人賑恤壬辰黜兵部左侍郎崔衍爲四川左布政使。

平江伯陳瑄言七事命所司速行之。

一重南京爲國家根本嚴守備二命朝臣分巡天下咨考有司政治得失三令湖廣江西浙江運糧於近便淮徐等處交納別令官軍接運以蘇民力四選教官別其成效五清理軍伍六謹邊防七禁運糧軍士不得別役癸巳免常陽侯李茂芳爲庶人茂芳母子在先帝有逆謀。

寧王體素欲來朝止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侄承叔親厚有素今欲見叔亦切惓惓但以祖訓不敢違也計諒此誠所云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不與封鎮各王例同益江西之地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乙未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疋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牧牛乘習待用。

論曰今太僕寺馬增數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疋四疋者畢力於此有耕桑盡廢衣食不及甚可矜憫。

丙申加隆平侯張信少師子孫世襲。

皇明大政紀

八

公

丁酉加尚書蹇義少傳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陞吏科給事中陳山爲左春坊左庶子左中允張瑛爲左諭德右中允戴綸爲右諭德。

戊戌賜少傅蹇義少保楊士奇太子少師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

頓首受命

山東按察使鄧貢金事洪順請令內外七品以上文官各舉一人授山東按察使之

已亥和寧王阿魯台遣使貢馬及方物賜鈔幣有差庚子以即位賜京師文武百官及民人等鈔幣胡椒蘇木有差

監察御史金奎上言四事 上嘉納之

一令在內五品以上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嚴

舉之罪二言 皇祖陵寢所在宜命 皇子之賢者

率重兵鎮之三言講武四言選廉幹官恤民

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皇明本政紀

八卷

上諭寒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有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覬之意亦宜以慰其心義對曰漠北歸附之人

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優待此懷遠之道也 上曰然

其他職名渠所不諳庸人所諳惟三師爲重可與太子

太保但不令預職事耳

十月壬寅朔遣行人蔣慶以即位告外祖中山武寧王

命戶部蘇松嘉湖等府被水災處今歲秋糧悉令折輸布

如永樂五年補例

每石輸布一疋或鈔一錠

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

行用庫庫市民間金銀至是罷市革之

上御思善門選東宮官屬

安遠侯柳昇太子太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與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爲太子少師戶部

尚書夏原吉爲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李慶爲太子少保

震原吉慶皆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

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俱兼詹事太僕寺卿郭敦

爲戶部左侍郎及吏部左侍郎郭進俱兼少詹事以進

名璉陞監察御史黃宗載艾良俱爲詹事府丞

癸卯以鈔法不通命三法司軍民犯笞杖者定等第令輸

鈔贖罪不爲常制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公十七

諭兵部下各都司令督各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塞

者併工修理

山東運糧至通州張家灣因民家火延燬糧舟令每糧一

石輸鈔四錠免責償

興州左屯衛軍徐翊有子嘗自宮爲內豎乞除軍籍命出

其子使代軍役

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以自傷

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

籍耶

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于京師

彥縉數來朝皆館于民間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

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民家何以爾
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諭禮部戒約有司謹視禁淫院施實惠毋致失所

嘉河衛指揮阿必察等遣女直頭自咬納等來朝且奏乞
授咬納等指揮不許賜鈔幣遣還

上顧侍臣曰一來朝遽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
者何以賞之

乙巳復徐欽魏國公

天津衛舍災災糧數十萬石御史劾主典者侵盜故縱火
自益大理寺卿廖謙白其寃命減論

丙午山東登萊諸郡水災傷麥乞令以他物代輸前歲遭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稅令蠲永樂二十年通稅其二十一年以鈔代輸

命國子監簡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生有文學者六十人於
翰林院考得劉瑄等二十人分置六科日隨給事中朝參
歷事

戊申勅各處鎮守官及都指揮司掌印官凡進香朝賀勿
庸離廳參官來為例

諭巡政司凡四方奏雨澤即封進以便親閱

蘇州徐州等州縣水災田 詔免今年租稅

浙江於潛樂清二縣民饑 命發預備倉粟賑之
興化縣民奏知縣李選并子合驥 命都察院劾之
上曰近年人情放肆行犯法者特有罰工作之令故有

者悉得倖免自今犯有罪者死生輕重一斷如律庶
衆有所懲勸

已酉冊妃張氏為皇后

庚戌諭鴻臚寺臣凡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
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上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而陳者許具
題本於宮門投進雖得速達今訴私事可私恩者亦進
題本檢姦欺眾以圖僥倖壞法亂政莫甚於斯今後惟
緊要機務不得即而陳者許封進題本

壬子立嫡長子為 皇太子詔天下

封第二子瞻堉為鄭王第三子瞻墉為越王第五子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增為襄王第六子瞻埈為荆王第七子瞻塿為淮王
第八子瞻埈為滕王第九子瞻埈為梁王第十子瞻埈為

衛王

癸丑順德府廣宗縣奏今歲水災傷田稼乞寬其租稅今
折輸鈔

教五府六部等衙門來直言

乙卯教吏部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
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賢能後犯贓罪舉者連坐
西辰忽石門衛指揮沙籠加率乞陞頭目亦失哈等為指
揮不許 賜鈔幣遣還

上謂呂震曰 祖宗官職當為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

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糧之費似亦可與。上曰：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祿何為不輕授哉？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 命議行之

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圻內。六曰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九十

法不通由於出多而收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多宜於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首免其連坐之罪。

丁巳戶部奏京師歲用糧五百萬石，今江西歲運纔三百餘萬石不足以供，請自來歲於淮安等府增運以備此數。

大理寺奏決重囚 今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民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

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其爲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戊子免遼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烜爲庶人。

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論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九十一

命戶部尚書郭資於文武官及軍士月增給米五斗。

上召戶部曰：往年百官、士初扈從來，月增米五斗可贍，今都於此，多有家屬，五斗不足以贍，江南運輸艱難，然京師百官、軍士艱難尤甚，往往守食者困於饑寒，玩法者恣無忌憚，卿國之大臣，獨不爲慮哉？朕於文武官及軍士月米悉欲加給五斗，數年京倉儲積皆卿所掌，不之用否？資對曰：不之，遂命增給。

辛酉，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值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壬戌，降大理寺卿虞謙爲少卿，陞左評事楊時習爲卿。時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塌前密請旨不當於朝

班對眾敷奏為實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諫不從者遂降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言十事上嘉納之

一曰勤政二曰任賢能三曰務節儉四曰篤親親五曰納諫六曰明賞罰七曰親經史八曰守成憲九曰嚴祀事十曰精武備

甲子改工部尚書金純為刑部尚書改刑部尚書吳中于工部仍兼詹事

乙丑命戶部除山西渾源州逃民荒田稅額或逃者復歸耕三年徵稅

丁卯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考試諭大學士楊

聖明大政紀

八卷

九十三

諭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益取之數則雖學查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戊辰風寒命翰林院勅遣使以鈔幣賜給邊將士

尚書夏原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而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陛下常

惟此心不忘耳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况將士為國家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知等貴籍古人有言為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

龍都指揮使張廉官

先命廉往大同操備廉托故不行至是命從武安侯鄭亨往大同備禦又不欲居亭下乞奉先命上惡而罷之

庚午諭吏部封贈文官祖考

命大理寺自今臨邊及緣海衛所軍犯笞杖徒流罪者令贖罪復役不調

聖明大政紀

八卷

九十三

辛未命吏部公侯伯襲爵者並封贈其父母及妻如何十一月壬申朔有建文諸臣家屬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有為民給還田土凡言事失當論克軍者亦有為民

諭禮部教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克貢

上曰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克廣於太學若

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焉有此理諭戶部自今一切科歛務掣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遲者守令處重

罪

甲戌遣中官別里哥等齎敕諭阿魯台宥其前過令通貢往來如故 賜綵幣表裏

諭戶部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乙亥交趾參將保定侯孟瑛等奏黎利反事命候內官山壽至彼奏其近情如何計議停當奏來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復虞謙為大理卿

初謙降大學士楊士奇對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日居卿位慚懼不安又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悔之亦念此因念時習其人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四

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趾闊按察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趾憲使

從趙王高燾請去常山左右二護衛

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奏請令直隸及近京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可之

上謂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略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宜遣歸庶皆不妨悞

諭兵部尚書李慶須遣御史巡歷邊衛覈軍伍

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比年御史貪黷自今有貪黷者依洪武中例賜衣鈔若從貪黷罪之不忍

召大興宛平二縣官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

已死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官懸帶木牌更造以銅

其文一而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問罪借者及與借者罪同一百守衛二字其守衛官並懸本職牙牌

庚辰命司禮監刊印祖訓賜諸子及弟侄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君往往作聰明亂舊章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五

卒至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餘歲侍 皇祖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問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

能事事遵守豈不福祿永遠哉朕寤寐不忘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諭工部查南京抽分廠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薪待應除足用外餘備軍民每百斤鈔五貫悉收昏軟舊鈔以便貧者

內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敕騏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本院復奏 上正色止之

上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茶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重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閣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辛巳命刑部都察院凡吏犯杖罪應罷者令就北京爲民種田

四川行都司奏建昌衛漫水灣地逼生疥請置城堡量摘軍民兼守從之

壬午韓王冲城襄陵王冲炆樂平王冲炆各獻詩頒賜白金鈔幣有差

降浙江按察副使趙綿爲嘉興典史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六

初綿爲禮科給事中務掇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奉朝上曰此人尚在耶懷蛇蝎之心豈可復置當遣故有是命

於未遣監察御史湯漢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膏而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害逢迎而爲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實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謹守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其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以衆庶

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弃廉耻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監察御史陳正綸言三事 命所司議行之

一修葺各處城垣以備不虞二量物置高下增減稅課以通鈔法三增文武俸級以養廉耻

降錦衣指揮同知耳斌爲漳州衛千戶

初斌守西山占百姓園田又擅禁薦佛寺傍十里地人不得樵採爲御史所劾問視得實 上以斌先朝官闡之親不付法司但降黜之

命禮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宜試而用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七

丙戌陞太子賓客戶部尚書郭資爲太子太師命致仕復其家

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 上

問楊士奇對曰資強毅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

沮格恩澤不流於下 上問其故對曰詔敕數下蠲免

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

大者然耿介能守廉非衆所及故有是命

進蹇義爲少師楊士奇爲少傅夏原吉爲少保劉觀吳中

爲太子少保

賜夏原吉繩愆糾銀銀圖書諭勉之

耳甫總兵都督費臬奏捕到西番盜馬賊人欲發去西寧

都指揮李英處候究。勅止之。

諭璵曰：爾爲朝廷心腹，故任以邊務。李英亦爲朝廷效力，於邊宜用心防禦，不可自分彼此。其山丹等衛及洪水草場，皆近耳州，既屢被番賊搶盜，馬騾河不着落。該衛及該管頭目設法提備擒拿，却又行李英處候究。此必非出爾意，必有下人造謀交構者。切不可輕聽廢幾，共立邊功，以稱委任之重。

丁亥，上閱京官誥詞，取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誥詞，親增二語勉之。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七

禮部奏冬至節請御正殿受賀，以梓宮在殯，不許。

戶部主事吳璘言：教坊司樂人靴帽衣服違式等事，乞嚴禁止從之。

戶部尚書夏原吉言：今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食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上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益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所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

工科給事中郭永清言五事，並從之。

其一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

陂堰，種桑棗。其二乞遣人清軍伍，果有戶絕者，查勘開豁，免平民被勾擾之害。其三內官使非重事，不宜輕遣出外。凡事惟責成所司，庶幾不擾於民。其四乞禁約江河往來之人，舟中不得擅帶軍器，虛張聲勢，因行劫掠。其五乞申飭各處有司，凡學校壇廟城池損壞者，悉加重修。

山陽縣丞崔奎乞救各布政及直隸府州縣願中鹽者，令就本處官司納鈔，赴鹽所支鹽，爲便從之。

丙申，特賜寧王權黃金三百兩，文錦十綵幣表裏各二十。西洋布十。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

翰林院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諭納之。

己亥，命都察院捕治湖廣按察司副使舒仲成，以大學士楊士奇言罷之。

上初監國時，仲成爲御史，與李祥嘗奉教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與焉。上命削其名。二人力言不可，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上命捕治。大學士楊士奇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虞冠雲中陽武侯薛祿擊敗之。

庚子命安遠侯柳昇陽武侯薛祿平江伯陳瑄子孫皆世襲其爵。

河南永城縣大水傷田稼命免去年稅糧馬草。

上嘉羣臣能進文字大學士楊士奇勸以成湯改過不吝爲法。

上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奸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恒存此心問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一百

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十二月壬寅朔上視牲南郊

癸卯上聞建文奸臣齊黃等外親全家謫戍邊者有田在鄉悉荒廢敕兵部每家存一丁於戍所餘放歸爲民

冬深無雪上作憂民吟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和之兼賜玉帶

甲辰諭吏部宜慎選師儒

上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稱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比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

學者志甚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大學之士師皆得人自今宜慎重選

吏部奏興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許母死丁憂命付法司治之

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猶以生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死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於此

丁未右都御史向寶言二事上命兵部及法司行之

一將帥子孫應承襲者乞嚴訓練比試庶得實用更乞許令舉保通曉兵法熟開武藝之人赴京試用其二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一百一

州縣官有犯公罪輕者乞量罰其俸有被告者乞先追

事內人鞫問明白果有干連府州縣官然後逮問庶免無罪者道路往來之費

上惡西山樵採者根株悉拔欲斬之以徇尚書夏原吉執罪止不應請依律從之

監察御史胡敬先乞命皇太子畱守南京以固邦本不報

禮科給事黃驥言西域貢使假藉擾害乞勅陝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順王及亦力把力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許令途赴京不過一二十人馬令給甘肅軍士余一切勿受聽其與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上嘉納之

上以奏示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也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本根驥所言皆是從之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京衛千戶劉彪等七人當備禦遼東或逗畱不發或中途逃歸命都察院錦衣衛卽械送遼東公榮集諸軍斬以徇

戊申四川高縣奏乞罷買民茶之新增者從之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奉表及貢方物賀卽位

命皇太子選武職

諭三法司矜獄執正母以忤旨爲慮

上諭金純劉觀等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百二

之心如朕一時過怒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忤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辛亥命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內西序

上諭寒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識其人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諭戶部以鈔法不通揭榜通衢令官吏軍民中凡有所見許詣關自陳或赴通政司投進言當者從之否者不罪壬子禮部進會議葬祭等儀上覽畢悲哽不勝起還宮癸丑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上謂寒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之所產哉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百三

命戶部凡今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府州縣停免催徵糧稅

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內外官員貪贓者並錄其罪名藏于官以便稽閱

常州府武進宜興等縣奏今年水沒田土無收者九百五十餘頃命蠲稅糧

大理寺少卿弋謙上言政務命禮部議行之

謙極論官吏貪殘之弊乞命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爲所屬府州縣官仍前監察御史中及在京衙門屬官各舉所知以備缺員之選或三人或五人不限名數所舉果賢及後有政績者爲己之功所舉

不賢及後賊黜者爲己之過俱令書於考滿牌內則人知戒飭勉於事功而不爲非矣。

辦事官程富上言治道。上嘉納之。

富請。上正身修德敬天勤民敦化厚俗明刑弼教以堯舜三代爲法聲色玩好遊畋造作不急之務無益之費凡諸傷財害民以自奉者必以秦皇漢武隋煬爲戒。

甲寅。梓宮將發引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上親告凡進。

命禮部集僧道于慶壽海印二寺及靈濟宮各建揚大齋七晝夜。

加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賜救獎之。

大政紀 八卷 百四

初榮與幼孜扈從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

軍行累月尚未抵賊巢而步卒多難且謀言賊以遠遁途令班師中途。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

官馬雲等皆會皇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殯歛庶爲允當眾。

曰諾或有欲以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者榮等曰誰敢爾。先帝在即稱敕實天稱敕詐言獲罪非輕眾皆。

曰此言良是榮等乃令中官備以。大行皇帝崩逝月。

日并遣命傳位之意故。皇太子雲等從之既作故遂。

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皇太子榮初抵京。上哀。

諭云。乙卯。梓宮發北京。上遂至午門。皇太子親王皆步送至陵。

庚申。梓宮葬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

封都督張景爲彭城伯。

張景係。后兄。

甲子。湖廣等處布政司左叅議黃澤等來朝各上章言事。

命禮部會議以用。

丙寅。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奏斬平樂潯州二府賊首千九百餘級歸賊所虜男女十餘口。

大政紀 八卷 百五

上欲誅尚寶司少卿袁中微以尚書夏原吉申救止罷官。

中微以風鑒得幸。成祖。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中微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莫衰。

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之。

丁卯。賜南京府部及中都留守司天下方面來朝者羊酒等物。

戊辰。下通政使尹必用叅議顧謙于獄以季嘉代之。

必用當省牲郊壇而令顧謙代行皆屬不恭太常寺御史劾之。

已巳。封鎮守寧夏都督同知梁銘爲保定侯子孫世襲。

諭禮部令有司修繕郡邑應祀壇宇祭器違者罪之
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

呂震言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上曰朝廷用
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
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
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
之意

作觀天臺於禁中

封韓恭王於平涼

是歲天下戶一千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口二千二百四十
六萬八千一百五十賦稅糧三千二百六十萬一千二百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六石餽運北京糧二百五十七萬三千五百八十八石

皇明大政紀卷之九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
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行五拜三叩首禮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于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
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
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
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恐遽即吉朕明

日亦不欲出見羣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
皇明大政紀 卷九

皆欲一觀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
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

不宜備禮上從之遂有是命
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自今遇行有未

常但直言之母以不從為慮
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禍益增為臣以

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言
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

但直言之母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曹怡等朝賀貢金銀器及方物賜

鈔幣有差

甲戌南京龍山產靈芝蕃大特異守臣以進禮部請賀不許

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羣臣各竭忠殫慮以稱職任

丙子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以罪削爵命駙馬都尉宋瑛襲封

加大學士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黃淮少保戶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制

詔天下武臣來朝者勉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毋貪刻害軍士有一不後必罪不宥

丁丑加刑部尚書金純兼太子賓客二俸俱支

少傅楊士奇少保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太子少傅

楊榮太子少保全幼孜亦各辭尚書俸以扈駕北征勞命勿固辭

巳卯立春饗太廟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如有建白以此封識進來其同事則侍講王璉五經博士陳繼編修楊敬禮科給事中何澄

監察御史尹崇高等劾福建左布政使顧爾貪肆無耻命錦衣衛執付都察院治之

諭兵部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三歲納駒一匹者爲令

諭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當思之當與民

同其利民有卽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

爲羣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

皆畜馬然有司急于官馬孳息故民不暇於其私今宜

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假之久

庶幾可望民安物阜

壬午勅禮部太常寺臣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高皇帝

皇考文皇帝配祀仍著典章垂憲後世

癸未以過冬不雪勅府部院大臣懋修乃職康濟兆民惟

誠可以動民願共勉之

甲申勅戒大同泰將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督僉事李

謙不飭邊務各持私意與武安侯相抗互相訐奏宜改前過否則罰加爾身雖悔無及

命湖廣右叅議諸葛平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

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

成禮頒詔中外

詔二十八條如各處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及菓樹蜂密

等項原係民業聽民採取及四川保寧等府所屬茶課

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價買民茶盡行罷免之類尤係

新政除民害

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

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印上親製序

已丑罷給朝覲官草牧馬

初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二千餘匹正官給牝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校課其息有虧與民同上令與寒義夏原吉商略可合以問二人奏如議大學士楊士奇力諫不可上大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亦奏按察使受太僕寺提督是風憲受制于人遂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論也

庚寅權增市肆門攤課程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令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會議原吉等奏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欲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為法欽之請市肆各色門攤內度量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燬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則自然重矣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行禁止

命兵部簡閱武臣出補外職

降勅切責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慢攻養寇之罪令改過自効仍命械送倉臺指揮師祐張雄等赴京監察御史實信有罪謫交趾克吏

辛卯制諭平江伯陳瑄克總兵官率舟師備運糧儲親詣京師

都察院奏今犯笞杖者逃軍逃民逃匠難令運轉贖罪請處如律內外軍民人等有犯有力運轉贖罪者聽無者罰役如洪武中例從之

都察院劾奏兵部左侍郎曹本前為雲南按察司副使嘗犯贓罪今雖遇赦當罷為民不宜居六卿之貳上令削半俸用之

皇明大政紀

北宋

五

本于靖難時侍上居守多歷艱難不忍出之但戒祿以示懲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不與

初良素行不謹滿三載戶部尚書古朴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最考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良遂誣朴他事既就逮繫成祖燭其奸竟釋朴至是吏部奏授良誥命上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當誣大臣罪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

壬辰諭禮部朝臣在朝久者皆令還鄉省墓賜鈔有差者為令

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

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

五刺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子亦思各遣使貢馬以卽位論之并賜綵幣表裏

設繕工官繕工部左侍郎李友直爲尚書專理繕工以右侍郎蔡信副之并置繕工經歷

乙未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慎防慮惠

勅平江伯陳瑄今後運糧官軍依洪武中令許附載已物以資私用

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紅貫之

丁酉詔南京留守五衛官軍改置京師分守正陽等門

聖明大政紀

卷九

大

戊戌擢前學士解縉之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己亥遣布政使周翰按察使胡棨叅政葉春巡行應天鎮江蘇松常杭嘉湖八府察民利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乞歸省焚黃命馳驛仍賜白金五十兩鈔萬貫

自是朝臣請告省親祭祖者相繼

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賁勅琉球國故中山王思紹子尚巴志嗣中山王

頒制諭雲南等處總兵叅將黔國公沐晟武安侯鄭亨鎮遠侯顧興祖武進伯朱榮都督譚廣費嶽崇昌伯陳智保

定伯梁銘佩各處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回

雲南爲征南大同爲征西廣西爲征蠻遼東爲征虜宣府爲鎮朔甘肅爲平羌交趾爲征夷寧夏爲征西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兀良哈三衛韃靼欲來賣馬命平市遣去

諭曰虜謫詐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可固拒如實賣馬宜依永樂中例於馬市內交易勿容入城價值須兩平

勿虧交易畢卽遣去勿令遲留宜嚴督各衛所十分用心關防隄備不可怠忽

壬寅哈密遣人進疏黃勅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宣府總兵都督譚廣慎防之

上曰從前不聞哈密進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

聖明大政紀 卷九 七 中既有疏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

癸卯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具陸等奉表箋方物賀冊立中宮及皇太子

甲辰漢王高煦訴第二子瞻圻不孝斥居住鳳陽乙巳哈密忠義王李羅帖木兒遣打刺罕馬哈木沙等奏

事賜衣服鈔幣表裏有差丁未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申祭大社大稷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配命禮部永爲定式

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

陸工部郎中蘇瓚為本部右侍郎。上尋悔之。

瓚素貪鄙。誦事禮部尚書呂震數譽。上前故陞之。

工部尚書黃福言交趾左右叅政馮貴侯保攻賊。事聞。貴保為左右布政使。

庚戌直隸鎮江常蘇一路強賊劫掠為民害。勅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兵部尚書張本即撥官軍船隻遣官率領前去緝捕。務要盡獲押送來京都察院亦選御史一員往督視之。

刑部都察院言軍民犯笞杖者令運磚贖罪從之。

舞陽縣奏民饑請發本縣倉粟賑貸從之。

壬子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東宮開講筵講官當以大經大史明大政紀九。

史進說其前史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甲寅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係英國公輔從兄。上特加恩有是命。

乙卯遣官祭 祖陵 皇陵 孝陵歷代帝王嶽鎮海瀆。

丙辰。上躬祭先農耕籍田。

睢寧縣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戊午命國子祭酒胡儼為太子賓客致仕。

易州同知裴璉來朝以舊為中允侍從陞工部右侍郎。

庚申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五事激訕。上不懌命坐司治事免朝參。

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具廷用交奏其實且

沽名大學士楊士奇以至聖臣直勸。上容之。上覽

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于詞氣又數日士奇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又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

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

言之謗。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呂震等迎合

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

清河縣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辛酉夜日犯天江。

甲子命 皇太子選武職。

晉王濟熿及平陽王美圭互奏爭連伯離田各賜書以差九。

蒲州從實審勘諭之。

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奏原領湖廣廣西貴州兵勦捕蠻寇已平今農事方興請止留貴州二千湖廣一千守

備餘歸屯田從之。

乙丑遣鴻臚寺卿楊善賁勅勞總兵官陽武侯薛祿擒斬

鞋賊并羊酒勞官軍。

祿追鞋賊至赤城等處殺死百餘人生擒十餘人賊奔

潰。

丙寅。皇考太宗文皇帝 皇妣文皇后神主附 太廟

丁卯兵科給事中劉煥奉命鎮交趾不候代謫克吏交趾

戊辰勅守南京駙馬都尉沐昕自今 孝陵四時祭祀不

可急忽。

三月辛未朔命皇太子往祭皇陵孝陵就留守南京。

勅三法司用刑不可畏憚勢要以致枉監。

士申陸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滁州人以儒發身居家事母孝母病額天求以身代。

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

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召陞是職。

諭禮部贈故兵部尚書劉儁爲太子太傅謚節愍。

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于賊不屈而死禮。

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爲國可不。

加褒卹。

周王橐奏請以河南都司衙門與汝南王家屬居住答書止之。

曰祖宗建置都司總制一方所係非輕不敢移易。

癸酉五色雲見。

樂亭縣民饑命戶部發縣倉粟賑之。

甲戌南京地震者三。

丙子命吏部凡在外官滿三考者聽給假省親祭祖。

湖廣藍山縣賊潘康生等誘衆作亂並寧溪徑蠻流劫勅。

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調官相機勦捕之。

丁丑上以災異屢見諭羣臣陳利弊仍命大理寺少卿。

戈謙朝參如故。

諭曰間因大理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

一時不能榮之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

實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今謙就職但免朝參而。

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

計而故爲默默歟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

其由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於。

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

以君子之道自勉撫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

未與弊有未章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

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

皇明本政紀

戊寅命趙王高燾之國彰德令欽天監擇日起程。

戶部奏連城縣民饑命發縣倉粟賑之。

復徐景昌定國公。

命徐顯宗襲魏國公。

已卯勅戒軍夏泰將保定伯梁瑋恣情貪虐耽溺酒色宜。

改行恤下。

黃巖縣奏大水沒民居五百餘家溺斃八百餘人。命戶。

部遣官馳赴賑恤。

庚辰命禮部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金鄉。

忠壯侯王真少師榮國忠顯公姚廣孝配饗太宗廟廷。

命戶部月給太子太師致仕郭資半俸。

辛巳諭吏部擇任刑官毋使儉人得肆狂瀝

壬午開原奏市馬命分給遼東諸衛軍士

通政使李嘉戶科給事中艾廣俱坐奏對不實降交趾按察司知事

癸未命大學士楊榮送魏國公徐顯宗從學國子監

丁亥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諭刑部等衙門尚書金純等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

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

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

為說一呈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竟此

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況今所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十一

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

諭刑部尚書金純等自今嚴切禁止自官并加入宮刑者

必不貸

諭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時富貴而絕其祖父母不

顧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

君朕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

已丑詔天下法司自今惟犯謀反及大逆者依律連坐其

餘必罪止坐本身毋一槩連坐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庚寅命陽武侯薛祿克總兵官率官軍自開平至大同緣

邊往來巡視遇有虜寇相機勦捕

山東泰安州及萊蕪縣民饑命發本處倉粟賑之

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為交趾叅將與樂昌伯陳智同掌軍

務

勅貴州總兵都督僉事蕭綬調官軍勦捕蒙顏洞賊蒙再

萬等及藍山賊潘康生等并寧溪徭蠻以除民害

勅停止河州岷州洮州西寧寧東涼州諸衛歲納洪熙三

年差發馬俟六年如舊徵收

罷徐州買羊毛

乙未勅鎮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選官軍追捕蘇松楊州各

處劫盜

山東平度州及蓬萊縣民饑命戶部發粟賑之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十二

丙申監察御史嚴維光等劾山海永平等處總兵遂安伯

陳瑛等守邊無備致虜掠薊州北山匿不以聞請寘于法

命都察院封劾章示之俾圖自効以贖前過

勅都督山色領官軍巡視薊州永平山海一帶如遇警急

即于附近衛分量遣官軍接應

陞翰林學士楊溥為太常寺卿仍兼學士

鎮守萬全右衛都指揮僉事黃直私造應禁軍器事覺降

為指揮使發口外立功

長興縣賊首殷先朝伏誅

戊戌命諸司在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

在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

湖南南京兵部尚書張本及工部尚書李友直右侍郎裴瑄蘇瓚戶部右侍郎李昶南京刑部金庫俱任北京各部。

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後軍都督府事。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

華繕工官其事悉歸工部。

四月庚子朔饗太廟。

遼東總兵武進伯朱崇奏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鱗私遣軍士還家致為韃賊所虜。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鱗軍法。仍戒諭崇躬勤率下毋蹈前失。

甘肅總兵都督費璉軍中事不能專決悉聽中官指使特

呈明大政記

九卷

十四

勅戒之。

壬寅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

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遇民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稅糧方急。遂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命大學士楊士奇草詔蠲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楷筆。令士奇等就西角門書詔。上覽畢既命用璽已遣使發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也方

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爪哇國王楊惟西沙遣頭目亞烈黃扶信貢方物。賜扶信冠帶鈔幣。

陞行在大理寺少卿戈謙為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先是有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屬民者。上聞之召謙諭

曰爾素清直其往為朕窮治之。朕自知爾勿懷疑畏遂陞其官賜鈔千貫。

設北京行在都察院并盧龍恒南冀北廣平四道。

院置右副都御史左僉都御史各一員四道各設御史三員。

皇明大政記

九卷

十五

勅戒各處總兵官及鎮守官守備不嚴宜各警省躬勤率

以副國委托之重。

勅曰近邊將多有忽略恬然家居優游逸樂未嘗一出

閱視軍士整點守備壯士健卒畱左右饑寒老疾貧難

之人則令把關隘守煙墩蓋有寇奄至而不覺人彼虜

而不知者庸受邊寄怠忽如斯脫有不虞誰任其罪。

癸卯修南京皇城。

甲辰勅都御史戈謙巡視四川。

勅曰往年採木者多先虛奏數目及當起運之際倉卒採辦以足虛奏之數屬民為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川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

特命爾往巡視。但據今實堆積水次者。卽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運。如再不遵。仍前勞人採補者。卽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罪。

直隸大名府所屬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

乙巳。命行在都察院嚴鈔法。

丙午。賜皇太子中正圖書并書諭。

諭曰。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德也。君人者。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皇明大政紀 卷九

九卷

十六

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所發哉。故以中正成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開。而謾語日退。行賞以中正。則仁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爾懋敬之。其篤念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之以係宗社生靈之望於永遠哉。

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行在散衛軍。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

時守衛三百。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養。而助守衛者亦預備賞。此姑一時權宜。非爲定制。侯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丁未。行在錦衣衛軍趙大貴妻楊氏一生三男。命如例給賜。

戊申。命華陽王悅耀居武岡州。

悅耀蜀獻王第二子。素放肆不順。爲父所惡。及獻王薨。誣世孫友墳。欲奪嫡。蜀人指其誣罔。遂改徙之。

鎮守薊州山海等處都指揮陳景先襲敗虜寇。獲其器甲。皇明大政紀 卷九

九卷

十

及馬百餘匹。并追回所虜人口。命以馬匹給將士。仍令戶部復景先祿。

景先所以失機停祿。故復之。

擢儒士吳納爲監察御史。

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選官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盜。

上曰。往年所遣捕盜官。多不得人。屬人更甚於盜。今須慎選。若復踵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河南鎮許鈞汝四州及延津襄城西平等處二十二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

與氏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科舉宿弊事宜。上諭禮部

所言當理其即行之。

廷輔請自今各鄉試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通今博古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士務實學國家得賢才之用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山東昌益縣及直隸邢臺縣各奏民饑命發縣倉粟賑之

壬子命 皇太子謁祭 皇陵 孝陵

命侯伯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朱勇李賢郭義李通李慶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十八

黃福郭敦胡廩曾榮等侍從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魯王肇輝奏本府居室損漏欲令護衛官軍修理請今歲護衛屯田免其子粒賜書屯田子粒以克本衛軍糧豈可廢易俟農隙修之

甲寅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太祖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問教之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至是癸丑蹇義復原吉楊榮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不臣對曰未見上曰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

曰臣愚亦不能知上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朝罷召義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

義士奇亦流涕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即吾去也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之義曰蹇忠貞印士奇曰楊貞一印

乙卯車駕詣長陵

戊午謁祭長陵

已未車駕回宮

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大學士楊士奇進對流徙未歸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十九

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上嘉納之

上曰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求藥事不曾從後亦悔之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蹇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誹語義對曰榮之不足於義者為官品在臣等之次其怨誹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讒惟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

自定。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三人未嘗有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行在太常寺卿楊溥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遣官於出羊之處市買。詔照時價給買。

上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凡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准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視洪武時值。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於下。神豈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准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足。則就有司贖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二十

壬戌遼東總兵官朱榮奏開原市馬二百匹。

癸亥黜行在尚寶司丞張贊為南昌府通判。

以永樂中嘗誣奏人死罪也。

漢郡王瞻圻紀善李遜以離間伏誅。

乙丑選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尚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連。遼東則參政周熙。廣西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失行在刑部尚書張本。至自南京。陛見具言時政得失。且請飭兵備。上嘉納之。遂改行在兵部尚書。

丙寅以岷王榘居武岡州。改華陽王悅耀居澧州。

勅行在戶部禁止樵採。拔本而取者。

勅曰：山澤之利。當與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採之禁。則聞有拔本而取者。其於古人斧斤以時之義。如何。即禁止之。

大名府開州奏霖雨傷稼。乞以鈔輸戶口鹽糧從之。

戊辰命戶部郎中李子澤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祿等處。事理軍機文書。

五月庚午朔。賜瓜哇國貢使亞烈黃扶信等鈔十五萬九千五十錠。

辛未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二十一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吏之。則與相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屢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

命吏部各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鎮守西寧都督僉事史照奏西寧人民鄙野。風俗勁悍。請置儒學如河州等衛制。命行在禮部議行之。

湖廣淑浦縣民告里人謀反御史往按無狀上惡其狂人于族命誅告者

癸酉勅禮部翰林院修太宗文皇帝實錄

以張輔養義夏原吉為監修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為總裁

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命大學士楊士奇嚴試之

大學士楊士奇言科舉兼用南北士試法命同養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

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皇明大政紀

九卷

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

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改為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三章至三上

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肱內尚不相着及用廷棍而斷其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庚辰上不豫召尚書養義大學士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

辛巳上大漸詔天下傳位皇太子

詔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釋服無禁娶音樂在外親王藩屏為重不可輕離本國各處總兵鎮守衛禦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員亦毋

擅離職守聞哀之日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悉勉赴闕行禮仍遵去年八月之令

上崩于欽安殿

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重飯含如禮設几筵宮中朝夕哭上食

實錄云上嗣位每日為人君止于仁故弘施濡澤罷科買已通負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墜典增文武官俸加軍士食米賜文臣誥勅予歸省者賜賚有制禁告誹

誦申嚴自宮之禁及加入宮刑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

初下兵民如喪慈父廟號曰仁天下公言云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六月辛丑皇太子至自南京至良鄉發喪禮部捧遺詔赴盧溝橋迎皇太子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披髮詣

大行皇帝靈前哭盡哀止

庚戌

皇太子即皇帝位頒詔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詔條二十五條亦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許諸人陳言軍民利害賑濟旱災停罷開辦金銀抄造紙劄坐辦靛

青一切不急之務免追歲欠皮翎野味畔襖免陪倒臥莖生馬騾牛羊開豁戶絕軍役尤切時弊

能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遠昇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為

民。

和等皆坐贓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汚豈可復任方面。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危急已先借驛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賑救俟秋成還官。命戶部宥之。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大同總兵鄭亨去年屯田子粒數。命戶部遣人覈實所積果多如例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九

諭兵部尚書李慶等調官軍來京師操備宜順人情。

上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京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奏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請比洪武中定邊等五衛例并立學校下部議之。

七月己巳上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尊皇張氏為皇太后。

冊妃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

罷弘文館命直閣楊溥王璉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

先是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

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

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錄北士無進用者故怠墮成風

皇明大政紀

卷十

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會宴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山東德平縣學家訓導年富請考校從祀先賢。命禮部考正行之。

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士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為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為定規。上曰朝廷崇

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卽考正頒示天下。

順天府懷柔知縣邵原亨奏請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採辦輸官薪從之。

上諭工部尚書具中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伐斫。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皇明大政紀。足奮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

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論老人之弊。上命戶部申明洪武舊制。選年高有德者。兄之達者。并有司皆實諸法。

文淵言。太祖今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斷理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隸。或規避差科。縣官不問年德如何。輒令充役。使得憑藉官府。肆虐閭閻。或因民訟大肆貪婪。或假公文橫加搔擾。屢張威福。顛倒是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黑白。挾制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

閏七月。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甲辰。勅禮部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并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官。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英楊溥爲總裁官。

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

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叅議。令致仕。謹質實有操履。而文學非其所長。又年老故也。

進擢東宮舊僚。

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卿。贊善周

從善王讓爲翰林院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

八月。勅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監修總裁官仍舊。

行在工部奏。內府工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命減半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具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命大理卿胡瑄及四川叅政葉春巡撫江南浙江。遣兵部侍郎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休
戀及綸每諫不聽綸因具奏言之初不知本 文皇意
也故 上不樂

勅諭吏部今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
政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務合至公以資
用如所舉之人有犯贓罪者連坐

九月壬寅奉 仁宗極罪獻陵

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軍糧二千石應斬
命免死發邊衛克軍立功無功者坐原罪

十月丙寅朔日食

擢儒士楊翥為行在翰林檢討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

恩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考滿當陞其民詣闕言凱豈弟乞
留復任 命吏部與正五品俸以優之

上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

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
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况州縣官之賢者

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都御史王彰劉觀李素舉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上勉諭之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忬言輔政無功惟薦一二
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

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瑛為左都督

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戕使臣擾邊境 仁宗詔瑛
率番漢兵勦之瑛設伏出奇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
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三萬邊境悉平

十一月勅鎮朔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
勅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督漕運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鉞金龍鳳器用物料不
足請買於民間 命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
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 命禮部議行之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

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
曰厚俸祿六曰薄征徭

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招聚逆黨
乞早滅此賊以靖邊方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
方政及交趾三司專督進兵不許緩機誤事

十二月 上御左順門與尚書蹇義等論及漢光武保全
功臣事以功臣不可廢置諭之

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

功臣固貴保全而大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
阿衡閔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

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効用。而大權出于上。用人之意。亦可謂兼盡矣。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

丙子。宣德元年正月。丙申朔。

戊戌。勅文武羣臣各端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已以虐民。毋作聰明亂舊章。毋黷貨利。壞名節。弗是之率。而倍德慢禮。縱欲徇私。祖宗賞罰之典。具在。朕不敢私。

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大學士金幼孜丁憂去任。尋起復。

遣使齎勅命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李羅帖木兒。仍命其侄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

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有言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乙卯。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

命大學士楊士奇等總裁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

擢文選郎中鄭誠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未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難。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生制籍田。以奉榮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

皇明大政紀 九卷

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

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請于江南諸處買熟鐵。命止取於遵化鐵冶。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况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妨廢農功。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葛楷三千束。盧葦蒲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府取給。命三分減二。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上親諭勉之

論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于無事矧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勒飭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隣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化憲章則爲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徵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爲

聖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一

良有司朝廷於爲善者賞之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共聽聖諭莫不稱慶

交趾總兵陳智方政討叛寇黎利敗績尚書陳洽以聞上遣勅切責

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材有老疾者欲循例令子姪代命考驗用之

上曰古人有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其子姪代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都督馬瑛克參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定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

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制陳智方政官爵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令使又云若有自不付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殺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務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卽求前王子孫立之恭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聖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一

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卽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邇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費勞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勞苦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崖

反發兵擊之。逾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日。容臣等四人更密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之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以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永樂中有密疏疑之。改南監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陞之。

諭吏部尚書蹇義等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偽。毋得小人貽害于民。

聖明大政紀 卷九

三

上曰。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義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益亦難矣。况薦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卿等勉之。

釋義男衛軍閻羣兒等。以罪羣兒論。歟。

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常告羣兒。羣兒欲殺之。毛遂誣夫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斬罪。至是行勘。他適有驗。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

而歟。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邊。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

御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一書成。頒賜羣臣外戚。

諭工部尚書吳中等。今近差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買完者即回京。未完者皆停止。

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劾內使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故諭止之。

戶部奏山東青州府乞借官糧賑饑。民未見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命遣人令司官府就便分給。

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歟者。

聖明大政紀 卷九

三

五月丙午。諭三法司審繫囚。

諭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按重囚。蓋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繫囚。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莫不枉民命。今天氣嚮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上御左順門。諭侍臣諸司事。謹守皇祖舊典。

上曰。朕祇奉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皇考相

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內閣叅預機務

山瑛皆以青宮舊恩用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毋病篤封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不許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明大政紀

元宗

制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諭寬宥交趾

部內云今後交趾軍民人等除合納糧外其他採辦金銀器鐵香課魚課等項悉且停止金銀銅鐵鹽及魚皆於境內交易官府勿禁用稱朕恤民之意

戊申午朝退語侍臣憫念農夫

上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

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勅召前直內閣丁憂學士金幼孜省觀學士楊溥纂修兩朝實錄

復黃子威為松江知府

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璣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詞訟不作願其復任璣以聞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問其德行何如

明大政紀

元宗

義對曰其才益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王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

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王以下婚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選御史清查內府諸衙門出納錢糧

上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

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侵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

時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逕行諸司上聞之即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闢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大理卿胡桀械送漂陽民恭橫殺人史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上親問之論英父子必餘罰輸作并無罪七人釋之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八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璉義言璉持憲非其所長故改之上知璉有文名謂義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向所用非所長今其庶幾乎然則天下師表尤不易也

大理寺胡桀奏浙江海寧臨山諸衛所缺軍糧恐奏報後時已令嘉興等府所收贓罰糧米支給肆萬二千餘石贍下上諭戶部桀能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擅專議之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桑顏衛指揮哈刺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不許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

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為偽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奸邪亂政為辭中外洶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上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臨事可知且兵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九

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遽決鄭襄二王監國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以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爲先鋒

時文臣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扈從晝夜兼程而進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遣書諭高煦

書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

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為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擒所倡謀者來獻。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辛巳昧爽。車駕駐蹕樂安城北。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

皇明大政紀

卷九

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并爾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岡賁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又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得始終保全。如始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將何及。已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駕前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藏所造兵器與凡謀議

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為人擒也。高煦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旨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劾章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上遂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城高煦以歸。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

皇明大政紀

卷九

言宜乘勝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取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蹇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阻。夏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

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
揮所爲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
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
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
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
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
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
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
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
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
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
聖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二

移兵矣。遂還京。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讓等八十名。

九月辛卯朔。

內申 帝還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
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
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藩具
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
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
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
發兵之故益詳備云。

高煦逆黨王斌朱烜伏誅

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諭趙王高燾

上至京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誅削趙護衛
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
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
之母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
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
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賞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
得聖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

十月復李時勉行在翰林侍講

初時勉直言進諫過激。仁宗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

聖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三

必論夏原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已。天顏大變。原吉

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

罪之未晚。至是。上釋繫。復召入翰林。

上嘉大學士楊榮決策之功。賜鞍馬鈔幣白金及樂安州

男婦五十餘人。

十一月。總兵官王通等擊交趾賊黎利于寧橋。敗績。兵部

尚書陳洽歎之。

通分道而出。茶將馬瑛至清威遇賊戰。大敗之。至石室

縣與通兵會。俱至應平縣。駐師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隘

且結營以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度衆度橋。路皆泥

淖。人馬匍匐伏起。官軍遂敗。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乞骸骨。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

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改山東樂安州爲武定州。

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歿之。

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略。使懷素潛請王師。忠夜奔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豚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大甕之食。奮杯擲虜面。流血盈頤。遂遇害。

皇明大政紀 九卷

軍中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

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所司利奸人賄。輒隨之民受枉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諭順天府尹王驥取殘疾無依者入養濟院。毋令失所。

十二月交趾布按二司乞令前任工部尚書黃福復至以慰民望。

交趾自中官馬騏激變。爲黎利迫脇從逆者多。二司屢奏交人思福之深。故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蕃息。北京軍民牧養艱難。宜分養于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請遣官同太僕寺

官。審覈軍民丁力及上地之宜。然後分給從之。

楊士奇薦行人王翔爲山東道御史。

以太和山佃戶陳祚爲監察御史。

祚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參議。言事謫佃戶者十年。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庚寅朔。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

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供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卽思逃避。使之屯糧。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思。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校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爲立法固善。尤

皇明大政紀 九卷

田五

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

田。仍令風憲官以時巡察。

勅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

自是歲以爲常。俾各得燕飲爲樂。以彰太平之休。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議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交趾國。俾修職貢。

諭曰。前者相與論交趾事。寒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殺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卽欲爲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于無事。今卿等爲朕再思。果

以爲何如。士奇祭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伐荆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興滅繼絕，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修職貢。華夷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諭兵部尚書張本等移文各處清理軍伍歸併消耗。

論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克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四十六

爲之開諭，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謙。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寔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呂安、以正之意，各賜銀圖書。

上曰：忠厚寬宏，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湊曰：清和恭靖。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上高麗奏辭設衛官校歸之朝廷從之。

王得里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譚陳

山竟疎斥之。蓋上初雖爲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諭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近爲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上御左順門，諭吏部尚書寔義發臨晉縣克吏生員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上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生員年纔十三入學，五月閱月，御史考發克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甚矣。

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官王通擊敗之。

諸將言于通曰：宜乘勢擊之，通猶豫不決，賊衆復聚。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四十七

戶部主事古朴卒。

朴河南陳留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陞戶部。平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凡案牘，唯有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以後歲爲例。

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請禁止奸黠誣奏，從之。

俊奏比來奸人黠吏多緣已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造誣詞，實封聞奏，及發追問，十常九虛。不惟煩瀆聖聽，抑且在害良民，乞勅法司禁約。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贓壞法，許赴巡按御史按察

司陳告果有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封違者乞將犯人於三法司及司府衙門外枷號示衆庶使奸頑悛革良並獲安

禮部奏會試天下舉人取中式舉人趙鼎等一百名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馬愉杜寧謝璉進士及第江玉琳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蕭暄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

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

聖明大政紀

卷八

其文學欲眞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自開科以來取進士十五科皆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居首者有之自丁未始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命征虜副將軍安遠侯柳昇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晟左右副總兵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帥赴交趾分道討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工

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布按司事

陳洽既敗叅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昇等將七萬人以征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略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廩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給交趾軍

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二萬三千人從安遠侯柳昇黔國公沐晟等往交趾

聖明大政紀

卷九

晉王濟熾以其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爵上復書慰之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

先是夏原吉奉命遣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軍士賄賂縱令閑逸漏行伍令都察院罪之

上曰朝廷養軍豈爲彼利朕聞皇祖言殘元時嘗軍頭目貪財好貨放廢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

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伯夷太公之心

時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和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改轉運爲支運

四月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陷昌江城都指揮李仁與指揮顧福劉順等俱歿之

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時歿者無算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一

交趾總兵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欲兵不出與賊黎利講和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地與賊意以擲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以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城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

五月命鎮朔將軍陽武侯薛祿護餉開平

開平永樂十九年以來罷黜庶官

六月命寧揚侯陳懋復鎮守寧夏

雲南都司秦煎辦銀課礦夫初以大理衛軍士克之後取征交趾又於各衛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爲急命罷之七月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爲國子監司業

交趾國賊黎利陷隘留關連鎮遠侯顧興祖下獄

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雲繼韓觀出鎮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正文臣比肩者亦不多見其取土官一以威嚴刻期征調無敢違者居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時行在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軍餉皆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一

西安等府稅銀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眞犯外其外其餘依律收贖從之

諭禮部尚書胡濙禁止自宮違者發克軍

上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克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此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遍諭天下使之遵守

諭兵部尚書張本令有司審實軍民不可枉民妄解上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克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夫朝廷之於

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毋致長負違者必罪不恕。八月戶部言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太常光祿飼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府州於地畝殺草內徵用命減之。

上曰古者納總納銓皆量地之遠近庸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與侍臣論詔令不可失信于民。

上曰問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二

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任事之臣負陛下唯陛下明斷耳。

月安遠侯柳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遇賊伏全軍陷沒。勿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王其地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數百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昇中鏢從從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

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王事陳鏞李宗助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湯之言是信湯因勞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忤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三

臣以自便耳臣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旣明白汝卽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立謂歸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及見遽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上曰朕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鎮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峻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用兵

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為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犂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交趾酋長送工部尚書黃福至龍州。

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吐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金銀，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成山侯王通與黎利約和，棄交趾還。

聖明大政紀 九卷

李四

柳昇等既敗，必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眾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於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其革爵。

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子輔，廬陵人，初為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為人悻悻，不事表暴，撫綏其民如子。民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他郡縣皆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眾攻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而父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闔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遂

自經。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上聞，贈子輔參政，祭復其家。

十月，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巡狩之禮。后世難行。

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泰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符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為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眾，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庚申，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王通等乞立陳氏遺嗣書。

總兵官王通同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及貢方物，會羣臣議從之。

上覽表，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

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上顧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虛。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誠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之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日朝罷。出皇明大政紀 卷九 五十六

高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殺。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動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十一月。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為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齎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仍

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兵。父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府內使皆即回京。

上將赦交趾。命羣臣舉奉使者。食舉。上聞已定。明日尚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眾莫敢異之。楊士奇私與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朝廷。公當榻前力主。張蓋時。上多主夏言。既而有旨召眾。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眾所及。士奇獨對。上曰。朕刻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為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言不當理。雖蠻夷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為蠻夷所鄙。上曰。蹇舉固非。眾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亦重其能言。上曰。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已心。况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為人故。決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遠眾。

已未。皇長嗣生。大赦天下。詔十二條。如遼年拖欠諸色課稅鹽課茶課各處墾牧虧欠倒灰馬騾驢牛羊等畜及拖欠蘆柴銅鐵顏料膠漆竹木并段疋等項。盡行蠲免。尤切時弊。

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

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貴言諭之。且察其所為。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于直隸。還駢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

十二月張善伏誅。

禮部奏僧道額外不許濫收。若係額外之數。亦待五年考試。方給度牒從之。

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皇明大政紀 卷九 五十八

今天下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

左科道清軍。

交趾三司文武官員。旗軍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屬還者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人。

黎利閉留不遣者不可數計。

以薛瑄為監察御史。

瑄。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受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一識面。瑄曰。某忝

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

陞兵部左侍郎。王驥為本部尚書。

戊申。宣德三年正月甲申朔。

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順王孛羅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為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

諭兵部。選授武官。申明舊制。嚴加比試。

上曰。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於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事陪尅。祖宗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皇明大政紀 卷九 五十九

試中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沉屈。

戊戌。召少師等官。宴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觀燈于萬壽山。士奇等應制誦詩。

皇后胡氏因疾久勿瘳。請辭位就書諭阿魯台。

二月癸丑朔。詔冊立。

皇太子。大赦天下。

冊貴妃孫氏為皇后。

先數月。上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

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亦決矣。吾年三

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為嗣。毋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僊妃。上問輔原吉。士奇。南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榮曰。上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處之得當。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辛臺諫十數。皇明大政紀 卷九 六十一

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謂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常廢之罪。議未決。明旦。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卽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遽艱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重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言願陛下慎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上曰。太后有旨。令我與爾等

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丹陛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如同氣姊妹。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日往視。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間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好。能謙下。今導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報不受。太

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尚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且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議遂定。至是行之。皇明大政紀 卷九 六十二

封皇后父孫忠為會昌伯。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教化。不明故民多犯法。上曰。朕觀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牧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

必皆重罪。況漢承秦敎。挾書有律。若藥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歟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交趾總兵王通兵退次南寧。

御制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庚辰召少師等官。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遊萬歲山。

中宮傳旨許乘馬及將從者二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上指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卷十一

御舟曰以澡以濟羣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叩首稱萬歲。上大嘉。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翊旦傳旨免謝。

諭戶部遣官往山西河南同布政司及府縣官賑濟饑民。不許捕治。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

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胡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命爲行在戶部尚書。

宣德初。思用舊人。召寒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觀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

吏部尚書寒義等請裁減內外添設冗員。從之。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卷十一

寒義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主事俱宜裁革。

命戶部今自廣中逸歸永平及山西民張簡寺克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原籍差役。著爲令。

廣西總兵山雲出師討蠻寇。平之。

閏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衆子耕。衆自給。命戶部行勘。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禾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下交趾總兵等官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騏于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伏誅褒贈外事文武諸臣五月巡撫南直隸等處大理卿胡舉奏請嘉湖杭增設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不許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熹有罪免為庶人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六十四

上出酒諭示百官

侍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侍郎李琦羅汝敬還黎利表陳高卒乞守國侯命命汝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令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巡閱河道

六月中上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近不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諸臣放肆無顧藉請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仁宗嘗為

臣言臣初到北京上問南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上曰扈從來此者賍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賍貪方實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榮對曰莫若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六十五

少保工部尚書具中下獄尋釋之解少保

先是中以官木碑瓦送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數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上閱皇明祖訓謂侍臣有背祖訓須直言之

上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六歷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也卿等勉之

刑部尚書金純致仕

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賜璽書
今考黜不肖洗滌積弊

佐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本朝初不禁官妓每朝
退相率飲于妓樓羣婢歌侑觴飲踰時後乃浸淫放恣
解嚴盤薄喧哄竟日樓窓憑條牙牌疊疊相比日晏歸
署半已雷聲曹多廢務佐奏革之又糾正百僚朝綱大
振

辛酉召少師等官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賜
燕于東廡

上御殿中召義等與語政務良多乃曰此中復有草舍
皇明大政紀 卷九

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庶
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觀畢上臨河舉網取魚
連得數尾令中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義至前賜
以金幣絲環玉鈎等物遂賜晏于東廡復被旨令盡醉
而歸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命工新製與之

上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絲也所以絲邪穢納之於正
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諭戶部申飭有司凡民流移復籍者免追還

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北京募強縣
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

就附籍募強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
卽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容庇
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弊遊竄亦多爾其申飭
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

上問侍臣戶口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至桀而耗之
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
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迨春秋戰國以至秦
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
數年間天下之衆減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
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幾二三明章之後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卷九

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
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
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
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
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
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
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
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
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
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

壬午 皇第一子祁鈺生。

癸未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降。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軍。不達政體者降與史老疾者罷為民。

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令於各道歷政三月考其賢否等第將選擇任之。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也。

辛丑京刑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皇明本政紀 九卷

本八

甲辰諭府部文武大臣東巡邊。命少師等官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中楊漣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英郭敦都御史顧佐等居守。

上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南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丁未車駕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以從。駐蹕虹橋。

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

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令錦衣衛遣官巡察。

九月庚戌朔。車駕駐蹕薊州西之五里進州官及耆老各諭勉之。

上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眾叩首而退。

辛亥。車駕次喜峰口。

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眾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來。朕必親征。皇明本政紀 九卷

本九

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軍騎可行。若侯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辨擒賊。諸將可後進。遂決策親征。

乙卯。車駕出喜峰口至寬河。擊兀良哈大破之。

虜望我軍以為成邊之兵。即悉眾來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二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聲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

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虜渠酋。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從之。

有密言于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于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繡。養之恩。况人手。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覃廣奏。河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上命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

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鐵騎軍店。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饗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候之。廟饗之期。如迫。

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示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車駕入喜峰關。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甲戌。文武羣臣上表賀平胡。

大學士楊士奇進平胡饒歌鼓吹曲詞十二篇。上喜納之。

乙亥。諭兵部尚書張本等。畿內百姓水潦。寬假賠補。馬匹。以俟明年秋成。

諭戶部。今山東布政司治新城老人岳景賢四十一人。以法。

新城知縣董諒奏。岳景賢等。陷害前知縣。今愈肆志。欺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納稅糧。貽累鄉民。乞懲治之。上謂行在戶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小民。決小訟。必須年高有德者為之。近聞此輩多。

不出于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許上官。侵害下民。以爲
滅公。無所不至。誠如知縣所奏。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
庶儆其餘。

十月庚辰宣諭各王府長史戒戢下人勿爲非。

明日諭鄭王瞻垓等曰。在下小人所爲。王當戒之。吾與
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蟲。愛苗者必去
莠。况吾兄弟至親之愛乎。小人者其爲害甚於蟲與莠
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則難
制矣。

河套道監察御史張循理等劾左都御史劉觀與御史嚴
愷等恣貪賈獄。及繼子輻不法等事。遣人逮觀下獄。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七十一

上曰。朕亦知之。近日遣之巡視河道。未嘗無意。因命蹇
義等議。皆言請如御史所劾。命刑部逮之。及逮至。觀奏
顧佐搜求臣罪。王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
指臣受贓。上出臣下密奏示觀。蓋言其前後驚獄受
白金者千餘兩。觀不能隱。皆伏法。司議觀所犯枉法於
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辛巳常州府進秬米。諭禮部尚書胡濙以各處水災更加
勉之。

常州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上諭尚書胡濙曰。
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州獨言豐稔。頗
慰朕心。濙對曰。陛下愛民常願豐熟。聖心所欲。天必

從之。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爲善
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癸未韓王冲熾奏平涼土薄。乞遷國長沙。不許。

上復書曰。歲祿不充。蓋陝西頻歲無獲。未免供給不及。
若年穀稍豐。便可足用。惟叔安意以俟之。府中軍校未
至者。已勅兵部揆究遣來。長沙之論。先帝成命在上。
不敢渝越。惟叔亮之。

諭兵部尚書張本宜戒飭將士嚴謹緣邊關口。仍命給事
中巡視有解情者罪之。

加忠勇王金忠太保。

以討兀良哈奮前斬敵功。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七十一

甲申。命陽武侯薛祿。遼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鎮守薊州。
永平山海。

乙酉。勅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各輟所務。朝
夕侍左右。討論至理。

諭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
之政。今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
朕者。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攸當。於是賜勅。
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
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
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庚寅 上因儒臣講春秋論孔孟同異。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廢。亂臣賊子接踵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辛卯遣吏部右侍郎王讓兵部左侍郎曹本左僉都御史李濬大理左寺丞楊復鴻臚寺右寺丞焦循分督直隸浙江江西秋租。

九卷

七十四

勅曰卿等須視國事如家事。素已愛民。勤慎不怠。庶幾不負任使。

戊戌大雪。上賦詩以示不忘。

上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卽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

十一月丁巳。勅右都御史顧佐自今宜致明審以合公道。毋縱有罪。毋枉非辜。

初十三道御史自今宜秉公心。行公道。毋欺長官。毋徇私意。毋枉平民。

辛未 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人才不足由師範不得人。

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祖宗時咸稱得人。聞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之久不省親者。于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正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癸酉 上以兩京部院堂上官多缺。命廷臣察舉方面官推補品秩相等者實授餘皆署事。

聖明未改紀

九卷

五十五

以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與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參政段民署南京戶部右侍郎。李衡署南京兵部左侍郎。按察副使成均署南京刑部右侍郎。僉事柴震爲南京大理寺丞。按察副使魏源署行在刑部右侍郎。僉事傅啓讓爲行在大理寺少卿。

乙亥吏部奏九年考滿御史楊昂練達政體。朱惠政績未著。命昂爲浙江按察僉事。惠爲太僕寺丞。

丙子吏部左侍郎郭璉奏巡按御史考覈在外郡縣官。平常者皆送吏部。宜有黜罰以示激勵。上命無贓罪但降用之。

十二月乙未。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重囚。

諭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往同審覆毋致枉舛大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諭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

庚子立春順天府進春上御正殿文武羣臣行賀禮賜宴

上諭禮部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修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輔朕不逮

戶科給事中許侃等奏六科俱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不許

丁未江西監察御史陳憲繫刑部被吉安守禦千戶臧清呈明大獄紀

捶擊忿恨卒于刑部上深惜之

憲巡按江西持風紀三司畏悚廉得清段一家無罪三

人械送至京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為奸弊縱清在獄憲因同官相許引憲為證亦繫刑部被清挾

讐擊辱抱憤卒公論皆望禮後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對上深惜之

自是不直禮後清以教四詔右都御史顧佐磔于市定儀賓班次

先是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上命禮部定考其儀至是尚書胡濙奏洪武禮制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

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當頒行遵守福建樓謙及伏誅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已酉宣德四年正月戊申朔

勅賜文武節假二十日軍民如故事張燈兵馬弛夜禁
元宵召羣臣悉赴御苑觀燈

免宣府歲辦薪炭

宣府十七衛所歲辦薪炭給京師 上聞之言邊軍豈
應重困命行在工部免之

勅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玘考察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七

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職穢狼籍
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
與北院顧佐齊名風紀爲之一清

已巳 上在齊宮召大學士楊溥以有過直言諭勉之

上曰比年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
溥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
言無隱是卽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
直言爲難 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壬申諭吏部侍郎郭璉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
除勿致廢事

時浙江布政司奏缺官一百一十員故諭之

甲戌勅三法司今後官吏軍民人等除罪大惡極實之重
典理不容恤其註誤干連於法難免而情實可矜者酌量
第等悉令北京納米贖罪

二月癸未勅中府太師英國公張輔左府左都督張昇各
輟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

丁亥工部侍郎羅汝敬等使交趾還黎利及耆老遣頭目
阿栗等貢方物并代身金人

表奏謹欽遵 聖諭訪求陳氏子孫無有遺者蒙索所

留官吏軍人及其家屬卽差人四處尋訪但有遺留盡
應起送又秦幼女年九歲係內官馬騏帶回乞赦回以

全臣父子之情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一

已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驕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
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不許

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

外所任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

夜不遑寧處驕虞之祥於德弗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

幾恒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

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典事

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

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

乙未戶部尚書郭敦奏請申明洪武永樂年間屯田之例

從之

奏擬在京在外衛所下屯之數不問正軍老幼餘丁必依舊額補數令其屯種在外屬衛今三司委堂上官在京并直隸衛所從都察院委御史提督巡視至秋成依例比較賞罰庶倉有糧諸軍無缺食

諭禮部尚書胡濙揭榜申明內外官員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定制使無僭越

丁酉勅諭三法司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為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斷決悉令送京師如律究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為定例

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清理浙江軍政

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政司及諸府縣

皇明大政紀

三

并土官等官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者皆屬不敬應速問上以治文書者之罪姑免問

上與侍臣論夢卜求賢之說

上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八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告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為廣東高要典史

彥昌在府先以丁憂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璉奏彥昌在外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上不聞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禁例從之

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情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及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人賫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開給

皇明大政紀

四

此皆虛費請給一驢若賁勅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

壬寅陝西鞏昌知府孫寬昌黎知縣楊僖俱九年考滿者老乞留命各加俸二級令復任

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兔白兔各一賜蟒衣玉帶

三月辛亥右都御史顧佐劾巡按淮安御史顧達酣酒廢事為通判河正所辱命改用之

右都御史顧佐劾蘇州衛千戶朱毓妄陳獲強盜求陞賞

請治其罪命兵部懲之

乙丑命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凡禮部等衙門遇大事會議如故

義等蒙恩優待不親部事而國家決大事定大議仍令

會議

甲戌道禮部侍郎李琦等再使安南仍諭黎利再訪陳氏子孫如實無朝廷當與處置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歿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斤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五

四月丙子寧王權奏祿米不當定品級語多忿戾上引祖制復之

大略謂祖訓語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塗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

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而無繼止有孫宗侃已先鄉試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

軍伍俾讀書嘗試自效從之

上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寧夏守臣復進玄兔大學士楊士奇進瑞應詩

初二月已進至是復進

山西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鼎上言臣少年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授別職亦得自效命吏部改江西泰和典史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甲申上御便殿與侍臣論漢武帝唐玄宗治亂之由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六

上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疎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乙酉兵部尚書張本奏舉前刑部員外郎徐琦職方司辦事人才陳孜乞授本部屬官上命琦爲職方員外郎孜爲職方主事

上謂吏部曰近來人才未便與六品京官但張本廉謹所舉必當故從之他有舉者必會官考試然後量授以

職

戊子命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上以軍民每歲漕運勞苦欲以蘇其力使歲運不乏故命福與瑄議何處置倉收貯或不必置倉如舊務公私兩便仍行禁下人毋肆擾害

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

時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黑峪山巡檢司於紅門口為便遂從之

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官殿大材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丁酉南京進鮮魚早薦奉先殿獻 皇太后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賜鮮魚加賜御製詩

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需醉獻和章 上喜曰朕

與卿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之付託

工部尚書吳中請修山西圓果寺塔不許

中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請止之勿勞吾民

五月己酉永清縣奏蝗蝻生 命戶部遣人督捕

上問左右曰永清有蝗未知他縣何似錦衣衛指揮李

順對曰今四郊禾黍皆茂獨聞永清偶有蝗耳 上曰蝗生必滋蔓不可謂偶有命行在戶部速遣人馳往督捕若滋蔓即馳驛來聞

壬子謫御史楊居正司鐸牟倫雷恭胡曄潘舉充軍遼東初顧佐劾御史嚴暉等與馬瑄等貪淫無恥已發遼東充吏居正等以公差出外至是還當發吏而妄奏冤抑上謂行在吏部曰彼貪淫無恥尚敢妄訴以冀苟免俱發遼東各衛充軍其先發充吏者悉如之

丁巳與寧王權書撥田無例不許

書曰戶部言灌城田共一千六百一十七頃六十餘畝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地況庶子郡王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賜田土之例若從叔祖之言

皇明大政紀 卷十

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為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之言不皆違祖訓而損盛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乙丑 上與侍臣論聽言以理為主

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實者 上以示侍臣因論為治之要侍臣對曰為政在人知人為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侍臣對曰知人固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 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

亦然少正卯是已。

已已諭六部都察院自今當洗心悔過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害良民違者罪之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舉不察舉者罪同

上曰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差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

辛未宣化王濟煥奏婚禮在邇乞免大同備禦官軍三百

皇明大政紀 卷一

餘人歸以備使令不許

上曰大同當極邊虜寇出沒衝要之路各郡王府皆有官軍守備故太原一路得以無虞若從所言罷歸則別府亦援例來言難於處置矣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管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癸酉諭兵部出榜禁約陝西河南諸處驛路凡差遣往來恃勢考掠多索供應夫馬車輛并福建等處違例欲乘輜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具實奏來

工部尚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堤堰慢金者罪之

因福清縣民奏縣之先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廢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曾興築 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故通行之

上御文華殿讀典諫有感成詩示廷臣

詩內云盛治已如此端拱已無爲猶聞謹天戒兢業恒自持又云惟爾卿大夫國家所倚毗進賢獻忠諫竭力殫獻爲又云斯言出誠惻勉旃爾勿違當續明良歌母取伐相譏蓋示文修之義云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十

六月丁丑寧王權因 上引 太祖禮儀自知鎮國將軍以下不應分品級之言爲非具奏悔過 上以不用芥蒂于心復之

諭工部尚書吳中湖廣災甚採辦竹木痛與裁省

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管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辛卯賜勅獎諭兵部尚書張本清理軍伍致誠竭慮措置

方積弊頓革奸頑莫容。

壬辰命太子太師致仕郭資掌戶部事。

甲午命法司文職官有犯贓罪者俱依律科斷。

比年因營建官吏有犯不問輕重皆令運磚完日雜犯死罪爲民徒流降用。上謂吏部郭璉曰例者所以權一時之宜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汚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以激勵豈可乎。今後文職官吏犯贓罪俱依律仍命論法司知之。

庚子戶部尚書郭資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六科給事中會議漕運事宜從之。

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言宜令江西湖廣浙江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十一

之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廣安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五十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和徐三州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臨清倉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俱令運赴北京倉爲便於是各官會議除淮安倉收貯及河南山東北京郡縣糧如瑄所言外會計徐州倉可增糧二十四萬石臨清倉可增七十餘萬石其官軍差遣者令各衛撥補并預定空閑倉廩增置斗斛江南民船量地遠近抽摘及濬河修閘俱依瑄所奏。

七月丁未兵部尚書張本奏置驛馬勘合從之。

時本奏北京操備官軍請置勘合發北京行太僕寺收

驛馬每官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填寫齒色年月日轉發五軍各衛并管隊者付領馬之人執以爲憑遇倒死等項備由陳告就勘合註寫明白限十日內親送北京行太僕寺比較應償者追視齒色附簿開註勘合與馬如前收領再有事故償給如例如領馬人有故馬與勘合從所管別付人收領如此人難欺蔽馬無侵損。壬子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語侍臣以隋文帝勤政節儉足致富庶不徒以法。

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世必有良法其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十一

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蔽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鞠之。

諭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忘解佩刀以勲親得

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丙辰廣東海陽縣進白鳥二。禮部尚書胡濙請率群臣上表賀。不許。

上曰。祇敬。祖宗恭養。聖母皆職分當然。何賀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朕夙夜祇念。祖宗付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爾文武羣臣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已未。車駕幸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國史宜詳。賜鈔有差。甲子。謫廣東道御史沈潤充軍遼東。

皇明大政紀

十三

初。潤受土豪黃金五兩。白金五兩。文綺十匹。出其殺人死罪事覺。上命行在三法司鞫之。潤伏罪。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應杖。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豈可輕貸。其免杖。發戍遼東邊衛。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故恣。命下之獄。

上謂夏原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娼優賤人。豈宜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等以朕此言。徧諭之。

庚午。宥劉觀死罪。謫其子幅充軍遼東。令觀隨幅開往。

觀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幅同犯。免科。具奏。上召

士奇。榮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

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貸之。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邊吏。榮曰。

辱之過甚。與死等耳。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令法司發遼東。

八月。癸未。兵部奏勾軍條例從之。

先是遣官清理軍伍。定例十九條。至是復增例二十二條。通前奏請頒行。

丁未。諭六科給事中。無失政廢事。

皇明大政紀

十四

論錦衣衛指揮鎮撫及千戶百戶。毋泄漏機務。走透獄情。以紀綱等殺身亡家為戒。如合不悛。國有常憲。不貸。庚寅。贈兵部尚書陳洽少保。諡節愍。官其子為刑科給事中。

辛卯。上與侍臣論用兵。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試言一二。侍臣對曰。昔趙括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為將。以四十萬眾敗於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荊州。反驅北方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眾敗於吳。此驕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為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之誠難矣。上曰。霍去

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常居多由是觀之用兵制勝方畧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上又曰兵法世稱孫武武止於彊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者是也

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卒

省身江西泰和人廉介自執預修永樂大典由刑部主事超陞河南右布政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竭力寬恤盡瘁而卒君子惜之

順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王堂等應天府奏取中式舉人沈諱等八十名

內閣學士楊溥丁母憂尋起復直弘文閣

明史紀事本末

十五

九月丙午遼東總兵都督王凱奏海西野人數入寇請發兵攻討上命遣勅戒諭不從而後誅之

戊申鎮守甘肅太監王安奏請賞彩色三梭布十三萬疋市馬戶部請市蘇松二府上命止於京庫減半支去

上曰近來稍有買辦州縣假公營私百倍擾民方欲禁革此弊豈可復擾之

辛亥命平陽王濟煊建家廟

癸丑兵部奏請自今內外衛分所旗軍有犯偷盜等罪及強盜家屬二次逃軍與軍民官吏人等該充軍者各照南北地方發遣上命在外者止於附近衛所收操逃軍則令還原衛

宣令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十五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姚哲等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涵抑買民貨爲副使童貞所劾命罷爲民

上曰風憲不務操守是不知恥無恥之人豈可用

乙卯命吏部自今國子監博士助教考滿稱職者必陞用生員亦令兼習書算

時助教王仙建言上曰其言有理命部行之

丁巳山西萬泉縣丞王琦奏本縣旱飢稅糧無收命戶部量免其租稅

壬戌巡按山東御史包懷德言四事命禮部會議

明史紀事本末

十六

一請於曹莊驛東湯池設一衛七站各設千戶所置軍半護行者半屯田一請開武科一請令兵部取勘合處旗軍不及八十人者處補之一請移撫順通運所與驛並置

命戶部申明栽種桑棗舊令務求成効毋事虛文

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今民之無知者砍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民無所資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祖宗養民意甚至故申明之

巡撫蘇杭諸郡大理卿胡榮請修唐陸贄宋范仲淹胡瑗魏了翁祀廟書院從之

廣西總兵山雲出兵討柳潯二府蠻賊平之
將出塞燒荒

十月庚辰 聖駕幸文淵閣

文淵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事不得舉火閣老
退食於外 上命於庭中隙地置庖自是得會食中堂
丁亥 駕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大學
士楊士奇等上表謝恩 降勅賜詩褒答

勅曰朕念卿等弼亮之勤昕夕弗置間因暇日至文淵
閣微有賜賚以庶幾乎君臣相與之義而已而卿等乃
以表來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
懷詩曰 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述朝館

日大政紀

十卷

七

閣咨詢處回看文星爛有光

改大學士張瑛為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
上於左順門遙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
楊士奇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 上
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
有干求不服當不令溷內閣也 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
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
於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
閣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近展前矣
楊葛刺國遣使貢麒麟羣臣奉表賀太平之瑞 上以豐

年得賢為瑞他不與焉諭之

甲午 帝巡近郊閱武

戊戌 帝還京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因清軍御史於軍戶絕者取同姓人
酷刑逼承力辨受詬辱憤鬱疽發背死邑民哭送立祠江
陰之君山

平江伯陳瑄奏請置南陽梁家師家仲家等淺開并濬祖
徠諸山壅塞泉流從之

十一月奸吏奏右都御史顧佐受阜隸賂放歸 命佐自
治之

吏有遭佐撻之者拮佐之過謂受阜隸賂放歸悉具姓
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

日大政紀

十卷

十八

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
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阜不得不遺半歸使備所用阜
亦皆樂得歸耕實官卑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
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
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
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自治之士奇對曰此未
事不足以以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
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阜歸耕使給薪
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
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

步姑客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位

千戶賊清於市

有臣告臣某系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楊士奇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賊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賊清於市蓋上去惡佑善明決類此

命到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

星明大政紀 十卷 十九

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壬寅朔

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等官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進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有差宴於中府

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實訓一十五卷

仁宗實錄十卷實訓六卷

吏部奏考察天下朝覲官 上命老疾及鄙猥無能五十

五人爲民貪污二十五人發戍邊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原吉量寬弘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汚精微批懼甚乃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馬逸從者逐之原吉寄聲過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以詣原吉笑而釋之諫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以去有進上戲坐其車或以告原吉曰有志呂震爲子乞官上問之對曰震有守成功可與震嘗詆爲柔奸者也平江伯瑄難時欲害之後薦總漕運二人心服焉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每朝廷行善政或歸稱之曰此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章皆焚之曰不可重吾直也

星明大政紀 十卷 二十

元宵節令少師等官寒義楊士奇楊榮觀燈于萬歲山賜宴及鈔

吏部奏選官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故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開平衛於獨石

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泥河寨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矣

二月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

諭禮部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

皇明本政紀

卷十

十一

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母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上以春和頒寬恤之令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騾驢所司追價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始非止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

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價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堅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早

皇明本政紀

卷十

十二

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民本非業匠爲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縱恬無警與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日頒行

命右春坊大學士王英侍講錢習禮主考會試天下舉人撤棘取會試中式舉人陳詔等一百名

命鎮朔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副總兵恭順侯吳克忠左右參將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率師巡邊

乙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長陵

獻陵 車

駕發京師

三月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將陳邊務數事。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行之。

上以皇太后命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見于行殿賜溫諭并白金紵絲表裏。

皇太后諭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佑亦惟卿等贊襄之功。

戊申。帝還京師。道中憫耒耜者賜鈔六十錠。

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耜已不勝勞况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

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上御左順門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等以御製耕夫記示之。

上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外衛官軍從便事宜從之。

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

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代換又山

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沿海備倭者沿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

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代換。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林震龔錡林文進士及第楊寧等

三十五名進士出身陳浩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上臨軒發策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

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是科廷試以三月之望至今不改。

賜進士林震等宴于行在中軍都督府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

上以太后記憶。仁宗品題大臣語諭之。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年任官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

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

等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

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

盛德也願陛下常奉聖訓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

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懋德尤多。漢高帝及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漢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弊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交趾黎利篡陳嵩而自立禮部侍郎李琦還利表請封朝臣請興師討之不許。

改江南民運爲兌運。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二五

甲申進大學士楊榮少傳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懇辭大學士俸允之。

乙酉少傅楊士奇楊榮進重修玉牒賜宴文華殿。

上覽曰古人重世譜蓋皆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由祖宗積德之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所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榮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上頷之曰然。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

臨陣赴敵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築獨石隆慶諸城勤早募軍中肅然無擾及巡邊至奇黃嶺敗虜盡斬之獲其家口孽畜故有是命。

江西饑賜鹽書褒吉水胡有初出穀一千五百石爲義民復其家遣行人勞之。

先是掌吉水縣事知州柯運勸富民出穀賑濟自有初爲倡衆始胥效出穀助賑人賴焉巡撫趙新上其事。上嘉之。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淮安郡饑山陽民羅振出穀一千二百石賑濟。命行人齎鹽書旌爲義民郡守表其所居堂曰旌義。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二六

五月工匠有告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造過於御用器者。上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陞禮部郎中况鍾御史何文淵等九員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使宣從事馳驛之任。

先是上聞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命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鍾以楊士奇薦知蘇州文淵以顧佐薦知温州及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郎中徐鑑知瓊州刑部員外陸本深知吉安行人司司正雷誠知延平皆出廷舉。

命六科給事中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此艱難，作一居，爾欲圖得之邪？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一百斤枷號，令警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恃中官爲之救解。

命追奪賊官誥勅

六月，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召大學士楊士奇諭以楊榮父通邊將士奇申揅，上意乃解。

上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瑄，未信。今察之，皆得之邊將榮父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三

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西夷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誥中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獨得專？且臣與同官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取，幸姑容之。上曰：朕初嗣位，若但信榮言而不聽

蹇，則士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陛下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陛下推天地之量，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道在陛下。今日所當行，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運，今各邊豐稔，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運去，依價收糴，儲爲糧餉，以省民力。上命各處守將計議以聞。

武安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信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三

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交參政陳瑛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寺專理其事。

南京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置萬全都指揮使司。

七月，上宴間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

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久遠。上曰：天下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

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

上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爲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

太保陽武侯薛稷卒追封鄴國公諡忠武

撤馬兒罕貢蒼龍駒禮部請賀不許

蒼龍者天廐良馬也產于西域風鬃霧鬣蒼然若雲體質潔素駿夷特異按記所載馬八尺曰龍此蓋龍云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羣臣賀不許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三

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莫大于天戒曰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欺朕尚圖修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璉等訪廉潔士宦之

上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廉潔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卽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

丁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父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亦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陞禮部左侍郎李琦爲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爲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爲楚府左長史

上與學士楊溥論得人才在崇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上謂溥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嚴薦舉精考課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得

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玚侍郎俞

聖明大政紀

卷十

三

士吉曠職縱姦命徵至京令右都御史胡聚兼理刑部

楷奏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安港巡檢司置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賄獄官獄卒縊死于獄皆由玚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玚等亦當罪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

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以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部

兵部議至是戶部郭資兵部張本言於緣河屯田直爲便宜上從之後本惑於人言竟不行

九月初設巡撫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費弘爲刑部右侍郎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合省兩畿總督稅糧

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山西弘北直隸及山東忱南直隸蘇松等府

上與侍臣論歷代運祚長短之由

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

聖明大政紀

卷一

三十一

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烈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三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久長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華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有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

希正在曹縣得民心爲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束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爲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

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於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聖明大政紀

卷十

三十一

嚴肅伏誅

暄初爲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暄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淫無恥者十餘人而暄爲之首俱謫更于遼東各衛暄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詞脅取財物上命三法司鞠之奏暄所犯應死上命戮於市

已亥詔巡近郊

上率六師巡邊扈從之臣命公侯伯都督皆行文臣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禮部尚書周浚工部尚書吳中吏部侍郎鄭誠戶部侍郎吳璽

兵部侍郎柴車刑部侍郎施禮都察院副都御史賈
寺卿楊溥姚友直大理寺卿徐初通政司叅議
蕭光祿寺卿郝郁鴻臚寺卿楊善各率其屬行以士奇
老疾特命肩輿從行

十月丙子車駕發京師駐蹕玉河

諭成國公朱勇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
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
以重刑處之其中令各營悉知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
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

皇明大政紀

卷三

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
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對曰順帝自是亡
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
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
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至京師

丙申夜蓬星見

十一月廣西總兵山雲出師討慶遠蠻寇平之
直隸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雨沒田稼無收命戶部蠲
其稅

十二月諭吏部尚書郭璉留意訪人才

上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
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卽錄
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翹材館錄是
也自今宜留意

庚辰大雪上示羣臣喜雪詩羣臣進和章擇其有警戒
者別錄之

巡撫浙江侍郎成均築捍海隄

閏十二月文武羣臣以合輦星見上表賀

二十一日夜合輦星見于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輝
有彗欽天監言占法合輦瑞星爲君上施孝德興禮樂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

人民和悅夷狄奉化來朝之應於是羣臣忻悅忭舞皆
以爲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隆盛永遠之慶奉賀上表
聖心謙抑推而弗居且賜璽書戒勵彌至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謫戍遼東

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
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上

命追所受贓及舊給勅命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請定協忠廟祝儀命禮部定

張巡許遠居正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閭配享有司以春
秋仲月祭

辛亥宣德六年正月丙寅朔兵部尚書張本卒

本山東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部尚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戮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乙巳萬壽聖節勅賜少師塞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禮部尚書胡濙御製詩親宴內殿

勅曰予忝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朝甘雨夜降時及霑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群臣慶賀之後恭奉 母后皇太后上祝萬萬歲壽 聖情悅懌予不勝慶幸自惟菲德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塞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

建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

祚上疏勸 上務帝王之實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賢之可親孰為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亂政事若何而得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曰蠻蠻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 上方以博綜

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勅賜少師塞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

勅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隱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也夫枉已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而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明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者蓋昔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邈世遺人一己之私朕之所懷天下之公題雖同而志則異觀者亦亮予之志焉耳卿等為國重臣同朕忻戚宴樂之暇持示觀之夫舉賢為國人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為空言可也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三十六

賜侍臣喜雨詩

勅曰國家所重者農事也茲值萬物發育之時甘雨露以秋成之望實肇於此予心喜悅特出內膳以宴卿等并賦詩一章賜之尚益勵翼予躬以共亮天功云此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田畝不問多寡永不起科先是戶部官奏得洪武二十八年本部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

多勞尤甚。乞要比例一節奉。聖旨准令照例。
刑儼伏誅。

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井田不必行。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
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
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征歛重本。
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乙巳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平天下章學士王直。
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剖析其義諭之。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
之不必暴征橫歛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三

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
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民此聖賢之言豈非。
龜鑑歟。

四月有星孛於東井。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時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
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兩。
便。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溧陽妖人 伏誅

命四川總兵都督陳懷移鎮松藩。

六月遣禮部右侍郎章敞諭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七月 帝幸少傅 士奇宅。士奇勸 上慎微行。

上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
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
屏左右語竟顧謂士奇曰此居且敝當爲爾葺理。士奇。
叩頭懇辭曰。陛下宮殿未暇臣必不敢當且。車駕。
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車駕幸。
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追今中心惴慄未已。
豈敢言謝。又明日遣弘問曰今天下寧靜。上時一微。
行何足過慮。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三

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
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
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
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不疑以其謀告之。
遂爲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
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上諭以盜謀且曰。
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
中先有導。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
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汝之說。

賜輔臣寒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幽風圖詩。

上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

章召輔臣示之曰。幽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皆當知此。朕覽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做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乞加禁止。從之。愚奏。守令親民之官。而黜陟臧否。出自朝廷。邇來公朝。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為貪污。以諛佞者為正直。乞加禁止。庶善有勸。惡有懲。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置。

忠勇王金忠卒。

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皇明大政紀。十卷。

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

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

四年。陞太保。其卒也。上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命戶部令崇國寺。亟以果園地還宛平民。

初。民以地施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癸亥。犯南斗。

十月丙午。車駕巡近郊。

庚戌。還京。

都督陳懷等率兵討松潘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

河南知府李驥奏。伊王非禮陷辱。上致書諭。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禮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為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朝廷大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

北京新作禮部成。命大學士楊士奇撰碑文。

皇明大政紀。十卷。

十一月。安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奏請求封。上納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浙江海鹽縣丞。

上每朝退。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

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為事。少

不如意。即詰。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

計。故有是命。

唐受伏誅。

巡撫江西吏部右侍郎趙新建。議以漕淮之舟。載江西之粟。兵農兩利。從之。

勅賜少師等官寒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喜雪歌士奇
恭和歌以進

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
作喜雪之歌與羣臣同樂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而歸
袁琦伏誅

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幼孜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
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恥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

乙亥召輔臣寒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御製小
重山詞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四十一

詞曰萬國寒消春又來曉暉初日暖照樓臺滿城簫鼓
沸如雷昇平世處處倒樽壘○花木舊時栽東風吹淺
綠轉根芽夜來星彩煥三階徵符應海宇詠康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榮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
榮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

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
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授修撰會修永樂大典爲副總
裁 上一日召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榮先成詞氣豪

宏 上深嘉歎屢進侍讀至全官侍 上東宮與修兩
朝實錄日直文淵閣因疾作 上命醫往治不起

二月命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總督陝西屯餉河渠事

上召少傅楊士奇論寬恤事命同禮部尚書胡濙密議
行之

二十八日 上召士奇至文華殿曰憶五年二月共爾
南齋官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
對曰誠有之只五十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璽
書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
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輩正指此事爲說

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爲第一事却於
其未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放違 上又曰如再格
不行朕必罪之不想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四十二

對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爲非願得 恩旨下
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
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

役二年庶以安其危亦弭患于未萌又言各處課程先
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

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
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爲一例又

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
考察奏罷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格

陞受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缺令
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移取廉公謹厚識大

體能爲國爲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法司凡保舉授官有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問取于証。明白然後奏聞。請旨提對。庶幾不爲小人誣陷。又言年來吏員大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考選用。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有智謀材勇精于武略者。請令群臣詢察舉保。選用。又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嘉納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通錄進呈。上悅。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四十一

三月庚申朔。頒寬恤詔于天下。

上出御製倚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示大臣。其倚蘭操曰。蘭生幽谷。今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其道則光。嗟蘭之戕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子。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隱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

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

論文武群臣。今後天下司府官有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按二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吏部審其所保。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罪舉者。

上御左順門。諭禮部尚書胡濙等。今減租之令。不可廢格。上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四十二

命禮部試驗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昌化縣學生。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圖光顯。人乃論謫爲吏。伏望聖恩矜念。上憐之。

四月詔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送烈孫道路。

先是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鑿崑崙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達送烈孫黃

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制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為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陝西三司覈實至是皆以為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送烈孫巡檢司

太原忻州民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主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麟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為龍馬與而進之禮部胡濙請偕羣臣上表賀不許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旦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御便殿觀宋史與侍臣論宋用小人而亡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上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積給貸以時從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糾察上命戶部行之

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諭戶部

曰此祖宗良法美意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上親製翰林院銘

七月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序曰昔者胡元之季上天厭之眷求聖德俾作民主我仁祖皇帝有純粹之性誠一之德蘊至德而弗矜篤大義而不銜體仁而養和履醇而抱潔循乎自然安乎大順蓋動與天游靜與道俱易所謂大人魯論所謂至德者也用集天命大開厥祥篤生我太祖皇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道冠百王德侔五帝汎掃六合綏寧萬邦正天紀立人極詩書禮樂之華典章法度之懿超

皇明大政紀

卷六

甲六

越隆古矣皇祖太宗皇帝以大德承大統神武赫著聖仁弘施近悅遠來內安外服茂勲洪烈允光于前皇考仁宗皇帝丕宣大猷恢張美化仁恩惠澤益廣益深是以普天之下莫不尊親同心愛戴至于今日顧予菲薄克遂承繼揆度所自厥有明徵實由仁祖皇帝源本之隆肆太祖皇帝開創之大而我皇祖皇考得以恢廓而維持之萬世之業所由定也列聖之德與天為一謹序述為詩九章以詔後世

上以御製織婦詞一篇示羣臣

上曰朕非好為詞章皆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而詔儒臣以農夫織婦耕蚕勤勞之狀作為詩歌

侍人諱于前又繪以圖揭於宮掖布於戚里使皆知
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眇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
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水可以行
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
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
匠協力成之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唐開創輔臣

侍臣對曰蕭曹房杜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下
之廣未必無才但係于遭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

皇明本政紀

卷十

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
誠哉人才遭際為難也

蘇州知府況鍾言公差御史逆越禮分輒求小過伏乞禁
約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
謹者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
至於御史與在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
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
府亦自顧闕尊食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冒辱間
有奉法待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
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與儒臣論元興亡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
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
稍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卽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
清中書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為賢君英宗果
於殺戮奸黨畏逼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
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
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
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
可感侍臣叩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皇明本政紀

卷一

史

八月諭少傅楊士奇降勅責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
及郡縣官不才者罷黜之

諭曰今春命三品以上者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
隱倚闌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
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群臣不以
國家生民為心又兼以忌嫉注念故往往視朕言為虛
文吏部怠忽至此其降勅責之

陞吏部郎中魏驥為南京太常寺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
為右諭德福建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學教
諭彭琉為翰林編修

四人皆京官三品以上所薦

巡按使周忱奏置蘇松等府濟農水次等倉從之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捍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有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命贊理漕運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皇明大政記

卷十

七

上在官中覽黃福贊理漕運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中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騁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雍等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等八十名

九月御史包孝德給事中虞祥奏順天府鄉試關防不嚴致有詐冒請治提調府尹李庸監考官御史梁廣成等罪上命姑宥之

上顧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矣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不露矣

陞山雲爲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乞遣大臣整理水患命侍郎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鍾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白茆山白楊城

皇明大政記

卷十

五

曰昆承白沙漢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缺指揮使請任本衛指揮同知李景不從

上召武臣謂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中軍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大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

責勿得越制以干憲章群臣皆頓首。

八百大甸土官宣慰司刀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
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不許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
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國之人為遠夷役乎
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慰諭
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十一月南番白葛達國入貢

西境天方國及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

天方國舊名天堂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

十二月詔修祖陵孝陵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五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乙卯朔

丁卯祀天地于南郊命少傅楊士奇楊榮分獻

自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上先日諭禮官

明日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事祭物一

一閱視召太常寺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以

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官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

明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如故事放烟火不

從顧謂侍臣曰特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

他及今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

之際雲歛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中禮

度

已巳上元之夕上奉侍聖母皇太后觀燈中宮皇
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初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弘大輝煥繁盛非言語所
能形容

辛未勅羣臣往觀燈賜宴苑中

壬申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觀燈仍賜宴苑中悉
賜京城內外之民往觀

以傳楊士奇進太平聖德詩十章上嘉納之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
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

下人搔擾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五

命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與英國公張輔及憲義楊士奇

等十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淮蒙恩賜以一品禮祭葬其父赴闕謝恩故預焉

時天下朝覲官在京上問吏部尚書郭璉曰先所任九

人為知府亦有來者乎璉以文淵等七名應乃召入便殿

命中使傳語獎勞

賜宴温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于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

二月命少保黃淮少詹事王直主考會試天下舉人賜宴

于禮部

撤棘取會試中式舉人劉哲等一百名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曹鼐趙恢鍾復進士及第梁

宏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梁亨等六十一名同進士出身
龔真定晉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年少
不堪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
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
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窮對稱旨上親
擢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爲人明敏疏通楊士奇愛重
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是科得李賢爲名臣
賜宴進士曹鼎等于禮部

以後循以爲例

少保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
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命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李紹劉
益徐瑄等六人改爲庶吉士命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選
下第舉人王鑑等二十四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
監肄業

四月命成國公朱勇豐城侯李賢新建伯李王少師塞義
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郭璉胡濙吳中侍郎蔣驥少詹事
王直王直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遊西苑士奇榮撰詩以進
首至新構圓通殿臨太液池池之中多嘉魚殿之左右
多名花東去十步又有嘉蔬奇果皇上每躬自採摘
以奉聖母皇太后甘旨繼至清暑殿此亦奉聖母
遊覽之所規制宏敞花木森鬱既而登萬歲山池水環

之如壁磴道逶迤奇石森列千形萬狀不可備述勅
賜羣臣內庖酒饌

畿內及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降人民飢
窘頒寬恤之詔賑恤之

詔二十一條蠲免拖欠各項歲派課程及今年夏稅差
役並失班人匠免罰工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口賑
濟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率兵討平之

六月上以天久不雨禱祀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羣
臣

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松藩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七月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優劣

侍臣有盛稱唐太宗英武過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
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
而大義未明

置武驤騰驤四衛

少傅楊榮滿三載賜宴禮部降勅褒諭

八月榮感犯南斗

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
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乞舉行從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
其從所言今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閏八月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兼掌兵部事。

葺出天倉。

甲寅南海外諸番國各獻麒麟凡四少傅楊士奇等進頌戊午夕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青赤二色雲氣而有三星各黃色益近而聚既而天字

澄朗星大如半月狀光彩煥然助月為明萬姓瞻睹忻

躍舞蹈士奇上言西北者天門之位也稽之載籍云四

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

合天四海懽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

天門凡此皆陛下聖德之實著者也上謙不自居

降賜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怙以驕咸教自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十五

修庶答天貺

九月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人起送吏部量才擢官。

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時言者以士子借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累行之。

十月丙寅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

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專理河道自儀真至北通州四千里漕運事宜皆其經營創設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島陳口以免淮河風濤之患浚瓜洲儀真二壩潮港之漕鑿呂梁徐州二洪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

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秦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

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

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緣河堤種樹鑿井以便夏

月行者皆舟楫永遠通行之利凡於事慮之周而為之

果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

十一月賜朝鮮國王李洵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詔禮部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

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鼎編

修林文襲鈞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賜御製

詩勉之

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例。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十五

命少傅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在外庶官六十八人擇

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連教諭黃純徐

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以聞今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

縣教諭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命右軍都督僉事方政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撫南直隸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上皆從之

於是令諸縣各設濟農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

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種時之際于中下二等戶

為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斗

還官凡其條約俱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

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

十二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諡忠襄

今天下開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

詔修南京宮殿

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宣德九年正月己卯朔

丙戌大雨上喜兆豐年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

部都察院堂上官并議事在京巡撫侍郎周忱趙新宴于史館

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行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七

上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累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慢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

戶部員外郎羅通奏請乞減舊例令軍民人等赴開平種鹽從之

通奏凡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

省行糧二百石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

妖僧李臯謀反伏誅

三月戊寅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

臣黎問黎密構黨讎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

原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

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府居住上命聽隨便居住

旌廬陵縣民陳謙為義民

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飢遣行人賁勅獎之

上與侍臣論兩晉立國無本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八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為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噶等部皆應之

禮部侍郎李琦還黎利子解遣人告喪

五月遣使祭黎利

六月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九年秩滿進禮部尚書仍兼

學士

震大祀壇門

七月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沁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年久。士子服習教化。郡人譙炎唯禮義是尚。後調蒲州。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于霍。郡人如喪考妣。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八月。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其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

甘肅守臣遣使獻龍馬。群臣請上表賀。勿受。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一

其耳額及頤及鬃尾皆肖龍。而全體潔白如雪。鬃毛層疊狀若波文。蓋騰驤卓犖有躡雲追電之意。氣聞諸獻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焉。常有雲雨晦冥風雷交作於上。蓋龍馬云。勅賜羣臣觀之。

大學士楊士奇進龍馬歌。納之。

士奇云。西北乾位也。固天馬所自出。而龍乾象也。故又爲龍馬。瑞牒云。龍馬仁馬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也。誠由皇上仁恩義澤敷洽天下。是以天降靈瑞以彰皇上大德。以垂太平之慶。宜有詠歌。協諸樂府。以宣揚鴻烈於悠久。

詔文武羣臣以九月巡邊。

上臨朝諭曰。武有七德。保大安民其二也。況天下既

不可忘武。今穡事既成。朝政多暇。朕將親率六師。以行曼塞。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羣臣皆頓首稱善。

九月。命禮部尚書張瑄。仍直文淵閣。尋卒。

癸未。車駕巡邊。命文臣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吳中。楊

溥等扈從。給內廐馬。

乙酉。車駕度居庸關。

丙戌。獵岔道。

辛卯。駐蹕宣府。洗馬林。

上駐蹕洗馬林。晚御帳殿。學士楊士奇。楊榮等侍。上

問曰。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

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

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

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

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

然後能服天下。士奇等咸叩首曰。誠如聖諭。

已亥。大獵。

十月丙午。車駕還京。

命禮部侍郎章敞。諭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十一月甲戌朔。特賜少傅楊榮御製詩嘉褒。

詔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上與侍臣講周書畢。以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諭之。

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武王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寃罪人斯得而又天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以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并食勅諭脫歡不必獻玉璽

論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

殺阿魯克尤見王之克復世讎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

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及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各其貢獻云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

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餘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

命監察御史分投巡視倉庫禁革奸弊

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

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從之於是定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乙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倉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執奏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

諭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甲子帝不豫衛王瞻埈攝享太廟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百官朝太子于文華

甲戌帝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八時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議頗有欲立襄王之說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視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首呼萬歲羣臣亦呼萬歲浮議乃息

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爲正統元年詔條四十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天下一應課程及門攤等項俱照洪武年間舊額徵不許以鈔法爲由妄自增添及取回差去買辦開辦採捕各項內外官員

免各監局并各衙門拖欠各色錢糧物料除豁各處荒田坍塌湖泊歲征尤切民弊。

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聖神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少師吏部尚書塞義卒

上嗣位賜金幣是夕齋宿于公得疾以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弘偕眾醫來又明日疾革弘復來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大馬之誠所望于 聖明者惟敬守成憲終始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 上深悼歎。

丁亥帝少傳楊榮相度山陵還奏稱旨

二月壬子 上 兩宮尊號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

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為皇太后封皇弟祁鈺為郕王

赦天下

領詔二十一條

丁巳 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景都督張昇尚其循禮度修恭儉率子孫毋作過愆自今惟朔望公朝有政議悉勿

命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仍直文淵閣

釋御史陳祚于獄復其官

少傳楊士奇題請初即位合行事宜

一勅五府及兵部整肅軍政以壯國威一勅南京戶部

尚書黃福參贊軍務一勅淮安鎮守嚴加守備一分委

文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以防肅聚一勅襄城伯

李隆緝捕江盜一勅錦衣衛緝捕北京盜賊一勅陝西

甘肅寧夏及宣大開平補給馬匹以防瓦剌入寇一勅

兵部發回各衛操軍以便調用一勅都督沐昂贊輔黔

國以馴蠻夷一戒緝事官校使平人少寬一令巡按考

黜不職一選王府官以正輔王一放回在外取來樂工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于獄復其官

三月進士李賢上疏請從京師黜官不報

疏言 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

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

禽獸者今京師黜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三十

五石而實支一石黜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黜官一

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

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

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監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

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

以消未萌之患

少傳楊士奇請早開經筵以進聖學

士奇一請預命吏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講官一請先

命禮部翰林院詳定禮儀一請望 大皇太后 太后

陛下皆留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

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

四月因天久雨水潦蝗蝻勅諭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不才者照例發遣有缺仍遵宣宗勅旨舉保不許故違有犯贓罪連坐舉者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王驥為本部尚書

六月戊申奉宣宗葬景陵命少傅楊榮護喪葬事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加少保

時楊士奇等言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參贊永為定制

明太政紀

卷五

七月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緒旨起陞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指揮僉事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

監寵信之每呼為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

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布武於是

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

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因紀廣常以衛卒守

居庸者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陞之蓋官

官專政柄制國命自此始

八月命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順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鄒冕等名

應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郭倫等八十名

九月山陵畢勅修宣宗實錄命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

楊溥為總裁

虜阿台朵兒只伯寇甘涼

命陳鎰為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兵備

以工部郎中徐晞為兵部右侍郎鎮守甘肅

晞江陰人以吏員授繕工司都司歷工部郎中有巧佞

才外示廉厚心懷機械多以智術籠人又善結中官王

振至是假督工勞超陞之蓋小人附宦官得顯擢始此

吏部寺卿黃宗載陞南京吏部尚書

十月擢監察御史羅立言為僉都御史往甘涼

明太政紀

卷五

楊士奇論

士奇曰一人之賢以勵眾人之功者古帝王治天下

之要道也切見南京戶部尚書兼掌事黃福事太祖

至今五十餘年在朝老臣惟此人最久清廉公直秉心

端正上為國家下為生民中外之人皆知其賢近且已

蒙聖旨令其襄城伯機務南京係國家根本之地此

人必能效誠又見浙江都指揮使許亨清廉公正老成

忠厚一心為國恤軍愛民浙江軍民深所愛服伏望

特陞陞賞二人以勵眾

記卷之十

皇明大政記卷之十一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 朔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主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勅曰朕祇奉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

皇明大政記 十一卷

乙

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大道原于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常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幾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殄天與

宗祖之命

考功郎中李茂弘嘆世事可憂抗章乞致仕

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少傅楊士奇薦侍讀劉永清才堪繁劇陞爲廣東右布政使

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翱鎮守江西

開以楊士奇薦抵任植良善抑奸貪風裁凜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主考試

撤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改兵部右侍郎徐晞爲南京戶部左侍郎

時虜酋朵兒只伯入寇晞在甘涼西陲戒嚴賄王振規

免其地故遷之

三月命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遞減

皇明大政記 十一卷

乙

稅糧

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從巡撫周忱之

言也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周旋陳文劉定之進士及第王鑑

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龍文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命禮部翰林院選庶吉士王鑑等十四人進學于翰林

甲戌少傅楊榮進講堯典克明俊德章賜白金五十兩絲

幣四表裏宴于禮部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叅贊陝西軍務械副總兵劉廣下獄

先是虜酋阿台朵兒只伯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自涼

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

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微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

京師又劾奏寧夏等守將失律亦罷之於是邊將悚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爲戶部尚書

召應天府尹鄭瑋爲兵部左侍郎

四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分道督捕之

詔重建三殿復工部尚書吳中命董之

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以疾致仕

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奸賊無

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以上累釋之不能伸其

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復優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三

禮而去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後疾愈不復起居家十

餘年卒居其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爲臺臣第一云

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招撫流民請令有司考績以有

無流民爲殿最從之

時灾傷民多流移謙設法撫之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

無復固志奏免所欠稅銀

召都察院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大同

從巡撫于謙奏請永爲例

五月始設提學憲臣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建白人才出學校必設監司提督

巡視下部議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

僉事各一員專勅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

時浙江則副使胡軫江西則僉事王鈺福建則僉事錢

遂志湖廣則僉事劉軫河南則僉事歐陽哲山西則僉

事王琦陝西則僉事莊觀四川則僉事康振廣東則僉

事彭璘廣西則僉事陳遜惟瑄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

事瑄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道國公周惇頤豫國公

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朱熹之嫡派子

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

閏六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免移山東薪炭及大

名牧馬于河南從之

時議者議將山東薪炭大名牧馬移河南俱奏止之

七月徙封襄王瞻塏于長沙淮王瞻塏于饒州

八月撥賜河間府等處及德州田土安插外夷歸附官員

指揮等官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

州鎮撫一百畝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訥上進性理羣書補註納之

九月大學士張瑛卒

以福建僉事魯穆爲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驛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 上亦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尉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擢此王振擅權使人知所以媚寵云

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洪武中凡僧人給受度牒令本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示天下僧寺凡游脚至者以冊檢之其不同許有司拿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詐僞者多至是令復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

四川會川黎漢蠻合底泊等蠻爲亂 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脫歡朵兒只伯相讎殺

勅諭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勅曰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兩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名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闇茸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

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兩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不勝任者併罪舉者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使宜行事

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以督趙安率岷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起還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餉糧不繼爲解亨信幼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故有是命

丁巳正統二年正月勅諭文武羣臣修政事守祖法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六

勅曰朕祇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羣臣相與協恭用臻至理夫所治夫民所相天工其大經大法皆祖宗建置永篤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爲要廉者發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勛之哉爾克由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庶熙汝績用永嘉樂其勛之哉爾不恭命而能者或情違者益肆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可不戒歟
太皇太后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入便殿諭 上有行必與五人計始行之
太后御便殿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

皆有獎勵之辭。因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

太后欲誅太監王振，上及大臣跪救不果。

初，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及。上初卽位，幼冲有詔，凡朝廷大政皆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目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至是振漸擅權固。上太后宣振至俯伏，太后顏色

聖明本政紀 卷十一

七

頗異曰：汝侍皇帝時多不律，今汝當死。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皇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爲之，人謂女中堯舜信然。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在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涼，斬有罪都指揮安敬以徇于衆。

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明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

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爲之股慄。又誓于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

三月，復山西參議劉宗孔官。

宗孔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構賊罪汚之。巡撫于謙知其誣，奏白其事。

四月，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勅巡撫蘇松等處侍郎周忱巡視。

忱奉命，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開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聖明本政紀 卷十一

八

詔除兵部左侍郎鄭瑩軍籍。

時西鄙有警，尚書王驥出征，瑩獨任其事，效勞居多，故命除之。

大學士楊士奇薦御史彭勗提督南畿學校。

勗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五月，遣行人賁勅旌江西新淦義民鄭宗魯、曾希恭等復其家。

宗魯等各出粟二千石於官助賑。

六月，古僉都御史魯穆卒。遣禮部侍郎童敞諭祭，給舟歸。

其喪

穆天台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執法不回而恒略細故一介不苟取與寡嗜慾薄滋味儉約如寒士與人交澹如也既卒家無爲歛公卿聞之咸至吊賻始克襄事

刑部尚書魏源奏指揮杜衡誣訕總兵楊洪不法事貶衡戍廣西

七月虜酋把禿孛羅入莊浪尚書王驥遣都指揮魏榮率兵剿之擒其部落以還虜遁去

兵部尚書王驥奏汰甘涼冗軍從之

驥以甘涼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五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

皇明大政紀

九

八月兵部尚書王驥還京上親慰勞之

命副都御史孫曰良鎮守臨清

九月虜酋阿台聞驥還復入寇勅王驥督諸軍禦之

十月尚書王驥遣大將蔣貴等大敗虜酋阿台等上遣使賞金帛獎勞之加兼大理寺卿

驥復入甘州申嚴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用以雪數年之恥居無何虜人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鉄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于石城兒泉破走之安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

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

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

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

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

十騎遠竄尋死

勲衛陳儀上言請勅延寧甘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

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上從

之

召温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文淵江西廣昌人守温州時廉靖寡慾一郡大治當時

浙守稱爲第一宣宗以重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

皇明大政紀

十一

如故命甫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故超

擢是職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

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于下欲

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

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

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

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匪才蓋緣舉主審察不

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料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

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

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

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依 先皇帝勅旨
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
敬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 詔從其議

贊理陝西軍務兵部侍郎柴車劾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
以家人冒功得陞賞 詔進車從二品祿

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
以後患車曰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

大謀車遂辭職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
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

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
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

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十一

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
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 詔嘉車忠誠

十一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華大同鎮將役軍耕
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

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十二月望後大雪三日 上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

黃封內珍

戊午正統三年正月朔

大學士楊士奇辨鎮守大同太監郭敬誣訕總兵都督方
政專權事請勅諭之

士奇奏方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廉勤公正豈有

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與曹倫
通同為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且郭敬初開用方
政心已不喜曾親來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及誇曹倫
之能臣等已料其不合今果然請勅諭郭敬改過自新
與方政協和辦事仍勅方政如舊安心供職免致有悞
邊備

命命都御史王翱整理浙江鹽法驅逐土豪
命命都御史金濂參贊寧夏軍務

濂在任舉賢用能人服其公置預備倉勸民出粟以賑
凶荒軍民賴之又奏准靈州鹽課照例招商納馬每上

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給軍騎征候馬勿用照
舊明大政紀 十一

依馬價折抵而邊馬亦足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四事從之

曰鈔法曰鹽法曰官俸曰田賦皆切時務

三月以太常寺少卿魏驥為吏部左侍郎

驥浙江蕭山人以正道自持不苟從俗有進士未終制
來欲為考功者同官可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

耶

大學士楊士奇論北京官軍俸糧下戶部議之

士奇言各官家下人口皆在北京居住其俸米俱于南
京關支近聞多係各衛差人代關其代關之人俱花費
各官十分之中僅得一二分艱難甚多伏望命戶部會

六部都察院公同計議從長設法處置庶幾官糧不至虛費而軍官皆得實俸公私兩便。

四月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少師楊溥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為翰林學士劉球為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賜宴于禮部。

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凡主事御史評事皆入翰林館奉封進纂錄等官皆陞祿一級布衣士謄錄者皆授試中書舍人。

通濟河復決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奏民以太監阮安重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一

十三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白河湯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屢決屢築築已復決安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抑使紆屈勢畜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一月庶幾可免決遂以圖進及工完命大學士楊士奇譔通濟河碑。

五月江北大水。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有善政乞追復前御史官以為士風之勸從之。

奏泉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諸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

足俗醇訟簡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德至今稱之。

六月十日遣行人盧懋賁勅旌江西泰和縣蕭襄為義民初襄具材作義廩言于縣請以隸官又言願出谷納廩以備賑飢時簿攝令事索重賂乃行襄乃止及通判余訓堂縣事乃納穀千二百石于廩遂聞于朝。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清解軍卒宜從南北所發成 認廷臣會議掌兵部事侍郎鄭瑩以舊制不可紊止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一

十四

士奇等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于瘴癘南人苦于嚴寒多致歿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脩 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瑩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將誰贖卒不動。

七月大學士楊士奇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乞賜誥命從之。

士奇言自古帝王得馭夷狄之道者曰守在四夷曰以

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大抵蠻情頑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為力今景東之勝蓋出陶瓚及祖母阿襄率領頭目効勞所致乞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木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襄同一體頒給

順天鄉試初場火焚試卷三之一考試官侍講學士曾鶴齡力請更試從之

初有司濯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場鶴齡曰必更試然後終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豈惜一日之費不成此舉哉有

皇明六政紀

卷一

十五

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

撤棘取殿謙為解元後為戶部尚書并官保李賓都御史王銳苗釗及岳正中會元賜進士第三直內閣號稱得人

應天府太鄉試取中式舉人徐瑄等八十名

九月鎮守陝西等處副都御史陳鑑還京奏邊務民情十八事上悉行之

官殿綵繪川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忱辦送京庫所貯皮張朽腐請出煎膠應用明帝即撥餘米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十月召兵部尚書王驥還京掌部事

封都督蔣貴為定西侯任禮為寧遠伯趙安為會昌伯

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為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少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于為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

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

十一月兵部侍郎柴車以秩滿陞兵部尚書仍管理陝西

皇明六政紀

卷一

十五

軍務

陞南京國子司業陳敬宗為南京國子祭酒

敬宗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敬宗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十二月命兵部武庫司主事吳寧送回回迭力等類于浙江沿海地方請給日糧從之

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上命寧馳驛傳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寧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

詔許可大者日給糧四升小半之遂以為例

已未正統四年正月辛巳朔

甲午上乘法駕從百官恭詣南郊省牲

乙未太祀天地于南郊命少師楊士奇楊榮分獻

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翰林學

士簡進善主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楊鼎等一百名是科章綸第三王玄

第五皆為名臣

少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歸省墳墓差內使阮澹護行

賜璽書白金綵幣粟米酒廚料牲腊咸備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

上諭士奇曰省墓畢即來母久戀鄉土士奇敬唯叩首

退

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檄刑部主事

楊寧督運金齒

師次麓川境賊遣人詣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眾莫不

喜悅乃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

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固請不已眾謂其迂激令督運

金齒

三月黔國公沐晟等率都督沐昂方政率兵進擊思任發

不利方政戰死晟旋師至楚雄以疾卒追封定遠王諡忠

敬命其子沐斌襲封仍鎮雲南

先是麓川叛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討之

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邊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

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

時容已半晟慮瘴癘發非利遂旋師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施槃楊鼎倪謙進士及第張和等

三十五名進士出身莫震等六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尋宥之

祚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逮獄論死未幾王事自

覺乃出為南京雲南道御史

四月倭寇浙東

大學士楊士奇還京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一

九

五月重作京城九城門

成祖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

及至今命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眾曰役大非徵

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上遂命太監阮安董

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原均

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

知而歲中告成蓋出安奉公恤下而且善為畫云

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質鳳陽人由鄉舉歷官四川右布政在蜀以廉稱出巡

不食肉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青萊王正統初年陞山

東右布政使嚴覈帑藏節浮費清隱蔽所儲畜大倍于

前又使人問民瘼。血荒平賦。民甚德之。後爲刑部尚書。大學士楊溥薦江陵知縣范理爲德安知府。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深重之。卽薦擢爲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命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濟。

翰林院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疏留中不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九

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皆切時弊。

勅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因災修政除革弊條。

戒諭事件二十一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一吏部考黜貪污無能官吏。裁革冗員。一在外官員未及兩考者。不許舉保。一差人踏看水旱災傷。具聞開豁。一拖欠各

項錢糧物料。悉皆蠲免。一考察貪虐軍官。勿令管事。一各處解納段疋顏料等項。不許刁蹬留難。一稱賀祥瑞。禮部行文止之。一做工人匠勿令失所。一推問囚犯。不許拷打逼認。一言官務扶善抑惡。不許肆爲欺蔽。餘俱切弊政。

陞蘇州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江西靖安人。由吏員薦爲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陞知蘇州。奉勅乘傳之任。至則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倉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二十

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又慮凡百差人橫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欽哉。又驗丁輪差。歲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正統五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以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加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輩得往白。久之軍民自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

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俸俾使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家尸祝之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

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馬詔畫史圖之大學士楊士

奇作詩上頌

七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八月丙子朔日食

命兵部左侍郎鄭辰同豐城侯李彬轉餉宣大

追封故廣西總兵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二十一

雲徐州人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嚴號令明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云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為立祠歲時祭之

松藩番賊入寇命僉都御史王翺叅贊軍務

朔明賞罰肅風紀表飭將領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賜出上賜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易買羊酒犒勞之酋首商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

九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請勅有司修舉荒政水利

命戶部急行之

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瘁者有脩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荒備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備倉以時散飲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食荒之績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二十一

民無旱澇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下戶部議從之

十月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命降府同知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廢遼王貴烺為庶人

十一月造渾天璣璣玉衡簡儀

刑部侍郎何文淵薦兵部主事孫隆為徽州府知府

巡撫河南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謙以九年考滿進左侍郎。謙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尤著。若勸民糴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廩積久。易敗。卽減價而糴。芻省亦復。以濟征輸。稅有贏餘。卽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爲固。立鋪設夫役。以備收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以不能媚權貴。故不遷去。

十二月巡撫江西吏部右侍郎趙新以九年還朝。命蒞事南京掌部。

徙封荆憲王于蘄州。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日食。

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事民生爲心。嘗取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大議。衆或嫌其福獨奮斷。衆或辟易。福獨邁往。人有善告樂從。如流。斥姦闖。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必輔于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率分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縑。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爲主。享年七十有八。

今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敕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

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今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名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

李隆丰安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造宅。務款宿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二月丙戌。上躬耕藉田。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時耕藉田畢。尋雨。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有喜雨詩。

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參與機務。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卽薦曹鼐。鼐東陳陳高。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其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己丑大學士楊榮請告展省。允之。命馳驛還鄉。遣中官阮

江護歸趣行

三月大學士楊士奇等因四方雨澤不足，乞令三法司選屬數人，賜之以勅，分行天下審錄重囚，親詣州縣召里老親隣，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其輕罪有疑者，即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

命監察御史薛希璉修舉江西荒政。

圻輔大旱，命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設法救荒。

旌江陰民朱維吉父善慶為義民，勞以羊酒，免雜役。

維吉善慶出穀四千石於有司，備賑飢，有司上其事。

賜璽書嘉其父子。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命大理寺少卿張驥巡視山東。

四月旌江西新淦民李孟都為義民，勞以羊酒。孟都請闕

謝恩，命光祿寺賜酒饌。

孟都於宣德十年出穀五百石，縣如制建牌表之。至是

因薛希璉舉荒政，復出穀一千五百石，事聞，賜璽書

旌之。

詔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遣使齎勅旌吉安府廬陵等縣民周怡等為義民，勞

以羊酒，復其家。

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蓋汝忠，李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

齡，蕭煥，圭永新賀祈年，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

各出粟二千石以歸，有司備賑濟。

刑部侍郎夏鉉上言：兵部奏准受賊枉法，不分多少俱發充軍，輕重失宜，請今後文職監生承差人材知印人等受枉法賊律該絞罪者，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賊不及前數律該杖罪徒流者，不分受賊多寡，俱照見行事例運磚運米做工等項贖罪，完日各發回原籍為民從之。

倭寇浙東。

六月御史薛希璉修舉江西荒政有功，陞刑部右侍郎。

希璉所至以便宜，剋奸弊，廣儲畜，增築陂塘，以興水利。

變通有法，寬猛得宜，民惠賴之。能聲益著，事竣還京。

召鎮守甘肅兵部尚書柴車還京，掌部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月壬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于武

林驛。

榮歸踰月，力疾就道至杭州武林驛，卒，年七十。前一夕

有大星貫于驛側，人咸異焉。

已未，中官阮江以大學士楊榮計聞，贈太師，謚文敏，仍遣

阮江護喪以歸。

按大學士李賢云：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如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碍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

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八月歲內廣平等府旱蝗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往視之希璉至則去賊吏謂通負也徵輸嚴令捕之蝗乃息是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蘇民以不流亡

兵部尚書柴車告祭省墳墓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三七

改巡撫寧夏副都御史王文爲大理寺卿

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

十月以儀銘楊翥爲都府左右長史

十二月陞廣西思恩州爲府擢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

瑛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逃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迤邐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

土無能爲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之巡按御史具奏驛送赴京號爲老佛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卽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葉片肉于地汝伏地飮食之何謂不是問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

以孫鼎爲南直隸提學御史

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已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于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翻其冠鼎前謁曰公翻冠非禮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三

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選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

命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鎮守張掖副都御史程富言五事從之

一言取涼州等衛被占空地置房屋安軍一責沒官田上買米上倉一精選勇敢之士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一令操練空閑軍餘可相救援一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己亥朔日食

麓川思任發遣使謝太監王振力主討議

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乞免出征令遣官一員喻令稱臣

弗聽時大學士楊士奇等議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王振不從。

侍讀劉球上言止征麓川王振不從。

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以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遠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

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

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資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陞辭賜貴等金虎璽細鎧弓矢蟒龍緋衣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忠文

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承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翺整飭關隘操練兵馬舉用將帥三邊宴然關中以治大學士楊溥乞歸省展墓尋還朝

三月兵部尚書柴車還朝掌部事

四月太監王振假特旨超陞工部郎中王佑為工部右侍郎

初王振弄權佑以諂媚超陞與兵部尚書徐晞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眾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必得禍眾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為常又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尔何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聞者共鄙賤為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十

馬牛襟裾云

命戶部侍郎焦宏巡視閩浙蘇松海防

閩浙蘇松半臨海寇往來抄掠兵備廢弛上命修城堞備戰艦并防守事宜政令一新寇不得為害

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等事不報

巡撫南畿工部侍郎周忱置贍鹽倉分貯各場

忱以水鄉竈戶應納糧六萬餘石盡留本府支用節其還耗置贍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千餘石用以賑贍鹽丁及補逃亡缺課所估柴價亦貯之各倉官為支給又選殷實竈丁為排年總催其次為頭目輪年應當有

消之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

戶部尚書劉中敷忤太監王振罷免以侍郎王佐代之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被御史張勗劾免以王文代掌院事

上以天旱詔刑部侍郎何文淵審覆在京罪囚

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乃雨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留中不報

一曰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五

曰杜奔競六曰訓武官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九曰

遵服制十曰禁淫奔

七月丙申朔日食

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竊盜免立牌額從之

有上封事言民之竊盜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

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文淵具言律

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

額是于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在京及各布政司人烟輻

輳為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必

多有識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

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同南京禮部侍

郎陳連會祭酒陳敬宗選監生通三場者起送除補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

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

召為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振至閣下問

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為謝曰彼時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二楊意瑄曰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街之

順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壹百名

應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溥壹百名

九月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以病乞歸許之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宴百

官

王振擅權公卿皆往拜于其門

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庭之宴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

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感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

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

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十一月詔定都北京除行在之稱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

大赦天下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

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官殿完仍

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立御製免國復聖公新廟碑。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上嘉其賢賜宴遣之。

訥蘇州常熟人幼力學尚義善醫術永樂末舉醫士

至南京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

監察御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

明理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為創第于城中訥

曰訥素不愛華麗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

耶忱乃止

總兵定內伯將貴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

破之思任發遁去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

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

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眾乘勢力

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保險為拒驥等益麾兵深入

破連環七砦于沙水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

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總兵蔣貴等遣指揮萬誠等率土兵擊敗賊韋郎羅于

維摩州

賊潰散郎羅逃于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兩首來獻

提督尚書王驥宣諭廣南富州土官儂郎沈政不許仇殺

違者罪之

十一月以侍讀學士李時勉為國子祭酒

李時勉在經筵每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感悟上亦

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純夫其人也時太學

缺祭酒而難其選眾推時勉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

人皆習經藝時勉開導訓誨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

俾有所領解如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

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出資為

之倡而仁義之行成矣諸生事之亦如子事父焉

侍讀周叙上三事命所司行之

一曰興學校二曰親農桑三曰慎銓選

十二月普化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三

壬戌正統七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

學士苗衷主考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劉儼呂原黃諫進士及第陳

宜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邵貴等九十六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項忠韓雍程信王傑姚夔皆有所建立

詔敘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陸郎中侯

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大學士李賢云王振操柄不從閣下耕守議與兵部

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

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計而陞秩之俸又萬兩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督遼東軍務諭以便宜聽行

命俞都御史王翱提

督遼東軍務諭以便宜聽行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五

翱至前屯下馬總兵以下庭謁翱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悉拽出斬之再三哀請得免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踰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候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懦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之輟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隨甲邂逅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笞訴璟殺一家三人翱判曰甲死以罪妻子死于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累卒爲名將焉

今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納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四月大旱命右都御史王文同太監與安審成獄

南京禮部侍郎趙新給由在京上言父母在家年九十一歲給假歸省許之

工部尚書吳中奏罷賦江西浙江海艘材從之

其佐在南京者嘗賦造海艘材於江西浙江江西加數

十月時論譁譁中聞駭愕遽奏罷賦悉給于公

五月命副都御史陳鑑復鎮守陝西聽便宜行事

六月庚寅朔日食

丙辰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追封在平伯謚榮襄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五

中在工部多大營建經畫條理心之默識雖久不遺愛

護僚屬恒掩其疵歷事列聖皆承厚遇但大學士李

賢詆其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而詰詞無清廉二字尤

見斥于其妻云

圻輔大旱命吏部右侍郎魏驥賑濟飢民

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爲教官在兵科時方營建諸司解署役繁事殷

還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

遂超陞焉

都御史王文劾吏部尚書郭璉貪墨命致仕

倭寇破大嵩跳渚千戶所殺掠居民浙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八月兩淮鹽運使耿九疇條奏鹽場革弊事上從之命著為令

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 上尊諡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十七

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

先是思任發既敗復又叛 上謂驥曰勞卿再行起兵如前數

命僉都御史程富督征麓川餉道

太監王振盜去 太祖禁內臣鉄牌

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嘗置鉄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中尚存至振去之十一月南京戶部右侍郎張鳳言南京根本地不可不素畜下部議每歲分米二萬石命著為令

十二月蘇州知府况鍾卒郡民垂泣送柩歸立祠祀之

太監王振矯旨陞徐晞為兵部尚書

時振權日重徐晞以諂媚超陞於是府部院等大臣及百執事并在外方面俱具禮進見當朝親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若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大息而已

襄王瞻塏來朝

癸亥正統八年正月朔

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王英為禮部左侍郎

擢御史馬昂為刑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十八

昂滄州人由鄉舉除御史所至有聲時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劫逃尚書以下咸禁錮緝捕乃陞昂右侍郎掌部事

吏部左侍郎魏驥以老辭調禮部又辭命改南京吏部左侍郎

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欲輿迴避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譖于內眾為驥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驥慷慨言其故臣不才具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故驥力求致仕

二月 命南京右侍郎張鳳兼督南京芻粟

往年南京芻粟專委憲臣時廷議鳳執法命兼督之

靖遠伯王驥同定西侯蔣貴等總諸軍至金齒大敗緬人于蠻江思任發復遁去

驥等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

遣驥曰緬人賊黨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

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司使統兵萬餘

駐于蠻江蒞觀我兵容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

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密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

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首賊又遁去不可得召班師

三月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巡視淮南水災

四月雷震奉天殿

詔求直言

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

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

遣人入閣問日來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

官某以其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出所白驗之或

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即召振責之自 張太后崩楊

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

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

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自是

舉朝皆以翁父稱振行跪禮至是雷震奉天殿蓋肇土

木之變云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太監王振銜之

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

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禮典其五嚴考核以

篤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

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

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

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

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

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太監王振構陷大理少卿薛瑄下錦衣衛獄誣死罪以特

聖明大政紀

郎王偉申救除名

瑄素不屈于王振振銜之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

任王山欲妻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

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察院都御史王文

詒事振請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請廷鞠竟

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

易以自娛至復奏將訣家人以待死以偉申救之得免

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不見太監王振

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

京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

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

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按祭酒謝鐸謂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至嘉靖中。黜之。

冊立皇后錢氏。

瓦剌大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

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五月。命御史王翺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仍提督

遼東軍務。

時母張氏故上疏乞歸終喪。特降勅不必守制。賞鈔一

千錠。令其侄安葬。

畿內旱蝗。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捕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太監王振與錦衣衛指揮馬順計陷翰林院侍講劉球下

獄。天衛擅令小校盜殺之。

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大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大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

球與董璘同計。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

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

以布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傍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

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柩。歸葬。小校本盧氏人。

與歌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

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黃瘠不類。惜之曰。

汝無有疾乎。狀貌頗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

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刀相

隨。迫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

逆天理事。殆死有餘罪矣。持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

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

時謂球所憑云。

七月。命工部新建太學。

太監王振誣構國子祭酒李時勉。傳旨荷枷國學門。監生

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

命釋之。

初王振勢傾中外。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欸。至時勉

獨否。振銜之。令人密窺其事。無所得。尋倫堂前有大樹。

是許平仲手植。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

伐去。旁枝振遂聲罪。以爲擅伐官木私家用。傳聖旨。

以百斤枷枷之。肆諸成均。前時爲三械。與司業趙璘掌。

饌金鑑同枷時勉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
鑑請易之時勉不可賴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太后

太后邀上言之乃知振所爲也即飛詔赦之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清理鳳陽等府軍民

八月致仕太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

儼江西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亭
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
長垣薦爲知縣城入爲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諭德祭酒掌
翰林院如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充養日粹
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倭寇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十三

十月從封鄭王于懷慶

兩淮鹽運司同知耿九疇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關乞
留從之尋陞鹽運使

九疇廉名大著嘗坐水傷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
之清因號恒菴以自勵

大學士楊士奇因子稷有罪伏法以疾在告上賜兩書
慰之

諭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勩實多比卿
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垂家訓于國
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
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朔

新建太學成命大學士楊士奇代撰御製碑文

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
京以來太學自就廢弛佛寺持復修建牽掛糾錯何以
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
意從之

二月陞直內翰林爲翰林學士

自楊帝及後陞爲翰林學士議大事多取決于王振亦曲
加禮敬起陸馬愉之上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十四

三月朔日車駕視學謁先師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聽
講賜祭酒李時勉等有差

時勉講尚書堯典克明峻德一章詞旨清遠聽者忘倦
上爲之喜甚京師會然稱快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贈太師謚文
貞

按大學士李賢云文貞本朝爲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
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
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
知自以爲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
彥博以唐公致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

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也哉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叅預機務

大旱遣官禱雨于嶽鎮海濱

左僉都程富以督麓川軍餉還京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十緡陞右副都御史

刑部尚書

鎮守陝西副都御史陳鑑滿九載陞右都御史

閩中開銀礦命戶部侍郎焦宏往視課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四十五

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萬分道出塞擊之

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

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

西路踰深河渡御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

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秦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

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

御伯餘進爵有差

命靖遠伯王驥經略遼寧甘肅等處邊務許便宜行事

驥自寧夏抵甘肅凡塞堡烽堠悉增修之乃授邊將以

破賊及練軍方略事竣還京

閏七月浙西大水

八月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奏頭目恭項嘗效力隨征請署

川宣撫司使用旌其義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司馬恂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昌等一百名

九月命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城騰衝控制蠻夷

時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勅寧往城或曰其地險惡多

瘴非時習之輒死盡徐聞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違卹

其他卹往內地度工計財費勸勵將士使効力越四旬

有五日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白

為文刻石紀其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四十六

十月丙午朔日食

鎮撫雲南侍郎楊寧遣人責緬甸人出麓川賊首自效函

首以獻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甲辰朔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鑑等于禮部

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部工

部詢訪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御前

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擢薦用

上從之于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廉能著稱治行

超卓賜以勅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

任候吏部遇缺擢用

三月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主考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商輅等一百五十人

擢治行卓異布政丁鑑爲刑部左侍郎汝寧府知府李敏爲應天府尹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商輅周洪謨劉俊進士及第魯蒙簡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陶鈐等九十七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商輅葉盛俱爲名臣輅鄉會廷對皆第一

五倫書成凡二十二卷

四月壬寅朔日食

召鎮陝西右都御史陳鑑掌院事命右都御史王文出鎮

陝西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十七

鑑蘇州吳縣人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髭髯呼爲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雷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鑑諭以當復來始稍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其身有疾者發願爲鑑昇輦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也及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然民雖陽畏而陰實忌之且旱潦相因邊事日作無復昔時氣象

五月浙江寧波等府民遭疫死甚衆命禮部左侍郎王

英代祀南鎮以禳民厲

時浙江久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

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

圻輔民饑命大理寺右少卿李奎賑濟

六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南北直隸保定淮安等一十二府從便宜行事

七月命戶部侍郎焦宏按視河南各衛所屯儲

上以陝西沿邊皆宿重兵俱倚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按視其廩庾考校其耕獲奸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十八

陞驗封司主事李賢爲考功司郎中

八月命右副都御史盧睿再鎮寧夏

命禮部侍郎侯璉鎮撫雲南

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昂參贊甘肅軍務

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卽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掠劫總兵進貢

馬駝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首示及擒其僞

初王鎖南奔并妻子解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十月進直內閣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

馬愉禮部右侍郎並兼前學士

命苗衷爲兵部右侍郎高穀爲工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

文淵閣

陞翰林學士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

時繕紳往賀習禮對曰吾今任有司之職失何賀為

十一月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

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荅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

奏決

戶部左侍郎李選卒

選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清河監監副

嘗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撒馬

兒罕凡五往返選姿貌英偉言辭率正遍歷諸國皆得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

其歡心朝廷嘉之歷遷至今職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朔

工部尚書王忬被劾致仕召山西布政石璞代之

二月陞光祿寺少卿王賢為順天府尹

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賢不剛不柔爬奸剔蠹

一處以公道人見其嚴重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

之嘗以柴炭為民病走語工部尚書石璞曰京民勞疲

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璞默

然為通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于

庭熾火圍之賢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

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席若干

賢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于法其處事多

類此

三月三日太師英國公張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赴國子監

聽講

初輔等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

國子監聽講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

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宴諸侯伯皆列坐惟輔

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左少卿仍巡

撫

謙懼盈滿舉叅政孫原貞孫來以自代時中貴王振方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

用事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之意以為謙遂乘機嫉

言者劾謙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

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為請乃復命巡撫

四月倭寇浙西

五月禮部左侍郎王英奏京師去冬小雪今春徂夏雨澤

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乞施賑卹之恩并臣等皆懲戒

飭以回天意從之

六月召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回京以侍郎侯璉叅贊雲南

軍務

七月宣府部卒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上命付

楊洪自治

此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太師。謚文定。按大學士丘濬云。一時賢相比稱三楊。遯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乾龍易位。勅使旁午。頻乏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遠哉。我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楊慮聖體之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過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崩。三臣卒無一人敢復祖宗之舊章。迄今遂爲定制。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十一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李亨下獄。命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架禍于直。給事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尋復掌吏部事。

作畧影堂

九月陞兵部左侍郎鄺埜爲兵部尚書。

自徐晞附王振以來。部事及陞擢將官。皆振主之。晞惟阿諛受成而已。及時卒。陞尚書。頗能自持。

十月閱武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朔

詔選翰林院侍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

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珣。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朔日食。

國子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賜寶鑑爲道里費。

時勉去之日。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用旗幟鼓樂羣送出。崇文門至城東門。乃別。彭時等十餘人送至通州。候舟發後。歸無不泣下者。

以侍讀蕭鑑爲國子監祭酒。

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釁端。圖爲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十二

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

亨信忠謀。而鄺埜等畏懼王振。不能力主行其議。識者惜之。

起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事。

謙性孤介。不能媚權。王振在河南山西十八年。其入京。

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磨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

遣行人汪瑛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

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巡視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乞免抽民爲兵量畝起科從之

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離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 詔從之

四月畿甸蝗 命僉都御史張楷捕蝗

閏四月兵部尚書鄭瑄奏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乃請于各都司就便試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

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將誰歸瑄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名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脩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爲 上言之多見信從

五月賜勅嘉鎮撫遼東右副都御史王淵親率官軍征剿建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陞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太監王振聽諧逮甯州知州張需下錦衣衛獄謫戍邊需才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甯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鵝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

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觀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督之領牧者請于王振捕之下獄筆楚幾死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乞致仕 詔許之

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乃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後卒年八十九謚曰文肅

七月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

先是銓督南京糧儲時諸道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旦而言日昃不輟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

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詰獄銓亦疏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于足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卹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八月 朔日食

順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莫灝等

應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周璵等一百名

九月直內閣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

後贈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謚襄敏

十月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據孟養以叛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正統十三年正月朔

雲南思機發叛 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張軌田禮為副率兵討之

二月朔日食

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侍講杜寧主考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名

三月廷策試中式舉人賜彭時陳鑑岳正進士及第萬安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高崇等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王恕陳俊與彭時岳正皆為名臣彭時上表謝恩之父坐以待旦隱几不寢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十五

衣衛等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合着錦衣衛等上是之

命內閣選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

王振惡南人恣行無忌被選者萬安劉吉李泰二十人

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僭稱閩王 命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先是按閩柳葉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偕人田例與輸租外

餽田土以薪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于遠者令田土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眾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按大學士李賢云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納結中官侵漁人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科歛貧之者甚為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搖動遂萌異志東縣勾攝鄉聚窮民一呼而聚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冠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十六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賑鳳陽等處饑民

六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時閩浙東廣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寧巡撫至則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過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

七月處州葉宗留等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詔敗歿

河決滎陽經曹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堤入海尋東

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南京吏部侍郎魏驥以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

驥驪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

上特旨陞禮部左侍郎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英屢請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不允故上特陞之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多致勤勞陞秩南京得以安佚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主七

十月吏部侍郎兼學士曹鼐乞封前母詔從之不爲例國朝之制母止封二人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于塞下封昌平伯

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累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禱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詭道取之

十一月靖遠伯王驥等督兵破雲南叛賊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

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岬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于亂兵焉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

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致賊黨周明松等尸于市

先是葉宗留樹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脫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而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楊諭脇從示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主八

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

命都督徐恭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督軍務帥師討葉宗留

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治沙灣決河

朔

已巳正統十四年正月 上以征討閩寇久不成功逮巡按御史汪澄錦衣衛獄以澄擅止浙軍故罪之

命征夷將軍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

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大發兵討鄧茂七

時陳詔敗死賊勢益熾故益兵

閩寇鄧茂七犯建寧府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

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閩寇鄧茂七犯延平僉都御史張楷同總兵劉聚等擊敗之鄧茂七中流矢歿遂俘其衆

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亟楷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果率兵至鉛山賊圍將樂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

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十九

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指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聚兵募復遣寧陽侯陳懋等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

閩寇餘黨推鄧茂七兄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刑部尚書金濂等同僉都御史張楷等擊敗之

濂楷等選精兵二千撤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比日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後而還一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礮石下殪之賊衆

多遁散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命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按刑部尚書彭韶云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以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速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僚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塞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僚之害皆曰吾征麓川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

明大政紀

十一卷

本十

軍無復紀律以公數萬輒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等不能辭其責焉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無憾

進工部侍郎周忱爲戶部尚書仍舊巡撫

授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爲縣丞主簿

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司副使

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師屯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慷慨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總兵徐恭等進討浙賊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晟皆沒四月平蠻將軍靖遠伯王驥擒苗蠻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鹽運使耿九疇以誑誤逮至京特旨陞刑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卷一

九疇屢辨疑獄不爲勢利所休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九疇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命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瑤率兵討之

勅僉都御史張楷還京同總兵徐恭等討浙賊擊敗之

恭次金公山甚危楷往援之至卽伏兵樹鴨兒芭爲壘賊至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

六月丙辰南京宮殿災 詔赦天下

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

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自王振擅權上千天象災異叠見振略不警畏恨忿愈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偏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渰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關矣

少保大學士黃淮卒謚文簡

令三品以上京朝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皇明大政紀 一一卷

卷一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廉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

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擒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善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

時殘寇羅不復起乃請調兵討之親總軍務晝夜籌度其間知賊黨迫脇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苟能自新吾當上請寬其罪不然吾將殄滅之無有遺乃已爾無悔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

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知天文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按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日梁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走乃跪而下殿以禳之時魏主爲高歡所迫自洛陽奔長安梁王聞之嘆曰虜亦應象也蓋變不虛生類此鎮守湖廣叅將張善御史侯爵及右布政使馬謹率兵勦隆里等處苗賊平之

善等從謹議先期諭來降者數千人分布郡縣其冥頑不服如淇溪等洞大小十餘寨俱攻破之斬首四百有奇奪回被虜人口不計其數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陷城堡權堅王振不與大臣議強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

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辛酉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車駕北狩

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鄒瑩請軍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

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
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
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鄭棻王佐學士曹鼐
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陞谷連日飢餓
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
所得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

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
不與將爲凶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
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
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五

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
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常告天求大
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
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
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
在傍開口摧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 大明
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
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
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遠
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矣乎衆皆曰
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

營今護之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
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已巳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于午
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

辛未 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
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請族誅王振家毆殺奸臣馬順
并索王振親信王毛二人兵部侍郎于謙勸 王降令旨
諭百官無擅動振罪候請命于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
論命將軍急擊二內侍死衆乃定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五

十六

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
置百官憤言王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
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
起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
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
馬順從旁叱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順首曰馬
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
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
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宅
并其黨執振姪錦衣指揮王山至反接踞于庭衆共唾
罵之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

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珠王山于市族屬少長皆斬

振宅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

皇太后命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受任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議罪以聞庶後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

甲戌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廣寧

伯劉安及孫祥霍瑄括公私金萬餘兩送虜不應竟擁駕去

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

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及虜來索賂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晝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虜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

逮鎮守萬全參將石亨繫錦衣衛獄

已卯帝出塞忽夜大雷雨震死也先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

錦衣衛校尉袁彬為虜所掠得侍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侍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沙孤律者亦隨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于應對云

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阼理萬幾邸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

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廣州盜黃蕭養及圍廣州殺副總兵王清潛稱東陽王

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囚竹床幹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

謀越獄出四十九人先以潛通其黨藏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月至萬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

之輒為所敗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幾為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

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百餘人。

九月戊寅朔上在虜營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癸未邨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為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

北虜也先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進守禦方略上皆嘉納之。

謙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不預為計通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鐘銜等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從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捐弃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關支淮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

進直內閣陳循為戶部尚書高穀為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

擢邨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壽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寺卿審理副余儼為僉都御史伴讀余山為鴻臚寺丞楊輿為戶部郎中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上命所司知之。

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始于此。

起楊洪于詔獄仍鎮守宣府。

起石亨于詔獄命總京營兵馬使退虜贖罪。

命侍講徐理楊鶴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西等處要地安軍民。

署南京翰林院學士周叙上言八事上嘉納之。

一曰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荒政。

十月丁未朔上皇在迤北虜營。

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命都督王通、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列侯諸將石亨、柳溥、總兵孫鏗、衛穎、范廣、張軌分兵戰守。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監軍。

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導。奉 上皇自熱河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自以為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

歷事舉人練綱復上勤王急務疏。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其略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富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神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略。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遣將勒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于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眾戒。帝閱悟。命施行之。

戊申兵部尚書于謙抗言遷都之罪。以固守京師為本人始定。

謙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皆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于眾曰：死則君臣同。必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義始決。

監察御史涂謙疏止南遷。上諭旨禁飭。

大學士陳循請勅宣府總兵楊洪、遼東總兵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

吏科給事中程信守西城。上言五事從之。

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

兵部尚書于謙分遣五城兵馬縱火焚城外壩上等處。芻粟。

謙聞虜迫于關。思各處芻粟有數萬計。恐為虜資。分遣兵馬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牛駝岡之事可鑒矣。眾皆是之。

成山侯王通請挑築京城外濠。太監興安斥鄙之。

乙卯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

時眾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

北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

虜所向輒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虜知我有備氣少沮

北虜分兵焚長陵獻陵

喜寧喉也先遣使來請和索大臣出迎駕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使虜營朝上皇于土城

復等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

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從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

大學士陳循請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難鞏及漢人有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七十三

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

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

兵部尚書于謙令總兵石亨等乘虜移駕就寬燥地隔駕漸遠舉大砲擊虜營死者萬餘人也先大沮宵復以

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北虜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關諸

軍兵分躡虜總兵石亨從子石彪破虜于清風店總兵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關

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以賊退優詔褒答之

登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

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

我誓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尚書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上從其言賜衣服酒饌

金帛視常年有加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七十四

命工部尚書石璞鎮守宣府

吏部侍郎何文淵奏乞罷貴州布政司復置宣慰司土官留都司轄諸衛遣大將鎮之事下兵部尚書于謙議不可止之

謙謂貴州自祖宗開創八十年顧因小寇遂隳成功況上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遽棄

命右都御史沈固參贊大同軍務命都督王通守天壽山

命參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督楊俊奏盡出營兵并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以得志少保于謙議止之

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道也時謂俊跋扈此議足以奪其心

命徐都御史鄒來學提督順天永平府紫荆等關

命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軍緝捕盜賊

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並乘時為盜故命捕之

命都御史陸矩鎮守真定

命左都御史陳鑑往通州河間至臨清一帶撫安居民及安插口外之來避寇者

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十五

初徐有貞倡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右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創言固守之策遂見稱

賞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為尚書協王直理部事

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仍舊巡撫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其盔俱要水磨明盔就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也

命兵部侯璉總督軍務同副總兵都督方政討貴州叛苗

十一月 上皇在迤北

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總兵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宜急遣邊將回鎮從之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城者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關邊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奔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守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鎮守宣府人心乃定

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十六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奔其城眾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斬眾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竭力固守大同人心乃定

時我師屢勦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祐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真竭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

死問傷親爲痛恤於是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
命都督同知黃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
歸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命副都御史耿九時撫恤鳳陽流民清理兩淮鹽法
鳳陽歲荒盜起

十二月 上皇在述北

止至小黃河縣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尋直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

吏科給事中林聰等劾南京太常寺卿馮必政邪佞進身
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吏部奏必政當從六科言削職爲
庶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卷

民 詔從之

必政係妖婦焦奉真之姪輕佻矯佞士論恥之至是太
常卿徐初致仕以羽流發身者任故劾之

河南陳州流民煽動命兵科給事中葉盛兼程往視陰貪
虐賑飢寒悉安輯還業

虞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
選騎射躬擐甲冒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

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
冊妃汪氏爲皇后冊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貴妃卽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

命兵部左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 宣廟實錄除邸府
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爲南京禮部侍郎
今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照北直隸
事例論糧分俵

按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院而已永樂中始以
官本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
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
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
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
家雖云量免差糶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卷

其大端也

命副都御史王暹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
暹築立城堡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二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

上皇在迤北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帝受朝免賀

慧星見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 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

皇明大政紀 卷之十二

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 上皇者行羣臣懼謝罪繳納

原奏事遂寢

直內閣侍讀彭時乞終繼母喪不允 旨去

御史練綱上安攘五事下所司議行之

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道劾內侍單增罪惡令下獄尋釋之

時增恃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約結武弁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故聰等劾之且曰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陷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

命副都御史軒輶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吏部文選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 詔付外給事中李

侃等言李賢忠信宜賜覽納 命翰林繕置左右

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

變杜貴近振士風結民心

御史朱英劾都督汪全恃威畹縱家人奪民田 命歸田

于民

大同總兵郭登敗虜于栲栳山

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

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

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

皇明大政紀 卷之十二

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

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

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為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

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手即按

劒起曰敢言退者斬于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

百騎迎戰登奮勇先行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

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里至栲栳山前

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

械以萬計捷聞 賜敕褒美

閏正月 上皇在迤北

京師烈風晝晦

敕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藩糧餉。

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

少保于謙諜知亡命小田兒爲虜請雜虜使中來覘虛實。

奏授計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

二月 上皇在迤北。

侍讀劉定之上言十事 上嘉納之。

一曰守御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 一曰降胡言宜

衆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

自加婚嫁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

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

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勞。一曰練兵言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

議政言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

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遵

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

政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

教武官皆切時務。

兵科給事中葉盛言八府旱蝗相加加以虜寇侵擾合賜

寬恤下部議行之。

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其上選事例

與歲貢同。

此納粟入監之始以邊圉事急不得已行之。

進直內閣侍郎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請法 太祖除去竊

柄閹宦專備洒掃并上忠義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沮格

之。

斌集歷代直諫盡忠守節及恃寵宦官擢其尤者錄成

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忠

義之誠而宦者亦不能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

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

行頒給足爲觀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白離役發

回原籍。

初開經筵 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苗

衷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

酒蕭鎡侍讀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經筵官進講。

是時每講畢命宦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

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

貽之。識者病其褻狎。

封大同守將郭登爲定襄伯。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院學士諡忠愍。

球二子長鈺次鈺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于非命皆杜

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

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

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鈺卽舉是秋鄉試第一。

尋與兄鈇先後登進士鈇仕至參政鈇選翰林庶吉士
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
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吏部尚書王直奏罷三品以上京官各舉所知例聽吏部
自擢從之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
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
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
故奏罷之

三月 上皇在迤北

壬戌敕武清侯石亨會大同鎮守等官議戰守長策或襲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五

營或設伏或會兵剿殺務在早爲處置免致師老兵疲財
匱用乏不可輕率以墮其計

丙寅勅諭安南國王黎濬將所擄占城國人口依數放回
本國彼此兩全和好

戊辰總兵官石亨言三事俱從之

一聞虜賊將犯大同其巢穴在斷頭山去寧夏不遠請
調延綏官軍及洮岷等衛土軍往寧夏隄備仍敕寧夏
總兵等官遣人覘探虛實量率輕騎直擣巢穴則賊自
遁一山西布政司原召募義勇抽選馬步一萬七千操
備守城請量調大同各城協軍守備一大同設左右叅
將副郭登

勅工部尚書石璞往山西同右副都御史朱鑑等再募義
勇調屬門關操候亨調用
叛臣喜寧伏誅

寧懷二心素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京 上
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
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彬與 上皇謀遣
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解間令至宣
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與
寧領書磐抱領大呼俊縱兵遂縛寧送京師誅之自寧
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

辛未北虜分道入寇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六

也先與賽刊王分部諸酋入寇自領人馬一萬七千寇
大同陽和 大同王領人馬一千七百寇偏頭關答兒卜
花王領人馬一萬七千哨亂柴溝鐵歌卜花王領人馬
七千餘寇大同八里店鐵歌平章領人馬七千圍天城
脫脫不花王領人馬寇野狐嶺并萬全欲痛戰以償喜
寧田達子之命

壬申命戶部曉諭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富實人民有
能出備糧米粟米料豆穀草禾草并馬驢牛送赴保定易
州去處旌爲義民給冠帶

癸酉國子監致仕祭酒李時勉上言請鑒前古之失究今
日之弊留心政務加意武備并贈諡弔扈征死義諸臣命

有司采用之

命直內閣侍郎俞綱出理部事

四月甲戌戶部等衙門尚書金廉等議胡冠犯邊大軍失利遣有馬營獨石龍門鵬鶚等處芻糧宜令督儲侍郎劉璉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搬運宣府從之

丙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言六事命內官不動餘俱議行之

一議南京災異疊見乞敕重臣撫恤人民整飭軍馬嚴防奸細固守城池一議開封南陽襄陽鳳陽兗州安插逃民數多乞敕巡撫都御史王來洪英尚書趙新善加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七

撫恤密切防閑一議各處公差鎮守等項內外臣乞減省軍民免煩擾一議各處調來官軍乞量加恩澤免致逃亡一議各營馬匹缺飼秣乞敕戶部取勘舊賜官員草場暫借一年或收草或牧放候邊事寧息仍歸所賜之人一議勅在京在外詳辨刑獄不許深文羅織

巡撫河南副都御史王暹發兵擒妖言煽眾保定張普山于陳州誅之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會法司因旱恤刑主決惡逆王剛翌日雨

或以剛年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為此也遂決翌日而雨又戊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

死之有司却拷訊三人內一人當之驥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城

庚午十三道御史羅篴等言北京去冬無雪今春不雨狂風揚沙陰霾蔽日并南京大風拔木洪水決河及各處寇賊未寧流移未復乞上練兵選將親賢遠姦戒飭諸司廢弛等弊命各衙門議行之

六科給事中葉盛等言四方多事兩京降災乞敕文武大臣及科道降秩停俸俾得修省命羣臣會議修省

於是內閣陳循苗衷高穀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鴻臚寺光祿寺欽天監太醫院等衙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八

門堂上官各自陳不職乞加典刑上悉宥之

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言十二事詔羣臣會議采行之

一察吏治以示勸懲言每歲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畱守司其一巡歷郡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言各處流民聽其遊食所到郡縣撥與荒閒田地任其耕種免徵稅糧一興學校以悌風化言各處提調學校僉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克選一慎科舉以求真才言科目惟以得人為要不必鄉貫是拘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即許應試一止苛歛以恤貧窮言各處有司科歛民財或餽送上官或交通使客宜

加嚴禁。一均賦役以甦。言四川所屬郡縣差徭不均。乞令每里各置一籍。專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言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償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察。嚴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劫奪。言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劫害民者。乞許諸民殺死無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言各邊守堡軍士并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言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遂問重律。自今乞皆停免。一革虛費以節民財。言各處驛傳什物極其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馬匹并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九

略以遏橫暴。言近歲四川夷民聚眾為盜。今有行人劉瀚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諳曉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

癸未敕總兵石亨。今達賊分道入寇。決不可回京。其石彪所領官軍在彼日久。人賜銀五錢布一疋。于大同官庫給之。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

初楊信民為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為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眾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率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

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遠。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者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舟河南。千餘艘。勢甚張。眾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挫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峴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率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後封興海寧伯。

甲申國子監致仕祭酒李時勉卒。遣官諭祭。謚文毅。

丁亥敕諭保定伯梁瑄克總兵官都督同知方瑛克副總兵都督同知李友克左叅將兵部侍郎侯璉左都督毛福壽等俱總督軍務。親兵剿殺貴州苗賊。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十

先是巡按監察御史黃鑑等奏苗賊攻圍平越等衛日久。城中糧盡。官軍逃亡者九千餘人。存留者日食草根。餓殍危甚。靖遠伯王驥等但搖動軍聲。逗遛不進。乞勅驢等早為進兵。以解孤城之危。章下兵部議。以驢老病。請別選總兵代之。故有是命。召驢還京。

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斌巡按御史左景等奏。滿甸宣慰司兩次遣使七十四人貢方物。金銀。犀角。金銀。銅。馴象。象牙。西淨布等件。欲請朝廷。調兵剿殺。賊子思機發緣貴州苗賊生發。東西路梗。屯堡驛舍俱被燒燬。無人接遞。乞將方物暫於布政司收貯。着令來使回還。止留二十八聽候。

日進禮部尚書胡濙言前項方物不留珍禽奇獸
便却以阻遠入來貢之心宜令總兵等官盡留其來
使待賊情寧息即便起送從之

辛卯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為計伐
計兵部尚書于謙議無輕遣使以取侮從之

謙謂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
虜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
見上皇怒與而還朝廷灼見虜情誑詐和不足恃以
故絕使不與往還惟勅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城池相
機守戰今貴又倡和議之說臣竊謂今日之事理與勢
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則背君

皇明大政紀

十一

父而違大義此理之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
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求從之則不可違之
則速變此勢之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治姑從和以
緩其兵臣請質之前宋澶淵之役契丹屢為我兵摧沮
既盟之後朝廷常歲輸銀絹三十萬迨徽欽北狩中國
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
議既割土以與之又輸幣以賂之甚則降去尊號其含
垢忍耻屈以圖和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
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
練兵養威蓄銳

甲午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輅奏福建政和賊首吳金八等

流劫青田縣攻圍平陽千戶所議遣布政使孫原貞僉事
鄭彥譽尅期會剿從之

丙申提督懷來宣府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奏乞還京詔
還報未絕不可輕動

虜攻鴈門關等處兵部尚書于謙議救總兵官石亨等量
調精兵與都御史朱鑑尅期夾攻仍敕延綏總兵官委智
勇善戰臣領兵渡河于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

巡按貴州御史周文泰蠻賊并白羅羅土獠等蠻屢攻畢
節赤水永寧普市衛及各千戶所城池驛站屯堡俱被燒
劫危在旦夕乞調兵運餉拯之命遣人促總兵梁瑄兼
程往除民患

皇明大政紀

十二

鎮守浙江太監李德言錦衣衛指揮馬順長隨內侍王遺
等罪犯深重亦宜取斷聖衷各官乃肆奸尤即于御前
捶死變祖宗法度此正賊臣犯關不宜任用事下少保
于謙等議今日之禍皆由王振馬順等猶懷黨比擅致呵
叱正李德所謂罪犯深重者文武羣臣憤激捶死亦是春
秋誅亂臣賊子之義

上曰誅亂臣所以衛國安民馬順等皆王振奸黨文武
羣臣捶死之俱忠義心朕已知之李德所言卿等其亦
置之

裁革各省提督學校憲臣

丁酉勅宣府總兵官朱謙遊擊將軍楊能等得奏達賊三

百餘騎入石峰口燒燬關門尋由故道出境爾罪當究但今用人姑從寬釋爾其同心戮力勉圖後效如畏縮坐視縱賊殃民必殺不宥

已亥少保于謙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竑等分兵防守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處仍聽右都督楊俊節制敕都督同知劉安鎮守易州等處陞大理寺少卿陳恭為右金部御史參贊軍務

永升河南道御史程昊請上法祖勤政遇有軍國重務即召保傅總兵執政文武重臣及翰林儒碩同至便殿計議親賜裁決施行上嘉納之

五月上皇在迤北

皇明本政紀

十三

甲申戶部尚書金濂奏保定易州涿州糧不給請益郎中一員將河南山東等處運到民糧并直隸鳳陽等處民運糧內共撥一十五萬石自丁字沽進直抵雄縣諸處令軍民官司設法每處運五萬石收貯備用從之

少保于謙言五軍中軍操旗軍頭撥月支口糧五斗二撥四斗五升三撥四斗近于河南等都司北南直隸大河等衛所調來操備者頭撥止給四斗二撥三撥又減其五升乞一體支給為便從之

乙巳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達賊分道入寇請以隣近關隘守將分委地方策應責有所歸從之

河曲保德州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寧化靜樂忻州定

襄太原清源文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崞縣宜令鴈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宜令汾沁及守備千戶所調軍協守

總兵官石亨奏達賊六萬攻圍代州官軍出戰射殺一百八十人即今南侵腹裏上命兵部促易州等處守備官軍啟行人賜絹布各一疋仍勅總兵官劉安及沿邊鎮守等官相機戰守策應

戊申總兵官石亨奏達賊營鴈門關一路恐侵京師下廷臣議黃花鎮鞍口外衛西北邊境內護陵寢京師宜益兵守備從之仍令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

已酉山西靜樂縣奏報達賊殺擄男婦八十一口牛馬驢騾一百四十餘匹牛六百八十二隻

皇明大政紀

十四

庚戌鎮守臨清等處平江伯陳豫奏乞將山東各布政司并北直隸強賊及三犯竊盜脅力過人者不為常例俱發口外總兵官處殺賊一人免其本罪二人以上如例陞賞若退怯者即斬以徇不從

辛亥鎮守真定都御史陸矩奏定州阜平并倒馬關舊路領多屯軍馬糧不給下戶部議發臨清糧三萬石于二處均收備用從之

運至阜平者每石給脚米五斗運至倒馬者四斗定州者三斗

達賊寇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却之

官軍陣亡者百四十人都督江福等率兵應援又為賊所敗殺傷百餘人

壬子巡按河南御史程昊劾賊掠薊州諸處遊擊將軍楊能參將楊俊不能禦賊掠懷來等處都督范廣不能禦賊入野狐嶺參將紀廣合楊能不能禦各官俱擁眾兵不能勝寡敵豈堪重寄乞逮問下兵部法司議令各將協謀併力剿賊若再踈虞俱罪不宥從之

兵部言通事達官馬雲馬清先奉使迤址許也先細樂伎女又許與中國結親又言節減賞賜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開邊釁請誣諸法詔下錦衣衛鞠之

癸丑敕朝鮮國王李珣今李滿住素與國王有仇為虜挾皇明大政紀十二卷十五

寇宜戒飭邊將防備

吏部尚書王直言亢旱為災乞奮發乾剛思雪仇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日御便殿召諸謀臣宿將考論軍馬錢穀之實抗禦戰關之方守正以挫其鋒出奇以奪其魄敬恭武事必出萬全并自陳不職乞賜罷逐上慰留之戊午戶部奏大同缺糧草寇虜出入路梗不通宜令守臣遣官一員將解到折銀二萬兩撥馬隊官軍二百人每人馬上稍帶銀一百兩逐程取撥官軍運遞至山西副都御史朱鑑于官庫收貯依時糴買糧草暫於山西布政司及代州奇頓候邊境稍寧設法運赴大同缺糧草處供給從之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司副使陶成禦之戰死

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眾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縣中火起益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為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為累薦至今職

立京團營操法

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皇明大政紀十二卷十六

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湊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指揮一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營每隊用管隊二員常領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

命布政孫原貞為兵部右侍郎叅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

戮左都督楊俊

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寺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為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諭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有不問俊又以弘慈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仇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壬戌敕寧夏總兵都督張泰參贊軍務僉都御史韓福等分哨今犯寧夏連賊尚在河套即行延綏鎮守官夾攻截殺以除邊患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十七

大同知府霍瑄奏渾源州被虜剽掠無城可居願于腹裏磚城避住就食庶全性命事下戶部行鎮守左都御史沈固等區畫固議請缺食饑民發廩賑貸老幼疾弱者暫還腹裏有糧之處精壯丁力存畱守城仍蠲其糧差從之乙丑總兵石亨等奏召募勇敢分俵馬匹挑掘壕塹分給屯牛并火器軍器俱全給與大同同等衛并鴈門應用俱從之

丙寅陞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為尚書總兵都督僉事田禮都督參將同知方英俱為右都督

先是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困已久禮既進

兵詳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進調署都指揮鄭備攻都盧等處宣慰使驪富剽水西賊俱敗之斬首四十餘級溺死三百餘人水西至貴路始通又行雲南總兵官調兵由烏撒會兵通畢節等路調安普州土官隆本率土兵援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首賊二人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據紫塘等寨璉破之遂克彌勒安南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璉等回兵擊之遂分哨七盤坡半腰河楊老堡等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靖遠伯王驥兵會自是興隆抵鎮遠路皆通

辛未北虜也先陰使虜酋阿剌知院遣其參政完者脫歡等貢馬請和邊將留于懷來以聞命大常寺卿許彬錦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十八

不衛都指揮同知馬政往審虜使事情

是時鞬輿政事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斃則均受及也先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議奏命彬等往審之璉使言欲朝廷遣大頭目去阿剌及也先脫脫不花處講和退軍如欲迎上皇就奉還京若不講和我三家盡起人馬來圍大都彼時無悔且言此非特阿剌意凡我下人皆欲講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為質奏至召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陳循等于文華殿諭之曰也先

背逆天道邀爵 上皇不共戴天之仇如何可和循等請勅諭阿剌并賞來使令回以緩其謫詐之請仍敕在京各營各邊關整棚軍馬以備從之

六月癸酉六科都察院等衙門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直等言點虜遺使請 上皇還京益上下神祇陰祐其衷使之悔悟伏望 皇上許其自新俯就虜情亦遣使臣前去傳察誠偽如果至誠特賜俯納奉迎 上皇以歸不復事天臨民 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上以勿遺後患諭之

上曰卿所言理當然此大位非我所欲益天地祖宗及宗室文武羣臣之所爲也自 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十九

官員五次賞金帛使虜城地方迎請虜不肯聽從若今又使人往恐虜假以送駕爲名羈留我使乃率衆來犯京畿愈加蒼生之患朕意如此卿等更加詳之勿遺後患

丁丑戶部奏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用糧請再以河南并直隸民運京糧摘撥三十萬石運至保定易州均收及將今年原坐京倉小麥河南布政司四萬石改運真定府山東布政司五萬石改運至定州收積待用從之

兵科給事中葉盛因天象示變條陳弭災防患一十二事命所司議行之

乙卯諭戶部榜示天下定與則例令于山西代州納米中

鹽有能自備脚力於臨清領糧運赴代州至三百石者卽與冠帶二百石給敕旌異復役三年

兩淮鹽每引米八斗浙鹽六斗長蘆鹽三斗河東鹽二斗俱不次支給

壬午敕戶部郎中謝佑往山西督同三司并各府州縣官設法起倩民夫三萬并催督該納糧儲送大同各城交納癸未薊州守臣奏賊寇出沒糧運不繼請如大同宣府納米中鹽戶部請不分四品以上官員軍民之家俱許中納兩淮鹽引每米六斗兩浙鹽引每四斗俱于福建鹽內不次支納從之

乙酉五軍坐營都指揮僉事王淳進練兵圖八本 詔兵部同各營總兵官采用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二十

陝西蘭州舉人段堅言二事禮部議窒碍難行寢之

一曰遠闕寺言王振竊柄之禍并西寧陝西等處悉令宦官監軍乞各徵回二曰闢異端請銷天下道佛銅鐵像補造軍器并天下僧道之少壯者實軍伍

上皇駕至大同

先是虜北入既深又議選戰馬奉 上皇南歸是日至大同虜聲言送駕守將郭登等設計于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 上皇入卽下城開板既及門虜覺之遂擁 上皇退去

丁亥少保于謙言南京災異迭見乞敬天仁民法祖公賞

戒遊畋却玩好。上嘉納之。

上曰災異迭見皆朕之過。覽卿所言足見愛君愛國之心。朕當益加警省。庶回天意。但有見聞尤須進言。以匡朕德。以盡卿職。

命副都御史王逵巡撫河南。

命大理寺丞薛瑄轉餉貴州。

戊子總兵石亨言。鴈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賊猶漫山徑過。須斷其半山可行之處。京城四面宜築墩臺。以便瞭望。

署都督僉事劉鑑言。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請自懷來築烟墩。直至京師土城。遇事令舉火以報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二十一

宣府總兵朱謙等。遇虜賊于南門教場。擊却之。獲馬四疋。北虜遣使請和。禮部尚書胡濙等會奏。迎復當從陞都給事李實。禮部侍郎羅綺為大理寺右少卿。克正副使以行。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大監興安呼羣臣。爾等固欲答使。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王直面發赤。大

言曰。今日羣臣皆在此。皆朝廷人。孰敢有不行者。興安

語塞。及禮部以三品以上官具名封進。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旨曰。焦累進軍。朝廷素知忠節。上

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同。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忻然入內。故命之。敕書

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詔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七月。上皇在迤北。

丙申。朔。侍郎李實等啟行。

丙午。侍郎李實等至也。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

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事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二十二

大及我送。太上還京。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回北。後遣使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答曰。大師雖名送駕。兵行不敢攻。闕掠野朝廷。豈信張關保死于陣者。盈不花未至京。皆以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戰故也。也。先曰。喜寧是朝廷內臣。我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上皇厚恩。却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也。先曰。太上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酪酒飲食實等。丁未。北虜也。先遣人引侍郎李實等。伯顏帖木兒營見。太上皇進紆綵四疋。粳米魚肉。麵麪燒酒等物。實等拜泣。問起居。

十二日實見 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帟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勅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及也先實意途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陛下蒙塵之禍 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敕書內只講說和不會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

聖明大政紀 十二卷

皇帝是一箇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們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
撫湖廣石都御史王本會保定伯梁隆泰將李震等攻破浪江青龍渡馬楊山等處賊及甫田靖山并東山等賊俱剿平之
戊申寧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謊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善聞議和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

食君祿者于心何安此爲臣者効命之秋遂請行已酉侍郎李實等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相把秃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壬子都御史楊善等啟行

甲寅至懷來遇李實等回實將虜中與也先應答之詞及一應事務詳奏 上皇之意備細說知使彼無訛以全終始

丙寅侍郎李實等至京請使臣奉迎 上皇不許

上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皆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上日久

聖明大政紀 十二卷

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文武羣臣上章懇請遣使奉迎 上皇不許

元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都督王良遊擊將軍石彪鎮守馬門副都御史朱鑑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參謀軍事左都御史沈周參將許貴會兵禦却之

丁巳大理寺少卿羅綺同右丞相把秃等到京進貢朝見戊午把秃等奏討使臣 上不許

庚申侍郎李實上請遣大臣奉迎 上皇 上命也先使臣明日回起上楊善來再定奪

實言先差臣等未嘗爲迎 上皇專爲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出也先之口臣特傳說虜情

伏望 陛下知羣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奉迎 上皇
雖勞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倘不差人去則直在彼
而曲在我臣豈不亡恐日後復差人愈必曰臣實可差
臣自揣違期失約自不敢去若另行差人亦不敢去臣
固不敢去入亦不敢去則彼此猜疑猜疑則和議不成
則 上皇終不可復于戈終不可息過期終不寧臣願
垂憐情故不懼斧鉞昧死為 陛下簡陳乞早賜乾斷
天下幸甚

通判河南東寧縣沙灣都御史王暹奏修河用工次第自
黑山抵青縣每十里置舖專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
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二十五

八月乙丑朔
丁卯右都御史楊善至虜營也先見善等甚喜許送 上
還京

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
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
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
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 宣宗皇帝前
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
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
人便賞銀金衣一套雖十歲孩兒也是一般賞賜殿上
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宴賞差

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盜
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寓別處中國
留他可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
一封差使臣玉喜送與中國某人會亭不在着吳良收
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惟乃給權臣因說曰這
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也以此減了馬價
是定又某人差使臣去友說是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
不肯與是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若果然辭
也又說買馬一節此鐵錫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
日買馬或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而買馬者
出門不賣 皇上如何得知得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
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答曰者又說
剪開段疋是回同人所為他將一疋剪斷兩疋送與官
人竟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
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善見
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將帥掌領軍馬却聽
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
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
者拿住便剗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之答曰我
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
早出號令收回人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答曰者
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二十六

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坐人去問來還着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宮人要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史書細寫上着禹代人稱贊也

戊辰都御史楊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

已巳也先設宴請上皇至其營饒行楊善等侍飲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二十七

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

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善曰好禮數

庚午伯顏設宴與上皇饒行并宴使臣

癸酉上皇駕啟行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

護送

乙亥上皇過野狐嶺

丙子上皇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蹕

丁丑上皇至宣府南城東駐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

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于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

大略謂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遜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殺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之于謙言進封亦無妨及禮科奏上得旨遂進王文曰諸公勿累小子契牢欽也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已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直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

二十八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朝退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點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為來耶眾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謙言防變方略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尚書胡濙從容言儀注已定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辯當時會奏多吏部王直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王胡會奏外惟翰林檢討邢讓一奏首有前次敕書不具迎復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內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旨以為議朕者也

庚辰。上皇至唐蒙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

丙戌。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各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遂。上皇至南宮。陞座。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按侍郎劉定之曰。聖明承平日久。暴發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已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幹旋乾坤。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神相繼。千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三十九

直內閣兵部尚書苗衷致仕。

鎮守雲南兵部尚書侯璉卒。

時善定圍急。璉自雲南還。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善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半陽。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感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善定卒。

命保定伯梁瑄。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寇。仍遣河間等驍軍從征。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富檻送京。師然苗勢。

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璉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驍虜來降者多。安置河間。

東昌等處。生養蕃息。強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廣貴州及廣東廣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召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苗于彼于見。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命總兵石亨。楊洪。率兵分道出塞。剿居庸。遼。大同。宣府。順天府。奉鄉。試取中式舉人劉宣等二百二十五名。

時主考侍讀學士劉鉉。與侍講陳文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文欲更之。鉉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後宣由翰林官至南京工部尚書。第三名則王越。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三十

封威寧伯侯瓚。歷南京兵部尚書。賈俊。歷工部尚書。劉敷。歷掌院。右都御史阮勤。陳儼。俱歷侍郎。張岐。歷僉都御史。

御史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章棣等二百名。

陞右都御史楊善為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

九月。上皇在南宮。

吏科左給事中程信。上中興固本十事。不報。

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言天象屢變。請上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命僉都御史祝暹。鎮守保定。

命大理寺丞王禰出巡貴州。

命大理寺卿孔文英提督紫荆等關。

進直內閣侍讀商輅為翰林學士。

十月。上皇在南宮。

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

少保于謙奏起都督孫安修復獨石馬營八城。

八城為虜所破謙謂此不可棄起安授以方略且戰且守八城復完。

南京守備秦沿江盜起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命止行御史。

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為當准因給事葉盛言不允錦衣衛明大政紀 十二卷 三十一

衛

命副都御史劉廣衡巡撫陝西。

廣衡至彼陳安邊禦寇利國安民急務十事多見施行。

督修城堡七十餘處。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等恭奉

臣朝。詔免朝。

國子祭酒蕭鏊乞致仕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上可之尋命經筵講官。

召鎮守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命僉都御史任寧巡撫宣大。

命副都御史宋傑鎮撫甘肅。

命僉都御史陸矩參贊延綏軍務。

封宣府都督朱謙為撫寧伯。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乞致仕許之。

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為一已私事安得善終。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引年致仕。

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在南京十八年未嘗兼階士大夫高其風節。

命都督同知沐璘為征南將軍鎮守雲南。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三十二

朝。上皇于延安門不許。

命大理寺少卿羅綺出鎮寧夏。

命右都御史李實出撫湖廣。

荆王瞻埈請朝。上皇不許。

辛未。景泰二年正月。朔。上皇在南宮。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請增會試取士額從之。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竑所至政先除奸墨貪吏聞風多遁去其逮問者無所寬假悉置諸法問閭豪右夙肆橫侵者必捕罪之由是

相戒毋輒犯一時吏民咸畏其威如神明。

翰林學士周叙上言請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

得吐露肝膽不宜泄于外不從

叙言臣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于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聲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敕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

自是權貴中鹽者飲戢

調兵部侍郎項文曜為吏部侍郎

文曜附于謙謙愛之時吏部缺右侍郎欲用文選郎中李實因嫌陞本部與王直並又因謙薦文曜遂調吏部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三十三

及至吏部何文淵同王直為尚書見寵于景帝復阿附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主考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吳滙等二百名

巡撫湖廣右部御史李實率參將李震右布政馬謹等攻破武岡城溪平水小言臘鳥等處苗賊擒獲賊首楊光拳等五百六十餘人斬首倍之并扶城等寨悉降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柯潛劉昇王儼進士及第吳滙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曹衡等一百二十二名同進士

出身

止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徐理等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登塔而變異若此進士中他日其有小人債事者乎良久一貢士紙卷為風雨颺半空呼之至乃潘程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素底在都給事葉盛謂御史陳叔紹當入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秦尾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既而得旨禮部再給紙卷後題明太監汪直獲破威寧封威寧伯是科得馬文升余子俊秦紘楊守陳林鸚高明鍾同皆為名臣

總督貴州軍務右都御史王來率兵平香爐山擒酋王常同并將官五十八人械送京師命禮部主事孫茂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三四

敕獎勵仍賜金帛

來受命至湖廣沅州考圖定策運謀設法勉諸將以忠義以官軍九萬八千分為五哨三令五申前進辰靖州等處至貴州重安江苗王常同烈聚眾八萬據江拒敵於是分兵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官民與苗人旗幟雜出賊勢窮蹙奔遁相蹈籍溺死者甚眾乘勝長驅擣其巢穴常同烈與偽帥紀歌兒走香爐山其山壁立千仞根盤三十餘里乃審鄉道築排柵搭架楊橋飛樓以火鎗火箭晝夜攻擊又置襄陽砲六座四圍擊之裂其崖石絕其糧道賊眾大窘生擒王常同烈等械送京師明正其罪餘黨數萬并東西苗悉撫寧之

命清運使都御史王竑兼巡撫盧鳳淮揚四府徐和滁三州督常盈倉

從吏科給事中李瓚建議遂爲定制

四月都御史王竑因盧鳳淮諸郡大饑河南山東流民停至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米賑濟然後奏聞上嘉獎之

時民饑死亡不可勝計至有相煽爲盜將貽朝廷之憂者竑乃晝夜勤勞勸力經畫救荒之策至亡寢食大發官廩及歛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所儲尚富然是倉之所儲乃備京師用者故朝廷歲遣一內臣一戶部官同主之竑欲先發是倉以賑然後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五

以聞而主者有難詞竑謂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吾恐貽憂于朝廷故欲亟發此耳爾不吾從有變吾先殺爾以治爾召變之罪以謝衆怒以免朝廷憂而吾則請罪于朝廷也主者不復有難詞乃大發以賑濟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以口糧疾病者委醫以治死亡者與棺以葬鬻賣者贖還其人前後全活者二百二十九萬餘人醫治得生者三百四十餘人贖還家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及瘞埋者三千三百餘人於是居流之民舉安謹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民安堵遂立生祠祀或又集爲錄曰救災傳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

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授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翰林院五經博士

陝西民饑命左都御史陳鑑賑之

五月命直內閣侍郎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淵條陳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爲河北之倉鳳陽爲中都之倉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爲中原之要地北平爲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三十六

禮部尚書楊寧病足疾不便朝調南京刑部尚書

命副都御史軒輅總督南京糧儲

六月朔日食

四川巡撫俞都御史李匡率兵攻草塘賊敗之

錦永衛指揮盧忠有罪伏誅

上皇在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妄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替而性聰警學京

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

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富問寅寅筮得乾之初

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

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

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引故也或躍應

焉或之者疑之也彼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

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自今歲數更

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

故曰大吉既而曰也先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

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為詐

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三十七

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為夷狄笑

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命兵部侍郎揭稽巡撫廣東

畿內蝗命大理寺右少卿陳詢巡視

七月北虜也先寇獨石 命工部尚書石璞兼大理寺卿

轉餉勒兵修垣守險

處置五年有餘不貪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陵三縣

命兵部侍郎孫原貞奏立

設瑄為南京大理寺卿

命兵部御史韓福參贊軍夏軍務

命戶部侍郎劉璉總督邊儲兼撫宣府參贊軍務

八月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 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為人謙恭

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嘗採衆論征輸皆有常度遇屬郡

有荒缺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凡官府織造

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征者盡

出于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役科征之擾諸郡

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

諸餘米入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後戶部言濟農餘

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官于是徵需雜

出而逋負日久人益思忱之功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三十八

上幸國子監釋奠孔子

祭酒蕭鎡講畢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

九月北虜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 上從言官之議

詔絕之

執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

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絕

之

詔廷臣共議備邊長策吏部文選郎中李賢請備戰車及

火鎗 命將臣擇行之

賢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

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

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鏡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擺列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箇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車前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陞翰林侍講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

文與商輅二人係學士曹鼎選侍 英宗經筵展書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

侍講至是大學士高穀薦文爲吏部侍郎王直格不行出陞外省

十月浙閩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仍鎮守浙江福建

詔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

係侍郎孫原貞奏立

以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命祭酒蕭鎡爲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俱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叅預機務

鎡因上幸學受知一寧嘗教太監王誠因併薦入

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

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

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

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者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

奏稿謂觀証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語同列林聰

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

言者雖罪觀猶今我曹者議益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

球之事乎球之死入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

親見也當宜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

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王意解

乃稍易數語奏上 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葉

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四

惟其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獨規望云

少保王文諷十三道劾戶部尚書金濂隱惡濂以袁旭事

劾文降旨落太子太保

兵科都給事中葉盛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不報

時禁中頗事遊畋故請行之

十一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任寧被兵科劾不職去任

叅贊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奏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

民耕田秋成償其價從之

十二月加直內閣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

兼東閣大學士

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 上皇萬壽聖節于延安

門不許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朔。上皇在南宮。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南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命申允倪謙自原為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選內侍秀異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實教之。上時自親臨。命二人講倪謙講大學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四十一

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上曰二官品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命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初六部卿佐使外交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偃蹇不受約束九疇者奏下之。

命會都御史鄭顯巡撫雲南。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綱言太平十六事下所司議行之。

二月其廢也先攻敗普化可汗來獻捷。

河決沙灣堤。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

召鎮守遼東左都御史王翔掌院事。

三月有星孛于畢。

前直文淵閣侍讀彭時起復止補翰林院。

北虜寇順寧。

右都御史李秉素贊宣府。

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賞多牛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克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獻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甯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敵國秉曰何忍使我赤子為夷人也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為是。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以兵科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總督邊儲。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四十二

先是獨石馬營等處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修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

命會都御史王遼賑濟徐州饑民。

學士商輅請振舉屯田事下該司議行。

輅言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兩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

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閒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都督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克國諸葛亮晉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

按大學士王鏊云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當轉輸二十石趙克國留田淳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寇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頻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四十三

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

參贊宣府軍務僉都御史李秉陳備邊十三事下所司議行之

其目曰設武學以蓄將才通孤軍以廣仁政增禾糧以恤貧寒城縣治以衛居民太冗員以節邊儲專防禦以固城池委將帥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邊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虞使以杜奸謀修墩堡以防剽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貨官鹽以益邊餉

廣西都指揮使黃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珌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第珌以世嫡爲思明知府珌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

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珌陰謀使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府黎明執珌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監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實珌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爲伸理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珌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東官

上欲易太子惡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囑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官僚

王車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兼太子太傅僚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四十四

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翱何文淵並加太子太保江淵蕭鐵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禮部尚書胡濙等會大學士陳循高穀等奏六部都察院尚書王直等并六科十三道議太子爲可易如黃珌所請上之

時多官集議都御史王文首言當立大學士陳循等遂承上意附之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半跪奉直直因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知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後侃陞詹事府丞聰陞春坊司直皆不能辭信乎臨大節不可奪者爲

難得云。

遼東提督軍務都御史寇深巡撫都御史李純總兵都督
再議上戰守方略從之。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戌廢 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某爲沂王出就沂邸立

皇太子見濟寧王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
別宮大赦天下

先是 上欲易儲詔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

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爲之

默然蓋 帝所言者謂見濟寧王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

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

死矣。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四十五

赦黃珖復原職尋陞都督令巡撫刑部侍郎李榮致仕。

王直得所賜金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

蠻夷也吾輩皆愧矣累疏求退于謙無一言王文陳循

貪其利自以爲榮其上風亦可慨云

命侍郎姚夔李賢鄒幹等都御史薛希璉洪英劉廣衡等

巡行天下考察庶官

六月岷王徽啟乞徙封不許。

召征南總兵官保定伯梁瑄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

以苗冠稍寧故召之。

以王來爲南京工部尚書。

參贊宣府軍務僉都御史李秉劾都督紀廣參將楊能怠
忽邊備能亦誣秉不法事。命御史練綱給事嚴誠往勘
果誣較下能等切責之。

國子監祭酒劉鑑請禁止監生給引詐病在京及托故在
京守制等弊。命犯此到部者送法司懲之。

時監生多潛住在京奔競成風官家近在京者當依親
之時雖給文引仍在京潛住一聞行取不待勘合到原

籍官司輒詣部告病不曾還撥先復監亟求出身又有

聞父母之喪托故在京守制及由未滿卽行起復速求

利祿有傷風化

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四十六

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
變廣西曾動調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三年

廣西有常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總

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攘

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卽剿捕 朝廷更置其將簡左

都御史王翱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

得便宜而行於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爲東南重

鎮矣

廣東西守將董興武毅罷。命副總兵翁信鎮守廣東陳

旺鎮守廣西。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贈禮部尚書諡文通。

八月癸亥書見。

命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大同。

九月掌南京兵部事靖遠伯王驥乞解機務從之。

召南京大理寺卿薛瑄為大理寺卿。

時有中官金英奉使出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

不往英至京言于眾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遂召入。

閏九月立團營。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

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

亦乘隙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數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

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

竟用文。

壯廣也先請命使往來不許。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邊將請臨洮諸衛添取防兵巡撫陝西都御史耿九疇議

止之。

九疇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少矣在為將者御之何如

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

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思奮不然徒冗食耳

從之。

副都御史劉廣衡考察湖廣官吏條陳軍民利病數事

詔所司議行之。

癸未客星見與鬼。

十二月詔戶部金官清理鹽法。

諭吏部申教薦舉。

癸酉歲次四年正月。

朝。上皇在南宮。

此書也先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自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遣使入貢。命議羣臣所以稱之者以聞。

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

則其宜若止稱太師恐廣會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

落舊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草場火。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大理寺卿薛瑄力辯其無

辜宥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

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下

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

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戶部侍郎李賢奏廣微無厭不宜終徇宜奮勇勵武臣以

杜虜長驅之勢。詔下兵部行之。

賢言壯虜也先迫殺其主併吞諸夷已載禍心其志非

小若只聽其講和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誠增數冒名

會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強

感中國益加罷降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勅總或臣惕然寸心必不自逸觀變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以保于謙謂李賢言誠為正請下其章以勵邊臣

改巡撫陝西侍郎耿九疇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陝西布政使許資言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文移擬擬改部御史

改名處鎮守侍郎為巡撫部御史

二月以左都御史王弼為吏部尚書

時吏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都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四十九

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鎮端方大理府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召翺為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巡撫侍郎羅綺率兵討松藩夷人攻破黑虎諸寨平之

三月改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欲論王文而先泄文中傷之屬聰甥該補教官聰為囑舍地文選出其手書文嗾御史王溥劾之欲寘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無敢違者禮部尚書胡濙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大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法二者于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

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為之遂罷濙歸卧病不朝數日上問以病對使太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無疾前者議事驚悸不安爾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驚悸也安以告于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

南京工部尚書王來條陳時政十二事下所司議行之其目曰教化以厚民俗勸農桑以立本業擇冗官以省虛費罷違作以甦民力明賞罰以勸事功崇誦道以育人才修武備以振兵威抑奔競以勵士行嚴選舉以進賢能選將帥以寧邊鄙增屯田以紓民運救荒政以備旱潦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五十

四月獨石總兵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來每有預備餘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之乞如例戶部尚書金濂查無創止之

永樂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府武安侯欽奉

敕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個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於烟墩傍邊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個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此事與鄧錡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無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請否

大理寺卿薛瑄辭雪蘇松避罪饑民從之

蕭松民饑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訊之文以謀叛連坐五百餘家衆皆畏勢莫敢發瑄抗章辯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右都御史洪英以考察浙江官吏被誣訐致仕

英素不識中官考察秉公直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考而罷致仕人多惜之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薦左諭德徐有貞爲國子祭酒上密諭止之

時缺祭酒有貞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懇求再四謙因中官言于上上召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將使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五十一

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謙叩謝而退不敢言有貞不得知反銜之

五月直內閣太子太保王文以憂去

修歷代君鑒成

夢屋畫見

六月浙江福建民鄭懷胃王孝心等作亂命副都御史劉廣衡督兵捕之

至則賊已就擒乃察其嘯聚之故以山有銀場連亘深僻賊得以潛伏其中卽命伐山通道具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已而守臣以所獲賊屬論謀逆報功帝賞乃累其實得首者十人餘悉縱之事竣而還賜白

金絲幣甚厚

災異求直言巡撫陝西都御史耿九疇條陳弭災急務六事且乞罷黜以警庶位上慰留之

延儒碩御經筵嚴選舉明賞罰重守令簡將帥

七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水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

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人似前日手足無指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

以病召還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五十二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因災異條陳七事不報

綸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崇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荒之仁節濫賜之費罷雜補之俸慎差遣之擾備倉倉汰僧徒諸事皆剴切

命禮部侍郎鄒幹賑濟河南鳳陽等處大水奏免本年稅糧

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

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敘閱軍伍具疏會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于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

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南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法八卦小陣則法法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通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五十三

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至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敵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北虜牧邊巡撫宣府都御史李秉奏廷議襲殺敵邊驛上嘉納之

廷議擊虜牧邊者秉上疏謂邊牆之外皆夷狄牧放之地彼未犯邊若掩其不意而襲殺之是倖功賞而啟邊釁昔姚崇為相不賞邊功亦此意耳

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選奏開封等府水災其遠運糧草乞量派別州縣運納從之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大河道卒

安交趾人為入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崇嶽等二百五名

海賊季福挾妖術惑眾作亂巡撫遼東都御史寇深捕首惡二十人械送京餘十人皆釋之

北虜也先遣使來索報使不許

大學士楊浩上疏請乘虜使未還出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不許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五十四

九月召丁憂王文起復

給書是判可汗也先

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卒

給吳人先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高維翰羅通為左右都御史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

先是河溢榮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

可遂於清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

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

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貞先名理以倡南遷之

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薦不允乃爲陳備推箕星
命侑以玉帶一束謁循曰理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
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
廷忘前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
命右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廣寇遼東

十二月瓦剌酋酋並遣人貢馬

甲辰京奏五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瑄大學士江淵撫安山東河南

積實趙陰詔求直言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

李紹主考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彭華等三百五十人

巡撫陝西都御史耿九疇上疏諫下有司買羊角克燈費

命止之

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諫止之此忠臣愛君之

至情也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遂止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孫賢徐溥徐軫進士及第丘

濬等一百二十九名進士出身崔忠等一百一十七名同

進士出身

是科得丘濬何喬新耿裕鄧廷瓚楊瑄張寧俱爲名臣
順天河間民饑 命刑部侍郎周瑄賑濟

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乃條八事一裁省各處冗

官二停徵當歲糧草三添減軍士糧草如舊四免追欠

負馬驛牛牛五暫罷供應柴炭夫役六皇莊湖泊之利

悉民採取七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八借水次官倉

之粟濟民事下戶部不能皆從而招商借粟之說尤以

爲難上聞詔特從瑄議瑄又議爲之具耕牛種子以便

于民時亢旱苗稿行部至武清懇告于上下神祇是夕

大雨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生擒偽將軍周鐵盛盤馬蹄等陞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右都御史

選庶吉士丘濬等十八人 命右春坊大學士劉儼教之

四月 朔日食

命禮部右侍郎鄒幹督易州版新炭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大學士

濟寧楊浩上疏諫止之

浩言 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大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

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患而

可垂範後世者耶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上疏諫幸大隆福寺 詔罷行

綸言佛者夷狄之教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而臨非

至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有累聖德

大學士西安姚顯上疏請自今凡內臣修葺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之用勿復興作爲萬世法不報

西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

築西捍海堤城

貴州巡撫家傑與鍾同上疏請復舊并陳一切弊政不報

因行漸與制郎中童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誠觀愛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意嚴正繼之以泣疏

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聞

其手犯逆鱗

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進奏救賑濟河南徐州饑民奏免開封等府縣五十一處夏稅之半從之

五月下禮部儀制司郎中童綸及御史鍾同于獄錮之

綸陳修德并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孝義八慎賞賚九

重名嚴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端十三却貢

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威聲色凡爲陰戚之類請悉革罷其敦孝義則謂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爲天下母

受天下養可謂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

尊養之誠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

自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是以天位授陛下尊爲太上皇是天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

節旦宜率羣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東

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克天意自

回災異弭災厄上許旨下錦衣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并

南宮通謀拷掠誣陷體無完膚殞死者數卒無一語及

他世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

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

集常熟人有書上于謙曰姦人黃珌進易儲之說以迎

合上意本脫灰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總官僚之

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重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

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人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

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知州進士

還知州始此

請發奸佞給事中徐正成鐵橫衛

正吳江人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

樹官門之鎖亦宜濯鐵。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復食所淫者未行乃滿成後復辟受凌遲。

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

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其復位後御史下詔獄杖殺之。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疏請問安上皇拜令上皇之子親近儲臣不報。

齊安人齊安人試欲移置南京

戶部尚書金藻卒贈沐陽伯諡榮襄

廉初爲御史有聲目永樂以來巡按廣東者滿載而歸自廉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亦出色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五十九

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備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參軍務往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尚書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

六月加王文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改兵部侍郎李賢爲吏部右侍郎

七月敕儒臣纂修宋元綱目

倣朱熹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收禮部纂修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

時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准祝穆方輿勝覽祝氏

此書趙宋偏安之跡未可爲法况此書爲四六說今欲成盛代混一之書要須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以永樂志書凡例克益之可也時亦有以戶口爲言陳循執議不從曰此非黃冊何用戶口後書成竟以屢題元之名可厭改之。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饒銘卒

命僉都御史段信鎮守倒馬關

八月順君鑒錄于羣臣

吏部侍郎李賢進鑑古錄頌之

賢擇君鑒錄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擇其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六十

漫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略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堯舜而光祖宗矣帝閱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九月命僉都御史陳泰治徐揚決河

十月巡撫四川副都御史羅綺以鄉人奏受番金罷官籍其家

命副都御史李賓巡撫順天永平提督軍務

十一月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暹乞致仕從之

十二月以王恕爲揚州知府。

在府屢辯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

謫福建巡按御史線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肅經歷。

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聚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珪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太監鎮守始此嘗考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六十二

振于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于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金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卽回今則于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猺賊破之陞左都御史

猺賊趙音旺作亂令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及獠人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此年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譏征者賊日益肆夫今

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

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

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

斷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斷數百里山林蒙

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

也禮部尚書霍韜嘗謂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

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連舍并官

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

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

火藉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矣

嗚呼馬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六十三

二月陝西耀州人爲妖言守臣以反聞逮捕二百餘人巡撫都御史耿九疇申論此本狂妄無反情悉以減死論

三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乞致仕不允詔有司起

第于縣治之西

時王直在部選法一委于翱翱洗剔垢弊嚴考察公銓

注抑倖進杜請託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冗宣

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羣考之分三等一等本

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爲民至是翱以爲大拘遂奏

罷仍依舊格法考于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列故

吏無虛勞之嘆又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多匿乃行

覆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殊書下緣爲奸糊

徐英祥。朔易以墨弊遂絕。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而至。朝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提督遼東軍務都御史寇深以母年九十有三乞終養不允。

四月。朔。日食。

奏督宣府軍務僉都御史李秉泰罷。參將孫安江福薦都指揮周賢代。安指揮張林代福。從之。

命副都御史馬謹巡撫河南。

五月。山東旱蝗。巡撫尚書薛希璉經營賑貸。活饑民百八十餘萬口。

閏五月。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六十三
六月。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奏各衛選留操備運糧等項。差占軍多。有妨屯糧。乞禁革其弊。從之。

以宋儒朱熹裔孫挺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七月。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敏爲戶部尚書。專總督糧儲。

初。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退。會知府汪濬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濬躬往常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成隄堰。近民耄倪皆卧泣堤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浸矣。濬不強之。挑濬青墩浦橫歷塘共五六十里。以通白茆塘。濬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淤塞。浸以叢蒿。仍挑去約千餘畝。於是水得歸海。

海。

命副都御史鄒來學專巡撫應天等處。

時議改總儲與巡撫分設二員。

八月。杖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及在獄儀制司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同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謫莊定谿驛丞。

先是莊上疏劾。上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陛見。上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外。着實杖八十。并拿綸同各杖一百。

巡撫江西都御史韓雍薦吉安知府張瑄。撫州知府王宇政績于朝。下吏部記之。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六十四

吉安民素號健訟。日不下數十百人。瑄夫斷如流。且屢辯疑獄。痛革吏弊。發奸摘伏如神。吉民畏服。然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具冠裳聚眾迎送。以徵福澤。力禁之弗聽。出遇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置諸法。無何。遘重疾。郡之長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之。瑄執弗許。病亦尋痊。郡民給路引者。前例每引取銀四分。謂之堂食。前守悉爲已。有乃遵舊制。祇取楮幣一貫。仍爲公費。丙子夏。郡大饑。具申上司。不候報。輒發倉廩以賑。民賴存活者多。郡學諸生有匱乏者。輒分俸給之。若彭教羅倫。曾彥輩。皆魁科甲。爲名宦。實所造就者也。僚屬而貧者。家有婚喪。皆設法以助之。又建闕于學。以藏御

建祠于郡以祀忠節文廟府治橋梁道路皆修治完
整公私一新

撫州郡地險民夥素號難治宇至則以簡靜御之六事
畢舉里有隱士吳與弼不安至城府往造其廬與弼聞
之即先謁拜談論竟日出以口其明府也宇益勞心民
事凡漁利害民宿弊盡革罷之吏有奸黠盜府金自若
廢行其狀置之于法衆皆畏服撫民多商給繻之錢歲
出萬緡守者自取以爲常然宇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
爲廢也悉屬于郡治有穴地前守引水蓄魚以自給遂
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
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遠邇傳誦宜黃多山有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本五

虎爲患爲告神而驅之虎皆遁去金谿有衆聚暴掠者
宇曰此吾良民迫于饑餒故耳即開倉濟之衆皆感泣
曰真吾父母也即時散去
九月巡撫都御史耿九疇言乞委邊將衛民以止移入不
能備者論罪從之

初邊民春夏就耕秋作移入具疏言邊將所以禦寇而
衛民也今民自避寇而失恒產將何爲哉疏下民皆稱
便

月順天府尹王賢以九年考滿乞致仕不許陞正二品
俸復任

賢宅心公恕待人不欺非義分毫無所取在任以常務

爲急嘗修府治學校及宋文丞相祠事集而民不擾苟
有可省卽省惟恐累于民故民德之深

山西布政使陳昱奏民饑乞蠲逋稅十餘萬石從之
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奏江西司歲辦商稅等鈔乞令御史
同部官拘集舖行照依時值平估填勘合行庫放文給還
物主不許乘機作弊從之

十一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吳節奏成賢街舊有號舍六十
六間年久荒廢乞行南京工部體勘改建復字號以居監
生從之

十二月鎮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丁父憂懇乞終制不允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本五

少保于謙以病在告遣太監譚安舒良視之

謙以國家多事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
侍至是以疾在告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
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賜之 駕幸萬
歲山伐竹爲歷界謙和藥諸臣言寵用過重與安曰謙
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家計朝廷正要此等之人今
要再尋一個來換于謙恐未使得衆皆默然

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以直內閣太子少師江淵
爲工部尚書

時于謙病在告 朝廷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
與同官不相能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

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知明日旨出淵大患失望

二月詔定南北直隸及各布政司鄉試又士額數

累朝取士原無定額應天如洪武之丙子永樂之乙酉辛卯俱三百名江西如永樂之甲午等科俱二百名可考也至景泰庚午以來各處增數過濫如順天景泰庚午癸酉則二百二十五名應天景泰庚午則二百名癸酉則二百五十五名至是裁定兩京各一百二十五名內三十名取監生五名又雜行江西九十五名浙江福建皆九十名湖廣八十五名河南則八十名山東廣東各七十五名四川則七十名陝西山西各六十五名廣西五十五名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六十七

十五名雲南三十名

三月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奏遣石彪克遊擊將軍往戍大同

時總兵石亨素貪縱為謙裁抑其任彪又驍將慮其一門同握京兵故奏遣之亨彪皆切齒于謙

太子少傅吏部左侍郎俞山懇請致仕命馳驛以歸巡撫盧鳳淮揚等處都御史王竑陳政治保邦二十事不報

其言指斥權貴權貴陰中傷之

御史闕鼎請令在京堂上官并給事中御史在外責之巡撫巡按有不行推訪及舉主徇私濫舉者罪之吏部以聞

從之

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築塞沙灣堤成

初沙灣堤決鑿道阻絕詔朝堂舉能治者有貞請行上疏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淫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為難臣竊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克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以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為阻者然欲聚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池臣今措畫惟宜首疏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六十八

水勢勢平乃治其夫夫止乃濬其淤因繼為方以時節宣俾其後亡溢涸之患法必如是當可有成詔有貞自用乃作壩埽牌渠隨宜先後之牌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踰百里至于大溜之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濟牌曰通源渠有分合牌有上下凡河流傍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索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址出濟漕河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緣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牌于龍灣魏灣凡八

積水過丈則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又以金水子母之氣沈玄金爲物象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工時或阻于上以工人部聚衆挾兵勞苦將有他變上下其言于有貞乃條布釋上奏上恒至小間前後勞諭數四委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專信力也

五月震宇通志成

進陳循華金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鑑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寺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李紹林文爲左右庶星明大政紀十二卷

子兼侍讀餘各陞賞有差

卷九

以宋儒周惇頤孫冕世襲翰林五經博士

六月兵部侍郎王儒密奏少保于謙過誤上以儒奏示謙以勿憾諭之

謙見儒密奏叩頭認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謙

既出備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爲某事謙曰始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不是處賢第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儒惶愧踟躕無地

禮部尚書胡濙以年八十二因災異乞罷不允

七月提督遼東軍務都御史寇深乞歸省其母許之

時深母年九十有四已感風疾曰吾得見吾兒即瞑目

矣深悲泣懇求歸省至家母一視而逝深哀毀踰禮命洗馬柯潛修撰劉珣主考應天鄉試

舟泊淮揚有舉子鬻私者暮夜投潛潛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至潛前潛怒命執付有司治以罪

八月命太常寺少卿劉儼編修黃諫主考順天鄉試賜宴于順天府

南京禮部尚書張惠奏監生省祭不必拘其已經幾次但歷期近存留聽候從之

以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有功陞左副都御史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徐泰等一百三十五名

巡撫蘇松都御史陳泰均賦額從之

星明大政紀十二卷

七十

泰知前免租之詔恩未得均有富室田多輕額其重者多在貧下乃推廣調停之令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止取正額於是澤始均而賦額不損上下咸便富者亦不怨矣

大學士陳循王文奏許順天考試官劉儼黃諫閱卷不公監試御史林鶡有通同情弊以大學士高穀申救命覆閱試卷皆如裕釋之

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鶡同邑林挺亦在

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上令翰林院覆閱取

中式卷高穀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高穀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太

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

賜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爲舉人許會試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大學士陳循王文私其子爲暴才稱

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罷黜不報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吳啟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湖廣苗酋叛命兵部尚書石璞率兵討之

奸民李珣魏玄冲引會作亂往爲向导引之寇掠作讖

文以誑湖湘諸不逞者從而和之民用大擾命璞提軍

皇明大政紀 十二卷 十一 止

往剿璞以計生擒珣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

十月巡撫河南左副都御史馬謹奏敕覈所屬官吏凡貪

無狀者悉黜之

十一月以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馬昂征斗峒賊有功

陞左都御史仍總督軍務

十二月制軍府護衛

自寧獻王在永樂至宣德間已恣橫犯分因宣皇答

書切責稍欽戢托志神僊正統十三年卒子盤斌未嗣

卒孫食培嗣王坐不法事革護衛

十二卷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三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丙寅朔

壬午武清侯石亨等及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位

景帝不豫內外憂懼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

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帝病亟僉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

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止

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

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

於左掖門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

禎舉筆曰更建字爲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

云待十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

是京師號傳王文子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

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復舊太子正位東宮推學士商

輅草疏大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祖宗之天

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擬十七日合辭

懇請先是石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軫

張輓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 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輓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為宜乘此為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輓首肯之。有貞復乘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鼓。天色晦冥。亨輓等惶惑。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城毀墻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問曰。汝等為何。皆俯伏合詞請 陛下即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卿等為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賀。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

石亨語商輅。今歲赦文一抹光。不須別具條件。輅不從。銜之。

詔逮少保王文于謙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等下獄。

石亨徐有貞等言其共謀迎立外藩故也。

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典機務。

癸未。陞徐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

甲申。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鏊商輅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書江淵吏部侍郎項文曜兵部侍郎王偉并少卿石錦丁澄沈敬等下獄。

石亨等言其知王文等前謀故縱也。

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侍郎。

上念綸請復儲受禍。出之獄。嘉嘆良深。遂有此擢。一時自王公以下至里巷兒婦皆頌不容口。曰。天祐忠義。何若是其較然也。

權太常卿許彬為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右侍郎。并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視事。

初石亨等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為第彬老矣。毋能為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前。又以瑄素為衆望所歸。故並用之。

乙酉。詔提督畿內軍務右副都御史李賓為大理寺卿。

丙戌。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輓為太平侯。張輓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令子孫世襲。

輓輒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輓尋改名賜。

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斬少保于謙都督范廣并誅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于

市籍滅其家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俱免外口外永遠充軍蕭鏌商輅王偉等原籍為民王直胡濙高穀金落傳保致仕景泰特賜舉人陳瑛王倫金除名

徐有貞同石亨等喊給事中王鎮等誣劾于謙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在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倖首不言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刑科左給事中尹旻當眾攘臂拳踢王于謂此二奸臣正好毆識者含笑都御史蕭維禎等阿附亨輩乃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文致獄案擬謀逆重罪凌遲處死陳循江淵蕭鏌俞士悅項文曜王偉石鐸丁澄等俱知情斬罪獄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眾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遂決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四

按大學士李賢云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等不過因于謙平日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寔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奉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長為赫然勢焰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

循等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戊子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

二人石亨黨也一日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也亨對曰臣之腹心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

刑科左給事中尹旻以附石亨輩陞通政司叅議奪大同總兵官郭登定襄伯以為南京都督府僉事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五

令翰林官帶東宮銜者俱改別職

以景泰易儲帶東宮銜於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司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叅議俱兼翰林侍讀以下官仍舊供職

命協理吏部尚書王翱掌吏部事與濟伯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掌兵部事

辛卯命工部左侍郎趙榮為工部尚書

榮使北迎駕回京故特陞之

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為郕王歸西宮

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

汪氏復爲邸王妃。

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命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禮部奏會試天下貢士。命直內閣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主考。詔賜宴于禮部。

贈故御史鍾同爲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廢其子入監。

同在景泰請復儲杖歿。

召陝西定襄驛丞廖莊復大理寺左少卿。

莊在景泰請問安。上皇并令。上皇之子親近儒臣。

忤旨謫丞。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浪在上南宮被指揮盧忠構陷受禍最慘。

陞國子監學正林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聰於易儲有太子無罪之言故陞。

調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京都察院。

初維禎同文武集議舉筆於本內早建元良一句更建

字爲擇字故調之。

湖廣諸苗平。命總兵官南和伯方英鎮守湖貴。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內閣參典機務。

自陳循輩去惟徐有貞許彬薛瑄三人衆論謂賢宜入

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時

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即言于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

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

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翱雖老猶

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亨曰事已成

矣爲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于上曰李賢以

躬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至是從衆論命賢入

閣。

癸丑邸王薨于西宮。羣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

才俱賜帛自盡以殉葬。

命移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

先是上以邸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

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

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

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

便。但衣服用度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

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用。

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壬戌禮部奏會試取中式舉人夏積等二百五十人。

時總兵石亨侄石後內閣許彬子許起俱中式。有詩訕

謗。

三月甲子朔。

詔推恩天下凡庶民年八十以上者賜冠帶。

上御便殿召京師耆民年一百有四歲艾文中入見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禮部侍郎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賓癸酉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敢掌况非軍功豈可冒恩受伯爵

進直內閣侍郎李賢爲吏部尚書仍兼學士

庚寅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黎淳徐瓊陳秉中進士及第宋英等九十七名進士出身姚昶等一百九十四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彭韶楊繼宗爲名臣初策題命李賢代草賢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因石亨招權納賄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不知廉耻禮義爲何物乃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

止奔競以正士習

壬午召巡撫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時都御史員缺有行賄于權貴門者薦其名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習重之未幾而九疇自陝西來遂拜都御史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

命僉都御史李秉巡撫江南

召總督南京糧儲副都御史軒輅爲刑部尚書

輅初爲進士往淮催糧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卽救出衣

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製衣一襲却之只待

舊衣乾着之後爲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用當道薦爲浙

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一切供給取之民輒皆罷之

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着一青布袍無間於四時破則

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以

廩易肉一斤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或故舊公幹經

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

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

僚屬尚有未知者景泰五年起復陞南院左副都御史

掌院事兼督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御史純素修縱

設席會諸僚屬不赴既而以卓食餽之亦不納至是李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賢薦用之

開薊州運河

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爲兵部尚書

汝言附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故石亨薦用之及理部

事益附權宦表裏爲奸凡石亨輩冒報陞官輒爲題請

不下四千餘人又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守邊將官多

出門下有不出於門下者便中傷之

四月復立元子爲皇太子

械前給事中徐正御史高平至京磔誅之

正等在景泰中嘗行離間得罪士論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

富破石亨侄參將石彪奏言自大同逮繫至京。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總兵石亨與都督張輓等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等官從之

都御史王竑為浙江右叅政尋除名安置江夏

竑言官追論其犯闕劾之

江西有聲時有除舊補新之議故調之

山東應城發內帑銀三萬兩命僉都御史林聰賑濟有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二

十一

奏不敷學士李賢勸上從其素上增銀四萬兩全活數十萬

上召有貞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襄王瞻堦來朝

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郡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

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詔取入朝禮待甚隆自谷三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一行之

都察院右都御史耿九疇奏子裕為給事中同居要地非宜命改裕為翰林檢討

釋河南按察使王槩于詔獄命復任

槩被誣會襄王入朝上問官吏賢否王首稱槩賢即日宥還

五月癸亥朔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於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於宅左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為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十一

夷第宅入官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壘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賜額曰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

都察院右都御史耿九疇首進五事從之其目曰崇廉耻以厲士風清刑罰以召和氣勸農桑以厚民生節糧賞以簡軍士任臺憲以振綱紀因勅戒風

憲乃進御史告曰朝廷望治于憲職至矣各宜凜肅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眾皆竦息風紀為肅清

進直內閣薛瑄為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總兵石亨擅令守關官軍放歸以直內閣徐有貞李賢許

彬薛瑄同言于上命別選兵戍之。

印馬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并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嘉其敢言命吏紀之

瑄印馬于圻內民羣訴吉祥奪田若干頃故指摘其不法事劾之上謂有貞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寔為難得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慙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意有貞與賢主使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思所以排之矣

召提督大同左都御史沈固為戶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十二

六月壬辰朔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懇乞致仕許之

瑄居內閣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求致仕

慧字連見御史張鵬率十三道御史周斌等會本劾總兵官石亨招權納賄不法事上震怒收鵬及楊瑄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拷訊主使之入

鵬等將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于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悲哭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及疏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上意已至先入之譖竟莫能回遂下獄嚴刑逼鵬等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於卒無一言他及

兵科給事中王鉉及錦衣官門達劾都御史耿九疇阿附徐右貞李賢主使諸御史排陷石亨逮九疇有貞賢于獄初吉祥石亨憾有貞賢嗾諸閹巧譏數為險語觸上上怒不為動方楊瑄劾之已謂有貞賢主使及九疇欲率諸御史論劾事泄遂為所訴併執鞠之

京城大風電板木壞呈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謫御史楊瑄張鵬戍遼東鐵嶺衛降大學士徐有貞為廣東叅政學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十三

士李賢為福建叅政右都御史耿九疇為江西右布政

初有司附權奸文致罪案坐瑄鵬外十三掌道事皆坐戍餘多降黜奏上因災異示變曹吉祥之門老樹皆折石亨之宅水深尺餘於是獄皆從減後鵬瑄道遇赦還命通政司叅議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金直文淵閣

原在正統時被選進學東閣侍上經筵素知之正亦為上所知吏部尚書王翔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遂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九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鄆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何科進士對曰正

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朕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軫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軫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軫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軫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如何？」亨、軫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軫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

召吏部尚書王翱留李賢為吏部左侍郎。

賢既謫，二日。上曰：「近日王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十四

李賢在朕前，未嘗有長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遂命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無可奈何，見賢，忸怩殊有惡色。」

陞進表入賀，參政程信為太僕寺卿。

信于景泰間在科屢進諫言，遂留之。

七月辛酉朔。

欽天監湯序上言：「變異由奸臣未盡去，替善岳正諫止之。」

上問：「正正曰：奸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疎淺。」

不足信其事，遂寢。

歸不衛官校，邏或眾妖僧，獄具坐反以替善岳正言止坐。

妖言律活數十人。

妖僧自言當大貴，眾惑之。至妻以女，以覲非分，欲成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邏者准應捕律，朝論譴之。

總兵石亨、太監曹吉祥表裏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劾。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令內閣撰榜格，岳正、呂原奏止之。

正等見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進善之旌，舜立諫諍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人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廢。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十五

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輟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其力。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丙寅，承天門災。上下詔責躬，大赦天下。

詔係岳正代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

總兵石亨等構陷徐有貞，復逮下詔獄。編發金齒為民。時有竊造封事，誹毀朝政，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

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譜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使門達陳諸刑具于庭，拷掠頗煩。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獨有貞武功伯誥券中有續禹神功之語，出有

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笑曰。豈有自撰誅券露其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拜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踪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士。權泰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有輩擢之。使士權稍怵于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旣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

調直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十六

彬年老無爲。故改之。尋坐累降陝西參政。

刑部尚書軒輅懇乞致仕許之。

輅以曹石怙權侵官。以老疾告。上不許。付吏部數日。召赴文華殿有所問。視誠有疾。會吏部覆奏始。賜致仕。又明日陞辭復承召問。輅歷陳爲御史爲按察使爲都御史所以。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且僅二竹籠。是汝乎。輅頓首謝。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輅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乃賜織金綵段二表裏。白金二十兩。輅辭即日就道。

謫直內閣贊善岳正爲欽州同知。

初正入直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

內臣武臣權重。上頷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戒。卽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已詔。歷陳奸邪蒙蔽。詞極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簡用我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必然也。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十七

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故復謫戍。詔辭嚴峻。曰。逃則殺之。命錦衣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相傍。朝夕莫保。時都御史李秉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爲二御史。船頃之。秉至。見二人同桎梏。哭不能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必死。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且有邏在後。事且不測。秉曰。何傷。朝廷有責。吾自當之。卽日訪千戶林跪請之。林曰。此詔旨也。何敢秉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秉故。皆厚給飲食。或餽之。臚秉自解其帶以遺之。乃得

安至戌所

命吏部侍郎李賢復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辦事

時內閣徐有貞已編金齒許彬已調南薛瑄已致仕岳正已謫外惟呂原在閣石亨等薦私人叅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吏部王翱謀仍復賢內閣命左都御史馬昂巡撫山西大同

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欺上且奏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廣達官盡數取回物論共斥之

八月謫南京都督僉事郭登戌甘州

初上陷虜庭時也先以復駕爲名逕逼京師于謙使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三

十八

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

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上銜之故謫

陞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爲刑部尚書

復逮欽州同知岳正下獄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

正既降欽州同知道濤以母老留閔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以私事中之

逮繫詔獄拷掠傳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時大監猛虎

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九月朔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彭時復直文淵閣

同李賢呂原辦事

時在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

時石亨張軼等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宜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何如賢以爲可者即用之不應者不用

擢監察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三

十九

德知府

時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守陸辭曰

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兼勞及給鈔爲道里費

起年富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特贈禮部侍郎諡文介

召左都御史馬昂掌都察院事

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聘江西處士具與弼

時石亨用事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倣張虜教蔡京招楊時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具與弼者乃司業具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

然代爲草奏上之。上召賢問曰：具與弼如何？賢曰：臣意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寔本朝盛舉。上遂命行人聘之。

詔翰林院官帶別衙門銜者俱改學士。

兵部尚書陳汝言奸慧不測，暗邀人心，天順初以景泰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改別職用是冬汝言言于上曰：翰林官皆帶別衙門銜而本院學士無一人事體自不便。上召吏部尚書王翱承旨對曰：學上職不輕，今似太多。汝言折之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多於是俱改學士。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二十

總兵石亨請領兵巡邊，乘機襲虜酋亭來，取寶璽以學士李賢言止之。

時虜酋亭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即遣通事齎賞賜以與之。賢曰：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順逆，俟其回報處置。亨方止於此，是遣都督馬政往見亭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部

落爲梗，得亭來保送使臣而回。

十一月，逮兵部尚書陳汝言下錦衣衛獄，籍其家。

科道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賕賄狼籍，故逮之。先是于謙被籍，自朝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物於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賂之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歿，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無狀，每詰石亨、張軫、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于此。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二十一

虜酋也，先爲其下所殺。

十二月，進直內閣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

大平侯張賜卒。

初名軫，景泰初自貴州征苗酋召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謙。既奪門復辟，日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并誣殺之。廣既歿，賜一日遇諸塗，爲拱揖，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歿。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飾金銅像置文淵閣。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之南，學士所居議政處。

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櫬相對自李賢由東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之儀彭時不可曰宣德間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而面設坐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地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大學士當何如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正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猶未已既而上遣太監傳恭送錫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臣每晨入必對像一揖朔望率翰林官行四拜之禮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三十二

上郊天後上皇太后孫氏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上一日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于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加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廕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

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度者與政不審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太后之高但侯為人諄謹後不可為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命大學士李賢等定擬講讀等官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三十三

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上曰然焉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上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以左都御史馬昂為兵部尚書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贓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齊宿來李賢朝房內言當此大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

之惟都御史兩人中擇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
事平易章尚儉復會尚書王翱議薦焉工部尚書趙
榮賢以爲不可翱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遊嫌賢
甚不然云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翱與亨謝而
從之一日 上召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爲
然賢請勅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任之不然當
用昂洎會議亦推昂遂用之

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
徒多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
萬 上召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陛下

聖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二十四

明見最是宜禁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
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
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

勅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志

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未成
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
賢等重修賢嘗謂翰林定文學侍從之臣非雜流可與
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
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修通志
惟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賢
乃言于 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

庶人建文君之子也 上復之後因思建庶人前無
辜淹禁將五六十一年意欲宥之一日謂李賢曰親親之
義是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次
次日曰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
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及遣中官往鳳
陽造房屋畢日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
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閹
者二十人婢妾十數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
聞之且喜且悲不意 聖恩如此庶人年五十六七具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二十五

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奶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

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
可發旨意賢曰此非細故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
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者
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三營三大將石亨曹欽等言太僕寺急徵諸衛馬非便請
隸兵部太僕寺卿程信執奏止之
信言太僕職專馬政 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隸
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孰任
其責兵部懼以爲言 詔復其事歸太僕

虜酋字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 詔取

罷太僕卿任

鴻至 上召李賢曰：「鴻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儆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令言官彈劾罷太僕卿任。越數日，鴻以馬駑進。上怒，擯其奏曰：「鴻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既獲罪，何而得免？」無功，貶罪。朝廷復受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惠而退。

陞左副都御史寇深為左都御史掌院事

深視院篆剛悻自用，不由甲科，不喜進士。展毓御史言：「寇深考進士間刑者，詬罵不已，屢有撻辱，遇監生則每溫言政容導之，其偏隘如此。」

三月以陳文為詹事

上在正統中，簡翰林之臣十人，俾進學閣中，文與其列。

一日修撰商輅侍班，上諭學士曹鼎曰：「輅著展書，宜選一人為對。」初選修撰王玉弗，稱旨，再選文乃允。尋命侍經筵，陞侍講。累官雲南右布政，丙子冬入朝。丁丑春還，會上復位，問文何在，近臣以實對，遂陞詹事。

三月以陳文為詹事。上在正統中，簡翰林之臣十人，俾進學閣中，文與其列。一日修撰商輅侍班，上諭學士曹鼎曰：「輅著展書，宜選一人為對。」初選修撰王玉弗，稱旨，再選文乃允。尋命侍經筵，陞侍講。累官雲南右布政，丙子冬入朝。丁丑春還，會上復位，問文何在，近臣以實對，遂陞詹事。

左布政以丁內艱不果，越戊寅，驛召至京，特拜詹事。詹事兼學士，仍食從二品俸，懇請終制，弗允。

四月復設各邊督鎮巡撫官

初，石亨以文臣提督各處軍務，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警驟然，上召李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須人最急。」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大僕寺卿程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

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賄守關者，越過廣西市利盛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遂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

陞江西左布政崔恭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恭至郡縣。進諭耆老。令人得盡言。周知利病。時米價貴。乃出倉米。而取其直以充義役費。米價遂平。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塵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命毀塵肆。祇家人于法。顯宗姑免罪。戒飭。

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有是命。後繼宗爲弟乞恩。上召賢謂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令守制。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二十七

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奏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

李愼。即令守制。

改禮部左侍郎姚夔爲吏部左侍郎。

上召李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曰。無如鄒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賢言。

五月。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師。入見。上召吏部命爲左春坊左諭德。固辭。遣送還鄉。

與弼接見行人。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

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上問數次。一日行

人來報。至通州。吳賢即入言之。上曰。當授以何職。賢

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官僚。上

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

曰。諭德有左右。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

華殿。顧問以重之。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

館次張具。上許之。次日見。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爲

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竦。亦驚異。以爲布衣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上前

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與弼初不對

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二十九

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

犬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

情。爲當道論薦。蒙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

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

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日。泊入見。皇上之

時。幸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不堪供

職。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與弼對曰。朝廷之

職。臺諫之次。官僚爲重。上曰。官僚亦衆。不專勞先生

不允所辭。終不敢應。于是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

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

就職。與弼終不受。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

勅書大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病務當大任儻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既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朝廷間日上謂李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以此亦不受於是賢見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陛下寬宥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為善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三十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勅書令有司供月糧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是帝王盛德之事曠世希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

真晟字刺夫初治舉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功存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王一二字乃玉鑰匙也是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吳聘君與弼名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編修張元禎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傳許魯齋其草廬

亦未是過如聘君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廣東海賊嚴啟盛等寇香山洋尾巡撫都御史葉盛命官軍擊敗之生擒啟盛餘黨悉盡

啟盛生於囚繫漳州府越獄聚眾下海為患敵殺官軍拘留都指揮王雄至廣東復殺總督僑倭都指揮杜信至是勾引番船入寇

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以沐璘為都督同知鎮守雲南上厭曹吉祥石亨等干政召閣臣李賢密謀賢勸上獨斷革之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干預察之無非私意招權納賄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既不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三十一

學士李賢極言錦衣衛差出官校抄提罪人為害上嘉納之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

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
右貴近有諸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察察之。皆得其
實。尤有甚于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
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
賢招怨。賢曰。此弊九重之遂。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
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

學士李賢言取回韃官不便。上悔之。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
廣湖貴等處韃官盡數取回。時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
不能上達。一日李賢從容言于上曰。韃人非我族類。在
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三

聽其不願最善。後願去者仍從之。賢曰。幸甚。

七月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

巡撫兩廣都御史葉盛等率兵夾攻瀧水道遙等山獠賊
生擒賊首鳳弟吉獻俘于京師。

從賊鳳廣山特險為惡。官兵莫能制。廣山外弟吉其子
也。襲父之惡。偽稱鳳二將軍。招集各山賊首。僞蠻編為
軍。于殺手劫掠鄉村。攻圍城邑。殺害人民。敵殺官軍。燒
毀房屋禾倉。虜牛羊牲畜。不可勝計。陷殺指揮等官。陳
廣聚官軍。盛等會調兩廣大軍。水陸並進。于連灘立為
總營。節制號令。督行都指揮胡榮在陽春魚子水。韓瑄
在岑溪思慮新樂。徐昇在雞骨嶺。章俊在羅傍水口。各

進兵。副總兵歐信左叅將范信各親督兵斬菁伐木。開
通道路。齊力夾攻。直搗巢穴。各賊累次迎敵。官軍奮勇
擒斬首從賊徒鳳弟吉等三百四十五名。殲殘黨多。各
賊灰招撫脅從。回山任種。及於附近營堡添兵固守。

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于官。
山東大水。守臣請蠲租。未允。禮部右侍郎章綸請減半。從
之。

八月巡撫南畿都御史崔恭泰請浚京口甘露壩故迹。以
通舟楫。從之。

初因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
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恭因知府林鶚言迂遠多石。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且壞民廬墓。力主浚故迹。春夏以牒。秋冬設壩。則道里
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

九月刑部尚書劉廣衡忽遭風疾。乞致仕。許之。

江淮鹽徒橫行劫貨。命副都御史林聰往捕。以便宜行
也。

聰設法擒渠魁。梟數人示眾。餘脅從用輕典。盜以寧息。
尋歸院。

甯降審重囚。僉都御史韓雍辨強盜被誣者二人。釋之。

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訴被同起二人讐指。時左都
御史寇深云。會問已明。奈何。雍曰。人命至重。有詞且實。
留問不實。決未遲。二人得留。餘欲行刑。雍復曰。若不實。

指者將誰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

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

石亨楊善忌綸假木根重地薦之寔疎之也

十月上校獵南苑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雉免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命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鷹坊司內臣固請乞出採獵飲民進獻上密訪其詐杖黜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三十四

初內臣奏採獵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既出外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飲之于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豫進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黜之

都督徐恭奏浚儀真漕河命巡撫都御史崔恭兼理其事

時役軍夫六萬有奇設法勸粟四千餘石給軍未久工畢尚餘二千石發濟揚州饑民

十一月罷冬至宴

初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于奉天殿上謂李賢曰節

固當宴不肯惜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每歲二宴至于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上與學士李賢言宦官蔣冕讒亂小人遠絕之

上一日與賢言冕雖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復位時即于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乃立東宮日復曰其母何如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于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三十五

者陛下絕之最是

虜酋李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

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刺所殺哈刺復爲李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酋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李來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等相繼入寇西掠延寧甘涼東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以李紹爲禮部右侍郎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

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與論大愾。

已卯，天順三年正月朔。

上召學士李賢密示左右奸邪，賢謂修德勤政，持此不衰，上嘉納之。

上嘗于靜中屏人告賢曰：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即批出，有可議送去與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五十六

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章奏，都決訖，復具服調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今陛下敬祖宗，孝母后，親攬政務，則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

雖悔何追？賢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駙馬趙輝求封爵，不允。

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在南京，天順改元來朝，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上召李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亟欲成之。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不行。

命工部右侍郎翁世資往淮徐督運大木。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秉，坐除名。

秉在鎮，痛革諸弊，凡剝削軍士者，必置于法，羣情洵洵。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五十七

度不能容，乃以事中之。

命都指揮高飛代參將曹廣統遼陽兵，以學士李賢言止之。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而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二月，詔風雷山川壇，創一齋宮。時祭風雷山川之神，壇在城外。上不欲夜出，問李賢。

之。

可以勲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祖訓以爲不可。上曰：今後當自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增爲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入，賢頓首曰：聖慮極是。

建州夷酋董山叛降朝鮮，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出制書示之，各上表貢馬謝罪。

先是謀反，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修成，詐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以伐其謀。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三十八

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

擢山東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

瑜由學士李賢所薦，石亨懷私隙，卽乘此駕說瑜用賄賂求得之。朝士紛然以爲瑜至必不用，又謂石亨已達于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爲尚書，羣小愕然，衆毀方息。

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

彪魁梧驍勇，景泰中頗立邊功，遷都督，爲大同游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兇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果皆虛詐。

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

禁文武大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且謂恐有漏泄於彪者。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上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朝廷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三月巡撫南畿副都御史崔恭督工挑浚吳淞江。

吳淞江舊設澇清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清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淹沒，後漸廢弛。八十年沿江之民歲遭淫潦，乃三年二月卽親詣其地相度，至是督工挑浚，分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三十九

江爲三段，崑山縣自夏界口至白鶴江挑四千六百七十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下家溝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下家溝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丈，江深一丈四尺，面闊十丈二尺，底闊四丈，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一丈，又浚曹家溝蒲匯塘新浮大營浦諸水，至今爲利民。因目曹港爲都臺浦，以識不忘云。

四月陞河南按察使王榮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歲荒，老弱流移，稟檄所司設法鳩集，停逋負，定民恃無恐。

改王宇爲副都御史，兼巡撫大同。

五月田州頭目呂趙扶知府岑紹庶子鑑奪嫡子錦職，爲

稱名號攻劫府州副都御史葉盛會兵討之執趙伏誅

岑紹老傳嫡子鏞頭目呂趙挾其庶子鏞拒紹而逐鏞于外時官府暫令鏞寄住省城而令鏞襲其職趙于是縱兵攻破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府州上隆恩城上林並受其害擅為鐵鉤弔掛之刑與販私鹽偽稱名號私通交趾復夜殺鑑既而鑑子玠亦故趙遂以幼孫呂嬰冒玠名而襲其職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

敬宗慈谿人儀容端整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四十一

六月翰林編修彭華以與修大明一統志多支廢餽坐除名閣臣李賢申救復其官

七月巡撫副都御史崔恭奏復周忱徵糧則例

初巡撫李秉改定蘇松加耗則例六斗以上田止徵正米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斗以上田每石加六斗二斗以上田每石加八斗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五升五升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或者謂此法據文而觀最為均平然聚數則之田於一戶由帖之中等查填註不勝其煩而里書之飛走不復可稽又金花銀准米三石四斗三梭布准米一石五斗棉布准米七斗五升輕於此而重於彼

亦未見其利也

下工部右侍郎翁世資錦衣獄貶衡州知府

內織染局上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上供文綺七千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別遣官督併加造七千疋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樽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儻得罪某請以父子三人當之疏進上疑其要譽推王議者故逮之

八月巡撫寧夏都御史陳翌奏蠲逋租及權罷果實皮革諸物從之

西邊連歲用兵民罷財敝翌拊循之又籍其貧甚者計口給食奏蠲逋租之累里正者寬兩稅抵輸布帛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四十一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魏法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葉琦等一百三十五名

詔逮順天考試官翰林學士倪謙下詔獄謫戍開平

時舉子奏謙受賄陰事故逮之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石亨奏朝請謫前吏部左侍郎孫弘為大理府通判十月逮石亨下詔獄久籍其家其黨童先等皆坐死

初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姓廩養勢煥燿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天象尋出星變日暈數重累月不息恭聲

陰圖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爲之未晚。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因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逮之。及亨下獄，依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卽從之。按大學士李賢云：人見石亨輩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于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社稷綿遠，端兆於此。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力行何如耳。天下氣候關乎朝廷之果然。

閣臣李賢論奪門之非。上嘉納之。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論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大內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弑戮降黜

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以此驗之爲尤信。上曰然。

虜酋李來寇宣府。

十一月南內離宮成。

錦衣衛指揮劉敬生石亨朋黨以參都御史韓雍言改擬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誰不蠅萃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生。

是明大政紀

卷十三

甲子

虜寇關內召都御史白圭爲兵部右侍郎即往督軍務。圭入對便殿賜餐優渥即日就道。至陝西總戎失利虜熾甚乃按兵不戰至固原值虜奄至從騎僅百人令悉下馬結陣以待虜衝突者三疑有伏兵乃引去躡之獲十餘騎及牛羊以歸既而花馬池海納都連戰捷虜解去還朝。

十二月戶部尚書沈固以衰老乞致仕陞辭。賜寶鈔三千貫仍賜宴以行公卿祖餞於都門。

以山東副使項忠爲陝西按察使。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朔。

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吏部都察院考退不職者數百

人

上初召李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

旌才行超卓政績顯著布政以下買銓等十人賜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及閣臣李賢吏部尚書王翱侍宴。

擢湖廣右布政使蕭昉爲禮部尚書雲南左布政使賈銓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先是吏部推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

不稱名乃別求之。

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爲戶部尚書。

時戶部尚書缺李賢以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一日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

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士林咸以爲宜。

致仕大學士高穀卒贈太保諡文毅。

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

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會昌族孫繼宗具奏弟子家人冒報功陞官者二十餘人辭免上特命親子弟存之其家人冒陞者查革

上召李賢問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太后必盡革去雖戾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幸甚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德秀諸王出閣讀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四十六

上皇嗣六長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

命學士呂原尚寶寺少卿兼修撰柯潛主考會試舉人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會試舉人陳選等一百五十人

詔加妄奏考官舉子于禮部門前

時舉子不中者多怨考官有鼓其說者謂李賢弟讓不中賢亦怨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召李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何以處之賢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考多不能答題意且狂妄遂

抑以示衆羣議方息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王一夔李永通鄭環進士及第賜吳英等五十名進士出身賜張悅等一百三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劉健周經張悅張元禎陳選黃孔昭俱為名臣起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輅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上念九疇為人清正但為章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日遂其優閑可也初軒輅在刑部數月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四十七

疾作懇乞致仕還家後上每念輅之為人賢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論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輅遂召為左都御史以任之

四月襄王來朝上為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賜之令雲南各處土人歲辦銀折金數千兩上進

內府庫官奏歲用金不足於是勅戶部議欲以蘇松嘉湖歲折糧銀折金五兩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聖慮因諭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不足再議行

五月上召學士李賢論校尉行事多枉人今後令鎮撫

辨其枉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如邢臨川與四尼結怨。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云。司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漲虛者治以重刑。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辨其枉者可也。

陞揚州知府王恕為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立石頌德。

靖遠伯王驥卒。贈侯。諡忠毅。

驥由兵部尚書立軍功。世襲伯爵。

六月乙亥朔日食。

皇明大政紀

卷九

七月。錦衣衛指揮門達誣指揮李斌等謀反。奏下會三法司審問。尚書陸瑜獨言其冤。誅斌兄弟。餘釋之。

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健謀反。下達鞠之。達鍛鍊以為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眾相顧莫敢異論。瑜獨言其冤。達怒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敢捨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和達不從。誣欲出反者。上知無它。曰。彼欲慎重耳。及奏上止誅斌兄弟。而免其妻子。

八月。巡撫兩廣都御史蔣盛率兵擒妖賊胡趙成等三十名伏誅。

滕縣民胡趙成。因事克軍。遇革。造妖言。構集大藤峽等

山賊。攻陷諸縣。燒劫衙門。殺擄官民。掠去寶家寨巡司印信。荼毒一方。盛督行廣西左叅政范信分巡蒼梧道副使雷復都指揮韓瑄督領指揮張錦王銘等官兵擒斬成等三十三名。顆奪回印信。脅從者不治。

虜酋李來寇大同。總兵官高陽伯李文禦之。敗績。

寇自大同威遠西擁眾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眾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上初謂北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兵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救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南京刑部耿九疇卒。諡清惠。

上聞九疇卒。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閒而遽亡耶。

以左都御史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天下大水。江南尤甚。命戶部行被災州縣申報撫按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

時田盡淹沒李賢因召對言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不能存活上曰爲之奈何賢曰若非大加恩典安得蘇息上曰何如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上曰固可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旨意與戶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及戶部行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上見其實

陞御史高明爲大理寺左寺丞

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爲疏首實出明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明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深素重明從容言曰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爲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明爲山東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五十 按察使上謂李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

爲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太敗虜於東壩

命陞巡撫湖廣副都御史白圭爲兵部侍郎起守制南京戶部侍郎馬諒爲戶部侍郎

上召李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其湖廣巡撫亦暫設耳賢薦白圭上以爲然翱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上亦以爲然諒至適戶部亦缺人因上言及諒賢以爲捨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上以爲然命輿論亦愜翱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

職錢穀之事久經心故賢薦之

十月上御西苑大閱列侯諸將

上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旣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起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

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劾都指揮夏霖不法事左都御史寇深附曹欽劾程信輕言調信南京大僕寺少卿

霖事多不法與守將海寧伯董興相結納興又嫖聯曹欽僉事胡興按其贓罪四十事信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衛指揮郭英逮霖籍之英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皇明大政紀

半都御史寇深因劾信輕聽胡僉事言故坐貶

起守制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宣府

上召至文華殿諭遣之賜鈔三千貫至則恤軍士繕城堡劾貪蠹搜括隱卒分田給種課歲入爲兵馬費

十一月以王越爲山東按察使

虜寇莊浪副都御史芮劍率兵禦之

虜寇涼州甚急劍率輕騎馳赴涼州與總兵畫策守戰時出奇兵擣虜營虜知涼州不可近復分部屬散掠莊浪諸處劍隨機應變分兵追勦所向克捷虜勢屈乃遁去是時虜出沒邊境幾一載而城守無虞居人不致流散者劍調度拊循之功居多

閏十一月掌欽天監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降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

時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救護。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為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

召巡撫南畿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上御奉天門。朝罷。召李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翱訪其人。因薦恭用之。恭撫南畿。能反正御史所行。如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過苛。崑山縣有一人涉誣。連逮克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冤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勅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於恭。果為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為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率訴於先巡撫李秉。不為理。恭繼至。諸生復往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

進士者。眾皆服其公正。

陞山東布政使劉孜為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孜入覲。同賁鉉。蕭鼎。賜宴禮部。故擢用之。

十二月。詔使安置金齒為民。徐有貞還原籍。

上與李賢論人才高下。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太罪。只是石亨張軫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賢與翱曰。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戶部行之。

辛巳天順五年正月。朔。陞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起守制大理寺卿李賓復視寺事。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三

大理寺少卿李茂卒。上召李賢曰。大理寺是審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九至為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辨。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翱議。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于嘉華殿。上曰。得人乎。賢與翱以賓對。遂用之。

二月。召法司戒飭。凡錦衣衛所行事。任人者。與之辨理。不許畏避。

上因錦衣衛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賢曰。宗室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即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任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

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若肯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辨理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三月巡撫南畿副都御史劉孜奏請召民間佃松江府荒田從之

孜在南畿修復周忱廢墜之政時松江府積荒田四千七百餘頃皆重額久廢不耕稅加於見戶孜奏請召民間佃不論原額肥田畝稅米三斗瘠者二斗謂之官租不起科不加耗民雖趨之無穢盡開十二年見戶加稅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五十四

皆獲免又歲積羨米二十萬以備凶荒召佃始於周文襄而成於孜立法周密至今行之松人謂是時秋糧加耗華亭每石始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每石始八斗五升至六斗金花一兩初准米三石八斗其後准四石至成化六年皆然又歲積餘米二十萬此荒蕪開闢之效云

四月命吏戶兵尚書議革冗食

上召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軍官俸一季關銀四十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有二千餘員者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上召賢同吏

戶兵尚書議此事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命會議

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謫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歿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係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五十五

召南京太僕寺少卿程信為刑部右侍郎

信以守正被右都御史寇深劾調至是廷臣推用之

南雄知府劉實卒

實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覺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塵甕者相符故律已嚴與世多齟齬不容大學士彭時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之而不回勢惕之而不阻亦出于公論云

大明一統志成總裁官吏部尚書兼學士李賢大理少卿兼學士彭時翰林院學士呂原奉表進呈詔刊布天下志凡九十卷表京師列方岳凡建置沿革形勝風俗山

川土產公署學校書院官室關梁寺觀祠廟陵墓古蹟
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僊釋各備載之。

五月江南北大水。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
年尤甚。

六月虜酋李來寇河西甘涼莊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關
中震恐命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
軍務。

京師出軍一萬河南山東調二萬。

陝西按察使項忠丁繼母憂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還
任。

皇明太政紀

卷十三

五十九

先是陝饑忠不待奏報發倉賑濟民皆感之

輔臣李賢與會昌侯孫繼宗尚書王翱馬昂請寬恤天下
人民從之。

四人言于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况又起兵宜寬恤

以蘇民困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聞

下情如此力贊行之於是開馬十數條最苦於民者悉
皆停止。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殺恭順侯吳瑾左都

御史寇深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兵討平之吉祥
欽俱伏誅。

吉祥在景泰正統間領兵出征麾下多驍官結以恩惠

收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秩石亨事發

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為吉祥所庇如故吉祥初以迎

駕功一家弟兄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鬻貨無厭上

初不得已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

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馬昂孫鏜

統兵往甘涼殺賊期七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

乘是日殺馬昂孫鏜因擁兵入宮為亂吉祥居禁中為

內應幸而都指揮完者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

長安門通孫鏜等潛報於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

欽兄弟與諸同惡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逮梟宅

前遇梟方出斬其首碎其屍梟梟亦吉祥所恩朝廷委

皇明太政紀

卷十三

五十九

任行志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後分布

諸惡於各禁門待門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

安門李賢時於朝房聞槍馬驚亂以為出征軍及聞呼

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

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

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遇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

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

今被逮果諸毀反欲相害提梟頭示賢曰誠為此入激

變不得已也賢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

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駕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

朝房尚書王翱處就索紙筆寫成賢拉翱同行於門終

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門復欲殺賢令持刀者司
賢尋尚書馬昂幸翺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眾馳入
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翺等復解
之忽孫繼宗孫鏐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
侯吳璘左都御史寇深各率兵迎擊俱被殺歿至晚大
兩宮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脅從
者不寧卽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
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於獄皆伏誅籍
欽家以賞將士餘黨盡流嶺外惟賀三老曹欽妻父也
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
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五十八

河決開封

八月進伯孫鏐爲懷寧侯尚書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
少保完者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

起前都御史王圻奏贊甘涼軍務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
督軍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尋班師

時西師未解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竑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

左都御史被賊害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
曰宜令六部共舉旣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
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上曰此人曾

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六部皆
但以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爲如此誠不可
上復問賢曰大理寺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
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翱等詢
之皆曰可遂用之

輔臣李賢再辭加太子少保不允

上召賢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
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國事非他人比
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

以擒逆賊 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言路

時李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五十九

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
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勞
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詘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
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聞其失
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
宗絕祀陷于大僂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軌
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知先是御史張
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奸遂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以
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

賜馬昂王帶及繡金麒麟服

昂初附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

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資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而獲免云

擢吏部驗封司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汪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儒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中以吏胥辦事吏部眾奇其術授鴻臚寺序班進主簿及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召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家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同寅筮占及徐有貞觀象迎駕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鄴李賢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公勿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六十

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忌欽倪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遂有此陞

放謫成肅州岳正為民

先岳正既謫成上每念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以不軌誅上謂內閣李賢曰向岳正固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為民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率兵破西番于涼州

都督毛忠為番虜所圍穎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食

命副都御史王竑再理漕政

竑至徐淮老穉迎拜道左右如蟻歡聲聞野數日不止會旱漕河涸驛祠輒大雨即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凡所注措威行惠施勲名大振

十月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

河套周迴三百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城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六十

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上示輔臣李賢在位未嘗一日忘南城時以勉

輔諭之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欽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

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上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畢司禮監進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上曰然如鍾鼓司承應無事亦不

觀聽惟時節奉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

觀射賢曰前聖經書如書經尤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過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賢穎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上曰二典

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上曰然

朕在正統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上因說景泰全

然不理政務或用宦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

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

命都督許貴調兵勦松潘叛亂羗民

李賢見上曰近聞外議松潘羗民叛亂已勦四川三

司調兵勦殺然三司官統兵頗難以成功須朝廷

命一將統之庶得成功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

可用遂取而用之

召兵部令湖廣貴州總兵各鎮守地方不得兼統

李賢上言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

得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

事多耽誤未便上曰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

部易之

上與輔臣李賢品論部院諸臣

上顧問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

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

尚有十年上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

曰繼翺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

石琚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

史李賢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

如曹賊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

惟崇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

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陳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

命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

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之

十二月巡撫兩廣副都御史葉盛同都督顏彪討平兩廣諸蠻

大藤賊弗靖盛督兩京漢達并江西湖廣浙江等衛所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六十四

及官軍土兵壯快人等分道夾攻破老鼠道袍石門紫荆金龍白崖六廟僊女關通天嶺等巢七百二十一處擒斬首從賊徒三千二百一十七名顆燒毀房屋禾舍一萬七千二百間追奪賊船五百三隻奪回被擄男婦五百三十一名口牛馬五百二十匹器械五千七百一十件

壬午天順六年正月朔

上元節召太子少保李賢王翱觀燈于武英殿賜宴

虜酋共立脫思爲可汗

二月戶部左侍郎楊鼎請漕運三門之上小河徑通延綏詔從之

時延綏用兵日久昂上疏阿羅出任牧河套入寇迄今三年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馬徵運之法盡行尚爲未足又起預徵之例民窮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卽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折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有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溯流饋運庶幾軍餉可足而民困少蘇或摘漕運數千糧赴陝就令教習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乃許運船仍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儲大有增矣詔悉從之此難事也他人不能達竟沮其議

復設提督學校憲臣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六十五

時學校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初副使張和任浙江游明任福建劉昌任河南食事李齡任江西王度任湖廣周濠任山東鄭貞任山西馮獻任陝西陳良弼任四川劉斌任廣西邵玉任雲南

二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罷陝西屯兵下廷議從之

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後有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遠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罷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進窳

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糧草寧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民得乘閒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上命廷議從之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

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或欲因其舊而加修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大學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六十七

四月禮部尚書石琚以動止失措疏乞致仕上命留之陞侍郎張睿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奉天門奏事畢上召禮部尚書石琚琚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石琚動止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睿代之賢卽報琚疏乞致仕上見琚疏不忍其去曰琚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琚而疑賢賢曰若非先報琚求退上意未可則也

五月命吏科給事中潘榮充琉球冊封使賜麒麟服金幣榮奉宣德意王以下皆竦息聽命陪臣請爲中山八景記援筆立就有用夏變夷語國人爲之刻石

六月逮國子祭酒劉益下錦衣衛獄

七月陞順天府府丞王福爲府尹

起守制副都御史王宇爲大理寺卿

宇撫大同劾石亨石彪爲大奸大蠹乞置干法不報已而亨彪果敗人多直之

以戶部左侍郎馬諒年老調南京戶部左侍郎

八月命翰林院修撰陳鑑等主考順天鄉試取等

一百三十五名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六十七

是科得李東陽倪岳張敷華等敏政

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文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四日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贈太保謚文端

以大理寺丞吳琛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

十月改大理寺卿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忠爲陝西按察使有惠政得民心及徵爲大理寺卿

旣行陝人復詣闕借留上欲慰陝人乃改右副都御

史仍撫其地軍民喜其復來爭焚香遠迓歡聲如雷

十一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琛劾占屯將官詔黜之

莊浪去城四百里。有地深入狄境。前檢田將官占屯種。五千七百斛。逼軍徵輸。軍多逃匿。琛首疏罪之。

通政司參議兼翰林學士呂原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

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出。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掘渠水灌寧夏城。鎮守都督張泰率子翊領兵敗之。

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背河而營。夜半賊渡河。敗之。翌日使善

浮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為水淺。悉衆渡河。翊領軍徒截

其半。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十二月。命尚書司司丞兼編修李泰侍。東宮講讀。轉侍讀。

皇明太政紀 十三卷

本六

泰伯父李永昌為太監。正統中。掌章奏。有寵。泰為其後

初應鄉試。京尹進錄。上問左右。李泰中否。見其名甚

喜。及官翰林。頗知向學。矜已自足。性稍僻。與人寡合。而

所與者。則相朋比。汲引士論。以是薄之。今以永昌子得

侍東宮。

癸未天順七年正月朔。

陞兵部侍郎白圭為工部尚書。

工部缺尚書。上意屬圭。執政欲舉所知。託以資淺為

言。上曰。卿所舉乃方岳爾。白圭出。方岳歷都憲至此

尤可授。卒授之。

二月。以詹事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預機務。

文在正統中。內閣學士曹鼐薦為侍經筵。上知之。故命

直閣。

陞吏部左侍郎姚夔為禮部尚書。

夔在吏部有真定守以重賄賂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

附亨者。令擬奏稿來判。夔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

必不判此稿事。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夔之名益重

於起用。

以御史馬文升為福建按察使。

文升為御史。巡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時朝覲考察畢

缺方面故用之。

皇明太政紀 十三卷

本六

合試場屋災。

禮部尚書姚夔請諭祭焚成舉子高潔。胡黼余珏曾瀨等

千餘人于郊從之。

夔祭畢。自責不能致防。殃及賢俊。拜地慟哭。哀震數里。

觀者以萬數。

以孔公恂司馬為少詹事。

晦夜空中有聲。納太子少保李賢言。命具寬恤事宜行之。

賢上疏曰。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

弭。上覽納之。

三月。太子少保李賢再請罷江南所造段匹磁器。清錦衣

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停中外買辦採辦止下
番所遣使臣不從。

上覽前奏不便民十事皆從之至是賢執之數四終不
從。

擢通政司參議尹旻爲吏部右侍郎。

四月大理寺卿王宇卒于官。

宇在任以洗冤澤物爲先平反甚多卒之日囊篋罄然
無以殮少保李賢倡衆爲之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王傑爲大理寺卿。

先是刑部都察院獄囚要結多罔成風徒爲文具不聞

皇明大政紀

十一

駁繳繫至則測情比律指摘其過誤疵謬不少假借以

故諸法吏相率爲明慎而民不聞枉必其所爲斷案繳
駁諸法吏亦轉相抄寫成編傳以爲式。

六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奏西安府知府余子俊治行
爲關中七府冠賜書旌異。

西安會府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使車往
來無虛日子俊處之裕如初西安患城中水鹹苦民爲

艱食子俊於城西南三十里開渠引水躬督工役市關
流通民頌其功澤瀉橋圯壞行途既沮子俊先後建策

營修橋成牢固水患遂無涇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
出公帑責健卒鑿山道泉溉田千頃永爲秦民之利。

七月追謚宣德廢后靜慈僊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德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

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爲上言胡后賢而

無罪廢爲僊姑其來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

上復其后號上命李賢舉行之。

閏七月巡按順天御史李敏奏鑿三河通運從之。

時運餉薊鎮者必由海口多遭覆溺建議別鑿三河直

抵薊州以避海道軍民便之。

擢監生賈俊爲山西道監察御史。

王翱選科道專取體貌爲王尤重壯人俊亦居官廉謹

後至工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十一

八月禮部尚書姚夔奏補會試命太常寺少卿兼學士彭

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賜宴于禮部。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贈太保謚忠安。

濙年八十九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

年思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縮是故罔恤建文之

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濙職司宗伯

無所匡弼未免保身之意重云。

下錦衣衛指揮袁彬于詔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問刑權傾中外

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

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選卒

據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用論之曰。從汝拿問。只要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達榜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處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必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金聞鼓以進。上令達達問達。通暄令供李賢王使暄。暄拷夾于獄。乃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鞠。我對眾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上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我死則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調南京。暄亦得免。禮部奏會試取中式舉人吳欽等二百五十人。九月巡撫大同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陞兵部右侍郎。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上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賢。以山東廉使王越對及越至陞見。上復諭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爾廣盜起。參將范信誣戮鄉民。巡撫都御史葉盛以參議朱英言。亟令班師釋之。信以兵會剿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廉橫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至是又欲併進城等鄉。

屠之以為功。英爭其非辜。且遣使請葉亟班師。庶民免屠滅之慘。盛從之。

起左僉御史李匡巡撫宣府。

匡前撫四川。以事罷。至是王翱薦用之。

十月巡撫兩廣都御史葉盛請益兵討賊。命都督顏彪率兵討之。

李兵討之。

潘涇陽鄭白故渠。

十一月巡撫兩廣都御史葉盛同都督顏彪率兵討廣賊。

平之。

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廣守將顏頤自異。故討賊不成功。盛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則賊可平。眾聽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請益兵。上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若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誦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

十二月燕耆民父文中卒。年一百一十歲。

文中無錫人。永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夷。志慷慨。解書史而述勢利其壽固有所自。蓋亦國之瑞云。

甲申天順八年正月甲寅朔。

上不豫。既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書之。

一日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日定后紀名分。三日勿以嬪御列葬。四月殯殮。器服從舊。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

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惶捧誦嘆曰所言闕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猶出今古真盛德事也

庚午 帝崩于乾清宮

乙亥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丙子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鏗尚書王翔年富馬昂閣臣李賢陳文彭時議處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七十四

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

李賢彭時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分則乃於錢皇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

壬午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參政

溥松江華亭人正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簡微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遷侍讀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大監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七十五

王倫者嘗受業尋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癸未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體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甲午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下獄謫戍南丹衛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遺官校遍行郡縣

緝訪事情有犯者卽遣官屬拘逮所至復詰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違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

或謫所

加李賁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進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陞尚寶寺少卿兼修撰柯潛爲翰林學士

三月復前修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官

起復副都御史李東巡撫宣府

廷策癸未秋禮部補試中式舉人賜彭教吳武羅璵進士

及第賜李東陽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賜張達等一百六

十九名同進士出身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七十六

上以在疚不御殿止傳策廷試是科得劉大夏張敷華

戴珊謝鐸倪岳李東陽皆著名

西番寇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輝巡撫都御史吳際率兵

敗之

先是西寧番酋扒沙巴哇等七族作亂命涇等討之

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

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至七千餘人

獲牛羊馬二萬有奇

翰林院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上疏言諒陰行大婚禮不忍乞俟來

春舉行不報

禮部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不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例諒陰婚娶於今日不忍隨宜乞特諭禮部來春舉行時雖迂其言識者韙之

詔選進士李東陽等十八人爲庶吉士命學士柯潛教

之戶部尚書年富薦楊瑄余子俊爲陝西叅政督餉因吏部

詆其侵官乞致仕上慰留之

陝西累年用兵督餉多不得人乃薦二人使理其事忤

吏部因上疏極論大臣薦賢爲國之道且以年至七十乞致仕上初臨御以舊臣慰勉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三卷

七十一

四月詔復衡州知府翁世資官削衡師兩階調邊衛

世資初爲工部侍郎以主議減造段匹之半貶知衡州

府在郡有疑獄數十人世資悉爲直之治郡汲汲以革

宿弊厚風俗爲務新廟學修石鼓書院立便民倉凡郡

政所不可少者皆以次修舉衡師有不循理法者世資

稍抑之至天順七年衡師誣世資怨望逮至詔獄至

是大臣辨其誣釋之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

富鳳陽懷遠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

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

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上五事

上嘉納之

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賢。五曰保全內臣。其五有云宜遵舊制使無預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富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視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其疏傳中外。

改左都御史李賓為南京兵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七

改兵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

時言者交章劾昂不職故調之

禮科都給事中張寧兵科給事中王汝霖合科道薦副都御史李秉王竑堪掌兵部都察院事。詔陞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初寧等議欲上疏起秉為兵部尚書河州王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間之密以奏草示大學士李賢且求調護賢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為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易疏以進其疏中云上言大臣德政雖律有禁然薦賢為國終無私意

復定襄伯郭登鎮守甘肅

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病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為之尤善吟詠有聯珠集行于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

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游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其平日奏疏剴其稿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七十九

事此心頓覺性天通忽遭疾瀰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迷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張鼎云瑄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援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占壤雜錄云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纔見薛大理

一八。七月立皇后吳氏

兵部尚書王竑奏請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略及簡京兵勸屯種復武學從之

八月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白金文綺寶鈔

禮科給事中張寧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從之

詔修英宗實錄

懷寧侯孫鏞奏朝請

洪民生熟番作亂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

四川妖賊趙鐸作亂命僉都御史汪浩率兵討之

九月廢皇后吳氏詔示天下

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

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其謫居

皇明大政紀

南京

令審囚勿會內閣

建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科道交章論救

命俱謫遠方判官

徽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

事以防後患數王大逆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

執政奏入逮下獄後徵判普安州淵判茂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奏山東南北餓殍載道乞發倉廩賑

貸并令有司各設常平倉下部議行之

十月立皇后王氏

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與丘濬不合丘每投閒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廷綸

嘗短葉於丘丘因爲先容進謁李賢言賊至城下葉猶

詠詩不輟掩殺無辜之民爲功賢素識盛默識而已蓋

張歸省時盛嘗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丘不之察也

素知文事非賢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

賢銜之他日錦衣衛指揮貴湯都指揮胤績盛稱盛學

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賢撫然曰與

中笑我乃爲入閣地邪及盛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

合議舉盛堪入內閣賢沮之轉盛左僉都調之

革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訴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

皇明大政紀

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

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於上曰自石

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

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是之即命兵

部按其事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

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

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職者被虜走回遇駕奪馬者

及出使瓦剌乞陞者天順初迎駕陞者擒獲妖言陞者俱

革不准襲

初立宮中莊田

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額地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

占過軍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及抄沒入官至是撥為宮中莊田皇后之名始此

禮科給事中張寧諫止加孔子號從之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擢束鹿知縣盛顯為邵武府知府

顯無錫人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束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變擗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候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顯再任從之顯至不復用

皇明大政紀

卷八十三

八十二

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不復辯隣邑訟久不决者上官委顯折以片言各心服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為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十月以高明為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

時南中臺憲備池百司亦多自恣明振風紀明法令痛

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

召定襄伯郭登還掌中府事尋命提督奮武等十二營

大臣薦登有文武才故召用之

十二月命定西侯蔣琬充平羌將軍鎮守甘肅

十三卷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四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己酉朔

夜有流星光燭地自樞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壻朱驥立客放回原籍仍給還家產

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仍復冕府軍前衛副千戶冕

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皇明大政紀

卷八十四

乙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下所司議之

一曰明從祀之典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劉因許謙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倘非其人奏聞退革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廢大臣之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嚮

往然後如例廕補五曰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恥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內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上命議行

福建汀州府奏前推官王得仁死賊請立祠祀下禮部議行之

初福建鄧茂七作亂得仁奮力殺賊卒於行陣禮部奏上宜做廣東楊信民故事俾有司立祠致祭

二月彗星見

上祭先農之神遂躬耕藉田

田在山川壇之南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三

乘朱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民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犂轅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西行上乘朱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至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犂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承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回

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寧劾禮部尚書姚夔欲會大臣收買炷香詣寺觀行禮祈福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寧疏云過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

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飲會財物收辦炷香約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保和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以禱祀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明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三

大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蟲蟲有聲南陽土豪爭鑛殺人命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流民

恕捕渠魁誅之餘悉散歸業尋丁母憂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都督俞和勇為遊擊將軍陞浙江叅政韓雍為左僉都御史督理軍務率兵討之

徭酋侯大狗自景泰以來作亂嘯聚至萬人墮城殺吏而修仁為浦平樂力山諸徭應之其勢益張天順中

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卒莫能得久之薛林傳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所至丘墟兩廣三司

皆戴罪守官至是兵部尚書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浙江左叅政韓雍文武全才若以討賊之計屬之可追南顧之憂於是陞雍僉都御史與輔討之

命戶部侍郎薛遠整理兩廣軍餉

上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非郎中可理特以命之

命監察御史劉慶汪霖從兩廣出征紀功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處置兩廣事宜下兵部議平賊後行之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四

俊言臣生廣西深識夷情廣西境內猺獞多居民少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聽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土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束或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長官俾從俗以治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平賊之後斟酌舉行少保李賢等進翰林編修丘濬條陳用兵事宜 命所司錄示總兵巡撫等官行之

兵部尚書王竑奏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用止許從征官軍內選用從之

奏稱總兵趙輔奏帶指揮鄒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爲朋黨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即今兩廣寇攘不支若令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

寧夏總兵張泰奏創造兵車下兵部覆行巡守等官會議泰言臣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爲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部覆奏謂泰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宜令會議以聞

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禮部奏舊無事例却之

禮部上言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間嘗一行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五

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不納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勅諭迤北使臣李來進朝貢舊例

諭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朵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峰中口進入今都督朵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貢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御史趙啟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乞收回前榜并查復郎中吳節御史葉淇等官從之。

啟言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不小餘亦可憫并吳節等爲人所累淇犯進言之失乞死者贈官存者復職上曰朕亦稔聞謙寬所司其悉如御史言行之

兵部尚書王竑言延綏總兵張泰條陳安邊方略七事乞移文總兵巡撫等官奉行從之。

兵部言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宜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四

七

八百餘里倖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皆在腹裏遇警則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捕虧損官馬無力陪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行者行之

召守制翰林修撰陳鑑修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

進直內閣侍郎陳文爲禮部尚書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令凡問囚犯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盡革去

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斷決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因襲久一旦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

兵部尚書王竑覆密雲古北口邊事忤旨不報

時有言古北口邊事者多干碍堅戚命下兵部議之竑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四

七

以其言有理遂如其言以問忤上意兩日猶未報竑具疏以待上不加罪或有爲竑慮者私謂竑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而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脫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大於此者吾亦不之計也爲竑慮者爲之愧服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而沒

以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王僊爲南京翰林學士

四月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兵部尚書王竑奏復在京開營軍士舊額及革除諸將私役宿弊不報

侍讀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略六條下兵部議修文四川總兵吳傑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採用之

一曰阻絕徑路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密行反間

以都給事張寧為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正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都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命副都御史楊濬巡撫荆襄地方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

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通之眾宜選良吏賑恤其飢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守制不報至是眾賊惟劉千斤石和尚為主改元署偽軍師總兵等號攻

劫州縣

命撫寧侯朱永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率兵討劉千斤起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搗賊巢

五月戊申修比于廟 命有司春秋祭祀

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不允 命醫治之

竑正色在朝遇事敢言多內批不報嘆曰大臣以道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上章乞休

復倪謙為翰林院學士開住

謙上言天順三年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逯皓攜撫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為民乞置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開住

六月都御史韓雍會征廣諸將于南京議進兵方畧

或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一出庾嶺入廣東一出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圖兩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元

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擒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

七月御史李志剛言乞勅四川兩廣撫按分巡等官廉辦通盜分賊究獄從之

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所掠之物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既去有司追捕者得其所留與物輒謂通盜分賊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

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誣含冤終莫能辯彼真為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良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廣東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麟永嘉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歿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之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十一

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告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報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命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見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都御史韓雍率大軍至全州會陽洞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

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

大理寺卿王...下軍民詞訟今後違例越奏者遞送押解原籍官司重究從之

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御史王恕賑濟飢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定議以寬輝稅

勅南北直隸浙江河南撫按官賑濟飢民

兵部尚書王茲陳有疾并乞休致不允慰留之

八月命工部侍郎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南北直隸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垣言兩廣用兵乞慎選府州縣官撫安平民下所司議行之

垣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徭徭逼脅平民使

為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怒

自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作誠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十一

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為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惠而

固守被脅之眾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兼總之則

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在於此奏入

命兵部審處

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率兵攻逆賊趙鐸等擒之鐸伏誅

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

綏都御史盧祥合兵擊敗之虜引去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縣凡一百

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汪洪等一百三十五名

命沐琮嗣封黔國公鎮守雲南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簡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請行養老之令褒恤已往賢
臣爲將來勸上嘉納之

盛在宣府修復官牛官馬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
其餘歲易補戰馬一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
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雖始怨之既而恃以無
恐皆欣戴焉

都御史韓雍等率大軍攻修仁荔浦峽賊破之

雍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
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一十六萬
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生擒一千二百餘

聖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十一

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勅戒浙江提督市泊內官福任

任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軍民甚苦之寧
波知府張璠禁戢其下任因誣奏璠璠遂列奏任諸不
法事下布政二司覈實於是布政使李顯等具實會奏
上以任年老悉宥其罪但加戒飭而已

兵部尚書王竑三上章乞養病准致仕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不足乞以淮
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候來歲分撥
官軍支運從之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開灘淺盤剝多帶
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
軍困上下部議行之

十月禮部尚書姚夔集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加恩
蘭及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朝貢期限人數從之

夔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亂加思蘭殘破
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獻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
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通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
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
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向來不得過

聖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十二

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
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罕溫答失力收集流
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待之意從之

戶部奏請申勅宣府守臣恪守官田官牛之法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多
空城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官銀
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遂於億
萬庫支銀壹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
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戰且守經國遠圖
而大同宣府自羅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
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

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令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上曰法旣善宜永遵守

陞直內閣侍郎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開龍首鄭白二渠功成

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過巖石則聚火鎔鑠而穿竅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兵科給事中袁澄奏荆襄流賊爲患劾總兵撫按三司李震王恕王儉等誤事上悉宥之

澄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攻陷地方甚爲民害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王澤等旣無撫馭之方又無征勦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戒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王澤等俱各奪俸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十一月南征都御史韓雍等率師次潯州議進兵方略雍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菁重嶺三時癘瘴其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若屯兵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寒閭峽

路紛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聲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虜衆自倍峽賊聞之亦已震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麟高瑞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入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英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林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虔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和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壠令正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曰林崗沙田府江間道也宜由越古嶺雙髻諸山伏兵林崗扼其東奔諸將受命

陞南京刑部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南道御史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詔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叅奏究問

戶部以所議漕運叅將表祐上言便宜復奏上曰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每石加耗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

故下令禁之。

詔保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災免糧一萬八千六百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刑部奏暫免差官審錄從之。

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害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年間事例差官領敕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

州府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赴京朝覲廣東廣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悉南

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囚罪輕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

差官審錄。

左府都督過與妻擊登聞鼓訟子之冤。上以安懇命即誅之。

吳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搜翰及其子鈞榜掠俱死與

亦以疾死于道法司擬得隆死因母吳訴故速其誅。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

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

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殿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

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

館不復以進修為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

李賢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公從何

處教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

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

政尋授禮部南刑部主事以馬文升為南京大理寺卿

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與鍾祥焦芳陳育為翰林編修吳希

賢為檢討張敷華等九人為各部主事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十七

時李賢彭時欲留敷華與劉大夏皆力辭不就終為名臣

泰寧等衛都督劉玉元喃帖木兒等奏乞賜蟒衣不許其

欲與民交易許之

朵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

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癸未夜月犯左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祀元儒劉因

追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太保謚忠宣

南征都御史韓雍督諸將兵破大藤峽賊平

自十二月朔諸將四面夾攻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

來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峽南排柵牢密滾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規其息急奮擊之將士用圍牌扒山虎壓二色等器角貫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日晝暝賊大潰敗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諸舍老鼠塞嶺竹踏梁腦紫荊林崗沙甲古營大寨等山賊屋廬藏積皆赭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眾栗栗視雍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破山開路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峯巒萬重勢控霄漢絕崖懸壁林篠叢惡占危險絕非人所處賊樹柵數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十八

重用千斤礮石大木轉而下聲吼若雷岳谷響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令人潛陟絕巔覘賊發竭舉礮為應自卯至未賊發竭忽礮震大駭雍緣木攀蘿以升招眾悉上援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山北兵且至山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擒侯大猷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

名斷藤峽

丙戌成化二年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皆氣赤黃色鮮明

今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三司官者

翰林院編修張元禎上言治道大本大原不報日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俗未幾與閣臣不合乞歸養病

御史魏瀚等條陳備邊事宜下部酌行之

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沿邊殺掠殊為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私門或借工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為之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狗彘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十九

為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各處率無積畜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疎略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為安也伏望切責總兵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叅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叅將提督巡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陞未久難責近效頃於三營內選

撥清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練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昭舊分一。等次等訓。統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若仍前作弊。卽參奏究治。所云費用實賜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以言事下獄。出爲漢陽知府。

公恂以先聖後且衍聖公孔弘緒大學士奎賢壻也。遂不次用爲少詹事。及上卽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至是上疏請終身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都御史韓雍率兵平大藤峽。擒賊班師。奏捷。并陳控制久策。詔如議行之。

聖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

雍平峽賊巢穴。蕩空。謂賊窮而降。不保其終。於是奏設武宣縣。東鄉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爲副巡檢。貴縣北山巡檢司。以土人陸善政爲副巡檢。改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灘。以土人廖正爲副巡檢。靖寧鄉巡檢司。於獻俘灘。以土人任中二爲副巡檢。大宣鄉巡檢司。以全扶寨爲副巡檢。大黃口巡檢司。以陸明貴爲副巡檢。與流官巡檢同事。思隆巡檢司。碧灘驛俱改于碧灘。設武靖州於峽內。碧灘屬潯州。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土人覃仲英世襲土官吏目。李昇等皆久叅戎伍。故雍皆任之。詔如雍議。

二月重修關里孔子廟成。上製文立碑紀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翰林學士萬安主考試。賜宴于禮部。

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陞鎮守荆襄王信爲都指揮同知。

石和尚劉千斤偕逆。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主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

禮部奏會試取中式舉人童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命南京僉都御史高明督

聖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

捕

明造巨艦名曰壽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滅九百餘人。又並江高山置邏堡。爲久計。有中官竊私鹽。又擅執儀真衛指揮卒。閔不可解。明撫卒令勿譁。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羅倫程敏政陸簡進士及第。賜李琮等九十八名進士出身。賜劉烜等二百五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命翰林學士河潛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

提督荆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議分兵四路會剿。從之。兵部言圭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

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皆用並進趙斯會勦上曰兵不可遙制宜如圭等所議行

少保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允命太監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奏選陝西土兵從之

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之民多曉勇習見胡虜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

於是延安之葭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手

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敘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推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詹一子錦承衛所鎮撫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移堡防邊事宜下兵部會官議行之

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管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累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山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

黃河西畔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蘇石海子圓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七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墩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俱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會議以聞

禮部尚書姚夔覆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議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飢民入監非例詔勿訖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二十三

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飢民

閏三月太監劉永成卒議欲封伯以直內閣彭時言止之永成有軍功意欲封伯彭時力爭之或曰宦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封事上慰諭之

疏畧曰皇上當念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頗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慾養天和留心萬機無怠正務

清寧衛典史高昂上言賑濟銀米作弊下戶部議行查究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請賣兩淮沒官鹽二萬並收船料
鈔暫改米以備賑濟從之

時江淮人相食故懇請之

延安知府王鑑上言乞行撫按分巡等官巡行邊堡下兵
部議之

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
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為官旗
魚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收器械不得修
葺能禦虜之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奸弊
可

明大政紀 卷十四

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揚等處飢民

從都御史林聰所請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
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復還哈密舊地
收其眾以衛邊塞 詔可

四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南方西北發戍各從所宜
下兵部議之

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北直窮邊寒風裂
膚黃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地者罕能寧其居而仰其敵
也南際遐荒山巒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水土
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

不相宜多致疾病遁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寧

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

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鬪矣事下兵部覆奏詳

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軍丁幾何山西

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

各於發冊取補 詔可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為廣東按察司僉事

魯初以父死事廢為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

部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

江陽春龍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倭寇漸東

明大政紀 卷十四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

龐氏將隣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飢餓所逼請發軍

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時還官 上命戶部

定議以聞

五月少保大學士李賢奉情起復修撰羅倫極論奪情非

制忤旨謫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

私宅告以不可李賢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

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

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

可已者蓋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

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尚書三
朝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雷倫。賢曰。路公市恩歸
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

御史陳選等交章雷倫不報。

選等謂羅倫所言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誠天下大計
也。乞宥之以開言路。

御史楊琅奏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
旨以朋比斥之。

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為流通。士氣之壯
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
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士氣。未幾而王徽以進言
里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六

遠斥。士氣為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言事補外。士氣為
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況從
而沮抑之。將使倭成風。聰明日墜。甚非朝廷之福也。奏
入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
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
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
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遣
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

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
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計處。庶幾有
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為大舉搜
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
地利。宜召還京。面授成。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
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
既召還。可以修武沈煜代之。上允所議。遂召信還。
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
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平之。

上至南陽。分兵為五路。圭與撫寧由南漳入。遇賊誘之
臨城。擊破之。乘勝進兵。賊退入窠穴。山險復雨。渾恒先
里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七

士卒而登。至格兜。賊憑險為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
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各奮勇。乃命裨將率兵千餘。由
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賊萬餘迎敵。顧
其營火。遂驚駭。蹂亂走。死者無數。斬首數萬級。生擒劉
千斤等獻俘京師。惟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岩險。
六月。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院。

謙自謫戍復職。閑住。至是請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
官官劾其貪冒無恥。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奏賊首石和尚集衆千數。殺死應州
府通判王禎等。下兵部會議分兵勦之。

瀛奏石和尚燒劫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發

州通判王禕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
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効能易敵傷賊
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
議留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
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
殺賊兼議守城池從之

反賊劉通等伏誅

通仰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
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
襄陽房縣與妖僧尹天峰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
仰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劫掠通令男聰約子龍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十八

等舉事乃於地名大石廠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
僞號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
軍殺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于市男子一十
歲以上者皆斬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下兵部議尚書
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

仲衡言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披堅執銳之士奮
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
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
無鬪志惟圖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

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
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
隨楊信勦賊仍令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
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
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迹可憑以是爲功賞
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
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
是之旣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
導俸給之

陞南京翰林院學士倪謙爲禮部右侍郎
七月命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十九

科道會劾禮部侍郎倪謙令致仕

科道會劾謙貪食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宜于極典幸而
得戍邊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
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如不容於公論僞乞致仕

皇上復徇所求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誼
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
城之逐竄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希求倖進者
之戒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旣不
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請乘大軍勦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從之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

尚未就戮茲又逃往巫山與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軍勦滅之以除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間遣為民

時崇王將出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

中稱病覲免尚書王嗣奏鑑懷不忠遂坐除名

命征虜將軍宣城伯衛穎鎮守遼東

以邪議為國子祭酒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卒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歷陞本寺卿

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平光祿寺卿能在光祿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十一

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錮還家其尤為人所稱者能偕

同寮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

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

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南京未嘗有後言以吏奮身

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

楊信率兵擊敗之

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舉眾為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

以為常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蒲

都魯及仇加思爾聚眾益為邊患朝廷添調京營及

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

清山西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俸或權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南京都御史高明以父年老乞終養許之

九月禮部尚書姚夔等言光祿寺供應宜從元年詔例從

之

時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

鷄鶩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

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為甚宜從元年正月詔

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糜耗

民財

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十一

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討

之

十月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船鈔

舊制無收船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故筭及之每船

百料納鈔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

歲歉商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

如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等下兵部議詔

總兵等官督兵搜捕餘黨

圭奏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千餘燒劫平山大昌縣治

調參將王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

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告缺食信給之食俾近營居住既而劉千斤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偽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下兵部議餘黨恐有窟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官督兵搜捕俾嘯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奏夷人進貢不得過爲揀選起邊界下禮部議從之

秉言建州毛隣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十一

以禮部定擬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方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里龍江迤北非建州毛鄰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致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月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

家屬五十二人

石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喜

叙平荆襄功進朱永撫寧侯李震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整飭邊備兵部尚書王復奏增府谷等處營堡墩臺從之復言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肅涼州兵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阻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十一

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十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堡稀疏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摘發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鵲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可便利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隣近營堡量摘官

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摘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壯振軍威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上命以三衛常禮待之及上番書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

舊制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

聖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四

三十五

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給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遇其稅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

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大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諡恭敏。

莊在景泰時有言事大節性剛直而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弗逮識者惜之。

聖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四

三十五

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按大學士王鏊云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此來蓋接踵矣。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參與機務。

平虜將軍楊信請調軍十萬期春三月搜河套從之。

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迤北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

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尅期進兵併力

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遼東太監李良因屬衛指揮王綸等保留失機監丞

韋朗兵部執奏不可許奉 旨留之

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機固宜執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為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通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為比且良効朗有罪茲復為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既為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回李良處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卷十四

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部尚書姚夔等奏賑恤疲癯殘疾之人從之

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是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間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贍養毋令失所

丁亥成化三年正月

詔遼東等處鎮巡等官務以禮待人貢夷人毋致嗟怨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賊未盡殄乞懲總兵趙輔等 上命都御史韓雍督同和勇會剿之

宏言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當賞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况綏兵大臣俱冒賞過分今賊孽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武輔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賊故毀成績乞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卷十四

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今宏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眾論交攻願率兵自効 上曰殘賊只令韓雍督同和勇會剿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 詔鎮臣禦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剿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鑄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詔浙江金華府立祠祀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

禮部奏浙江僉事辛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

許謙立祠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

立祠於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

致祭從之

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掌文淵閣

四月貴州山都掌蠻叛命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尚書提督

軍務同總兵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

山都掌蠻據大壩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

故出征

廣西陸川縣知縣謝堅奏流賊劫去縣印乞鑄給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

刑部員外郎彭韶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韶以其人

非才力論其不可用願朝廷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

伸公論疏入下韶獄都給事毛弘等言韶持論雖過心

實懷忠得有復職

能兩廣提學

時兩廣兵火之後人物周獎按察司夏垣請暫裁革提

學官以他官兼之上可其奏

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蔭子孫一人入監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

人以世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蔭敘正一

品子於正五品叙用從一品子於從五品叙用二品以

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

乃得錄蔭

封周太后弟周壽為慶雲伯周或為長寧伯並歲祿一千

石

封後數月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璋璫璫或子璫

璫皆受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

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

受奸民魏忠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

作為莊田民多苦之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災變乞修省上嘉納之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三

科道言近年已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

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

關朝廷氣數况兩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

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

伏望以敬為所以慈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

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或於

萬機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

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復十二團營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不妨部事提

督操練

五月免遼東歲貢人參

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袁繼

表免之

命監察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

時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偏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變化

提督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兵歐信奉旨自陳隱匿賊情罪狀上特宥之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市舶提舉羅倫爲南京翰林院修撰

倫在泉州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即放遣之不復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四十

問

七月工科給事黃輓等四川道監察御史丁川等各上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雷震午門正樓實上天示警乞加修省上以朕當勉諭之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衛輝地方蝗災乞賜罷黜并請停止不急之務詔不准罷歸所言該部酌議以聞

恕言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關人事良由臣巡撫失職所致况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別選賢

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以疾篤乞致仕從之遣太監

黃高賞敕諭賜白金三十兩織衣一襲寶鈔三千緡

虜寇榆林參將湯孔勛力戰死之

八月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文淵

閣大學士劉定之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乙未夜火星犯畢歷陳東方第一星

禮部尚書姚夔言朝鮮進海東青非故事乞下詔自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進從之

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四十一

召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項忠署都察院事

九月召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左都御史李秉同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

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誅之

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死之徙其縣於固原

侍讀尹直請萃成聖朝儀文法制集爲全書上是之

十月刑部主事袁潔言請沿河州縣雜辦正徭止出十分

之二下戶部議從之

潔言自通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搜送官船每歲自冬月河水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

役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

詔起復翰林丁憂修撰王獻獻乞終制許之

左庶子黎淳乞兼翰林之職 詔不允

召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李秉遠掌院事

提督貴州軍務兵部尚書程信向襄城伯李瑾率兵討山

都督蠻平之進兼大理寺卿

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鷄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

大海將士依其方畧用神銳勁弩夾攻賊不能支連破

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十級生擒二十餘人賊

走入深洞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

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僚之附于賊者還師

皇明太政紀 卷十

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還

兼進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

命副總兵都督韓斌防守遼東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

盆等物事覺伏誅

卽加思蘭寇大同平胡將軍撫寧侯朱永帥師禦却之

以江西左布政使林鶚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鶚初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

用已意出入於法乃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

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卽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怪遂

息又嘗以歲飢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

爲娼過嶺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稱良方面者
必有歸焉

副都御史林聰以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

十一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贈太保諡忠肅

翱直隸鹽山縣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

循守禮法不尚文藝久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鈐衡門

無私諷明於知人進賢惟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第宅

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

名臣何以加焉

以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移直隸武進縣小何巡檢同於孟濱河口

皇明太政紀 卷十

孟濱北通大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

出洋多罹覆溺且大盜出沒遂塞爲細流至是復移置

巡檢司以關防之

復兵部郎中沈敬官

敬官被石亨等誣與于謙等迎取外藩請戍邊至是事

白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請追加郡王廟號下禮部議之

瑤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旣北狩皇上方在東宮

虜薄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邸王繼統國無長君則

禍亂何由而平鑒輿何由而還迨夫先帝復辟其會

天之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隆

祀本朝神位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區

十二月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上言論上元張
詩非盛事上怒杖闕下調懋知臨武縣仲昭知湘
潭縣景判桂陽州

時朝廷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
疏以爲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
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況今兩廣四川遼東賊
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
生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
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
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
不敬之罪伏望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
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幾兵戈可息百姓
可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旨命廷杖調外任
左庶子黎淳奏訓導高瑄請復景泰廟爲妄言從之

初禮部等衙門會議高瑄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
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所敢
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
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卽帝位
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卽帝位在後

事理有碍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
皇太后懿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
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瑄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
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
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子將何
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
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
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
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
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
猶欲煩瀆聖聰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又云陛下卽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商輅復職內閣然後
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
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非欲尊禮郕王特爲奸
邪進用之地此必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
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
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按江西御史趙敬奏江西飢荒乞容留兌軍米以備賑
濟并停免今年鹽鈔下戶部議行之

敬言道往所屬經歷百姓辭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
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兌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

縣倉分上納以備賑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喝吏胥同里甲下鄉逼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準折變賣。今遇飢荒愈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得免戶部覆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瑋為戶部右侍郎。

戊子成化四年正月壬戌朔。

改湖廣臨武縣知縣董懋為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湘潭縣知縣黃仲昭為右評事。桂陽州判官莊景為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奉兩

聖明大政紀

十四卷

四六

宮之孝心董懋等輒肆已見過為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徭徭未寧四川苗蠻為梗無非欲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林修撰人稱為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

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六萬五百七十七石

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包。

陞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為尚書。

希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蔣守約例進尚書。本朝章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即前代宰輔而乃以雜流為之此景泰之失也一時當事大臣不能執正遂致因循識治體者惜之。

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

冕故少保于謙之子以父功蔭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戌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虜亂加思蘭殺阿羅出立滿都魯為可汗。

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瑋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

聖明大政紀

十四卷

四七

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中何喬新為福建按察司副使。

喬新任刑部陝西司主事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靖農家婦牧牛于野二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喬新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舍逆旅小所劫彩緞遺主翁事覺巡徼者並主翁執之以為同盜喬新訊得其情曰此與分贓耳當以強盜殊科司寇遂喜曰于慎刑如此不愧乃翁矣遂本部廣東司外郎錦衣衛隸廣東司其官校恃衛親軍恣橫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

少貸繇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修英宗實錄
採撫事當紀載者司寇特屬之及上書史館以保參
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司惟騰吏牘者大不侔矣
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戶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
者舅子歿其孫訟于官指揮袁彬獨抑訟者悉奪財產
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之遣覘事者百端擣撫卒無毫
髮可指為罪者在刑部久凡法比禁例具通其本末陸
諭及侍郎周瑄程信童方皆重之有大獄具必以屬章
疏當上者輒使具章吏部尚書古曹李秉知其賢薦用
之

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四

四月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事酷害邊軍為
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郎周正方往按之
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韓雍上請廣東廣西各設巡撫
從之

雍以兩廣地方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後患請于朝願
得文武大臣分其事而雍專理軍務

命副都御史陳廉巡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巡撫廣西
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災變疏上嘉納之

夔等言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
繁子嗣然此事自陛下身上固非求神奉佛所能致
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

誣氏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絲段俱是民間膏髓不
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為重大勲勞不宜濫與
官爵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
年故事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
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衣服一
言動悉依祖宗舊規以回天意又言持儉用人正家
防微杜漸克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
矣

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指揮申澄死之

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
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順末虜酋李來毛里孩內侵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四

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劫掠藏匿
遁逃事覺有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
孫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眾反
石城者四面俱山峭望高數十仞西山嶺平可容數千
人劉清領兵與戰不利陝西鎮守巡撫遣都指揮邢瑞
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邢瑞遁逃官
軍大潰遠近震駭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詔下諸司處之

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曰修治化以正流民三曰禁
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導委任以革民奸五曰立期限以
集庶物六曰止虛偽以息刁風

文江廬陵人。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

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手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修飭。至是人皆醜之。五月。京師大旱。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大學士陳文乞惡謚。不從。

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謚曰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大著。縱子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于重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卷一

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爲將來之戒。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訐奏。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胡謚請頒大明一統志于天下。下禮部議行之。

禮部乞于司禮監開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行。禮科給事中成實言歲貢有事故。乞准次貢考補。從之。

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詔順天府存恤孤貧。

先是給事陳鶴言京城內殘疾無告之徒。朝夕哀號。排門乞食。往往凍餓死於道路。乞敕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禕亦以爲言。上命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糧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御史謝文祥言大學士陳文乞加惡謚。上不允。

文祥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迹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已地。乃朦朧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卷一

者也。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敕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軫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上曰。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詔建陽縣立祠祀先儒熊禾。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乞令禮部行永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從之。

勅陝西副都御史陳价總兵寧遠伯任壽并寧夏總兵
伯吳琮延祿副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
上達滿四。

六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國通事林從傑等乞容便道省祭從之。

從傑等三人秦原係浙江寧波人幼被倭賊掠賣與日
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
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中國人通番如違聽
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鹽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經藩
貴中納不允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五

戶部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
儲今洪所請不惟阻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
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
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粮子
粒凡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部會文武群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

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
莫敢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

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

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

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

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

諸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

而議 上曰 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

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

如但與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合宜商

輅曰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

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五

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失 聖母心

亦豈得爲孝乎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

心 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

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 上雖

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

言之乞 皇上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

大學士彭時等上言慈懿皇太后祔葬祔廟不可易 上

命禮部會群臣定議以聞

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

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先帝

全夫婦大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

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神主附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計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改易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禮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不合於禮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孝宗

則致后後祔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碍且愈足以見二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議務合天理允協人心則天下幸甚又謂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議萬世言甚懇切

七月禮部尚書姚夔及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糾道等官集議慈懿皇太后祔葬祔廟如內閣彭時等議母后不從時等及夔等帥百官伏文華門號泣不起上祈請從之

慶會群臣議以爲宜與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裕陵慈懿皇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上答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聖母在上事有窒碍朕屢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此違逆致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裕陵左右別選吉地安葬崇祭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慶會群臣復奏大意云上所有者祖宗之天下當守祖宗之成法祖宗成法即先皇帝與母后猶不敢違而況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則非一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皇上不得爲至孝當起敬起孝以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母后猶持不從則當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六

孝宗

用尊無二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羣臣再議慶等言益切謂或者曰上爲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而厚於彼殊不知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裕陵並享太廟略無輕重何謂有薄厚哉或又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無及自咲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復繼以危言及羣臣伏文華門以待上悉覽其

奏懇請於 皇太后自巳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
批云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
武羣臣始退

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巳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
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御史謝文祥劾尚書姚濫舉都御史張岐降南陵縣丞
禮部尚書姚濫乞休御史謝文祥不允

慶言頃者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

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罪臣歸田

里以謝言路 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為卿也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不允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乞宥御史謝文祥不允

昂等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為狂妄若或因此而遂
加寬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之以來忠言

有星孛于台斗

總兵任壽等率官軍討土達滿四敗績都指揮費良死之

寧夏兵先至陳价與吳琮不候延緩兵至自固原急趨

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駕梁梁

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

信最知賊情隨對陳价言曰賊雖誠僞巨測然我軍夜

間未息臨晨即行且乏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

彼意退兵徐議攻討吳琮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

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

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梃而鬪官軍遂敗

壽吳琮俱退保東障陳价欲自殺左右護下山遣失軍

資器械不下千數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

死於賊賊遂乘勢猖獗凡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靜寧

州大路虜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匹糧米不可勝

計時兵部主事閻讓催兵至固原具奏以聞或傳其黨

導以寇陝者朝野益震

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价總兵任壽吳琮都指揮劉清馮

傑下錦衣衛獄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巡按江西御史趙啟言江西刁民捏告有司乞行嚴禁下

都察院議行之

啟言江西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動輒捏詞告害其

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為行止其用

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干譽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其

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

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

啟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

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

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

得以少息矣

戶部尚書馬昂被劾乞罷不許

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勅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難處託病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苟視以爲得計及睿斷已頒則覲顏入朝怙不知愧似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州于靜饒女及受西僧劄已寶賂乞下法司明正其罪 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將臣辱罵比之犬豕乞放歸田里上曰言者過實朕知之卿當盡職不准辭

附御史趙致爲江西按察使

致巡按江西將代值歲旱荒戶部請勅致賑濟候事竣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天

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御史楊琅等乞宥御史謝文祥不從

琅等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朝廷雷霆之威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

詔文祥徇私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命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率京管及延綏寧夏甘涼等處軍馬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

滿四

兵科給事中陳鉞等奏供應官掖貨物依時價兩平交易不許強奪下戶部議行

鉞等奏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不復計直槩以勢取

負販者不幸遇之輒呼號痛哭如被劫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皆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宮掖間宣索過額必是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艱自今上用之數務從節約嚴防供應之人不許侵漁遇有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

表謝

八月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修造畢奉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候遇缺選用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五

癸巳辰刻京師地震有聲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史俊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賀恩等一百三十五名

起南京大理寺卿守制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土達滿四倡亂特起用之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詔土達滿四叛逆停陝西布政余子俊等俸

兵部奏余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能撫綏防範以致土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 上然之

九月庚申祔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爲彗星授貴妃萬氏父貴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

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上於東宮及上卽位冊爲

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爲諸城縣吏以妃貴授都督

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寵隆赫通妻王氏出入

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陰使婢僕結通妻往來于家

朝士希進者羣趨通門劉吉亦附之

大學士彭時以彗星見乞罷免不允。

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邇者彗星復

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免上曰朕自

修省所辭不允。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四

吏部尚書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大學士彭時上修省疏。

時因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而

宮中根本猶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

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官嬪數多宜生子亦衆

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

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

廣繼嗣爲宗社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

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各陳獎政下

所司擬行之

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迭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

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徵也臣聞君之

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二者外間傳聞陛下

於中宮或有參二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

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不減中宮不

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

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

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

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

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

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五

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飢寒疾苦

父母必爲之寢處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飢之

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

視爲汎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

子訴飢寒爲父母者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

處之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

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

益之齋醮而西番割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資隆

厚出乘樓輦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

回賞賜以賑濟飢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齋醮又言天

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因賞資無

飾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類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奸衆子効尤爲父者恬不知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奸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賜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卽擬行之

西天佛子劄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地爲寺田仍

聖明大政紀

乞宛平縣民爲佃戶上許之

戶科左給事丘弘覈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

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刑部郎中彭韶因星變陳弊政不報

疏言未終者四事以爲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特

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

上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有未終者也成化之

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

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

比利權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未

所請輒從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傳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傳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就不思阿順從吏以晷日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聖明大政紀

御史胡深等劾商輅程信姚夔馬昂乞罷黜不從

深等六人言適者天出彗星示鑒皇上兢惕不寧臣

等亦皆憂畏已畧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

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修省亦徒爲虛文而已未得弭

災之實伏望皇上總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

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

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上在青宮邸邸密謀廢立彼

以內閣大臣畧無一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

是乃賣國之姦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

聽屬權豪之子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

私戚公貪財躡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

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政害民。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濟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戮。用答天意。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夏等三人具疏於御前面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夏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姑宥之。

尚書姚夔。程信。侍郎商輅。乞休致。不准。

尚書馬昂。乞致仕。許之。

辛未。附享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請乘機襲毛里孩。復河套。下兵部會。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議非計。從之。

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飢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上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款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主。以逸待勞。一

也。自恃強眾。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驅馳不息。

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為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為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擄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為之所欲。戰則圖方略。欲守則飭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與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敕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李五

丁丑。昏刺。彗星犯七公等四星。

御史左鈺言。請發遣番僧。不報。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陛下又謂恐失遠人之心。臣以為陛下不忍失遠人之心。乃忍失過人之心乎。乞發廷臣計議。

翰林檢討張順上言八事。下諸司知之。

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圖治理。三曰。開言路以達通情。四曰。接群臣以察庶政。五曰。罷冗食以蘇民困。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帥以卹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

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喬新奏免福安寧德縣銀課。命

二縣銀鑛久絕有司責民供輸民多破產賠納奏上戶部議減三之二

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京師地震御史康永韶奏考察兩京官命吏部都察院會各堂上官考察

命會官廷鞠給事中董旻等二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各罪擬贖杖還職

先是旻等以彗星見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輅等不自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詆言者於是旻等復言輅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六十七

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罷黜而攻

夔尤切上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鞠之會

御史林誠又言臣近劾商輅當邸邸易儲之際不能正

救今復起用不合人心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

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鞠

十月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該選監生考身言書判以別去

留從之

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者與

冠帶閒住禁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

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

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

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營家欲有司得人

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

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

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

閒任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

吏部等衙門尚書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待

罪上宥之

上曰爾等常以勤政為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既認

罪姑宥之

以楊鼎為戶部尚書

進直內閣彭時改吏部尚書商輅為兵部尚書劉定之改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六十七

禮部左侍郎兼官仍舊

以薛遠為戶部尚書總督京儲

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誥命

謙子編修岳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可岳奏自陳

李秉言謙先任學士曾犯賊罪充軍原授誥勅俱已追

後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賊之人例難推封上曰謙因

子推恩其與之不為例

吏科給事中毛志劾李秉等考察不公乞明正各衙門堂

上官欺罔之罪不從

志言適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

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旨著吏部會同各

堂上官考察各堂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懲之却乃朋奸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破黜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中董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效尤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曾預考覈者明正其罪以為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伏羌伯毛玉攻叛賊滿四力戰死我軍遂退都御史項忠即斬斬一千戶以殉眾乃定

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卷八

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

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忠異已各煽浮言

甲寅星犯天屏西第二星

兵部奏請命撫 伯朱永率京軍四萬討叛賊滿四大學

彭時止之
兵部以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以京軍四萬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賞格乃行

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爾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為京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眾猶未言

順天府學生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卷八

番往討賊為父復讐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劾成國公朱儀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吏部侍郎章綸刑部侍郎王恕工部侍郎沈理大理寺少卿金紳命禮部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毛弘往按

智等言妖星示警災異迭至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以子玄應冒京衛軍餘僥倖薦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

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失臣而偶失節之婦
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奸貪大理寺少卿金
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答天戒安
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

十一月戊午彗星滅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肆害并法司處
決重囚過刻下其言于所司知之

都御史項忠馬文升等督兵進攻石城擒反賊滿四等捷
聞且止援兵有敕獎諭并賞羊酒犒勞

忠等堅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忠
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於是賊中脅從之

皇明大政紀

七十一

衆相率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
餘戰皆卻之值滿四夜使愛將楊虎狸者出營遠汲被

擒忠先揚言斬之虎狸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
所束金鈎賜遣之約爲內應以故滿四卒爲虎狸所賣

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
石城反賊復立平涼達官鎮撫火敬爲主拒官軍都御史

項忠等復率兵搜山盡殄之
忠令各營遣夜不收數人值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

追蓋欲散彼之黨使易成擒劉總戎議欲任城中餘賊
皆散去勿追項忠與馬文升議曰賊自叛逆以來殺我

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

意即又叛矣終爲陝患論法不可恕乃日探之至十一
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發
諸營兵捕之斬首數千級惟滿四太平舍人能最驍黠
逃去詢其黨滿洪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
擒併獲其家口百餘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賊五百餘
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
以下者數百以候取用文升與忠議曰石城之險非盡
夷前後所築城垣恐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萬人
悉平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都御史項忠等率諸營軍馬回固原

皇明大政紀

七十一

七十一

召南京太常寺少卿陳俊爲戶部右侍郎
虜寇榆林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

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於武進奔牛呂城設
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

頽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濱出江者因迫海洋
漕舟多覆溺且難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請

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宥委常州府知府卓天錫
成之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中書舍人黃瑄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給命書

寫誥勅在朝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之恩報效者。復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為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為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下所司議之。

一。勵實行。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六。革宿弊。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皇明本政紀 卷十四

十一

御史劉璧合諸道力詆戴用所言非是。請歸推舉之柄於六部。不報。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言十事。上命所司知之。

序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諫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策以均徭賦。制治保邦。莫此為要。弭災消變。莫此為急。

降御史邵有良為四川蒲江縣知縣。

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

法誣奏有良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旌表福建上杭故民邵縉紳妻陳氏。縉紳妻黃氏貞烈。巡按福建御史涂鼎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崑穴。間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之。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以行至梅溪。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已丑。成化五年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皇明本政紀 卷十四

十一

官軍捕附滿四賊首毛哈刺。亦傳首至陝。未殄土達。悉令本分耕牧。

都御史項忠奏處置石城事宜。從之。

忠奏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設一千戶所。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千戶所改為固原衛。奏選指揮等官苗鳳等七十餘員理衛事。復添設兵備僉事一員。舉鞏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項忠等遂班師。

任壽吳棕陳价俱謫戍。劉清馮傑伏誅。命禮部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體勘南京考察庶官。應否來聞。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會各衙

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綸明各徇意見。奏罷官九十六員。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命名事有未當。宜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歲考過官。并從公體勘。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勅往南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計奏。上亦命盛等併勘。

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大罪十有三。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革秉太子少保。令致仕。

秉自科道合舉掌吏部。侍郎崔恭尹。旻咸不悅。事多同異。其科道劾姚夔。商輅。程信。馬昂。皆謂秉主之。夔等共銜之。至是黜朝觀官甚多。彭彥光。彭寅以姻戚。僉事鄧

聖明大政紀
十五卷
秀劉倫正。皆與黜。竟怏怏。崔尹二侍郎。又日夜露秉之短於相知者。給事中蕭彥莊。因具劾之。疏下多官會勘。

二侍郎對欵承伏。且曰。吾二人嘗諫。如不聽。何刑部尚書陸瑜。會六部等衙門議。秉銜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

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回奏。學士陳鑑送秉詩。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稱誦焉。

逮給事中蕭彥莊。御史劉璧。馮暉。吳遠。康永韶。刑部主事

吳智。下錦衣衛獄。

彥莊奉旨。指名懼構。怨遂疑有旨切責。乃指劉璧。馮暉。吳遠。以嘗上書請歸。推舉之柄于吏部也。及布政丘

不從。

陵憾彥莊。見劾褫職。亦許彥莊使山西。噴奉承不至。誣劾已并。吳智亦許永韶。俱逮問。彥莊降驛丞。壁暉遠降州判。智調通判。永韶調知縣。

陞吏部左侍郎崔恭為吏部尚書。

科道直秉者。喧訕大理卿王際。嚮意冢宰。并內閣彭時。聽彥寅等譖。因嫉彥莊。合計罷秉。彭內不自安。稱病。侍

請尹直。請閣臣商輅。急以崔恭補冢宰。庶尉科道北人之心。以解王彭二公之諫。商諾翌日補恭。恭又托尹直

轉呈改盛。

戊寅月犯心宿。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珏。侍講學士劉吉。主考。賜宴于禮部。

聖明大政紀
十五卷
散棘取費。闇等二百五十人。

總督陝西軍務都御史項忠。奏固原迤北添設一衛。從之。忠奏固原地方止于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

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

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使臣回還。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

禮部執奏不可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令原來伴送外夷人官束外夷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山東濟寧人李獻奏外夷朝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事下禮部覆奏謂不必遣官故有此令

反賊滿四檻送京師伏誅

勅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衣糧農具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時滿四平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為言故勅文升等撫綏之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

初南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章綸縱子冒籍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參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或調用或罷黜逮問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革前并宥之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誥命

先是李賢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之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領兵

當先功勇可嘉宜給以誥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命繫之時等言弘緒宜置之法但弘緒為先聖嫡孫今宜從厚

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上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彼散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言五事上嘉納之

一端身心以為治本二從儉約以厚民生三却虛名而務實行四勸節義以敦風化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覆奏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司舉行

皇明大政紀 十四卷

閏二月掌武學事國子監丞閻昂錫言三事下所司議行之

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后勇武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為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略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如薦舉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為民充吏追糧今本學生皆膏粱紈綺之裔糜費廩祿者多潛心韜略者少乞勅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原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

已未雨霾天氣昏蒙黃塵四起。

夜月犯昴宿。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典必待考滿下吏部議行之

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勵有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未必無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奏從其議

癸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興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

正字季方順天府灤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陞春坊贊善剛方正直與俗不群英廟復辟王翱薦入內閣參預機務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誣謫貶欽州同知因母老未卽行厲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衣獄脩拷掠謫戍鎮夷吉祥等敗旋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帖黃本賢惡之出知興化府至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雋負氣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平竟顛蹶不偶或謂正浚恒起凶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為幸矣蓋

不滿之意云。

已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禮部侍郎葉盛等奏勘過南京侍郎章綸都御史高明考察事命俱宥之

禮部議南京會官審錄坐次從之

禮部奏本部右侍郎葉盛奉命體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錄囚坐次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之弊已久宜禁革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為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主九

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席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序次南京法司衙門會官乞如北京坐次今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武衙門遵守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三月敘平滿四功陞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左副都御史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張昇丁溥董越進士及第張璵等

七十五名進士出身。張曉等一百六十九名同進士出身。命秀王主祭四陵。

侍讀尹直言往者兩大臣主祭。故陪祀者可分。王今備詣四陵陪祭者尚可分耶。禮官愕然從之。

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喬新奏。蠲與化府屬牛租從之。

喬新行部興化間。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疏以聞。遂蠲其租。

刑科左給事白昂因黃霧之災。上言六事不報。

大略謂。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鹽矣。而不得求地。

皇明本政紀

卷十

矣。京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為禁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急務。

四月。減王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

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致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為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謬崇其號。子孫傳為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為所自出。迨宋以來。

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致成讐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蔭。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錄。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有敢稱天師。印行符錄者。重罪不宥。

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為禮部左侍郎。謚忠文。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顯奏。時勉歷仕四朝。曾効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鼎例。改謚加贈。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殺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

皇明大政紀

卷十四

全

朝。直言敢諫。殺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

辛巳 皇子生。

賢妃栢氏出。禮部奏春秋書子同生。重國嗣也。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奏。勅撫安土達。

文升親詣固原。檢其戶數。拘其老者。面諭以生生之樂。釋其驚疑。眾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為亂。遂奏給復三年。以安其心。復榜示諭之。選丁壯千名隨軍。皆樂從。願効死力。以報後。再奏復指揮滿疇官。陝西西安左衛帶俸。以絕後患。

五月。以吏部右侍郎尹旻轉左。改禮部右侍郎葉盛為吏部右侍郎。

提督兩廣軍務巡撫都御史韓雍丁父憂。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南京大理寺評事張珏陳言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乞令後許本寺參問從之。

珏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民因而誣服往往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參問本寺卿王縣復奏如議。

聖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卷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而內深刻剝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議欲用泰泰惟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歿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托貪賄爲事認萬貴妃爲同宗多結宦官爲內援朝臣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

陞侍讀學士劉吉爲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詔倭倭巡海等官禁防倭夷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鑑言倭夷姦竊侵掠海邊見官

軍追捕乃陽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爲嘗破其毒近見使臣清啓人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通者倭使清啓凌轢館僕殘殺市人迹實樂爲鑑言誠當宜移文倭使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候以防其效。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

元時賽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德之迨殁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于民宜在祀典事下禮部覈實請修廟復祀從之。

聖明大政紀

十四卷

卷

鹽賊錢厚糾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倭倭都督僉事輩寬擒之。

六月癸丑朔日食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

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鏊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既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寧夏巡撫都御史張榮受密勅撫安降虜

虜自永樂來降散置寧夏所屬地方至是慮其爲變

命設法散處之

河決開封

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轸大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以九年考滿留掌都察院事改左都御史

流賊李嗣子聚眾起漢中劫掠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率兵除之

八月廣西道御史李霖上言內庫課銀乞類解并軍器量徵折價下工部以舊制不容增損止之

瑤言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錢糧有數少而其家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

子十斤其直為銀四錢而間開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

布政司類解瑤又言臣視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皇明大政紀

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續解者亦惟取具文移以致吏民並受為害弓矢

多不犀利有等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重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為修

整之費或徵其材為成造之資庶上下材用不之而門外之費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

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定之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過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

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為編修嘗

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常北虜構難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水決

又陳言以為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

事必從公論而潔已勤事視昔有加科等科給事中李霖等上言皇親指揮周或翊聖大人

劉氏強占民田上以待勘報區處諭之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

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汝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聖諭俞允中外

權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或翊聖夫人劉氏蒙皇明大政紀

蒙賜給田地今或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

不忍拒之殊不知裕容之怨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入皇朝

來百年于茲民生日眾安得尚有不耕閒田名為求計實則強占乞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為業今後敢

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幸甚

九月命中書舍人解禎亮復職禎亮故學士緒之十九年考滿時已六十八歲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緒在雲南間擢居內閣頗効忠勤乞

仍舊職。上特許之。

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致仕。

按陳憲章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論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遵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刑部郎中彭部御史李琮下錦衣衛獄。

初錦衣衛指揮周或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欽王會巡撫御史務福按視因據民田籍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為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上。改命韶暨琮復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況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從而奪之。且自効不能丈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李羅忽亂加恩。蘭寇延寧固原。

十月以陳鑑為國子祭酒。

徵士吳與弼卒。

按門人婁諒云。與弼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巍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學之傳。心慨慕焉。

及親明道亦嘗微心。乃知聖賢之學可必。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身心沉潜。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

十一月逮文選郎中陳雲。員外郎劉恒主事乙瑄。陳道下錦衣衛獄。

初吏訐雲等。命刑部問科道官。劾吏部尚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為計。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避劾涉嫌。乞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鞠之。既而都察院擬贖杖還職。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訐告吏孫慶等。道為民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巡按廣東御史龔晟等。上言宜設大臣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下兵部議。設總府於梧州。總制兩廣地方。

晟與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朝。以為兩廣事權不協。是以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圭集議規畫舉韓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

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於梧州。便宜行事。兩廣參副以下俱

聽節制前兩廣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馬升充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叅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於總府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朵顏等衛女直土達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兔鴿今後不許來進 上是之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地分設太平縣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女直來朝野人宜令一年一次來朝不許過五十人從之

給浩繁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已經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十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
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歲河南山東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五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閱

金谿閔師孔謹訂

庚寅成化六年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中郭鏜乞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置不問

鏜言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寺事

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以甘露事

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觀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

皇明大政紀

乙未

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

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一則桑穀生一

則雉鳴耳二君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修省變災為

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地震山

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今年下詔

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

遇災而不知懼然後亂亡隨之 皇上踐祚於茲六載

凡列位大臣職居典禮者宜如巫咸之告君祖乙之正

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願以後奏甘露誦

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 皇上以年豐

為瑞以民安為祥以賢才為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

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
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
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諛
諛懼災修德其為瑞應豈不大哉上曰朕未嘗以此
怠於德政郭鏗安得為此言姑置之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奏乞終制并辭陞職不允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允辭

二月司經局洗馬楊守陳進講武成篇進諫言左右悚聽
守陳講內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
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

聖明大政紀

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
情嬖豔者乃啟祿山之變是何也蓋律之所以無為者
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
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
心皆嘗不愛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
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
王治亂所以異惟陛下留神

詔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
隱違者罪之

晉府悼昭王嫡長子奇渾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
二人在府任使旨下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

本當違問姑宥之所司即以其入送京

勅刑部等衙門左右侍郎等官曾輩往浙江原傑往河南
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夏時正往江西撫
安地方

吏部尚書姚瓊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
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
趙汝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
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為巡撫者奏
入從之時召汝雲等京待缺故以時正往

兵部尚書白圭奏疎放幼軍緝捉軍官并收充將軍俱不
引奏從之

聖明大政紀

十五卷

三

府軍前衛幼軍及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
前奏過疎放京營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
引奏緝捉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亦引
奏主以幼軍疎放多疲癯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
四夷來朝者在廷觀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
當煩瀆聖聰故禁之

三月免河南汝州糧三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
餘束

翰林院編修陳音言乞降佛子法王真人位號并請建寺
觀者悉置於法不從

音言養德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

問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辨佛子法王其人者無片善寸長可採名位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修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為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行興矣上曰此事已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霖晝晦陝西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犯金星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四

改趙府長史雷霖為金華府同知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一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免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七百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以林鶚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共三萬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辛

來浙江慈谿縣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權御

史巡按蘇松常鎮貪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剿湖廣苗賊縛渠魁韋同烈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計聞賜祭葬來臨事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

時江南糧運不至太監汪直喉科道馮璫等劾之遠奉命往視至則滌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

五月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瑄陝西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

己巳英廟北狩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啟瑄

從水竇下匍匐出謁叩馬鳴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五

庫金幣犒勞尋遷山西叅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

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言其屬何經經計其

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雖官至工侍然亦不究其用云

巡視河南戶部侍郎原傑奏禁止王府受投獻并告計永不起科田地下戶部覆奏從之

傑奏黃河自古為河南患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口食以供租

稅益取此而補彼也奈何奸徒陰結王府官校聚指為園場屯地投獻徵賞王府輒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

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誅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與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庶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衝輝一府沙礫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奸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於勢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

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奏請戶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下戶部議行之。

聖明大政紀

卷五

七

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羗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于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數十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銀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三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

中塩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處置從之。

國子監丞李伸奏請襲封衍聖公孔弘泰畱在監讀書俟學成遣歸奉祀下禮部議行之。

伸言前衍聖公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後裔特加寬宥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像將復踰前轍伏望畱之京師俾隨侍班行伏睹禮制退則從游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

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祭從之。

大學士彭時言請勅北方山東河南巡撫設法賑恤民困從之。

時等言近來旱傷去處除南京地方路遠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隸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夏麥未收秋田未種雖經屢報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勅三處巡撫官設法賑恤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稅并戶口食塩鈔貫照數蠲免其見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庶民困或可少甦

流離或可少息奏入從之

六科給事中諫西山建佛閣詔止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曰歲荒民飢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巡視福建都御史滕昭奏置歸化縣從之

昭因清流歸化里介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僻不供徭賦因奏立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五十五

四月戊申朔日食

詔罷會官保舉

京畿大水異常

七月初三日己卯皇子生於西宮

皇子即孝宗皇帝皇妣紀氏初已丑九月上幸昭德宮皇妣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有娠萬貴妃百方

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疾出居安樂堂以宿報而屬

門官照管至是聖嗣誕焉皇妣乳火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

貴妃知之

兩京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修紅板倉從之

洪謨言本監紅板倉二十座係孝慈高皇后積糧以惠養監生妻室乞爲修理庶以表著高皇后良法美意於億萬年也

京畿水災民饑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永平河間三府吏部右侍郎葉盛巡視真定保定二府

忠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全活不可勝計盛審貧困招流亡全活甚衆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三邊軍務

越奉命出延綏至崖窯川擒賊四十餘人斬首數百遷左副都御史又於黃草梁擒賊五人斬首百二十進右

都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五十六

陞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爲四川按察司副使

命右府都督僉事李杲撫治屯營

戊戌曉刻月犯昴宿

戶部奏給事中韓文等勘實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上命所

司賑恤之

八月免陝西臨洮府屬縣并鞏昌等五衛去年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詔兩京選御史以科目進身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兩京御史員缺吏部請循舊例選人進士中文學優長者貌相宜者理刑就職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

百寮。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選
憲綱選用。務在得人。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東昌兗青登萊六府農桑絲絹
已已。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

夜月犯天鐸星。

巡視浙江刑部侍郎曾翬奏罷布政張清等數百人。薦舉
何宜李嗣阮勤劉喬等十餘人。命吏部議之。

張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
政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食。人號為菜張。以其執法
大嚴。又謂之板張。浙俗多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
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十

提督福建市舶中官。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藩臬。力辭
不能。右布政朱英受而輸於官。籍記之。

阿羅出冠榆林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率師禦却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

大學士彭時等奏。乞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從之。

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糶。
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
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軍官。
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令
一下。庶幾人不閉糶。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

乞命錦衣衛嚴加緝捕。庶免貽人。上嘉納之。

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

吏部奉 旨查審考黜官。平樂知府袁衷。泰安知州畢宗
賢。修武知縣劉昭。濟寧州判官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舍
短取長。尚有可用。至於申訴奏告者。難以准理。從之。

初奉 旨以人材難得。恐考察黜退官中尚有可用者。
命吏部集議。故具五人以聞。

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
井宿。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斷勝峽殘賊二百餘。夜入電白衛城。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十一

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奏。詔免。
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家屬隨住。

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稱天師。罪
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
昭國法。上以事既施行。姑已之。

戶部會議。巡撫漕運都御史陳瀛等所陳事宜。從之。

一。蘇州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輪運內府白熟梗
糯米。并各府部運梗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
經沿途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兼遇水固守
關。又為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

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腳價以補其數。以水灾免保定等衛子粒三萬三百石有奇。以旱灾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千六百石有奇。

令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

時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飢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荆襄賊首李鬍子聚眾反。

鬍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

皇明本政紀

卷十二

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討李鬍子。

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

先是任巡撫者與太監不相能。不以邊儲爲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規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諜者訊之。盛稱林翳崎阻。糧少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哀求乃免。於是反諜語之曰。汝虜恃林翳。汝不見中國匠刻木器乎。遣萬卒持器使入剗之。林不終朝可盡耶。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爲然。秋督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於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遣大將旗鼓出遼陽寨。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

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

命納粟招軍陞職者。俱許子與孫承襲。

十二月。調江西按察司僉事張悅於浙江提督學校。戶部都給事中王弘等上言。禁奢侈從之。

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奢侈。服食僭用無度。酒席皆族盤民之困窮。由此在京射利之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爲名。或邀取官職。或倍獲價利。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爲弘等所言深切時弊。請建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

皇明本政紀

卷十三

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簡榜申明禁約。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請惜薪司柴炭預爲減省。下工部議之。

詔言。惜薪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被災傷。收斂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薪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甲戌朔。

詔責陝西鎮守三司等官。玩弛邊備。致北虜入寇。

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陝西近年以水毛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毒。皇上命將出師。爲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良由鎮守三司等官縱弛偷安。

負朝廷重托宜嚴加究治上即馳勅切責之

以浙江布政余于俊為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京師饑發太倉粟減價發糶戶部侍郎陳俊請凡糶以升斗計滿石以上者開不與從之

俊奉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及俊奏上其計遂阻

荆襄流賊王彪就擒兵部尚書白圭等請勅總督項忠相度撫捕不必調土兵上是之

圭等言先因荆襄等處流賊倡獮特勅項忠總督征剿今賊王彪就擒餘黨多困於飢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

相度賊勢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望明大政紀十五卷

動調未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定長運法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軍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

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南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允於運軍自是轉運變為

允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允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

允運變為長運成一代良法

開設浙江金華府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隸之

二月戶部奏京庫歲用鈔不足復設荊州九江蘇州三府鈔關

以水災免福建福安連江龍巖三縣稅糧一萬五百餘石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

上以雨澤不降令羣臣條陳關失

戶部尚書陳信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禁可伸理者五下兵部議之

大約謂當今在外延綏兩廣無歲無虜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為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恒病其

不練而困於不足凡此皆宜更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望明大政紀十五卷

皆連內外引喻詔下兵部一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四方悉如信言

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下兵部議之

其略曰今虜寇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為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

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構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

饋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烟避藏仍令防備官軍各守城堡伺

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愛

供餉不敷勢難進剿請命諸將慎守禦以圖萬全。上從之。

二月開設福建歸化縣。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隸之。

增置工部屬官三員。往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浙江杭州之城南三處專理抽分。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中丘弘爲正使行人韓文爲副使往琉球國封其世子尚員爲中山王。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移奉議衛官軍駐梧州并拓教場別立城從之。

星明大政紀

一六

一六

雍等奏近立總府於梧州守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梧州以守城池。又梧州舊城三面距山內包高山難容士馬城東南有教場遺址欲別立城聯絡相通。詔可。

有星李於天田。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

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言及至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許典簿王允發其事

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貫錢一千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着。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議論斬。贖爲民。典簿王允等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湖廣總督項忠奏土兵不可中止。下兵部議之。

忠奏近詔撫諭流賊不必調土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行陣。已行保靖土官及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二心。其

星明大政紀

一七

一七

王彪雖投首而元兇李鬍子等鳥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議征剿流賊必須有其脅從母使王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鬍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撫捕以靖地方。

巡撫荆襄都御史楊瘡奏遷發流民各還故土從之。

瘡恐流民爲變累及於已。因爲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巡等皆附瘡議。

陞南京翰林院學士王慎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以山東布政使雷復爲禮部右侍郎。

召養病禮部侍郎李紹掌國子祭酒事以修撰耿裕為國子司業

時祭酒司業缺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書姚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為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侍郎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導近年人不以此官為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耿裕而驛召李紹於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八

四月己卯雨土霾夜水星入太微垣守端門

養病進士盧璣建言設左右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

幾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官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圖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遴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惟備我清朝之史事寔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忠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戶部奏賑卹遠近飢民從之

戶部奏近日飢民行乞于道多疲不能支相仆以死乞令順天府二縣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

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卹其遠方流移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死無歸者葬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悉如議行之

五月兵部覆奏陝西巡撫馬文升陳收茶易馬事宜從之兵部奏文升所陳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領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處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為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命京城外置漏澤園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九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左都御史李賓等會官議榜禁告訐刁風從之

時江西按察司牟俸奏江西人民健訟往往虛捏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前後議奏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時御史任璽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于京者免其遞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體遞遣都御史李賓等議合如所言

六月巡按御史梁昉言請清涿州良鄉等縣田賦

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其民迫于科差困于飢寒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產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

田野多流亡之民甲里有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河南按察使何喬新劾河南知府薛昌鹿邑知縣胡宏杞縣知縣李文忠皆恃強援貪暴病民下吏部議黜之七月巡撫延綏余子俊奏請役山陝民夫鑿山設險詔令緩之

子俊言慶延邊疆山巖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山則剗鑿令壁立如城山坳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空據險修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復欲鑿山設險為策固良但緣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亂逃亡凋弊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况延綏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俟寇警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上曰設險守邊興工動衆當審民力姑緩之

命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

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兵部尚書程信執奏不可宥詔釋繼先黨與皆謫成嶺表

初詔下信多請宥之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於此遂盡發其貪黷諸事

命彰武伯楊信巡邊

北虜潛伏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

以楊信為總制搜剿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一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八月御史梁昉奏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遣勅存問仍勅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朝廷優老之意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言罪囚有詞稱冤者俱聽改調別問下三法司議行之

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錄罪囚參詳罪名蓋欲刑歸有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具載諸司職掌至為詳密比者大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理寺審錄有詞稱冤人犯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調問者少及巡按巡撫官并在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與辯明多用非法重刑銀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使遵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參審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不明問招擬罪不當及有詞稱冤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官員問理不許仍行原問官鍛鍊成獄如此則刑罰適中人無冤枉而酷暴者知所警矣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虜入渡河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姚琛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論德王獻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漢晉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洗馬楊守陳侍講徐瓊

九月巡視南京戶部侍郎黃琛言表楊故學士承旨宋濂下禮部知之。

琛言太祖龍飛召濂置左右裨益良多。一應制度文章多出濂手。開國文臣濂誠第一。既老被累謫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已為葬之華陽縣東。臣惟聖朝凡君臣之有才行動業沒皆賜以贈諡在前代者亦為之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事。臣敢為濂請。上下其章於禮部。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二十二

改兵部尚書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陞御史陳選為河南提學副使。

閏九月吏部尚書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命工部侍郎李顯往浙江祭海神。修錢塘江所。

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

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滙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

為渰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求樂間

浙江堤岸為潮水衝塌。遣官齎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

治水築堤以防巨患。乞如木欒例。上以命顯。

辛亥。曉刻土星犯天高星。

置諭林衛。

十月殺吉安府知府許聰

聰以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於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為人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拒抗。寅不堪。面語按察使牟倬。倬奏發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為察官吏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為民聰不服。守禦千戶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委牟倬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徐蓋以聰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蓋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必于獄。即有傷于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律。贖罪為民。刑部以為宜比受賊枉法例充軍。聰以被倬等構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計辯不已。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蓋已代還。俱被逮。復命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鞠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所擬處決。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為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必說者。謂其克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復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請以聰害盡辱其徒。至以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二十三

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得召為太僕寺卿亦高之力也

調南京刑部侍郎王恕為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時河淤阻饒道不通故揀用之

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下所司相度行之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來聞於是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處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開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

十一月居憂少詹事柯潛辭免召命乞終制許之

皇明本政紀

卷五

二十四

四月中起潛掌國子祭酒潛具疏大略言忠與孝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他日所以事君可知矣上覽疏許之

以水災免直隸鳳陽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州蕭沛碭山豐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兩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

祐極萬貴妃所生

琴見軒轅

荆襄南陽等處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暫留撫治

先是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

凡遣發還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於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

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

上召大學士彭時商輅學士萬安見文華殿時等言京官卑隸與俸不可減命該部照舊以安人情

初廷臣因天災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務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上不得見

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

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輩宜盡心辦事時曰昨

皇明本政紀

卷五

二十五

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慰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首遂令酒酢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蓋中官初懼有言戒約至再及見後喜無言反見譏諷為所誑侮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奉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恟恟欲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批出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

十二月總督軍務左都御史項忠獻荆襄傳李鰲子等一

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丁丑夜彗星北行。其光益著。橫掃太微垣。卽位星。

詔併廣東石康縣於合浦縣。

已卯夜彗星光芒長大。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

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

大學士彭時上修德安民七事。上嘉納之。

時等言。比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

告警懼之至。卽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皇

上憂切于心。戒諭羣臣。同加修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

少裨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一

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二十六

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凡此七事。伏望 皇

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修

德之本。以力行爲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羣臣咸知效

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上曰。

具見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上以星變避正殿椒樂。

禁革官司科罰。

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

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

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

國。所以養民。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取財。既非

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

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

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無復爲下民之

害從之。

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江星。

諭德謝一夔因彗星之變。上五事。上怒斥之。

一曰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

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

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

壬戌戊化八年正月戊戌朔。以星變免慶成宴。

戊戌犯軒轅左角星。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二十六

福建左布政使劉敷述職在京。以彗星見。上時務十二事。

下所司知之。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謚文靖。

驥浙江蕭山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教授。諸生多所成

就。與修未樂大典。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

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郎。正統間。進尚書。屢請告。不許。

景泰改元。得請。年已七十七矣。家居二十年。不別治生。

惟以文學自娛。至是。上遣行人持勅存問。未至。已先

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塋事擾鄉里。論者謂

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比之。尤高。蓋古

今罕有云。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

皇太子祐極禮部奏天下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

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

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湏明年二月大

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

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

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二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需駝

馬鹿角梓軍器之數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

皇明大政紀十五卷

二十八

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

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司經局洗馬江朝宗主考會

試舉人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吳寬等二百五十人

刑部左侍郎王恕奏揚州一帶河道修理事宜俱允行之

恕躬視上下僉積衆論具奏揚州河道南臨大江北抵

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

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

水消耗則河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

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

又云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

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

糧人命不可勝計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

三尺濬十二丈取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

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洞水於內行船仍於外堤

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勢雖遇風濤亦無前患并查雷

公上下塘司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

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來止是打造土堤

欄水隨修隨坍不能畜積水利若每塘造修板閘一座

減水閘二座濬則減水不至衝決塘旱則放水得以接

濟運河

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從之

皇明大政紀十五卷

三十九

越言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略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

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服盡壞馬死過

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京上曰邊

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吳寬劉震李仁傑進士及第邵賢

等七十八名進士出身白坦等一百六十九名同進士出

身

是科得楊一清吳寬陳壽皆有闕先是吳寬屢試於鄉

不利貢入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史陳選禮

聘敦請鄉試遂舉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魁天下不負

科名

吏部侍郎葉盛奏議處河套事宜從之

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從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置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上是其言又與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大同宣府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三十一

居民至成化初毛里孩率眾入寇威劫中國人為嚮導久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合札加思蘭相繼為患臣等議延緩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外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剗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官防守以為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司中戒總兵巡撫等官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緩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興工修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詔修築邊

牆其令本鎮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力於民

四月京畿自二月至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讀學士李泰復任

泰以伯父司禮監太監永昌為父為所生母終喪士

論醜之

兵科都給事中梁璟等劾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縱殺要功不聽

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

罔及非罪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

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

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三十一

久遠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通者豈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惟便身圖潔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為所誘伏願陛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忠等奉命往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總督項忠等所上荆襄功次文冊兵數前後不同請行審勘詔不須再勘如忠震奏定擬陞

賞

主奏項忠所上功次文冊與總兵李震所報名數前後

不同及都御史楊璠先奏潼關南陽等處官兵人等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擒斬王洪等賊首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有言又生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有五人而陣亡者十有八人使賊果聚眾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者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之數可作論功陞賞與否庶恩典不濫

詔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貞烈令有司誅謀殺金童劉銘梁狗梟首示衆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新會民劉銘梁狗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莊氏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道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爲夫屍哭視之斫痕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抱夫屍死焉三屍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家李逢春買棺收殮夜銘潛發其屍棄之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屍於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啟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弔哭詞章上之銘狗吐服刑

部員外郎馮俊特爲具奏上令有司即誅銘狗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逢春等收殮三尸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司即其處空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於永久詔可

三月京畿大旱

中貴怙寵殺人事覺刑部侍郎曹鼐具奏逮治不報越三日下之

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虜酋擁衆河套日急上令總兵趙輔都御史王越刻日啟行

詔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陝西都指揮董鑑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上曰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三

緡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今當先殺賊贖罪

總制荆襄軍務左都御史項忠被劾乞致仕慰留之召還院

曾有星孛于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留且召之還後荆襄三十餘年茅蕪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地也

六月巡撫大同右都御史林聰以疾致仕

增設慶陽延安二府通判各一員專理邊務

擢掌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關禹錫爲御史提督北直隸

學校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致仕。

瑜任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習法令。如漢胡廣。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屬官賢者。禮之如賓。有陰且暴者。馭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待之。不追咎其既往。人以是德之。門達素不合。及達敗。言者欲寘之。李賢訪之。瑜曰。達典制。欲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賢然之。達卒。得不死。都御史冠深暴戾自用。每會審。罪囚強辯巧詆。衆無敢違者。瑜徐一言。探理正諍。深不覺自屈。

丙午。龍州大風雨雹。

皇明大政紀

三十五

中有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鎮。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修隆善寺畢。工科都給事王詔等諫。濫陞工匠寫碑官。不從。

工完。命陞工匠張定住等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弘業。于茲九載。頻年天變于上。而星妖示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泛濫。或炎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邊。將士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

爵如此。彼西征北伐。捐軀捐命之人。將何以酌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議。固已獲罪于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

虜寇臨鞏。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尋總制陝西邊務。

文升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顆。

遂陳時政十事及禦邊三策。

八月。哈密忠順王李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

巡撫廷綏都御史余子俊從鎮榆林。築沿邊墩堡。若若工成。

子俊既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於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

皇明大政紀

四十五

三十五

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屯守反在其外焉。請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牆連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於是東起清水管之紫城峁。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則爲墩臺。若若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牆垣。橫一斜二。如灣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若若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凡兩月而功畢。

陞左諭德王獻為翰林學士。洗馬楊守陳為侍講學士。侍講彭華為侍讀學士。

鴻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遺命辭賜葬。上嘉歎從之。

先奏先臣驥以正月卒於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違棄。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親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恤典為忠者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奏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八

九月，北虜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文升檄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

吏部尚書姚夔言：災變相仍，請命廷臣共修安民弭變急務。下禮部會官議行之。

夔言：南京及浙江等處守臣，各奏狂風大雷雨，江海湧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况前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于供億，萬一姦人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事下禮

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日久，宜勅守衛

參贊大臣整勅兵備。臨清地控京師，鳳陽接境淮汴，浙

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撫其地。三司郡縣官

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海兵民，多以魚鹽為生，

如有挑販負貿食者，戒所司勿禁。災甚之地，今年糧芻

鹽課，願料草束俱令勿徵。選官士卒，率為王將役，宜悉

宥其弊。議上，詔皆允行。

十月，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勅南京屬官，放恣通賄。郎中方

高門相等十人下吏部議黜之。

順天府尹李裕言：乞禁約奸徒挾勢囑托需索等弊。下都

察院如議行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九

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縣，多玩法之徒。往往詐稱各衙

門差遣，挾勢囑托。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往各處司

府州縣索需財物，乞勅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

問真偽，械送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鈞鈴。

定襄伯郭登卒。

十二月，以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并河間衛秋

糧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束，綿花五十三萬餘斤。

癸巳，成化九年正月壬辰朔。

以災荒免湖廣武昌府糧三十二萬餘石。

巡撫浙江都御史劉敷奏：鎮守中官不得侵民詞訟，請繕

爲令下部議行之

時浙江鎮守巨璫席勢牟利。敷操切之。使不得逞。故有此奏。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

夔豪俊慨慷。不拘小節。論者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克通饒謝。當時益已疵之。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京學校。

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以尹旻爲吏部尚書。王鏊爲刑部尚書。

成化十八年。朝廷以姚夔陸瑜頗致謗議。圖代之。諸

太監覃勤乘間薦大理寺卿王鏊及旻。上領之。覃

報王鏊。旻入朝。道語王曰。昨者有人到宅。其言亦可

信乎。王曰。無也。旻質以覃所報。王悟曰。恭喜。予何敢望

是。特外議多以王代姚。內閣大學士商輅亦啣旻謗。姚

屬意於王。旻懼。百方經營。及是喜得覃語。故詰王。癸巳

春二月。姚沒。適商以妻喪在告。旻亟叩覃。毋俟商出。乃

遂論內閣擬旨用旻。尋陞舉刑部尚書。

命儒臣校正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刻梓以傳。翰林院編修

謝鐸勸上親賢講學。上嘉納之。

鐸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

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

之徒好。

陝西總兵白王巡撫馬文升以虜寇入境。隄備不嚴。兵部

奏請究治。上宥之。

三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論南京守臣不可與錢穀詞訟

從之。

守臣欲與錢穀詞訟。信曰。守備任機務。所以謹非常。若

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

以吏部右侍郎葉盛轉左侍郎。陳俊爲吏部右侍郎。

山東晝晦。

戶部給事中鄧山奏。北直隸山東民飢相食。恐患生不測

是明大政紀。上命各巡撫官即行賑濟。不許遲悞。

爲費反多。四月。辛酉朔。日食。

總督河道刑部侍郎王恕言。山東災重。乞詔廷臣講究其

弭災卹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下所司行之。

恕言。去年自京直抵楊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

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槁。民不聊生。又三月初

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

詔免山東今年稅糧。

上曰。山東既災重。須加實惠。

遣禮部左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泰山。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

逮司禮監沈繪奉御賈祥千戶賈廣下獄誅之。

繪恃寵稔惡後見疎斥常懷怨望祥因教其私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奏南京監生紀選於南吏部從之。先南雍監生歷事滿必抵北紀選而還卒業其中貧乏者病於往復率多淹滯乃疏其不便南士得紀選於南部者寔自恭始。

五月進直內閣商輅為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四十一

起致仕禮部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於南京管事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在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污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翰林侍講學士丘濬服闋復原職。

南京吏部右侍郎范理卒。

理居官清慎忠勤凡政皆精慮而果行之。一以興利為主故江陵纔七閱月而去之日民遮道不克則奔餞數十里慟哭而返少保楊溥聞之曰世有為縣七月遽得

民如此其去德安去貴州民祖餞如江陵尤甚德安又勒其去思碑於府治。

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

延綏徙鎮榆林。

七月土魯番鎖拉阿力王虜哈密王母金印以去命尚

陽伯李文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

哈密既為土魯番鎖拉阿力所并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洲等衛亦為土魯番所脅則我邊藩離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故使河套之虜不退關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四十一

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虜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鎖拉阿力令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奸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向之心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黜者俱追廩為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禮部覆奏從之。

吏部尚書尹旻等言令巡按御史并諸司如舊例奏報缺官從之。

旻等言天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

兩月一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期奏報者自今乞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前奏上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東直門火

以火災免應天池州安慶徽州四府所屬上元休寧等十九縣去年秋糧九萬四千八百餘石

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

信在南京嘗因彗出軒輊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勿久於家之語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八月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大敗之

初虜居沙漠以黃河爲界水凍而入水欲解而去邊人止防秋冬春夏以餘力墾田修城後虜入居河套其延袤數千里草卉豐茂產獸肥美自前代及國初俱砌城壘置兵戍守後弛備虜遂占居出沒無時邊坐受大困越謀知虜他掠遺老幼於廬選精騎萬餘自出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人使行休四日天未明至虜帳萬騎齊搗之縱火且擊且射斬首二百級奪其馬駝牛羊器械無算比午虜自外趨歸哭聲振天悉力追我軍越結陣徐行殺者力戰及前伏兵起又與戰虜再遇伏知我有備大慟渡河而逃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吳璉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爲姦貪者之戒不聽少詹事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前職奉神俊整言行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疏許之因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九月未平知府王璽奏請伯夷叔齊廟額祝文從之璽奏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上特額曰清節命詞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兵部給事中韓文梁璵王詔等劾左都御史王越邀功欺之并薦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可大用語涉官禁上震怒逮至文華殿拷掠尋釋之

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率罕東赤斤番兵討鎖糧阿力王不克而還

文等調集諸軍駐苦峪地方徒張聲勢上嘗聞之堅陣以待而諸軍竟不敢前無功而還自是甞番謂中國易與志頗驕橫朝廷累勅守臣經略而夷情變詐卒未易定

十月總督兩廣右御史韓雍以疾乞致仕不允

虜寇廣寧。

上聞列侯諸將于西苑。

公侯而下皆射騎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嘉賜。

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

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珣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葵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添設縣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

員尋復添設北直隸趙深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

明史紀事本末

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二員專理勸農。

勅邊軍遇賊如曾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以失機罪之。

十二月暫停徵馬。

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食救焚不暇曷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灾傷地暫停之。

命御史熊繡巡河。

繡風聲不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守棧後還之守以繡

里故新製一裘遺之竟不受他日白沙陳先生跋其從還書曰處置得停當辭得極是且造於古君子風無一切世味浮薄健羨。

刑部尚書張鼎上言邊儲事宜下所司知之。

鼎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討敵固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

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官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恤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效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

明史紀事本末

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于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於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灾荒軍民役死者萬計牆亦旋傾虜竟入套宜酌議之。

甲午成化十年正月丁亥朔。

勅諭左都御史王越專居固原總督諸路軍馬。

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事宜。

詔從之。

禹錫言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于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端以祛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拘勢要干請搜檢守誦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遣京管之人庶革其傳遍夾帶之弊至於校文須主考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精學之士不許懶慢推托且兩京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內實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于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防檢閱

二月罷支運為改兌

吳谷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靖安伯和勇卒

勇逆北人祖阿魯台初為瓦剌馬哈木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永樂初封為和寧王仍居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為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卜只奄即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為中軍都督賜之第宅尋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勇雖出夷虜天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多肆縱勇獨循理守儉衆視有愧焉

三月工科給事中韓文勘覈陝西慶陽妄報功次劾總兵劉聚都御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罪狀上悉宥之

文言奉命辨驗紀功郎中張瑾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瑄游擊將軍祝雄侯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婦女誠有如張瑾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馬琇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倖勝邀功左副都御史今子俊事出遙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稔奏飾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庸賊既遁不為無功總兵叅將游擊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例陞賞殺幼男女婦孺者姑免問俱發邊遠立功瞭哨

兵科給事中郭鏗等劾總兵劉聚都御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貪功上命所司移文戒飭之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四十一

鏗等奏聚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功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即中張瑾劾奏於前給事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重加黜罰以為邊臣妄殺邀功之戒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

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

千六百餘石。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盛爲人溫雅簡重。崇道義。尚名節。言動思踐古人。居家敦孝友。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寮友論事。不激不隨。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窮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與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爲鄉先正。尤景慕焉。起致仕。左都御史林聰。寧南京都察院事。兼提督操江。先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縮院。章道中。時有彈劾。當事者皇明本政紀
厭之。謂其不能鈴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逼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四月。以陝西左布政朱英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召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院事。加太子少保。

越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己官償之。不報。

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陝西慶陽府通判。

孟和言。本部侍郎倪謙。貶法徇情。市恩弔譽。堅以禮法執請。姑爲信從。而心寔啾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

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肄業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仰恩蠹政。誥之實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五月。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裕立張秋南旺湖及淮安西湖石隄成。

舊用橋木以捍衝激。屢修屢壞。費無已時。裕檄郎中楊禁主事郭升。易之以石。利垂永久。

命御史屠漕。巡按四川。

皇明大政紀

肅歷覽四方殆遍。乃摘其尤弊十事禁約。

六月。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敷奏定王府第宅大小。工價多小。給頒各府從宜修繕。從之。

敷以荆襄分封日滋。營造民力日困。故奏上。朝議是之。通行天下。

兵科給事中祝淵言。請勅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通守。詔下所司議行之。

淵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乞

查定之。

閏六月巡撫甘肅都御史朱英條陳安邊十事。下所司議行之。

英大槩欲練兵。積糧。屯田。控諸番。皆切於時務。又陳十事。如徙居戎簡貢獻。謹烽燧。防間諜。亦常慮所不及。又超拔偏裨。授以間職。如王璽。劉誠。後皆爲名將。

勅南京吏部尚書崔恭恭。督守備機務。

七月。勅右都御史董方。巡撫大同。節制諸軍事。

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乞終養。不允。

八月。起都御史張鑒。巡撫保定等府。

值久旱。給民牛種。俾不廢業。復承勅勾稽戎籍。王師出。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督軍餉不乏。

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率兵勦氓。叛番。平之。

直隸博野知縣裴泰。奏乞勅禮部。定宋儒程顥。程頤。祭儀。從之。

泰言。二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因家于

洛陽。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修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

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馬中錫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彭華。庶子黎淳。淳閱一場。得一優卷。及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生截卷狀。

移簾外按其事。而取優卷爲第一。拆封。卽馬中錫。亦一時名士。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鏊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學士謝一夔。試錄五策。皆刊鏊場屋中墨卷。不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果會元及第。

刑部尚書王榮。卒。謚恭毅。

命定西侯蔣琬。提督團營。

九月。癸丑朔。日食。免朝。

以水災。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所屬吳江等一十四縣。并

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石。馬草一十六

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包。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以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尚書。

勅公侯伯并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

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巡視江西都御史原傑。平定盜寇。召改左副都御史。理院

事。

十月。左庶子兼侍讀徐溥。服闋。至京。陞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

滿魯都冠宣大。

以太常少卿童軒。掌欽天監事。

命妖人李孜省。爲太常寺丞。

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命錦衣衛重校自官謫戍逃至京師復希進用者遣之
初自官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復逃回希用故禁絕
之

虜寇臨鞏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

原貞江西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守多著
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陞翰林編修程敏政李東陽爲翰林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

時內費日侈裕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
皇明大政紀 卷五十五

場歲役人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

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
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左都御史李賓等奏請備錄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不得傳
習從之

賓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
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
愚民咸知此書決無証驗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
未可

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先是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計奏雍坐視僇賊出沒隱匿

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
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其欲布政何宜
迂而固按察司副使張敷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
攻計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敷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
雍督軍嶺南賊勢雖不盡遏絕而功多於罪乃爲內侍
奏黜公論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

乙未成化十一年正月辛亥朔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楊文琳按察使王琳等一千八十
一員

陞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彭時爲少保仍兼舊職理事
賜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福建上杭縣立祠祀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五十五

五十三

天順六年盜賊竊發丁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賊
勢益熾伍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
福賊聞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百七十餘戶俱給
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
委泉率兵深入攻營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驥總督
官軍吊死卹傷激揚義氣與賊十餘戰破壘壁等十八
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衝冒瘴癘致疾而卒衆皆悲
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祀之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祀
典事下禮部覈奏賜其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
驥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進士

二月詔開河南宜陽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勒報言銀洞在山谷之中道路險阻礦脉微細所得不多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勒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

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請禁聽訟用夾棍等刑具從之

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盜竊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効詔可命少詹事徐溥翰林侍讀學士彭華主考會試天下舉人華以從子入場辭免改命侍講學士丘濬撤棘取中式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五

舉人王鏊等三百人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心星

兵部尚書白圭卒贈少保謚恭敏

圭直隸南宮人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荆襄之功為最然乏清譽既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閭訟聞者嗤之

改刑部尚書項忠為兵部尚書

召巡撫大同都御史董方為刑部尚書

三月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彭時卒贈太師謚文憲

時江西安福人卒年六十謚文憲時端謹嚴密外和內

剛立朝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議論持正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云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謝遷劉戡王鏊進士及第卜同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張琛等二百二名同進士出身

兵部左侍郎李震卒

震九年考滿陞支二品俸垂延代白圭不意項忠轉來忿惠不平震次子宣聘項女嬀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到刑部也罷何又錯來此項曰親家何不鑽踰月震疽發腦後尚強力朝茶諸卿亞戲震曰腦後生瘡因轉項震對曰心中謀事不知親家改胸中有病不知疼痛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五

兵部右侍郎滕自明以母喪奪情抵任故云胸為肉疼為滕雖對未切而事實相關亦哂也大抵震素患瘰每奏事聲嘶甚不稱旨故又不得陞竟以是卒

四月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商城縣

勅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輅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劉珙禮部侍郎劉吉俱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命欽天監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初監正彭得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寺少卿童

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 上有之

五月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以水災免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二萬三百餘石漳州衛屯田子粒一千三百餘石

乙卯昏朔月犯明堂中星
己未辰時金星晝見於巳

陝西布政于璿誣奏巡按御史熊續逮至京詣清豐知縣璿贓跡敗露棄官夜遁續遣人追之急璿遂遣子誣續

使事逮至京卒無驗璿落職璿所親當路力主請續知

皇明大政紀 熊續再來天有
清豐縣民訴冤於 朝者數百人

眼于璿不去地無皮之語
兵部奏查團管虛支糧餉 上命究理之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
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

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
兵政日弛

勅禮部會翰林院官定議 皇子睿名以聞
睿名下宗人府書於玉牒皇子即 孝宗也母紀氏生

時以萬貴妃所忌失傳於外廷臣不及奉 賀至是已
六年矣因乾清宮門災 上欲顯示於衆乃命司禮監

太監懷恩等同內閣計議學士商輅曰若降勅於禮部
以擬名為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請於 上遂有
是命

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

數日 上御文華殿召商輅萬安劉珝劉吉至座前問
曰皇子既出將何如處之輅等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

諸副未定天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為太子 上曰即
率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候秋涼舉行 上曰然輅復

曰皇子饑飽寒暖之節須勞聖慮 上領之曰已命太
監懷恩單昌待矣輅等退賜酒餚於文華門外命太監

懷恩單昌待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
皇子母紀氏立為妃徙居永壽宮

時大學士商輅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
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逾已出內外稱贊貴

妃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
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

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
以遂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

六月皇妃紀氏薨贈為恭恪莊僖淑妃
先是妃受萬貴妃禍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卒京師籍

籍謂卒於鳩也大學士商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殮悉
如禮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皆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七月彙頒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起復補原職

洪謨抵任後言修祀事廣倉儲禁酷刑減正稅攘虜撫

惠六事上嘉納之又奏准申明洪武二十年學規

二十八年條例同榜戒諭

改行副都御史張瑄巡撫大同

參至大同斬首虜奪兵械築城浚濠清理屯種復被勅

美諭勞勩加恩蘭知有備請入貢具奏許之

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司禮監太監懷恩受業於溥力薦之懷恩嘗於聖誕

聖明大政紀

卷五

第八

日被賜金二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溥之惠願

留此金以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懷恩置宴以前金為壽

因跪曰與師父置一杯酒溥欣然受之曰此當與房下

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滿座聞之絕倒

八月命濬舊通惠河

開設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寅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召陝西巡撫馬文升為兵部右侍郎

九月丁未朔日食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

陞延綏巡撫余子俊為右都御史巡撫陝西地方

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問刑

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

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

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

詔從其議

禮部上冊立皇太子儀注

陞翰林院倪岳為侍讀

十月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科貢不宜與納粟以次

撥歷下禮部議行之

監生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粟入監一千五百餘

人率多幼稚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第五

為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

以為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

用下輪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

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乃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

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

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

困之嗟宜勅國子監以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

上從之

十一月癸丑冊立皇太子詔告天下

御名祐樞

十二月戊子命復邸王帝號

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

力替之輅舉手加額曰皇上此舉堯舜盛德也

遂勅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邸王踐祚戡亂保邦莫

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羣臣貪功生事妄

興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恚恨以次

抵姦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業一紀于茲

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邸王可仍舊皇帝之號

已亥尊謚邸戾王為恭仁康定景皇帝

丙申成化十二年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詔兵部查宣德中王三保至西洋水程職方司郎中劉大

夏故匿其籍會科道諫其事止之

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希迎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

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寶無算上然之命中貴

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尚書項忠使都吏於庫中

檢舊籍大夏先入檢得之故匿其籍都吏檢之不得數

被捶若弗聞者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項呼都吏曰

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大夏徐以利害告之曰三保太監

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寶

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存亦當

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降位再揖

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小此位不久當屬公矣

虜酋亂加恩蘭寇宣府

二月乙亥朔日食

南京六科十三道各奏南京陰霾遮日地震有聲乞加修

省下所司知之

陞翰林院編修陳音為侍講

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撫定流民

成化初元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

里所至流連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黠子復

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

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

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答曰昔同修天下地理

志而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

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

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

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

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

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黎民矣何以

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

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傑往治其事

加直內閣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三月強盜宋全伏誅

全武驤左衛勇士山後女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

滕雲相結為盜。往來京城外。劫掠人財。強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為僧。將北走虜地。為千戶李端等所捕。獲命梟首示眾。

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奉詔議彈盜安民。選將厲兵之策。條陳事宜七條。下戶部議行之。

禮部尚書鄒幹奏。近年度牒僧道過多。乞定為限制。從之。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兩廣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觀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下令撫綏。犍儻各安生業。約束將士。寇來在守。不許輒進兵。諸峒峒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

皇明大政紀

卷之十一

四月。御史薛為學等言。請下廷臣詳議。傳虜酋滿都魯。加思蘭。上命所司詳議以聞。

為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加思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況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墮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日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日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貢考中者。例送南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毅奏。中官王常德等。府採辦金課害民。上罷之。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

六月。濬通惠河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六十里。

陞翰林修撰劉健為右諭德。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乞致仕。從之。

誼廣東人。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山之捷。虜後遠遁。不敢犯邊。東方無事。時總鎮太監

皇明大政紀

卷之十一

六

橫徵諸屬。誼乃令所屬衛所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屠廂頓息。邊人德之。

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

生母曰宸妃邵氏。

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為神聖。廣運并加冕旒。舞下禮部議止之。

洪謨言。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既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文王之王。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籩十豆。各增為十二。六佾之舞。增為八佾之舞。且古者鳴球琴瑟。掌土之樂。笙鏞祝。故堂

下之樂而于羽舞兩階今羽舞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者改正上令禮官議之於是尚書鄒幹上言正統十二年三月巡按直隸御史李奎奏請加封孔子英宗皇帝制曰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已有大成至聖之號祖宗以來既仍其舊不必增益今聖神廣運出於伯益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以擬議也洪武中新創南京太學止用木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宋訥奉勅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主百年夷習乃革之語今北監所有塑像皆因元舊不忍撤毀耳以此觀之冕旒蓋因塑之舊亦非聖朝之制而遵豆佾舞之數則祖宗斟酌已有定式矧易諡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本古

御史原傑斟酌處之

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開墾荒田姑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劉千斤李翦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逐年入

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所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一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口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庚戌京師西城有黑青見夜出傷人

巡城御史以聞命設法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燾襲五經博士奉祀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本古

大學士商輅因黑青見條弭災八事上嘉納之

輅言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者錄囚以理冤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撫

八月改南京戶部侍郎王恕爲左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夷獠爲梗有知恕者薦用之

傳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事發刑部主事鄧存德奏尚書董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建例降山東海軍州同知

初存德鞫實請於尚書董方治之方庇道堅欲緩其事

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計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有存德不從

大學士商輅等奏祀玉皇不經并止齋醮上罷之

輅等言祖宗躬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甚重通者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有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萬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皇明大政紀十五卷

五十六

者至尊無對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惰誠意不專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命折其祠祭器等項送庫交貯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喜峰口等關缺軍防守下兵部議處之

宗等言比者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朵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

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門撥謫戍囚徒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峪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挑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遷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乞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效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餘民壯俟邊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左都御史李賓言造戰車下兵部議止之

皇明大政紀十五卷

五十七

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衛收貯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制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廢毀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爲車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五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向南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

用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卒相參校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置車十輛榨十具送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阨險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六

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至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管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橈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奔逐北登高致遠履險陟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斟酌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巡撫甘肅右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即等入貢下禮部議許之

有文言阿力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

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葢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遊說構亂宜先究治其使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若禽獸不足與校况哈密衆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七

入貢

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寇

時滿都魯加思蘭犯宣府甚急故命文升備遼東九月抵遼遡歷險要繕城堡利兵甲練軍士選精壯虜知有備不復來犯

九月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奏地方事宜詔如議行之

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蕪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

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譏察兵牌人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守領官一人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馬頭山使便於巡邏

巡撫雲南王恕奏帝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妖人李子龍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桂兒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周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樂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箇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異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爲朝章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副使穆敬得權

乃得寅緣出入內府鮑石等皆爲所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得權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官章令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所發執得權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舍死矣都察院鞫實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鮑石皆伏誅餘黨皆發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醜釀禍亂死有餘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

聖明大政紀

有免刑罰大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既行不聽兵部言錦衣等衛官校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

命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

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論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官懸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官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官縣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

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偏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衮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僭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邊豆爲十二份數爲八則份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邊豆份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詔撫綏流民

戶部以河南巡撫張瑄等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十五

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被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恤乃稽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可

巡撫大同都御史張鑑奏虜酋札加思蘭請入貢許之

四月按察司彭韶奏各王府祭喪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免勞費從之

十月總督都御史朱英奏招撫廣西徭獞定爲編戶下兵部議賜勅獎之

英言廣西徭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

有愿去逆效順者卽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愿還本貫者聽時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圭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獞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出蒼梧等處徭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徭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來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十五

辛巳京師并薊州等處地震有聲

以山東布政使陳鉞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爲光祿寺少卿日與中官相結納會山東災傷營內旨特陞左布政使抵任不飭名檢益務厚殖又狂悍苛刻人不能堪巡撫都御史牟俸素裁抑之鉞恚恨甚會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益恣情徇利蕩無紀綱

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禮部奏是歲度僧道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乞致仕許之

刑部侍郎林鶚卒

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

舊印爲土魯番所劫。

續資治通鑑綱目成。上自爲製序。

開設湖廣鄖陽府。卽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

荆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

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

老皆忻然。願附籍爲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

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

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之。遂割

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陽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

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

皇明大政紀

卷一

本朝

爲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南召伊陽

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

統之。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

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

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好德也。曩者

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

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

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按之

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

皆選才以充。

巡撫治荆襄左副都御史原傑薦御史吳道宏代任。上

擢道宏爲大理寺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

係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故薦用之。

陞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

十二月。太監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本部尚

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監祭酒

周洪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

整飭遼東邊備侍郎馬文升請造大船爲浮橋。從之。

文升奏遼地方三百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

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

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遼東

二百里。有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

皇明大政紀

卷一

本朝

於應援。或遇水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

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

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

木板。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

以別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

命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回掌禮部事。

陞國子監司業耿裕爲祭酒。

時勲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

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閱之。嘉歎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庚子朔。

刑部議覆侍郎馬文升言。查照舊例。武職犯侵剋月糧。立

功滿日俱降一級從之

增先師孔子邊豆樂舞之數。遣大學士商輅告文廟學士王獻告闕里。

初置西廠。命司禮監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

自去年九月李子龍伏誅。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

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

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

政小事。方言俚諺。悉采以聞。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陞王獻少詹事。丘濬謝一夢俱陞學士。餘陞實有差。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九

二月。減寧王莫培樂安王莫璽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

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衛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

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提議各罪。上曰。寧王所爲不

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支庶姑從寬典。革去祿米

一半。樂安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

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督西廠權監汪直捕中書舍人董興兵部主事楊仕偉下

西廠獄。籍沒福建都指揮使楊革家。

先是。暈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暈逃匿

京師。其姊夫中書量與托錦衣百戶韋瑛管解適瑛正

欲從汪直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於直。謂暈東陽少師之

曾孫家貲鉅萬。造惡百端。管納生人於棺焚之。今事露。

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

不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掩捕暈等。鞠之。搜得一單。擬送

各道賄物商閭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陳黃二太監

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暈與衛官刑具如

所謂琵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琵琶。偏身骨節俱離寸許。

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武選主

事仕偉所。直即令數校徑往兵部。控縛以來。拷掠如暈。

仍令數校黎明突入仕偉居宅。縛其妻妾婢僕至。既訊

責。仍命押同還。搜獲寶物。皆官校搜獲。晝夜苦楚。實迫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二十

不已。東甌微夫。過者流涕數日。暈竟死。厥獄復遣瑛馳

至閩籍沒暈家貲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鵬張虎噬有

司畏其威賄賂狼籍。

甲午。浙江山陰地忽湧泉如血高尺餘。

日本國入貢。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

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

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燭城郭。抄掠居

民。往往爲海道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

之著於。皇明祖訓可考。楊守陳謂倭夷變詐凶虐。時

以刀扇小物襲潰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可也。

整飭遼東邊備兵部侍郎馬文升回京上邊務十五事下所司議行之

陳鉞後文升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遽于理既至則止罰馬罰草復俾蒞戎政由是馬價皆削諸軍士不復顧忌故文升條陳禁巡撫官罰軍職馬亦與焉陳恨甚

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

三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等奏擬妄報妖言坐斬上命自後但寬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戕害無辜

錦衣旗校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督者康文秀於臨清縣人于源家謀逆拜受妖書偽職以緣事知縣薛方

致仕通判曹鼎與鳳同縣預其謀發獲卒圍其家搜檢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二十人

無驗拷掠誣伏方鼎先後令子婿擊登聞鼓稱冤鼎故學士鶴之弟事下法司時西廠緝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為屬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故賓等奏之

四月詔遣官致祭嶽鎮海瀆并鎮山之神

禮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所不寧以致之乞遣官致祭從之

勅直內閣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加萬安太子少保陞吏部左侍郎劉珏禮部左侍郎劉吉俱本部尚書仍兼學士

改右都御史原傑為南京兵部尚書

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

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奉撫治荆襄命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珏沮之珏違眾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權豎汪直擅掌刑部郎中武清釋之

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

權豎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

權豎汪直擅令韋瑛執出使安南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

張廷綱下西廠獄

上命太監錢信百戶韋瑛籍建寧指揮楊暈家產并械暈

父泰及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七十九

獄具泰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獨祠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祭祀泰弟仕偉調台州府通判婿董璵調河間府通判從弟中書舍人仕敬調惠州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瘦死應奎充軍後泰以審錄宥為民

權豎汪直擅執起復聽補浙江布政劉福下西廠獄

五月發御史黃本為民

本往雲南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簡等物送錦衣究問遂以罪坐之

權豎汪直擅令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

大學士商輅等疏權豎汪直十罪上命太監懷恩等詰

誰主筆輅等以同心除害對之。

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懼輅草疏直惡十罪倡內閣萬安劉翊劉吉上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逸果生事有以激之可為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上怒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命司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八十

禮監懷恩軍昌黃高至閣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執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此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誰獨為先翊曰翊等奉侍皇上於青宮迄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速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必

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調罰皆所不避於是恩降辭

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者天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為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箝其口黃賜陳祖生皆攔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暉通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

兵部司書項忠草奏權登汪直過惡倡諸部院大臣共劾之奏留中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全一

初汪直出厥士夫無與往還惟左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韋瑛遂倚結為心腹日往伺之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及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一日項忠途遇汪既過始覺追回下輿謝過汪不為禮尋以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辭色頗厲項亦不之禮王素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銜項拾掇之項危甚具奏草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日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為首璧曰公六部之長當以吏部為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大部之長既署名即

遣人報章喚曰本兵部所寫是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珏劉吉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賄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為亦論列乎珏曰不然吾等言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耶越無以應

詔罷西廠召太監懷恩數汪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謫章瑛戍宣府邊衛差操散諸旗校

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令都察院移令各該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

皇明六政紀

卷五

全三

但上意猶未釋然初西廠所執人役既多皆無據籍可證至是嚴革其人各取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因服到家人猶不之覺

出司禮監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京

汪直泣訴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嫉使也且中以他危事不容二人見辭

兩廣清軍御史丘山乞將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停勾為便下兵部議從之

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崖慶五府地僻人稀而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中況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故素此人多是之

詔錦衣衛副千戶吳綬於鎮撫司同林靈問刑

綬貌陋心險頗通文移詞翰時西廠雖革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為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戶吳綬能寫本通行移遂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

兵部尚書項忠乞歸養疾許之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

傑山西陽城人正統己丑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

歷陞都御史處置刑裴流民任滿擢右都御史掌院王

越沮之改南京兵部尚書時傑已因勞成疾竟卒于南

陽之驛舍年六十一傑樂聞謔言誠心待物故所至咸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全三

力而區書流民一事尤為偉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憂一旦潛消默定其功蓋不可掩云

革兵部尚書項忠為氏

忠初劾汪直直銜之又千戶吳綬先在荆襄擾軍法為

忠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朋構直屬東廠官校發江西都

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於兄太監黃賜屬忠

并武選郎中姚瑩得由京銜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

給事中郭鏜御史馮驪等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

衛千戶綬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

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為民其餘降司

有差

雲南巡撫右都御史王恕劾太監錢能進黃鵠哥擾民乞
通各處玩好一切禁止 上嘉納之

恕奏鎮守太監錢能今指揮熊忠將黃猷蓋黃鵠哥一
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却貢猷
今却令臣進貢臣恐近日別有勅旨轉行能查理
能輒稱臣不守鎮守行人郭布按三司將為中臣之地
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為所惑然下情戰栗不得不昧
死言之能在雲南逾年差官雷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
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璟投井身
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不祥驛哥
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于此故違詔進
呈

聖朝大政紀 卷十五

全四

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于雲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
若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願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
處玩好之物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御史戴縉以九年考滿不遷假災異不顧名檢妄領權堅
汪道功德以親倖進下所司議行之
縉言近年以來災變叠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大臣同
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
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大監汪直緝捕楊昇吳榮等之奸
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東河官
人之弊是皆允允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奈其部下官
校輩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轍革罷伏

望推誠任人及時行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
聖衷 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
安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仍假災異
建言領直功德以親倖進先以奏革示直然後上之於
是直復開獄詞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熾薰灼天下聞而
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
心蓋直嘗誦楊昇投商輅李賓董方求緩其罪 上信
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為直所喜云四方
士民以禽獸鄙之

御史王億奏度西廠下所司行之

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傳聞

聖朝大政紀 卷十五

全五

四方莫不唾罵

命權監汪直復坐西廠仍舊辦事

先是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
無定或侵人面或齧人手足未幾立西廠命汪直使偵
外事文武大臣多被辱辱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倏忽不
測人謂黑青之應又直大膽峻從獲猛字從犬其應誠
不爽云

見汪直復用勢益熾不可復捄懇乞休致直從中間之
監汪直喉科道馮璫等劾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
方左都御史李賓戶部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遠等
俱乞休致許之

雲南巡撫右都御史王恕奏百戶汪清齋駕帖無印信字號開防上下所司定之

恕言近該臣等題縣外及脫回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六百戶宋學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問百戶汪清齋捧駕帖與鍾蕃臣竊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偽也今齋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況錢能等交通外國擾擾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輕重於其間哉又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六

言駕帖既無印號關防何以爲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如何死之恐孤臣節不免恐違君命又言昔交趾鎮守井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霧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有甚焉

進萬安兼文淵閣大學士王越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院事兼提督團營

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修築墻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京師雨錢

命南京工部修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廚庫

祭酒王慎奏請凡八十六間

七月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先是張山番作亂子俊督兵討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勵故召拜之

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爲刑部尚書

陞戶部左侍郎翁世資爲尚書總督倉儲

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奏河南道御史張憲挾私忿考已毀下吏部議容竟考稱

憲考客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憲

心術陰險倫理有乖

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其屬官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七

時十年一考數在京諸司官屬俱聽吏部都察院會數獨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故聽其長自數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自致仕從之

少詹事徐溥丁母憂

陞陝西左叅政秦紱爲右叅都御史提督鴈門等三關兼巡撫山西

以耿裕爲吏部侍郎邢簡爲戶部侍郎張鵬爲兵部侍郎以旱災免福建成化十二年等米十五萬九千九百餘石

陝西鞏昌平涼府諸州縣隕霜傷稼

八月左都御史王越乞免督操一事詔不允

越因余子俊掌兵部忽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

遂良仁和縣人前代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儒士周景以爲言下禮部覈實行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詔留巡鹽御史雍泰撫恤兩淮電下

陞學士丘濬爲國子祭酒

以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禮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繼武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詔騰驤四衛軍士給胖襖袴鞋

時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四衛勇士小廝

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鞋事下該部即可之兵

皇明大政紀

部尚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生

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制邊方有

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縫製得以尅日

起行京衛軍士則每歲給散冬衣布花卽此物耳蓋以

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故給與布疋棉花使軍

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

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以此加厚非惟失國家傳

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矣子俊

伏其言

改雲南巡撫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叅贊軍務

南京科道官交劾倪謙錢溥皆老耄不職久爲清議所鄙

乞罷斥之不免

十月滿都魯亂加思蘭相仇殺遣人貢駝馬

復立哈密衛於苦峪口

時苦峪傍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都督僉事王璽

等於苦峪築城復立哈密令罕慎等居之且賜以布

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種穀

御史戴縉以附權豎爲尚寶司少卿

縉欲得都御史及命下悻悻不樂

十一月嚴文武官乘轎之禁

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

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今

皇明大政紀

兩京五品以下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

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稿吳綬所撰也是時王越

尹旻戴縉吳綬皆爲直腹心而學士劉翊爲越所誘

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輒見施行人

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

御史馮璠以附權豎汪直陞大理寺丞

浙江杭州府大雷雨虹見

巡按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

聲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雷交作

并虹霓出見皆爲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

杭州等府旱潦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爲警備

宜移文巡撫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伸冤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軍士從之。

御史王億以附權堅汪直陞湖廣按察司副使。

山西太原石州民桑冲伏誅。

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壓壓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八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婦女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十二月少詹事黎淳請申明科場舊制下部議行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十一

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洪武年間已嘗頒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考試官寬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永為遵守上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為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錄文字必須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御史胡璘奏天下教官乞多取副榜舉人選用下部議行之。

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為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

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才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才所係宜如璘言。

加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大保食正一品俸。

越自陳紅池獲勝之功為故尚書白圭抑沮錄功及在諸將之後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戊戌成化十四年正月甲子朔。

吏部以朝覲奏老疾罷軟貪酷及素行不謹官二千六百員詔老疾者致仕罷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者為民時福建右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釘江西按察使趙敵清慎正直中外所聞為樞奸忌隔俱列不謹君子惜。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十一

之釘忠愍公球之仲子也學行為尤著則尹旻等不公可知。

遼陽三衛糾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數千人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

初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寶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眾犯邊遼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

宣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其知此道敗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其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州其來犯遼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啟之遼患為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虜聲實皆顧恋私家不赴

陞河南提學副使陳選為本司按察使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命萬安劉珣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獻黎淳謝一夔汪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九十一

諸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

陸鈇張昇張順更番侍講

命禮部尚書劉吉學士彭華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檄棘取中式舉人梁儲等三百五十人

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撲剿土著夷人以搗巢之捷上聞時遼陽三衛糾海西人入寇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鉞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剿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廣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而壯者間亦脫去

四達播先也僧格干獄

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兵部尚書余子俊以郎中劉大夏言却之

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大夏曰朝鮮貢自鴉鵂關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曾彥楊守陞曾進士及第梁儲等一百十名進士出身朱悌等二百三十七名同進士出身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採文以質皇明大政紀十五卷九十一

以彥所對簡約遂真首選是科得林俊劉忠俱著名皇太子行冠禮

禮部言皇太子冠禮已成每月初望文武百官于奉天殿朝參後合赴文華殿行禮上命以四月初日為始時東宮內官典璽司郎覃吉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誤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

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王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禮，當如此。

以南京左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建州女直復叛，勅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時太監汪直勢熾，方熾惑于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于本年五月初四日同太監單呂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馬文升比至，貪言彼既有使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十四

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弭衆？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恩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剿，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謁文升于私居，喻汪意，欲請與俱。文升遂謝絕之，即行汪深以爲恨。

進改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珏、禮部尚書劉吉各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

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灝奏乞遣使申畫占城與臣國郊圻下所司知之。

灝奏占城頭目波龍阿麻先與臣國通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掠。爲國臣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聞自天朝，恭奉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爲州邑。此臣不能不瀝血陳辭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稀蓄積，野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產實多，不足爲貴，得其貨不足以富，得其勢不足以強。爲守之計，艱臣何所利而占奪占城改爲州邑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不得損其宗祀，誠恐天使急遽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之人與臣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郊圻，與滅繼絕，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以蕃中國，以康遠人。此臣之大願也。謹遣陪臣阮達濟以聞。上下其章于所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十五

十五

南京翰林修撰羅倫卒。

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回避，以犯顏敢諫，救時行道爲急。于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倫不受，既辭疾歸，結茅居于金牛山，取給于龐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居家垂十年而終。

四十八學者稱為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尚書章懋云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論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改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

上杭盜起詔高明為左僉都御史率兵討之

明奉勅許便宜行事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搗其巢穴俘四百餘人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宥之海濱民矜令募亡命為不軌明慮與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

四月吏科都給事中趙侃言州守縣令不宜以監生序補下部議行之

侃等言州縣守令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恐任非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九十六

其人適為民害乞諭吏部取發身科目者選授之下吏部覆奏以為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知州知縣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自今大選比舊嚴試之其于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仍視李賢所奏為便詔可

命少詹事王獻學士謝一夔教庶吉士梁儲等于翰林院設貴州程蕃府儒學

析上杭溪南里置永定縣

高明既平群盜思溪南里乃賊淵藪奏設縣統治聚多其功會疾不入報疏乞骸骨納勅符以去

五月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陳鉞奏藥材產于鳳凰山靈陽等處距遼東四百五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尚寶司少卿戴緒以狐媚權豎汪直超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院事

翰林院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

凡四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上以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今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九十七

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例下兵部集議于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進士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故票旨云

兵部侍郎馬文升奏海西夷人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上請議勦撫下兵部議仍招撫從之

文升于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二二人

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旨遂有數十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聖書由是羣衆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無劫掠人畜可証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了度日文升遂承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于東寧衛訪嘗為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為名陰探于崇魁卜刺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鑣壯時分守開原太監章朗亦遣人赴文升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文升遂以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九十九

懷反側難保遼安仍移文總兵官嚴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板精卒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比文升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陳以為功文升因并前所論反側情狀及中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

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陳鉞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既降文升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于內閣驗授官聖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

六月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

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

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為己功且沮詹升之進後英竟得千戶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九十九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 詔勅巡撫都御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剿奏來處置

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湖廣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准其奏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為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箐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瑄江西豐城人初舉進士為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譖下獄減死謫戍二凶敗復御史歷陞浙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泰系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嚙風俗甬半載而

病病亟寒來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瀝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卒年五十四不及大用人皆惜之

福建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奸民楊福詐稱太監汪直肆害執問如律

江西人楊福嘗為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奉承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為受理至台溫處州緱建寧延平皆操兵盤賴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偽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

皇明大政紀

卷之五

一

忤意者輒杖之竟為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

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八月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疏鎮守太監顧恒以進貢擾民不報

韶言自古明王不實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反大也

權監汪直同兵部侍郎馬文升會本以安撫夷人上聞

上賜羊酒寶鈔

汪以夷既招安易又入寇復王王英言請帶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文升原所招出元者而等衛野人女直堵里

吉等三百餘人而文升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馬欽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文升文升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文升言俱犒之既又以膳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見示已功文升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文升俱歸遼陽復會聞于上至京師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

巡按直隸御史范鉅奏江北大水為災漂沒田廬倒塌城

皇明大政紀

卷之五

一

郭乞除弊政下所司知之

銖言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氣并所致也伏望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仍勅翰林傳稽往事敷陳致災之由欽天監占候天象推詳災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人無私法司鞫問無枉戶工二部一切逋欠之物不急之務宜停征罷役及將被災之處今年夏秋稅糧為除豁以甦民困疏入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戊戌早朝東班官驚喧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究其事所從起

竟莫能得也。

權監汪直執蘇松巡撫牟倬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衣衛獄事連浙江僉事吳珣等多人差官校逮問。

汪直欲往遼東詞察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賄直相厚者斬為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上海關一帶諷其居人候直過羣伏道左右保鉞行事公當時直左右已有納鉞賄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更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鉞因諧馬文升及倬倬巡撫山東時鉞為布政有隙及巡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于直者直歸未發也至是倬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之下獄

皇明六政紀

八十五卷

百一

兵部尚書余子俊請免遼東巡撫陳鉞子澍冠帶小旗令冠帶入監從之。

鉞子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澍嘗為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效因引李東子華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准奏。

陞錦衣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為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九月以嘉興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繼宗在嘉興府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琅具其善政奏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留之弗得立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度一時為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成辦于下鎮守中

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屏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示數襲而已。

以御史戴珊為陝西提學副使

珊躬教諸生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畿時云

土魯番速檀阿力王死子阿黑麻立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銀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主縣王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

皇明大政紀

八十五卷

百三

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入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中官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庶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王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銀追降為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命御史婁謙提督南畿學校

勅加直內閣萬安為太子太保仍兼原職勅加兵部尚書王鉞為太子太保仍兼原職兵部尚書余

子俊刑部尚書林聰工部尚書張文寬俱為太子少保
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百戶楊綱勘巡按江西御史沃類
所劾吉安府知府黃景隆酷虐實狀下法司議之

沃類奏景隆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故勘致死人犯
計三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
衛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鞠治閱籍致死者總四十
人其無罪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
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
十一月工部尚書王復奏法王國師死不須動支錢糧從
之

一國師病且死語人曰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百四

弟子耻其不驗潛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
營造墓塔復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齋積蓄頗多宜給
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糧人無為得宜

十二月令武職降調充軍者本身在不在不准襲有犯罪典刑
并武職絕嗣者傷支俱不准襲

已亥成化十五年正月戊午朔
勅加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保

權監汪直為請得之

改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
南畿

恕時正守備以下多忌之又考選屬官不受請託尹旻

附中官意改推巡撫

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為南京兵部尚書兼督機務
巡撫大同都御史李敏奏請大同府學造文廟樂器詔
允之

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侑祭文廟而大同之樂獨
缺乞照例頒降或容匠製造令本學生習演奏用庶邊
方之遠預觀禮樂之美叩胃之士得習文物之儀上
曰大同雖邊方諸生誦法孔子與內郡無異其亟令所
司製造樂器侑祭文廟俾本學生習用之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劾尚書薛遠貪竊起
用乞罷致仕不從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百五

侃等言遠潛住京師夤緣起用且南京根本重地恭養
軍國重務遠總京儲尚孤委任今替機務豈能濟事况
又以奔競而起臣等切恐天下効尤而來者必接踵矣

二月復差太監劉佃鎮守江西
正統間江西始設太監隨復革去天順間復差太監集
遠鎮守天順末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

以去歲水災免湖廣荆襄德三府并衛所夏秋稅二十三
萬三千石

三月吉安府知府黃景隆死于獄

初知府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坐罪
下獄死屍腐流蛆滿地猶不及收或以為有陰報云

致仕南京禮部尚書倪謙卒。

謙應天上元人舉進士授翰林編修歷陞學士主考順天鄉試舉子有拔拾謙陰事者付行事校尉發之詞成開平遇恩例放免尋上疏自陳復職開任既乃復入史館陞禮部侍郎御史陳選抗疏極言之罷謙致仕後七年復為南京禮部侍郎進尚書以疾致仕至是卒謚文僖謙在翰林與錢溥相類好比匪人景泰中選內官聰慧者數人俾謙教之後俱柄用謙蹟而復起者此數人力也子岳後為尚書有名克蓋前愆

兵科給事中張良劾遼東總兵歐信韓斌都御史陳鉞激變夷人逮繫至京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百六

僅宦汪直構誣侍郎馬文升激變夷人。命定西修蔣璠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

巡撫陳鉞至京厚賂汪直奏女直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反誣文升妄興邊釁

四月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

雍直隸長洲人自幼英邁不群為御史時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刁豪斂跡其所規畫多合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過多而兩廣之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既而為廣西鎮守大監黃沁所劾致仕雍志于功名至是鬱鬱不樂家居僅四年遂卒廣人立祠祀之以吳道宏為大理寺少卿撫治郎襄諸郡尋改食都御史

福建道御史楊守隨劾太常寺丞李孜省以贓謫戍不宜典郊廟祭祀。命改為上林苑監正京畿大水

五月權監汪直執兵部侍郎馬文升下獄

朝廷遣蔣琬林聰同直勘文升事直稍加禮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勘如直言于是士論不滿于聰

乙丑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

都御史牟倬戍湖廣鎮遠衛調學士江朝宗為湖廣市司提舉僉事吳璠等釋之

初年倬與江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璠等始逮至會鞫埋刑指揮吳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倬獨誣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百七

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倬受財枉法者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囑倬調廣東市舶司提舉璠等皆無罪釋之倬至戍所踰年卒倬為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宛寔有力焉已不為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為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

謫兵部侍郎馬文升戍四川重慶衛

文升奉勅往遼東撫諭夷人汪直亦往按事至則文升已諭虜解散無所獲深銜之因受陳鉞厚賂訕文升禁農器交易激變夷人會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為遂囑奏文升尋擅行事撫綏無方致啟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

邊者故直以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送命然文升禁者鉄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瑣綴錄云汪直用事朝臣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至都御史皆鎧甲戎裝迎迓至二三里望塵跪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一徹趨走唯諾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時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世道可歎

廷杖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二十

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年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綏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于是俊等合詞請罪受杖時文升詔不敢以罪俸賍證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詔責而又不取辨明異以異辭獲免竟被杖云

金都御史戴綱以附權汪直薦陞右副都御史御史屠淵陞右僉都御史王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先是王越言御史王濬屠淵倡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間內批二人因及于綱

特加管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皇太子初出閣六卿皆加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廠不與竟資緣得之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

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以平西堡蠻賊報捷上賜勅獎勵捷人各陞一級

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參政姚和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為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調錦衣衛掌鎮撫司事吳綬于南京錦衣衛以指揮趙璟兼掌司事

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于公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筆辱遂忤直意為所斥云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六月命斬劉八當哈于遼東梟首示衆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

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為虜所掠因相與導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為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兵部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為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上乃有是命

詔發湖州府知府李雄充軍華浙江按察司副使王齊為

民降巡按浙江御史張銳為福州府推官刑部郎中顧璽為永州府同知錦衣衛千戶謝瑛官校崔智俱邊衛帶俸李雄苛刻取民貲穢狼藉巡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司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給銳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而出為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衛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衛千戶謝瑛押雄往覓其獄併逮銳齊鞠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叅看福等會助雄等事情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百一

坐者律

迄北滿都魯殺配加恩蘭

七月南畿巡撫王恕極論東南困苦乞培養元氣并以災異自陳休致詔不允

恕上奏臣自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申奏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件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匹可減省者也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實為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勅戒諭

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母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愛惜民財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上命查理禁約命權監江直行邊

京顏等三衛屬酋各奏請從便入貢并求開市詔遼東守臣即在邊犒賞仍諭以朝廷恩義俾堅歸附之心

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宜令遼東守臣犒之八月浙江右叅議張敷華身泣賊巢曉諭礦賊悉降

敷華蓋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

泣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百一

敷華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

總督漕運左僉都御史李綱奏乞運船遭風漂沉糧米者免送問下部議從之

九月戶部尚書楊鼎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被劾乞致仕從

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主復薛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時乞致仕從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時溥以進表至吏部尚書尹旻詢江南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止直隸大水皆溥與薛遠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為

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休。加南京吏部尚書致仕。

致仕右副都御史夏瑱卒

瑱浙江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意于人。自爲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鞠得情。所至無冤抑。然性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猷亦舉進士。

南京兵部尚書程信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丙子。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十月。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請封建州夷。命推登汪直

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充總兵官。率兵襲之。

先是陳鉞既出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回寵已亦得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百一

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先

備。建州邊衛。祖宗特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

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衆臣

往節制之。相機戡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上。命撫

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陞

賞

命徙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

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

定邊花馬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

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

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

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

其明驗。況今實未棄乎。詔可。

御史許進奏雲南太監錢能誅求煩擾。交人不靖。乞罷鎮

守不從。

命部御史陳鉞參贊東征軍務。

初。建州之役。其謀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

子俊以越開邊啓釁惡之。上命汪直朱永將兵而不

皇明大政紀 卷十五

百三

及越。越疑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

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子俊

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今鉞自以風憲大臣。不

受節制。故爲沮撓。宜勅其協濟同謀。毋分彼此。而鉞以

直故。且以計沮王越。竟得參贊之命。時稱越鉞相競云。

至京。

閏十月。權登汪直等誘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械

初。汪直朱永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

者勿令驚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

誘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

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勅汪直等

便宜行事。至是直等械師禿等。遂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

命毀刊行會定見行條例。

巡撫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若斷罪而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其板毀之。至是法

皇明大政紀

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依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刊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朱英奏。天河荔浦尋融等處巨盜乞供職。賜勅褒諭。陞右都御史。食從一品俸。

十一月。命監察御史樊瑩巡按雲南。

瑩至雲南。以檄諭交人。中其要害。交人惧而納款。中貴人左右撓法。眾為瑩難之。瑩至。開誠與語。為定約束。有犯者痛繩之。曰。吾為爾息言也。中貴悟而自戕。後卒以善去。

權監汪直等率大兵襲破建州虜營。奏捷獻俘。

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焚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皆方面重臣。乞令各臣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泛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十二月。御史許進上請。各布政司鄉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下禮部議之。

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五十五

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為是。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互相糾舉。或爾部詳看體訪得出。奏來必重治之。

兵部侍郎李敏願籍書屋于官。以為社學。請勅額。賜額為紫雲書院。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恭為人寬平。愛惜人才。獎拔後進。惟恐不及。初廣宗地僻。士不見全書。出貲市書。及五經四書時義之工者。遺

之後廣宗之士科不乏人

建州女直以復仇爲辭入寇遼東殺戮甚慘巡撫都御史陳鉞等隱匿不報

虜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春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遂將欽兵自保不敢與戰巡撫陳鉞以前功當陞賞乃隱匿虜情不報恐沮其陞賞于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跡勿兄耕耨矣

錄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十六石韋朗十二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權陳鉞右都御史陞督餉郎中王宗昇爲太僕寺少卿餘陞賞有差

皇明大政紀

十五卷

軍六

止

官旗陞者二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右都御史陳鉞以附汪直驟陞戶部尚書

鉞既同汪直襲殺建州虜因侵盜邊庫銀十萬兩私匿俘虜子女父子各占一妹及虜報仇殺戮隱匿不報罔上叙陞權豎橫恣至此可歎

太僕寺少卿王宗昇以附汪直驟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謀虜報仇故用私人巡撫以宗昇代鉞求掩其罪

皇明大政紀十五卷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六

禮部

禮部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庚子成化十六年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至京命掌部事

命權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

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

吉上疏假辭復託外戚萬喜言于上固留之侍講陳

音與書勸其力辭不答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乙

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

其泰將等官即令直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啟行

時鎮守延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

寇及巡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

下廷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直等

意不敢違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性時各邊有警朝廷

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

定早爲措置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

提督監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孫博條陳時政并東西二廠旗校中傷大臣

乞嚴禁革忤旨不從

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撫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友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

皇明大政紀

權監汪直復喉科道給事中張海等重劾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及禮部尚書鄒幹傳旨並賜致仕

遠與復先被劾有旨慰留至是尚書尹旻欲求缺處知已乃謀諸汪直復劾去惟幹復令有司給月米人夫視楊鼎例

二月詔天下學校孔子廟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

迤北滿都魯冠榆林

以劉昭為工部尚書

以陳俊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千戶張瑾以寶石求進鎮撫司大監懷恩諷兵部尚書余

子俊執奏子俊畏勢竟題張瑾掌鎮撫司

上命懷恩傳旨用張瑾於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笑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

三月汪直朱永王越率兵襲虜威寧海破之

擒擄男女一百七十人斬首四百級以大捷聞

敕吏戶二部臣汪直王越出境剿殺虜寇有功直加米四

十八石越封威寧伯

御史許進等奏乞照先年王驥楊善事例仍令王越以威

寧伯兼職管事從之

進等言尚書王越原兼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敕封

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

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

命兼左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君子謂許進名臣

而亦附越惜之

四月錄威寧海子殺虜功賜王越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一

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

子侄家人目功陞賞者甚眾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瑄奏請刑部廣東司事煩添設主事

一員從之

南京巡撫王恕奏乞取回織造大監并停止玠玩奇貨不報

恕因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上言古之明君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玠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玠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三卷不准行

洪謨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朱熹註釋亦有行誼事諸儒之誤者乞特敕儒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

聖明大政紀 十六卷

四

書漢唐宋諸儒之誤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更不准

兵科都給事中李玄賜奉使山西回上言代州等要害地乞設整飭兵備下兵部議從之

巡按遼東御史強玠劾權監汪直總兵侯謙前巡撫陳鉞失機隱匿等罪下兵部題覆詔從輕罰俸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遼東鎮守常朗并侯謙陳鉞欺罔 旨下宥之

吳原等劾常朗侯謙陳鉞等故冒冒功失機隱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以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

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玠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

十三道御史許進等劾陳鉞等欺罔 旨下宥之

進謂各官意在急於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罔上罪不容誅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賣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郎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

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

阜通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一山廣袤

五丈餘其占女主爲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阜不異宰

小耳

聖明大政紀 十六卷

七月翰林侍講彭教卒

教江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 上曰彭教年四十二教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 上意彭疾

途不起

權監汪直誣奏御史強玠行事乖方妄參被虜人畜之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并差腹心千戶蕭聚同都御史王宗彝審勘誣玠械至京下錦衣衛獄

珍既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怒掌院事縱珍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

三十里王越亦來迎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腹心往同王宗彝審勘宗彝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直拉珍

入內醢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方發下獄
權監汪直議征安南職方司郎中陸容上疏極言貽禍不
細止之

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因
獻取安南之策職方司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
已久今事大之禮不缺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
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上旨索永樂調軍數時
劉大夏亦在職方司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
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按程篁墩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汪直
直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蒙于韃靼二方已兵

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
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祖宗之賢社
稷之福斯民之大幸歟

御史許進具疏直御史強珍之冤劾汪直陳鉞之罪留中
不出

兵部尚書余子俊題衍聖公入朝應付馬快紅從之

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紅廩
給回日無馬快紅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紅
廩給且有馬快紅從之益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
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及郎中
陸容言于余子俊欲優厚之子俊慨然曰是義舉也即

日題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騎上等馬回日應付
馬快紅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

八月謫御史強珍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吳原
許進各罰俸三個月

多官廷鞫強珍事皆畏汪直雷煥無敢與辨
命會都御史秦紘巡撫陝西

陞國子祭酒丘濬為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山人博學強記無與比時士為文以奇恠相
高不可句濬主考南京鄉試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

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乃
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為

皇明大政紀卷十六

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于中正其掌大座踰十年

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縝密過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白鉞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貢欽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晝宿西北行至霹靂
旁尾跡散

十月南京六科章玄應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各劾尚書陳
鉞儉邪罪重罰輕乞明正典刑不報

科道言陳鉞存心陰險奸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近為
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不誅之何以示戒

十一月以旱災免直隸順德府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千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朝覲大典不可奏留正官上令吏部知之

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為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額乃為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為定制諸司正官既留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朝覲漸至廢弛甲年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不公乞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為徇情欺罔之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罷之給事中言是

十二月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大監常養所請造辦均徭餘戶上命減其半

韶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而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官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

疏日益眾矣國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英國初實貢有節今四夷絡繹英國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英國初上用儉朴今百度多麗英國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英國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驅英國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伊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起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將眷所請六十戶暫與一年以後乞停罷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偕巡按御史錦衣衛勦獲東官莊田廉以管端侍所占田盡歸于民奏上從之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官莊管莊內管莊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史錦衣衛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請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罪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如所擬

兵部尚書余子俊以母喪去位

辛丑成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改戶部尚書陳鉞為兵部尚書權監汪直主之既抵任賣官與直為死黨不恤公

威靈伯王越率師出寧夏禦虜却之。

擒賊千人斬首百餘。

禮部奏會試舉人詩易卷多乞各增考官一員從之。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增考試官庶得詳于校閱從之。

二月以水旱霜雹等灾免山西太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太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七萬三千四百石秋糧子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束。國子監丞祝淵上言請天下府州縣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忤旨調雲南廣西府經歷。

上曰文廟禮制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待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郎周洪謨劾瀾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僉都御史何喬新巡撫山西。

命太常寺少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兼學士王獻主考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趙寬等三百人。

以周洪謨爲禮部尚書。

以翁世資爲戶部尚書。

鎮守湖廣都督王信上撫定諸蠻事宜下各部議行之。

信言永順保靖二長官司蠻夷雖曰腹心之憂實無能爲但我軍好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

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餓殍已空機杼方停布縷

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

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

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衆

職焉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

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福亦

解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巡邊

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

故皆稽顙曰累歲被虐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

此我方願爲屬役尚敢反耶因請爲信有與以六散

三月以徐溥爲禮部左侍郎謝一夔爲禮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王華黃恂張天瑞進士及弟明玉

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張璠等二百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陶琰孫交王華俱著名

論寧夏楊斬功加威寧伯王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

總五軍營署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

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儼奏程番知府鄧廷瓚治績異等吏

部題覆以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

程番自成化十年新設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

僚雜聚猝難撫治初吏部求其人得鄧廷瓚曰是前薦

知梧州者至則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

次興造榜諭諸夷僚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羣

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

副都御史戴綱附權監汪直傳內旨陞右都御史

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災變修省事宜從之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

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

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

又况以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

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儲蓄

省費用以備歲凶濟溝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

文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乞命大臣迎接職方

聖明大政紀

十二

司郎中陸容以不宜受極論之

容謂進貢禮部事尚書陳鉞必欲覆奏以求媚上容草

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

不可以備駟乘並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

育于國不貴異物等語為據力言當却之如或憫其重

譯而來加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

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

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

貽笑於天下後世鉞覽之不能奪其議恐拂上意乃

咨禮部時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乃

遣內官迎之

四月敕司禮監太監懷恩會三法司審錄囚徒

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紘等十三道御史陳金等因災異劾

南京禮部侍郎李本兵部侍郎馬顯工部侍郎劉俊國子

監祭酒王慎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寺卿李銘俱不職

乞罷黜上下部悉留之

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

陽春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

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

四川左叅政黃綬率官兵圍崇慶州西寺捕僧得其奸惡

實狀誅之

綬一日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綬曰汝冤氣耶好敵

聖明大政紀

十三

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次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

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遠路而巢

山綬早起率州官吏兵往諸司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

之無牒使酷吏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

盡暴其奸惡云寺後有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

分其財有妻子則分其妻子遂置之法

五月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奏請嚴禁緣邊軍民有潛

出境外伐木捕獸者俱謫發烟瘴地方克軍從之

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

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為嚮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

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昊其為

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把守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犯人財產。

庶奸頑知警。邊方戒嚴。

陝西民饑。參政謝綬奉詔賑之。綬在陝。築隄引流以利農夫。立橫渠祠以崇儒術。士民樹碑紀績。

六月左僉都御史李綱卒。

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寺少卿。常過蘇州。益奪其篋。問其隸口。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陞僉都御史。卒于官。

直隸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膺下右側裂。生一男子。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十四

逮陝西巡撫秦紘。下錦衣衛獄。詔釋之。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撫河南。

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之。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其欺。賊親王。上震怒。逮下錦衣獄。命內官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之。嘉歎良久。

詔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七月汾州王貢綜奏求書籍。上以勸金書寫舍陰陽。孝

順事實與之。

八月北虜亦思馬因寇大同。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克總兵官率兵赴宣府。謂

度肇賊。

禮部尚書周洪謨參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己妄議曆數。下錦衣衛治之。

正己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筭。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盈虧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前章一章十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秦有差。所司其詳。看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己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己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正己不諳事體。妄議曆法。錦衣衛其執治之。

順天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詔雲南兩廣守臣嚴備安南。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後守臣失馭。乃復潛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偽設車里宜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為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王姓者亡命為偽御史。為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為之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為。益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十六

特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誅強賊劉通等六人於市。

通立隸鎮海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眾奪民艇。往來江湖中。販鹽為盜。剽劫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奉命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歸。於是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眾劫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既投首。俱減等。通斬首西市。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十月廣東左布政彭韶薦舉人陳獻章學于朝。下詔知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璜請祠。宋儒胡瑗下禮部知之。

璜言。胡瑗揚州如皋縣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蕪湖。當時取其學。規行於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佑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於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凡前代諸有功德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

嚴遼東馬市之禁。

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采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求市。至是鉞為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十七

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之用。益以結采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為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剋者重罪之。庶無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巡撫河南都御史秦紘密疏權監汪直多帶旗校擾民。上釋之。

紘既抵河南。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汪亦知重之。不為較。紘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其廉能。上以紘疏示汪。汪叩拜伏罪。稱其賢不置。

十一月御史許進具疏鎮守湖廣總兵李震寬狀。上是其議即日誅道士於市。

道士以黃白術干震不遂怨之誣首李不軌事於直謂李回南京舡泊洞庭湖數日招夷軍為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諷錦衣衛鍛鍊成獄。上疑有冤命都察院勘問皆畏勢不敢二詞進審知無實即自具冤狀以聞。上是其議謂如此類冤枉者甚多禁校尉不許再訪緝即日誅道士于市李氏百口獲全直怒進曰令邏卒偵于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被杖于午門幾殆。

貴州程蕃知府鄧廷璜奏本府學校士人子弟在學者乞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歲貢一人。上嘉納之。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既建置生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改河南巡撫秦紘撫宣府。時虜患方劇日夕講求邊務謂禦虜莫如自治乃謹斥堠明烽火蓄威養銳以待之邊境恃以無虞。

開設廣西府田州府儒學。

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吳誠薦提督太和山湖廣右叅議韓文改理司事從之。
文以直言為尹旻所忌久不叙會九溪會長白嘴鼻與

鄰境爭地相攻撫按屬文往視其爭遂息歷七年以右轉左聞者駭然。

命威寧伯鎮守大同仍與太監汪直提督各邊軍馬防守虜寇。

初越等在宣府乞班師兵部陳鉞如其所請會巡撫宣府秦紘奏虜數出沒故有是命。

戶部尚書翁世資懇疏求去加太子少保致仕。

福建按察司僉事章懋考績至部懇求謝事吏部尚書尹更特為具奏從之。

壬寅成化十八年正月庚午朔。

命南京羅常平倉糧。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時歲饑米貴南京戶部請減價糴以濟民候秋成平糴還倉。

二月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白昂奏敕沿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并請開防以便行事遂為定式。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奏交趾不可輕用兵從之。

交趾侵老撾連歲戰爭眾疑其謀入寇。敕詢英處之之宜英奏曰交趾叢爾之國不過與老撾爭地爾遣使諭之彼當悔悟不可輕用兵。上用其言文人感愧上

表謝罪且貢方物。

三月敕蘇松淮揚等處巡撫都御史賑濟饑民。

復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
內閣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
等衆口一辭皆稱革去西廠爲便上乃罷西廠中外
忻然珝有慚色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部尚書陳鉞收閉害人實狀令鉞
致仕儀聞住鉞子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儀言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罔倚法弄權尅取官銀
營求陞職御史彈劾珍勘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
姦情鉞輒報於汪直汪直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
不從其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受錦衣衛
千戶特勢爲非上免其勘問止從輕罷之

皇明本政紀

卷六

二十

南京國子監祭酒王傑以九年考滿陞南京吏部左侍郎
時吏弊滋甚每查撥則呼爭於庭乃按舊式參以時宜
著爲定規羣吏懾服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
南京國子監讀書從之

禮部循例以開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
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俾知
中國禮儀永遵王化

東南大水士民咸乞巡撫王恕奏蠲歲額恕時議國計不
可缺設法通融措處省各郡數十萬

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

免欠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
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

賜晉王書戒飭永和王儀賓劉欽違例奏擾

勅王今欽奏要將已故滕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
祿米四百石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救
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卽拘欽到府
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己自有樂地何以爲此矯激虛
語顯書以達三其防範之

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命刑部左侍郎張鑒會巡按
三司勘之

五月己巳朔日食

皇明本政紀

卷六

二十一

巡撫山西都御史何喬新奉敕清理刑獄

喬新辯沉寃察隱隱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
得末減

以兵部左侍郎張鵬爲兵部尚書

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德乞爲國子監生不允

上諭禮部曰蔭叙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
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
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

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擢

六月四川右布政使黃紱奏乞開建昌銀鑛許之

兵部尚書張鵬奏敕廷臣各覈實將官具名以聞否則有

罰從之。

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年久寢廢或舉亦未盡公故鵬有此奏。

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禱。

命申官會巡撫河南都御史孫洪按歸德州黃河退地千頃據僉事高銓抗論當還民從之。

黃河退地爲親藩所據州守以負租被訟。朝命按之。

銓謂負租宜當其守違制罪地則還民爲業。中官怒出惡語脅之。執不變。後親藩亦不以河退地請其官長私託于長史欲分其半與之。銓執以爲當還民民竟賴之。

八月兵部尚書張鵬等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二十五

銃等物徵車輜丁夫傳遞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致煩費。上是之。

改威寧伯王越鎮守延綏。

司禮監太監杜福友傳旨倉園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前往常州府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蹟書畫尋來進用。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瑄以九年考滿陞本部尚書。

瑄在部執法如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犯贓罪徽州富民許通叟強奪人田常道爲之請囑不聽咸正以法。

閏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郎裏。

詔兵部自後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營事復謀管屯上

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金寓兵于農之意也地有定額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庫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聰卒于官諡莊敏。

聰在景泰中以直諫名後附汪直誣馬文升不免浮沉之議云

按崔銑曰銃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閻

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以聰爲太子司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二十五

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益聰後尊顯

諛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于狀豈不毅然

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歿于獄章綸廖莊晚雖

貴咸黷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

滇署狀無玷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

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九月滿都魯可汗歿亦思馬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

庚戌金星晝見于中

浙江邊海軍士缺月糧人心洶洶左布政劉璋徑支巡撫

王恕積貯餘糧銀二萬五千兩給之

軍士欲棄伍赴省陳告璋聞之曰此輩一行動以千百

計而無有統領之者恐貽患地方亟遣人告之曰錢米區畫已定早時即支給矣敢有擅離部伍者罪不輕貸時巡撫都御史王恕積貯各處餘糧價銀計數萬兩璋徑支二萬五千兩散折軍士月糧然後移文巡撫請受擅支之罪恕知其無他不之罪也

遣少監孫瑞齋教諭督王

敕示王巡撫奏慶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砍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并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赦不奏之過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為庶人

十月詹事彭華為其鄉人所託詔宥其罪停俸半年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十四

浙江左布政劉璋奏諸郡歲輸戶口食鹽鈔乞令照依時價輸米或以克軍儲上允之

十一月賜額氏廟戶

初額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上

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禮部尚書周洪謨奏烏思藏等處各給符備填貢使物數仍識以印至關驗放詔從之

洪謨言烏思藏等處人貢其貢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皆冒以圖利此特無印符無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以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于上仍識以舊賜金印

至關驗以防詐偽詔從其議其費始省

遼東守臣以擒虜幼男女來獻者悉分給中貴兵部尚書張鵬懼將士貪殘以故邊警奏禁止之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為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羽為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事彭華少詹事王獻侍講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各陞秩有差

杖監察御史于璧劉規于朝

時一男子行東闕門號呼壁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

以御史但當糾奏令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為輕率自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二十五

執姑宥其罪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之言已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癸卯成化十九年正月甲午朔

詔定給湖廣太獄太和山香礪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蠲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于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禮部尚書周洪謨奏乞改造璿璣玉衡以備占候從之
洪謨言書載璿璣玉衡祭傳不得其制乞改造既成有
竿酒寶鈔之賜其手製圖以木代之規制工巧謹言服
其精

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

約郎中考滿三載當國者以太僕處之大夏知其故私
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官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
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其事
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
一出非知府則叅議官階崇重何為而不可但恐人負
官耳吏部不能奪抵福建奉 敕巡海道兵久弛而

閩明大政紀

十六卷

二十六

倉儲侵于勢要卒難就理大夏曰在得人耳謀于鎮巡
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寨兵造戰哨各若
千艘緩急異用其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而親督
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命浙江蕭山縣祀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于德惠祠

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修築海隄田
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
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戴縉為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諡恭毅

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為世

所傳誦云

復前兵部尚書項忠致仕

時陷忠如汪直陳鉞次第皆敗上察忠枉復其官

四月陝西巡撫阮勤奏請修治周公諸葛亮范仲淹呂大
中大臨大鈞祠并賜祭上命周公廟春秋二祭亮等俱
歲一祀

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
葛亮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
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修治并賜祭上曰朕考祭法
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
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二十七

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禱者祠墓弗修
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修
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祀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
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詔戶部行南京戶部給發支鹽引目

南京各衙門差吏赴兩淮運司關支戶口食鹽該吏通
同勢豪影射貨賣為奸利各遠限年久屢催不報自成
化十七年南京戶部尚書黃鎬詳奏積弊至十八年奉
命行南京戶部編造勘合底簿行各運司等衙門收掌
給與商人支鹽敢有新舊那移者官吏俱坐以枉法贓
罪

五月鎮守大同太監汪直奏小王子欲入寇乞將舊所統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兵部尚書張鵬覆止之

直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止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眾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韃靼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夏師難久住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敕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各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提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六

二十八

困於金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山西連旱民饑米價騰踴巡撫都御史何喬新發倉粟三十萬石減價糶之

民賴全活不可數計

六月調權監汪直于南京御馬監

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鏗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倖遇大敵豈不憤事上降敕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筆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

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因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此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久旱漕河淤涸命戶部左侍郎潘榮督治濬通運舟

七月起前兵部尚書服闋余子俊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堂提督南京學校

八月應天府尹魯崇志卒

崇志浙江天台縣人故僉都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附勢以干進云

中官阿丑惡權監汪直恣惡害人以詆譖諷諫上悟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六

二十九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榮顯忤之者卽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詆譖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作醉人酗酒一人徐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罵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天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夫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

御史徐鑄等劾汪直等欺罔弄權上命三法司會多官叅擬覆奏

鑄等言汪直與王越陳鉞戴縉吳綬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劾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剿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叛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誠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敕禁致使秋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達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虞缺乏致勞九重宵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三十一

肝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下法司議之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都指揮使吳綬都革職為民工部侍郎張順致仕僉都御史王宗彞降四川左叅議

初越縉等諂附汪直內外交結朋比為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道布按等官江朝宗平倭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沃類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罹其害至是公論快之宗彞以萬安曲庇故獲降用

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俊閱視營官軍不許私役

兵部尚書張鵬奏將領私役之弊故命核之

洞廣東左布政彭韶于貴州詔在廣東持正不假借中官如鎮守顧恒監船常春擾民皆疏論之銜甚至太監梁芳第錦衣千戶某在鄉私掠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羅其害復上疏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司濱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親遠途數里外者又若干人巡撫朱英贈詩有獨有年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三十一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贊等一百三十五人

主考學士倪岳侍讀董越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儲曜等一百三十五人

主考左諭德張昇

九月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王朝遠累章乞休准致仕制遠在鎮常輕騎巡邊考卒精壯者千餘補各屯增修屯堡擇廉吏主市平其物價彼此獲利夷人大悅

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為翰林檢討予告

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英等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言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

舊疾未平未能就職。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樂開道。無復故態。楊惟新張弼輩皆贈言。謂議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宣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陞湖廣左布政鄭時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

都察院副御史李裕等奏太監汪直偏信陳鉞等誣陷。部文升學士江朝宗給事張良張善吉御史王崇之。張珍沃類張銳陳遵毅主事方賓按察司副使王齊乞復。皇明本政紀 十六卷 三十三

各官原職召還。忤旨各停俸半年。

裕等奏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及錦衣衛指揮吳綬之言報復私讐。擯斥良等。誣都御史牟倬謫死。且累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給事中張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類張銳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綬文致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上以事已處分。裕等頗擾各停俸半年。

十月革錦衣衛帶俸都指揮王時爲民。隨居安陸。時前威靈伯越次子。

以張鑒爲刑部尚書。

太監李榮傳旨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以李裕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事敗。白文升之寃始復。其官致仕。至是命撫遼。凡三往。東人思之。

禮部奏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乳婦止于本府所隸軍校之。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時湖廣武昌州民劉善初等告。縣尉選用乳婦甚爲害。以廣。左右布政陳遵毅爲左布政。

皇明本政紀 十六卷 三十三

詔責東恒王見演戴民巾讀書改過。家奴安童依律斬之。

見演與安童淫戲。數同王卧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勘實擬罪。奏至。上謂見演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敕切責。

南畿巡撫王恕疏劾中官王敬段英千戶王臣等損國害民。重罪乞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衛獄。王敬段英克淨軍王臣伏誅。

初妖人王臣自劬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歷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

獨周惟善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自相

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否則不能其術益與王弼略相似不知其殺幾人也後往北京攀內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爲元寶重二千餘錠凡江南書畫玩器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二人者本無所識所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書數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云不中實欲得賂諸生無所出因致罰于校官

皇明大政紀

卷六

王由

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檐至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焰少熄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恕知而大喜疏奏近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藥餌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其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

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這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舫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舨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又言昔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傷和氣而召災沴上乃詔

皇明大政紀

卷六

王由

械獄三人論罪斬臣于市中外稱快而太監懷恩竭力扶持之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軍治私宅因中官阿丑諷上卽撤工賄東廠太監尚銘免罪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益宅子由是憲刷密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卽撤工賂尚銘得止吏科都給事中王端等言三載黜陟乞諭吏部榜示各凡揭帖報失實者連坐下部行之端言合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

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巡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傾陷毀譽失實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二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雲南巡撫都御史吳誠卒于官。命撫諭木邦都御史程

宗代之。

大略

王本

初木邦酋會長罕它法孟養恩六與孟密纂罕弄母子累歲相讎殺雲南守臣奏乞調兵討之朝議以爲不便宜遣都御史程宗往諭乃即其家賜以聖書而行奉

敕旨諭之折其辯說及兄纂罕弄復責其擅相攻擊之罪皆頓首服乃具奏始設孟密安撫司以材寨歸木邦不相統攝西南遂無事朝廷嘉之轉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仍巡撫雲南贊理軍務

十二月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人黃乾亨爲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

榮克正使乾亨克副使往滿刺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

歿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其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陞修撰謝遷爲右諭德。

吏科給事中王端等御史張稷等各言內降恩典大濫乞一槩革除并明正其罪。上以自有處分諭之。

端等言爵賞天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穉皆得以貪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

黜罷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三七

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略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字而濫授文職有不操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奏入。上曰端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改南京刑部侍郎盛顯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星變敕諭羣臣同加修省指陳時政利病

朝觀官羣趨中官尚銘門進謁儀湖廣按察司張悅獨不

姓銘銜之。

尚銘在東廠刺事。多被其誣累。故入覲官。畏之。銘曰。伺悅動靜。終不能媒孽其失。

廣平知府秦民悅。以九年考滿。民立生祠。求大學士劉珝紀政績祀之。

民悅於成化十年抵任。剛毅開敏。多直氣。能卓然自立。政出公平。而百廢修舉。士民宜之。如檢勘荒田馬地。共三十餘頃。辯冤獄。活一十九人。招流亡。進六千戶。皆煇在耳目。

以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為浙江按察使。

珊督陝學政。如南畿。又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三十八

風行在陝。久待諸士如家人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傳誦至今。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萬祺卒。

祺江西南昌人。少為縣學吏。以舍星命。擢鴻臚序班。陞吏部主事。天順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援大學士李賢於難。薦陞太常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母憂。起復。為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官易川。厥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口胥吏居六卿之列。且加宮保之任。大駭物論。一時大臣不能救正。科道亦噤不一言。人心殊為不平。但祺為人謙約。故得保全云。

械司禮監尚銘。杖一百。押發南京。克淨軍。

銘本汪直所屬。誦入司禮監。掌東廠事。害人至是。籍其家。得金銀寶貝。皆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南京十三道御史孫需等劾妖僧繼曉。以左道蠱惑。聖心請正。典刑逮繫。廷杖尋釋之。

吏科給事中王端等奏劾太監李榮。蕭敬。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乞絕其黨。上以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諭之。

端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為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為

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三十九

汪直。引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故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眾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青入。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

錦衣衛軍餘貴。鐸訴太監尚銘。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詔勿問。

鐸言。銘用刑。訊鞫。備極慘毒。索取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今鐸與其黨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賍已入官。連坐者置。

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董市畫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虜亦思馬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軍務兼督糧餉同保國公朱永率師禦之

虜擁衆入寇報威寧海子之仇守將失利故命子俊禦之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於灰溝

北虜犯邊何喬新設伏兵于灰溝營虜至不覺伏起戰敗之斬獲甚衆以功加陞左副都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四十一

命戶科給事中李孟賜使占城

初占城爲安南所侵其王爲安南所害朝廷遣使封王之弟齊亞麻勿菴未至而勿菴死其臣提婆者據所封印故復遣孟賜封王之次弟古來比行孟賜上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構兵未靖而提婆者又嘗竊據萬一不順損中國威宜縱其來使傳命古來仍勅安南悔過上悉從之乙巳遷擢本科都給事中留廣中數年卒致古來厓州而定其封

命詹事府彭華左庶子劉健主考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儲璫等三百名

以右副都御史侶鍾巡撫保定等處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臬白誠王叔進士及第儲璫等九十四名進士出身吳叙等二百三名同進士出身是科得邵寶喬宇儲璫王雲鳳蔡清俱著名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有居業錄故齊集

甲辰江西新建豐城高安大風雨雷雹壞民舍民多壓死整飭邊備余子俊請宣天削山築牆建墩挑斬下詔議之四月陝西大饑巡撫都御史鄭時奏請發襄陽糧及內帑銀各數萬賑濟從之

陝民採桑榆而食或父子兄弟相噬時檄布政司等官分守城四門給饑民食無敢侵漁者流民安堵病者咸起時每朔望必至文廟行香升明倫堂令諸生講書遲久撤案人問其故時曰方今人情洶洶皆欲爲亂在諸生既有賑又做省以遵王之義異言不作何由起亂人心果定而民戴之如父母上特書獎勞及符移六道周詠民隱輿屨減以佐耕如琬決平涼利民渠功大費省民多感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四十一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同知李寧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員督理糧草禁革奸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

有是命

起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外戚宦官庄田多占民間地土繼宗奪而還之權貴歛迹

改南京兵部尚書陳俊于南吏部

命江西貴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改江南巡撫王恕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

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上以大同失機逮總兵都督許寧巡撫都御史郭鏗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四十五

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鏗新于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卽

遣人報三法司會鞠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

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外姑從輕寧降羽

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鏗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進大同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克總兵鎮守代州三關

時虜酋太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

寇遁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

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勵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

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聲震天地

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

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

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稱職

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

遞回有司治罪

詔違例爲人淨身李安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厰炒鐵三年其子俱發

本縣嚴督戶長收管

山東黃縣民李安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畱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倩安闖以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爲闖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闖者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其獄上請

六月右春坊贊善陳濟卒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四十五

濟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遊鄉先生謝應芳之

門既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修大典書成

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風雨常

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于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

綱目集覽證誤

畿內及陝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徐溥代祀嶽鎮

河瀆諸神

南京兵部右侍郎萬翼以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部許之

以戶部左侍郎潘榮爲南京戶部尚書

調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於南京都察院

都察院自戴縉阿附汪直入掌院事士論不齒故各道

橫恣風紀蕩然。裕慨欲正之。嚴束各道。甚或朴戒之由。是臺中肅然。亦緣是得謫。

七月。兵部奏。今遼東守臣。論泰寧等衛夷人。循舊例從永平。喜峰口入貢從之。

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兵部奏。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者。況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陞貴州左布政彭韶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詔繼王恕後。鎮之以靜吏。自不敢犯科。而民益樂其愷悌。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召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為刑部左侍郎。

陞浙江左布政劉璋為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將行。浙民不忍舍。留靴以識去思。

召宣府巡撫僉都御史秦紘佐理院事。

八月。總督宣大軍務余子俊奏。請命工部製戰車從之。

子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

府地方多平曠。寇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用

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為陣。止

則橫以為營。兩車之間。空缺處以鹿角榨補之。乞勅工

部量運生熟銅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為之。子俊為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

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於廢。至嘉靖

中。建議者紛紛。堆積房庫。徒費錢糧。

吏部考功主事儲璫。以父老懇求改南京吏部。便養從之。

授直隸蕪湖縣老人張禮為繁昌縣。狄港巡檢。

禮先後捕獲鹽徒強盜二百餘人。應得九品散官。操江

都御史白昂奏。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己酉朔日食。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

銀數萬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洪

羅糧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十月。刑部員外郎林俊劾權監梁芳。引用妖僧繼曉。以左

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毒害生靈。請誅二人。以謝

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

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芳。以秘書進。得被殊眷。發內帑

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極論。繼曉本

一儉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假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

事敗。挾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啻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

師。多方貨緣。誤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

唾罵。敢復無所忌憚。惑亂聖聽。發內庫銀數十萬兩。

益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

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

睿且日損失。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軍

氏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謂不所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傾覆陰謀引朋印按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寬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私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擾害注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益寺虛耗內財飛語外間謂其立意不肯為是陛下逼脅屈從是畏天下議已以陛下專醜聲耳言甚激烈上怒不可測俊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于闕下尋加刑俊對愈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救林俊併下錦衣衛獄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四十六

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為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日張謫論無隱詔責黻回護并逮于獄令杖三十

太監懷恩哭諫救林俊等觸上怒用御視擲之徑歸卧于家不復起視事

林俊二人事且不測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將失天下之心奈何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訟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用御視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什其

凡恩脫帽辭於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陛下上乃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歸卧于家曰中風疾不能視事上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詔降林俊雲南姚州判官調張黻雲南師宗州知州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家工役甚鉅勢方熾無敢言者內閣三人萬安邪媚劉珝狂躁劉吉陰刻值昭德恣橫好奇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諍救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謔俊等二人上此章直聲震海內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四十七

東廠大監陳準自縊死

東廠自尚銘弄權害人中外切齒準直隸順德人為入平恕清儉及銘敗代掌廠事令軍校曰大途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縊死士論惜之

山西陝西等饑荒大學士萬安上言令生員納粟入監考滿官員納粟免赴部給由預備賑濟從之

安言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粟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品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績牌冊并通關

差入繳部。安輩謀國如此。世事可知。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乞復林俊張黻官以勵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

恕言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謬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固。天令聖明大政紀 十六卷 四入

可永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部尚書金士俊救于俊謝不敢。至是恕上疏。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陞陝西左布政使。能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內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

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勅授之。旻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則旻之素行交結內宦可知。

妖僧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母終仍出供職。

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不容于公論。故爲陳乞。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萬全右衛百戶常瑛伏誅

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忠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資。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常瑛翼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蜀。而稔惡不戢。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宥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於地。天下聞而快之。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宜。下戶部議行之。

倫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

聖明大政紀 十六卷 四入

安瓜州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責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總漕副都御史劉璋運糧一十七萬。以賑河南饑荒。

時河南數州饑饉。戶部主事張倫上言。宋之漕運皆由黃河。以達汴。今倣此法。運漕河之米。往賑之。有旨命倫督運十萬石。璋督運七萬石。倫益不知宋之漕運江

不入淮淮不入汴以黃河之險非江淮之舟所能濟也
璋乃造巨艘而高大其帆檣募習黃河知水者操之
封罕慎為忠順王入哈密

自成化十四年連擅阿力王與其子為連擅阿黑麻至
是守臣謂其國已易主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畏兀
兒種都督罕慎者係王母外甥遂封為忠順王遣送入
哈密守臣及諸與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未幾阿黑麻
怒曰罕慎賤族也安能為王

十二月陞湖廣按察使張悅為都察院僉都御史

自悅入覲不見東廠尚銘及銘敗而其名益彰

署戶部事侍郎李衍奏山東河南北直隸連旱當輸邊粟

聖明大政紀

十六卷

五十

者請輸銀太倉以太倉之粟轉於邊從之

衍言山東等處連旱穀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數索銀
就糴以輸米踊貴斗至數百錢然亦無甌石賣者而官
吏催督道路旁午勢甚張皇宜從便宜濟之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

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為僧道者輸粟賑濟給
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疏請敕工部重臣修築挑水堤岸疏濬汶
泗諸泉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
往董其事

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

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
南懷慶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
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
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隄岸汶泗洸河諸泉歲久不濬
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敕工部重臣選
領諸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
之處修築疏濬

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以方術託太監高英轉聞於上
陞陞兵科都給事中

善吉四川涪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為兵科給事中調
外任久不遷遂忘耻干進為科目之玷

聖明大政紀

十六卷

五十一

命有司歲然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

信民浙江新昌人由工科給事中擢廣東左叅議以註
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撫其地招徠安
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於朝為之立祠
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為之請上
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
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
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
詔求直言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

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為南京刑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徽為南京左府經歷。

梁芳等以星變謂俊徽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內降復其官。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妖僧繼曉奸人李孜省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不報。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為吏以賍敗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克軍孜省逃至京資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寺丞守隨同朝劾孜省等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五十一

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

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僧繼曉者

湖廣人始以浮食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資緣梁芳

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金珠十餘金寶不

可勝紀。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勸上正心修身斥絕方士釋

老不報。

進士放毓元上言四事勸上慎選大臣臺諫去佛老惜

名器不報。

戶部主事周軫上言八事勸上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

臣以清朝政不報。

兵部郎中崔陞蘇革其疏星變由閣監干政妖僧繼曉庇愾王竄逐忠良所致尚書王恕不宜置之南京不報

內旨謫張吉雲南景東府通判丁璣貴州普安州判官除款毓元雲南臨西縣丞

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陞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尚書尹旻余子俊周洪謨張鵬張鑑劉祐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大理卿田景賜以星變各條陳政事上下該司知之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近倖干政大臣不職并斥方士道釋如鄧常恩李孜省繼曉輩乞通行革去上批梁芳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五十二

常與陳善姑已之殷諫等令各修省鄧常恩繼曉輩為民

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

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大

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

總鎮邊疆或援引倥傯或投獻奇巧如梁芳常與陳善

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諫張鵬文福杜銘李本劇俊張

鑾田景賜張璠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為或清論未愜

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李孜省輩尤

中外所切齒

浙近道御史汪奎等上言乞罷建寺治梁芳之罪斬繼曉

以謝天下并去傳陞冗濫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

齋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繳來。

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五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祚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侄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星變赦天下。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五十五

詔出傳奉官御馬監太監張敏請於上凡馬坊傳奉不動。

敏袖疏來謁跪于庭太監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為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為我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為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座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此言不敢吐氣居家中氣而死。在六部尚書張鵬等應詔議鎮守長中官勢奏令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俱地方有事詔存留不動。

鵬等奏適官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量減五府

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為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君子謂鵬直言疏石亨輩至掌兵部不能持正惜之。

二月其虜小王子大入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瓖為總兵戶部尚書余子俊提督軍務率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五十五

班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邊大耀兵而還。

詔總督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仍舊。東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視紫荆居庸二關。

時虜殺將畿內驚駭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銳礮器械為戰守備嘗獲虜謀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又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潛遁不果用巡撫宣府都御史李岳請暫止修牆工詔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岳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修邊為事未足動衆妨農乞暫停止待豐年事下兵部尚

書張鵬等以爲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言請敕吏部查因言事降黜者悉令復職并行巡城御史不許巧技邪術之徒潛住京師詔所司知之

德王請業南旺湖不許

內府十窖俱罄懸上指太監梁芳常興等以竭帑藏責之

初內帑之積凡十窖窖凡若干萬益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常興等作奇技淫

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六

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俱罄懸久之上一

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而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爲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汝計者益

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一時上鍾愛興王

或爲芳計曰不如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

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貴于無窮豈直免禍

哉芳大以爲然一言于昭德昭德勸易儲時懷恩在司

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上問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

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

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

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不對劉吉亦然然上又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死

三月泰安州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宮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卽上帝東宮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詔爲東

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七

宮選妃不易太子矣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事宜從之

內一事欲將各處納米監生分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途各處提學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四月改總漕都御史劉璋撫治鄖陽

時流民嘯聚廷議恐其滋蔓敕璋往撫治之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儒學

詔禁浙江溫台處三府并金華府江西等處弱女者鄰里具首發戍邊方

温州訓導鄭璟建言浙江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

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為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經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宜悉曉諭如璟言上曰人民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費戕恩賊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鄰里首發

命都督同知王信提督漕運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乞休准致仕敕馳驛以還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人夫四名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賑濟山西饑民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五十六

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命喬新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喬新乃請於朝發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民及僧道士得粟數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為塚葬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餘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命戶部左侍郎李行總督陝西二邊軍儲兼賑濟饑民

時閏陝不雨三月矣齋心默禱所至天輒雨又引渭水

為渠經行百餘里以利民居是歲大稔賴以全活者甚眾比還朝復具圖以進上喜出寶鈔四千貫賜之

五月降順天府巡撫俞都御史楊繼宗為雲南按察司副使

繼宗在順天得罪外戚宦官久銜之及順天管河治中陳翼以繼宗屢拒參見不加禮遇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為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停夫役有妨漕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除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江西南贛盜起陞廣東按察使閔珪為僉都御史撫治

內旨改大理寺卿彭韶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

韶撫蘄松召為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

非宜從中改之

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五十六

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蕭養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布政陳選奏近詔例免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留貨海上詭稱蕭養門答刺國貢使太監蕭養利其珍奇許焉布政陳選發其偽逐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令防秋畢日還京

六月戶部尚書致仕楊鼎章論莊敏

鼎陝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歷陞戶部尚書繼綏用兵議欲預徵邊餉鼎

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綏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居數年乞致仕至是卒諡

莊敏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肅獨請就之意為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羣惟不寢開鑛一節有可疵云

陞福建左布政李嗣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湖廣左布政黃綬因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不忍派民以庫積餘銀克之

綬在湖廣值勢豪馬快舡逼銀萬兩又荆王奏徙墳塚悉革不從地方賴之

七月廣東左布政陳選奏止進貢後倪禮部覆奏從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進後倪選奏國體所關甚非細故止之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

皇明本政紀
十六卷
怨益深

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以修邊牆責成邊臣上從之

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

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

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略躬率士馬遍歷邊

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定地基東自四海冶起西

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

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

始事明年四月可告成工視昔延綏修邊之費雖多實

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

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國費付任于科

道計功算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益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譴然不平蓋有自云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朱英卒于官

英在院會星變首陳八事多人所不敢言者上皆納

用及有疾侍郎何喬新適奉勅賑饑晉陽聞其遣使

奏事即召使至寢室手書勉何大略謂民饑益起可憂

賢者所當努力無一語及私時病已亟字半不成三日

卒君子謂其忠愛之心斃而後已云

八月己卯朔日食

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修宣大邊牆墩臺計糧豆銀鹽數目下戶部議之

皇明本政紀
十六卷

子俊奏計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

八萬五千五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

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敢

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之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

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之以

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於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

銀以糴糧料內摘撥鹽于順聖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滿奏羣牧所千戶朱全一百二歲致仕父信一百

八歲而終詔賜米十石絹二疋

上曰老壽之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

勞以半酒進全階為宣武將軍

九月陞右副都御史屠濬為右都御史掌院事

還錦衣衛官校逮及前兵部尚書革職為民陳鉞下錦衣衛獄仍放為民

鉞既罷家居寡嫂孤侄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璫螺諸異器所俘之姝俱追解赴京下錦衣獄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泔泔然對於眾曰金銀實有之但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眾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戰心寒相與極力管解遂得無事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六十二

大學士劉珝致仕
珝與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皆北人為一黨萬安與學士彭華為一黨互相傾詆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紙朱書封乃御筆也啟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結納納王越銀謀與復讐朝廷若留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是日珝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為中傷而外若從厚許險固若此云

調閩珪為廣西按察使

珪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捕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宦由是多不悅督妖人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

改郎襄撫治都御史劉璋巡撫四川

四川乏糧儲時有例許農民入粟補吏璋命有司聽其納銀且減其數旬日間得銀數萬兩而至者亦多隨給以千糧歲足軍需仍餘米八萬餘石
內旨降戶部侍郎秦紘為廣東左叅政

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司副使陶魯為湖廣按察使

魯以父蔭授縣丞屢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六十三

撫按等官各為具奏乃有是權仍奉 敕兼管嶺西道

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巡撫山東副都御史盛顯致仕

廣東左布政使陳選奏太監常春不法事下都察院知之

選奏番商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結太監常春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

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知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叅報旻畏卷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敕加太子太保劉吉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詹事彭華為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辦事

以副都御史劉滉巡撫遼東

以副都御史何經撫治鄧襄。

詔軍民葉玘斬斃人墓取觸骸骨爲葛巴刺杖罪同支解卽誅之。錦衣衛嚴加緝捕。

玘等假以西番所產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載斃墓者罪死況取人觸骸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同當卽誅之。

常州旱災免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南道御史李等繆構劾守備太監郭鏞擅入後湖取魚不報。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六十四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朔。

詔准楊滁和產馬納價。

兵部覆議前巡撫劉璋所奏准楊滁和四處產馬小弱許令納價廬鳳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丁酉朔日。

戶科等科都給事劉昂等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各劾兵部尚書余子俊勞民費財命工部侍郎杜謙勘報還奏革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昂等言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

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

以不克急扒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

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

益于事雖侵欺之罪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

明正其罪以爲妄費邊儲之戒欽等言子俊往在陝西

繕修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疎

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于審時急于功利

乃于周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倖

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

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

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六十五

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

何以警後疏並入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

部侍郎杜謙等勘報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

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餘石雖因供給

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

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上曰子俊受朝

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

姑置不問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言政令宜信不宜數改不報

上年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旣而舊緣復進用故恕言

之語多激切忤上意

三月南京國子監放回琉球國官生蔡賓等省親。

中山王尚貞咨禮部官生蔡賓等五人。在南京國子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省親。禮部覆請。上曰。昔

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省者斥之。其即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虜寇開原。

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彭韶上言二事。下所司知之。

一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多切時宜。

四月。前兵部侍郎養疾在家李敏。因河南大饑。疏救荒。數事。詔起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

改掌都察院事。右都御史屠滸。南京都察院。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六十六

李孜省黨以私事謗之。

封金玉二關真君為上帝。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靈濟宮祭之。

太常奏靈濟宮金玉二關真君祭祀舊例俱用素羞。近

加封為上帝。宜用牲醴。上曰。今後遇朕誕辰。用太牢

致祭。其餘如舊。

五月。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文升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歲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職者

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上曰。可。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太傅。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衛獄。既而吏科給事張雄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遂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旻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璵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剛。大章天討。以為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璵。王範。於午門前拷訊明白。故罷之。陸容謂尹旻推部堂。必先掌科掌道。若舉部屬。亦必出中官之門者。又私其鄉人。多置要地。故朝士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之民。以惡之深耳。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六十七

逮廣東左布政陳選。至南昌卒。

時大監常春因選具奏勘問未結。知中官戚疾選乃詎。擬選黨比高瑄。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

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賄選所賄吏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等阿春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命錦衣衛差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

廣東布政司黜吏張聚訟布政陳選冤狀不報

奏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謫乃至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不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十六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抑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常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瑋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冕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常春橫行胸臆穢清節盛惑聖明斯官李行承春願指假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誑誤網法爲選罷黜是臣自取乃春也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其歟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

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劾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

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身姬詎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歿報春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未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十六

廉之士而屈抑之寃長譏佞之好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金篤行之儒爲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六月六科十三道劾工部尚書劉昭奸險剛愎上留之尋改戶部尚書

科道劾昭心術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夤緣陞官尹旻父子旣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干法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以李裕爲工部尚書

吏部右侍郎黎淳遇傳奉中官諷令勿陞陳禴奏疏淳不可仍奏之

故事內批出承行者必陞陳禴奏疏以防奸僞時中官用事除授浸廣故諷之

七月調太常寺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

東廠緝其附尹旻父子得京堂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諡文毅

輅浙江淳安人三元政頗持正馬文升稱我朝賢輔

商輅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至錢溥作禿婦傳議之

黎淳以易儲事咎之彼時事權在王文輩難責備于輅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七十一

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爲湖廣桂陽州同知

芳與尹龍爲同官甚密會兵部郎中鄒襲生罪龍囑軍

官奏保復職芳爲草奏尋爲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衛

獄降調外任

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吏部尚書

擢浙江叅政夏寅爲山東右布政使

寅松江華亭人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

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

東饑民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爲害

不小宜選大臣鎮守二州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

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劉清

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舍爲古文平生著述甚多

援自佐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居降

志嘗語座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

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

席曰此名言也

肅都御史魯能卒於官賜祭葬

肅人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玘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付講學士李東陽是科得石璫傳珪羅玘皆著名

肅入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陳鏞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庶子汪諧諭德程敏政是科得吳一鵬秦金吳儼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七十一

張琮

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革南京兵部尚

書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

恕屢忠諫忤旨留中不出中官梁芳輩排擠不已故就

顯疏批曰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衆贊機務胡爲坐

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

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南京禮部員外郎

璟與侍講焦芳有舊故責及之然亦由鄉人欲謀侍東

宮講讀而璟適至囑令致省爲之也

詔誅陝西武功縣民王瑾等食人梟首示衆

瑾等因歲饑荒行旅就其家憩息者殺而食之雖婦

人亦執刀相助前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皆依律處決。

工部主事王純奏乞召還王恕以竟其用上命杖之降貴州思南府推官

純言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於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七十三

調兵部尚書馬文升於南京兵部叅贊機務

時貴州都勻黑苗弗靖守臣倚內援請發雲南四川湖廣兵征勦文升持不可奏差郎中御史各一員往彼勘處果無他虞忌者營內旨調之

命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宣慰使楊愛爲其兄宣撫楊友訐奏事情

喬新言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

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施以文法益治之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則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之既而訊鞠知友欲奪愛宣慰肆爲誣罔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他郡邊境以安

巡撫四川副都御史劉璋密計安置楊友于保寧府

璋奉旨革罷友宣撫并其家屬發保寧府安置璋以爲安寧道路險遠城堡堅固友之弟敏及其所親附天家仲家土兵素號驍勇而其親屬又有爲之謀主者萬一負固不服而連結其黨與以叛則不免爲地方之害乃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七十三

閱其所奏詔旨先遣友所親信者二人詣安寧慰諭友家屬謂巡撫以宣撫遠出其弟年少特遣吾二人者護其印信以防外侮又遣能幹土官數人各領土兵分截安寧所出入之路又榜示天家仲家諭以逆順禍福又揭通衢懸重賞以購爲楊友主謀者區畫既定乃宣示詔旨遣官詣安寧收其家屬印信發遣之

敕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於南京禮部

忤萬安等調之

改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

裕在部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
天鑒之四字與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員缺升選
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於牘至期引奏畢對牘填榜更
不移易且免錯誤

調禮部左侍郎徐溥於吏部仍兼學士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於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
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
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
請已宅獻而託芳請襲侯芳言于上而許之既又市
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十四

加大學士萬安少傅劉吉少保進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
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內閣辦事

太監懷恩在鳳陽嘆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
矣

巡撫都御史鄭時因左道惑眾變倖弄權上言利國保民
五事忤旨謫貴州左叅政

先是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
以抄錄異書為名貪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有官者
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
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十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之
所薦引尤尊顯用事故時言五事一曰盡誠敬以回天

意二曰明理義以杜妖妄三曰減進貢以蘇民困四曰
息傳奉以抑僥倖五曰重名器以待有功專為芳發也
芳革請而謫之陝民哭送若失父母繪像祀之

以謝一變為工部尚書

淮北山東大饑

命副都御史賈俊鎮守臨清

起副都御史李敏總督漕運

十一月起致仕劉敷為右都御史掌院事

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

妖人李孜省以通政使侍經筵諭德傳瀚進講極言汰冗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十五

官改省銜之

十二月六科十三道給事馬銓丁隆等劾戶部尚書劉昭

貪濫革去太子少保致仕

初昭子綺納粟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貪緣典司鑒

輿至是事覺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

素著穢德檢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究姑

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為民

太監常春傳旨降廣西橫州知州敖毓元為縣丞調雲南

邊方

毓元江西新喻人為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

疏留中不出後循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復有

是命。

詔發內官熊保南海子克淨軍黃鉞等押發遼東代領衛克軍。

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賣發私鹽求索財貨杖歿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萬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有差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歿人命發南海子克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克軍冬早無雪。

皇明本政紀

卷十

十六

詔吏部查傳奉官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於獄厥明大雪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敕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詔吏部降黜其下獄者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懼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

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

舊例考察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

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請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以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降調簡僻衙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爲定制。

辛亥萬妃卒

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廷及笄侍上於青宮上卽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母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官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幾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倖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常興輩皆假倚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

皇明本政紀

卷十

十六

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知府。

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銜之及守隨來朝乃譏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毋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奏入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國子監生虎臣上言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臣陝西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

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閤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以鐵索鎖項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言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與臣七品正官。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礮嘉縣知縣卒。

二月。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等追奪聘禮。令御史究問。

時聘教官多非有學識之士。故罕稱其選。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主八

旌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內閣學士彭華以病乞致仕。許之。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費宏。劉春。涂瑞。進士及第。程楷等一百一十名進士出身。馬景昌等二百三十八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石瑤。傅珪。吳廷舉。王鴻儒。楊廉羅。鄒智俱著

名。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命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屠瀟勘處安南侵侮。占城事宜。時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侵侮。挈國族奔船廣東。訟冤於朝。守臣以聞。方議遣官。而人皆難之。時李孜省因欲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主九

仁繼絕之食在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又懇辭。從之。令貯禮部。自是二國輯睦。

四月。禮部侍郎致仕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張悅爲工部右侍郎。

召南京國子監祭酒王儼爲工部左侍郎。

五月。敕工部尚書謝一夔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尋遂憂

憤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一夢江西之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修撰歷官工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永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而卒一夢平生篤于友義初舉會試第三實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直直與李孜省通一夢不為崖異而中實不然也後都御史閔珪之調人謂直所為而鄉人有忌一夢者纂修憲錄遂併入之

詔元早踰時田苗枯稿已嘗寬恤刑獄條示合行事宜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庶吉士鄒智上欽崇天道疏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八

智言陛下之于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臣願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得參錯于其間則天工亮矣又言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臣願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狀彈劾或令人閣奏議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則天聽開矣又言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爵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童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皆使

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一遂臣願各召用之以圖來効則天心協矣又言我太祖鑒前古之迹識禍亂之原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于軍民臣願深究其本則弊源自清

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鄧陽府

初清為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凌轅藩臬比還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譎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假以微嫌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八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錦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鄧陽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閔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部尚書李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于安閏囑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為援直囑李孜省為之忽得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益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改總漕都御史李敏巡撫保定

以右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

福建自成化十五上杭盜起停巡撫至是因海寇發故用之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以災傷免陝西西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一十八萬本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安府知府張弼卒

弼松江人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梅嶺險梁橫浦橫湍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祀之

以右僉都御史丘鼎巡撫四川

陞工部侍郎賈俊為工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以右副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

七月召致仕兵部尚書余子俊復任加太子少保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

九年考滿詔加少師兼職如故降敕獎諭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唐瑜被劾免

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將田廣奏

起才將許寧李璵勞邊軍恤陣亡邊人竦然會中貴人

以事諷諭不從廣等謀藥之竟事去弘治五年詔復

故官致仕

八月庚辰上不豫

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官朝皇太子如常

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漸召皇太子受遺命

上召皇太子至命早即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論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已丑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初六日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煥道誠明仁敬崇

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妖人李孜省伏誅

皇明大政紀 十六卷

妖僧繼曉發原籍為民

太常寺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

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追奪累次誥敕印

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吏部尚書李裕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以人言乞

致仕許之

詔斥佞監梁芳陳喜前興往奔陵司香

十月丙子五更星變下詔求言

有大星飛流起西北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朝

寧之間人馬辟易

庶吉士鄒智上疏言內閣萬安劉吉尹直皆小人不退王

恕王紘彭韶皆君子。不進由宦者陰主之。不報。

智言星變見於朝廷。益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時權帖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聖明大政紀 十六卷 八十

之功未之講也。

進士李文祥上新政。切直。大學士萬安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遂補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能。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欸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等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道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

丞著歷練。

郎中夏宗文乞容。令文祥勸忠義以感人心。不報。

壬午春。憲宗自帝梓宮葬于茂陵。

詔集議祧廟。

國朝自德宗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附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大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論。不以純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圖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始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宗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祔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祔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部尚書周弘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我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還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于太祖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至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上從之。

聖明大政紀 十六卷 八十五

八十五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

奉藏懿祖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殿東第

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于西第

四室每歲暮則復奉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熙

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尊皇祖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為皇太

后

冊妃張氏為皇后

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

恩以直道居鳳陽上知之召預政

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十六卷

喬新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

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

喬新陞去南京萬安然然

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恩素知萬安逮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謂去萬安召

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

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即時政之

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具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

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

詔廷臣議紀太后尊禮

尚書周洪謨同侍郎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

后稷之母故周祀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尊頌周

官之時特見其有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帝德

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皇妣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同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從

之

以少詹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

召順天巡撫趙韶為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諡聖母淑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祀奉慈殿

一歲五饗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

縣丞徐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仇

皇明大政紀十六卷

當時眈視太醫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

內閣尹直擬旨以外面浮議已之

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眷屬曾經出入官闈者究問

萬安劾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

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大獄株連蔓

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為外

面浮議也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

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為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考思不已

上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大學士萬安罷

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
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去之其已者百計去之舉朝
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進士倪進賢者少而無
行安與之為腹心取為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
之術憲宗崩內監千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
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
復以章疏至閣示安每展一疏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
意思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懼索馬歸第
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
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八

猶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
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萬皆為妾媵子弟僮
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左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辦事

刑部尚書杜銘乞致仕許之

銘因安去位人言及之故去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掌院事

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沿河蘆洲率為中官據占有
訟者輒云買物進奉今詔罷進獻乞以蘆洲還軍民
詔下所司知之

中官衙甚潛令所司寢不行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
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者分
門類輯附以已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
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
建書坊刊行

十二月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尹直致仕

科道劾直阿附李孜省故乞休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九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司副使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
動數千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
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壞撤其
材修之

進劉吉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吉與萬安尹直同招清議善駕御科道致慤懇與之交
通曲意扶持科道故皆被其籠絡不効

加祀先師孔子蓮豆舞佾

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舊號祭祀加蓮豆
為十二佾舞為八以稱其家見一如天子制禮部議上

止加選旦舞伶焉餘如舊

陞戶部左侍郎王俱為南京戶部尚書

召總督清運都御史李敏為戶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改南京禮部尚書耿裕為南京兵部參贊機務

以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卒

竑江夏人初為給事中當邸王監國梓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益重平生守正妖邪人知嚴憚惜不能盡究其志云

命保國公朱永提督團營

皇明大政紀

陸騰黃通政黃孔昭為工部右侍郎

虜寇甘涼蘭鞏

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左庶子謝遷言上方諒不宜有此侯山陵既畢徐議之命禮部還議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七

東明

豐城雷 禮謹軒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戊申弘治元年正月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提督十二團營

文升陞見召至文華殿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益自奮勵知無不言上特倚重焉

命右都御史屠滂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皇明大政紀

滿以親老乞終養不允留廣東一年斬獲猺獍數百賜綵段銀兩柳州諸戎軍舊自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乃為區處分守多全活

吏部尚書王恕疏濫陞內官人眾與詔旨革罷傳奉冗員相悖不報

恕言陛下初登寶位遊遂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庄田蟒衣等項中外誦之今未久而陞一起內官人數頗多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可不慎歟

以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以母病懇辭允之

欽上疏母病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

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且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夫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衛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勤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悞國實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讀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二

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允辭

超陞貴州左叅政鄭時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先撫陝西在成化二十二年上疏觸時諱謫官上知其忠蓋陞之

御史姜洪陳言八事不報

一曰正君心二曰務聖學三曰納諫諍內言進士李文祥不宜斥逐四曰辯邪正五曰禁近習言內侍不宜干政事六曰黜異端言內府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宜撤毀并天下僧道宜清奸僞七曰省進奉言內官監運貢物多載私貨用船十餘號宜令文職押運八曰慎始終言守初詔不變

復廣西按察使閔珪爲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珪前撫江西被妖人李孜省詆其不勝任左廷故復之

閏正月勅修 憲宗實錄

詔天下舉異才

校討胡餘慶請開中鹽糧照諸司職掌量彼處米價貴賤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七

及道路險易遠近具奏出榜召商中納下部格之

二月 上耕籍田

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

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卽

斥去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

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譴之

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兼

贊理軍務

先是北虜小王子擁衆深入欲爲寇旣又以人一千五百入貢進於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擾及虜使入進防範嚴待遇厚而所以臨視之甚

整肅人以爲得體。

以秦絃爲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絃先爲戶部侍郎忤時貴降廣西左叅政吏部尚書王恕重其剛正特薦起之。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賜祭酒費閭等衣幣

南京吏部主事儲瑾上疏薦舉謫籍遺才。上付吏部起用之。

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

祥金以言事遠謫瑾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

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

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加贈前少保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大傅諡肅愍建祠

墓所賜額曰旌功命喃春秋致祭

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遂有是典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上褒納之

大略謂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登用正

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幾堯舜

獨臣愚猶慮蓋華故正始猶易持久保終實難若內

得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欲心漸滋豈能俾其終始

如一乞開 經筵御午朝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

問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

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

則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有事者皆先用

略節口奏而裁決之大政則召大臣面議未當則許諫

官駁正而審行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於左

右則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日之聽

日講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音

批荅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

所過慮而已

浙江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

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

恕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

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

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

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煩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

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專對或閱其章

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

心而進於高明矣

十二日初開經筵 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

差

十三日文華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

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左都御史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上嘉納之。

一曰選賢能以任風憲曰禁據拾以戒賍官曰擇人才以典刑獄曰申命令以修廢務曰逐術士以防扇惑曰責成効以革奸弊曰擇守令以固邦本曰嚴考課以示懲勸曰禁公罰以勵士風曰廣儲積以足國用曰恤土人以防後患曰清僧道以杜遊食曰敦懷柔以安四夷曰節費用以蘇民困曰足兵戎以禦外侮悉見施行於內節用乞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斷自聖衷量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就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皇上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六

皇上

凡百用度更加樽節俱剴切時弊

南京欽天監奏白晝大白守辰歲星守巳

以謝土元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修省

給事中曹璘上遇災修政疏上納之

璘言皇上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願避殿服素撤樂減膳日御經筵有疑垂問思慕二親服淺色視事毋輒黃

袞求直言不可為奸佞所蔽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

令不得干預國事革罷敎書翰林官在外者一切取回

別用與夫清理西北各邊軍餘查盤各處倉庫服食稅

糧銀兩俱切時弊

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建言超遷科道妄候取悅不

郭

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劾罷吉附阿科道昏夜款門祈免彈劾遂建言當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故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為先人才以輔臣為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七

鄒夫為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闈克焰薰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腹劍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為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

御史魏璋等阿大學士劉吉交章劾右庶子張昇妄論劉

吉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五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疏請計處甘涼兵馬糧草上嘉

納之

文升留心邊計具奏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

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

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內亦難保其不危。乞勅兵部計議方略。預齊人馬。并勅戶部查算甘涼各城糧有無缺欠。以備虜患。

太監畢昌傳奉 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說。

以右僉都御史張鼎巡撫保定。

御史湯鵬疏。經筵不宜暫免。不報。

以右副都御史徐貫巡撫遼東。

以右副都御史蕭祺巡撫陝西。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方略。

以左僉都御史李介巡撫宣府。

皇明大政紀 卷之十一

妖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惡漏網。非所以昭法典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曉至京。伏誅。

七月。巡撫大同僉都御史許進條陳邊備四事。下所司議之。

一曰定策應。二曰備戰具。三曰修墩牆。四曰築屯堡。及復千余言。皆極切邊方戰守利害。又開種引鹽。痛革包攬等弊。比三年邊儲充實。奏黜害軍都指揮林容。某眷忝將張璽。守備杜澄輩。

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二十日。上御文華後殿。講書畢。隨頒賜。上曰。先生辛苦。咸對曰。職分當為。頃首退。

以右僉都御史錢鉞巡撫山東。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秦紘奏。巡按湖廣御史姜洪犯分。下禮部會議。調洪知縣。

洪令布政司抄案。轉行湖廣稅糧事。故紘奏之。

刑科給事中陳璘等駁論。秦紘恕已不明。十三道御史等論。紘剛愎。上以事干大體。俱罰俸一月。

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

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

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

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賈逵。附會圖

讖。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

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

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鄉。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

殿。而父在兩廊。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

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

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 詔廷臣議之。學士吳

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皆不廢侍郎
兒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
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
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
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禮部侍郎倪岳考正祀典詳為辯析乞行查革不報

岳言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
川祭五祀并除正大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
祥俱祀典應祭外有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上
天尊者有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有所謂九
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有所謂梓潼帝君者有所謂

皇明大政紀 十七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有所謂大小青龍
之神者有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有所謂北極佑聖真
君者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有所謂金闕上帝
玉闕上帝者有所謂神文聖帝神母元后金闕元君玉
闕元君者皆僭誕不經俱合罷免

差封古來國王戶科都給事中李孟賜還朝疏地方五事
下部議行之

曰懲舊弊以修軍政設兵備以鎮邊方開衙門以散嘯
聚修城垣以禦寇患通朝報以廣德意多見採納

提湖廣按察使楊繼宗復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為嘉興知

府止攜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道留
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
用咸辦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革去之陞
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官莊田凡占民間地上
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欲跡成化已巳星變上疏左遷雲
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年剛直廉介之操
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楊宏為都督僉事武選郎中陸容奏罷之
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為欽宏乞陞得旨容上疏極論都
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匪人而良等招
權市恩乞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七

九月以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尋調南京光祿
少卿

壽在戶科奉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
法者巡牧馬草場中貴有恃內庇侵冠者壽請置之法
時貴妃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
結妖僧繼曉干撓國是壽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
上登極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遷大理為忌者
所指摘王恕嘗疏辯之稱其正色敢言大學士劉吉擬
旨調南京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錦永衛官校出入逮捕乞給精微
批此號乃行從之

詹新在刑部。拒絕請托。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
脇以禍福。皆不顧。錦承衛官校出入逮捕。但齋駕帖到
臺。皆不與聞。乃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
號。乃行。則矯詐無所逃。若駕帖不必比號。則真偽無由
辨。乞仍給批。為便。

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以年老乞致仕。從之。

南京守備蔣琮與科道訐奏。大學士劉吉擬旨。給事中方
何等俱降級調外任。

上初召王恕。南京科道舉恕入閣。上曰。朕用寒義王。

直故事。委恕。若有謨議。亦無不聽。劉吉深銜之。及恕至。
不得入閣。旋加太子太保。在吏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十三

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吉代萬安專政。每有所軒
輊。恕亦憫憫。不輒撓。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吉
報前劾已恨。票給事中方向等貶謫殆盡。琮自如。恕言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報。

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

改張悅為禮部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叅政。

容崑山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
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
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
實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中其肯綮。事下九邊。

邊人驚服。而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
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
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
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
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出為浙江叅政。容蒞浙江。尤
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
列者。無不憤惜。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黃紱奉詔毀菴寺。使汰尼解軍
門給配鰥士。

令下人大悅。無不願為配者。後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
傍。遠送者。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十三

十一月。改南京工部尚書黎淳為南京禮部尚書。

起守制刑部尚書張鑒于南京兵部叅贊機務。

南京工部尚書程宗奏。照舊修理國學。從之。

奏言。詔書修建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止。國學育賢。乃

王化首務。修理工程。已完三分之二。若遽停止。前功盡

棄。上命照舊修理。

把禿猛可。可汗死。阿友立。伯顏猛可。為可汗。

戶部尚書李敏奏。請簡命風憲。大臣理鹽課。從之。

時勢豪阻撓鹽法。有誤國用。故有此奏。

命刑部右侍郎彭韶兼僉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

初。浙西不靖。韶承詔巡視。至是留治之。韶早夜講究利

病所在而參伍其說以浙西通舟楫鹽利多于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因定其折價銀之輕重及處州等處課額等殺凡便宜事數條奏行之。

十二月土魯番黑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罕慎既封爲王阿黑麻詆其爲賤族乃悉衆假以欲結親罕慎執而殺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奏北番祭曲陽縣未明乞改祀渾源州下部知之。

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

正統間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十四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朵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預請于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入見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繡囊曰此周太后手制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徽州府儒學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詔少詹事程敏政

看詳指摘其狂妄置不問。

敏政摘其中多竊宋趙善瑤自警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或襲用其標目或全剽其語言然此之猥不及彼之精况以治安爲名而不及君德心學謂秦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之說則又踵王安石之故智其息異端等說亦非拔本塞源之論鄙俚而無雅馴之言迂妄而非經久之策詔以成狂妄置不問責還其書。

鎮國將軍楊譽奏撫按考察官員止據布按二司考語豈無親故仇嫌以致考察不公下吏部嚴行挾私者罪之。

已酉弘治二年正月。

左贊善張元禎上疏勸行王道。上納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十五

元禎在成化丁亥與時宰議不行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元禎確然如不復有意于斯世也上即位召同修憲宗實錄至則擢春坊左贊善又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王道反復幾萬言戶部尚書李敏奏畿內隙地仍與民爲便從之初貴戚乞隙地不與後復有欲得之者敏言今不可變恩不可偏其仍與民以杜爭端御史王朝用奏兩浙鹽額乞照舊法徵納鹽斤候客商報中下戶部議之。

自御史林誠將成化二十年以後鹽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十月解部至是小商負累故奏舊額當復有六疏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于官贈太保謚肅敏

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其意蓋本諸此又曰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未免躬自蹈之世猶謂之名臣豈亦未之究云

中書舍人吉人言事下獄削爲民

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

先是文祥既出爲威寧縣丞王恕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六

祥以希劉吉意者于是亦被逮成獄降前職未幾進奉南還迺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大學士劉吉嗾御史魏璋劾御史湯胥及壽州知州劉槩妖言誹謗逮錦衣衛獄

先是胥以印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胥卽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于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胥入傳旨謂疏已留中胥大言疏如不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胥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嗾御史魏璋以殊擢

使伺胥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墮澤中胥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胥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胥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妖言誹謗

大學士劉吉諷錦衣衛因湯胥獄辭連及庶吉士鄒智併下獄

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胥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大寒大暑輟議或論午朝不宜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七

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

大理寺評事夏鍬申抹言事得罪諸臣李文祥鄒智吉人湯胥任義劉遜繆樸方向等不報

鍬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御史湯胥任義劉遜繆樸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况爲此事以遺陛下實大學士劉

吉誤 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奏
中遂謝病歸。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仍督團營。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濬回掌都察院事。

三月以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

初守陳上疏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
尚招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上不許始命以本官

兼詹事府丞供職史館如故。

刑部侍郎彭韶劾浙江按察使毛鵠僉事王輔日閑于公
堂失憲體。詔各降一級改調。

以秦紘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八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所過侵擾禮科給事韓鼎奏宜
罷遣不報。

鼎上言 陛下初政放驪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
未踰年遠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狎狎之
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

四月調南京給事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為
南京通政司知事。

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
奏其刁蹬劉吉稟 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弗
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稟 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
如何不即 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

任了罷恕復奏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

當罪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

哉未允臺諫交奏以為老臣言宜聽紘昂乃得改京任

陞山東左布政使鄧廷瓚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改禮部右侍郎張悅于吏部

刑部侍郎彭韶進鹽場畧詩疏 上納之。

韶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為圖每畧各
述以詩裝冊上進言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飢不

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

不守無人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

海午汗如雨寒隆砭骨亦必為之此淋鹵之苦也煎煮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九

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
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

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

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請會試取士南北中卷復宣德丁
未所定數目從之

黎淳奏洪武永樂年間會試取士不拘南北自 宣宗

童皇帝命內閣大臣會議始分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

陝西為北數直隸蘇松等府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為

南數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廬鳳等府滁和等州

爲中數取士以百名爲率南數五十名北數三十五名中數十五名永爲定制近因成化丁未會試四川左布政使潘禎建言中數人少將南北二數各退二名添與中數祖宗成法妄加損益宜復宣德丁未所定數月禮部議淳言允當宜仍舊上從之

以副都御史李昂總督漕運

以右副都御史戴珊撫治鄖陽

改刑部侍郎彭韶爲吏部左侍郎

時恕爲尚書得韶爲二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詔百官陳闕失

皇明大政紀

兵部尚書馬文升疏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以彌災變下所

司議行之

文升因各處水災并天鳴地震皆變之大者勸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几之暇節膳寡慾以願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辦析孰爲道心孰爲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珍寶禽獸之貢必却之政事之施必召內閣大臣議而後行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左右

卷一人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必詢其所從始于毋后之衆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不任之以事與夫齋醮不修設言路防壅蔽之類俱切情弊

南京吏部尚書王僊疏時政八事下部議行之

刑部尚書何喬新請內外選官審刑獄冤枉以彌災變從之

戶部郎中周軫疏皇莊屬民宜革管莊名目不報

軫言天子藏富于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疏入閣中

七月給事中張昇請置妃嬪不報

皇明大政紀

時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聘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置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

于神不已惑乎

戶部尚書李敏疏官莊請令有司輸納不報

敏言畿內爲官莊者計地四萬五千餘頃所司輸稅罷

革官莊人

八月土魯番阿黑麻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併求爲哈密王下聖書切責之

時尚書馬文升議謂遣使和好雖迤北大虜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于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宜下聖書切責阿黑麻謀欲勸兵近塞

要求之。其會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奔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為然。

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請計贓估鈔定罪。廷議依原估。

喬新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于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者。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洿澳。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以周經為禮部右侍郎。

以平蠻將軍顧溥鎮守湖廣。

順天府奏卿試取中式舉人濮韶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卿試取中式舉人靳貴等一百三十五名。主考贊善張元禎。

九月。諭安南還所侵占城國地。

占城國為安南所侵。遣使請救。眾議未決。兵部尚書馬文升即會禮部。拘朝貢使臣。諭以禍福。俾還侵地。遂通和好如故。

以張岫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以張瑋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

巡撫大同都御史許進劾武邑王兇縱不律實跡。詔諭為庶人。徙太原。

繼莊王乞陞鈞州為府。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于官。贈禮部尚書諡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澹。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拔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謂其人曰。吾猶發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梓輅尚可補國史之缺。身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猶書御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命州縣選民兵。

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從官給。本戶有糧。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僉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劉爰奏復。罷司樂徐啓端。官吏部王恕力言止之。

怒議。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奔兢消息。今劉

皇明大政紀

卷七

爰要將徐啟端復職食糧。是為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數千百相率而來。豈無煩擾。寢格不行。

十一月。蔡高郵湖隄成。

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孫珍卒于官。

珍有直節。不究其用人多惜之。

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戴珊令諸府縣。自首匿流聚田稅。俱免罪。以戶帖給之。

時豪右多窩流聚為奸利。所關田多隱稅。故令下民皆自首。各安生理。

庚戌弘治三年正月癸丑朔。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調漢達官軍征瀧水。後山等巨賊平之。

先是後山諸賊為患有年。乍服輒叛。監司議謂彼速天誅。罪不可宥。紘等乃調取漢達官軍。土兵義勇民壯。行委湖廣按察使陶曾統領。時魯希甫管領西道。用事軍門。曾誓于衆曰。先平瀧水。而後後山可破也。即行。希甫將陳啤都指揮白玉馬義統督各官。進攻瀧水。拾舟登陸。深入石狗紅荳雲陽白梅火燒風門鐵場諸山。分守要害。擒斬首從賊徒五百三十九名。願。奪回被虜男婦三十一名。口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名。賊使器械仗三百六十七件。瀧水悉平。自是順流而東。駐劄太平營。行廣州。

皇明大政紀

卷七

府知府林泮勘畫地圖。給領旗榜。曾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率領指揮孫璧李寅謝謙楊玉等官軍。并土官民兵。分為四哨。攻破野鴨山員魚坑藍糞山青芒黃峒。白雲禾給乍坪小長江金坑黃竹長坪等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一千八百七十四名。願。俘獲賊屬一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三百零七名。脅從盡釋。地方始平。

致仕大學士劉翊卒。贈太保。謚文和。

翊山東壽光人。由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殿學。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成化末。與萬安等分黨。與尹旻王越等專右北人。濟南人而狂躁無遠謀。卒為萬安所排。

二月封后父張繼爲壽寧伯

命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錢福等三百名

以右僉都御史楊澄巡撫山西

以右僉都御史王濟巡撫山東

晉王乞爲世子。不報

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吏部侍郎彭韶奏藩國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遣本處官行禮以免擾民下部議從之

皇明大政紀

三月復官員給由例

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預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錢福劉存業靳貴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名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方良永彭澤趙璜有名錢福以不檢敗

以右副都御史徐恪巡撫河南

以右副都御史王繼巡撫宣府

中官乞鷹坊牧馬場千頃戶部尚書李敏奏止之

敏言場止二百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爲飛放之所上從之

四月崇王乞詣京師朝賀禮部尚書耿裕集廷臣議止之裕言王雖至親于制不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

進封后父壽寧伯張繼爲侯

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

皇明大政紀

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

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淮入泗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定預備倉糧
州縣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伍千石每三年一次

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五月以右僉都御史劉忠巡撫延綏

以右副都御史徐懷巡撫順天

大學士劉吉囑工部尚書賈後倡九卿申揀巡按陝西酷

刑御史李興詔免死充軍

上知內閣交通言官之弊言官紀法不少假借御史李

興巡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為儀賓所奏論

死廷鞠時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倭解之廷鞠畢復奏

上令處決倭倡九卿連章論救又會眾求救于壽寧

侯張巒故減死

皇明大政紀 卷之二十一

以右都御史張瑋總督漕運

六月伯顏猛可遣人貢馬

以右副都御史謝綬巡撫湖廣

七月以劉宜為南京工部尚書

以謝鐸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鐸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妄見禮稍卑役錢以沛

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度鏤板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侶鍾巡撫應天等處

詔毀黃村尼寺

禮部尚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皆正人力贊毀之

以右副都御史童軒巡撫四川

九月撤馬兒罕道南海貢獅邛之

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海南諸番國惟占城貢暹羅清

刺加國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

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撤馬兒罕人

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

朝廷事例阻回為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

理阻留在此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為進止可

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奏究上從其

言差官阻回不受

閏九月改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甘肅

禮部左侍郎倪岳荐山東左叅政韓文才行超陞雲南左

布政使

濟南之俗乘早輒聚眾發人墓而暴其屍謂之打魁文

曰是甚于疋巫之暴矣亟下令禁之越二年庚戌用倪

岳之荐超陞雲南左布政使

十月以林瀚為國子監祭酒

四川右布政何鑑奏茶課浥爛乞徵銀解部從之

四川茶課司歲徵茶數十萬斤與夷人易馬永樂以後

夷人悉由陝道故茶課浥爛官吏老不得代乃議徵銀

解部官民便之

南京工部左侍郎黃孔昭薦舉異才樊寶童懸下所司知

之

右副都御史徐恪因戶部遣官督通賦上言

十一月彗星見於天津

薛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吏部左侍郎彭韶條陳闕失剴切上嘉納之

詔言軍民利病自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

邊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于正近侍其略曰

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

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徵徵虛名亡

實還掩外觀誰敢詰之此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

下部該部亟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

皇明大政紀

多從輕有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在獄

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又助之

死者或有給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計其蓋祠竟地第

宅踰制服食求奇于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慄伏望

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

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斷養良善而親忠直遠佞媚而

斥奢縱事務歸于有司威福必由已出終篇又言臣獲

隨午朝心念日奏尋常起數千事無補臣願自今午朝

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

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

類許先開具事由候駕出御左順門各官跪于御前

公同計議如吏部言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

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

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

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

于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

惟世事日熟于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

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

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

自可次第張弛矣

工科給事柴昇疏修省以謹天戒下所司知之

皇明大政紀

昇言災非倘來變不虛出如徵在君身必謀何以建皇

極大中之正徵在羣臣必謀何以東進賢退不肖之公

徵在四夷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徵于權奸也必思

潛消預奪之機安在徵于貴戚也必思橫施濫恩之典

當懲推此以往采人言而行之用裨政闕則事炳幾先

患皆有備

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嘉納之

一預節親藩一懲究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選一

減造軍器一追復舊制一裁抑侵剋大意謂田土有限

藩封日增國賦日消乞開示條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

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為

本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青甸江西之南贛以至兩廣三邊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剿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又兩京官職出身既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絕及監生考勤選除先後互異須斟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連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今地早年久朽壞銹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後減半成造至于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勅鎮撫鎮巡委府官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復抽分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納

皇明大政紀

卷三

禮部左侍郎倪岳上言時政八事上嘉納之

岳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先又宗室分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嘉納焉其言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識者韙之

巡撫鄧陽都御史戴珊調三省兵剿蜀盜野王剛平之

野王剛嘯聚不逞初起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又據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上下兵部議移

檄三省撫臣調兵進討珊檄副使朱漢等分道進賊聞風奔潰乃納川湖兵深入賊巢麻柳壩所向克捷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事遂定

十二月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臣當同修省

起松江丁憂知府樊瑩補平陽府

瑩在松江因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虛入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敢以處瑩乃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出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親輸又率有寬剩民懼趨之于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睢突叫喚之患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之計如清水鄉龜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革收糧囤戶以潛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輸布而聽其齊持私貨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以毋憂去在官近二載松民懷之至今弘治初詔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瑩應詔稱其明慎廉潔堪任臺憲吏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是矣將驟用之而未得其所庚戌起知山西平陽府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京師軍民習胡語服胡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上皆從之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上准議行之

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言提學視國學為最切必得廉靖恬退之士有嚴重剛方之操庶養成于彼可責成于國學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言科舉必本讀書宜勅提學等官凡京華日抄等書在書坊者焚之在民間者禁之未食廩者嚴加考覈已食廩者漏加裁革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陸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乞勅各布政司將所有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在監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庶朝夕于斯有以收歛其放心六曰均撥歷以極教化之弊乞轉科貢為六七納粟為三四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會暴不法狀逮下刑部獄

二月晉王乞醫生王王傳奉陞大醫院判吏部尚書王恕力言止之

以林俊為湖廣按察使

勅南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陞刑部郎中魏紳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三月安遠侯柳景誣奏都御史秦紘亦逮下獄坐免

刑部鞠景贓數萬抵法追贓視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

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據他事誣紘以圖報復

御史鄒魯懷私恨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親故餽遺屬託下錦衣衛獄

先是喬新惟重王恕每不平劉吉吉銜之值鄒魯謀陞

大理寺丞喬新薦陞郎中魏紳補之吉主使魯誣奏

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從之

畿內多自宮以求進者紛然行路裕上疏請治其罪一

時雖不能盡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

戶部尚書李敏以疾乞致仕卒于內黃贈太子少保諡恭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三五

介敏為人和易明爽臨事慎重有大議草奏動輒數千言理明詞順見推服平生多厚德遇貧乏者輒施予不吝與諸兄處能友愛數以賜金分遺少感其師顏昌之教歲時問遺不絕嘗欲分俸以養事雖不行然士大夫多之

召戴珊為刑部右侍郎

江西左布政使史琳疏請藩府歲祿令民納省庫轉輸從之

初民自納藩府至倍蓰未餒及得解納布政司遂免侵削

以右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刑部尚書何喬新懇乞致仕從之

喬新在刑部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及鄒魯等乘風誣奏喬新不自辯但解印待罪且乞致仕既而有旨仍令掌印亦固辭及錦承衛逮證佐鞠之知魯所奏皆誣詞上仍命致仕賣宅即行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其面大理少卿屠勳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累奏欲起權貴多忌之者竟不通魯後謫戍爲仇家歐辱賸其雙目

以右都御史閔珪總督兩廣軍務

四月以右副都御史王道撫治鄖陽

起丁憂右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貴州軍務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三六

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起用之

以葉淇爲戶部尚書

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雲南左布政使韓文登正土官襲代土吏滿兩考法奏行之

先是土官襲代旁支持賄與力輒相仇奪土吏滿兩考者例不赴京復于境內轉相參補皆宿弊也至文始立定法以便遵守

勅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錄在京罪囚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陳情致仕許之

五月以右副都御史秦民悅巡撫順天

內旨免追安遠侯柳景賊刑部尚書彭韶執奏不當免不聽

景賊銀追及八百兩韶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蒙特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

吏部尚書王恕乞復都御史秦紘官不報

恕言柳景追贓聖恩免之矣而恩不及于秦紘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六

三七

其將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

勅鎮遠侯顧傳領兵擊貴州黑苗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浙江太平人初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吏部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奈何由而知故客至輒見薦用必參輿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于人

以右副都御史史琳巡撫保定

御史魏璋劾少詹事程敏政曖昧事致仕

七月以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寧夏

外任

以檢用前官所遺監緝旗降官

建州夷苗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竄南海北虜遣人貢馬

京師山東河南水旱民多流移工科給事中柴昇疏時政

八月修 憲宗實錄成

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三八

士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進禮部侍郎餘陞官有差

按大學士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維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閭閻賤末必盡公後世將何取信乎

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不許

時有建白多謂已業行矣恕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 上每溫詔留之但執政擠忌日深明示沮抑如舉羅明丘爲則謂私故舊票 旨留邊方用舉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巡撫延綏則諭御史魏璋等劾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甚至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俱票 旨黜革不由吏部定擬恕以不得其職屢疏辯明求退則票 旨云不必深辯

以右僉都御史侯恂巡撫大同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三九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

時 上欲封張皇后弟爲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愼重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貽耳 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官加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應天府尹樊寶承命勘南京守備蔣琮與科道奏許事琮遂得罪

琮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許連歲所蔓引罪雖甚衆而事終不決實承命推鞠初若不與異者琮視知之不爲意最後及山陵龍脉事琮遂得罪去實在府屬治大獄舉法不阿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謂絕似王沂公之去

丁謂

國子監祭酒林瀚請開科貢以進人才下禮部議行之

大略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嘆禮部議擬詔令開貢

二十四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

濬廣東瓊山人博學于子史無所不窺而尤熟于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四十一

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語滾滾不休人無敢難者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此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公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于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于仕進年七十猶滯于學士上卽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復進尚書李廣幸于上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于天下沐每憎之

總督松藩軍務都御史童軒奏除松茂戍守從之

十一月 興獻王徙封于安陸

以白昂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十二月錦承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少保于謙婿性度寬厚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凡株連波及者悉置不問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君子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元禎乞歸養母從之

壬子弘治五年正月

右都御史白昂奏請分差御史清天下衛及所尺籍數目

并核奏災荒 上嘉納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四十一

昂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覈又籍定數使較然畫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攷庶杜訛擾欺誣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爲稔以稔爲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覈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官早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絕御馬監太監陳富傳奉親王奏討醫士張錡等二名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二月封哈密陝巴爲忠順王遣使護送之

陝巴安定王姪非忠順裔封之未妥故吐魯番阿黑麻不服

以右副都御史邢表巡撫四川

南京吏部尚書王僊疏時政八事下部議行之
右諭德王華進勸學疏 上是之

其略謂講學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
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乃
亦有間歟雖 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
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
後可免于暴十寒之患也 上然其言

大學士丘濬疏請求遺書 上嘉納之

河南道御史吳泰奏南京五品以下官年久未經考察宜
會同考察下吏部覆從之

三月冊立 皇長子 衛名 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以右副都御史張誥巡撫雲南

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應奪民果園 詔遣
官覆視罷還之

真定大名諸州縣果園皆居民世業變倖怙寵奏取以
備供應琳力言其不可辭甚懇其略云此地入之 朝
廷何啻毫毛而百姓實關軀命棄數千人之命以奉一
已 陛下寧忍為之窮民失業意外之虞尤難逆料
詔遣官覆視果如其言乃止

工科右給事柴昇劾工部尚書賈俊等營造皇親府
心怨詆不報

明日宣詔面諭片時齊威詔用以寢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時政之弊命議行之

大略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
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烈祖也
邇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
日弊風俗日 亂綱日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此無
他繼體之君皆生豐亨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
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
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
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為敗亡之歸
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
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國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
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
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
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
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邪慎儉德
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
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 朝廷仰遏姦
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
甚悅以為切中時弊

詔查錄開國功臣子孫

詔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

帝平定天下大有勛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
民無異欲量加恩惠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
具聞蓋用禮料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
司查取開于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
玄孫李睿東陽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謂俱授南
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
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
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以仕偉言改
是職

以恭悅為吏部左侍郎

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官監官匠尚禮等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四四

級吏部尚書王恕力論不可止之

江南大潞巡撫都御史侶鍾條寬恤事宜從之

巡撫雲南御史張泰請開解額下部議增五名

五月遣廷臣賁內帑賑賑杭嘉湖大水巡撫都御史侶鍾

上疏申理前奏賑蘇松不下所司知之

江南潞復甚又條奏九事不報時特遣廷臣賁內帑銀

賑杭嘉湖三府水災因上疏理前奏且言蘇松杭嘉湖

三府均之赤子也賦稅之出蘇松重于三府水災所傷

府輕于蘇松今三府乃蒙賑恤而蘇松之民何獨不

一蒙恤念乎

巡按雲南御史張泰檄諭象馬思撲下之

思撲執小邦宣慰司罕它法囚禁四十年未有以處之
泰于是會議撥各處漢土官兵臨其境以公移諭之思
撲感悔遂送罕它法復其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
請罪累年積患一朝頓釋

六月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為左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
事

紱在南戶部因江南食鹽錢法民苦包攬培尅奏准折
銀至今行之在院立大差簿量能委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宗彞巡撫陝西

察荆王見滿為庶人徙置武昌

起右都御史秦紱為南京戶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四五

紱被柳景誣免科道交章論薦尚書王恕極言其可大
用故起之

七月河決張秋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左僉都御史督治

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郛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

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議者以地兼河南山東及南北

兩畿事無統攝宜得大臣總理庶克有濟上命政往

又以為不兼憲職則令不肅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

璽書行政蒞其境方將度地勢以圖修浚至十二月行

至儀真俄疾作遂卒

沔陽瀧水柳慶可樂猱獐相繼為亂都御史閔珪督兵平
之

八月漳寇煽亂 命大理寺左少卿屠勳撫處。

勳至諭以禍福其首惡餘黨悉不治回奏稱 旨
寧侯張密卒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今兩淮等處鹽引似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
部太倉以備運使

我 成祖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粟二
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
自墾邊地自莩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
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故邊地豆
粟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舊
識因與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伍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伍
望明大政紀 卷十七 四六

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
銀八倍于昔矣淇然之大學士徐溥同年最厚遂變其
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
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
無用撤業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今千里沃土莽然
荆榛稻米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顧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講學士王鏊。

九月以右副都御史馮續巡撫甘肅。
提督軍務都御史鄧廷瓚同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黑
苗平之。

黑苗久叛益恣廷瓚初至百計遣人招撫不從始合衆
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殺用命
斬首幾六七千級生擒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悉
斬于市

十月巡撫江南都御史侶鍾奏析深水爲高淳縣從之。

中官諭旨以通政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吏部王恕同侍
郎周經等執奏不可止之

恕上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
受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
事乃止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

望明大政紀 卷十七 四七

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火傷各
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納銀監生吏典等項事
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
少有火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
項事例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
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者至十五六
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衰邁誰肯盡心職業又况前項
納粟人等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
害民何由而得本部已于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
該山東巡撫王濟南歲巡撫侶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
止再不許奏前開項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

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故多違法愈滯况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名壞事寔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陞應天府尹樊寶為南京工部右侍郎

應天故有常例錢數千緡以給宴勞實至悉罷歸之民及壬子鄉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

大學士丘濬疏考察太酷 上深然之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官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四八

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

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

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

之法亦非 祖宗舊規也 上深然之

十二月以王繼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 朔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官

上然大學士丘濬建言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

二千乃勅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

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蓋用濬之言也

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初河決命陳政治之及政卒故命大夏

三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乞褒美靖難諸臣下禮部議止之

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

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昇齊泰

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

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

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

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

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

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四九

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

子孫親識抄沒乞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

也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 英

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祖宗雄畧率多類

此 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九廟神靈豈特

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命太常寺少卿李東陽少詹事陸簡主考會試賜宴于禮

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汪俊等三百名

擢雲南左布政使韓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疏請疏濬濟河南等府州縣渠堰從

之

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曰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閘開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凡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穰有備

三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自劾求仕從之

時大學士丘濬亦階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五十

泰因愆恕遂許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乞之命乘傳以歸有司夫米歲給衆議文泰之奏許濬陰囑之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不聽

亢旱求直

刑部尚書彭韶條陳彌災四事下所司知之

其一以本部為荆庻人事會本復奏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及他奏請問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

生驕惰羣臣左右幸故常不敢有所論列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特以時失一也又該本部先問得內官王萌苗運高家莊銀錢罪案呈請究征荷蒙聖慈寬死發充淨軍是入下死復何所畏惟此時政之得失二也伏望陛下畏天勅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卽予奪官中外廷均為一體推原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先前問百戶謝原管領隊伍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為脫避不還工錢被謝原脚踢身死以致道路傳言今修皇親昌國公張壘墳塋比諸往年勲戚之家相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官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所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五十

敢當計壘地下豈能自安上工官軍畏怕並楚不得已而出錢顧人中間貪之者隨上隨逃而管工官員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體息豈得無怨謫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縣朱華等被神宮監官奏其違例差役陵戶臣有得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難差實為浩劫其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查加役者累貧窮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所依宜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戶均當差使庶彼此各得其所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壘裁

去二程如式修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處
得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惟此及彼由近及遠前
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左右戚畹皆不悅
以高昌馬文升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各
處軍人從之

吏部左侍郎張悅條陳彌災五事上嘉納之

悅言遵舊章恤小民崇樸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并修
德圖治二疏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毛澄徐穆羅欽順進士及第顧清
等九十名進士出身陳璘等二百五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羅欽順胡世寧李承勛孫燧著名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五二

刑部尚書彭韶乞休不允仍令支俸在家調治

時左右戚畹皆銜韶而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頗

上眷留之

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四月命衢州孔彥繩為世翰林五經博士主孔子廟祀

彥繩衍聖公孔友端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止衢

州遂以衢州為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入元始廢遣祭

田五頃至是因守臣言校是職奉祀

擢禮部左侍郎倪岳為尚書

起致仕少詹事程敏政仍兼侍講學士教庶吉士

初敏政被魏璋劾曖昧事歸郎中陸容給事中楊廉等

文訟其冤上悟故召還職任如故

詔法司錦衣衛審錄罪囚

大監李泰傳上言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

囚犯多罪無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

囚可移據并批發前部寫來看

五月召倪鍾為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

以右副都御史李蕙總理南京糧儲

閏五月起丁憂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六月刑部尚書彭韶三上疏乞致仕命乘傳以歸

韶正色立朝不假借權倖與王恕並名至是三上疏力

求去命馳驛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五二

以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俊致仕

以右副都御史何鑑巡撫應天等處

五月掌南院事左都御史黃紱致仕

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請革東河驛遞宿弊從之

時御史馮允中題裏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多勒過關

米糧等弊議定站舡二斗紅舡五斗各于輪該走過水

夫出辦不許一粟科擾其宿弊稍除

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上嘉納之

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

會進忠直。

以張悅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閔珪討古田寇寇平之。

初討古田都督馬俊及參政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
亡乃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止首惡乃設重
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

提督貴州軍務都御史鄧廷璿條陳善後事宜十一事下
兵部議行之。

寇既平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
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
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五十四

幸黨惡稍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
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
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初遣養子樊
之子乾馳入京報捷朝廷既授乾以錦衣衛所鎮撫
印下詔褒行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

以周經吳克為吏部左右侍郎。

九月召南京禮部尚書劉瑾為工部尚書。

召南京禮部右侍郎徐瓊為禮部左侍郎。

以右副都御史梁璟巡撫四川。

十月土魯番阿黑麻侵哈密執陝巴命兵部侍郎張海
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以右僉都御史魏富巡撫順天。

勅南京內外守備。

勅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太祖開基重地列聖
相承恒必慎擇其人以司留鑰爾等受茲守備之寄不
為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都長
安而尤重晉陽我祖宗慎重南京永樂洪熙付之監
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
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共思祖宗慎
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
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
欽哉。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五十五

十一月南京國子祭酒李傑丁憂。

以傅翰為禮部右侍郎。

以董越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南京兵部尚書張瑩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諡莊懿。

十二月以秦民悅為戶部右侍郎。

以侯璚為南京兵部尚書兼督機務。

起丁憂右都御史屠淵仍掌院事。

命刑部侍郎戴珊勘荆府不法事。

召福建提學副使羅璟為南京國子祭酒。

甲寅弘治七年正月庚辰朔。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第九人 興王岐王 益王衡王 雍王壽王 汝王湓王 榮王岐雍涇王無後

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

時歲歉祿米多缺故請增之

刑科給事中呂獻可權登李廣受富兒奎為駙馬不報

二月河復失張秋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

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五十六

襟喉未可輒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河水盡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定計謨以祛河患乞專責成劉大夏下部議行之

恪言先殺水勢則決口可塞乞將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開封等處人

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兗州人夫黃陵岡寒日起開封大名人夫張秋塞口起東昌等處人夫各刻期併築

以許州知州邵實為戶部員外郎

實在許州以禮讓為本舉動多風教事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辯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為文矩則許州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叔祠基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鄆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課農種做朱喜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給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五十七

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疏弊政忤權豎誣以妖言詔逮獄尋謫長沙府同知

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貴州蠻平加鎮遠侯顧傳歲祿副都御史鄧廷贊右都御史

三月己卯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屠勲巡撫順天

工部議增員保定惜薪役巡撫都御史史琳屢疏止之
以右副都御史熊繡巡撫延綏

四月寒張秋堤更名安平鎮

先是劉大夏等募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
帶分紮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
由中平至潁東入于淮又濬四府管縣淤河由陳留縣
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
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
縣蓋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土命工五旬
而事竣

改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儲確爲吏部考功郎中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五八

確蓄意人才考註藏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
儲君秋陽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雖執政親戚不職
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降海
山西參政謙除俸閑住

初王母故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
使入貢自稱忠順王商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
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
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
曰夷虜貴種類固先本西戎安定本鞬鞞別部強合爲
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索

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
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
海候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
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
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點詐
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
之獄

發遣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安置兩廣詔開
嘉峪關絕西域貢

五月陞少詹事程敏政爲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

修玉牒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五九

以右副都御史孫仁巡撫寧夏

宣府山西河南書星限

土魯番阿黑麻復侵哈密據之轉掠軍東等衛

巡撫甘肅都御史馮績被劾爲民

六月以右僉都御史陳紀巡撫宣府

南京太常寺卿呂憲奏南京工部尚書馮貫欺誑神天下
所司知之

憲以山川等壇大祀殿坍塌奏行修理貫不明白奏停
先會守備祭吉破土竟置不修故憲奏之

巡撫江南都御史何鑑因水災疏寬恤事宜十事下部議
行之

鑑條陳折允運折錄米折食米折軍糧停折價

留船料留課鈔關鹽引存工價共十事以聞又

往年川陝存留折銀二十萬兩兌軍米三十萬石分賑

各屬皆准行之故所在民不知災

七月北虜大寇昌平等處

起陝西按察使許進為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太監陸

閻總兵部督劉寧經略哈密

阿黑麻詐僱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中外震恐大臣

薦進用之

安南使臣奏入貢道遇祥龍州輒為所梗勅總督兩廣

都御史閔珪處分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六十一

珪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議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毋

得阻貢物二夷爭遂息

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

宜衛日講講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八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漢中郎陽夔州不當另立

省從之

有御史言漢中郎陽及四川夔州府因各去本省甚遠

故為盜淵藪當別立省專蒞之事下三處巡撫議未決

格持不可乃止

加徐傳少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

書劉從太子太保並兼武殿英大學士

北虜入寇陝西

以右副都御史李惠總督漕運

九月召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理院事

陞山東叅政張縉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

初大夏治決河百需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其秩為通

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

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于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

圖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

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巡撫湖廣都御史韓文奏歲歉乞蠲積年逋賦以蘇民困

下戶部知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六十一

勅工部侍郎徐貫濟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

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允軍諸費允役又以治其

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工程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

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為

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松江小民苦于糧耗不敢更易

鑑以小民多官田而糧重大戶多民田而糧輕遂令有

司加耗民甚稱便

十月吏部尚書耿裕力言舊緣傳奉貶謫者不可復以開

俸門下所司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沈暉撫治郎陽

西域胡人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奏止之

西域胡人從海道進師于岳言師者外夷之衆其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為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

十一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閔珪奏立定順長官司從之以後蠻人不為變

以右副都御史馮俊巡撫四川

太僕寺卿錢謙上馬政八事下兵部議行之

十二月總督閔珪檄廣東三司勦雲貴犍獍平之

乙卯弘治八年正月甲申朔

上嘗番阿黑麻西去留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牛哈密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六十二

牙蘭機警有勇力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脇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敏以撓中國之術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以議復哈密方略聞詔可之

進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社番終不知懼不懷

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

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

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

牙蘭既擒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為姻好分

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

以理舊業整飭戎兵聯絡聲勢以為諸夷應援如是則

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窮海欵有日矣

二月大學士丘濬卒贈太傅諡文莊

濬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

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乙卯尚書耿裕等條彈災六事不報

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疏出侍郎周經草內云吏部請

早視朝勤聽政節後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戶樂感一事

尤激亦出經手後有踪跡為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經

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為尚書不宜他諉特論蓋兩賢之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

並直文淵閣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六十三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蚤

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

賜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

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三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

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時內閣

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用六員上

用東陽遷

改左副都御史劉大夏為戶部右侍郎

占城國王奏被安南侵占乞命官往問其罪大學士徐溥

等力論止之

上欲從占城之請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

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
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
威已多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南道御史王倬劾文選郎中貢欽貪污罷之

禮部祠祭郎中王雲鳳疏禁給度牒不報

初尚書倪岳因災異疏弊政用四事曰懲邪惠禁給度
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乃獨疏
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 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嘉其
有回天之力

內旨起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復職大學士徐溥等執不
可止之

皇明本政紀 卷十七

六四

溥等言華係傳奉官禮部叅奏行事乖謬致仕况年已
老今忽然傳出復職未免驚駭衆聽若以選昌國公葬
地有勞亦量與賞賜爲宜况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
似難設兩正官臣等不敢阿從

二月乙酉朔日食

吏部尚書耿裕奏進士被選爲親王講讀官抗拒不服爲
首者革職餘降調外任

初進士十人被選爲親王講讀官相率詣吏部請照例
九年考滿別陞時家宰耿裕曰汝輩欲做大官乎對斥
之曰大官亦是進士做裕怒曰小畜生輕溥衆亦以老
畜生復之譁然相計裕怒奏爲首者革職餘皆降調外

任裕譽望益損未幾卒蓋亦暴怒自取耳

改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河南

值懷孟以北旱饑令所司發銀賑貧復竭誠雪禱致雨
歲乃大熟

南京吏部尚書王與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四月改右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陝西

以閔珪爲南京刑部尚書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止之
溥等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初設
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
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 旨以取容悅也

皇明本政紀 卷十七

六五

上嘉納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

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
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給事中呂獻可上弭災八事下所司知之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

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神巡撫山東

以右副都御史唐珣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六月上杭盜復起

以右副都御史顧佐巡撫山西

巡撫湖廣都御史樊寶疏奏地方利病下部議行之

錦田賊與兩廣獫狁爲寇聚衆三萬人。詔賊如此理不可盡殺使不開其生路將致死于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貸不問賊聞之稍各散去遂得倡亂者十人置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于時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弊衡州等處且乏鹽筴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二作給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銀數十萬兩

土魯番阿黑麻自稱可汗逼令罕東赤斤等衛屬番從順都御史許進疏請善加賞賜勿令哄誘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軾總理南京糧儲

野先克乃家投順都御史許進疏請俯從其請厚加賞勞

皇明六政紀

卷一

六六

沮寒上番烏合之勢從之

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太常寺卿程敏政應詔議宋儒楊時宜從祀孔廟從之

敏政言臣考程氏遺書朱子伊洛淵源稱其造養深遠

踐履純固無疾言遽色及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

吾道南矣一傳而得豫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以

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

南軒上沂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

天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

義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崇寧之世京闕柄國

時王安石于配享伍次孟子而願其新經以取士尊安

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謂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經

訓僭聖叛經數十年龜山入廟言請黜其配享廢其經

又請罷網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寬權臣以正

邪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朱子

謂龜山之出唯胡安定之言最公當時若能聽用決須

拔得一半然請講于龜山若文定私淑于龜山若朱張

成在伯食之列獨時有傳道衛聖之功反不預焉揆之

人心誠爲闕典今以龜山躋于從祀列東廡司馬光之

下胡安國之上宜矣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

行同子監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

禮部尚書倪岳奏止崇王來朝不納

皇明六政紀

卷一

六七

有旨聖祖母年老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

取來岳極言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

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

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

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

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

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

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

移殆三之二夫馬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

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

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

便者二也。况二年之間。三王之國。江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民不得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心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倍增。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二也。此皆切于今日之急務。于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已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厯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疏上不納。後復奉旨。免王來。岳力居多。

以右副都御史朱瑄巡撫應天。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六八

小列禿者。遣頭目脫脫迷力脫忽麻梅欽。都御史許進密

令小列禿迎敵。敗番阿黑麻于乞臺。

八月朔日食。

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

自弘治甲寅汀漳奸民合爲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震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屋。掠帑藏。殺官軍。閭閻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剿其南則窺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宣巡撫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

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乃具奏其事。上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奏請率兵襲牙蘭。復哈密。上降勅獎勵行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禮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少詹事張昇侍讀馬廷用。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景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江淵。

九月。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兵部尚書奏定馬政。從之。

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六八

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濟寧等七十州縣各論

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該人

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

五匹。騾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

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

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

騾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九頃五十一畝有

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騾馬四萬三千一百

八十四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華

生馬駒。其順天所屬薊州等二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

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

以張悅為南京吏部尚書。

以屠瀟為吏部尚書。

時推馬文升居首而內 旨予瀟人多異之。

巡撫河南副都御史陳道疏陳地方利害下部議行之。

道謂彰德等府與山西直隸諸處水旱之餘民多為盜。

宜專設武臣陳州境降直隸潁州數百里盜所出沒宜

增添縣治黃河之決河南為上源而患及直隸大名府

等處濬治夫役宜屬之河南事下公卿議奏多從其言。

孝陵災給事中呂獻指摘弊政 上嘉納之。

十月撫治鄖陽都御史沈暉奏請以鈞州太和宮觀香銀

糴穀賑饑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七十

南京地震。

內直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行取來慈恩寺住坐禮部

尚書倪岳執奏不從。

岳言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

義之教錦衣玉食糜費錢糧前訶後擁擅作威福獻頂

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

聖實為妄誕 皇上首賜罷黜中外稱聖今欲行取來

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

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程所至之處轉相傳

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

于 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

兵科給事中柴昇上言取番僧領占竹失國體止

前四川番僧領占竹黃緣行取中外騷動禮部

又劾 上不之聽昇乃徐草一疏及復引孟軻

証忠愛詭譎疊疊千萬言欲恤人言杜無益 上讀之

語其果欺罔也 詔用中止天下誦之。

以右副都御史徐恪巡撫湖廣。

時親藩之國宦豎怙勢載鹽百餘艘抑市于民恪立捕

其首寘于法禁其鹽出境外凡小人不得行其私者復

百計譖毀之 上不行。

陝西妖僧據山為逆巡撫都御史張敷華計擒之。

敷華撫陝禁婚娶不得論財喪葬不得舉樂焚廉良黜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七一

食虐人多感之及妖僧煽惑羣議洵兵部尚書馬文

升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報至已令父老生縛之矣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改右副都御史王軾巡撫貴州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總兵劉寧師離襄陽客城克之

十八日黎明我兵奄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甘州

官軍六百一十一餘員名為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合

人劉言執旗腰帶之以指揮楊霜所領肅州官軍六百

七十員名為右哨令將才所鎮撫劉實冠帶舍人蕭

紀執旗腰帶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

賊亦思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並進鑿

城爲坎蟻附而登賊衆崩潰退保土刺土刺者猶華言天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他兒復戰于土刺指揮何玉李珍等奮不顧身先登陷陣賊走斬首六十餘級攻破土刺五座燒毀房屋三百間奪獲已故忠順王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二千有奇牙蘭撒他兒衆間逸出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懾不敢動時有貪功者欲屠城進不可僅斬首四十級而還十二月捷至京上乃下勅獎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此克捷良足嘉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以功冊聞乃加陸閻俸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實授都督食事餘陞賞有差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七二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

河南江西大電

禮部尚書倪岳類奏各處災異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先是四方報災異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覆以爲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未復援經史懇懇爲上言之

戶部主事胡燿上疏災變異常由倭宦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聖心致之不報

燿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

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則用差遣在外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賢士大夫昏夜乞求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陽盛陰微天畀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倭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爲燿危後廣等果以贓敗由燿啓之也

丙辰弘治九年正月朔

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奏令卜六阿亥興奄克字刺仍申前約結親并令通事張海厚齋布物撫諭夷心從之

二月召巡撫河南都御史韓文爲戶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七三

起丁憂吳寬復爲吏部侍郎

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主考官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陳瀾等二百名

提督南贛都御史金澤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

先該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零都會昌信豐瑞金石城安遠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潮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福建汀州府八縣

湖廣郴州等五縣江西南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

行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

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夫緝捕盜賊遇有警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場去縣六十餘里僻在一隅俱係深山險峒林木陰翳先年強賊藏隱在彼打劫石城縣殺外人民澤具奏于湖陂山場設立巡檢司一所又檄下撫屬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里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祖述前意也又增高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南康永寧舊城圯破俱檄修葺又創巡撫公署贛州府縣學校俱檄重建凡百政令皆行之可久而無弊者

三月陞河南左布政高銓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

皇明大政紀

丁七卷

七十四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朱希周王璣陳淵進士及第李永敷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汪偉等二百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劉玉朱希周劉麟陳茂烈俱著名

阿黑麻自將其酋撒他兒復襲哈密破之撒他兒不敢守哈密就刺木城住坐

三月以右都御史鄧廷贊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以林瀚為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

瀚在監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瀚創其始也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團營事宜上嘉行之

文升極論在京軍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著為定例其坐營等官務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營練選精銳馬步軍各二千員各以為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行挑選有誤應援仍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明白就為丈量不分內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後馬軍有將該支糧豆預賣于人及將官馬人騎坐事發問罪與顧馬之人罰馬一匹并勅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如式及通行內外衙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則連

皇明大政紀

丁七卷

七十五

洪武永樂年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煩換

改右副都御史沈暉巡撫湖廣

改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

論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事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

四月以周經為戶部尚書上上甚喜

經守正不附承業泄變法之後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果入多者則與下考

召南京刑部尚書閔珪為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以侶鍾為吏部左侍郎。

改禮部尚書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

岳在禮部屢以守正抗論忤權貴故命下人皆惡之。

五月以右副都御史黎福撫治鄖陽。

以戴冊為南京刑部尚書。

以徐瓊為禮部尚書。

武岡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

遜遵制減岷府祿米為所誣搆。

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率同列論救

劉遜上震怒俱下獄。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十六

南京吏部郎中儲璫申校科道不報。

公差回御史張淳上疏申校科道并劉遜不報。

翰林編修羅玘疏救給事中龐泮等以全國體不報。

大學士徐溥等力救科道并劉遜上釋之。

溥等言遜情輕罰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槩以為罪後有

大利害人闕失誰肯言者。

刑部郎中崔文奎勘知州劉遜無罪降遜官而祿米亦削。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議建太倉州下部議行之。

請削崑山常熟嘉定附近鄉村都以隸之。

六月總理南京糧儲副都御史李善奏修官廨以便分理

所支勲臣祿米從之。

工部尚書劉璋乞致仕詔加太子少保給驛舟以歸仍令有司歲給俸米人夫。

火者哈只脫火乃苦設計割土番撤。

巡撫都御史許進奏小列秃十六阿牙并哈密奄克字刺

等協心除撤他兒部落身為衛蔽哈密故疆可復并處置

事宜詔悉從之。

七月巡撫河南都御史陳道奏嚴禁光棍出入王府撥置

害人等弊詔下部議行之。

宗室分封河南為繁衍而無藉之徒出入其第肆為撥

置貽患甚大乞嚴加禁約以篤親親尤人所難言迄今

語地方事宜者賴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十七

召張敷華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徐貫為工部尚書。

諸王府多奏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力

論止之。

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

八月大學士徐溥等上言諫燒煉齋醮上嘉納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

陽謝遷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

咨議政事今朝余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

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

有繫于此則有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

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肺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漢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機。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愛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榮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水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勵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改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七

進既平社番。遂遣苦峪寄住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犁具。俾為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也。也克力兩部。常住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吐魯番既不能逞。越二載。遂稱款。以所虜忠順王金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

九月。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勲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近畿役重。民貧。京邑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平密邇山陵。供億浩穰。疏停牧馬。以示優恤。其經略邊備。奏分薊州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城。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鎮營堡。戍兵聲勢聯絡。虜不敢輕犯。至今賴焉。又奏徙能兒峪馬營。于便地。就水泉。人免病渴。猪圈頭

關沮如多水患。歲苦修築。亦奏徙之。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琿奏定糧事宜。下部議行。

奏定各王府歲祿。驗丁糧多寡。定徭役輕重。長沙

諸郡通負。至二百餘萬。有司征求百方。民終不能輸。

命官檢實。有所解縱。庶民得沾恩而官事亦辦。詔即

委之。蠲民租五十餘萬。折徵餘萬。官民兩利焉。

黔國公沐琮卒。沐崑嗣爵。

以僉都御史王嵩巡撫延綏。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乞裁省上元江寧差役供給。下

部議行之。

瑄言上元江寧人民凋敝已甚。如南京科道等官公羨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七

役使皂隸皆屬兩縣顧倩。事竣不行發遣。其值仍在手

民。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等項。糜費

鉅萬。奏乞裁省。以固祖宗根本之地。

禮部奏僧道仍十年一度從之。

初祠部度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為之請。諭力言

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

亦當稍賜裁抑。遂仍改十年給度之例。

十月。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以右僉都御史張慎叔巡撫寧夏。

以右副都御史吳岷巡撫甘肅。

中使取寶坻港銀魚。橫索害民。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勲疏

言不可。詔戒中使止之。

給事中呂獻可壽寧侯不宜入後庭。詔杖三十。繫錦木

衛獄尋釋之。

中使請取麻峪山銀礦。巡撫都御史屠敷執奏不可。詔

戒約中使止之。

十一月以王鴻儒為山西提學僉事。

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巡撫宣府。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疏徽州無藤黃銀硃。乞免府歲派

從之。

十二月以右僉都御史劉嶽巡撫大同。

改巡撫山西副都御史顧佐提督南京操江。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十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為四川成都府同知。

先是廷舉初任順德知縣。潦已如水。視民如子。減賦息

訟。乃刻家禮以道民。邑有宿盜久莫治。至立執之。都御

史屠蒲檄至督府與之言甚溫。答曰。廷舉越境奔命。宜

有地方重事。請發令屠欲為順德權璫修家廟。答曰。守

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

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布。即用之。買二疋

曰奉此為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大監怒。取

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廷舉。乃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

也會廷舉壞淫祠觀寺。以其材作土隄。書院賢館及修

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木竹碎屑俱列斤兩。卿大夫二

子犯盜並論死。廷舉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

行乃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為先

人辱。請就死。乃為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

毀門表。不即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

嚴刑。不易口。是時廷舉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分折所費

無私盜狀。御史大慚。命釋之。弘治丙辰屠入為吏部尚

書。遷廷舉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復改松江。

丁巳弘治十年正月朔。

北虜火篩由花馬池入寇。敗官軍于神木。

巡撫陝西都御史許進疏。陳地方事宜八條。下部議行之。

曰。設驛遞以便接應。革僻驛以甦民困。援禁例以除民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一

害。別叔憲以示勸懲。省盤詰以除奸弊。給月糧以責後

效。嚴防守以保地方。降印信以防奸詐。

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分千引。鬻于兩淮。戶部尚書

周經執奏不可。詔勿給。

經言。鹽引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今若不嚴禁。公許越

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仍給淮鹽銀貳

萬兩。

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

悟納之。

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及鏊講畢。出召佞幸李

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以考功郎中儲璿爲大僕寺少卿

以右副都御史張玉巡撫遼東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鄧廷瓚條陳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
廷瓚言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乃以都
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
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
憲臣合遷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宜
卽其地設千百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
種以爲久計奏 上悉從之

北虜火師大敗官軍于大同

三月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二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查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
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
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
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兵部尚書馬文升奏北虜火師詭計日深乞命文職大臣
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便宜
行事 詔從之

文升議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卽回大同隨其
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制爲主提督爲客并論各邊小
戰車不便宜用拒馬鹿角橫行長牌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事

二十二日經延罷命司禮太監常泰至內閣召徐溥劉
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 上曰看文書司禮監
諸太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
等皆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
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
議停當然後批答 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
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
延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庶幾
都前吁咈之氣象云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加太子太保命總制三邊軍務經略
星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三

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季復左都御
史致仕至是乃起用

命戶部左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

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
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
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
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
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
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凡願
告報者米卽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

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維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各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四月巡撫陝西都御史許進數鎮守太監劉瑯諸不法事瑯悞遁去

瑯貪虐跋扈凌轢上下官司莫敢誰何進數勸戒友不遜故進欲手擊之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陶魯卒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四

魯廣西博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贈廣東新會縣丞年二十二胸滿韜略適廣西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置堡塞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權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截殺數多賊悉遁人咸稱為三廣公云論功蔭魯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五月京師風霾

各省地震

詔求直言

湖南宣慰諸司交惡或請兵勦除巡撫都御史沈暉奏止之

暉言蠻夷相攻不可以疲中國其後夷人亦自解兵

起丁憂右副都御史何鑑巡撫山東

山東南北要衝接遞夫水馬夫閘夫漏夫驛遞夫壩夫泉夫守堤守橋等役歲計四五萬人官府濫增吏緣為弊民不堪命乃度州縣繁簡酌里分多寡分派夫役立為定規臨清德州倉場糧貴攬剋納充巡捕官兵倚勢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五

害民悉擒治隸戎籍者數十人

祠祭郎中王雲鳳因風霾諭旬陳修德弭災急務上納之

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奉諸事

禮部等衙門尚書徐瓊等疏弭災二十三事上嘉納之

曰勤聖學接羣臣奮剛斷復早朝庭軍衛恤軍士清軍匠重名器禁私罰惜財用崇儉德減妄費停踏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恤夫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淹禁開言路皆郎中王雲鳳代草

六月以右僉都御史侯恂巡撫山西以右副都御史李孟賜總理南京糧儲

七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李憲疏陳漕運事宜從之

內如奏定江南造船價限期并定運糧衛所勘脩衛所不補運軍分數參問之例及運糧巡軍問發沿邊守墩瞭哨江西湖廣僻遠山縣兌運糧米折銀給軍為輕齎外江漂流糧船有司勘實免送問久雨違限運官免參問與夫衛所掌印官監同運糧委官徵收減存運軍該辦料銀俱情法兼盡

大同宣府謀報北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軍務

時已遣武臣練京兵待報而發論者謂宜用文臣往遂以督軍事付介介病新愈即上道至則虜已退悉心邊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六

務徧歷營堡策勵將士鎮兵匿役者勾稽得萬二千人又募丁壯萬伍千人訓以待用大同屯田歲給牛具銀若干兩實不為官用而邊兵償死馬常若擄掠乃請以給之人甚便將領有弗任者易置之又念大同境外有廢墻請修復為禦侮計所上議前後不絕事未盡行而疾甚次年正月卒于宣府

禮部尚書徐瓊等奏太常寺卿崔玄端欺罔上戒諭之玄端謂本寺與光祿寺太僕寺不同不係禮部統屬瓊具奏朝廷每大事故議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未聞有大常寺也今欲與九卿衙門齊得乎况本寺乃祠部之一事與光祿寺為膳部之一事太僕寺為駕

部之一事相同但以此三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

三等衙門專之且今太僕寺既屬兵部光祿寺既屬禮部矣獨太常寺與禮部亦可乎止以崔玄端發身道流誠行彰聞累經彈劾未蒙黜退乃敢愈無忌憚忍為欺罔通應究問上戒諭玄端於是體統不紊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召陝西巡撫都御史許進為戶部右侍郎

進在陝西因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苦于科罰留難進至間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令凡巡歷所部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七

籍稽其勤惰至是守巡多留心民隱進繼張敷華後開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誣

九月以右副都御史陳清撫治鄖陽

以謝綬為南京禮部尚書

提督南贛都御史金澤調兵勦賊首滿天明等平之

斬賊首八百餘顆

上欲施恩后家戶部尚書周經力論止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五分之一

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憲宗紀栢氏家亦
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雄縣退難
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
貴幸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十月比虜犯甘肅

以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甘肅

土魯番阿黑麻送陝巴并原奪勅印抵甘州歸哈密

祠祭郎中王雲鳳乞斬佞豎李廣以弭災變不報

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

雲鳳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

設醮祝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其出入欲中傷之

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請仍立陝巴妻以強酋奄克字

刺從女下部議之

阿黑麻自許進經略之後始畏服稱款季麟經紀其事

宜并賜阿荅阿黑麻等禮儀纖悉詳盡自是諸部番貢

不絕

十一月佞豎李廣誣郎中王雲鳳下錦衣衛獄謫知河南

陝州

廣恨雲鳳劾已值聖駕郊天省牲回誣雲鳳駕後騎

馬故逮獄

總督陝西三邊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搗賀蘭山後北虜賊

斬首百餘級上降勅獎勵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率兵與虜戰斬首六十四級

上降勅獎勵

詔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具戶部尚書周經力論不可

費小民脂膏止之

以右副都御史張廉巡撫貴州

十二月總制兩廣軍務都督張璠調兵征鬱林州雲壇大桂

諸種犴獍俱平之

廣州府知府林泮奏奉總督檄會總兵征藍漢諸山洞蠻

入其穴擒渠賊殲之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朔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八九

安定國王于奔慕天朝復哈密立陝巴遣使來謝上嘉

悅之

復改秦民悅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大師劉健少傅兼

太子太傅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刑部尚書白昂俱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璣工部尚書徐賈左

都御史閔珪並太子少保

召陳道爲刑部右侍郎

大僕寺卿劉纓疏爲政當興革者二十事下部議行之

陞吏部右侍郎侶鍾爲右都御史協閔珪理院事

管後湖黃冊南院科給事中楊廉奏行清查法從之

廉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膳洪武永樂年間冊廉奏言年遠冊或不完善之天下奸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晒晾

南道御史王啓劾壽寧侯張鶴齡家人害民宜寘國法不報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命侍讀學士等官劉機楊廷和梁儲劉忠江瀾張燦王華田敏等日侍講讀

起程敏政為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九十九

府事充會典副總裁侍 皇太子講讀

轉吳寬為吏部右侍郎

四月以右副都御史彭禮巡撫應天

戶部左侍郎劉大夏乞致仕 上准養病病痊起用

大學士謝遷上疏勸 皇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 上

嘉納之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選老成淳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 上欣納之

上御閣下親鞠江西宗室與潘泉奏辯事以大理寺左少

卿王鑑之前擬為是從之

江西宗室有官人赴出潘泉執詔奏誣以官闡穢汚

上命鑑往鞠之乃坐王以用刑過嚴而潘泉失體情

官人之罪各相奏 上更命刑部侍郎戴珊再鞠之乃

案奏聞因其異遂提取來京躬自臨朝訊鞠 上悟曰

古人待宗室甚厚盡從前擬

五月陞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

館

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

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

以為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每試八府三邊學必歲一

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蒞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咸禦守

法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發蒙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九十一

略無姑息又命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

弦歌盈于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

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于書院躬授經傳故遐方

之士咸得親炙尤明于知人一邑品第十人為優或鄉

舉四五人率不出七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處冠英之

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

第及冠世各世必卒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

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

撫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

召輔臣親定團營總兵官

加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李憲為右都御史昭舊督撫遣中

使賜寶鈔羊酒勞之

惠督漕六年餘糧運不阻軍士稍蘇故陞擬之

六月京師西門有熊入城

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奏參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緝曰熊于宇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九二

以右副都御史韓邦問鎮撫南贛等處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黎平鎮遠縣屬不宜割屬貴州從之

黎平鎮遠地邊貴州而縣湖廣所司奏欲割屬貴州為便暉言犬牙相制自祖宗深意豈可輕變惟征調詞訟則屬之貴

七月大學士徐溥乞致仕許之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張廉被劾免

以右僉都御史魏紳巡撫山西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鄧廷瓚調共征西會等處宿盜李景光單傑等殲之

生擒惡黨二百餘人悉伏誅

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造費戶部尚書周經力論征關非舊且浙江大水民困乞停織造從之

八月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

以右副都御史錢銀巡撫貴州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張詰被劾免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孫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謝德王華中允楊廷和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唐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沈馬梁儲是科得梁材著名

九月清寧宮災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九三

勅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乞罷不允

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 上嘉納之

疏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

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齊醮祈禱為弭變此乃邪佞之奸或以縱囚釋罪為修省此乃姑息之術榮惑 聖聽莫

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弊下情不達上澤不宜愁嘆之聲上干

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

大學士謝遷復引咎避位薦吳寬王鏊自代不允

工部尚書徐貫率侍郎史琳等上彈災六事下所司知之
止織造恤邊民停傳奉惜供應節財用戒無益皆切時
宜

召龍仁守留入大內慶讚大學士李東陽以不可止之
十月起養病湖廣按察使林俊爲廣東右布政使仍乞養
病從之

受命任湖廣時以大略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
南方戰亂民疲餉乏保安安陸蓋造王府及增修吉
寧王受命督餉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
以省發勿斗曉廣及白石雕欄著爲定例

臣明大政紀 卷十七

九四

權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
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
符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月犯太
歲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
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日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欲加李廣恩典太學士謝遷以不可止之

戶科給事中華景上言時政二事從之
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略謂今日致災之由
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邈境應
援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人出得言之小

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

乞勅所司考諸弊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于
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
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臣工無得以言爲諱二曰
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略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
今天下之財多聚于大臣大臣之財多聚于內臣內臣
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寔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
據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閭閻凡有欲謀爲大京堂者
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援引已不容誅况又納諸宦
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邪願亟發李廣之
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
之虛外紓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彈災
之一端也

臣明大政紀 卷十七

九五

詔籍沒廣家財編修羅玘疏不可執簿籍姓名究問以存
國體從之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一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其
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
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
白米卽銀 上悟廣賊濫遣人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
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懼危甚各潛赴戚畹壽寧侯處
求拯皆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玘言良膽攸在
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矣

十一月詔寬恤天下

南京戶部尚書秦紘乞致仕允之

紘平生清介不羣蕭然若寒士及致仕惟衣冠二篋人美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珣巡撫寧夏

上勅兵部議處修理清寧宮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銀兩免征派并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御史胡獻疏指時弊召天變請降外任

閏十一月以右副都御史鄭齡巡撫河南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七

九六

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

時議越賁緣壽寧侯復起

以右副都御史洪漢巡撫大同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八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已未弘治十二年正月

朔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寫亦

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

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

時奏言哈密為土魯番所破久弗繼立近番酋引罪還

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乙

乃請給陝巴蟒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典復

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

下陞賞有差

改林瀚為吏部右侍郎

起謝鐸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屢辭不允

鐸先任南京國子祭酒懇疏致仕至是陞侍郎遣使就

其家起之兩具疏辭疾不允行次越得疾徑歸以狀投

紹興府繳進力求致仕不許又疏求台州府轉奏知府

不敢上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潘府言當速起以盡正人

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勸駕益急遂行至京以求退而得

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命

南京兵科給事楊廉疏講書宜用大學衍義從之

二月以右副都御史陳瓚總理南京糧儲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惠乞歸展墓從之

北虜犯宣府都御史馬中錫敗之捷奏賜白金文幣

命大學士李東陽禮部侍郎兼學士程敏政主考會試賜

宴于禮部

給事中華景劾程敏政納賄鬻題下獄候問

景言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

叨為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賣

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

驕于眾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

聖明大政紀 十八卷

二

徐泰賈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

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

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係最大豈容再壞

禮部尚書徐瓊等議令程敏政迴避令李東陽重閱硃卷

從之

瓊言敏政私賣三場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真况未開

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

經同考試官將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

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

文叙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

不錄

三月起養病張元禎為翰林院學士

元禎養病家居九年召起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倫文敘豐熙劉龍進士及第孫緒

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劉朝等二百二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王守仁封新建伯梁材以守正稱

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賣題事逮廷玉敏政下

獄

廷玉謂臣嘗為同考試官與知廉內事且職在諫垣不

可循默但據廉內所見敏政開卷可疑六事上之

清寧官議重修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戶部尚書

周經奏止之

聖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

經言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

京師顧役為之識者服其遠慮而潛消默奪非人所及

云

四月廷臣會議華景林廷玉劾程敏政事問黜舉子唐寅

徐經等十餘人為民令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主簿

廷玉海州判官

初敏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為題人罕知者其昵幸

門生徐經平日獨得之嘗與南畿解元唐寅陳說至

是果以發難舉答無遺二子矜誇雀躍眾議沸騰謂敏

政賣題受賄給事中華景劾之瓊聞知廉內敏政在棘

闈皇惑失措自言夙構試目疑為家僮竊賣繙閱試卷

凡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給事中林廷玉復疏言敏政受賄雖無指實而自言家人竊書跡有可疑詔逮經等俱下獄經報平日嘗以雙綺饋敏政敏政受之出入門下夙構試目實從家人購得之獄成敏政奪職經寅俱爲民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疏乞挽回邪俗下所司知之

世寧言上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泰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放適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四

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戶部尚書周經等因各處奏災傷疏請明用舍省冗費以弭災變下所司知之

吏部尚書屠淵疏請禁內降弭災變下所司知之

大意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突銛鋒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而白身之人乃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爲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即漢

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甚爲政體之累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祖宗豈可襲漢唐宋之弊政乎

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督漕運

至則首黜武臣部運尤無所權責于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利息敷華謂漕賦乃下剝

上攘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政體峻爲之禁又高郵諸湖隄久且壞乃爲深溝數道以緩湖水寶應多平坡又趣令築堤堤成而水至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學士李傑祭告

南科給事中楊廉因閩里災請更立木主以革夷教下部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五

格之

以禮部左侍郎兼掌詹事府事

刑部左侍郎屠勳勘成晚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事直田歸民上從之

勳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地臣以爲不可上嘉納歸其田于民

加南京兵部尚書張悅爲太子少保

七月以右副都御史王儼巡撫山東

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戶部尚書周經奏止之經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鍾建議增築邊牆下所司議行之

時朵顏虜勢日猖武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雍泰巡撫宣府

泰剛明正直不附權勢先任浙江布政氏多販私鹽泰先收勢家治之衆遂息故推任之

改倪岳爲南京兵部尚書泰贊機務

湖廣分巡荆襄僉事李善計擒妖賊何淮平逆黨詔陞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六

何淮僭號稱王與其徒五百人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居民大驚恐不可撲滅呂高者襄陽衛指揮也善捕賊乃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寨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

南京福建道御史洪遠上言弊政下所司知之

一抑異端以守勅命一弭人怨以全貴戚一辨邪正以定國是一勤修省以回天變人多壯之

九月致仕大學士徐溥卒贈太傅諡文靖

戶科給事中叢蘭上疏弭災實行下所司知之

蘭言今日之務在惜人才慎舉措恤畿民撫邊戍警

玩杜貪殘元惡如中官汪直輩之陰圖復用奸貪如侍郎林鳳輩之未見罷黜左道如太常寺卿崔玄端之紊亂舊章皆宜懲處以順上天遏惡之命

以秦民悅爲奇京吏部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二十八事下所司議行之

南道御史王啓劾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事不報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

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廣冠翰林寧夏大同

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吳寬率僚屬上疏請東宮勤學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七

上嘉納之

寬言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中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以楊守趾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改金澤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大同欽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准給糧料市之戶部尚書周經力言非制上改命以馬價充用

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

歷之文爲據詞甚激

清寧宮興工詔許番僧入宮慶讚吏部等衙門尚書屠瀟等疏止之

疏其剗切未復云自今以後僧道之流並乞杜絕齋醮之事並乞停止崇聖賢之正道守祖宗之家法俾天下後世有所取則皆嘉納之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召何鑑爲刑部右侍郎

十二月刑部主事鄭岳無罪下獄戶部左侍郎許進以微譴疏雪之

申弘治十三年正月朔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命法司刪定問刑條例

時法司病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請勵精勤政上嘉納之

健等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

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至寢閣矧今冬邊啟釁四方荐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二月命戶部左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莊田事疏係民業上從之

進會巡撫高銓劾冤聲撼野至歐州縣吏不得行許遽

欲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爲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罪何請勘實以聞上雅愛小民必不忍奪其生業

以利左右進以爲然遂一勘實遂疏實係民承買納稅養馬地土宜照舊管業事得不行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奏江西南兌糧改折從之

每石陸錢折銀二十五萬兩

三月給事中曾昂疏請括諸藩庫貯戶部尚書周經議止之

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

羨銀盡輸太倉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

藏富于民之意乎衆皆服其議

問刑條例成

召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廷瓚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虜酋火篩入寇宣府大同

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

白羊倒馬等關

吏部選進士江湖等爲御史上震怒黜潮等外任

時不中選者譏于大學士劉健曰新選江湖等素毀閣下今任言路不利閣下也劉健信讒密奏曰江湖等皆

新進浮薄不堪風憲。上震怒。由是吏部認罪。而各官皆黜。豈古之休休者歟。

四月命平虜將軍平江伯陳銳提督軍務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許進率師禦北虜。

總兵多帶領諸貴遊子弟為參隨諸目初意欲叨冒功次進出居庸關即下令曰參隨諸人既以自備鞍馬廩給每日止給行糧三升到鎮即編入行伍聽征敢有買功并侵擾地方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為媒孽。命大理寺右少卿張泰會武臣勘皇莊奏係牧馬草場從之。

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泰訪得永樂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中開設圖本按之權貴始服。

五月甲寅朔日食。

彗星見。

禮部郎中蔡清疏時政以弭天變下部知之。

清因彗見言通賄李廣者尚在朝班是紀綱廢弛故士風日壞甚至宦官廨養宅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而錙銖取民者多充庸將之家轉運權倖之門民力屈兵力弱尚忍言哉。今欲揀之必先正心用人。

兵部尚書馬文升以星變乞致仕不允。

吏部尚書屠濬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賈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

瀟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但經以守正准歸人多惜之。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勅使臨門即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飢兒之得乳母至則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便役法凡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駭駭樂生矣。

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

以右都御史侶鍾為戶部尚書。

以掌詹事禮部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

以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

以上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

以上皆署印侍郎林瀚韓文推陞。

提督宣大軍務侍郎許進劾總兵官王璽平江伯陳銳畏縮玩寇。詔以參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行取回京。

翰林檢討劉瑞疏弭災八事。上嘉納之。

曰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旌直言勵士風畏小民御戎狄。

六月。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本各議去留健等請。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今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

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單

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十一

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

以梧州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改南京吏部尚書秦民悅為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

南京戶部尚書梁璟南京工部尚書蕭禎以星變乞致仕

允之

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右都御史翟瑄以星變乞致仕不允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紳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傳瀚力論其為上從之

紳言乞頒示天下以為傳國之寶復出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贗作無疑即使非贗入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泰璽為寶得之者君臣

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受命於一代之璽傳之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籍于彼哉上廼以其璽屬庫藏之

七月北虜寇榆林

以林瀚為南京吏部尚書

以王軾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董越為南京工部尚書

以翟瑄為南京刑部尚書

起養病廣東右布政林俊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以陳道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十二

刑部郎中彭澤以北虜犯邊上攻援四策下部格之

八月兵科給事中柴昇劾平江伯陳銳侍郎許進老師玩

寇無功而還上令陳銳閑住進致仕

山東臨清兵備副使李善詰獲假稱錦衣官校秦閭罪之

一日報錦衣衛千戶劉海與一校尉同乘舟至聲勢甚

大見而疑之執劉海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曾貴也聞

者以為神

巡撫都御史張縉條陳地方八事下部議行之

順天府尹張憲請寬恤畿民五事下部議行之

以右僉都御史張縉巡撫保定

以左僉都御史陳瑤巡撫遼東

改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陝西

檢討劉瑞因北虜犯邊疏下詔求才嚴賞罰定戰守下部知之

九月以右僉都御史陳壽巡撫延綏

以王鑒為吏部右侍郎

上御午門默審大獄

兵科都給事中叢蘭率臺諫申救中官何文鼎以直言得罪下獄尋釋之

文鼎掌乾清宮門屢諫壽寧侯往來非制不從欲手刃之 上與后大怒親杖之文鼎惟以不敢犯 太祖

家法為對君子壯之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南京光祿寺少卿楊廉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下所司知之

十月以右副都御史劉璋巡撫甘肅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因久雨搬運不前奏京倉糧五萬石于通倉收從之

巡撫大同副都御史洪漢以邊師失利被劾閑住

以王儼為戶部右侍郎

以熊翀為兵部左侍郎

以熊繡為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北虜寇偏頭關

兵部奏禁沿邊林木從之

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

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烟

瘴地面充軍若職官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

文職降邊遠叙用

吏部右侍郎王鑒疏邊務八事下部議行之

一曰定廟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

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雖忤權倖率

多施行

以右僉都御史劉宇巡撫大同

巡撫保定都御史張縉疏地方事宜八條下部議行之

命右僉都御史王鑑之巡視偏頭關等處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至則增要害撫軍士禦虜有方虜不敢犯劾太監總兵等官羅玉等巧取軍士材物邊境肅然

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略邊關

首陳謹邊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擢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眾遂舉提督軍務已而

報稍緩命先赴宣大會計馬兵芻糧虜退還京命蒞院

事

十二月以右僉都御史劉纓巡撫四川

虜酋火篩入河套

辛酉弘治十四年正月

朔陝西地震時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韓城縣尤甚聲

響如雷傾倒官民房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五十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

詔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馬文升集廷臣計議方略凡十三條于內欲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關便宜處置及府藏官銀不宜一毫妄費凡奏討鹽引一切停革尤剴切時弊云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林

詔議增蘇松折銀以吏部尚書倪岳言止之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十六

馬文升上言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少增之庶國用足詔下廷議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下所司知之

時陝西地震水涌俊上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入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弭災急務上嘉納之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古典凡言地震者乃

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于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凌之兆亦已明矣且王小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梟雄桀黠往往以計敗我官軍值茲民困財竭兵衰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修德以弭災亦甚乎其難矣伏望陛下祗畏變異痛加修省節金帛以備緊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裁減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十七

禮部尚書傅瀚率九卿條奏弭災時政三十一事不報復疏乞宸斷報可

初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因疏言今賦重役煩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奉奉焉奏留中又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厲者所陳謂當如拯焚溺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

命征虜將軍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右都御史琳率京軍禦虜

虜勢猖獗 上召文升至內閣咨以戰守之宜文升舉

暉與琳率官軍禦虜至河套虜遁而還

巡撫延綏都御史陳壽率軍擊虜大捷 上降勅獎勞賜

賚加俸
時大虜在邊羽書交至鎮城晝閉道塞不行壽分布兵
馬爲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應援多遣覘卒哨探惟謹
軍勢大揚虜分兵入寇壽躬親甲冑爲將帥先遇賊鏖
戰三十餘合擒斬八十有餘未幾火篩脫羅于諸酋糾
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壽曰
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
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既而諸路將領以壽方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略邀擊賊皆大捷斬首若干級捷連上 上降勅獎勞
賜賚加俸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
京兵比壽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巢未得
命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壽議出
境揚兵牧馬卽採草紆急衆恐墮賊計壽請以身先之
保無事所費省若干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姪名戰
籍中當有賞壽曰吾子弟侄皆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
多之

三月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爲祥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
當奏 詔斥遣之

太僕寺卿儲確請勅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奏

對之辭其本進覽宣付史官下所司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韓重巡撫遼東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歲減防秋官兵六千人從之

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計

以右副都御史葉贊總理南京糧儲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率九卿上弭災十二事下部議行之

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獎定莊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

政省俱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

四月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奏定軍民運船與王府

官校舡兩并夾行從之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雍泰被讒閑住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十九

參將李傑爲輔臣李東陽侄恃援橫作不法泰令縛下
以大杖擊之三軍收慄由是被讒罷歸居韋曲

雲南思恩梗化吏部尚書倪岳議遣藩臣有威望者巡視

詔從之

守臣議欲進兵兵部馬文升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

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岳言用兵之法

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變

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

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

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
五月以右僉都御史杜忠巡撫延綏

戶部尚書倡鍾等疏時政十二事詔從之

鍾以四方多災報乃疏重京儲備庫藏寔內帑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禁例備物料節香蠟戒陪尅處存留恤災傷十二事以聞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南京國子監祭酒

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以右副都御史王鑑之撫治鄖陽

鑑之蒞政力除貪酷時有不堪者乃自草疏投于所厚

近侍者謂撫治之官古之所無今之暫設者也欲取回

京時有待選士效借寇故事并疏政事謂一日不可無此官奏聞寢其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二十

七月虜酋火篩復擁眾寇大同威遠

尚書馬文升言乞命朱暉等整擗官軍以待且令各邊

謹斥埃修戰具既而虜引去

大學士謝遷疏安邊機宜上卽行之

工部尚書曾鑑奏定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價銀有差詔從之

天順以前各王府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

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邊岷荆吉襄

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

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並郡主五百兩

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

至各省王府房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

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

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

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

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墾銀明

器銀及齋粮麻布俱各有差因各處災荒故奏遞減

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端儀莆田人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給事中王洧奏太常寺缺少卿請簡用儒臣不報

時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原任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

寺少卿儲耀通政參議陳昂管轄郎中李堂俱堪任奉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二十一

旨太常寺堂上官內推兩員來看蓋依幸主用道士出

身欲陞寺丞趙繼宗等故洧奏乞扶持正道

掌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鐸疏風教四事下所司

知之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革

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大略于闕

里立廟別祀叔梁紇配以顏路曾皙孔鯉黜吳澄從祀

各省舉部屬等官考試并嚴考歲貢之類俱切風教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閏七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遣兵捕殺奪嫡土官

黃理伏誅

先是知州黃智永生子長英次敬又次錄英先
而英子鈞常襲敬之子恣立其子理乃啓思明
理當襲藩司駁其妄將罪之理遂糾遷隆崗王愷兵攻
州奪印官司倫理下太平府獄暮夜越出乃受愷兵破
執鈞子溶漢支解之大夏以兵捕理伏誅
督糧山東叅政柴昇奏水旱租稅已經奏覆乞督收原價
從之

初租稅已奏覆而戶部因邊警檄徵昇部運米麥草束
原價糴糶不足部檄增若干又徵解京又不足巡撫檄
借官庫銀若干又不足昇具論民無餘力可以再徵庫
無餘財可以再借論入得暫收原價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

命工部右侍郎張憲總理易州山廠

統郡八役民數萬趨走之吏自郡倖而下餘百員故爲
姦利憲曰近賦易汗君其可不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
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餽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期
柴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于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
欠日漸以完矣

巡鹽御史馮允中疏請各邊中鹽照舊制召商納本色下
部格之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撫山東

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

虜酋火篩寇固原罷恭順侯吳鑑以武安侯鄭英率軍禦

之

戶部等衙門奏定宗室祿米減折例從之

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日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
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
齋糧麻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
郡主而下祿米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

以南京右都御史陳道爲南京刑部尚書

本兵慮軍興議加南方折銀大學士謝遷奏止之

初每石議加三之二遷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
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盡節用以紓之虜騎
尋遁國用不乏其事遂寢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謝不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學士梁儲侍講張燦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深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諭德王華侍講劉忠是科十名以前官至尚書侍

郎詹事都御史太常寺卿府尹凡七人

九月丙子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汪奎巡撫貴州

內旨差中官王端往武當山設像掛幡修舉齋醮命內

閣撰勅并祝文大學士劉健奏止之

健等言茲山官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爲無益

矧今灾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

餽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報罷。

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各疏乞停送武當山神像從之。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吏部。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人不敢干以私。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謙之爭子云。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起戶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七

初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溥特疏紘可當邊閫重寄。直北虜犯固原等處。特起紘爲戶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十五年。特命照王威率例。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軍務。巡撫而下。咸聽約束。遂爲定制。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遣兵捕攻上思州土人黃金。誅之。

左州土官絕改流官治之。土人黃金挈家僑居上思州。後歸賂吏目趙綸。申金係官族。當復土職。至是。又賂吏目汪文疏之。俱不報。會督府徵兵于州。金願充頭目。率兵以從。既而違期。府遣州吏目黃文通促之。不發。乃火

其營。金忿。遂與其黨率所領兵還攻州治。焚文通家殺其子。武盡掠州民貨畜。屯聚自保。大夏遣兵捕金。下獄。

改總漕右都御史張敷華掌南京都察院事。

敷華振揚風紀。鈴束各道。無敢緣法爲市。務崇大體。慎廉隅。又介特蘄然。不輕言笑。足以表正臺官。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還朝。議邊務十三事。下部議之。命刑部左侍郎何鑑賑濟兗州徐邳等處大旱。

首陳五事。一借糧餉以資賑濟。二乞通融以拯時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寬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穰。悉報可。時巨盜弄兵。亟命有司賑濟飢民。招撫流亡。牛具種穀。區畫備至。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五

十二月。改右副都御史張縉總督漕運。

督餉榆林工部右侍郎李遂還朝。疏安攘十事。下部議之。論外攘宜先治內。今盛齋醮。嗜燕遊。寵他技。以雜金紫。畜異禽。以糜梁肉。此奸漸長。恐顛正道。遠人偵伺。以順逆。邊方觀示。以勤惰。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

朔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左都御史戴珊等考察庶官。命有被黜奏辨者。容內旨再覈實。文升執不可。覆止之。

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考功郎中楊旦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珊亟是之。而馬公亦悟竟覆罷再覈之命。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為已任。命下人心翕然稱服。江西盜起。勅副都御史林俊巡視兼督軍務。

俊至楊示許盜自新抵新昌入賊巢賊首王五率眾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

內旨傳陞盧龍衛指揮使胡震分守通州。御史劉王乞塞倖門不報。

王言 陛下即位之初革傳奉以清仕途。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乞備倭登州。今則胡震又以之分守通州矣。且王寧貪緣之初兵部科道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王

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

二月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生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魯鐸等三百人。

禮部尚書傅瀚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以禮部左侍郎張昇為本部尚書。

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潘蕃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吏部尚書馬文升上弭災三事。上納之。

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

歲寔支米不下萬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能減

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裁

奔競。言朝觀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胡孝之後王璠繼

之以致邵賢方誌朱璠繼任之徒播告而來。陛

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

生。獨不可惜。千三曰革監進。言胡璠充計生員納馬

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

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壞選法。人民受害。

陞提督山西學校僉事上鴻儒為副使仍督學校。

鴻儒督學以陶養為本。以文藝為末。抑浮崇雅。先行檢

而後詞華。品序高下。臺表不。又奸面誨人。每生徒請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王

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三月詔陞開城縣為固原州。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成化已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猶為內地。得以休息。自

火篩入寇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

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戶部尚書侶鍾疏九門內臣職譏察。不可干國課。從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康海孫清李廷相進士及第。周煜

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下思敏等一百九十五名同進士

出身。

是科得何璫張潤魯鐸俱著名。

廣東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進右副都御史致仕。

四月以羅欽順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泰紘以原官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自巡撫而下咸聽約束遂爲定制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疏乞宥逮獄御史以全風憲之職罷

傳授中書以杜倖進之門忤旨不報

時御史巡按歸以貴戚語下獄有一二儒生竇緣內戚

求爲中書遂疏天命天討貴協天下之至公疏上忤旨

及自劾亦不報

以右會都御史劉憲巡撫寧夏

五月庚午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張撫總理南京糧儲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江西提學副使邵實請巡視都御史林俊修濂溪書院檄

濂溪族孫守祠

實督學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習改觀又改建

白鹿書院清學田定課程動關風教

以文選司郎中喬宇爲太常寺少卿

以右副都御史魏紳巡撫應天

兩浙大饑命副都御史王璟巡視

璟做富弼青州救荒法行之

六月以右副都御史韓重巡撫湖廣

以李孟陽爲南京工部尚書

中官以宮殿傾圯欲修之孟陽徐曰萬世不拔之基已

有定所修此何爲議乃止南畿織造多取資葦課歲久

爲勢家所侵乃清查之於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

以右副都御史林元甫巡撫四川

七月虜寇大同

以右副都御史劉洪巡撫貴州

南京戶部尚書梁璟卒

以右副都御史孫需巡撫河南

時河溢且嚙汴城民流移載道乃議使役以築堤而予

傭錢令出趨者萬計隄成而飢復濟公私便之羣盜橫

行令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贓散州縣以充

給濟之費他若獄獄平賊鋤強植弱華孳在念民所便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不便皆以次行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于家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以右副都御史畢亨巡撫甘肅

清出匿占軍士三千人又簡餘丁爲邏卒莊浪有警踰

時城晝閉乃率師直抵城下開屯于郊令士卒樵牧有

餘芻官給價以充儲峙軍威大振虜遁去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尚書秦紘奏修豫望石峽口雙峰臺

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

甃石爲垣裹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

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陟考績至京留修會典

內閣以會典修久未完守陟精于史事奏留校閱與吳

寬同事勘訂精審居五月書成賜宴禮部請還任許之錄校閱功遷左侍郎食正二品俸賜寶鏤羊酒起學士張元禎爲南京太常寺卿

九月庚午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劉聰巡撫宣府

廷議樂工袁林瘦死事刑部尚書閔珪執擬郎中丁哲御史陳玉如律詔竟從末減

林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歿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乃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哲冤并下獄深治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

聖明大政紀 卷六

三

十月以楊一清爲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

一清奉命徧訪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其所知復請擇材任使旌別泚慝故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又處置收養茶馬鹽馬實濟邊用

江西盜起戶科右給事中吳世忠劾巡撫都御史韓邦問懦緩不施一策及知府李復真王塘貪刻等情下部議之勅南院僉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設法撫捕盜賊并勘吳世忠所劾事情

時言江西盜賊之起由賦役不均官司坐派稅糧等項往往徇情畏勢陰佑巨室貽累小民以致窮困無賴相率爲盜而豪官大姓假以佃戶名色窩隱及至事發又

曲爲打點脫免故勅嚴禁除之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謚莊簡

悅松江華亭人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尚書王恕去位衆望咸屬悅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悅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及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

聖明大政紀 卷六

三

以王宗彞爲南京禮部尚書

以馬廷用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給事中徐蕃疏蕃畜牧以威遠事下兵部議之

一曰併茶馬以期實用言將巡茶御史暫取回責成都御史楊一清整理待成效之日差御史巡察三年一換

一清草場以便畜牧言追復曠野侵地撫按毋得干撓

一清軍士以足牧丁言勅本官將原額逋逃者清勾戶

絕者僉補一崇分別以勸賢能言將見任老懦者上聞黜退政績著稱者量加旌揚一分委任以共事功言勅

本官選兩司官一二才幹以佐經理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並鎮守怙勢凌侮
縉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首劾其不法數事
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
賜勅獎勵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
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
逃其讎指為故殺訟于官者獄既成哲復訊見其有冤
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
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
怒眾亦以為疑久之真盜出皆愧服以為不可及民
為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十三

無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為稱首云

十一月雲南書晦五日命考察雲貴官員

戶部員外郎席書疏致災在朝廷不在雲貴在大臣不在

小臣上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何鈞巡撫山西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奏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
苦從之

寧庶人宸濠奏易府殿琉璃瓦巡視都御史林俊請切裁
止可之

濠貪譎恃害倍取祿米官校害人侵牟民利俊一切裁
之至是又疏極言其非謂乞斷大義特垂鑒處毋涉異

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鄒之求時濠雖橫未有逆萌或以
為過後卒如俊言人服其先見云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

喬新性剛介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遷自少好學公退書
聲朗然聞戶外雖親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
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警校所著有元元史
臆見周禮集註板丘稿所編選有文院羣玉唐律羣玉
續編百將傳先賢琬琰集皆藏于家卒以弘治壬戌臘
月巡視江西都御史林俊疏其宏德邃學宜贈謚并乞
謚文猶有阻者嗣是吳給諫世忠申論至正德丙子廣
昌令張深又再論上曰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十三

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甘肅副總兵魯麟結嬖近求為掛印總兵兵部尚書劉大
夏執奏不可止之

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眾麟結納
嬖近求為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
聞于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
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為亂奈何對曰聞貪酷失
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至大
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為國
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
竟怏怏病死

宣府巡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刑部尚書閔珪獄罪止道明餘悉釋免從之

足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十九萬有奇

癸亥弘治十六年正月朔

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寬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十五

吏部尚書馬文升疏選輔導以全宗室上從之

文升言各王府蕩制踰軌非禮之爲靡所不至必選國學鄉學師儒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爲善之路誦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得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聞郡王所爲未善教授藩王得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密具奏聞若干宮闈重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志端發身樂舞生以吐音洪暢儀度閒雅擢太常贊禮郎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廕姪承祖爲鴻臚序班

江西新昌賊首王五率衆投都御史林俊并擒惡黨人自効賊悉散

以右僉都御史張鼎巡撫遼東

兵部尚書劉大夏應詔陳言光祿寺無名供億詔罷之大夏因應天鳳廬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前卓而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上惻然下令裁減

官民乃甦後光祿寺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云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省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十五

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弊雖險阻瘴癘人跡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奪其牛不還者聞瑩至走愬之瑩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常直搗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歛兵退其爲蠻夷畏服如此

駕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上疏不可以耳目之玩勞民命止之

三月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

時都御史韓邦問被劾致仕改命俊巡撫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奏創浮橋于通州以利病涉

大明會典成禮部尚書張昇查舊章自總裁以下皆賜宴奏請舉之

戶部尚書侶鍾疏乞減冗費不報

時國用不足鍾上疏言冗食太多宜汰內降官吏光祿

寺供應太繁宜減內侍及畫工番僧酒饌天下有司存

留糧稅歲不充用宜自郡王以下量爲裁處太倉銀不

宜收入內庫內庫所蓄金帛不宜修齋造像及充私賞

城門中使不宜干預國課朝廷難之

四月以焦芳爲吏部左侍郎梁儲爲吏部右侍郎

皇明太政紀

十八卷

三六

掌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鐸請以本身考語命易

旌表祖母趙氏貞節上特旨與之

趙氏守節已死未蒙旌表凡例死者不旌因鐸請破格

行之

勅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同刑科給事中湯禮敬刑部郎

中郎黃勘問巡按御史王哲道守太監董讓計奏事情

哲奏讓方命不職隱蔽賊情讓亦奏欺壓鎮巡妄自

尊大

以陳壽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五月貴戚乞長蘆兩淮鹽引得旨戶部尚書侶鍾執奏請

寢成命以杜將來不報

鍾見報罷漸多乃復上言其畧曰臣曩言三事皆爲國

計未蒙批答伏乞宸斷凡臣章奏事干貴近者亦乞

施行以通下情上是之

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引言兵政弊端未能悉革求

退上不允令開具弊端

大夏陳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于

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

操失業五曰漕運之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

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

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

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皇明太政紀

十八卷

三七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右副都御

史督兵討之

米魯妻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

自襲去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

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

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

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命南京工部侍郎高銓賑濟江淮陳荒政八事從之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林俊丁憂

六月鎮遠侯顧溥卒命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以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先是會守備中官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以爲可否文曰事之可否有理與法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嘿爲避禍計耶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飢而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待耶卽得罪吾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

命工部右侍郎李燧往視山東漕河

上言堰之壩母毀洸河之塞母通浚泉疏水漕利可復又請祀尚書宋禮俱報可

七月以王儼爲戶部左侍郎顧佐爲戶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

北虜入鎮原靖虜平涼巡撫陝西都御史周季麟調兵却

之八月沁陽知縣馮憲忤宗藩逮獄巡撫河南都御史孫需奏令如反汗有戾舊法命止之

初有旨下撫按官會訊尋復遣校尉逮付詔獄故需疏

之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懋在監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比論理道探索隱幽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得失五經論難若持挺撞鐘迎手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

九月田州土官岑濬寇永定永順二長官司奪據其地督兩廣右都御史潘蕃請兵討平之

兵克諸關隘濬走舊城副使姜綰等率兵圍之濬自經死函首詣三府梟諸市遷其母孫兄弟于福建懷安妻妾子械送京師入功臣家爲奴改流官府以守之十月前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

政要凡四十篇

召張元禎爲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

命侍經筵并侍東官講讀

御史楊儀挾私劾禮部尚書張昇不報儀之子從禮曹閑遊偶遇昇朴之遂挾私上劾衆多詆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三

儀不能責其子反咎大臣故不直之

十一月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奏清出荒占牧地數目下部知之

清出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一十一畝有餘本

年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

駐劄巡禁茶馬又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二員專候委任

及填簡肇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

武崗蠻寇平賜劉健李東陽謝遷俘奴各一人

十二月以右副都御史張本巡撫江西

時袁瑞間盜發特榜示之諭以生殺利害盜遂逃散地方以寧凡百設施一從寬厚而周窮濟急伸冤理枉惟

恐不及蓋本守吉時威名素著故民懾服自不敢犯
巡撫貴州僉都御史劉洪奏平黨惡普安阿方車等上
賜勅褒獎

初王軾既平女苗米骨而阿方車等竄逸山寨拒命洪
追劾先守臣邀功啓釁之罪削奪恩廕遂練兵誓衆檄
宣慰使司世榮父子指授方畧協力効命草薶而禽獮
之一境始平又議增築新興平夷所諸要害城郭定夷
民姓氏黜官吏貪鄙凡興利除害事宜悉次第行之功
上上賜勅褒謂尚書劉大夏曰劉洪會幹事蓋上
以大夏薦之也時議欲進秩督蘇松糧餉衆以貴州甫
定未可遽移他所乃止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甲

甲子弘治十七年正月

朔

賊發寧夏慶府恭王墓

詔江陵王封世子彥汰嗣峨王爵通渭王旭樞嗣韓王爵
都梁王祐櫛嗣荆王爵

以布政使文貴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貴不達大體在鎮久後因災傷於中鹽商人擅改本色
爲折色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誚

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乞終養許之

茂烈福建興化衛人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導
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
妻嫁有娠之妾後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

爲類爭者媿服時守張本以嚴整然徐輔以寬
深峻徐開解行爲信于上下官有賢屬而民有主恩者
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貴以敝衣爲衣
察御史袍服朴素備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身繫
之重尚書侶鍾子受賂崔玄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
言者屢劾茂烈再劾侶去而崔猶留乃以母老乞終養
洪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
則執小油盞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韶孫輔嫁具涼
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
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土苴耳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甲

內旨修建壽塔下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疏諫止之

健等言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餓死臺城信
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囚艱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
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
公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
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

改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鍾撫雲南尋改撫貴州

權貴奪民產及牧園草場悉還之民權貴數短于上
遂移之

三月上授帖于兵部尚書劉大夏陞李傑爲宣大總兵大
夏執不可不從

李傑求近戚干上欲傳奉得之。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說知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大夏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大夏授一帖子啟視之乃朱書李傑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既下六部推舉只以當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上徑從內批出用李傑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大夏獨對上乃曰向用李傑蓋不得已今敗事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

哈密阿字刺等逐陝巴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阿字刺怨陝巴格刻陰誘土番阿黑麻子真帖木兒守之。

改右僉都御史劉洪巡撫四川。

松茂番夷肆亂。上以洪久諳戎務復改蒞巡撫賜璽書俾專征討乃建戰守二策申嚴號令。率諸路軍馬捕勦且宣布朝廷德意示以禍福散撫其眾由是列柯空龍二寨爭相斬首惡出獻納款疆場遂清。

改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順天。

上以御馬監及京營草場地土之在薊州者與民產錯置屢屢互爭密諭內閣擇大臣勘處必得其人廷推季麟素有才聞遂特召還巡撫薊州等處言官劾其移

鎮有黃綠意累辨求去不允尋以養病請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乞止之。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貞順恭獻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諡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孝莊皇太后玄堂與英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非大禮當釐正健等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四三

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時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

有毫髮借差。太皇太后勸育朕躬。恩深德厚。朕可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正后。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稱爲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致少缺。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不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奈先帝嘗思之夜不能寢。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四

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眾推寬言。寬對眾議曰。魯頌姜嫄閔官。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亦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法。眾皆從之。會議疏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其左。奉孝穆。于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奏修舉學政。命禮部議行之。懋大略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

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

改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孫需撫陝西。鎮守中官劉瑯與需水火。剝民自殖。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愬牒者。必據法配之。荒裔瑯嘗謁請于需曰。瑯不能學公廉。盡稍縱繩墨。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于此。耶。需心知瑯必害已。亦不爲動。日夜圖陰中需。大臣之子有怙勢橫於其鄉者。需亦裁以法。于是瑯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調往補。蓋大臣亦不欲其久于陝也。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四

大理寺卿楊守隨疏刑名十事。下部議之。四月。授何瑋爲翰林編修。以右副都御史林元甫巡撫貴州。命內閣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大學士劉健等奏止之。健等言。異端不可信。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勸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遂報罷。

光祿寺卿艾璞疏乞減齋醮供事冗費等四事不報。

閏四月初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翰林檢討劉瑞乞更定先師封誥下部格之。

以右副都御史韓邦問巡撫河南。

五月督理茶馬右副都御史楊一清同御史李璣奏請復

金牌舊制詔以檢查未出寢之仍止輪年換易。

都御史楊一清請支太僕寺馬價銀收買種馬發各苑驛

牧下部議之。

一清言開城苑安定苑堪為上苑廣寧苑萬安苑堪為

中苑黑水苑清平苑止可為下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

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疋足勾陝西三邊之用但欠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四

種馬七千匹計支取銀四萬二千兩。

楊一清題請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運茶馬司給價從之。

每千斤給價銀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

千匹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

茶不與事例至今以為便。

加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秦紘太子少保。

紘在鎮修三邊與其腹裏修城堡關隘一萬四千一百

九處劇崖設險三千七百餘里自是北虜不敢窺伺時

固原城市荒稀民貧乃拓其外城奏移批驗所于此由

是商賈流通公私兩利又創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

人才彬彬相繼出矣在任三年遺功孔多。

勅吏部都察院官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據撫按官考語

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

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倘細參

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

之。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燒殺墩軍兵部尚書劉

大夏請遣官軍備永平密雲等處從之。

大夏具奏北虜大衆即今在宣府地住牧亦有東行者

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有延綏遊兵在此必與

朵顏相通留虜衆于宣大邊外以制我之兵分遣精銳

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不數十里即係腹裏朝入搶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四

掠暮可計歸乞揀精銳官軍于永平密雲等處相機截

殺仍揀集順天真保等八府民兵備護京師俱切中幾

宜。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議熊偉整理宣大等處

各邊開糧餉。

先是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既稱虜

中有異謀欲搶黃裏黃裏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

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

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遣偉往

各關各預整糧餉以待出師。

中官苗達謀出兵襲虜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論止之。

上召問王越揚虜巢之計。大夏曰：聞從征將上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免。上曰：永樂頻出塞，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太宗今將領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為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事遂止。

召泰祿為戶部尚書，乞致仕，從之。

七月，虜寇大同。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王鏊、閣議選京軍出援，事宜。

上抽大阿爾巡官軍奏言：虜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綏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備焉。情詞甚急。上曰：

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即日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或止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殺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稍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僞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恃。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

上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出師。大夏奏：京軍不可輕出，止之。

上曰：太宗朝，年出兵，逐虜數千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備時也。有備，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利。今糧餉乏，軍馬疲，將官少，士卒玩法，非特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入，使財物有損無益。上約之師，乃不出已，而虜寇遂將所拒，亦引去。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皇好古力學，于權勢榮利處，則退避如畏然。及掌誥制，人眾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遭徊不進。意寬亦不能無少望。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互之，甚安之。眾議為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意屬寬，又固辭之。為人端清淵穆，不涸涸為同，不曉曉為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愠怒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學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改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德王奏乞漢庶人牧馬草場。濟南知府趙璜執歸于民，從之。

舊條屯田，給佃于民，息入官。百姓苦王府奏占數經勘處，依違弗決，璜竟歸于民。

上御暖閣召吏部尚書馬文升議訪察各事

上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麼文升對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圖報稱乃命書扶下階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李刺等將阿李刺等六人殺之故鎮巡差人送陝巴歸哈密

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為內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召尚書劉大夏至內殿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翌日即下詔

虜寇環慶平鳳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璿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學士江瀾諭德靳貴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哇宏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白鉞贊善費宏

九月上御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政事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拔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落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諭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若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勅京管都指揮戴儀領保定兩班人馬回衛團操

上欲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問策于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差奏入上可之勅京管都司指揮戴儀

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于宮門誣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

清寧宮未完上令內閣調旨切責尚書劉大夏減軍夫以大學士劉健言止之

旨下兵部撥軍萬餘人做工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千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

為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近者劉大夏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

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

納之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

上欲置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重辟以刑部尚書閔珪左都御史戴珊申採宥之

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為功大理寺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于獄上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貫

重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從

上怒不解又力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

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劾總兵武安侯不職并疏開邊事宜從之

一清具疏邊事効能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俾立功使自効抑中官鎮守中官

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

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

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

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敢不仰

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

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來的恐講官因此有

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

去舊諛頌之詞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所嚮云

十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

劉山休誅
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調副總兵歐磐率軍征思明叛命土官黃文昌等勦平之

自黃文昌子震孫紹至文昌作亂凡四世悉誅絕之召樊登爲刑部尚書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事

命工部右侍郎李燧巡視密雲邊備
邊臣奏密雲將有虜宜備之上命燧往召至榻前諭

皇明大政紀
旨燧至邊首簡將次廣儲乃治壁壘飭器械守險隘梁溝澗開荒田導河流固不備具

十一月以陳金爲南京戶部右侍郎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請免立皇莊名目等六事上

納之
江西左布政使林泮奏陳濫誣記集說有功于禮乞從祀孔廟下部格之

改王軾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十二月議代世子追封廟事以少詹事劉機議從之
時代府世子以酗酒革爵及卒朝廷葬以世子禮其

子嗣王以追封請且欲祔廟下部議不可機曰葬

以世子其罪已原追封固宜也不可廟享乎上以其言爲是

以黃珣爲國子監祭酒

乙丑弘治十八年正月朔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會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考察天下官員汰去不職者三千餘員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而議政事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而議政事

命各軍民開朝親日文官避嫌有閑戶不與人接見
者如卿等雖周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

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
皇明大政紀

戶部尚書韓文乞勅重臣公同會計足國裕民上從之
文言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

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
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

急之不誤財料缺用累借別項銀以給之然隨給隨缺
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

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
備倉卒之用糧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

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
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

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于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

時內官奉命勸計寧晉新河諸縣土田吏稍侵忤遂奏遣官校捕捉鄉民二百餘家遂近營據環偷疏其害二月聖諭下禮部令各衙門條陳軍民利病

聖諭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謠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五十六

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楊廷和主考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董玘等三百名

上召尚書劉大夏諭今後有當行罷者密封揭帖大夏執不可止之

上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

陛下所行宜遠師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者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太僕寺卿儲燿疏馬政便民四事下部議行之

一官軍分為三等上等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一孿生馬計各衙門止須二本一減省寺丞專委少卿一差少卿查考草場租銀

部實為浙江按察使

實督學江西有聲故超陞之

貴齊汝奉使武當山欲載激濁揚清便宜行事于勅中大學士謝遷執不可止之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五十七

上召尚書劉大夏議太平事

上言天下何時得太平朕幾時欲得如古之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上曰大學士劉健嘗欲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

命刑部左侍郎何鑑稽覈河南湖廣陝西三省戶口

適戶部獻民數上按圖數戶以爲當今生齒繁盛戶口宜盈而虧宜登而耗弊在逃亡流移漏墮沒命簡大臣查覈廷舉鑑

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指斥弊政。上怒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一曰元氣之病在士習日下。二曰腹心之病在內官擅權。一曰兵害在影射。二曰民害在重斂。三曰莊場為畿甸之害。一曰匱乏之漸。二曰盜之漸。三曰壞名器之漸。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言昔者高皇帝置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為聖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今且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五十八

而視切齒而談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且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着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懼。

呼。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效。以快官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編修羅玘申抹主事李夢陽不報。

李夢陽以論劾張鶴齡忤旨下獄。玘上疏謂鶴齡在肺腑。陛下固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瘦死。或自裁。乃滋為鶴齡累。上亦感動。後竟薄責。

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五十九

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

上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管內閣諱敕。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顧鼎臣董玘謝丕進士及第。崔銑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段昇等二百五名同進士出身。左都御史戴珊以疾乞退。溫旨留之。

珊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受知于上。獨不為我有一言乎。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劉言戴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曰。戴珊在告。臣往。

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時爲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乎劉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以右副都御史孫需撫治鄖陽

巡撫南畿都御史艾璞平崇明巨寇施鈕二賜銀幣降勅獎諭

四月上御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詳議政事

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加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七

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一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李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李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卑詔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詔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

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果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何如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上曰何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七

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

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上

議停當來說于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及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以張敷華為南京刑部尚書

戶部尚書韓文疏陳阻壞鹽七事上嘉納之

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買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買鹽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

指摘剴切

刑部尚書閔珪獻重獄忤旨不下以尚書劉大夏言從之上因大夏獨對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者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

兵部尚書劉大夏獨對便殿密請裁革占役三營軍士并投充軍騰驤四衛及侵沒各營草場等弊上以勿形奏疏諭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上

兵部左侍郎熊繡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幾萬人諸閹衛之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議政事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夫役是舊制何得擅減卒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為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

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乙酉。上不豫。

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帝

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官。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

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瑄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又曰。東宮。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輔他成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辛卯。上崩于乾清宮。

壬辰。皇太子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是歲之詔。與利華弊。禁治奸宄。最為嚴正。健屬東陽代草。天下誦之。

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

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帝

御史周倫疏。內宮不宜作佛事。及遣近邊州縣進香。下部議從之。

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總兵官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出師分道禦却之。

暉等直搗虜巢。虜引去。斬獲百餘級。

命戶部左侍郎王儼兼僉都御史。督宣大軍餉。

七月。加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

太保。

起致仕。戶部侍郎許進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疏薦都

御史雍泰。代已不報。

廣西提學僉事姚鎮嚴禁巫妖。

桂人尚鬼重巫有所謂山魃卓旺者能為禍。自宗室以至民間尸像而祝之飲食必禱巫覡假其神以惑民者凡四百人鎮惡其為祟作除二妖文焚毀其像瘠治諸巫而嚴禁之自此妖不復作。

兵科給事中邊貢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瑜等下獄。

八月尊祖母王太后為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尊母后張氏為皇太后。

詔內帑銅錢免查。

差承運庫太監王璫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本六

璫等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十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慶陽王崇文徐廷用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劉健等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泣執誤用御藥近侍張瑜

等不宜輕貸諸閹衛之。

上命太監李榮審錄時瑜及太醫院官俱以誤用御藥繫獄榮承內意謂可矜疑守隨泣曰先帝梓官在殯臣子哀憤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宥榮亦默然泣下眾皆畏服。

起致仕戶部尚書周經于南京戶部懇辭未任。

詔給餘鹽于張皇親貨賣。

致仕戶部尚書秦紘卒于家。

紘山東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上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賻少保謚襄毅。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

皇明大政紀

天林

本七

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奉孝宗皇帝梓官葬于泰陵。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血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于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上信之新差者盡數收回于是內官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

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上御文華殿召見輔臣部院尚書都御史團營三營總兵

官以右副都御史劉宇總督宣大軍務

初劉大夏奏請宇因上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

饋送權貴上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

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

十一月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奏增鹽課事宜從之

靈州大鹽池增課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新舊五

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貼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李

引銀一錢共銀貳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

買馬支用及于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皆可行

之永久者

以右副都御史吳文度巡撫雲南

以右副都御史張泰總理南京糧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龔元奏起都御史劉纓照舊巡撫四

川從之廣東右布政使柴昇設法招諭十三村積賊捷聞賜銀

幣獎之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

火星犯左執法

左都御史戴珊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珊江西浮梁人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容而洞達無城

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

無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削章牘辰入酉出窮

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學政尤著身既沒人至

今道之

翰林編修何璿請令史官即時紀錄時政據事直書上

命所司知之

璿疏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

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室于國政務無

分毫補益猶且月受奉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

皇明大政紀 十八卷 李

述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

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

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答

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

坊右庶子兼起居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

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

廢墜始于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政

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職于久廢勅令修

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

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

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

人記載之匱積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謀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天下之用今諸人于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于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俞都御史林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七十一

俊祭酒章懋云

命工部右侍郎兼倉部御史張憲清理閩浙鹽法

大理寺卿楊守隨以九年考滿陞工部尚書仍掌寺事

北虜深入固原巡撫楊一清督兵却之

十二月十七日虜賊五萬餘騎到花馬池北楊柳墩西

空開牆口二十處及將靈州東北清水營堡攻陷深入

固原平涼會安等處大掠一清率帳下五千餘人趨會

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

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塘

馬營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賊駭之又聞一清且至乃

移侵隆德城下一清連發火炮驚應如數萬人酋長疑

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陳言治道要務五事上優納之

大略謂紀元以正德爲名當求其實必如漢董仲舒所

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必如唐

劉蕡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

臣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丘而大馬之誠耿耿不能自

已敢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一曰勤聖學二曰

隆繼述三曰謹大婚四曰重詔令五曰敬天戒上優

詔荅之

故太監汪直義男汪鉉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兵科給

事中潘希曾首疏奪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八

七十一

希曾言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

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官之蔭又疏勸

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等八事劉瑾等銜之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九



豐城雷 禮謹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丙寅正德元年正月朔

京師地動天鳴

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並興併在一時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

邊巡視計處方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牆塹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卒于官贈太子少保

先是十二月火星犯左執法而戴珊卒琳以爲未也及

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後加太子太保

加禮部尚書張昇爲太子太保

孝皇賓天及上嗣統凡吉凶祭祀冊拜慶養及儀物

并任之無違禮

以右副都御史張泰巡撫陝西

工部尚書曾鑑奏奉詔書裁革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

內官上不從

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

南科給事中江循疏請重詔書裁革中官不報

循言曾鑑題革內官蓋奉行詔書也陛下不蒙裁減反

令查正統天順事例夫內官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

預朝廷之政其載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

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例則誤矣自夫添設中官寵信

大過致有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此

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法也

吏部侍郎王鏊請修復弘文館故事講學親政不報

鏊因上遊逸請便殿之側修復仁宗弘文館故事妙

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

一人領之而用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

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

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二月上耕藉田

柳成晚乞和買民田戶部尚書韓文力論止之

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缺儒士書篆管內旨令革退

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吏部尚書馬文升堅執不從瑞

以文升抗拒奏誣之

文升已奉旨考選而旨從中出文升方杜塞倖門不從

瑞慚憤誣文升抗拒賴諸大臣力爲之辯其寃始白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執法按中官李興以辟諸

闕街之

李興督造 孝宗陵寢侵收柴銀盜伐 皇陵松木事
下法司興特寵不服板新寧伯譚佑工部侍郎李燧同
罪守隨乃叱之曰柴銀是汝侵欺陵木是汝盜伐佑燧
二人止坐不行收正之罪耳惡得比而同之興語塞遂
按其辟而內官益然

三月星隕如雨

上幸太學

大學士劉健等請 上御經筵賜健等冠帶衣履
總制全陝都御史楊一清疏邊務四事下部議之

曰緞土人曰處額地曰廣招募曰津賞

撫治郎陽都御史孫需議國家祈禱諸費取諸香錢從之
皇明大政紀

初祈禱諸費皆民出需曰山有香錢鉅萬與守者私之
是不可取為享神之用耶今有司籍記悉所均州於是
祈禱之費不擾于民

以右副都御史洪鍾撫督漕運

起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上疏以疾辭從之

以熊繡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巡按直隸御史劉玉疏慎重大婚劾太監吳中輕慢之罪
不報

吏科都給事中 安奎疏乞信老臣將內批李鼎吳一仲等
仍遵詔旨罷 為民事乃寢

奎言尚書馬文升遵明詔裁革冗濫七百餘員今太監

王瑞題科書篆缺人誤蒙選用又將革去李鼎等六名
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 陛下終未俞允且中
間如雙溪匠之類亦得傳官其於竈下卷中即將爛羊
頭關內侯何殊使李鼎等奸計得行後即為例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宜聽文升所執若墮其奸計則大臣垂
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

太僕寺卿儲璫奏邊方缺馬止給本色仍請差兵部郎中
同本寺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原發銀買馬實數以杜侵欺
下部知之

璫言本寺馬匹本備京營之用不為各邊之費緣各邊
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蓄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
皇明大政紀

廢弛一遇警急奏請紛然查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
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求不甚愛惜馬匹及
至倒死不行賠償甚或侵欺買馬銀兩如都督汪鑑追
贓罷官其弊難以盡言

四月提督團營兵部左侍郎許進覲闕具疏辭不允
吏部尚書馬文升屢上疏乞致仕從之賜璽書褒美命有
司月給米五石歲撥皂隸八名

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在
弘治時文升嘗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大夏見
先帝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
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

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繡補之。繡不樂于外。請吏部辭之。不允。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南京兵部尚書王軾乞致仕。加太子太保從之。以吏部右侍郎焦芳為吏部尚書。

司禮監太監李榮與芳同鄉。為芳內援。故用之。

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時冢宰缺。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交章薦瀚學優才。瞻臨事公平。剛方素著。廉介久聞。宜居其位。因改南京兵部尚書。五月。商人譚景清附託壽寧侯。奏討殘塩戶。部尚書羅文

景明大政紀

等舉正不報。

景清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播撼官府。舉朝恨之。

清查湖陝河南戶口。刑部侍郎何鑑疏處置地方十事。下部議行之。

一曰請官給散戶田。二曰處置附籍人戶。三曰處置還鄉人戶。四曰查理軍匠奸弊。五曰嚴戶籍以革脫漏。六曰嚴版籍以清里甲。七曰嚴禁捕以靖地方。八曰專委任以恩恤。九曰均田賦以安小民。十曰設衙門以控地方。後歸功於王瓊等一十二人。請量加旌擢。復陳途中所見軍民利病六事。請兌支以實京儲。處驛傳以祛

宿弊。足兵食以備不虞。俾夫役以藉民困。添佐職以備任用。均差操以障地方。奏碑新政。

內旨下兵部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陞級數百餘人。

初兵部侍郎等官勘得原開係按狀。不係對陣。且功無顯跡。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至是中官營官乃一切陞之。視爵祿如糞土。

以右僉都御史王質巡撫貴州。

以王瓊為右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內旨叔南海子淨身人一千二百入內。壽寧侯家人妄奏畿民侵占田地。出駕帖。差校尉拿解繫獄。

景明大政紀

時戚畹橫恣。中官附勢。祗憑妄奏。提解來京。鎮撫司行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仍解本處官司問理。株連負累。慘不可言。

清理鹽法。工部左侍郎張憲以九年考滿奏聞。陞右都御史。仍董其事。

木匠兒子諸番掠掠新堡。巡撫都御史劉纓遣官討平之。提聞降獎勅勵。

前後俘斬千餘賊。懼皆投兵羅拜。誓不再犯。以何鑑為南京刑部尚書。

南京吏部左侍郎楊守陞乞休。進本部尚書致仕。

起南京兵部尚書丁憂服闋秦民悅于南京戶部
伏豎肅與齊玄盜空庫財事發寅緣出鎮科道累請追究
不報

以彭澤為真定知府

內省差中官路看皇莊

時行巡按查勘未報而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
人皆苦之

承運庫內官因各府支用銀兩累數百萬兩不給請自查
算不報

六月辛酉雷震 郊壇禁門 太廟春獸 奉天殿鳴吻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諫馳騁荒淫等事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十九條

疏言近視朝大遲免朝大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
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

田野之物不可育乎 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像不可
施于官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襍于前

臣竊憂之矧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怒震殿鳴吻

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
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憫人國家之福也

以先師裔孫孔彥繩為五經博士

南京工部尚書李孟賜乞致仕從之賜勅給月廩歲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

太白經天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等會陳弭災十一事下該司知之

曰隆大孝以先天下大畧謂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

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不改乎 先帝之所倚用

立大政而不易乎 先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而力行 先帝之割私任

公戒飭邊備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

若 先帝之不忘乎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 先

帝所已行者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乎上下矣曰集群

議以決大政大畧謂 陛下嗣大歷服之初繼體守成

之時夫何近來旨從中出內閣之所議擬者徑行改易

所當誅馭者悉不預聞伏願念 祖宗創業之至難

皇明大政紀 十九條

陛下肩托之至重延接大臣講求治理事無大小悉從

議擬日召內閣預聞施行務得政令之大體務協人心

之至公其次曰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

虛費以甦民困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

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

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客以廣言路雖衆輸所長而裁制

多出滄筆言皆剴切無忌士論聽之然權姦自是側目

矣

內府各衙門管內旨乞留各營執事官軍各內府軍匠各

倉軍士

初前項劉大夏奏准查赴團營操練至是佞倖利其私

用。又乞留之。

巡撫應天等處副都御史艾璞奏重定論田加耗例從之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后父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莊田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奏廟學損壞請修理不報大學士劉健等上疏弊政乞賜罷黜 上慰留之

疏言臣等遭逢 先帝簡任內閣臨終顧命以 陛下

為托即位詔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旋致廢格不行變

易殆盡以建言為多言以幹事為生事以執奏為瀆擾以章弊為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九

貴戚則率皆承順以一二人之私恩而壞定制以一二

人之邪說而違公議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盲從

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

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

天下後世其謂臣何 上諭待斟酌行

戶部累奏支用缺乏請發司鑰庫銅錢濟用不發

大角星搖動

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再撫江西時各府地方盜賊蜂起肆行劫掠從人望起俊再撫勅

中有賊徒及窩主人等自首者許免罪有能互相首告

擒捕者一體賞勞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以許進為兵部尚書仍兼提督團營

內旨令饒州府燒造磁器起運來京用兵部尚書許進疏勸 上勤學養心納之

疏畧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以大舜之聖禹陳克艱惠迪之謨益進遊逸淫樂之戒 帝王誕膺景命罔不學

於古訓以克永世臣於經筵侍聽之餘仰瞻 天表睿智聰明矧儒臣進論諄切裨益弘多故臣以為 陛下

之心欲得所養惟 經筵為切務伏望時敏問學痛止

遊逸以古堯舜之君為必可師以昔堯舜之王為必當

戒則聖德日新災變自弭

命陝巴子拜牙郎嗣忠順王

以右僉都御史都瑋巡撫遼東

以右僉都御史車震巡撫宣府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政令十失乞罷黜 上付諸司議之

疏末云臣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

甚於前頃者臣等所陳奉有 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

有未行今奉 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又使

之昭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

臨之在上豈欲以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

矜此哉臣等再三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歷愚衷再申前請乞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還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永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基業之重矣

兵部尚書許進執奏緝事官校王縉不當陞級不報

太監王岳奏稱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拿賊有功得旨官校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執奏賞罰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解體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十一

十月 霍霧四塞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給事中牧相交論南京御用監牧養馬騾九千匹役軍四千名費芻粟鉅萬下兵部議之

兵部尚書許進條登革弊政八事不報

其重者曰遵 文皇舊制欲將內府役占軍士三萬三千名革退送操并治中貴沮撓 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午門等門并九城門多餘內官取回別用毋令貪錄添設曰黜困苦欲復嘉蔬所舊制革司苑局科剋軍士顧陪等弊曰重爵賞欲裁革傳陞冒濫軍職

命大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廠谷大川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以王岳李營范亨徐智

下獄並發南京覓爭軍

上即位之初內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乘上弓馬鷹犬歌舞角觝為樂舊內臣段敏黃備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言輒泣下即中

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自案

夢陽曰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之更易為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為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

其之曰是不可文文恐 上不省不可多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入主以辨姦為明 人臣以

犯顏為忠臣等伏覲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

容日漸清瘦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

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

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

狎暱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

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

考厥候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

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 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

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

此輩整粉茹醺何補於事乞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

正典刑以潛銷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群姦

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諭已悟當痛加修改所劾太監

馬永成等始示涵容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
疊感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
疏乞誅永成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
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下諸閣業已密相對涕泣會
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
而遣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者亦東
宮舊臣惡儕輩所為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
經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上諭曰諸先生言
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
之法幸少寬之待上自處耳衆皆惴惴莫對惟韓文述
群小黨非之罪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第欲寬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七卷

耳是日諸閣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
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
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待明發詔
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
訴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為之動瑾因進曰狗馬
鷹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
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怒立命瑾等
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

劉瑾矯詔勒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
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
壓內臣武職之事有形于戲劇上久信之至是遂准

命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
案哭遷亦嘗瑾等不休惟李東陽不出一言遂得獨留
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
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陳斥足矣若咬其事恐有
甘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

劉瑾密遣人縊死太監王岳于途
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同而獨留臣特何辭以謝天
下疏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瀕行東陽祖餞欵款泣
下建正色曰何可今日為使當持出一語則與吾輩
同去爾東陽默無以應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下戶科給事劉惟傑

惟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
漸墮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
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饑虎固不若養飽
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餓也又曰方今備邊
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實及廣東之庫
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
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
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
臣疏數千言言皆剴切

刑科給事中吳紳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獄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

翰林院學士並內閣辦事芳仍掌部事

芳性險悞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補建陽州

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瑾等通於

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

為姦凡變奏成憲桂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

導之汪克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

悉加醜詆後論討段吳以快其忿

下獄點為民

聖明大政紀十九卷

十一月逆瑾矯詔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于闕下

源豐城人憲使瑄之子源于元年八月中奏大角及心

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夫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深

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

言十月末占候連日霧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月於陽

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坂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捏旨

楊源假天象妄言禍福廷杖三十釋之

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

權閣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社稷劉瑾大怒捏旨

官校逮繫錦衣衛獄

劉瑾矯詔勒戶部尚書韓文落職閑住

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

偽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

伺察于途文乘一驟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

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一應勒停昂生除名為民

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生為民

兵部尚書許進于吏部

時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

劉瑾矯詔勒左都御史張敷華致仕以總督宣府軍務劉

宇代之

降戶部郎中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

劉瑾知韓文等京實夢陽贊成故罷之

聖明大政紀十九卷

十二月進大學士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太學士焦芳太子大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

劉瑾矯詔勒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致仕

以劉宇為兵部尚書

宇附焦芳結瑾故矯詔用之

吏部尚書許進奏南京科道俱緊要衙門欲行南京部

督署科道以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捏旨罰進俸

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纓疏橫梁蒲江等處廢關數苦諸

鈔掠請各立分司巡守從之

劉瑾矯詔降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為浙江左叅政致仕。
瑾素嫉瀚正直。值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獨往進。賂倖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銜之。勒定科道招詞。連繫同黨。乃矯詔降之。

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獨疏申扶南京科道。劉瑾矯詔除名。兵部武庫司主事王守仁于闕下。請旨。請場驛丞。瑾拿南京科道戴銑等下獄。人心洶洶。守仁言銑等以言責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已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逮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矣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十七

舉為非宜。然而莫敢為言者。豈其無愛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然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陳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至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其時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則聖德昭布。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

劉瑾擅權恣橫。收天下章奏于私宅。票旨批出。徑行之。上因瑾掌司禮監事。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

內閣後瑾自於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勝。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李東陽輩必為溫旨。有曰爾剛明。正宜為國除弊等語。選中書舍人李憲為給事中。

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中書得預科道自此始。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卒於官。

元禎。山東鐵嶺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為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異為同。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十八

熱奇為平淡。造詣益深矣。所交若陳布政。選舉修撰。倫。陳檢討。獻章。皆以道學稱。于時入翰林未幾。即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要駸駸大用。或者始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朔。劉瑾矯詔。逮尚寶司卿崔璘。按察司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

劉瑾方張威勢。適璘冊封回祥。以御史陞出。偉以公差各馳驛乘輜。為邏卒所緝。瑾拿下獄。璘祥枷於長安門。偉枷於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宥。始釋。獄各。

克邊衛軍。

總制全陝軍務楊一清疏計處河套六事。下部知之。

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牆。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北堡。其三議設花馬池。立寧夏後衛。及興武衛營。立千戶所。其四防禦靈州土達。改爲守禦千戶。其五整飭肅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

劉瑾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

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行議即起用。

以部御史曹元巡撫陝西。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元與劉瑾有親。故用之。

十九

閏正月。劉瑾矯詔將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紳。劉淮。各廷杖三十。發爲民。

以何鑑爲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

二月。劉瑾矯詔諭都察院各道。有奏章。必先呈稟。仍行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

以刑部郎中孫燧爲大理寺丞。

許進知燧持正。故推用之。

劉瑾爲晉藩事。惡禮部尚書張昇。不附已。勒令致仕。

召王瓊爲戶部右侍郎。

改南京吏部尚書李傑爲禮部尚書。

劉瑾矯詔。令查盤天下軍民府庫。科道將銀兩盡數解京。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王瓊疏請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壹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以空閑衛所撥補。下部議之。

御史王齊疏請早正種馬。下兵部議。准行之。

齊具論各處將種馬補足群數。每年歲取備用。一羣之內。各照人丁地畝。議和朋約本色。或折色大馬一匹。共取二萬五千匹。太僕寺所屬取七分。南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若解內有好駒。堪以備用。聽從本群人戶幫價。

起俵。折色者徵銀三十兩。其本色折色分數。本部仍隨時量酌奏請。設遇緊急。量爲增添。不拘此例。至今守之。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二十

不失。

三月乙亥朔日食。

以講官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京禮部右侍郎。

時上御經筵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添出許多說。劉瑾

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還南

部侍郎。時南部無缺。皆添注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

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再不可

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詣

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以病歸。

懋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待報而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懋以先幾去矣。

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

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意者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鑾黃昭檢計劉瑞給事中楊禮敬陳震徐昂陶諧劉蔭文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收相徐退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皇明大政紀十九卷

蘭主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鉉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通相交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於追悔難及

以韓重為南京工部尚書。

刑部尚書閔珪請老加少保致仕。

劉瑾矯詔京官養病三年不赴部者章為民末久者嚴限赴京聽選

瑾知科道等官忤己者養病避禍故嚴禁錮之

四月龍場驛丞王守仁佯投錢塘江遺詩于岸

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度不免遂乘夜伴投于江冠履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江三司及抗守湯璘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為累遂旋赴龍場

劉瑾矯詔令內閣于新差天下鎮守太監撰勅增入干預刑名諸政

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同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民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皇明大政紀十九卷

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鹽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巡撫南畿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為民

先是勲戚徐備因璞斷田于民賂劉瑾別差官覆勘差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備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懼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此實民田也可滅天理乎瑾怒審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萬州為民

劉瑾勒禮部尚書李傑致仕

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標賂劉瑾求封郡王傑不與瑾瑾銜之竟以是去位

以屠戮為刑部尚書。

劉瑾等誣逮工科給事陶諧杖落職為民。

諧在科前後疏上若戒逸遊以保治安遠讒佞以一致令修人事以彌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直指群奸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瑾等由是大憾之。

劉瑾以嚴刑劫人不分輕重罪囚并強竊盜賊私鹽逆軍部佑人等一緊妄行枷號決打永遠充軍。

原問官稍不順從輒捏旨罰打降級。

瑾受寧王宸濠重賂矯詔擅復護衛屯田。

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先朝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濠懷不軌差內官梁安筆金銀二萬兩通達滕朧奏討准改南昌左衛復為護衛又准與南昌河泊所

一處侵奪民利。

廿三

五月以高銓為南京戶部尚書。

尋忤劉瑾令致仕。

吏部推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掌南京都察院事。劉瑾矯詔令致仕。

繡在兵部結怨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惟廩給數升而已。劉瑾使人踪跡其人回歎曰熊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奈何。瑾竟不能害二年取回南京掌院尋授旨令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加兵部尚書閻仲宇太子太保致仕。

加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洪鍾為右都御史仍理漕運。

內監馬永成欲陞錦衣衛百戶邵琪劉瑾以不可爭止之以錫廷和為南京戶部尚書劉忠為南京禮部尚書。大學士李東陽疏諫內苑御船儼獸。

疏云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震都邑廐牧廝役紛

克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庶幾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

擊熊豕以為軼群之獸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

子所宜近許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十四

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六月命刑部右侍郎王鑑之往勸河南徽世子所奏庄田稱旨陞俸一級。

世子累奏庄田不結鑑之判世子田與民田各明白上

下帖然。劉瑾妄議革天下按察司提學官以吏部尚書許進執奏不可止之。

進謂提學作養人才之本竟得留右都御史陳鳳梧挽詩曰乞留提學當年疏猶有餘光照杏壇復註其詩曰某時承乏湖廣實蒙其惠云。

以劉機為禮部尚書。

以劉宇為兵部尚書。

劉瑾矯詔令南京吏部尚書王華致仕。

瑾恨守仁故移怒于華。

劉瑾違例報私忿將弘治元年以後守正職官封贈恩典一槩行令追奪。

七月以張禹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以李燦為工部尚書

以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

八月黃河清

慶雲見龍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廿五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謚文莊錫之誥命

起前吏部尚書屠滽掌都察院事

罷總制陝西三邊都御史楊一清

先是一清巡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濬墻剋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

劉瑾矯詔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肅州卒于懷慶源奏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

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劉

瑾也瑾大怒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你何等

官要學做忠臣遂捏旨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發

肅州衛永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

焉妻杜氏斬盧荻覆尸堊于驛後源父御史瑄以劾曹

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累疏獻忠不愧其父而身遂

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擅改納粟監生姪壻曹謚為千戶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行甫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翰林院學士劉春侍講學士吳儼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吳仕等一百三十五名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廿六

主考諭德傅珪侍講顧清

九月柳慶徭徭常朝宣等構亂總督兩廣都御史陳金

官兵討平之以功陞左都御史仍舊任

劉瑾諫上令人包納錢糧枷攬納戶部門外

瑾性極貪酷而假仁義太監王璫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

利進于內璫自為首送戶部尚書顧佐白于瑾瑾大怒

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不知瑾

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調邊方知府李遠于杭州即中李遠因公忤持衡者出為邊方知府吏部尚書許

進察其枉調入杭州

十月賜皇親流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頃

諫晏厲氏奏稱河間靜海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上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姦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莊田冊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上不從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

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起張綵復為文選郎中

綵先為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相得至是芳在內閣令綵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廿七

說是署郎中為于瑾以為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為文選郎中會劉永陞通政尚書許進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于文選疏已入而綵適到瑾欲復用綵逼進迫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甚銜之

以張縉為南京戶部尚書瑾矯詔逮之令致仕

十一月劉瑾矯詔革天下巡撫

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遼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奏岑猛以功贖罪免遷從之仍命猛為田州府同知

初猛與岑峻仇殺都御史潘蕃討平之降猛為福建平海衛千戶改流官知府守之始以夷民編戶諸酋多不便因相搆亂而猛亦擁兵自固貢緣奏辯劉瑾力主之故陳金有此奏使立功贖罪尋復指揮同知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

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積弊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耗草泔瀾者票旨逮繫各巡撫管糧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愈乏

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廿八

十二月改劉忠為南京吏部尚書

建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照為民

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守中貴故瑾逮之

以費宏為禮部右侍郎

劉瑾誣巡撫胡廣都御史劉纓擅開荆襄道路不先奏請詔獄賴廷臣論抹釋之

劉瑾羅織浙江按察司副使邊憲以覈遼東邊儲不清罰米二十石

瑾銜憲按宣大忤其意故追罰之

逮南京刑部侍郎劉憲以巡撫寧夏事下獄卒

雲南烏夷酋阿本搆亂巡撫都御史吳文度率兵討平之

賜勅獎諭

加刑部尚書屠勤太子太保致仕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朔

吏部尚書許進等會同都察院考察天下諸司不職官共二千名

劉瑾矯詔查平察為民荊州府知府考語不看尚書許進抗論止之

荊州知府會恭無比監司考語不放署其惡進奏為民知府復明瑾中批留用且命查其考語來看僚屬悉懼

是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司畏其挾制而詰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知府後卒廢棄

皇明大政紀十九卷

十九

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

各官無措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

還李夢陽下錦衣衛獄以修撰康海申揀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

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

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至門下而海不

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矜亡答之竟不一入其

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

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

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

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

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揀我唯對山為能揀我餘無一

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哉立

敢者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焚香

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

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

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

力士寵冠群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詩

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

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等

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

即當幹旋海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始得釋

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惟清議矣

二月以江瀾為禮部尚書

召王鑑之為刑部尚書

吏科都給事中王承裕上疏言時政罰米二百石輸邊

劉瑾奏太監丘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

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梁儲主考會試

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養病南京國子祭酒章懋往致仕

起前戶部尚書周經于禮部經乞致仕從之

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南京操江

先是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潘鐸等復疏。奏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薦于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諭泰謝瑾。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劉瑾矯詔逮陶諧。譴戍肅州衛。瑾憾諧未已。以在科時嘗巡視十庫。遂駕言缺乏布疋。差人解詣京。下之詔獄。捫捫百端。誓死不為動。乃復杖謫之。

三月以張綏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劉瑾矯詔文致致仕尚書楊守隨舊事。罰米二千石。宣府上納。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呂柟景暘戴大賓進士及第。焦黃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等一百一十五名進士出身。胡繼宗等二百三十一名同進士出身。

改翰林編修顧清等為部屬官。

先是焦芳于黃中會試中式。芳欲子為殿魁。既而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子劉仁等六七十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

劉瑾因修理庄田。擅掘天地壇後土堆。侵占苗竹廠等處官地。及民居蓋房開店。

侵占官地五十餘頃。拆毀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徭民開墳二千七百餘塚。

臨湖廣按察司僉事楊沐為武義知縣。

沐為御史忤瑾故降之。

逮御史徐禎下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

禎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復命侯於朝門。適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捏旨拿送錦衣衛。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禎傷重。死于獄。仍行原籍查禎男徐朴起解補伍。

以白鉞為禮部尚書。

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為湖廣左布政使。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逮前總制全陝都御史楊一清下詔獄。尋釋之。

劉瑾惡其桀驁太費。大寧士王鑒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遠。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

四月南京國子監司業羅欽順除名。肇開武舉。

初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又大學士楊廷和弟。兵部尚書劉宇利其文學。又圖結廷和。凡章奏皆令廷儀草之。廷儀主議武舉。照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為主。考字欲因議以自顯。遂令廷儀具草。欲依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

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充極翰墨精通武藝身家無碍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戍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并巡按御史其南北二京并令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隸按御史帶管考試所考人才如果謀畧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并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官分理衆務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三矢者爲合式俱于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於丈場席舍內試之照依文舉梓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之優者裝潢成帖題曰武舉錄進磨覽上准行之今以爲例

聖明大政紀

十九卷

廿三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于家贈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恕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既還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已絕必有風雷還繞吾居爾輩謹無災當靜以待之此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方開齊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戊

辰某月某日也嘗聞河津薛瑄沒時亦有風雷之異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感召者固如是夫

劉瑾假湖廣災傷爲名奏差同鄉侍郎韓福出理糧餉福科歛剝削饋銀數萬

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恪以巡按順天事忤劉瑾矯詔罷爲民

逮御史王時中下獄枷法司前謫戍遼東鐵嶺衛

自正德初逆瑾煽亂毒痛海內時中爲御史抗疏極論瑾衛之識名于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隳弛上

下玩愒日甚則極意振厲時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嘗以

聖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卅四

賊吏所於時中不從瑾既憾又承宇旨之瑾矯詔逮繫

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月數踣且殆大學士李

東陽力援之乃釋

劉瑾矯詔羅織孫需巡撫河南事罰米一百石輸邊

以王佐爲南京戶部尚書

時遣科道稽覈各邊糧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

佐一日同尚書顧佐輩見瑾瑾言及茲事曰朝廷必誅

戮一番人乃懼耳佐曰本朝未嘗戮大臣恐不可開端

有毀吏部尚書許進者瑾信之語諸大臣曰許進奸邪

若尚書劉宇可爲吏部佐曰佐與劉尚書素厚與進交

淺然許素有時望劉尚書恐不如毀之者因譖曰王佐

實黨進瑾益怒遂還南京戶部尚書欲姑遺之去而徐圖之

劉瑾矯詔封內臣馬永成谷大用等八黨父皆為都督召右都御史張憲同理院事

以張泰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劉瑾矯詔令養母進士陳璋致仕

璋登弘治乙丑進士疏歸欲終身養母母讓之曰不聞

舍孝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以正

德戾辰抵京值逆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大宰許

進宣言於朝曰古今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為周旋而

力不可同事者咸強賄之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為也即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廿五

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告終識者謂天所以成孝

子也後瑾誅應詔起用

五月命戶部左侍郎韓福兼左副都御史督理湖廣通賦

福附劉瑾以幹辦取容操切嚴急民甚苦之

南京大饑劉瑾矯詔勅南京運米三十三萬石轉郵鳳陽

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執奏止之

鑑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會同內外守

備直言辨奏始得停運及得差官賑濟

劉瑾懷挾私忿將已故戶部尚書秦紘通政強珍各籍沒

財產家屬發遣克軍

以張綵為吏部左侍郎

劉瑾矯詔羅織右都御史熊繡先撫大同范綱言罰米五百石責親往輸

六月河南湖廣災命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兼都御史

巡視之

劉瑾矯詔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瑄等數人不明枷于

東西長安門外

詔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

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書

內傳言劉瑾等亂政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

奇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門跪聽處分

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廿六

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

一人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釋

逮前戶部尚書蕭文下獄

瑾已勒文落職猶銜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

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考訊欲置之死監禁

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米

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逮南京戶部尚書王佐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張縉下獄

佐縉以失冊籍同韓文縉罰佐米一千石縉米五百石

吏部推林泮為南京戶部尚書劉瑾矯詔令致仕

七月以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泰不附已既恨之遂欲逐許進

吏部推南京刑部署員外王事劉吉為署郎中劉瑾勒令致仕

劉瑾矯詔罪都御史劉孟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

時劉瑾益務嚴刻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眾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臣番首喪氣惟恐獲罪

八月劉瑾勒令南京戶部尚書雍泰致仕

保國公家人朱瀛謀傾許進以劉宇代之因進薦雍泰南京戶部尚書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日剛暴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參將朝廷屢貶不用今欲公

聖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廿七

舉用却又揚言於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原任文選郎中張綵入內詰問雍泰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壅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為詐直票旨以屢欺罔斥之

吏部尚書許進致仕尋除名為民

時馬文升劉大夏俱以薦雍泰削為民進子誥讀俱調外任

逮除名編修劉端以妄薦雍泰罰米二百石輸大同

逮致仕南京刑部尚書樊瑩以守松江裁減官布罰米五百石

劉瑾矯詔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獄發大夏肅州衛蕃甘州衛各永遠克軍

近倖素不悅大夏及大夏議革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咸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

激怒于上者太監竇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宇與大

夏有怨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其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逮繫至

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淵謂大夏

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謂大夏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克軍大夏即雇驛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

聖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六

廿八

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大學士王鏊議廢后吳氏之喪不可苟葬從之劉瑾欲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

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

劉瑾矯詔以劉宇為吏部尚書曹元為兵部尚書

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上言惜老成宥狂直謫廣東揭陽縣丞

琳因劉瑾陰排大臣顯出臺諫故言及之

劉瑾矯詔行例巡軍連坐高王隣佑皆籍克軍

九月江西按察司副使王戢忤劉瑾。廣西容縣知縣

敬為御史時。敢言中貴。瑾銜之。故以他事降之。謝鐸有

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又行令廣西巡按。問罰米

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事。罰米二百石待命。會赦免。

劉瑾矯詔。留巡按陝西御史胡瓚。二

瑾以已陝西人。贊不附已。故偽旨留之。未幾。論遼東事

罰米三百石。

劉瑾禁各處有司不許奏災異。

瑾要滕敵朝廷。杜塞言路。故禁之。

劉瑾怒都察院審錄重囚。內寫劉瑾傳奉字樣。數多罪之。

都御史屠浦等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皇明本政紀

卷十九

廿九

御史跪墀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張縉。坐總督漕運。改揚州兌二萬五

千石於鳳陽上納除名。

劉瑾擅改舊制。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

瑾欲將曹雄加陞伯爵。故先添增。

十月調翰林學士張昂為鎮江府同知。

昂見瑾長揖不拜。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于詔獄。

序戶部侍郎郝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塋。劉瑾

以為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克軍。瑾目擅政大率

抑文右武。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父以封都督。造墳

塋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

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

粟豆無甚貴之時。並無年例銀兩。自成化八年。開設榆

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

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以南京折銀例。每石折銀二

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缺乏。亦皆送銀補足。數

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與

大學士徐溥議。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

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銀積至一百

皇明本政紀

卷十九

四十

餘萬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壞舊法也。瑾以爲祖宗朝無

此例。命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使佐當劉

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

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

不怒。而反正鹽法。必不受其禍矣。乃滕騰以天順前無

前銀例回報。使士民受害。識者短之。

巡撫四川都御史劉洪服滿入闕。罰米二百石。輸松藩。

四川渠盜藍廷瑞鄢本恕起漢中。攻陷郡縣。起服闋家居

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

劉瑾矯詔行天下。強盜併家錫發遣連親屬。

特歸衣衛。選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

仕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繫坐籍沒克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照例陞土官巡檢。都御史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富主鄭佑。保照新例籍沒發遣。大學士李東陽力言。免查究。

十一月。劉瑾創玄真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爲製碑文。

以吳文度爲南京戶部尚書。勒令致仕。

以陳金爲南京戶部尚書。

修撰何瑋見劉瑾不屈節。乞致仕。

以右都御史劉洪總督兩廣軍務。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南京國子祭酒。未至。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四乙

卒。

清福建晉江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於人以自給云。

工部尚書李燧致仕。

劉瑾構前巡撫延綏都御史陳壽罪。罰米三石。輸居庸。

命都察院副都御史戈瑄清查牧馬草場。

瑄辨疆界。嚴條約。不爲權勢怵。

己巳正德四年正月朔。

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令致仕。

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

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勒令致仕。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

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對。敬皇稱其可大用。吏

部從人望用之。未幾。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罷興化知府張嶺爲民。

嶺先任刑部郎中。時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

逆豎劉瑾。囑之。不阿。徇正德戊辰三月。出守興化。瑾又

領異香。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及第。瑾欲奪其舊聘。以

弟之女妻之。復以囑嶺。亦峻拒。不許。瑾怒。遂擢隆平侯

奪爵事。誣令罷歸家。

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督兵征十三村池水清洞巨盜平

之。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四二

召改洪鍾爲工部尚書。

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特考察兩京及在外方面官。

劉瑾追論都御史戈瑄在浙江布政司時事。罰米七百五

十石。

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疏請乞留庫藏。以備兵興。不報。

劉瑾用事。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儲。外索取鹽價。故廷舉

論之。瑾銜之。

刑部尚書王鑑之致仕。

劉瑾遣計處湖貴邊儲吏科右給事中潘希曾杖闕下。削

職爲民。

三月。戶部尚書顧佐引疾乞致仕。從之。

劉瑾矯詔罰致仕南京戶部尚書林洋米一百石。輸口米

以柴昇爲吏部左侍郎孫交爲吏部右侍郎

以席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以儲權爲戶部左侍郎

以錢瑛爲戶部尚書

璣附瑾不次驟用之。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大學士李東陽執奏止

之。

東陽奏言。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

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

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四三

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

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

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

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

初。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

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望。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

繫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

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

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

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者。豈可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

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

其餘如所議。

四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致

仕。

時璣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勸亦間

聽。及焦芳用事。專事阿諛。彌不協。而璣驕倖日甚。毒

流。縉紳鑒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璣曰。王先生居高位

何自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璣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鏊

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璣使伺鏊。無所得。且聞交贊

亦絕。乃笑曰。過矣。鏊懇跪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支

月米。以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洪鍾爲刑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四四

廣東河源龍泉縣賊林貴謝祥鍾仕高。督兩廣軍

務右都御史劉洪督兵討之。

洪訓兵積儲百需。咸備。即督率群帥。兼調狼兵合數萬

餘軍。勵氣奮勇。直抵巢穴。環圍而攻之。甫兩月。俘斬八

千人。追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二名。口奪獲資畜器械

無算。諸兄盡戮。餘黨悉平。捷聞。上賜獎諭兼白金文

綺。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

尚書張綏以人望起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

政者誦。太祖宸中士夫。不爲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

於雲鳳。父大司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虎乎。不

得已泣而就道至無所覩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雲鳳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束太嚴雖誹謗四出不為動六館士子卒感服羣乞養病歸

劉瑾矯詔以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壞祖宗舊制雜以新例悉毀之

降吏部尚書梁儲為右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如故

五月逮廣東兵備僉士吳廷舉下獄

時鎮守忤橫廷舉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具奏有旨取省

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監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誣列廷舉罪逮獄鞠之無狀止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四五

以枉道回家械首吏部門前主事宿建軍謀林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

鴈門克軍再月赦為民

命工部尚書才寬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孝宗實錄成

進大學士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召南京吏部尚書劉忠兼學士掌詹事府事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為南京部屬

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修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人陞調南京員外

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以畢亨為工部尚書

以吳洪為南京刑部尚書

劉瑾矯詔罰致仕戶部尚書顧佐米一千二百五十石

時命官按三邊儲蓄有紅腐則以為佐罪時去邊三年餘矣詔罰輸米八百石于邊遼東邊糧以救易米弘治

中有旨准行又以為佐罪罰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為佐罪罰輸一百五十石

太監谷大用傳旨令臨清鎮守開皇店劉瑾捕獻計者罪之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

六月以石珪為南京國子祭酒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四六

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以張綵為吏部尚書

時吏戶兵尚書皆瑾黨

掌都察院事吏部尚書屠滸因劉瑾欲誣商人入宣府稅者以盜罪不從奪俸遂致仕

七月日本南海會遣使來貢

召南京戶部尚書陳金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尋丁憂

廣東樂昌仁化獠僮與郴桂賊構逆總督兩廣右都御史

劉洪調狼兵及官兵二萬討平之捷上賜金幣獎之

八月崇王之國常德

劉瑾受都督神英厚賂擅加涇陽伯爵給與誥券英無開疆闢土大功以賄得之

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願壽等往各邊清理屯田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

邊儲途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

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

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願壽等

各往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追及完積逋者爲

能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

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

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孫繼兵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復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

荒蕪鹽課有資屯糧日辦苟不復正法止清屯田則邊

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劉瑾矯詔羅織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巡撫江南事罰米七

百石原籍上納

劉瑾票本張文冕先以詐僞事鑑捕置干法後亡匿附

瑾朝夕扇禍無所不至竟誣松江布事於瑾罰米困之

繼又捏闕里修造事罰米二千石寧夏上納鑑計無所

克戶部爲乞恩寬宥上特命劓之

劉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占候天文相面

算命

明等妄稱瑾姪劉三漢後有大貴

九月畿內盜起遣御史甯杲嚴毅薛鳳鳴督捕群盜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

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爲響馬盜至是

聚黨益熾劉瑾遣御史甯杲于真定嚴毅于天津薛鳳

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口隨至

是許杲等各攜家以滅賊爲期

吏部推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劉瑾勅令致仕

泰奉表入賀惟以土葛布遺瑾瑾訐之

改南京禮部尚書張燦爲南京戶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以孫需爲南京禮部尚書

閏九月改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奪平江伯陳熊爵

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

濕潤米數估銀爲賍遂與大獄必欲寘之死地大學士

李東陽乃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

于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

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勒銘鐵券子孫皆免

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

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

厥殺有功豈宜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大功

臣以蕭何第一。蕭何不曾所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防餽餉不絕。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功。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年之利也。瑾不答。

劉瑾矯詔下刑部侍郎陶琰獄。勒爲民罰米四百石。追奪誥命。

陝西遊擊徐謙。計奏御史李高。而謙故劉瑾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命琰往覈其事。琰據法直高謙以告瑾。瑾遂矯詔下陶琰獄。禁錮幾兩月。乃罷官去。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劉瑾誣平江伯陳熊。賍私遠獄。黜伯爵籍沒財產。全家押發海南衛充軍。

瑾聽譖及怪伊不通賄賂。故羅織之法。司問監守自盜。雜犯死罪。緣係應議大臣。上請被瑾將伊先朝給有免死誥券。盡行追奪。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全陝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才寬。陝西三邊自罷楊一清劉瑾主革總制。至正德四年。北虜倡倣復用寬寬奸野戰不拘戰陣。畧一切裁決。自將值大虜在套。率師由興武營擊之。斬首數十級。扭勝深入。忽伏兵起中流矢卒于陣中。事聞。廕子錦衣衛百戶世襲。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罰南京禮部尚書孫需米二百石。輸邊。尋令致仕。復梁儲吏部尚書。

十一月。劉瑾傳旨降徐淮捕盜御史薛鳳鳴爲徐州弓手。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還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

以張憲爲南京禮部尚書。尋令致仕。瑾惡憲不附己。月餘內。勒令致仕。

劉瑾起陞曹雄爲左都督。

巡按御史劾都督貪事。曹雄臨陣退縮。不救總制才寬。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破虜殺虎。劉瑾挾私切責御史反。起陞曹雄。罰雲南參政王鎮米五百石。

鎮任工科給事中。忤瑾故。以他事罰之。

劉瑾私置軍器。

瑾懷異心。密令兵仗局太監孫和等置造衣甲牌面千餘副。私假實一顆。又令兩廣太監蔡昭潘牛製造弓箭五百餘張。匿藏私宅。

十二月。保寧流賊藍廷瑞僭稱順天王。耶本恕僭稱刮地王。廖惠僭稱掃地王。合衆十萬入寇湖廣鄖陽等處。藍賊等因四。撫都御史林俊督兵捕勦。流侵入湖

改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理松潘安綿建昌等處邊備。

時四川盜熾劫財殺人故移俊撫捕之。

四川流賊劉烈等復還本省勅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相機截殺凡事從便宜區處。

勅劉烈等四出搶掠侵入陝西漢中西鄉縣等處地方僭稱王號勢漸猖獗至是復還四川地方故再勅之勅內除首惡正犯不宥外其協從餘黨照例釋放。

改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梁儲于南京吏部

瑾惡儲不附已。

亦不刺阿爾禿廝掠西寧諸番。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庚午正德五年正月朔

瑾禁察諸司饋遺。

吏部尚書張綏嘗勸瑾云今天下諸司公有餽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也瑾遂禁察饋遺者時因饋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

命刑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洪鍾總督川陝湖廣河南四省軍務征勦四川等處流賊

以劉璟為刑部尚書

戶部左侍郎儲懌乞致仕許之。

劉瑾矯詔增陝西河南山東山西解額。

左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

陸真定捕盜御史寧景天津捕盜御史殷毅俱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景在真定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城緊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日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盜工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聚眾為亂毅亦捕盜有功。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致仕謝鐸卒贈尚書諡文肅鐸性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蓋有足尚云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壬子

兵部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內閣辦事。

元為瑾黨故矯詔用入內閣。

以胡汝礪為兵部尚書未任卒。

劉瑾擅令內使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闥。

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欵銀欲送瑾偵知之捕下獄死。

劉瑾出太監張永于南京谷大用等解留之。

瑾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于上調張永于南京

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

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

永即奮拳歐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

新署都指揮僉事楊宏克副總兵分守松藩等處地方。

三月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贈太保諡文端。

經山西陽曲人。掌邦計。秉正執法。不爲權勢所撓。識大體。先恤民而後惜財。語及民病。洞源在躬。寬逋負。緩征歛。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出經建。白四方以災傷告者。必覆奏蠲之。屬吏有務刻以爲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爲惇大寬平之政。措剋聚歛之風。爲之稍革。天下陰受其賜。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王旦懷權利至民力竭之念。經實兼之。

以王敞爲兵部尚書。

少監李宣侍即張魯錦衣衛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欽銀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三

二萬鎮劉瑾瑾奏收其銀千承運庫。宣等皆降黜。

宣降長隨。良降南京百戶。驚以不知情致仕。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官軍屢失利。總督

軍務洪鍾以計擒滅之。

以朱恩爲南京禮部尚書。

恩以賄劉瑾陞瑾誅。以人言罷。四川播州土官楊友賄劉瑾復宣撫巡撫都御史林俊抗

論不宜復。不報。友與兄愛爭鬪仇殺。已奏革其宣撫。乃以萬金賄瑾求

復。俊言亂階不可啟。忤瑾意。四川劉瑾矯詔令南京刑部尚書吳洪致仕。

寧河三鄉愈之後有兄弟爭所賜田宅者。詔南京三

法司覈之。其兄倚瑾爲援而求勝焉。洪不從。

慶府安化王寘鐸反。殺總兵姜洪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大

理寺少卿周東。

初寘鐸與寧夏衛儒學生員孫景文孟彬往來情熟。說

有人相我帝王相貌。又有師婆王九兒假降鸚鵡神呼

寘鐸是老子天子。遂懷不軌。及何錦周昂托孫景文借寘

鐸銀納級陞都指揮。恩深。至正德四年。鐸邀錦等飲酒

間。說劉瑾竄逐大臣。科道裏面結張綵劉機。外邊結曹

雄等。大出校尉紀敏金榮等百餘人。訪察害人。恐人進

本。捏馬首打一百。全家克軍。杜絕人言。若等扶我爲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四

以討劉瑾爲名。以成大事。錦等聽允。對天發誓。不許泄

漏。及瑾差周東丈量寧夏地土。每地五十畝。量作一項

又每一分要銀一錢。奏送劉瑾。人情不堪。鐸乘衆忿。遂

與何錦周昂丁廣等。於四月初五日。集衆。僞鑄印章。封

拜賊黨。撰成告諭榜文。內開劉瑾不法事情。傳檄以誅

瑾爲名。關中大震。

陝西守臣將寘鐸等刊印劉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

瑾容匿不行奏聞。

總兵曹雄等率兵沿河堵截。差廣武營指揮僉事孫隆將

大小二壩積柴掃柴草。盡行燒毀。鐸差魏鎮等到廣武營散賣。孫隆用弓箭神鎗射打却

之

遊擊將軍仇鉞領兵執寘鐻拜殺逆黨周昂等。餘黨悉平。初總兵曹雄令家人持書約鉞內應。值四月二十三日早。有寘鐻出城祭祀。社稷旗幟等神。使人喚仇遊擊陪祭。仇鉞推病不出。周昂自來看望。仇就乘機密令伴當陶斌將周昂抱住。仇遊擊同家人來得用鐵骨朵打死。周昂割下首級。即開門吹號。頭招呼原約遊兵親信官軍楊真等一百餘人。前到寘鐻府內。將朱霞王環姚鐸李榮孫景文史連孟彬高夏琳朱洗陳宗俱就殺死。又將李蕃張會通并儀賓謝廷槐韓廷璋擒獲。及將寘鐻拜官眷拘係在官。就令軍人荀子先馳報曹總兵。又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三十五

執何錦丁廣于外。拜誅其黨。

上聞寘鐻反。頒詔天下。慰安人心。

詔內有宥克軍罰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出內閣草。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謹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大學士李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只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

命涇陽伯神英克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太監陸闇

鐻

朝內不知四月二十三日仇鉞已擒逆黨。故出師時。率京營兵三萬討寘鐻。會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剿。各賜璽書。得專制以軍法從事。且命戮止渠魁。脅從罔治。以功贖罪者。得從其賞格。

以劉綎為南京刑部尚書。

以劉洪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五月。劉瑾矯詔改戶部右侍郎陳震為兵部右侍郎。兼

都御史。先討寘鐻。暫行總制事。

震附瑾。由光祿寺卿陞戶部右侍郎。瑾倚之為腹心。會寘鐻反。眾推楊一清提督軍務。瑾屈於公論。不得已從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三十六

之。然度一清必辭。故差覆彌縫其缺。冀其成功。將柄用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楊一清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

側。上詔涇陽伯神英以兵回。勅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

夏撫安地方。

時道路相傳。總督率京兵將洗寧夏城。一清恐激成大患。

故疏乞取回京兵。仍遣百戶常臣賞輝曉諭寧夏官舍

軍民。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二三重臣來撫定爾

軍民。又出給告示。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脇從。有功者許

錄用。各部官員不許聽人仇攀誣植。敢有捏造流言者。

治以軍法。

侍郎陳震將寘鐺等械送京右都御史楊一清遣官賁鈞帖止之。

一清以事于宗室既無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少疎恐生他變又各犯有原謀脇從情狀不一審鞠未實一槩解京莫適爲証將無可活者矣乃遣官賁鈞帖馳往止之如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待。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楊一清會太監張永檄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公審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第奏聞下法司議處之。

時鎮巡公務逮上千餘人。一清慮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恐有不該連坐者混逮其間乃會詢族鄰長老於是皇明大政紀卷之九

堂侄以下子婿許嫁之女并雇工人役出之凡百餘人惟申居敬等六十家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家法當連坐一清又謂申居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卽有樂從之意殺人劫財乘機爲亂若欲比諸脇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方預其謀義兵一動當卽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事有不同徐欽程保等聽調從逆但事後方入城不曾相助殺掠俱止宜逮其身而繫其家屬以俟誅正犯而徙其妻子。

楊一清會張永密諭鎮巡捕遺姦指揮馮經等奏上伏誅一清謂永曰恩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陞陵夷不復知上下之分恐漸不可制維時造僞命僞符手刃大

臣者戕殺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姦焉將無以善後宜密令所司捕之。

楊一清會張永具奏慶府失節請勅切責警戒及申明禁例通行天下以杜交結從之。

制慶府護衛以寘鐺典伏所編克興武營戎任皆一清建白。

工部侍郎俞俊於京城內永昌寺舊城買濶添蓋倉廩工成賜紵絲製衣及御製詩書。

六月京師旱霾。

命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瑾不欲一清還京遂留總制。

皇明大政紀卷之九

大學士劉宇致仕。

宇附劉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求免。

以俞俊爲南京工部尚書奉勅馳驛。

劉瑾聞寧夏平捏旨誇已功加添祿米超陞兄劉景祥爲都督。

大學士李東陽疏弭災四事不報。

東陽因旱霾上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後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

臣謹條上一曰寬迓軍拐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員之罪三曰寬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罪疏上不報。

劉瑾矯詔執都御史周南爲民。再繫大同獄。

初南以查盤糧草泥爛緊大同獄。值實鐸反。赦天下。命復職。聽用。劉瑾惡其不叩門。仍繫之。

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

未幾潼川州樂至縣皆地震。

四川流賊藍廷瑞廖惠等攻破通江縣。

劉瑾恨詔書不出已意。將原有克軍罰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仍舊查發追徵。

召石堽爲國子祭酒。

堽在南監立法嚴整。濟之以恐時闇瑾用事。以勵精爲

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南京禮科因監生李對軍

呈明大政紀

十九

冊有患病不齊給假。堽力主准假。南京戶科因晒琰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盡酉。堽以

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銀

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恟恟。堽拘集至

班。惟令遞增一歲。繳冊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

右都御史楊一清繳提督軍務勅。專行總制事。條陳地方

十數事。下部議之。

大者如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恤困窮。薄賞資恩

典以安反側。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廣。避難而

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旌卹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

糧參政等官。及復設按察司僉事。監理軍糧。邊儲。皆

各城堡糧儲缺乏。請發內帑。如舊例召商輸納。以免派買之患。皆與瑾意相忤。比瑾敗。誅該部覆奏。皆報可。

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都御史楊一清疏止之。

一清疏言。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

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日肆搶擄。又恐河凍之後。大

賊沿冰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養鋒銳。以俟。今乃無故

出境窮搜。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往來

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

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

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

呈明大政紀

十九

劉瑾故入見。監指揮徐鵬斬罪。全家發廣西南丹衛永遠

克軍。家產沒入。

鵬抄有寘鑄。累劉瑾罪狀。令旨。與人傳誦。故瑾陷之。

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然。丁憂不補。其缺。劉瑾令總制楊

一清專在寧夏居住。撫馭。

瑾忌一清。令吏兵二部咨行。蓋陰奪總制之權也。

八月太監張永同京獻俘。寘鐸伏誅。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

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

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

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上。言瑾流毒海

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至早擒之。因疏其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鑿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幾矣。趨出戶。遂被執。就內獄。次日早。太監溫祥等持疏至。入內閣讀畢。李東陽徐問曰。今當如何。祥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之。東陽乃援筆擬進。上降旨。瑾罪幾百餘言。皆應死律。末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異日科道列劉瑾罪惡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鞠于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十一

賜包容。若據實論罪。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懼懼終身。或遂至失所。不可不為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瑾事情者。併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往還文字。無延及者。及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交龍袍。金龍盛甲。玉印。玉琴。玉帶。數多。皆籍內帑。大學士劉宇。曹元。及劉宇子編修劉仁。以附劉瑾。罷為民。前大學士黃芳。及子侍讀焦黃中。以附劉瑾。並除名為民。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十一

黃中狂恣無耻。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聞求瑾得之。後臥病。黃中淫恣。天下嗤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職。論平宜。鐫功。封仇鉞為咸寧伯。禮部左侍郎費宏奏。山東河南陝西山西解額。係劉瑾增者。今科姑聽。俟後科復舊。從之。戶部尚書劉幾。兵部右侍郎陳震。以附劉瑾。罷為民。召總制全陝楊一清。為戶部尚書。一清與張永謀誅瑾有功。故召之。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紀。為

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

大學士李東陽奏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故加恩典

廢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子爲尚寶司丞尚書楊一清子爲中書舍人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

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彬既掌司禮監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

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云羣人衆都不查究

于是逆瑾流毒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實司乘宜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山東河南北直隸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

勝煩擾矣

敗劉機爲吏部尚書

機生長都城與奄堅綢繆日深營魏彬改用

詔革寧王護衛仍爲南昌左衛

逆瑾事敗兵部因言奏革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疏改弊政不報

時逆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上好遊樂時宿于外而

皇儲未建俊甚憂之遂於川中復上疏請上還內宮

擇宗室之賢者養于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

瀚王整肅又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死權柄猶在宦豎

安知後無復有瑾者其詞指剗切大忤左右用事者工部尚書畢亨疏劉瑾不法事請釐革內官請討立祠例

魏彬等矯詔令亨致仕

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內官修墳不係

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勅制豈有文官修

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勒亨致仕

復前大學士少師劉健少傅謝遷吏部尚書許進戶部尚

書韓文兵部尚書劉大夏工部尚書楊守隨南京兵部尚

書林瀚左都御史張敷華官致仕

詔奪神英涇陽伯

詔復陳熊平江伯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詔革寧夏護衛屯田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江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翰林學士傅珪侍講學士毛澄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孫繼先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蔣冕侍講朱希周

九月以誅逆鑄逆瑾詔天下

以劉忠梁儲並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事

以王瓚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改禮部尚書白鉞兼學士入東閣管誥勅兼管詹事府事

起右副都御史邵寶巡撫貴州道改戶部右侍郎阮允終

以羅玘為南京右侍郎。

總兵馬安敗流賊于景州。

進楊廷和少傳。謹身殿大學士。劉忠梁儲少保。並武英殿大學士。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為廬陵知縣。

守仁抵任。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其成。固清靜。

詔復劉瑾陷害給事中湯禮敬等十六人。御史陳琳等二十五人官。查明叙用。

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臣文洪呂紳任惠李先翰戴鏡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卷五

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番葛洪陸寬

張鳴鳳肅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

臣趙祐何天衢徐鉉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

起前副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理巡撫

琰單車至鎮。廉得諸倖。暨官民之豪滑者。悉治以律。權

勢斂手。且淮安乃南北咽喉。貢賦必由之路。中使往返。

求索無厭。而督運武臣。又往往侵漁。其間為奸利事軍

民並病焉。乃榜諭以法。常廉之外。一毫不少假。而率以

勤廉。俾知敬畏。未嘗有一人敢犯禁者。

起為民僉事。吳廷舉為雲南副使。未行。陞江西參政。

起致仕。張憲為南京工部尚書。

以張燦為南京吏部尚書。柴昇為南京禮部尚書。

十月以費宏為禮部尚書。

南道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不德。

芹疏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又攘以為功。膺恩蔭。乞

賜罷黜。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奏。討賊首賊惠并斬賊級。降勅獎勵。

俊發官兵及僱回石硯等處土兵計賊擒斬三千餘名。

奪回男婦六百餘名口。騾馬一千餘頭。并兵仗衣物。被

追落崖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惟藍廷瑞奔江口。與鄔本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卷六

恕會合。入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

起致仕。左侍郎儲瓚復為戶部左侍郎。

起除名司業羅欽順復補南京國子監司業。

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

進諳練政體。嘗指畦蔬曰。為政如理此。蔬須備知某可

灌某可藝。斯茂矣。買買為之。能不亂乎。哈密之復。擁夷

夏之衆。深入前代兵馬未到之地。而成安攘之功。識者

難之。在兵部。南北邊方重大機宜文書。無日不至。改閱

如流。案無停牘。諸司事體。累朝詔例不一。吏實緣為奸

乃擇僚屬有識者。遍查類集成編。欲奏請會官定議。如

見行條例。永著為令。未就而改吏部。至今未有繼其志

者在吏部每會議六部大事。進既諳熟。國家典故。數語之間。無不允愜。性雖嚴毅。至後進謁。見必留語良久。果善用之。不啻已出。蓋有古大臣風焉。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學士白誠卒。

誠爲人重厚。政尚寬簡。不爲觥觥之行。瑣屑之節。值事所難處。多爲遜避。未嘗遂失乎正。

十一月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勸上安處宮闈。溥施恩澤。不報。

東陽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

仰賴。高皇帝稽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

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上念上天托付者重。

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朝奏講讀之

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有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

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不敢近矣。

起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辭不赴。

以傅珪爲吏部右侍郎。

起致仕李燧復爲工部尚書。

太監張永矯劉瑾奢僭之政。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屬大

學士李東陽等各作長詩。命工部刊印傳之。

東陽爲窮字詩。拆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說者謂未幾流賊殘毒中原。爲窮之應。

起爲民潘希曾爲刑科右給事中。

起致仕楊茂元爲江西右叅政。

起御史胡瓚爲南京大理寺丞。

起客縣知縣王啟爲四川蓬州知州。以總督兩廣右都御

史林廷選薦陞南雄知府。

戶部尚書楊一清奏。行各處邊境巡撫。將見在官銀招糴

以備軍儲。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叅議賀欽卒。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成廣寧後屯。遂爲遼西人。欽

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解寬

遊於陳獻章之門。反身實踐。薦授叅議。率以母老疏辭。

晚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祠之。學者稱

爲醫閭先生。

吏部尚書劉機以人言致仕。

尊太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爲

慈聖皇太后。

起養病御史聶賢爲雲南按察司副使。

遷濟寧州知州張宗爲山東道監察御史。

勅署都督僉事昌佐克總兵官鎮守四川地方。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朔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乘元旦進兵圍燒江津逆賊曹甫等殲之降勅獎勵

曹甫僭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旦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衝枚而往圍而燒之賊奔竄又於山坪伏子岸等連戰連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先後共斬獲賊級八百餘顆殺死四百七十燒死七百餘人擒獲賊屬男婦七百餘名口收回男婦七百有餘奪獲馬騾器械等項數多人心痛快地方悉平

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六十九

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司主事

召何鑑爲刑部尚書

二月起何塘復爲翰林修撰

勅諭天下鎮巡并三司等官痛自修省

進士陳璋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

起劉玉爲河南提學僉事

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主考會試賜宴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巨盜劉七等聚眾攻安肅縣劫去在獄盜黨齊彥名以叛

時窮民響應旬日增至數千

起張嶺復爲南雄知府

寧王宸濠奏討樂人秦榮爲樂官許之

濠愛榮質美善唱于近侍奏討出入宮闈撥置府事

改柴昇爲南京兵部尚書

改李瀚爲南京戶部尚書

三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眾劫畿內州縣

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

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

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甯杲所逼遂

聚眾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劉六等日倡獫不可制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七十

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

軍務征勦畿內流賊劉六等從之

內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者陞一級

命惠安伯張偉克總兵官召馬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

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楊慎余本鄒守益進士及第許成

名等一百十五名進士出身趙官等二百三十一名同進

士出身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

亨舉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

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

受廢入官。宋制嚴於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
燦孫墳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陳循
王文子鄉試不第。計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丑科謝
遷子不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
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調降翰
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爾。於此見我朝法制視宋
為稍寬。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四月命太監張永同刑部尚書何鑑右都御史王鼎大理
寺卿張倫書囚凡矜疑閱實者奏聞從末減釋之。

修撰何瑋疏祛賊三事下部議之。

陞南雄知府張嶺為江西右叅政。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七十一

大學士劉忠省墓途乞致仕許之。

時政權在張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忠臨政持重同事
者忌而擠之永令其黨廖鵬來謁遇以僕禮又却其餽
忠畏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
笑名尼之強出為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
宏為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試錄所刻文字指摘其疵
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上召李東
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謄錄授之曰今欲別
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等知之耳東陽捧錄叩
頭出是日適以省墓辭聞之抱快而去抵家遂具疏
乞休上已有先入之說遂許之。

命都指揮僉事楊完克總兵官鎮守四川地方。

起章憐為南京禮部右侍郎乞致仕許之。

命參將徐繼任劉松藩地方。

江西盜起命守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浙閩廣等處軍
務率副總兵張勇討之。

先是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胡雪二等據

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之東鄉饒
州之桃源洞等處賊作亂。

五月兵部尚書王敞以人言改掌通政司事。

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行王敞在兵部
遇盜熾束手無策但吏部一清徑奏行之故科道劾敞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七十一

不職乞速罷黜張永雖悅敞不能留

四川沅賊藍廷瑞鄂本恕等殘害蓬鈞二州粉總制尚書
洪鍾同巡撫都御史林俊總兵楊宏相機勦捕以靖地方

改何鑑為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總制軍務右都御史陳金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狼兵共
征江西巨賊從之

兵部尚書何鑑奏禦盜事宜從之

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
以故南北不通人情洶洶鑑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
賞罰募義勇起用逆瑾罷斥舊將都督白玉等數人奏
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補軍餘機兵錄用民間

武勇不許遺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立棚互相應援河
南山西等處設兵守黃河斷大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
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於漕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
精卒一人沿河住劄以防運道商旅又請立大賞以消
大患詔悉從所議

勅巡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常與同洪鍾林俊會勦
藍廷瑞鄂本恕劇賊

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卒贈太傅諡忠宣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為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
有當行者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
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大夫於公所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
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所者必據實
不樂於所得為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
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大夏足以當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
藍章會兵討藍廷瑞鄂本恕等賊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
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

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
聞

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乞養定大計以絕窺覷不報
玘言大盜並興遍布天下縛殺方面射死將官剖剝秦

將王果執殺都御史馬炳然或至擁如劉益子者一二
人馳騁中原引誘不逞自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包荒養
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年前恐未可也陞
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為講武之舉寧有暇哉伏望立召
親王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科道多方考司
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之議順昭穆之
宜而無卽真以俟前星之耀

兵部尚書何鑑奏遣都督張俊王琮統兵分布霸州等處
流賊劉六等復回山東

日本國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七月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皇明大政紀 十九卷

十四

時宦者用事每各邀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
冒報功陞賞後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
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衰內批卽允
之此時蜀賊尚有餘黨科道保留不從俊歸蜀人號哭
追送未幾而兩川通寇方四任鬻子及麻六兒等復熾
殘破蜀地人民亦遭荼毒矣

文安生員趙璩降渠盜劉六劉七反

璩有勇力好任俠劉六劉七齊彥名邪老虎率眾萬餘
攻掠文安璩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璩
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馬中錫便服單車從數僕直抵賊壘

開其自新。奏聞下廷議。吏部尚書楊一清獨執不可赦。從之。

劉七屯兵近圻。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同征。泚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閑習弓馬。張又不知兵。專主招撫。請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一清執不可。曰：中原百姓被稱名煽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以喬宇為南京禮部尚書。

泚賊劉六等知中錫招撫不從。散而復合。劫掠畿縣。

先是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二人受命征劉六等賊。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查事招撫解散。張偉執誘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徵諸路。凡劉六等經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上

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仍與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

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

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至京師。

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眾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中房屋財物由是謗

騰。謂中錫玩寇殃民。

兵部尚書何鑑劾馬中錫張偉擁兵自衛。縱賊不戰。逮下獄論死。

後中錫竟死獄中。偉革爵閑住。

詔都指揮桑玉受財啟禍。通事王永與賊交皆下獄。桑玉伏誅。王永亦斃死于獄。

八月大發兵討泚賊。命伏羌伯毛銳克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

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在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泰。

卻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

巨盜劉六劉七齊彥名領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牙死之。劉六等怒。等抗拒屠戮人民不計其數。

益趙廷等推楊虎為主帥。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上

致糧紅紋擄人民。

吏部尚書楊一清疏急大本圖治安。上不從。

一清言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使遠近之民途疑陛下不復念其窮苦。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

有意剪除。不可聞於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望早視朝。收權綱。以決壅蔽。又言前星未耀。龍輦嘗幸豹房。日訓

兵後苑。非官禁所宜。恐無以安宗廟。神靈伏望居禁密。戒嬉遊。以消息外之慮。又言經筵講期甫臨。輒聞報罷。

伏望仍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

遣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直定都御史肅紳以遇賊失機。

下獄除名爲民

詔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律抵死
流賊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
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主左順門問曰
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
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有南奔逸不可
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
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令退
督軍務侍郎陸完合諸將大敗流賊于固安平口賜
行酒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七十七

兵部調宣府副總兵許泰遊擊將軍邵永率部下入
居庸關駐劄涿州延綏副總兵馮禎入紫荆關駐劄保
定值賊圍滄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上御
又華門召何鑑諭曰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鑑奏曰
邊兵已到涿州賊來途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諭
曰若等就駕火牌調陸完徑往信安復諭曰朕直言直
詣卿等勿訝粗率鑑頓首謝承旨畢退至部中已東
燭矣遣人諭留正陽門鎖鑰責牌到涿州戒以失誤者
斬侍郎陸完欲領兵南行而責牌適至遂直趨固安抵
平口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賊大敗軍威遂振
宣府副總兵許泰敗流賊于半壁店

宣府遊擊邵永敗流賊于鑑橋

延綏總兵馮禎遇賊于東明裴子巖率兵大敗之斬賊帥
僞千戶

山東益都賊張興張旺等聚衆千餘在東平一路劫掠王
事張嘉謨督調官軍與遊擊邵永兵敗賊于高麗店盡
殲之

以都御史張鳳巡撫山東寧果巡撫保定

九月命刑部右侍郎戈瑄勘岷府不法事

總兵馮安帥官軍敗逆盜楊虎趙璵于景州朱門村璵等
奔遁小離河北

對敵五陣殺賊一千餘人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七十八

保定都司田彬率指揮趙文等領官軍禦逆盜趙璵等敗
績

九月初三日殺死官軍七千餘人拿住趙文次日釋放
副總兵李瑾帥官軍禦逆盜趙璵等于山東蒙山地方敗
績

殺官軍四十餘人妻簪盈百餘副蟒衣一件楊虎將蟒
衣沿途穿看遂過泰安縣題詩一首有縱橫六合誰敢
捕之句

太監谷大用都御史陸完督遊擊許泰等帥官軍敗逆盜
齊彥名等于美子巖

殺死賊九百餘人去大名地方又被官軍殺死賊一千

餘人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率部院尚書等官柴昇喬宇李淵劉
纓孫需等請建儲官不報

時儲位久虛盜賊紛起人心洶洶故言甚剴切

國子監祭酒石琚疏請擇宗藩親且賢者育宮中代行溫
清丞省之禮不報

四川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鬻子麻大兒等復起殘破蜀
王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之

禮部尚書賈宏奏鑄印局於食糧二名之外預處聽缺四
人習字四人者為令

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補授考者不下數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
故宏奏此擬數十年內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

倭寇浙東

十月南京吏部侍郎羅紀再疏請早定大計以繫屬人心
不報

紀因前星未耀南京部院請正儲位不報故又上言奸
雄睥睨人心播兀且侵及當國大臣一無顧忌

沅賊劉七等破鎮州

大理寺卿張綸評高陽氏王象非謀叛罪止梟首忤內臣
魏彬等意不從

爭為奸僧所固刺臂肉為龍形官校捕入東廠坐謀叛

欽倭功綸不從中官衛之尋調工部右侍郎

以右副都御史王纘巡撫應天等處

南京兵部尚書柴昇上疏救時弊收人心十三事下部議
行之

大受怯逆瑾餘孽中官不悅者滋眾

巡撫河南都御史鄧璋因流賊南劫奏留懷慶知府臧鳳
得民詔改河南左叅政督理糧儲

鳳陞山西左叅政故璋奏留之

以燕忠為大理寺卿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山東按察司令事備兵於武定
州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十八

達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
勢熾達預築城濬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

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
執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日守吾號令視吾

旗號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仗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
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

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

逆盜趙璫等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

南至徐州攻城未破

寧王宸濠壅母於西山青鳳

先期禁葦蕩穴

寧王宸濠指收祿米遺例每石折銀二兩。過限倍徵。

十一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因省墓在家。乞致仕。從之。

逆盜趙璚等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人。執高郵指揮陳朋隨行。

靈璧知縣陳伯安領兵禦逆盜趙璚。敗績。執往攻宿州。城不破。燒毀南關。

殺死官軍二百餘人。尋釋伯安。去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又執虞城知縣。尋又釋之。又攻破歸德州。

武平衛致仕指揮石。領官軍僧兵。禦逆盜趙璚等。敗。皇明大政紀。十九卷。八十一

績。殺死僧兵七十餘人。逆盜楊虎等溺死。趙璚等復推劉惠為偽帥。

潁州夏指揮等率官軍扼小黃河渡。楊虎領黃寧等七人奔一舟。欲濟。官軍覆其舟。虎等俱水死。

總兵白玉領官軍。禦逆盜劉惠於泰和縣小南門。敗績。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奪盛甲鎗刀二千餘件。神器七十餘件。

逆盜劉惠攻破沈丘鹿邑。

執都司潘翀。殺都司王保。射傷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一千餘人。

新蔡縣致仕知府張釋。同生員老人等備馬匹金帛。赴鹿

邑哀免一縣生靈。惠等不攻去之。

京師地震。

魯府鄒平王當襲爵。為庶兄奪且數年。禮部尚書費宏因奏辨據倫序。謂宜改正。下廷臣議從之。

流賊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

流賊劉七等覬知谷大用毛銳等官軍在臨清擁眾復奔。霸州。

賊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官省牲圖犯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未寢。左右無一吏卒。乃自具帖子。令家奴遁入長安門。就託守門中官姓名。逐門通入。司禮監直房轉奉。上知。復寫牌傳各衙門嚴加防守。又總城責報通。

皇明大政紀。十九卷。八十二

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整備人馬。兼以常制。駕出郊。分調軍馬於南海子。盧溝橋。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

衝突。處分以定。漏下五鼓矣。頃之。上命司禮監太監。召至左順門。問今日。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

安人心。車駕遂出。迄暮方回。賊知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州。涿水而南。破高陽蠡縣。博野。客。

城深澤。東鹿。覘知祁州。備禦有方。乃迂道徑攻臨城。高邑。成安。饒陽。田真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藁城。柏鄉。

內丘。南和。衡水等處。盤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

軍至。望風遁去。許泰馮順節。永金輔李璫張俊。成劍。進。

戰敗之渡河陷溺死者無算。

逆盜劉七等復糾眾萬餘圍李璋馬禎營許泰與禎墮內外夾攻敗之賊遁去。

紀功給事中柴王吳榮御史吳堂雷宗建議請乘屢捷機會速加陞賞以勵人心詔陞賞諸將有差。

十二月逆盜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分爲一夥寇山東劉惠超趙而老虎分爲一夥寇河南。

賊欲牽制官軍故分寇其勢益熾。

逆盜劉惠偽號奉天征討大元帥趙超偽號副元帥。

餘盜偽授都督提調協守指揮千百戶等名分作東西二廠管事分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又置金旗一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八十五

對上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

之天又偽造鈞牌上書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

吏整備草鋪合用器物修理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

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遺誤者軍法從事

逆盜劉惠等攻陷上蔡縣。

上蔡知縣霍瑄率典史併信陽指揮督兵拒守逆盜劉

惠等破城將霍知縣支解梟掛燒劫官民房物庫獄無

遺賊前到商水知縣率師生迎入察院住劄數日。

西平知縣王佐率兵拒敵不支賊劉惠等支解之。

盜乘勢攻破遂平舞陽葉縣殺死陶知縣妻馮氏及知

縣唐天恩拜父唐正凡六人。

舞陽縣監犯僧德靜妄稱唐府遂出有孕宮人所生逆盜賈免兒留在管內。

逆盜趙超等攻郟縣將破城內逃出馬二十八匹遂不殺人引衆去之。

逆盜趙超等攻破寶豐縣僉事孫差陰陽生賁執招撫黃榜來營超等寫乞恩辨明本一副與陰陽生賁同

內開先年羣奸在朝舞弄神詔濁亂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皇上澡雪精神獨斷于

中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等語

逆盜趙超等攻破裕州殺死都司唐清同知郁采御史任

遂屠其城。

皇明大政紀 卷十九

八十四

殺死男婦數千官民房屋燒劫一空隨有唐府差人說

德靜非我骨肉可與殺之。

命遼東巡撫都御史彭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軍務節制

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河南親藩及守臣告急兵部尚書何鑑建議復於宣府

許泰卻未大同李鉉遼東劉暉延綏時源馮禎諸將部

下續調未發官軍各若干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

將計日勦滅。

以禮部尚書賈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

命都御史袁蘭巡撫廬鳳滁和等處兼賑濟丘荒。

詔贈裕州同知郁采光祿寺少卿廕一子。

時被賊殺死西平知縣王佐豪強知縣段象上蔡知縣霍瑄俱贈官賜廕。

逆盜趙瑒攻鈞州不克以尚書馬文升家在園中引衆去之。

皇明大政紀卷之二十

庚辰

豐城雷 禮部

餘姚朱 錦

金谿閔師孔謹訂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朔。

逆盜劉六等復攻霸州。兵部尚書何鑑調續調宣府邊兵在涿州者遏之賊遁去。

正月初二日。忽傳報賊仍抵霸州。攻圍甚急。京師復大震。鑑默計續調宣府邊兵已到涿州。調邊兵在涿州者亟趨霸州。賊聞遁去。先是陸完聞賊北奔。恐犯京師。調許卻二將追至德州。馬不能進。方懼獲罪。忽報賊被

皇明大政紀 二十

許遊擊部下擊走東遁矣。二將驚喜。不知所爲。久之乃知續調者。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既解霸州之圍。復舒吾輩之罪。既而遼東續調官軍亦至。

駕出郊祀禮成。

十二日早回宮。上下帖然。

邊帥卻永率續調邊軍追賊至山東。大敗賊首李隆于穆陵關。

隆奔劉七營。劉七怪其反覆。斬之。遂并其衆復歸河南。

兵部侍郎陸完分調諸將許泰等大敗賊衆于汴北。

時撫治鄖陽李士實亦發兵夾攻。

兵部尚書何鑑劾紀功御史雷宗阻誤兵機。逮下獄。

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能渡。官軍若併力蹙之。賊可滅。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盤薄久之。賊得渡商水。

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嘉靖 聖天子受命之符。

逆盜趙璉等攻唐縣三次不破。

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邢老虎病死。就葬新建寺墻下。

以傅珪為禮部尚書。

時諸司當劉瑾虐政之餘。事多因循廢弛。既蒞任。則飭治振舉。事無巨細一導。祖宗成法。杜絕請託。人不敢

干以私。

以王守仁為吏部考功司郎中。

伏莽伯毛銳帥師至真定。與流賊劉七等戰。敗績。

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軍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擁眾觀望。銳帥師至真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

宣府遊擊許泰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不問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贈太傅。謚端肅。

文升河南鈞州人。卒年八十五。性介持。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貌。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殲

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二月。巡按山東御史張璿劾巡撫都御史張鳳巡撫具定都御史甯果募軍害民。右都御史王鼎奏令兵部差官勘究兵部止之。

張鳳急選兵民。各令自買馬團操。挑挖坑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尅期完辦。巡撫具定都御史甯果。果無賴數千。木甲器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璿具定人憤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功。鳳等募軍地方。受害踴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鑑護短不行。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率兵討廬山左湖盆塘賊。敗之。

擒獲數百人。

南昌府知府李承勲率兵會副使周憲攻靖安瑞璫厓。擒賊首胡雪二等。盡平其寨。

禮部尚書傅珪條時政十餘事。下禮部知之。

總兵劉暉領官軍敗逆盜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於滕縣地方。

殺死賊千餘人。賊勢敗。奔萊州海套。官軍圍住。劉六等潰圍奔至古縣鎮。官軍又追殺無數。僅餘四百人。北奔。逆盜趙璉等自唐縣起營。攻破泌陽確山遂平等縣。

璉等二十八營。人馬共一十三萬五千餘。造花名冊分

總點關於老營紅沙帳上。大書英雄吞河海氣勢轉乾坤一聯。初欲犯襄陽樊城等處。因差賊四散攻劫。被鎮撫衙門嚴督防守。殺賊四十餘人。又聞奏調漢土官軍將到。遂起營破泌陽。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掘其先塚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劊士衛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

總制彭澤督各邊總兵參將統人馬。敗逆盜趙璉等於西河縣。

殺死賊二千餘人。奪回男婦馬騾器械不計其數。

江津殘賊方四等劫掠南川等縣。巡撫都御史高崇熙等率兵連敗之。奉勅獎勵。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四

方四等自六年正月殺敗本貴州地方。八月又復嚮聚。至是又敗之。

逆盜趙璉等攻破鄆陵。衆陽汜水。肇縣。焚劫庫藏財物。陞提督軍務陸完爲右都御史。

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賊三名。顯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旨。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獎勵勅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遏平民

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據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者費太倉銀二百萬餘兩。府庫爲之虛耗。

三月。總兵馮禎率官軍奮勇擊逆盜劉惠等于河南府四開。被從劉世堂迎敵死之。

賊被邊軍殺死數多。連夜奔汝州。往寶豐。迂出舞陽遂平。

都御史彭澤同總兵仇鉞分調諸將。擊逆盜趙璉等于西平。大敗之。

逆盜趙璉等犯汝寧府城東南關外。入潁州朱臯鎮漢土官軍敗之。潛遁。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五

前後斬賊及渡河。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逃散者不計其數。璉等徑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擄人馬。

湖廣巡撫劉丙等督漢土官軍敗逆盜賈免兒等於羅田油河地方。

擒獲三百餘人。焚死二百餘人。渡河不及。漂溺者一千騎。一枝人馬盡絕。

巡撫南贛都御史周南率兵攻破大帽等山巢賊張番壇等盡平之。頒賞有差。

江關廣三省交界山谷大帽山等寨。賊首張番壇李四仔鍾聰劉條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劫鄉村。攻陷建寧寧

化石城萬安諸縣支解平民捉捕官吏僭號稱王福建
鎮巡等官題乞征勦勅南以原職來撫四省邊徼相
機勦捕前盜仍特給旗牌八面副下三省聚兵積糧刻
期於正德壬神正月甲子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
七曰丹竹樓曰淡地曰雙橋曰黃竹湖曰頂山曰寒地
曰甌背擒斬賊首何積欽羅得清黃璫并其從若干人
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巢穴九曰大帽曰大峰障曰甕
瀆曰伍子石曰十三峰曰香爐障曰鷓鴣角曰軍山筆
曰圓子岩擒賊首李四仔張番壇黃鏞張玉璫黃樾保
并其從若干人福建兵從武平入攻破巢穴八曰巖前
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懸繩峰曰掛坑障曰黃沙曰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六
大劉舍擒斬賊首謝得珠劉隆鍾章獲賊仗若干總計
是役擒斬首從七千有奇俘獲賊屬一千八百有奇奪
回良善一百四十有奇賊仗一千一百有奇
優人臧賢請改牙牌製如群僚禮部尚書傳珪以不可責
之

賢欲改牙牌未遂以其舊象狹小詭篆篆文模糊請易
鑄珪令但做舊式鑄與之諸教坊官乃日騰謗欲中傷
部屬吏部屬俱珪呼教坊官至部語之曰汝輩皆供事
日久亦有年長曉事者汝縱不計一身寧不爲子孫地
乎衆皆稱謝不敢而心銜之
遣中官造軍器于南京

總制三邊右都御史張泰請疏西郊故道以興水利從之
以右僉都御史舒崑山巡撫延綏
以戈瑄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四月湖廣參議白金李源等督發漢土官軍殺敗逆盜王
本等于出杏山

殺死賊一百餘人

桐柏知縣李聚督鄉兵機快敗逆盜趙璉等於縣外

生擒潘僧等八名斬獲首級馬器

泌陽知縣劉機督鄉兵機快擒獲逆盜趙喜等斬奪首級
馬器

總制右都御史彭澤等督發官軍殺敗逆盜趙璉等于大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七
安州定遠縣二處

賊攻城將破適官軍至殺獲賊四百餘人又追至定遠

殺賊四千餘人

河南僉事王珪領兵擒獲逆盜趙璉等及金銀一千兩

湖廣巡撫都御史劉丙督調官軍擒獲逆盜張朝用等二
十餘人餘賊潰散

湖廣僉事郭韶督官軍敗逆盜劉惠趙璉等於應山縣二
郎敗廣水店

斬獲一百餘名追逐緣崖落水一千餘人

逆盜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犯畿內香河寶坻玉田
等縣敗官軍殺死參將王果於武清八里庄

劉六等又到東馬圈殺死都御史寧果子弟兵不計名數

逆盜劉六等復犯冠縣被官軍殺死五十人

總制彭澤巡撫劉丙督各路軍馬追殺逆盜趙璉等於應山并子舖隨州達觀山等處

擒賊六十餘斬首二百餘顆劉惠劉資等潛匿山谷去番僧素討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禮部尚書傅珪力論止之

上方好佛法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敢以諫會僧僧奏計腴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劾僧佯曰法王何為者至與至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妄求亦止又西番僧法王佛子封號皆關禮部皆執奏以為夷教不足崇國制不可廢士論翕然稱之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移軍攻華林賊于仙女寨拔之斬獲數百人

遣內臣織段疋於杭州

以右副都御史馮清巡撫寧夏

邊軍李鉉率軍敗逆盜劉六等夥賊于臨朐沂水殲之

劉六劉七等東入登萊掠膠州平度萊陽破文登招遠

追勦賊潰分作兩隊一隊由高密西奔李鉉追至臨朐沂水勦殺無遺

逆盜劉六劉七等復轉掠畿內入霸州

劉六劉七等一隊復北走霸州兵部奏調參將成釗等

統領京軍都御史陸完寧果亦各分調諸將會兵截殺

乃越霸州徑往雄縣迤南直抵山泉

五月逆盜陳翰見勢敗滾馬赴總兵仇鸞處投降

逆盜趙璉削髮詐為僧赴命

璉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思脫身無計遇僧真安逼

令將鬚髮削剃藏伊度牒在身分付賊徒邢本道等各

散遂同真安等欲渡江從江西賊再圖大舉

湖廣都御史劉丙督官軍擒逆盜邢本道等三十餘人于

隨州天王險寨等處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斬賊級百餘馬器器械千數審邢本道供趙璉削髮為僧情由物色訪拿

武昌衛軍人趙成趙宗緝擒首盜趙璉解官

成等行至黃陂地方九十三里坡遇璉經過見璉狀貌

異常思與省行案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小河漢巡

檢司又遇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比

趙成趙宗文約郭僉事原差孝威縣快手徐必高尋踪

趕襲緝見璉同劉朝兒到於武昌江夏縣地名官家套

武昌護衛軍人唐虎店喫飯趙成一面叫報地方一面

將璉擒綁問隨有武昌署印同知吳寅督委巡捕石知

事差遣兵快李海劉永明亦到相幫擒縛搜獲身藏原

是真安度牒一張盤纏銀一十二兩六錢解官審實監候

南陽衛指揮王謹督官軍射中首盜劉惠左眼於南台土地嶺

惠傷重分付衆賊我爲人一場在此壞了你可將我身體燒化燒間王謹追至將火救滅斬惠首級生擒賊徒三名內一名張得劉惠義男認燒死是時

逆盜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僉事許達引兵追至高苑縣敗之

斬首四十有八

逆盜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僉事許達引兵戰至楊二庄盡

殲之

江西副使周憲引兵攻華林賊寨于鷄公嶺拔之

斬獲數百人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壑之而守賊益窘以右僉都御史王雲鳳巡撫宣大

以胡富爲南京戶部尚書

閏五月逆盜劉六劉七等圍邳州督漕都御史張縉率兵擊敗之賊遁去

縉知東海千戶張瀛者以謀勇稱遂令率軍士開南欄迎敵有三騎突來皆賊魁也皆中矢斃其黨遁去城乃完

逆盜劉六劉七齊彥名龍文宣等有渡河由鳳陽入湖

廣至武昌團鳳鎮搶船沿江流劫

內有立監鎗名下廷臣議禮部尚書傅珪辯不可力論之忤旨令珪致仕命太監陸閏監鎗出征

閏以待郎陸完征流賊不滅乃先往左右巨魁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珪不聽珪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期主心賊在肺腑

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尚可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珪致仕珪卽束裝就道在廷之臣皆咨嘆以爲不當去珪曰吾受朝廷厚祿而無分毫補益今日之去乃全我兩京

臺諫交章薦之而不報

臺諫交章薦之而不報

江西副使周憲引兵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亦戰死

初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憲信之遂檄兵夾攻然他兵實觀望不大進憲攻自北門二戰射輒中賊少却憲與其子先登逼之賊滾石下如雨軍潰憲被執憲頭中刀血流滿面左臂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赴救身中鎗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衆屍遺

逆盜劉六并男劉仲淮爲湖廣官軍追急投水死

逆盜劉七齊彥名等糾合水寇掠九江剽湖口彭澤等沿江一帶郡邑往來江上殘劫荼毒

總理南京糧儲馬炳然赴任。為劉七等殺死。

巡撫江北都御史叢蘭賑濟廬鳳滁和等處兵荒事聞賜勅獎勵資金帛。

全活一十二萬六千八百口。撫釋脇從男婦幾六百人。六月提督軍務陸完率諸將邊兵馳至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

逆盜劉七龐文宣等舟過蕪湖等處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毀戰船槍奪軍器。

逆盜劉七犯鎮江官軍禦之敗績。

起陳琳為山東提學副使。

掌都察院右都御史王鼎以人言致仕。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十二

鼎因欲劾完陸完黨完嗾御史以他事劾鼎罷。

以南河冠平加右都御史彭澤太子少保。

南昌府知府李承勲同按察使王秩引兵攻華林賊諭降賊黃奇約內應乘夜舉火為號大破其巢殲之。

斬首三千級境內盡平。

總制江西軍務都御史陳金奏江西華林賊已勦平桃源賊王浩八等願撫加太子少保尋乞終養從之。

餘論功行賞有差。

南昌府知府李承勲請蠲本年租糧下部議之。

七月逆盜劉七等復自通州沂沭上犯九江。

賊欲自通泰登岬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拒。

至是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總制四川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洪鍾因御史王綸劾縱寇殃民乞歸賜馳驛還。

以右僉都御史龔勉仁巡撫大同。

南京兵部尚書柴昇丁父憂。

逆盜劉七齊彥名等舟駐狼山大風舟碎賊上山官軍圍勦之齊彥名被擒劉七落水死餘賊及龐文宣俱獲解京改都御史趙瑣巡撫山東。

山東罹流賊之變瑣擇藩臬賢能者賑之脇從聽撫橫死者掩遺骸表節義以敦風化凡徭役征輸悉曲計措

處民困大甦。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十三

起劉機為南京兵部尚書。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鄭宗仁巡撫山西。

總理南京糧儲都御史翟文奎奏改草場於毘山從之。

毘山人為權勢所據文奎犯怒取之既在城中又附倉

近緩急易相濟。

九月論平流賊功。

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閭弟陸永為鎮

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

陸完加太子少保召入掌院事廢一子錦衣衛百戶其

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

指揮千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內閣官等還舊職

議之功李東陽陽廷和梁儲費宏各磨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之

戶部侍郎邵寶乞終養許之

以右副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

以右副都御史任漢巡撫江西

吏部尚書楊一清等會朝審囚

吏部當執筆閱其辭鞠其人多不直詰原問者不能答

時孫燧為刑部湖廣司郎中詢之其以實對是日出可

矜十餘人

翰林院編修崔銑上書勸大臣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

強兵母事瑣末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十月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命右都御史陶琰總諸軍務事巡視兩浙

初廷議以河北賊并桃源諸賊未平故復勅琰總諸軍

務事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

寧紹瀕海屬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溺

者以萬數琰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亟出帑銀多方賑

救遂生萬餘人仍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五

萬餘丈琰慮桃源賊謫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郡

寮之有才者分守要害處置周悉

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乞致仕許之

巡撫貴州都御史楊茂元率兵討算子坪五寨平頭烏雞等苗寇平之

時茂元有南院之命以兵糧已集事貴神速若俟交承

寇有備矣乃駐札湖貴中界遣將募兵不一月寇悉奔

潰是捷尤偉茂元始抵貴州治惟以鎮靜安集為主然

太監總兵官而下自罔越厥度八年夏接巡撫沈都憲

至以疾歸謝奏不容辭

內旨欲調邊兵入衛京師大學士李東陽等及府部科道

力諫不聽

時倖豎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

軍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辯以為

不可大用等謂此事非我輩所為自有先入之言牢不

可破蓋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預聞

國計知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獻計不知何在而

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萬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

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

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

輪班倘禦近因泥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

非得已況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為勞擾

亦難濟事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邊未

免驚疑臣等不敢輕議如謂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

加意切見總兵卻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扎事畢之日仍令還鎮肅清體體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為可行及內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議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故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

輔導之地若阿諛面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阿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采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內降行之

召大同遊擊江彬等領兵入衛

陞刑部郎中孫燧為福建右叅政

十一日火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 賜勅諭之座從子兆廷為中書舍人

雲南十八寨夷人出降巡撫都御史洪遠宣朝廷恩信撫安之

十八寨夷人梗化及出降衆欲乘機較之毒其巢穴以邀功賞遂以為殺降不信置無辜於死地不仁掩無備而襲之不武衆皆服十八寨亦自是不復反矣

詔建鎮國寺于大內西城

四川漢中劇賊廖麻子喻恩倖等內江劇賊駱松祥等崇慶劇賊范藻等分劫州縣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等征之

以考功司郎中王守仁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十二月詔修理豹房

虜亦不剌殺阿爾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為可汗

妖人李五以幻術惑延安愚民劫縣殺人

初成化間劉千斤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寶逃走。至是其孫李五世襲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為文武將佐。某女當為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遂近爭附。所獻金帛。隨貧富以為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所積鎔重。陸續移他所。惟留罄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軍敵敗。五先遁走。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十八

致仕巡撫應天副都御史艾璞卒。

璞江西南昌人。居家孝友。立朝持正。晚值逆瑾庇勢家。中禍。瀕死。播遷。及瑾誅。且復用之。而遽以計聞。君子為之深惜云。

以楊旦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癸酉。正德八年正月。朔。

改戶部左侍郎儲瑾為南京吏部左侍郎。

初。瑾為吏部左侍郎。見四方多故。佞倖用事。故求改南。江西桃源賊王浩八等復作亂。率五洞蠻兵與東鄉賊分。劫州縣。命操江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同總兵劉暉率狼兵征剿。

詔建延壽僧寺。堂釋殿于西內。

殿有金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為佛骨。佛頭。佛身之類。枯朽摧裂。奇離促。亦計不下千百片。

以右副都御史張淳撫治鄖陽。

二月。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高崇熙以盜賊不盡滅。逮下獄。

真帖木兒還土魯番。

以右僉都御史馬昊巡撫四川。

南京吏部左侍郎儲瑾卒。謚文懿。

瑾直隸泰州人。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士。咸見推引。阮

皇明大政紀

三十卷

十九

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遂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邵賢嘗語人曰。持身當以柴墟為法。方終不為匪人累。其見推重如此。

三月。以右副都御史陳天祥巡撫貴州。

巡撫雲南都御史洪遠。因境有銀礦。攘奪並起。奏開塞之。命兵部侍郎石玠諭撫諸夷。

南京刑部尚書劉纓乞致仕。許之。

四月。起副都御史陳壽巡撫陝西。

科道交章薦壽。以守正忤逆瑾受害。貧不能給朝夕。吏部楊一清素知其賢。因陝西兵荒之後。兵民敵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侄鎰怙勢以逞。推剝無厭。獨且及

士大夫家人人重足立必得忠鯁輕去就者乃起之
改孫需為南京刑部尚書

寧王宸濠蓋陽春書院僭號離宮

濠懷不軌請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稱伊有天子
分又招伴士李日芳等看本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遂
蓋書院當其氣

以右副都御史趙鑑巡撫甘肅

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約效順王賽一內應引兵征東鄉
劇賊樂庚二陳邦四等盡擒平之

東鄉賊巢世寧撫馭反側務立信義怙亂復叛如樂庚
二陳邦四等悉馘之其革心效順如王賽一者至為奏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原其死既而還縣築城經武賑飢遂安然平矣時為諫
曰桃源之事三都堂處之而不足東鄉之事一兵備任
之而有餘蓋道其實也

兵部尚書何鑑以人言致仕

翰林修撰何瑋進講經筵直言納諫忤旨謫開州 同知
上因瑋直言為之動容數日不憚佞倖乘隙訕之故有
旨外補

總督四川軍務右都御史彭澤率苗兵征漢中劇賊廖麻
子等平之

詔設開皇店

五月以右副都御史三傳巡撫順天

以陸完為兵部尚書

起國子祭酒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右侍郎

鴻儒以守正忤劉瑾閑住故起之

以右副都御史張貫巡撫遼東

比虜入寇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

以石玠為右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命僉都御史叢蘭巡視西路諸關兼督宣大軍餉

江西參政吳廷舉單騎入宛源諭劇賊王浩八等解散賊
留之

桃源賊用兵以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參政吳廷舉欲設
奇取勝不用甲冑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為賊所留獲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注

武劫威廷舉略不為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有謀勇
者重犒賞之使執其首因奉廷舉歸

總制江西軍務俞諫率狼兵大敗桃源賊于裴源

俞諫因吳廷舉被賊執移兵宛源進勦知府李承勛曰

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賴兵及南昌兵自岳源分兩

翼伏裴源如令驅賊賊入裴源大敗遁去

桃源賊棄巢奔突四出喻饒信衝掠徽衢諸縣

賊聞狼兵至議降按察司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約款者

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

賊復大亂四出劫掠民被害尤慘

六月戶部尚書孫交乞致仕許之

交在戶部值畿甸河朔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中原患朝廷命將出征討調度甚急四方以災上不得不覆某處蠲稅糧若干某處截留運粟若干京師四萬之儲不得時繼事皆難處交從容調停權其輕重緩急務求濟事又因民貧歛急不忍椎肌竭髓取償歲額至於官爵之冒濫賜與之無節非時之宴遊無益之齋醮一切侈靡耗財之事終不能違其所蔽固其所明乃嘆曰胡為使民至此極也故乞休歸隱九峰

給事中王昂劾吏部尚書楊一清選法不公謫休寧縣丞一清自劾留昂不聽

王雲鳳貽書曰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主

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古今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損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官之問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矣

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譖毀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一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總督浙江軍務右都御史陶琰巡撫應天副都御史王楨會總制江西軍務都御史俞諫夾攻桃源賊王浩八等于徽甯平之

初琰慮桃源賊聽撫難信預為之防至是賊果率眾突入境督兵會剿遂平餘黨

總制江西軍務都御史俞諫奏江西賊平請建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從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主

以王瓊為戶部尚書

以劉春為禮部尚書

總督浙江軍務陶琰城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四縣

七月以席書為浙江按察使

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疏歲大侵請出內帑及貸富人貨糴易粟賑濟飢荒下部議行之

以右僉都御史吳世忠巡撫延綏

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陳壽檄布政司留絨毯餘銀以備賑濟因鎮守太監廖堂等銜之乞致仕不從

先堂稱旨造絨毯帳幄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兩書至已完解廉知其贏餘數萬兩欲輸內權貴檄所司留以備

賑仍解論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家
堂兄弟訴于所估者欲圖中傷之遂乞歸四入疏不得
請始復視事

僧欲奪甘肅民田地遣官督建僧寺禮部尚書劉春執
不可止之

時關中飢春力爭以為不可大略謂非止病民邊警至
不可支持必致擾害厥入并下竟停之

八月以石琚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哈密忠順王速檀拜牙郎走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據哈
密

自弘治已未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哈密弘治末年哈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五

密屬夷阿字刺等怨陝巴指趙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

子真帖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

避刺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有受命來守哈

密者我歸本寨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遣都指揮朱

喧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字刺等陝巴尋死子速檀

拜牙郎立淫醜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

王速檀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虜寇宣府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

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教諭資其
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

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具
疏辭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特
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

詔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清縣
孫兒莊一在安州驕馬廟一在清苑縣關莊社

順天府秦鄉試取中式舉人史道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講吳一鵬中允劉龍

應天府秦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大化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諭德倫文叙中允賈詠

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俱照額取士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五

先四省以劉瑾稍增解額及庚午瑾誅尚書費宏因開

科期近奏准後科改正故悉遵舊額

巡撫宣府王雲鳳乞致仕從之

九月總制四川軍務彭澤率兵討內江劇賊駱松祥等平

之

以王瓚為國子祭酒

以右僉都御史孟春巡撫宣府

詔建擬舉大素等殿

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請總督巡撫城廣昌南豐新城以

固防倅檄督成之

江西左布政使鄭岳副使李夢陽相奏許命大理寺卿燕

忠勤鞠

十月以義子朱寧掌錦衣衛事。

寧本內臣家人姓錢有寵于上賜姓朱。

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浚米粟募民益兵邊民賴之。

占城失國在他所世嫡求冊授正奇劉春議朝命不可辱在草莽止之。

十一月以右僉都御史高友璣巡撫大同。

起臨淄知縣許瓚為浙江按察司僉事。

初劉瑾銜瓚父大宰進以編修知臨淄及瑾誅丁進憂至是起用之。

兵部右侍郎李貢乞致仕許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以副都御史陳珂巡撫河南。

以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書。

十二月總督江西軍務俞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賜勅褒獎陞俸一級。

建昌賊為患數年勢逼益府官軍不能討諫命師盡擒以還。

河南左布政使楊子器卒。

子器浙江慈谿人初舉進士歷知崑山常熟二縣稱循良有異政歷官所至以賢能著聞。

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朔。

乾清宮災

吏部尚書楊一清言時弊五事不報。

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慢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五謂不當置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

御史張士隆上疏時弊不報。

士隆言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蕭盜之亂既不知警方且與居無度瞻近匪人積我醜于禁中戲于戈于臥內徹夜燕遊外見煙燎內廷土木奢競華侈親信內臣取貨于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三七

竭而兵亂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璠則死詔獄間閭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交機之群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除。

大學士楊廷和疏請更易弊政不從。

廷和上疏請早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節奉聖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

郎中吳巖疏乞不事虛文以弭變不報。

巖因廷和上疏諫止時弊乞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之旨。

遂言求言之旨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陛下若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三孤九卿以至科道各陳所謂誠格九廟也孝奉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苑皇儲也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奢僧也革中市也遣邊兵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舍此數者而別求常理定制抑末矣

中書舍人何景明應詔陳言弊政不報

景明因寢宮被災上言聖躬卑立皇儲未建后妃不得常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前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儒道談議于前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天

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尤宜早為裁抑

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纘疏再災四事不報

一曰正大本以安天下二曰省內臣以慰民望三曰處

驛通以蘇民困四曰廣延納以開壅蔽皆切時弊

總制四川軍務彭澤調兵討崇慶劇賊范藻等平之

上御豹房

四川群盜平加總制軍務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

源為左都督

二月以右都御史鄧璋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巡撫河南都御史陳珂奏沔池河清二百餘里宜祗德祈

承天佑下部知之

命大學士梁儲翰林院學士毛澄主考會試舉人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霍輅等四百人

南京兵部尚書劉機乞致仕許之

行人傳楫有事德府聞母病京師以事且緩乞回京省母

禮部尚書劉春題覆從之

疏下吏部以差遣隸禮部春日苟可勸孝而無病于公

何成案之拘耶

命副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大軍務

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

近傳朱寧張銳張雄等目導上遊故微行不可諱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天

止識者憂之

改張燦為南京兵部尚書

改王守仁為南京鴻臚寺卿

守仁在南京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

工部尚書李燧疏再災弊政不報

燧因乾清宮災言非常之災必有非常之變今土木叢

興如修建鎮國府及新寺豹房擬舉大素諸役皆不經

而徒勞民傷財宜少貶損以答天戒

三月總制江西軍務俞諫檄兵備胡世寧等會兵勦臨川

四寨府盜盡平之

巡撫江西都御史任漢養病命右都御史俞諫巡撫其

地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唐阜黃初蔡昂進士及第霍稻等一百三十五名進士出身王問等二百五十八名同進士出身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完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完書謀乞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

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壻司獄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乞復護衛輦載金銀器寶藏于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先於十四日覆寧王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營業

四月以右副都御史邊憲巡撫寧夏

憲撫山東以玩寇殃民下獄為民未二三年起用

改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

巡撫陝西都御史陳壽下令捕鎮守爪牙惡少數十輩太監廖堂衛之

堂縱惡少散遣各郡縣衛所漁獵害民壽捕之皆逃歸寧王宸濠行文牒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為侍衛令旨為聖旨

順天府屬縣大飢巡撫都御史王倬奏請發通州倉米賑之

倬請米十萬石恐轉輸比至民且為溝中瘠乃請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做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糧散給飢民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計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

五月陞南院右都御史戈瑄為南京刑部尚書

大學士費宏奉旨令致仕

先是江西盜緝而復叛遣總兵李鑑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鑑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鑑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也與暉同薦者則以萬金賄鑑軍求行軍陰諷中使屬票擬用宏執不可竟用暉軍因衛之既而寧當得詰贈三代欲假交權乃具百金飲器三遣所親賁夜入餽宏拒之既又餽焉又拒之如初寧亦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鉅萬金冀為內援且過結納諸當路獨憚宏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之者宏因極言宸濠不臣將借護衛以為羽翼耳

不與之便明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本部陸完遇于闕下問所以復奏者宏曰寧王護衛曾兩幸之矣今可與與乎完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宏慨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宏沮濠而錄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撼之乃遣校尉日夕伺間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宏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宏引咎自歸力請休遂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采亦罷職五月南歸冊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入冊中縱火行李皆為煨燼寧黨使人舟尾窺之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貨遂以是復寧寧乃已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三

命典誥勅禮部尚書勸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巡撫延綏僉都御史吳世忠乞致仕許之

六月以黃珂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召雲南巡撫左都御史洪遠為南京大理寺卿

開州同知何瑋為三審法以平徭役立分程法以築河堤民甚戴之

塘守正嫉邪既忤劉瑾又經筵直諫忤旨降謫開州而孜孜親民事信有道作用自不凡云

以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

順天府尹楊廉奏陞昌平縣為州

廉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復奏民困不堪事下部乃

均車輛十之六于三縣使州無偏重釐各官馬夫銀千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不得皆者為令

登王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慣熟武藝強賊楊清李甫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

七月以副都御史陳璘巡撫延綏

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

命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侯觀總督宣大軍餉

以副都御史王懋中巡撫雲南

南京兵部尚書張燦條陳機務八事下部議行之

八月辛卯朔日食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三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

先是土魯番王速檀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

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

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

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

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

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

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調三邊軍馬

外邊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檀滿速兒并火者他只

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牙拜郎送回本城居

守

勅都督奄克李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

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

御史張麒上言甘肅之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用彭澤總督不報

給事中王江上言戎務不宜並用二人總督不報

江引治病者藥無二君奕奕者局無二帥尤明切

總制宣大軍務兼關領兵據險擊虜首傷右臂而遁捷聞賜勅獎勵

蘭提兵自駐陽和以當其衝分部諸將十七人各伏兵要害遣謀者往來傳報或倚或角賊乃遁我兵又據險

聖明大政紀 二十卷

書

邀之斬獲百有餘級

寧王宸濠令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俞諫報不可濠銜之時宸濠方畜異志以得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見諫

不可又去其左右為惡者濠怨甚屢欲殺之

江西右布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閑住

時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

遂致恨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托以詩文交懽既而

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寶相訐奏行都御史陳金委三

司掌印官會勘岳言與夢陽不合夢陽因通宸濠濠遂

執岳門子拷掠逼供賊私無名數多奏差大理寺卿燕

忠勘問岳因為民特以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害不為

主論所容以冠帶閑住

九月以副都御史蔣昇提督南贛等處軍務

以副都御史秦金巡撫湖廣

禮部尚書劉春等奏定祭葬謚議定格從之時勢要及故舊有以厚利力請者故奏定格以便持守

以右都御史周南總督兩廣軍務

降編修王思嶺南驛丞尋以傷重死

思江西泰和人少傳王直曾孫上疏佞倖蠱惑上心諸

不法事忤旨校闕下

以方良永為浙江布政使

十月點閱軍營御史周倫條陳營務八事下部議行之

聖明大政紀 二十卷

書

陞南昌府知府李承勛為浙江按察使

江西瑪瑯崖華林桃源等寨平盜之功承勛居多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助竄詞陷之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

從公論直之其功益著

寧王宸濠招都湖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與楊清等不時

出外劫財分受

命工部侍郎劉丙兼食都御史總督湖廣採木

十一月起蕭紳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紳先撫真定以玩寇殃民下獄為民未二三年復起用

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傳兼太子太傅

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雍泰卒

秦家居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今以法治之
凡縉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無
私書無非義之餽之受靈寶太宰許進謂郡知州曰吾
遙望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十
卒卒時榻有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五卷正誼卷詩集
六卷傳世

整理陝西糧餉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
糧草皆徵折色銀兩下部議從之

自弘治四年戶部尚書葉淇首變中鹽本色為納銀以
致邊用窘乏有米珠草桂之謠至是馮清又改陝西糧
草為折色而王瓊在部乃曲從之作偏之罪豈可逃乎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

乙亥正德十年正月

朔

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冠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

總督川陝軍務左都御史彭澤遣通使火信等納金幣於
土魯番贖哈密城印

澤抵甘州值土魯番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

以番夷可以利咱遣使納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贖城印

按南書胡世寧奏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

自其主國王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

無敢直言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親

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民回回一種

久附土魯番為傾本國哈刺灰畏兀兒先達二種已絕

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拜牙郎自願投附土

魯番及欲導彼入寇矣正德年間兵部奏差總督彭澤

經略仍請勅一道書諭番酋速檀滿達兒并火者他只

丁欲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并牙郎送回本城居守夫并

牙郎自願歸彼雖令復守本城亦其臣屬也于我何益

又勅一道令奄克亭刺回還哈密與為亦虎仙同守城

池夫為亦虎仙為彼占據哈密而奄克亭刺避難來歸

今使之還是驅入虎口也一時廷臣失處彭澤素懷忠

勇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而苟且行事不終而

還責以大臣體國之義不為無罪也使令土魯番獻還

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

助之兵糧數萬到彼為王誰與之中蓋不過一二年復

為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

為後日捐勒索之計耳于我中國何益也

以僉都御史李瓚巡撫順天等處

以右副都御史白圻總理南京糧儲

二月禮部尚書毛紀乞停遣使西域資番供上諭知之

紀言烏思藏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他習俗鄙惡語

言侏儒與中國懸絕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聖

明在上詎肯崇信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常格差遣伴

送亦有通事人員豈可煩朝廷近臣往資資供媚之失

天朝大體乎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大學士楊廷和梁儲新貴。上疏止宴遊不報。

疏出于靳貴手。言：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奸盜竊發之變。未知何以備之。

大學士楊廷和梁儲靳貴疏請重視朝嚴官禁。上諭知

之貴具草。言：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又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庭非操練之所。乞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軍士操練。必於演武之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時啓處。庶不有勞於聖體。謹開防亦可。盡釋於群疑。

皇明大政紀

以楊廉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改按察司副使劉瑞提督浙江學校。

瑞造士先德行而後文藝。有一行者必獎以廩食。若行檢虧缺。文雖工必黜。於是士知向風。人文大振。遂定冠婚喪祭鄉飲鄉射之儀。舉名宦鄉賢之祀。教廟庭釋其歌舞之節。而風化丕變。部使者文章薦之。

御史主廷相官時政。忤旨下獄。修撰崔銑請執政申拔出之。

南京兵部尚書張深奏革守備屬冗官。從之。

三月。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

總督川陝軍務彭澤奏事寧乞休不允。

澤受經略大任。既不能察事體。抗論哈密之不能復于朝廷。及抵甘州。又無深策奇謀。惟思以利啗番夷。已失國體。況金幣徒棄。而哈密城終不可復。何咎人言之紛紛乎。

軍王宸濠差審理蕭宗濂招請舉人劉養正到府密謀。

濂聞養正有才能。多讀兵書。請至府。講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即贊濂有撥亂之才。當受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

以副都御史臧鳳巡撫保定等處。

以副都御史張津巡撫應天等處。

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劾總督都御史彭澤處置甘肅

皇明大政紀

謬下兵部寢其奏。

澤乞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

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瞻悌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漢壑之欲。要我以

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影非愚臣所能逆觀。時陸完

猶在兵部。寢其奏。

四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深乞休。加太子少傅致仕。

深性剛褊。與人多不合。其在戶部。清查遠年逋賦。論者

謂劉瑾方事督責。而深多附之。及瑾誅。日以金壽星為

獻。深後極詳辨。未可知也。但大學士石珪極加稱美。其

亦有所試云。

以右都御史叢蘭總督漕運。

南京吏部尚書孫需等奏考察庶官。

需存黜叅之公論無毫髮私徇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太甚斥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藉口自文需曰吾期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也蓋所出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其明

改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

江西提學僉事田汝耕乞印如分巡官以便關防禮部尚書劉春題覆徧行天下從之

閏四月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一清為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

皇明大政紀

卷一

改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

南京工部尚書林廷選乞致仕許之

以李遜驪南京禮部尚書

陞開州同知何塘為東昌府同知

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慶陽循禮長法翼翼小心子姓祇獲皆遵約不敢恃恩

澤為驕縱門庭閑然

召總制甘肅寧夏軍務左都御史彭澤回掌都察院事

澤奏土魯番速檀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

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給

密終不可復

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兀良哈寇馬蘭峪叅將陳乾戰死戶科給事中黃重奏天下官員更易太速以致民不安生不報

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偉調兵伏馬蘭峪下擊虜敗之

虜射死陳乾總兵太監合兵討之也馬蘭峪倬曰虜知

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揮葉鳳率兵伏山下虜果

毀東墻入伏發斬獲六千餘級馬一百五十匹奪回男

女千餘事聞有勅獎勵及白金文綺之賜

五月以石玠為戶部尚書

召陳壽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壽任陝裁抑鎮守民恃以安及報至軍民數千人擁集

撫臺泣留壽壽曰君命也出城之日號呼之聲震地擁

肩輿移日不得行陝人至今道之

改南京兵部侍郎石瑄為禮部右侍郎

起丁憂柴昇為南京工部尚書辭弗允

命工部侍郎趙璜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禮部尚書劉春丁母憂去位賜祭葬給驛以行

以羅欽順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軍務同都督桂勇帥師討兀

良哈

起左都御史陳金復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忤已擅捶殺之
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以副都御史曹祥巡撫貴州

以戶部侍郎馮清兼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七月北虜大寇固安平涼等處

改趙鑑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以右都御史李昂巡撫甘肅

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劾朱寧濠鈔害人不報三上疏乞致仕從之

時寧濠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錫三萬餘

兩良永言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

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雪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

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

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

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饋

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

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

刑仍乞急行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將已歛鈔銀盡給還

民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爲然置之

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軍民肆無厭之求有

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

頗惧仍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

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憾之
不置

以江西右布政使張嶺轉左布政使

嶺西徭僮作亂命廣東右布政吳廷舉兼兵備副使撫

治廣肇諸府

八月起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

巡撫寧夏都御史邊憲督兵禦虜於花馬池紅兒山連敗

之捷聞賜獎勵

江西省城藩司火災延燒萬室

以王璟爲右都御史協理院事

命戶部左侍郎楊澤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餉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

寧王宸濠密令劉吉徐欽等設計聚財以助兵費

濠招奸人投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

木等貨攤放官本稻谷加倍取利假貨兌軍多收銀兩

重科夫價軍民受害百端

九月南京工部尚書柴昇乞致仕許之賜月廩歲祿乘

傳還鄉

以黃珂爲南京工部尚書

東昌同知何璫乞致仕吏部題覆留之

以僉都御史王純巡撫宣府

以鄧岸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巡撫江西右都御史俞諫以疾乞休內旨令其官閑住一

諫去宸濠左右惡少濠怒甚因具疏乞休賄權閣奪其官

南京戶部尚書胡富乞致仕從之

寧王宸濠令藩司啓開臬印署寧皆票受方行

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奏寧王宸濠無道罪狀下兵部移文寧府令鈐束其下

世寧念濠反跡已著人莫能言發忿上疏抗疏曰寧王

自得護衛以來威謀日橫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諸臣阿順保身百姓亡逃失業今日

江西當憂而亟爲之所者顧獨群盜已乎臣請簡命才

節威望大臣巡撫方面銷除盜邪于無形勅王自王其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四

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濠聞之有自咎語推過近屬以自解

惟河南左布政孫燧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時宸濠橫逆潛謀不軌不可盈厭百姓脂膏剝削無遺

輦珍寶結禁近以爲與援及連各洞寨通賊縱其流劫

包休于時鎮巡藩臬以正自持者百計凌轅必欲致之

死地故士多毀節脫禍公然旅附矣燧觀變究源謀所

以制之於是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撤驍利諸凡推剝

黎萌者漸次剷削偵姦黨置之法以剪其羽翼

以江西副使胡世寧爲福建按察使

世寧離任臨發中毒下血幾殆蓋濠爲之

宸濠奏副使胡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賄營內旨逮之

濠銜世寧欲殺之摘前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爲

訪上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

察司使過家濠屬其黨御史巡浙潘鵬發卒纂取世寧

甘心焉世寧知濠計則間行赴京就獄會逮繫詔獄濠

又囑用事人計必殺世寧絕口繫再經冬訊鞠榜掠歷

諸刑械世寧幾瘦死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於是行

江西撫按會勘其事

御史程起充疏乞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下所司知之

起充因宸濠誣陷江西副使胡世寧繫獄極言世寧非

病風喪心何苦爲言要皆有激而云然初今御史提解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四

來京夫何公文稽遲四月寧王復上在逃之章蓋稽遲

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厭君

臣父子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世寧焉能比走胡南走越

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于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見

天日而甘心受死也乞陛下詳察之哀矜之

以右副都御史任漢撫治郎陽

十一月改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

以鄧庠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右副都御史王潮巡撫大同

以洪遠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以崔文奎爲工部右侍郎

江西承生象宸濠謁三司稱賀。左布政使張漬以義拒辭。止之。

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以右都御史李克嗣巡撫河南。

命副都御史陳天祥清理閩浙鹽法。

以右副都御史黃璜巡撫山東。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朔。

上御豹房。引邊將江彬許泰劉暉賜姓朱。及朱寔同卧起。

御近號四外家。

大學士靳貴疏大祀南郊請遵故事。上諭知之。

貴言比歲駕出鑾回或至暮夜切恐俎豆陳設不能蠲

聖明大政紀

卷二

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且警蹕不嚴。兵威不肅。百官失

趨蹕之節。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或交馳于輦道。群衆

或喧呼于御街。况塵埃昏暗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

之際。尤難關防。伏願駕出鑾回。俱在清晨。

命工部左侍郎趙璜整飭薊鎮邊關。

二月以右副都御史蕭翀巡撫陝西。

虜寇榆林。巡撫延綏都御史陳璘調兵禦之。

刑部左侍郎張綸勘宗室互訕事還京。疏處宗室選婚及

祿米折銀二事。下部議行之。

乙亥冬。往覲代王博理。兄弟互訐事。會晉府慶成王獄

久不決。亦命綸訊鞠。辯斷詳明。皆覆于法。

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奏設安義縣。及銓除通判駐弋陽。橫峰。下部議行之。

燧以安義新民多羣不逞。并橫峰諸寇。地險人悍。易煽

亂。故奏及之。於是瑞州南康進賢俱檄築城扼其要害。

南京國子祭酒賈詠疏乞選風憲及兩京部屬有缺。擇本

監行實年貌才力相應者擢用以勵其餘。下部知之。

寧王宸濠妄受投獻田土。令陳賢帶火信等統衆將辜增

總志英家眷二百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

三月以右副都御史鄭陽巡撫寧夏。

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調漢土官軍。征府江兩岸桐江

等村巢窟賊平之。

聖明大政紀

卷二

先是府江東西兩岸大小桐江。沿口仙右回茂田冲。斷

藤峽。腰離三黃等處村巢接壤。道路崎嶇。唇齒相聯。衆

衆糾合。劫掠殺人。久爲府江之患。至是金等督調兩廣

漢達官軍土兵。分爲六大哨。行兩廣按察使宗璽左布

政吳廷舉副使傅習張佑左參議張九遠左參政蔣曙

副總兵房蘭鎮守太監傅倫泰將牛桓張祐陳義都指

揮魯宗貴主英鄭綬戴儀統領水陸並進。俘斬七千五

百六十九名。餘黨無平。

以右僉都御史公勉仁撫治鄖陽等府。

東昌府同知何瑋乞致仕。許之。

寧王宸濠見朝廷未立東宮。密差勦銳林華等賄結

將長男大哥儼以上廟燒香爲名迎取來京。

錢寧受銀三萬兩。臧賢受銀一萬兩。暗行許允。先令林華回報。詐稱欽賜玉帶金箱。寶石帶各一條。綵段十對。傳令本府穿紅衣四十餘日。俟錢寧傳取。

四月。安南陳嵩弒其主黎暉。

賜被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譔。管國事。年號光紹。陳嵩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年號天應。

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定均徭則例。

革下里槩徵之弊。定人戶九等之則。而又專責牧守。承判派徵額數。一洗吏胥之弊。痛懲包攬之徒。

命兵部右侍郎丁鳳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

皇明大政紀
五月。風霜大旱。

遣中貴監督燒造磁器。

寧王宸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內。左布政張嶺以非制拒之。巡撫山東都御史黃瓚乞省臨清州鎮守太監下部知之。

瓚言正德初。增內臣九員。至五年。裁革三員。近又增至十五員。以一州。既有戶部。工部。糧鈔。管閫兵部等官。今所臨不過二倉。又增內臣一十五員。民何以堪。

六月。加兵部尚書王瓊太子太保。

虜寇大同總督軍務侍郎丁鳳向總兵劉暉帥師禦却之。以右僉都御史劉達巡撫宣府。

七月。虜人宣府總督侍郎丁鳳等復調兵禦却之。

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東陽力救之。至是東陽病劇。一清偕梁儲斬貴就問之。一清等知其不起。無以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諡文正者。公而不諱。請以諡公東陽。倚榻頓首遂卒。

寧王宸濠因舉人劉養正誣捏吉安府科舉生員康煦。令秦榮羅織打死。

煦在人前非笑劉養正交結宸濠故陷之。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八月以副都御史陳雍撫治鄖陽。

清理閩浙右副都御史陳天祥卒于官。

皇明大政紀
大學士楊一清因災自劾。并疏弊政。以近倖錢寧銜之。遂乞致仕。

乞致仕。

一清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上。疏近日紀綱縱弛。風俗頹頹。用舍違宜。官府異體。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

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大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冒之夫京。

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醜類在位。將安用之。疏入。

忤錢寧。遂謝病歸。

兵科給事中毛憲疏乞留楊一清下部知之。

憲言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

兵科給事中毛憲疏乞留楊一清下部知之。

憲言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

圖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大義。不宜托疾而求法。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宜因請而遽允。

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寧王宸濠打死南昌左衛指揮戴宣。將宣財產盡行收府。宣陞兩廣守備。濠怪見遲。將男監禁五年。女官儀賓陸程爲妾。

巡撫河南副都御史李充嗣檄河內修韓文公廟。復許文正公祀田。

謫福建按察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

初世寧刑訊一年。佞倖朱寧蕭敬張雄張銳江彬等受宸濠重賄。欲殺世寧。賜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卷

大理少卿胡瓚署寺事。抗言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寘之極刑。何以服天下。衆直之。及撫按孫燧李潤奉勘。委曲明世寧無辜。得奏報。於是與輕比。議上。留中數日不發。佞倖亦重犯公論。得減死謫戍。奪瓚等俸。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光宙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汪俊諭德顧鼎臣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崔桐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李廷相諭德溫仁和

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幣。速檀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大寫亦大者。徽者兒同來。

送印取賞。甘肅巡撫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貽速檀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拘留虎都六及徽者兒於甘肅。爲質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質。留二夷告速檀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并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思等來。貽番書計問遂引兵直犯。命右副都御史趙鑑清理閘漸鹽法。

改陳恪爲大理寺卿。

寧王宸濠奪官池賄李士實。左布政張嶺以不可抗之。

濠遣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啓視之。則棗梨薑芥也。遂呼

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也。吾恐臣子受命于天子。行止非人所能預。濠聞之。默然良久。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卷

以右僉都御史胡瓚巡撫大同。

十月。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敗土魯番于肅州。

九疇以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并進貢頭目

拜失烟答及斬巴思等。凡衷甲者皆收繫。挫死。令內附

英兵劫其營外。瓦結刺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其兵。

土魯番懼乃引去。

兵部尚書王瓊劾左都御史彭澤賄夷啓釁。乞切責勘究

從之。

推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汀漳等處。

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兇谷民。初爲偷竊。擄奪。以

至聚徒爲盜漸至擄劫鄉村焚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一皆謂終不可理兵部尚書王瓊獨知守仁特薦用

撫湖廣都御史秦金上地方便宜八事下部議行之

十一月巡撫河南都御史李克嗣奏地方荒歉乞蠲通賦下部議免之

以右僉都御史李鉞巡撫山西

改禮部尚書毛紀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官內閣誥勅

以南京禮部尚書李遜學爲禮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五

十二月北虜犯山羊口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衆

以吳儼爲南京禮部尚書

監察御史養親陳茂烈卒

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

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

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

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贖乃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果

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獻章

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爲學須主靜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御史王應鵬列御史陳茂烈孝廉狀詔賜坊牌表宅里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朔

上獵于南海子

鎮撫南贛等處都御史王守仁檄行十家牌法

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

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即報之官如或

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諭所屬無遠近皆務實行之告諭

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

幼順小心奉官法勤謹辦國課恭儉守家業謙和處鄉

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見善互相

勸勉有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有溫和遜讓早已

舉明不取紀

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已親人而

人不疾惡者乎夫罵詈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

未必得伸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

懇懇其勉聽之

吏部奉朝覲賢能官江西左布政張嶺等賜宴內府

出使湖廣兵科給事中毛憲乞議處賑濟暫回督征使臣

及罷工作節賞賚不報

憲上疏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還府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臥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聖鑒勅下該部速

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資以惠困窮

二月撫鎮南贛等處都御史王守仁檄四省兵備官選募慰傑民兵操練

守仁以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窺伺剽掠大為民患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督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眾者每縣多或千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為率中間有出眾者優其原餼署為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

五十四

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實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札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寧府典寶關順內官陳宣劉良泰宸濠不法事情濠差承奉劉吉賄近俸錢寧等捏陷關順等俱發孝陵衛充軍

濠疑承奉周儀主使將儀并家人六十餘人盡打死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主考會試舉人賜宴于禮部撤棘取中式舉人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以右副都御史臧鳳巡撫順天
上幸功德寺

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上邊務六事下部議行之

其略原情罪以責戰守嚴事例以防推避體人情以省支費養間諜以資探報明賞格以激人心增兵備以專經略

以右副都御史李瓚巡撫保定等處

三月加兵部尚書王瓚少保兼太子太保

以右副都御史鄭陽巡撫陝西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汪佃等一百十五名進士出身柯維熊等二百三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五十五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調三省兵攻寇信豐龍南流賊連敗之

賊突至信豐守仁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之乃潛令兵從徑道大敗之賊潰奔象湖山拒守又潛兵搗其巢穴大敗之賊又潰入流恩山等巢復敗之賊遁去

寧王宸濠令王春徐欽等招募憤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五百餘人及四外亡命強盜楊州慣熟武藝好漢數百餘人同楊清等藏丁家山等四散劫掠官軍民財商貨送府平分

以後時出為常

寧王宸濠厚賁結廣西土官狼兵并南贛汀漳洞蠻欲圖為應。

寧王宸濠差人往廣東收買皮張製作皮甲及私製鎗刀盔甲并佛郎機銳各項兵器。

以後日夜打造不息。

江西藩臬議上址別建巡撫都憲行臺都御史孫燧以民困財匱止之。

燧初暫處清戎察院御史范軀銜命將至藩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上址別建燧曰有正人無邪

地際此民窮財匱而可為我造新衙門乎仍舊貫而加葺之可也爰移後堂向前數尺墜下隱故溝淤沙中得

皇明大政紀

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

以右副都御史蔣恭總督兩京糧儲

四月巡撫應天都御史張津以征賊冠軍功加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舊巡撫。

大學士靳貴以典試事被劾致仕。賜勅給驛以歸。

初辛未會試給事中馬卿劾貴賈題事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靳貴家奴洩試題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

其人中式比填榜號之曰用戒賄貨已出院尚書費宏上疏請究之縱不實可使大臣毋受侮于四方竟坐奴

罪舉子充吏至是科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

會試益致群疑于是言官復醜詆之。

畿內飢命都御史李鉞賑濟。

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土魯番陰遣使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賜預養子之列土魯番欲傾中國害彭澤陳九疇故陰使寫亦虎仙投

隙中傷之。

五月命禮部尚書李遜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典誥勅教習庶吉士汪佃等。

擢吏部左侍郎毛澄為禮部尚書。

黃凌岡護岸三掃告成。

乙亥秋河變阻運道命工部侍郎趙瑣兼憲職總理

皇明大政紀

至是告成。寧王宸濠忌布政張嶺賄倖倖錢寧囑吏部陞光祿卿以

遠之。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調兵攻何塘洞山寨賊酋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巢平之。

擒斬俘獲無算其脇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守仁令委官招撫脇從諸賊安插復業四千

餘人。

寧王宸濠令奸人陳賢等暗藏南北直隸山東一帶進京沿途鎮店假名買賣專一接報京中事情。

六月己巳朔日食。

命戶部右侍郎鄭宗仁總督宣大軍餉。

士魯番誣奏都御史彭澤陳九疇激變番夷以啓邊釁下兵部議尚書王瓊劾澤等欺罔逮九疇下獄。

士魯番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有隙欲甘心九疇假稱九疇壞事故誣奏自解其毒殺之非。

命多官會議彭澤等事內批褫職爲民。

先彭澤掌都察院事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

察之及是招澤過瓊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及王瓊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士魯番復增幣失信致起邊釁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會多官議戶部尚

書石玠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

二十卷

史

今事須再勘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

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不能奪禮部尚書毛澄力救之奏上朱寧有憾于澤故管內旨除名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疏請通鹽法從之

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嚴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表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王守

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

以王鴻儒廖玘爲吏部左右侍郎以顏頤壽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奏請廣東三省夾勦桶岡諸巢下部議從之

詔定清平縣

從王守仁奏請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李敷等調兵生擒賊酋陳日能等搗其巢穴平之

七月加蔣冕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幸昌平州

命工部侍郎龔弘兼倉部御史總理河道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五九

初守仁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轉輸之苦重困于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

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灰滅衆皆笑爲迂故屢不報惟尚

書王瓊慨然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守仁疏覆議奉旨改提督南贛

汀漳等處軍務換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俱得報可

廷議都御史王守仁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何塘洞等處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以許達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八月。上出宮。遊獵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開關。不報。

邊將江彬許泰劉輝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關。欽諫不聽。遂遠出關外。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以後遂率以為常。

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調兵計擒江賊賀欽廖琪等。其黨悉平。

寧王宸濠以進貢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為名。差徐紀趙隆盧孔等赴京打探動靜。

以後沿途伏健步快馬。有所聞。限以十二日報知。起丁憂副都御史王績撫治鄖陽。

皇明大政紀

九月。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奏議兵備憲臣下部議之。

燧奏復饒州兵備。并重九江兵備之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等郡。乞湖東分巡兼

理兵備。專駐撫州。奏設南康府巡邏通判。管攝鄱陽湖魚船。內九江湖東二事。被倭倖陰阻不行。餘從之。

以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軍務。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會貴州巡撫都御史鄒文盛合兵討清平香爐峰苗賊。平之。

上獵大同陽和衛城。

二十七日。方獵。天雨。電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星隕。明日。駕赴大同。

北虜以衆數萬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虜引去。十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罷黜都督江彬。不報。

懋言。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盡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強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客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報。

皇明大政紀

以右副都御史范鏞巡撫雲南。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率官兵討汀州左溪賊首藍天鳳等。平之。

初。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洞賊首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乃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我出其不意。進兵連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

乃親帥兵自南康進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十二日黎明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是近山砲聲如雷烟焰四起兵復呼哨分逼鏡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官兵盡破其巢穴遂棄險走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乘勝進攻左溪斬首級無數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

十一月起丁憂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仍內閣辦事

先是廷和守制在家大學士梁儲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人多稱其能讓

聖明大政紀

卷三

寧王宸濠嗾大學士費宏仇家焚其室廬毀其先墓并攻城掠群從兄弟殺死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請兵擒捕下兵部議之

初濠令仇家搆撫瑄肩事入奏且加厚誣欲以登動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入祇如例下都察院時左都彭澤方掌院事洞燭其奸駁罷且欲加罪濠知其計不行至是又嗾害之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率兵征桶岡賊巢及穩下諸坑等巢悉平之

守仁先使人諭以禍福于是桶岡賊鍾景先請納款其未服者官兵分各道盡平之俘獲六千六百有奇破巢

八十有四釋其脇從千餘流亡復業

加兵部尚書王瓊少傅兼太子太傅

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

十二月大學士楊廷和等疏請回鑒不報

廷和言北虜不時出發為冠正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為明鑒

以王廷相為四川提學僉事

命太監畢貞鎮守江西

畢貞隨附宸濠逆謀

提督南贛軍務王守仁請立安遠縣從之

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

聖明大政紀

卷三

卷三

以趙璜為工部右侍郎

閏十二月南京禮部尚書吳儼會府部大臣疏諫止巡幸

宣大等處不報

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調兵征郴桂獮賊平之

上自宣大還京

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

冒應州禦虜之功濫封伯爵兵部以下無一人執奏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朔

上郊祀畢復出關遊幸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密計擒泐頭賊首池大鰲等尋進兵攻上中下三洲及九連山等巢悉平之

初盧珂鄭志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大鬻
借號設官及以偽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印信來首
守仁已諱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
密諭以陽怒之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
人往諭池大鬻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
同部下百十人自來投訴守仁還賴乃張燕大享將士
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
備大鬻遂率麾下四十自詣賴會正旦拜節守仁于明
日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鬻入并其黨悉擒之出
盧珂等所告狀訊鞠皆伏遂寘于獄皆斬之乘夜進兵
仍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避皆邀擊而悉俘之前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李

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械什物不可勝計
守仁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
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間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
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
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於和平地方建設
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

寧王宸濠捏奏清軍御史范輅賄近倖逮輅問罪除職
輅與畢真爭論坐席及辯朝王服色真懷恨與濠謀陷
之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詔總督漕運及淮揚等巡撫各設一員命右都御史叢蘭
專理巡撫命副都御史臧鳳專督漕運

以左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

賊首吳十三等投宸濠與閔念四等同行打劫

以右副都御史張道巡撫保定

三月上遣中官劉充迎活佛使烏思藏巡撫淮揚都御

史叢蘭疏斥佛老無益乞還充勿遣不報

時番國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生前事者以爲

活佛上遣使迎之所過誅求百計勢張甚蘭檄有司

毋徇所欲至淮謁辭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六

李

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具本劾宸濠逆謀被設計邀截不
獲上聞

以後六本俱被邀截

南京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遣使迎活佛甚傷國體不報

宇云國朝祖宗相承所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

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

燭抑豈不知西方之佛教無益中國之治乎

以右僉都御史張擒巡撫遼東

南道御史林有年諫取活佛忤旨逮詔獄

察院共遠率臺中申疏救御史林有年不報

有年被繫桎梏無爲資遠助之復疏救之

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疏救御史林有年。詔釋之。

甘肅按察司副使陳九疇除名。

四月。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附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大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

以副都御史李克嗣巡撫應天等處。

淮徐等處歲飢。巡撫都御史叢蘭奏截漕運粟數萬石及益以倉儲賑濟。下部議行之。

湖廣歲飢。命副都御史吳廷舉查各處倉粟賑之。

五月。己亥朔。日食。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上三省夾勦捷音。陞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李

守仁以大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訥等劫殺軍民。攻掠郡縣。令三省夾勦。平之。

上還京。

戶部尚書石玠因錢寧阻鹽法。累執不從。乞致仕。許之。

秦府三上疏請開中屯田為牧地。上因大學士梁儲草

制切直止之。

初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

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

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謂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

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上

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皇

帝嘗令藩封不常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蓋

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并地

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戾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

聽任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

事。遂寢。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咸嘉其善諫。

六月。江西大水。

以楊譚為戶部尚書。

以僉都御史王時中巡撫寧夏。

起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金同王璟掌院事。

時王璟以左都御史。張綸以右都御史同掌院事。金黃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李

緣再進。又以少保坐院中。故時人有中都御史之謂。

降。巡撫甘肅副都御史李昆為參政。

起右副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

命兵部左侍郎馮清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

虜寇寧夏塞。

上復議北征。大學士楊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朱彬為威

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勅。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

紀上疏力諫。不敢草勅。上不聽。

廷和屬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略曰。人君承天命以為天

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

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通者。皇上時出巡遊。天下人心。無不疑懼。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崇禎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勅。儲願就死。不敢奉命。上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

上屢遣使促勅。廷和稱疾不出。及面促儲。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平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敢。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蘭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釋之。

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大學士梁儲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力言不可。止之。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王世子司香大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狗。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七月。虜寇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等處。

殺掠而去。

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噴太師亦不刺。弒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着子也。

南京吏部尚書孫需疏。修政弭災。戒遊畋。抑權倖。數事不報。尋乞致仕。許之。

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旦。調官軍土兵。征河源等縣。蘇洞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帽子峰等寨。擒獲平之。賜勅褒獎。

斬級一萬一千有奇。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擄掠男婦二百三十有奇。牛羊輜重不可勝計。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

五十九

工部主事任鑾。以抗直忤中貴史宣。逮詔獄。巡撫淮揚都御史叢蘭。上疏宣不法。鑾當亟釋。上不聽。

總督川貴湖廣採木工部右侍郎劉丙。卒于江陵。贈南京工部尚書。謚恭肅。

起服滿禮部尚書劉春。于南京吏部辭。不允。命工部右侍郎陳雍兼詹事府御史總督川貴湖廣採木。

八月。上北巡。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寧王宸濠大集群盜。凌十一閔。二十四吳十三等數千人。

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巡撫四川副都御史馬昊。以平盜功。陞右都御史。照舊巡撫地方。

寧王宸濠捏奏南昌知府鄭獄無名賊私拿送按察司監禁。

濠常於南昌府縣索討夫馬多瓜葬祭銀兩。濠多不從。忤濠。吳十三等劫新建庫銀七千餘兩。又盜差快手。蕭鳳獲甯王何順監問。濠愈怒。詔將鳳等無名賊。私又有萬銳表兄伍吟犯徒監死。詔將前事捏奏。

九月 上在大同。

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乞回鑾不報。

瓚以沙漠之地。上不宜久留。而扈從邊兵及諸從臣。各怙寵大為邊地害。上疏極論請回鑾。且引漢表奏諫。皇帝馳峻坂之論。二十卷。主。

以右副都御史何孟春巡撫雲南。巡撫宣府僉都御史劉達奉 旨陞右副都御史。

寧王宸濠賄佞倖。置中官畢貞鎮守浙江。

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再請疏通鹽法。下部議從之。

初廣鹽止行于南贛。而淮鹽行于袁臨吉。以難高。三府之民苦乏鹽。守仁乃 上議。以為廣鹽行。則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

之策。未有散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乏費。苟非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矣。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若為定例。得俞旨。

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捕宸濠賊首吳十三等。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

濠與異圖。陰養盜賊。因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等。肆行劫掠。以佐妄費。又徧派王監。強奪民田產。有抗者必使盜屠其家。及燧捕急。府內林墓終難盡捕。

以趙鑑為大理寺卿。

以賈詠為國子祭酒。

聖明大政紀。二十卷。主。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南京禮部右侍郎楊廉上疏劾交修。止巡幸。不報。

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疏乞回鑾。不報。

上在關陝。以伐虜為名。江彬等導以荒棄。諸不經事。宇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

十二月 上在榆林。

以右副都御史沈冬魁巡撫河南。

撫治鄭陽都御史王禎因奏府護衛奪民產。奏下辨証還民。

以右副都御史沈林巡撫山東。

己卯。正德十四年正月。朔。

上在榆林。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疏乞致仕不允。

當路素忌之。欲從其請。兵部尚書王瓊力言不可。從其請始留之。

巡撫保定都御史張漬知侯倖江彬錢寧等擠已乞致仕許之。

命工部侍郎趙璜督運大木以備營建。

時永順宣慰彭明輔進大木五百餘根。皆堅實美材。有圍一丈四尺長五丈者。天津河涇至張家灣。一夫價費

一兩。至神木廠以大車二輛併作一輛。名雙腳車。運木

一根價八十兩。人騾被壓即死。車戶多逃。雖有歸河。形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塞難運侍郎劉永修濬價一千兩。迄無功。部及採木官俱停俸。璜請任其事。璜議天津三衛下班官軍運木。免顧車之費。

二月。上自榆林還京。

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

時前星未耀。上遊幸不時。中外危疑。故疏請之。

寧王宸濠持重賄交通南京留守太監劉珰。

以洪遠為南京工部尚書。

命左副都御史李瓚經略邊關。

以右副都御史伍符巡撫保定等處。

三月。以陳玉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朱壽。巡南直隸山東江南湖廣。

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浮江漢。登武當。

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恟恟。時江西寧藩又

蓄異謀。俟舉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

等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

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劍。今日撒賴矣。其

容色詞氣盡歸咎於上。以沮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

遂爲所沮。

翰林修撰舒芬吏部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朝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諫止南巡。俱不報。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太醫院醫士徐鑒引醫喻諫止南巡。不報。

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張鳳刑部郎

中陸倬等率部僚合疏諫上南巡。俱不報。

武選郎中黃肇疏六事。指摘邊將江彬誘惑荒遊。乞下廷

議明正典刑。觸上怒。并同署名車駕員外郎陸震俱詔

下獄。

肇以事出江彬。故獨劾之言。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

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侯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

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皆

辜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

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國治六事於今爲最急。

者爲陛下陳之一曰崇正學請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二曰通言路請以從善爲心以開通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三曰正名號言陛下自稱爲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陛下聰明知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言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

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何不去彬以謝天下六曰建儲貳請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陸震見其疏稿顧同署名以進逮夏良勝萬朝陳九川徐鑒下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美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跪于午門外五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徐廷瓚等十餘人並連名疏諫南巡俱下獄尋命同黃輦等亦跪五日

是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胷以死諫

內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餘俱罰俸半年

芬調外福建市舶副提舉

命錦衣衛將黃輦等六人午門前各杖五十徐鑒發充軍輦震良勝朝九川俱爲民又將林大輅周敘余廷瓚各杖五十降二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

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輔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十

有一人車駕遂不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

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七疏宸濠招言群盜懷不軌狀。濠賄權倖匿不聞。

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日夜與濠謀恐事起以及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萬一事成益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遏濠托勦賊名直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嘆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速滅又連上七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十六

疏言濠反在旦夕諸奸邀諸途即不得達諸權奸得濠金錢多恐事泄并誅又幸冀非望往往不聞。

四月以廖紀爲吏部左侍郎羅欽順爲吏部右侍郎起邵寶爲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許之。

寧王宸濠密遣賊黨竊納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自劾乞罷不許。

燧屢疏宸濠逆狀不得達遂以朝廷懿親不敢擅圖先發故自劾乞休不報蓋已自分一死報國靡他矣。

以右副都御史盛應期巡撫四川。

副都御史吳廷舉奉勅勸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奏六事陰備宸濠不報。

改右副都御史劉達巡撫順天等處。

五月起右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

以右僉都御史審杲巡撫宣府。

福建福州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作亂。

貴等因月糧缺少吶喊擁入左布政使司衙門欲殺符

符走匿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等殺之

驅軍前行擇日殺祭旗貴等僭稱大總兵各處各

分爲隊伍鎖開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當者盡行

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救仕商

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去賊營撫諭不聽。

勅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查處福州亂軍。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十七

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必反召水部主事應典曰此小

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假名在彼手中以待他

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既成其題降一勅與守仁

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聚謀反特命爾督去彼處

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奏定奪。

寧王宸濠居母喪賜有司通申鎮巡求舉賢孝巡撫孫燧

與巡按御史林朝王金欲緩其逆謀其疏以聞。

濠先居父喪矯情飾禮巡按者奏舉其賢孝於朝今居

母喪踵前故事賜有司通申鎮巡官求舉賢欲緩其逆

謀而徐爲可圖且謂忠孝一道稱其孝或可勸其忠遂

上疏時江彬寵倖日盛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水寧及

孫燧保奏寧王疏至。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為？且將置我何地邪？張忠聞是言，乃密言于上曰：賊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行譏爺爺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黨濠，助楊廷和為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反謀，且知上入忠言，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監韋森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

御史蕭淮劾奏宸濠潛謀不軌事情，勅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卷八

南昌張儀官于京衛，備以其實告御史蕭淮，淮遂疏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窺陛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歲，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師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貞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宣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所有鎮巡奏乞褒獎孝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疏入，張銳張忠江彬共言于上，將淮奏令楊廷和票旨，謂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勅諭廷臣曰：蕭淮所

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革其護衛，元聞遣問廷和，廷和曰：宣德中有于趙府，守命駙馬袁泰往覓得釋，或此意也。明日元等行。

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各上疏論宸濠惡逆不法事下部議之。

廷和令兵部發兵觀變。王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瓊建議選兵為江西備，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廷和默然。

詔發兵大索宸濠偵卒于臧賢家，不獲。

宸濠偵卒林華匿賢家，其家多複壁，外鑰本廚，開則長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卷八

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脫歸。

六月丙子，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死之。

先是朝廷差賴義崔元顏順壽等行京師喧傳以為必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偵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濠聞大驚，竊以為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府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蓋不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宴畢，密召李士實劉養正及承奉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閱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

以待及旦諸司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養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茲矣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汝等知否燧曰請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戟手怒曰爾既說我孝行又遣人奏我如此反覆豈知大義令縛之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命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反復辯論斥其爲賊且顧燧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尚何言罵賊不絕口且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殺賊濠遂喝校尉火信并縛逵同燧拽出惠民門外殺之時烈日中忽

陰曠慘淡遂執鎮巡諸司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濬

四出收兵

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并械鎖下獄思聰黃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劉吉徐欽萬銳等爲太監李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等官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李徵暨僉事潘鵬師夔甘聽役使持檄諭降諸郡縣左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復爲所脇移咨府部傳檄遠近華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裴伯王春等

南康九江二府兵備副使曹雷知府陳霖江穎等遁走城破及衛縣并諸屬縣皆陷逆濠遣王春等發旁縣諸賊黨并令畢貞反杭州爲應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設計爲公文誤逆濠濠不敢速發

守仁以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欲往福建勸事十五日

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

奏至尚書王瓊揚言於朝曰王守仁在南嶺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

丁亥都御史王守仁移檄遠近暴露宸濠罪惡起兵討濠守仁集兵糧乃傳檄四方度兵家以決勝之道急衝其鋒攻其備皆非計之得我姑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宸濠果使人探之未出乃先發兵出取南康九江諸處猶自居省城以俟掣

進賢知縣劉源清聞變城守執所遣親屬妻伯殺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七月壬辰朔逆濠會李士實劉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

謂上以苜蓿鄧高皇帝不血食定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事靡不樂為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裏贖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

參政季徵同南昌教授趙承芳等齎偽檄榜諭吉安都御史王守仁執縛軍門固封上進

疏略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主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痛自克責易轍改弦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

逆濠屬宗枝拱樑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自與拱樑李士實劉養正閑念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都陽舢舨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

皇明大政紀 卷二

癸卯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會于臨江樟樹鎮

守仁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戴德孺引兵自臨江府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府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栢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為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

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興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隙從傍夾擊以佐其勢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千餘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

戊申我兵攻南昌城

逆黨聞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呼噪並進梯垣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復擒其宜春王拱膝及偽太監萬銳等千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乃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散其助從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其勝從布政使胡連泰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錫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自投首罪

都御史王守仁上江西捷音仍分兵四路躡宸濠逆濠攻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知府張文錦指揮崔文禦却之

逆濠率賊黨於戊戌趨安慶欲直犯南京銳等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于庚子遂駐師督眾運土填壘攻城城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鵬安慶人也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勢遂怯

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章告濠欲犯南京下兵鄱

議禦之

兵部尚書王瓊會眾于左順門獨曰堅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為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勅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堵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江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慎防瓜州壩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為乎且今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事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八五

辛亥逆濠聞我師破南昌解安慶圍引眾歸援濠攻安慶十有二日城守益固不能下聞南昌已破欲回舟李士實阻之勸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圍

乙卯都御史王守仁督我兵擊逆濠賊黨千黃家渡敗之二十三日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守仁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潘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

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并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

丙辰我兵復與濠賊黨戰敗之

賊并力盛氣挑戰而風勢不便我兵火却死者數十人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奮督各兵殊死戰并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

丁巳我兵火攻逆濠等舟遂擒之

賊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守仁乃夜督伍文定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方朝群臣集所執三司官責其間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論未決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嬪泣別官人皆赴水死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涂欽王綸熊瓊盧行羅璜丁嘖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勛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賜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陳皋布政使梁宸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屍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

逃潰復遣官分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宸濠既擒衆執以見濠呼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可乎守仁對曰有國法在遂低首無言令載至囚所行數步回向曰婁妃常勸我不要爲此事是我不能實非其罪今死於水望先生收其屍一葬守仁曰謹領遂爲收葬都御史王守仁奏擒逆濠及賊黨捷音

守仁既擒執宸濠并各逆官李士實等將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解赴京闕因初在吉安兩上疏飛報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朱泰爲總督軍務總兵官平虜伯朱彬爲提督軍務朱暉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總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并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官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提督糧餉往江西征討行至中途聞宸濠已擒捷報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

都御史王守仁得宸濠交賄大小遠近臣僚實跡手籍及往還私書悉焚之

都御史王守仁奏表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忠節下部議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卒于官謚文莊

鴻儒河南南陽人學有體要明習國家故事處已待人閒誠布公人亦不敢干以私至是以宸濠反方督餉起兵又聞車駕南巡忽疽發背卒

奏大監蕭敬秦用虛明吏部尚書陸完倭倖錢寧樂工賊
皆籍其家。

言官劾其交通逆濠籍沒錢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
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
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器皿四百二十
付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匹三千六百扛餘
物不可勝計。

致仕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卒。

侍郎崔銑云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齎
於輿。其子助于細故而闇于人然能自薄偉詞不亂於
顏習往西涯公處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也景
皇明大政紀 卷二

鳴顧前門人之籍聞逆濠資金先一夕逃去家人莫知
其處噫利矣哉。

八月 上下詔親征逆濠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
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游太監張
忠等見錢寧賊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於是上自稱
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
公欲往江西親征在廷大臣皆諫臣僚皆力諫不聽有
被杖而死者

邊將江彬許奉劉暉太監張忠張永魏彬先領兵由大江
至江西誣都御史王守仁始同濠反因天兵猝臨始擒濠

脫罪欲并擒守仁為已功見守仁持正不撓以永語其忠
陰解其謀各引至南京候 駕。

都御史王守仁上疏力止 聖駕免親征不聽。

疏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
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歸今宸濠已擒逆黨已獲
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
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載
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自百不一通發
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為
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
式昭大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
皇明大政紀 卷二

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
已也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大學士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上在良鄉得捷音故儲等請上回而上意不可挽
福建叛軍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領兵開元寺屯駐尋
伏誅

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眾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
懼進貴縊死葉元保縣人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
用鎗搜戮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鍾縛餘黨星散
以右副都御史王翺巡撫山東
以右僉都御史張檜巡撫山西

九月上至南京禮部右侍郎楊廉奏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從之。

初有真命百官以戎服朝見南京兵部尚書喬宇與廉皆以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諸臣見南京禮部侍郎楊廉請上謁太廟從之。

御史王守仁親帶官軍督解逆濠等至杭州會同浙江巡按御史同三司交付太監張忠等轉解赴闕復上捷音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州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等糾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年

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逆聚山谷為亂昔助濠者尚為勝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未及交復上捷音以為濠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歸功總督軍門以止江西之行既而江彬許泰張忠又至武林欲奪功守仁仍會浙江三司面交付彼轉解復慮彬等害已乘夜渡江過越即日

江驛欲回江西

太監張永復命先見上備言王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意及彬等誣守仁無君上不聽

初江彬許泰張忠謀欲奪功實欲誣守仁於上反坐守仁將叛逆擒而誅之并為已功張永知其謀又聞其與語之詳乃私與家人謀曰王都御史乃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天理何在我不為一明其冤何當他日朝廷有事何以使臣子之忠乃復命先見上備言其盡心為國之忠之功且言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江彬許泰張忠等果誣其無君欲反上皆不信乃謂之曰王都御史乃我家忠臣你等如何好這等說江彬許泰之計不行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年

上召都御史王守仁至南京張忠等從中沮之張忠因守仁在杭言不至南京見上又言此說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之守仁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張忠等皆失意又從中沮之使不見守仁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欲為道士張永聞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今聞眾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出家為道士由是上益信其忠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府知府伍為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為江西布政司右叅政

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林瀚卒于家。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福建閩縣人。學問淵委。識遠而養充。休休焉。至方若圓。至勇若甚怯。溫煥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奪。有廣平之介。而不失之狹。有萊公之大。而不失之疎。

十月。上在南京。

撫治郎陽都御史王纘聞鎮守行諸郡求活虎豹以獻。

上者。下令罷之。

禁民不許養猪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充軍。

以猪因同國姓。故禁之。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

鄉村猪盡減價販賣。小者埋棄。

十一月。上在南京。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太監張忠邊將許泰劉暉等復營內旨。領京邊軍討逆濠。

餘黨。

守仁得巡撫之命。既還江西。許泰劉暉等領京邊官軍。

萬餘人在南昌。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

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晝夜呼守仁名。嫚。

罵或衝導啓。守仁不一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

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竊賞北軍。泰等。

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

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慨嘆。

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

冬至。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亡。醉酒。

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守仁與忠等語。不稍徇。

漸已知畏。忠泰較射教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

乃強守仁。守仁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

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噴噴。忠泰不樂。而罷。且。

曰。我軍皆附於彼。奈何。遂班師。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

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

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尚書霍韜奏議曰。南征諸臣。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

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豹虎經過郡縣一空。江西平民。

再遭荼毒。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擾人成功。掩。

為已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二月。上在南京。

湖廣鎮守中官李鎮附江彬橫肆誅求。巡撫都御史秦金。

直奏鎮不法事。不報。

鎮被劾。稍戢。不敢橫恣。民免於毒。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朔。

上受朝賀于南京。

彗星見。

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大學士梁儲力言不可。止之。

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

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天下大小庶官。未奉定奪。

上三。南京。

四川等處採運大木至京者多空朽不堪用採木堂司等官俱被劾住俸。

龍州知府趙源無嗣以姪相襲指揮同知岑猛擅起兵逐之。

田州土官知府岑猛者思恩府土官知府岑濟族黨也弘治間潛亂猛降級指揮僉事因功陞指揮同知賞祿奏辭覲復其官會龍州知府趙源亡嗣襲以姪相猛因黨其妹所立假子韋璋者賂京還驛使詐傳詔旨起兵遂與璋襲破龍州逐知府趙相。

巡按廣西御史曹珪劾都御史楊旦吏部覆留之尋丁母憂。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九

岑猛賂本兵及當國者猛圖以功贖罪復原職璋圖自趙宗奪龍州請託於旦執不可當國廣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而本兵司馬擅作威福凡巡撫歲有厚餽旦獨無二人交怒嗾珪劾之吏部爲之駁白詎竟不行。

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瑄侍讀學士李廷相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張治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癸丑朔日食。

上在南京。

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疏請上回鑾不報。

廷和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

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

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至生他虞。

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奏免百姓租稅下部議行之。守仁乘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又爲奏免百姓租稅又將城中官民沒官房屋及宸濠違制宮室與華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又以宸濠占奪民間田地山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五

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營業其餘照依時價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允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

四月 上在南京。

以右都御史蕭紳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召秦金爲戶部右侍郎。

五月 上在南京。

江西大水巡撫都御史王守仁上疏自劾不報。

上召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充嗣親賜慰勞以保障安慶功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仍兼都御史照舊巡撫。

以副都御史李承勛巡撫遼東。

六月。上在南京。

邊將江彬遣兵官索南京各城門鎖鑰以兵部尚書喬宇危言止之。

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愕督府遣人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索日或數事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左

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倡九卿臺諫三上章勸回鑾輿以安社稷不報

掌詹事府管誥勅禮部尚書兼學士李遜學卒于官

七月 上駐蹕南京既久佞倖復導南遊大學士梁儲將冕自執章奏跪行宮門外請回鑾上慰許之

上復有遊蘇杭江浙沂湖湘益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將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以僉都御史楊志學巡撫大同

八月。上在南京。

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水利久廢詔大學士梁儲等議會請下巡撫李充嗣親巡視奏奪

充嗣受命蒞其地尋訪淤塞故道多為勢家所據力任衆怨無毫髮假借不逞者為謗語上騰莫陰阻其事朝議復難之充嗣即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形高下之殊并正統中周文襄治濬舊跡則功無不可成者但恐成功之後不能無疑臣者耳時論是之致仕大學士靳貴卒

御史謝源伍希儒薦起大學士賈宏及弟編修案下吏部知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左

源等隨守仁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賈宏編修案當護衛之再請也旨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明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既而巡按唐龍給事中紀綱徐之樞易瓚御史章綸審欽皆連薦其事下吏部題覆時 上南巡未及處分

瓦剌掠土魯番

閏八月 上至鎮江

上幸大學士楊一清宅

上幸大學士靳貴宅

撫樞嗟悼者久之

紀滿成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

九月。上在南京。

佞倖張忠江彬等欲自獻俘襲功。以太監張永言止之。

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

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于內。上之。

守仁疏上。始議北旋。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

調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

以右副都御史席書巡撫湖廣。

以右副都御史姚鏌巡撫延綏。

吏部擬鏌撫延綏。上覽奏。以問兵部侍郎王憲。且曰。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卷八

姚鏌南人。恐不耐西北風土。憲曰。鏌有文。武材略。用之。

足辦。上然其言。時類以諸司奏章自隨。未報。上奇。

其狀貌。一旦鏌舟誤觸黑龍舟。上所御也。上命執。

驚駕者。問舟為誰。鏌驛宿不知也。舟人以姚布政對。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即命釋之。翌日諸中官以告。始驚。

謝。是年冬未得命。仍朝京師。久之復還山東。迎駕北。

上十月。上還京。巡撫榆林之命始行。

巡按江西御史唐龍疏。乞取回鎮守太監崔和別用。一應。

地方事宜。俱責成撫按三司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永。父查。

革。磁器行令饒州府造解。不報。

龍言鎮守太監供應。歲該銀幾五萬兩。奏帶參隨供奉。

又該銀幾二三千餘兩。而至于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

供應。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兩。皆取于。

民。江西地方。被宸濠誅求殆盡。況值旱災。豈堪擾。并。

言。太祖初定天下。百僚皆備。獨不設鎮守太監。其措。

意誠遠。立法誠至。嗣後不以原立者為成法。而以暫設。

者為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民。

財耗蠹海內多事。孝宗末年。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

不幸上賓。至今天下以為憾。伏望。陛下斷自宸衷。詢。

內閣及九卿科道會議。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

十一月。巡撫鳳陽等府都御史臧鳳奏。免本年常租。下部。

議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卷九

鳳以河溢徐邳。田廬湮沒。聖駕南巡之後。儲峙一空。

乞蠲恤之。

十二月。上至通州。

上命文武大臣百官出京。禮部尚書毛澄議當執。訊告廟。

從之。

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條皆伏誅。

濠賜自盡。乃燔屍揚之。

以金獻民為南京刑部尚書。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朔。

上還京。

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戶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起費宏少保戶部尚書仍直文淵閣。

以王憲為兵部尚書。

起胡世寧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以石瑄為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官誥勅掌詹事府事。

以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

二月 上不豫。

巡撫應天工部尚書李充嗣督浚白茅港吳松江等河。

充嗣既建白得旨由是盡心所事不辭繁苦凡椿木畚

挿給賞顧直之需取諸屬帑羨餘委廉能官分幹一毫

不干于民謂水之枝節多岐而白茆港吳松江一派最

皇明大政紀

大旨興事焉自經始至迄工凡三閱月而諸水旋亦就緒人悅於趨赴無怨心。

巡按江西御史唐龍疏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官將境內田畝逐一丈量以均糧役下部議之。

龍言江西巨室置買田產遇造冊賄里書有飛洒見在

人戶者名為活洒有暗藏絕戶內者名為死寄有花

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為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

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

者有推無收有總無撥名為縣掛拘回者有暗襲京官

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冊不過紙上之雲

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齒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

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通年派糧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

三月十四日丙寅 上崩豹房。

遺詔迎取 興獻王長子 嗣皇帝位。

詔曰 皇考孝宗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 聰明仁孝

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

廟請于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丁卯司禮太監韋彬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皇親

邵惠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資奉詔諭金符趨安陸

藩府奉迎。

皇明大政紀

大學士楊廷和毛紀會太監張永密請皇太后懿旨誅江

彬籍其家令邊軍官校各散歸。

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

湯鼓四百餘錦綉珠玉珍寶不可勝紀隱匿奏本數百

件。

戊寅遣迎官至安陸州 上候迎府外至承運殿行禮開

讀畢 上陞座藩府及安陸州衛官侍班乃進金符 上

親受之遣迎官遂行朝見禮賞賚有差。

四月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墓。

上既拜慟哭從官莫不感泣。

不 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 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慎無輕言。上對曰：謹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扈從內臣張佐、戴永長、史表、宗臯、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渡江，有父老拿舟者，曰：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

丁亥，禮部員外郎楊應奎具合行禮儀途啓。

上知此係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所擬，請上至京。

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文武百官于文華殿朝畢。

三上箋勸請即位，侯令旨允，擇日具儀。壬寅，駕至良鄉。

上覽禮部具儀謂袁宗旦曰：遺詔以吾嗣皇帝。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位，非爲皇子，此所具儀何謂也。

癸卯，上至京城外，御行殿。

楊廷和請上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

詔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詔所開列一洗正德敝政，薄海內外，無不鼓舞快睹。

丙午，遣太監秦文等詣藩府奉迎聖母。

戊申，命禮部會多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定

漢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即奸邪當斬。

禮部左侍郎王瓚于南京禮部。

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璉詣同鄉禮侍王瓚曰：今上繼統

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信之。遂形諸

言，楊廷和令言官論瓚改謫南京，以侍讀學士汪俊代

之。

月，禮部尚書毛澄會同府部堂官翰林科道議興獻王

主祀稱號，上命再議之。

澄執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

王，奉其王祀。今上入奉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以主

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

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王爲皇叔父，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議上。上曰：此事體

重大，其再議。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

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大學士梁儲以人言乞致仕，許之。

時外議儲黨宸濠准復護衛，不知主之非儲也，儲默然

不辯，攻訐者益縷縷，儲亦不較。

論扈從功，以袁宗臯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

陞秩有差。

吏部尚書王瓚以人言謫戍。

戶部尚書楊潭、兵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李璵都察院掌

陳事陳金王璟各乞致仕許之

禮部尚書毛澄刑部尚書張子麟右都御史張綸各乞致仕不許

改石瑄爲吏部尚書

召劉春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復任以老疾力辭允之

文時年八十有一上復遣人賁璽書存問特加宮保柱國月給役米贈先世悉如其官廕孫爲光祿寺丞且望以嘉謨嘉猷入告云

詔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懋時年踰八十

皇明大政紀

百四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楊維聰陸欽費懋中進士及第廖道南等一百十名進士出身朱珮等二百十七名同進士出身

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狀元率諸進士於西角門上表謝恩

起何瑋爲山西提學副使瑋以居憂不赴任

六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府部大臣翰林科道復議興獻王稱號上之留中

召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赴闕尋止之

上降勅書慰勞行取馳驛赴闕宴賞於六月十六日奉

勅旨云爾能勦平逆亂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

茲召用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

國喪負廢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

勅修武宗實錄

召孫交爲戶部尚書彭澤爲兵部尚書林俊爲工部尚書命右都御史張綸掌都院事

詔正德十四年以前各官諫止巡幸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予其降調充軍爲民取復職陞用

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章濫受武職

皇明大政紀

百五

言等上疏謂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大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或曰餉或曰督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七月庚戌大理寺辦事進士張聰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抵朝議非禮上嘉納之

璵疏略曰。朝議擬尊聖考爲皇叔父。聖母爲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言者謂孝宗德澤在天下。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使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今聖考往矣。而以皇叔父。幽冥之中。固不得而知。但迎養聖母。稱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故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惟聖明體察。上遣司禮監官以疏送至內閣。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

以鄭宗仁爲戶部尚書。提督倉儲。

皇朝本政紀 二十卷

甲子。上手勅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爲康壽太皇后。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康壽太皇后。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

改泰金爲戶部左侍郎。

以兵部侍郎李鉞兼僉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
公。廖紀爲南京吏部尚書。

南京戶部尚書鄧璋乞致仕。許之。

改吏部尚書石琚兼學士。管誥勅。掌詹事府事。

廷和不悅之。托辭請命。

起邵寶再任南京禮部尚書。力辭致仕。許之。

起譚成副使。陳九疇爲陝西按察使。

召金獻民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召喬宇爲吏部尚書。

八月。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兩具儀不從。欽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

禮部初議由東安門入。又議由大明左門入。

以王守仁爲南京兵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二十卷

以右副都御史張玠總督兩京糧儲。

起右都御史陶琰再總漕運。兼理巡撫。

以蔣昇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趙鑑爲南京刑部尚書。

復編修費案官。

禮部尚書毛澄乞戒諭張璵。不聽。

澄上言。興獻王梅號。皇上未卽裁定。張璵乃力排廷議。乞戒諭之。

御史盧瓊乞戒諭張璵。不聽。

瓊極論恐。聖知因邪說而生惑。大禮踵衰世而不經。

乞將張璵成諭。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疏乞行該部追奪等
劄削為編民下部畫革之

言等上疏謂太祖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建厥
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
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監賞之極如先
朝者寘鑄構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永
攘為已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闇魏彬等並受
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
各封伯其他俱加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
遵 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劄削為編民又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八月

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
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憲一口頓
清

以右副都御史王翊巡撫陝西
九月毛澄等乞戒諭張璉不聽

澄等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璉建
議之偏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群疑還宜將張璉戒諭
大學士袁宗皋卒

上命備駕奉迎 聖母

禮部奏請用王妃儀仗 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
聖母聞禮部具儀不入 上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

位躬奉 聖母歸藩群臣惶怖

以左僉都御史張潤巡撫寧夏

命工部右侍郎李瓚兼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起鄭岳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以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巡撫保定等府

召胡世寧為吏部右侍郎丁父憂未任

以副都御史聶賢提督南贛等處軍務

十月己卯進士張璉上大禮或問以進 上覽之留中

辛巳 勅禮部奉 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稱本生父母

曰 興獻皇帝興獻皇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

壬午 聖母由大明中門入 上候迎午門內人見奉先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八月

殷奉慈殿

乙酉兵部主事霍維翰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易溶各

上疏議本生父母尊號俱如張璉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

掌都察院事右都御史張綸乞致仕許之

綸奏歷薦泰用等當誅不可赦內連及巨璫蕭敬等從

中間之月餘不下故懇乞致仕

詔發泰用陸完等充軍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劾長沙知府宋卿賊以萬計奉

旨提問請成

起浙江左布政致仕方良永為右副都御史撫治郎陽

以右僉都御史許廷光巡撫四川

以右副都御史湯沐巡撫貴州

起江西左布政張慎為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勅加大學士費宏火保照舊入閣辦事

宏至京入見 上慰勞再三

十一月丙辰遣司禮監官至內閣令擬加皇太后與獻后尊號

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少候來年 皇上大婚禮成加

論江西平宸濠功主守仁封新建伯給誥券世襲其餘陞賞各有差

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劉達坐累謫戍起前都御史李昆代之

甲戌乾清宮成

上發大禮或問留中者下禮部有詳

大學士楊一清家居寓書吏書齋字曰張生此論悉終當從之字不聽

乙卯奉 勅查盤四川錢糧刑科都給事熊浹在蜀抗疏推尊大典下部議之

決旨 今上以弟繼兄而非以子繼父比之英宗親為仁宗之子者固大不侔而與祿比之漢王不復為英宗之考者亦為有間反復以倫理辯之與朝議異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 興獻帝宜止稱 皇叔

去父字下部知之

召都御史何孟春為吏部右侍郎

出都給事中熊浹為河南右叅議

以右副都御史王啓巡撫雲南

召金獻民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新建伯王守仁疏辭伯爵乞普恩報效諸臣并申

雪東人冀元亨因說宸濠改正反為奸黨陷死 上不允

辭餘下部知之

工部大學士費宏前所得誥命觀于火者皆重給

上部尚書林俊疏辭不允

命刑部右侍郎孟鳳兼都御史規平宣大邊情

皇明大政紀

巡撫宣府都御史李昆以事索缺 命會都御史李昆代之

以右副都御史何夫繼巡撫河南

以右副都御史陳鳳梧巡撫山東

選進士張聰為南京刑部主事

尚書右瑤語之曰第慎之典禮說終行也

刑部尚書張子麟以親老乞歸養許之

庚寅 御批加 興獻帝興獻后尊號呈字

大學士廷和等捧 御批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世

公論敢封還 御批若加皇中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

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曰卿

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也
皇號延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璉邪說願
斥之不報

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銘激軍變遇害推陝西按察使陳
九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鎮之

山東等衛軍人因巡撫都御史許銘折減糧價聚眾作
亂將銘打死焚尸并燒燬各衙門劫出軍器獄囚

以大理寺卿趙鑑為南京刑部尚書

召吳廷舉為兵部右侍郎

臣輯我明大政至正德間時事未始不嘆多難迭臻
國天所以開

皇明大政紀

世宗之中興也自開國谷大用人人事上無遊加以
逆瑾乘隙竊柄竄逐元老桎梏臣工杜塞言路取祖
宗紀綱法度一切變更賄差閹黨於府庫十二省操利
權威劫三司剝削生靈不可盈厭而又蠶靡心於吏
聽其指授進退文武官利門大開民不聊生故真諸公
誅瑾反而流賊遍及於兩畿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梓潼
撲滅皆瑾輩胎禍之大也及瑾伏誅而閹宦又導上
召邊將江彬輩入衛號義子與上同卧起賜國姓屢
導上出宮遊戲近郊宜大開陳無不巡幸中外皆切
隱憂以致宸濠妄規天意舉兵指斥乘輿甘無從中通
之手及都御史王守仁平濠亂已奏捷矣而賊患已彰

輩又導上南征欲誣守仁併執為功使升張永申求
不將為逆濠報仇乎是正德十四年中驕帥跋扈不恭
劇盜縱橫日熾強藩稱亂相望皆閹豎竊政致之也幸
天啓

世宗撥亂反正盡洗正德敝政與天下更始而又獨
秉乾綱羣天下鎮守閹宦使不得搖動于民蓋心太
祖之心自正統以來而一見者也非萬世而下所當謹
守不變者哉

有川范守已謹輯

金谿閔師孔謹校

林陵博古堂謹鐫

辛巳正德十有六年夏四月癸卯帝即位

帝興獻王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

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次岐王益王衡王雍王

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弘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

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

見翼軫分已而獻王薨帝受敕嗣理國事至是年十

有五矣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不繼

皇明大政紀二十一卷

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

社生民有賴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

厚熹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序倫當立遵奉祖訓兄終

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

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十

六年三月丙寅也翌日丁卯遣司禮監太監常璽寧

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

齋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霽等至興邸帝迎詔

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諸臣

等頓嘆曰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四月壬午帝辭興

獻王園寢顧瞻不忍去從臣感泣癸未發安陸辭

帝

母蔣妃嗚咽涕泗帝母曰吾見此行荷負重任母輕

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父老攀戀不置帝以藩

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為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敕

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奇之獻行殿有過

奢者目不復眴河有艤舟父老跪曰昔聖天子初生

之歲此河清三百里三日嘗謂河清聖出今果然矣丁

亥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

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侯令旨命允擇日即位乃

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

良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

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知禮部

皇明大政紀二十一卷

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

位時久旱是晨大雨向午忽霽萬象咸新翌日詔曰朕

承皇天眷命列聖洪休奉皇兄大行皇帝遺詔屬

以倫序入奉宗祧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

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茲率由舊章敬

承先志自惟涼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其圖新治其以

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匠校貪緣監織

權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宥雜犯以下末減有差于是

中外鼓舞若獲更生矣

丙午遣官止進帝母興獻妃

初帝在中途思聖母輒垂泣故即位三日即遣司禮

監

監官奉文鄒恩等齋筵往迎。

戊申。令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

帝命集議。興獻王主祀。及追崇尊號。禮部尚書毛澄

請于大學士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漢王事。授之曰。此足為據。異議者即效誅當誅矣。

出禮部侍郎王瓚于南京。

有待對公車舉人張璵者。瓚同鄉士也。詣瓚言。帝入

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朱英不類。瓚然之。宣言于眾。

大學士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為南

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

梁儲致仕。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遂歸田里。

五月。以吏部侍郎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奏預機務。

論扈從功也。以長史袁宗皋為吏部侍郎。尋進尚書。大

學士承奉張佐戴永為御馬監太監。護衛指揮駱安為

錦衣衛指揮。餘四十人俱增秩有差。

策士于西角門。

初。武宗南巡。故庚辰南宮所取士。未對制策。禮部上言。

武宗在殯。不宜于奉天殿策士。乃就西角門以殺其典。

是日發策。即以追崇本生為問。士多依阿之。

加故尚書韓文。太子太保柱國任其一孫。

先是召文赴官。以老疾辭。時年八十有一矣。故遣行人

存問。加官保柱國。頒月祿。養之。仍廕一孫為光祿寺寺

丞。

加章懋南京禮部尚書。

時懋亦年逾八十。加秩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

六月。以王守仁為南京兵部尚書。

時欲召用不果。故有是命。守仁因疏乞省墓矣。

王守仁復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

遣太監戴永等齋筵再迎于途。

建繫兵部尚書王瓚于詔獄。謫戍榆林。

初。正德間。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貽土魯番速壇滿速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兒金綺器物。易哈密城。及金印。比城印未還。而澤即上

言事平乞歸。朝廷信之。召澤還京。理都察事。已而滿

速兒知我撤兵。不還城。及金印。更要索無已。且遣姦謀

出入肅州。構我諸屬。夷為中譟。兵備副使陳九疇偵知

之。悉捕下獄。而阻其勞。賜不之發。滿速兒怒。以萬騎寇

肅州。遊擊將軍芮寧出禦。敗績。亡卒八百人。九疇嬰城

自固。忌諸夷謀中。變捕裏甲者悉殺之。有哈密都督

失拜烟答者。與滿速兒通。九疇亦盡殺之。乃潛結瓦剌夷

酋掠其番落。破三城。滿速兒狼狽引去。九疇軍從後邀

之。斬獲頗多。時失拜烟答子米馬兒黑麻入貢在京。聞

其父火突入長安左門。鳴父冤。下錦衣衛法司會鞠。兵

部尚書王瓊乃發彭澤欺罔及九疇激變喪師狀逮繫九疇至京廷鞠之幾殺澤大學士廷和營解得免仍削籍九疇爲民至是言官劾瓊挾私忌功傾陷澤九疇廷和素善澤乃逮繫瓊謝成榆林起彭澤爲兵部尚書

瓊既論請乃復起彭澤爲兵部尚書

敕修武宗實錄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初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爲得禮今上人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與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爲考興獻王及祀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一

五

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侄署名而今崇仁王考興

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于是大

學士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願漢議最得禮義

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興國祀事今雖以

崇仁王異日仍以皇太子後與國而改崇仁爲親藩

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

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

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

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

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

穆既同不可爲世孝廟而上稱祖會高以次加稱

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仍命集議

贈先朝諫劾諸臣官任其子

初正德己卯武宗欲南巡幸修撰舒芬等百有三十餘人各抗疏諫止忤旨逮繫二十餘人于詔獄已而命長跪闕廷下五日仍各廷杖之杖下者十有一人其外郎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輔照磨劉鈺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削籍五人郎中黃肇夏良勝萬潮博士陳九川及陸震成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一

六

邊一人徐鰲餘俱奪秩外補去帝念其忠故有是命

死杖下者贈官廕其一子成邊削籍補外者俱錄用之

秋七月進士張璁上言大禮

初羣議欲考孝宗璁獨不以爲然自王璫去頗不敢

申其說至是見帝屢駁羣議乃上疏曰朝議欲上考

孝宗叔興獻王此拘定陶濮王故事爾夫漢哀宋英

皆立爲皇嗣養之官中是尚爲人後者故師丹司馬光

之論猶可今遺詔謂皇上倫序當立不謂爲孝宗

後比之哀英較然不同稱興獻王以皇叔父鬼神固

不能無疑也况稱聖母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

恐子終無臣母之義故謂皇上繼統武宗而尊崇

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與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尊與父同斯。與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疏入。帝遣司禮監送閣中。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矣。是日。帝御文華殿。召廷和。見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邵爲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所生者爲伯父。父母蓋不帝降。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封還手敕。帝爲中止。

八月李華冒濫武職

初正德間。安化謀逆。仇鉞平之。太監張永攘爲己功。既而谷大用馬永成陸闇魏彬等。夤緣奏帶其弟侄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等。俱封伯。其錄授都督都指揮者九衆。帝卽位之初。卽詔查革諸冒濫款分。一十有三。二曰傳陞。三曰乞陞。三曰例外奏帶。四曰報効。五曰一人數處報効。六曰一時數處報効。七曰併功。八曰冒籍。九曰各邊不曾賊斬。巧立名目。十曰兵部擬賞。奉旨陞級。十一曰緝捕妖言姦細。一應陞遷。

皇明大政

十二曰大同應州冒濫功次。十三曰納職加陞。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兵部主事汪文盛嚴之。言等奏。令會覈錦衣等衛應筆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簿錄奏上。因言正德間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宜五名。今至三四百人。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塞。有一人而數處奏名。一時而數方獲功者。其不在斬馘之例。又巧爲名目。曰運送神鎗。曰齎執旗牌。曰衝鋒陷敵。曰軍前效勞。曰三次當先。紀驗無審覈之功。銓序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不可枚舉。俱當釐正。以絕弊源。事下兵部尚書彭澤復奏從之。先是錦衣衛額設指揮使一。同知二。僉事三。鎮撫二。所千百戶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皆授官者。俱寄祿衛中以材諸選用。遞進用事。正德間諸貴倖子弟。以奏帶傳奏冒銜者不下數百人。他衛稱是。至是指揮而下。汰什之八。旗校汰什之五。歲省度支數十萬計。著爲典。勿得夤緣再進。然未幾而奏辦紛紛。倖門爲復開矣。九月癸酉。興王妃至通州。先是禮部具儀。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帝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不可。禮部復請用王妃儀仗送之。帝亦不從。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製大

后法服伺之至是 聖母至通州聞朝議欲考 孝宗
患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
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入 帝聞之涕泗放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

袁宗臯卒起費宏爲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參預機
務

初正德辛未宏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甲戌歲致仕家居者七年至是袁宗臯卒廷和
奏復起之

冬十月張璉上大禮或問

初璉上言大禮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交章劾璉惑
聖明大政紀 二十一

亂宸聽宜加斥罰不報已而禮官復集羣議上言不

當帝后其所生留中不下于是毛澄等以璉于光言上
請乞戒諭璉亦不報九月丙子 帝諭廷和曰朕父獨
生朕不得承緒復不得徽稱罔極何由報終勞卿等折
衷伸朕孝思廷和等仍守前議不欲變及 聖母留通
州不入 帝欲避位璉乃復爲或問一帙辯折統嗣之
異及尊崇墓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錄遺內閣及
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璉乃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
撰楊維瓊等阻之不得 帝覽之留中不下

辛巳尊邵貴妃爲皇太后 興獻王 興獻妃爲帝后
廷和見勢不獲已乃草赦下禮部曰 聖母慈壽皇太

后懿旨以朕繼承大統本生父 興獻王宜稱 興獻
帝母宜稱 興獻后 獻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
慈命不敢固違 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
也

壬午 興獻后至自通州

聖母以未得徽稱留通州者彌旬至是乃如京由大明
中門入 帝迎于闕內朝議不謁 太廟止見奉先奉
慈二殿而已

乙酉主事霍縉等上言大禮

兵部主事霍縉見璉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
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璉
聖明大政紀 二十一

議帝益爲之心動矣

論曰夫人諛勢而佞權恒情爾于是時秉臣執國是矣
屹然不移而璉以孤議獨衡其間言出而扞扶隨之力
孰與秉政競也顧么麼如淵濬者俱從而和其說豈真
是所在勢與權莫之能奪耶嗚呼良賈弗售人爭去之
況未必良乎視所易售而居之求鬻尤人情也無異乎
淵濬之諛不干彼而干此也

甲午諭加 皇太后及 興獻帝后尊號

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 慈壽皇后及 武宗皇后尊
號 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邵太后 興獻帝后
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 大婚禮

成慶 官闢加之可也。

甲戌乾清宮成。

初正德甲戌正月乾清宮災。至是始成。帝自文華殿入居之。

以何孟春爲吏部侍郎。

時孟春爲都御史巡撫雲南。先上疏乞重天命以興聖治。勸帝修德勤政。知人親賢。帝嘉納之。至是又上言。竊見進士屈儒。上言欲尊聖祖母爲太皇太妃。

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所云考字臣愚不能無疑。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妣之說。宋真宗稱太祖爲伯考。是興王業。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獲尊位者也。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于興獻王乎。成

王謂周公爲叔父。是生稱之辭。既沒未有稱叔父者。則

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已諡之親王乎。臣伏觀詔書。

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議于興獻王稱皇叔亦允。愜

矣。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望于今日也。廷和覽

疏以爲有見。乃擢孟春吏部侍郎。

出給事中熊浹爲僉事。

浹上言。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

安乎。臣以爲當稱帝后而祀。興獻于別廟。則大統之

義所生之恩。斯兼盡矣。乃出爲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

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已故出之。

十有一月。封王守仁爲新建伯。

初守仁擒宸濠諸姦。佞江彬等導帝親征。且欲攘守

仁功。詭言曲譜百計。欲去之。宸濠伏誅。守仁以已得專

制平逆。皆兵部尚書王瓊力。乃歸功瓊。執政者不悅。瓊

亦因以忌守仁。久之不行賞。至是帝念守仁功。命

兵部集議。差別諸從戎功次。封守仁新建伯。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仍兼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歲祿千石。給

誥券。子孫世襲。守仁聞命。疏辭。因言。楊廷和王瓊有發

縱之功。伍文定邢昫戴德孺陳槐曾與胡堯元劉源清

馬津南橋李梈顧必劉守緒等。及鄉縉王懋中鄒守益

伍希儒謝源等有權降。遮擊贊議。監錄之功。尚未酬叙。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二

而舉人冀元章爲臣說。濠擒死獄中。尤爲含冤不報。久

之乃擢伍文定副都御史。任一子。邢昫徐璉戴德孺擢

布政使。餘不叙。

十有二月。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

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遣書吏部

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聽。

至是廷和銜璉。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琚語

璉曰。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京。

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說難我耳。璉執執而去。

起林俊爲工部尚書。

高都御史致仕家居。廷和寓書于俊。以定國是。俊

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于孝。故爾。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爲。詔入。詔中廷和遂奏起俊力辭不聽。

論曰。書稱唯辟作威。福何云乎。唯也。言不得干其秉爾。威福自下而大秉移矣。于是信孟春細浹及璵而登俊。果帝意耶。窺帝所欲。細信必有在此不在彼者。而當事者互爲之事。與人主競秉者。不保于庸闇之主。而況英明如肅皇耶。所爭卽是猶嫌無君。況以同異私秉黨伐。其間乎此其終激而爲後日之紛紛也。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俱求罷歸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十三

先是帝下御劄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世公論。不可因封還御劄。帝曰。卿言已悉。第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勉承朕命。稱父興獻皇帝。母興獻太皇后。廷和等復上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尊。是志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能辭責。俱願罷歸。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母託爲辭。于是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上言。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皇帝婚禮將行。其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

侍郎賈詠汪俊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俞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有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因請斥璵不聽。

甘州總兵官李隆陰嗾戍卒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初銘至甘州。斤斤自好。敕鎮巡諸官勿得侵牟士卒。隆以同里故。滋不悅。旣而議減諸戍卒月餉三分之一。士心亦多怨之。隆遂陰嗾諸卒王禮二等倡言。募府減損糧餉。不恤士伍。當執而報之。乃嘯聚數千人。擁入臺署。假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十四

言告。復撤窓櫺。諸木裹屍而焚之。劫軍械。獄囚。燔燒寺。解城中大震。鎮守太監董文忠聞變。急擒禮二。鞠之。禮二對簿發隆嗾使陰謀。聞之。恐急索禮二。梟斬以徇。且圖滅口。復嗾軍胥蘇秀等誣銘貪殘。剋餉。激變邊卒。疏聞于朝。太監董文忠亦隨聲和之。于是巡按甘肅御史許鳳翔。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各上其事。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

已未郊清寧宮小室火。考孝宗皇帝母慈壽皇太后時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失火。風急不可撲滅。大學士楊廷和等因上言。火起風烈。殆爲天意。況迫清寧後殿。故

非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上言郊祀甫畢。卽有清寧後官之災意者。興獻帝后之稱于禮不能無疑。後以皇字稱之。尤爲過越。鄭佐亦言。辨攸之災。不于他官。而于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附錄初 帝卽位。裁抑佞幸。諸途俱清。亡何興邸舊僚。賁緣遷叙。至庖匠廝役。多寄祿錦衣衛階資。歷叙殆數百人而止。皇太后親屬邵喜等。狎恃恩寵。請乞無厭。其

皇明八政紀

卷二十一

十五

舊閣蕭敬等。仍留大內。所勅寺觀。奪民產先降。明旨撤黜歸民者。仍命如舊存葺。諸臣抗章。屢以爲言。留中不省。而左右近習。頗時有所移易。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因災上疏曰。切見是月十一日。清寧後室火。雖曰小災。實關大體。臣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與直言廢棄。與爵賞大濫。與刑法縱失。與外戚驕盈。與近幸干政。與有一于此。皆足召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昔孔子問魯災。知爲釐宮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母等號。火焚其居。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清寧。豈非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恤耶。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道。此

其尤爲先務也。大本旣端。餘弊當救。聖明御極。言路始開。近日以來。聽納漸倦。持迎心之論。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留中不報。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其一也。裁細冒濫。明詔方行。而冗流競進。倖隙復開。文希京官。武圖世及。皆藉興邸爲辭。所謂放賢。淫賞。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權姦亂政。天下忿心。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謂滅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於外戚。慎始防微。而指揮邵喜。賞賚過多。恩寵太盛。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綸音之布。所以示大信于天下。而佞倖間得轉移。聽明時有蔽蔽。一事之予奪。前後互異。一人之罪有。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皇

皇明八政紀

卷二十一

十六

主于何人。權倖意。豈不由內閣治亂。攸係豈定。禮失所謂貴近。曠溢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典禮失中所致。蓋禮既徇私。而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官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乃驗矣。惟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起。以端其大本。而釐其羣弊。庶足以回天意矣。鄙人不報。

以故副使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九疇爲王璠所構。論死繫刑部獄數年。及璠嫡戚彭澤起入兵部。久欲理九疇未之及也。至是甘州事聞。

廷奉代許銘者衆以九疇名上。帝從之。乃以九疇爲
僉都御史。以往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應鵬等
各上言。許銘被殺而隆等無恙。必有陰謀。嗾使者乞遣
法司臺諫官案問。及實嚴所失錢穀軍械下兵部議。彭
澤以爲宜。檄巡按御史案覈。仍趣九疇。亟往體祭之。已
而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移牘都察院言。許銘欲振綱
紀而撫馭少恩。禁戢總鎮諸官。宣恭未協。隆等雖無故
縱陰謀。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等已經梟斬。同亂
六十餘人。俱各囚禁。第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合免根究。
以安人心。彭澤復奏。以爲隆等宜加切責。戴罪視事。
帝從之。乃降敕切責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文勇太監
董文忠等。趣九疇公行覈報。

革監督諸倉關人。

自宣德末京通二倉置總督關官一人。後貪緣滋多。所
居號中瑞館。請置印記。漕輓軍民橫被索求。不堪其擾。
臨清徐州淮安諸倉亦各置監督一人。紛擾尤甚。至是
戶部尚書孫交上言。取諸關人還京。別用。章中瑞館及
各官署。帝從之。中外怡然。

發內外府諸金分餉諸邊。

兵部尚書彭澤因甘肅之變。奏發內府及太倉積金。及
太僕寺馬價共三十萬兩。分運諸邊。補給士卒。廩餉從
之。

馬平盜起。平之。

廣西馬平府融縣盜周克亮等。嘯聚萬餘人。僭署名號。
流劫鄉落。居民總督都御史張瑄以其狀聞。兵部覆奏。
改偵徵兵。勦平。奏報。久之乃平。

二月。許足朝。參禮儀。

禮部奏定朝參禮儀。凡入門進班。奏啟復命。及齊戒忌
辰。令節。予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疏糾各禮。明示遵
守。從之。

附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行。自正德間。竄緣佞倖。冒領
聖書及金印。賞賚不貲。工部侍郎趙璜奏乞簿錄其財。
沒官。從之。其玄明宮保安寺諸處所繪諸像。刮取金屑。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八
一千三十餘兩。俱解南販。以償夙負。

存問故大學士王鏊。

初鏊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
仕家居。帝降特敕。遣行人柯維熊。即家存問之。并優
眷。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事。凡數千言。帝嘉納之。
三月丁巳。加上慈壽皇太后爲興國太后。

奉上慈壽冊寶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毅皇后曰。
莊肅皇后。翌日。奉上邵太后尊號曰。壽安皇太后。
興國后與國太后。壬戌布詔天下曰。自古帝王以孝治
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
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朕兄。毅皇帝。對有顯問。

皇嫂皇后表正官闈母儀有年。重念聖母貴妃事我
憲祖澤隆。敕佑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
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秋躬。不承前烈。謹奉冊寶上
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
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
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
誕敷。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
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復言。冊文稱長
子。本生之情自明。請勉從正禮。從之。故其冊詔若此。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

遣司禮監太監溫祥等。體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
呈明大政紀。二十一

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
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

敕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邵喜。蔣翰。為伯。駙
馬都尉崔元為侯。

帝念翊戴功。敕下吏兵兩部。議封廷和。冕紀為伯。給誥
券。子孫世襲。歲祿千石。仍各任一子。世錦。衣衛指揮。駙
馬崔元。進爵為侯。壽安皇太后弟指揮邵喜。興國
太后弟指揮蔣翰。各封伯。大學士費宏。亦任一子。與廷
和子等。毛澄。加太子太傅。任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同知
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歲增祿米三百石。太監張錦。扶
安溫祥。賴義。秦文。張欽。張淮。蕭欽。黃備。鮑忠。各增歲祿。

任第侄一人為錦衣指揮使。僉同等官。其興邸承奉等
官。張佐。董英。戴永。張忠。閻洪。趙山等二十七人。俱已授
太監。仍各增祿。任其弟侄。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
璫。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各加歲祿。進階其餘府
部院寺諸掌印官。及各臺諫官。各賜金綬。有差。于是給
事中張九叙。御史汪淵等。各上疏諫止。不報。

山東礦寇王堂。流劫歸德諸處。
初王堂。嘯聚萬餘人。劫掠山東。曹單諸郡。邑官兵不能
制。流入河南。歸德府柘城諸縣。焚殺居民無算。久之乃
平。

西海虜併洮河諸夷。

聖明大政紀。二十一

初正德己巳。虜太師亦不剌。仇殺虜酋小王子。其子
欲報之。亦不剌懼。與阿你朮。等擁眾數萬。走京州。乞
我問地主牧守。將不敢許。積十餘日。亦不剌大掠堡寨。
往西寧外境去。亡何。攻破安定。王諸族掠其誥印。遂盤
據西海。日漸陸梁。西海之有虜。自此始。至是亦不剌之
子麻八白。侵破諸番落。兼有西土。列咄眼。班板丹。打力
諸部。俱為所併。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紳上言。臣惟前項
番落。南距松潘。西距甘肅。周匝數千里。諸部種殷。盛生
齒繁。滋我國家。靡以爵賞。啖以茶利。益不獨為互市
之資。實賴其有肘腋之助。此古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
皆併于黠虜。萬一豕突狼驅。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

隋文則可以何劍外此膏肓之疾不容諱者也昔吐谷
渾遼東鮮卑也初以百戶西附陰山并諸侯而有之遂
爲隋唐歷世之患況此虜定有巢穴擅強富之種落千
苟不急處以杜其漸臣恐爲患未艾也下其章于兵部
狎蜀人也

附錄時并州亂卒未有處諸邊倣尤驕縱頗甚宣府鎮
李遂因探閱點視謹謹奔潰事聞給事中許復禮上言
近者廣西蠻寇河南礦賊洮河點虜並肆陸梁敕各總
督總兵等官還截擒勦而乃玩愒失事者實由邇來政
多寬假事向姑息權姦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
近日并州之變廟堂曲原而宣府輒敢倣尤矣乞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議畫一之法以爲把握制馭之權可也下其章于兵部
上部侍郎趙璠奏革情新司加耗柴炭從之
命覈清運軍船

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言國家歲清四百萬
石領運則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有四十爲軍旗十
有二萬六千八百人計駕淺船萬有二千一百四十餘
艘近者清規盡弛軍亡船散恐非國家大計帝命總
督都御史嚴實整飭之

夏四月吳淞江訖工
先是廷臣言東南水利以吳淞江白茆港爲首乞設官
顧治之乃以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爲工部尚書便

宜從事興工于辛巳十月至是訖工凡爲工十有一萬
二千五十三前後閱七月云

五月罷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

初帝降敕封廷和等爲伯給事中張九叙上言陛下

下人奉皇考孝宗皇帝之祀爲萬方民物之主既親

且長倫序最正天與人歸不約而和廷和等特以取事

奉命視草實遵我皇祖之明訓非擬之而後定也

陛下以爲元功封伯世傳恐非廷和等所敢當費宏起

廢贊政遇亦奇矣若蔭子世及亦爲過望駙馬都尉崔

元太傳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

賤也前者賞金各十兩束幣四十論者方以爲濫及而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況封元爲世侯加鶴齡以太師加澄太子太傅而且蔭

子錦衣平漢之內寺有定立順之功參建桓之策者而

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

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主也何以太監張錦爲預

迎立而欲蔭其弟任耶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張

欽等贊襄大計而欲增祿世蔭耶至若從事藩邸諸閣

張佐戴永張忠陳宣閻洪趙山黃錦李雲等二十七人

幸遇際會俱推太監諸駭瞞眼玉帶榮已極矣而加祿

世蔭則冒濫尤甚誠非古帝王立法自近之意也御史

汪淵等亦上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

私議無所加大學士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張佐等何

與贊襄駙馬崔元等之捧救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效勞惠安伯張偉等之督兵迎護皆臣子奉職之常也何足爲功侯伯非開國之臣不可封錦衣官非汗馬之勞不可授而官爵可及于爛羊祿賞反輕于敝袴乎主事霍韜亦上言據律文官不得封公侯祖宗時學士典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廕者徐有功封武伯伯隨職之乃明鑒也陛下忍令史官書曰學士封伯自今始乎于是廷和冕紀乃上疏懇辭俱下兵部尚書彭澤復奏正德間權姦用事戕官冒濫陛下起而釐之削除殆盡及論定策之功乃封爵恩廕至五十三人非初意矣廷和等既有疏辭當體念俯從量加別恩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

帝從之命各別議職銜及更廕一子四品文職官于是封崔元爲京山侯邵喜爲昌化伯蔣輪爲玉田伯各世襲食祿有差

以林俊爲刑部尚書

先是起俊爲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用甚殷

附錄治中王槐上議宜置安陸祠祭署以外戚蔣榮主行祀事帝從之給事中底蘊力言不可乞立崇仁王爲興國後于是臺諫官交章贊行蘊議禮部亦言之俱不報槐議亦寢

復置密雲兵備官

初永樂間遷太寧都司于保定設采頰等三衛羈縻夷

衆復設密雲兵備官以按察司副使爲之以防不虞正德中鎮守關人惡其不便已也詭詞奏革至是巡按御史王鈞疏言宜復下兵部覆議從之

詔任劉健謝遷各一子

帝念大學士健遷忠直特命各任一子爲中書舍人

六月禁闖人弟侄授錦衣官

從彭澤奏也著令勿得陳乞以撓國事

虜人寧夏塞大掠固原平涼涇州諸處指揮楊洪百戶劉端禦虜死之

套虜二萬餘騎自井兒堡撤牆深入固原平涼直抵涇州殺掠無算指揮楊洪百戶劉端出禦被殺旬日乃去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王

總制侍郎李鉞奏聞敕鉞嚴加防禦切責總兵官劉玉朱鑾等令戴罪逐虜兵部尚書彭澤見邊備弛甚乃上言曰方今邊警日急而左都御史金獻民副都御史王懋中大理寺卿鄭岳表率百僚輔弼新政新建伯王守仁初值父喪哀痛方切俱難任使故大學士楊一清曾任密勿不當更典兵戎唯臣淺學粗才猶堪奔走請假巡視邊務名目前去各邊會同總制提督等官將各糧餉邊防從實料理帝降溫旨畱之

附錄編修湛若水見帝以暑月輟經筵乃上疏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且曰願聖明常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

務隨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于經筵日講之時
稍萌逸欲即爲禁止又曰舊德老臣如楊廷和等宿望
如孫交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儆畏之
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給侍左右以取承弼之益
帝嘉納之。

秋七月南京大雨水。

是月朔風雨暴至江水俱溢傾陷居民數十百家城垣
官闕頽圯頗多守臣以聞帝諭南京羣臣同加修省
停免安陸州起運糧稅及安陸衛徵發官卒。

戶部奏言安陸州及京山縣糧稅始自元年宜停免起
運留克守陵官卒祿廩及營葺陵寢支用其安陸衛官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卒原發廣西備種一百六十餘名亦宜留護城隍拱衛
陵寢從之。

八月封乳母劉氏宮媼魏氏高氏顧氏邢氏爲夫人。

司禮監傳諭封劉氏爲奉聖夫人魏氏爲輔聖夫人孫
氏等各爲夫人給事中底極上言宜寢孫氏等不報。
黃鑒卒。

鞏字伯固莆田人正德間爲郎中諫止巡幸廷朴之削
籍爲民嘉靖初起爲南京大理寺丞至是入賀聖壽
卒于京邸吏部奏贈大理少卿從之。

九月辛未立皇后陳氏。

附錄副都御史劉玉泰濠妃韓氏親族助逆罪在不赦

而廣信知府周朝佐勘問失出未盡其事帝怒奪朝
佐官四級邊地序用其妻皇等各遣戍邊妻喻等削籍
爲民。

冬十月敕覈畿內皇莊及勦戚田土。

初給事中底蘊疏請查處皇莊下戶部議行撫按官
按覈已而特敕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
希尹會同撫按官親詣地方用心勘覈凡正德元年以
後投獻及侵占者盡數還民召佃管莊人員悉取還京
其租稅照則折納令管屯僉事兼理之係皇莊者解
部類進勦戚者解部關領不得自行收受已而言等會
同順天保定各巡撫孟春周奎鳳巡按王琳宋鉞等勘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出各項田莊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
侵占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言
等又以原赦係皇莊者解部類進猶非國體所宜乃
復上疏詳述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武斷抬尅之害
因及皇店皇鹽罔利之非乞併掃除以洗累朝之弊垂
百代之休帝從之令改皇莊爲官地云。

附錄給事中儲昱上言先年看守神木歲役衛卒十有
五人歲計月廩七十五石自迎瑾用事受姦卒陳志賄
通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十餘人歲食月廩一萬三
千四百餘石坐耗國儲莫此爲甚宜加裁省并置陳志
于理下兵部覆議從之。

巡視京倉御史何信上言領運官卒歲運糯米四百萬石石加耗金不一共計四十七萬餘兩總漕衙門驗發及至京通二倉徑由領運官支給臣等無從稽按必多侵牟宜令各衛簿錄示臣按目支發下戶部覆議帝從之

禁異學

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宋熹大明近世倡為異論者以陸九淵為簡選朱熹為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下禮部覆議以為二臣之言有補風教帝曰祖宗表章六經救從正學欲以成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二十一

其行督學官榜諭禁之

禁百官交通先朝閣人

初正德間逆瑾用事其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相繼煽亂社稷幾危帝即位俱屏黜之大用與丘聚俱奪俸發奉陵司香其司禮監太監蕭敬仍留在監言官屢請誅敬不報已而興邸舊閣閣洪戴永等漸次顯移有小監吳良舍僉半內帑事聞帝命置之不理司禮監具幅揭以請有旨免鞠御史汪良貴抗論不報先是詔書款開騰驤等衛勇士替補俱開送兵部查驗方得收票御馬監等處馬匹牛竿俱令巡視科道官備覈數目以防冒濫既而御馬監太監閻洪不遵前詔奏取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二十一

中旨免募兵部尚書彭澤上言騰驤四衛勇士旗卒仍宜照例驗覈以杜冗食及將各監官逮訊重治不報給事中邵錫等六科上言御馬監及壩上十九馬房虛增馬數冒靡芻粟仍宜遵詔查覈以省虛靡併將閹洪祝職亦不報至是南京各處奏報災異帝命羣臣同加修省給事中毛玉因上言先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戒是蹈覆轍之轍也可不懼哉往者逆瑾擅專紊亂朝政惡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焰熏灼權移人主威脅人心而張銳張忠于經張雄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馴致錯濫寧彬之亂宗社幾危皇上繼祚宿弊革故興新消數年之禍亂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聞京師有言大用等當緣欲求復用及聞從龍內臣漸以驕奢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如是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清流不寤恐滔天之必至矣宜暴大用等罪惡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仍戒諸內臣保身惜福用助惟新之化帝然之因降旨曰谷大用等蠱上奸權張銳等朋姦僭事朕新政之初從寬發遣豈容夤緣再亂天下其小大臣工但與大用輩交通者即係姦黨一切重繩不貸已而給事中張原復上言宜勅皇城及各宮闈寺遇有內使出入嚴禁所自勿令諸孽斯養雜入宮中其各宮閹侍亦令勿通問遣以滋弊明即今中宮新立其供奉

開寺尤宜慎擇。當命張佐鮑忠遜謹厚者用之。蕭敬自涉奸黨不可委託。從之。仍敕司禮監嚴行禁諭。原又言蕭敬曩通宸濠。巡按程放克籍出私書而姦黨爰書指據尤明。兩京臺諫官數敬罪者。上慮數十疏。陛下猶置左右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及廝養主諒皆納賄招權。為敬腹心。並宜殛。竊以祛積蠹不報時給事中張紳亦言各處鎮守內臣起于景皇帝初年。原非祖制。不惟冗員無名。適為奸宄之資。臣之所未解也。今雖革而革心然。轉窮奇之腹。而欲其不為奸竊脂之壤。而欲其不為奸竊。乞盡革以復祖宗之舊。不報。

皇明大政紀
二十
十有一月庚申。皇太后邵氏崩。

帝祖母也。初為憲宗貴妃。生興獻帝。帝即位。尊為壽安皇太后。至是崩。大學士楊廷和定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

附錄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王懋中上言。龍江瓦屑壩權取竹木薪炭。自有制置辦蔬菓非制也。宜將兩關內臣人人減損其半。仍敕守備官簡廉勤者用之。歲終更替。帝謂權分竹木薪炭亦滋侵漁。乃敕管榷主事監權御史計其一歲所用量。并概納稅。貯帑支給。勿令內臣權分復陷弊萌。

李隆請京即訊。

先是陳九疇至甘肅。微知李隆。嗾使鎮卒殺燬許銘狀。楊淮簿對有據。因上言。宜急斬隆。傳首九邊。以彰國典。事下。兵部復趣巡按御史劉紳勘奏。如九疇言。兵部覆請收隆。乃械隆詣京。下法司即訊。

十有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諡。

帝敕禮部曰。朕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興獻帝。肆致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尊號。期享遐齡。孝養永終。奄忽遽棄。追惟懿德。宜有徽稱。乃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
二十

初。道為兵科給事中。王璉之戍也。道疏援之。彭澤及楊廷和俱銜道。久之。出道為山西按察司僉事。道怨廷和。乃上疏劾廷和貪定策功。要封拜。而壽安皇太后崩。擅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無所忌憚。武廟自稱大將軍。廷和為草敕。不聞匡救。乃爭。興獻帝一皇字。且交通錢寧。主復宸濠。護衛助成逆謀。及武廟南征。凱旋。乃為錦文。逐賓。無人臣禮。其子修撰。懷中。含悃。前後族里。携橐中裝甚盛。貪聲已著。從子進士。恂以吾家卓犖。目之。輿論可知。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廷和亦上疏自理。因計道申救。王璉陸完許泰等為通賄市權。俱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覆奏。宜置于理。既而彭澤上言。

道等懷私市恩宜械繫收訊從之有旨命錦衣衛
道下鎮撫司鞫問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各論救不報
久之付道刑部論贖出為滁州判官

禁言官獨劾大臣

初給事中章喬上言兵部奏擬平濠功次中多冒濫彭
澤銜之已而給事中徐景嵩陳江疏論工部侍郎趙璜
不報各引疾去璜乃進拜尚書喬復論之彭澤遂目喬
等為和安欲以報喬及史道與楊廷和相訐也澤遂上
言宜懲嘉章以重國體謂廷和輔養聖德贊理萬幾忘
身家之禍福辭定業之封拜且與尚書喬宇等同心協
德仰承 恩令日夜憂勞期答 聖眷而嘉倭小人假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三十一

言責而橫行使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不可也乞勅
臺諫官糾劾大臣必其姦貪不職負國殃民者尤必會
章交彈不許懷私復怨及風聞妄詆以傷國體至于操
臺諫官必諮訪老成諳治體者尤必聽堂官及攝事者
參奏約束之 帝以為然遂禁言官獨劾大臣

附錄是歲左諭德溫仁和侍講楊孔暉主考順天鄉試
仁和頗有言議南道御史王林劾其私通關節苞苴不
報

章懋卒

懋仕終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少保
諡文懿學者稱為楓山先生

癸未嘉靖二年春正月

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

南畿齊齊豫豫諸州同時地震給事中黃臣上言太監
蕭敬久竊重秉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斯人致之宜
加寬斥不報

除言官獨劾大臣禁

初彭澤奏禁言官私劾四品以上官御史汪珊上言言
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塞則人情鬱而國危王氏重言
者之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不欲人言而祿山禍起臣
等將謂澤導 陛下以三代之盛不意導以拒諫之計
也夫史道論秦廷和就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三十一

懲諫者不必次臺長噎者不可廢食澤欲以此塞言
路阻壞 祖宗之法可乎因條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
奏之不報于是廷和連疏乞罷 帝降溫旨留之御史
曹嘉復上言曰我 太祖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
官分列六卿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
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在主上
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此我 太祖防微杜
漸之深慮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繩 祖武以成
大順之道也然廟精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聞甚則
招權納賄樹黨行私其勢不得不迫且擅而附之者不
得不眾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

後言矣。餘不暇論。今觀史道劾奏廷和。嚴旨切責。下之禁獄。廷和具疏自理。彭澤符奏同覆。俱蒙溫旨慰留。褒獎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備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福。以移主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以惑聖聽。失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史道明黨奸惡。納賄玩法。又謂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簡在帝心。非敢干與。反覆變詐。巧佞多端。幸矣哉。太祖之不相值也。如其值則上言德政。交結朋黨。符同奏故諸大罪。能逃鈇鉞之誅乎。宜速允廷和罷歸。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以少舒其憤。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之風。臺諫遠追薛瑄鍾同之義。而我太祖不設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丞相太宗官卑易治之良法。美意始復矣。亦不報。給事中李學曾復上言。太祖設六科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舉正欺弊。以警百官。列十三道御史。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此聖祖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廣聰明。非細故也。澤何所見而欲紊亂紛更。以重大臣之威。以奪天子之柄。此其罪之大者。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有邪儉之黨。蠱惑衆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且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禁。而澤肆無忌憚。面欺人主。欲以箝制臺諫之口。不知何以事陛下也。澤言倫揀臺諫官。宜得老成。則臣等當奪官。不言可知。乞盡罷免。以舒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夙慙。帝

覽之。乃命臺諫官照舊彈劾。毋自疑阻。

二月丙申葬孝惠皇太后。

初遣禮官相兆域。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賈詡曰。當耐。雖有之難免。不當耐。雖無之難為。至是耐葬。茂陵。

毛澄罷。

附錄初御馬監額設草場若干頃。正德間谷大用竊柄。誑惑武宗。遣太監李璽踏勘。遂侵奪民業至萬餘頃。每歲約剝民租百有餘萬。皆歸大用等家。朝廷不知之也。至是清覈勦賊田土。凡草場諸地。因併覈之。畔既明。侵冒莫掩。言官奏收璽等置之于理。帝難之。是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日進講文華殿畢。帝召廷和近御。諭曰。草場乃祖宗舊制。踏勘亦先帝成命。地土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伏家。聖諭御馬監草場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俱已仰遵。聖意擬旨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柄。蠱惑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一萬餘頃。侵盜租賦。百有餘萬。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置諸理。然後國法可彰。爾況今水旱相仍。人民饑苦。追其所侵之半。足以備賑。與其積于一家。以利蠱國之盜。孰若散于萬民。以溥朝廷之恩。不報是時。有六監張欽者。朝鮮人也。請廕其養子李賢。從之以賢為錦

永衛世指揮同知兵部尚書彭澤都給事中許復禮給事中安盤許相卿各上言不可不報先是太監趙山次帝以從龍恩廕其從子雲爲錦衣衛指揮既而太監楊聰丘清以遂援乞亦廕其從子楊倫立懋如雲官至是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卒御馬監太監吳恭等請廕其從子廕養戴錦等十有一人爲錦衣衛官校帝以戴錦戴俊爲副千戶餘不錄給事中夏言力言不可且曰戴義歷事累朝被膺簡任衣蟒帶玉亦已極矣廕者病故朝廷錫之諭祭寶劍爲造塋域亦已厚矣一旦官其一人實爲過濫此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伏望特收成命痛加裁抑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五

二月御史曹嘉謫補外

初嘉上疏劾吏部尚書喬宇其略曰日者楊一清結張永賄錢寧以圖柄用庸夫鄙之宇感其汲引之私公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乃錢寧狎客也宇因納交而擢爲都御史劉榮乃內閣書役也宇爲朦朧奏廕其子何喬宗以尚寶卿乞休竟進三品詔先朝傳乞之弊風至若宸濠犯順安慶挫其鋒新建邀而擒之宇無亡錄之勞也而醜列三孤之命將誰欺乎疏上不報嘉乃傲宋臣范仲淹獻百官圖之意差別京官四品以上及春坊五品官釐爲四等上之其一資望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瑄孫交汪俊陶琰劉玉童祀李時也其二欽東寡遺

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敏鄭文威臧鳳張璠姚維岩張雲張衍瑞劉麟張九叙溫仁和豐恩也其三人品庸衆尚堪策勵者趙璜俞琳秦金賈詠吳一鵬李昆顏頤壽沈冬魁姚鏌鄭岳高璣陳需崔傑魏境也其四行檢卑汚速宜黜削者張子麟童瑞暉雍周金張縉張璣榮儀安金汪峰楊一清楊一洪劉於趙永顧鼎臣也此四等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所由繫也亦不報已而給事中毛玉上言曹嘉不當品第大臣宜賜罷斥帝從之命對品補外先是給事中閻閣亦以指斥當路出爲按察司參事有謂嘉之疏閣所草也而史道謫後稍自滁州判官移南陽通判御史向信上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六

言曰史道倡爲異說以惑人心曹嘉衍爲評品以犯公議皆僉事閻閣鼓之也有臣如此不宜與之同朝者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御史劉廷篋亦上言閣道與嘉三人者結爲黨友立異邀名放言排詆危間忠良欲以誤天下壞國家古所未有乞將三臣重則論法輕則斥放不與同中國庶天下稱快爾從之命各奪級爲邊地雜職乃以史道爲金縣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閻閣爲家自縣縣丞焉御史盧煥馬錄給事中孟奇趙邦瑞各論故不報御史胡效才上言朝廷近日所以處言官及被劾者不無偏比被劾者一槩慰留而嘉等則責之無已降用之旨方下而蒙自等處之謫復上矣臣聞茂

州金縣俱爲荒徼而蒙自甚非人所居人言皆曰閭等到彼不夾于瘴毒必有觀望小人承順願指而致之或地者夫一時而逐三言官已非今典果如人言是因大臣而殺言官尤不可以爲後訓也乞將閣等依前處置而斥其所論一二人如太常卿楊一洪祭酒趙永可也不報。

策士奉天殿。

共四百有十人得徐階。

夏四月興廟初用八佾。

先是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命廷和集議之至是禮部侍郎賈詠等會公侯九卿等官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于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于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僑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等各上言力爭不報。

逮繫主事羅洪戴于詔獄。

有錦衣衛百戶張瑾者凌轢典厥勒索斛美監倉主事羅洪戴欲劾之瑾懼詭請受咎免劾洪戴倉卒從其所請瑾得咎遂奏洪戴擅撻錦衣官屬帝怒命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劉濟等尚書林俊孫交等力救不報時帝又爲都督同知陳萬言起第京邸言官余贊等

尚書趙璜等抗疏請止不省而暖殿太監崔文者以禱

祀誘帝乾清宮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

監十餘人習經教于宮中賞賚不貲寵幸日盛給事中

張嵩大學士楊廷和力阻不報給事中周瑋上言陛下

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有前代帝王圖治之

勤望治之切固宜任直諫老成以資其謀謨而比來章

疏漫不加省豈太平有道之象哉頃者爲都督萬言營

第贊璜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沽直以自賢耶陛下

下羅洪戴于詔獄俊交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朋黨以

相庇助陛下于宮闈禱祀廷和等言之不從豈以諸

臣皆緣飾經義不能助陛下求福利耶然此特聽納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之失耳廷和以卿輔之職師保之重而宮闈禱祀使不得與聞于始又不得幹旋于終是委任之失又如此伏望陛下留神聽納以達下情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則耳目不至于壅蔽政柄不致于下移而熙洽之盛不復難矣疏入復不報已而給事中張汝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

閏四月移刑部罪人李陽鳳于詔獄。

李陽鳳者太監崔文家厮養也怙文寵謀竄城卒勒索工值有身在工所而巷伍又征役錢者怨聲載道御史劉黼發其事工部尚書趙璜移文刑部執陽鳳等鞠之文囑尚書林俊置不問俊不從文遂誣帝請移陽鳳

鎮撫司考訊從之。命下。刑部林俊執不肯與文又證俊違抗。詔旨。帝怒切責俊。詰其狀。俊惶恐謝過。初羅洪戴之被逮也。俊與戶部尚書孫交申救。不報。各求罷歸。帝慰留之。至是。被詰。修撰唐阜上言曰。先王優禮老成。以其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邇者孫交林俊引疾乞骸。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不意因崔文斯養之故。乃詰責俊。令其言狀。則與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旨。大不侔矣。萬一俊掛冠玄武。祖帳東都。陛下何以自解于天下哉。疏入。不報。刑部主事楊永亦上言。舜為天子。不得撓皋陶之法。今刑部按問一廝養。而竟奪之。夫俊。陛下之士師也。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守其法。何用是官為哉。鎮撫司受制內臣。承望風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國法乎。使陛下之法。不信于天下。取譏于後世。皆崔文為之也。乞敕司禮監按問。并其黨周用田顯蔡秀等。明付法司。以正其罪。斯義舉矣。給事中趙漢亦上言。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崔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詔獄以鉗人。在能致尚書之詰責。在能加言官以奏擾。恐克其勢。不亂不已也。近聞事初發時。文收捕告人。捶楚幾死。叱之去曰。此皆寄與趙尚書。其威侮大臣若此。則劉瑾之為。不患文不能為矣。是以再干。敕。且詰責林俊。俊何人也。而文誤。陛下罪一者舊耶。俱不報。

停齋祀。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大學士廷和力諫。不聽。臺諫言之。俱不報。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官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殿。亦各有之。至於五花宮。乾清宮。西暖閣。坤寧宮。東次閣。亦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冀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冀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亟誅之。遠之可也。臣放金錢。一醮蔬腐之費。至萬有八千。其餘不知幾十萬也。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時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至有裹席行乞。母子裸而餓死。州縣則徵發繁擾。仍以饑饉窮者轉為盜賊。良者靡于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風荷戈。而不得食。陛下以為今之民怨耶。樂耶。忍歛民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之所未解也。伏願改西天殿為寶訓殿。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殿為古訓殿。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殿為聽納殿。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筭輪。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月大旱。

自去冬不雪入春風霾連日。迨夏益甚。四方災變奏報尤頻。帝憂之。敕大小羣臣同心匡輔。毋事虛文。時京師復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上言。陛下踐祚之初。盡釐先朝變亂之章。復祖宗畫一之法。矣。近日以來。漸肆更張。或以簪子而嗣閣。墮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墮撓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敕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辭。法以私行。而六曹不得據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則曠日告罷。詞議則不時修塞。修身齊家之德。罔聞。狎刑墮廢之行。已著上道。祖訓下拂。人情多矣。此天之所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十一

以屢示災變也。帝怒其狂率。切責之。南京給事中彭汝實亦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述。三王以還莫之能遠也。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非時失節。人物之變亦屢矣。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皇上省災之誠。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而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間。有不能無。燕閒虛費于女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庫諸張乃得殺死。李隆蘇縉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箝唇。主事羅洪載內豎攜私鹽而執解。巡檢程景貴崔文狐媚。蓋羣枉之赤幟。蔣輪狼貪。為戚里之豁。黎凡

若此者。皆不銳意修葺。而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已難矣。亦不報。初太監李曼者。往來淮揚間。舟攜私鹽。賔巡檢程景貴率邏卒搜得之。曼怒。誣訴于東廠太監芮景賢。景賢官校逮曼。景貴赴京。而蔣輪者。與國太后之弟也。欲以其子榮奉安陸廟祀。故汝實奏及之。日本貢使大棟等相踏處。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十一

初鄆人宋素卿者。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議之。告素卿附夷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相切聞。不能制命。左京兆大夫大內藝興遣僧宗設來貢。右京兆大夫細川高亦遣僧瑞佐及素卿來貢。各強其主給以中國符驗。先後至寧波。故事。市舶司問貨及宴坐。並以所至先後為次。時瑞佐後至。而素卿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及宴。又坐佐于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援之。兵杖而設眾頗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逐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宗設追至城下。逼令鄉佐獻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恣甚。六日。設逃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健。縛去指揮袁璉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逃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瑄奏聞。遣法司錦衣官之甘州。按覈李隆罪狀。初甘州變聞。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給事中魯論御史

喻茂堅田麟等交章劾隆及陳九疇劉紳奉命勘

盡得其情獄且上請下法司許勘當斬隆首奏上帝

命復集多官于闕前鞠之先是隆誣奏許銘激變鎮兵

而鍾守太監董文忠者亦傍隆議奏聞帝不能無疑

也故有是命已而命鞠情律相應覆奏上帝猶未信

命遣三法司錦衣衛堂官各一員往其州體勘都給事

中劉濟上言李隆情罪具于楊淮等之爰書法司多官

覆覈相同是宜速正典刑而遣官覆勘徒滋遷延耳

帝曰朝廷遣官勘問正欲慎重刑獄公聽斷以正國法

也豈有遷延徧徇之意爾等何故如此奏擾給事中陳

時明復上言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甲午

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

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諸王朝

未聞王朝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無可疑

者乃復遠勤有司則過矣況陛下所託以為股肱耳

目者內則世勲公卿臺諫諸臣外則撫按官耳今撫按

勘明而不信闕前鞠明而不信則撫按舉朝之臣皆不

勝任矣且今日所遣無寧他求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

以其職務稍簡若佐一者以行耶向者率數十百人參

訂之而不足信今以三三人探求巨猾秘情于數千里

之外又安知其能當聖意耶此所謂不必遣而復遣

者也因條言其五不可上之亦不報已而大理卿鄭岳

等往勘情真帝疑稍解久之始誅隆

六月有星孛于天市

給事中周瑯上言陛下紀元以來孽火晦暈烈風暴

雨地震江溢不可殫述乃者又有星孛中天光芒特異

以及震雷之變災亦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

者災祥之感也陛下亦思所以自省乎臣請以時政

之大者言之曹嘉以彈擊過當陛下置而不問可也

乃奪一階以寬之而連及旁助之闕閔獨不為求言計

乎李隆以私憤誅殺撫臣陛下即軍中斬之可也乃

淹時報勘若將為之地者獨不為公者慮乎崔文縱斷

養剝民陛下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可也乃追易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甲午

成命歸之鎮撫司獨不為履霜戒乎陛下入繼大統

公議則當專意于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于安陸此不

易之定論也乃日討尊崇之典而欲冒擬于名號至使

禋祀無主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公議已失而私恩亦

未得矣人事既失于下天變自動于上未有有其事而

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可不慎乎伏望慎選宗屬

以嗣安陸復嘉閣以啟言路亟黜崔文誅李隆以明典

刑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彈矣不報

救止楚王代奏陳乞

先是崇陽等府諸宗室二十餘人歲祿不克請借藩司

帑金預用楚王為代奏從之有承奉藩朝者在京買

領關符還楚。需索各宗謝金百餘萬。方為投符。而齊侍
百戶童剛亦索謝金一百餘兩。各宗不能具。金朝喉羣
少較轉之。且曰。代奏非王本心。朝從憑為之耳。奈之
何。得請不德朝也。各宗不任其恩。悉鬻食具。合金與之。
巡按御史何釐聞之。奏于朝。請置朝于理。戒諭諸王。從
儉守訓。勿得陳乞。下戶部覈奏從之。因勅楚王。凡例外
之請。勿得代奏。

附錄王邦奇者。京中之無籍子也。初貢緣劉瑾。張銳。錢
寧等。署為錦衣旗校。假以緝刺姦宄。推剝齊民。無算。間
巷苦之。嘉靖初。奉詔就職。邦奇屢奏刺姦有功。不宜
同衆罷斥。乞恩復職。章下兵部看詳。給事許復禮安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磐等交章言其不可。不報。給事中章僑復上疏力爭之。
亦不報。已而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當復職。從之。仍以邦
奇為錦衣衛百戶。

太常寺少卿張衍瑞卒。

吏部上言衍瑞諫止武宗巡幸。忠義與黃華同科。宜
贈官以示優崇。從之。贈衍瑞為太僕卿。

丁巳。敕加興獻帝后皇號。

初五月間。遣司禮官諭廷和等加稱。興獻帝后皇號。
廷和力言不可。至是。帝御平臺。召廷和。見紀宏入見。
授以手敕。諭加興獻帝為興獻皇帝。興國太后為
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曰。臣等親承天語。諄復無

少遠色。曷勝欽仰。第奉迎陛下之初。凡正統本生講
論已定。聖心固以洞察矣。豈復得不顧義理。徇情行
之哉。

論曰。新都斯言。史臣謂其以定策自居。無所忌憚。過矣。
第其所謂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者。則亦弗思之甚爾。夫
武廟上賓之日。受遺命者廷和二三人也。遺詔之文。豈
武廟所自草乎。其假手公等無疑矣。使當時長慮却顧。
諄諄其正統本生之辨。則遺詔必曰。取興獻王長子
嗣皇考。孝宗以承大統矣。如是。則安陸開讀之際。為
世宗者。能不駭愕。顛蹙。入白聖母。而權正統天親之
輕重耶。權之則分義審。分義審則志慮一。由是稱謂追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崇之典。皆將惟其所議。而莫之違矣。乃慮不及此。而遽
詔之中。言統不言嗣。故開讀之日。帝不知其以我為
人後也。怡然往就大位。已而聖母亦不知其絕我母
子也。怡然視其子往就大位而已。是以帝至中途。見
禮部儀狀。則慄然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此
狀云何。聖母至通州。聞朝儀欲考孝宗。亦曰。安得
以我子為人之子。是母子之間。皆駭異為後之說。而大
拂其初心矣。此永嘉之議。所以投機而易售也。新都
是之思。而更堅持為後之議。是以人臣強其君為人後
也。于是帝登大寶。稱干一人矣。上無君長之詔。旁無
父母之命。而為臣者乃欲強加以人後之名。奪其母子

之愛而隔絕之無惑乎愈執而愈不從也然則所謂議
論以定者不知果何所講耶

秋七月製 興廟樂章

迎神曰太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豫和終獻曰寧和徹
饌曰雍和還宮曰安和設典樂官司之

逮繫臨洮府知府郭九皋詣京

初九皋為永平知府也定國公光祿奏言土豪久隱功

田下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孟春巡按御史郭同臣監察

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勘覈春等檄九皋及同

知張守會勘已而按得前田初係姦民趙紀違例投獻

駕言馬甫廣等吞噬遂論紀于文編成紀怙惡不逞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

疏擬拾九皋奏辯通政司見之紀遂誣九皋及同知張

守多受甫廣金錢勘於平民列狀投東廠告之而太監

芮景賢者喜為羅織者也遂請奏逮治從之于是九皋

移守臨洮矣乃遣官校之臨洮及永平收繫九皋與張

守等詣京對簿故事厥衛官無受民訟者而 特旨收

縛罪人亦不出 京師諸城門刑部尚書林俊上言人

主為主宜攬大綱即九皋貪忍不妄 陛下猶不免以

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使趙

紀之詞虛謬九皋被逮而外則虧損 聖德就任其咎

今據其單辭真偽未辨而九皋已就奪衣冠身就縲紲

甚非德美乞降明旨徵九皋至永平聽理而遣刑部歸

衣衛官往會撫按會朝明實如果紀言不謬然後械致

九皋來京處以極典未晚也耶人不報都給事中劉濟

等抗章劾景賢亂政宜加罷斥景賢上疏自理 帝優

旨慰之于是給事中章僑復以為言 帝怒奪俸三月

汪思及南京科道鄭慶雲王命鼎吳瀚等交章言景賢

奏逮知府此迎瑾亂政之故習豈宜復見于今日乞

敕厥衛官勿生事釁俱不報

林俊致仕

初俊以李陽鳳之事被詰也遂有去志屢疏乞休不報

至是又言郭九皋不宜逮繫 帝復不聽乃稱疾篤乞

骸骨不已從之賜酒食資銀以行給事中衛道言林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

俊之去是崔文排之也不宜以廝養之故而去大臣乞

降諭旨留俊不報

逮 中葉寬等于詔獄

帝 賜都督陳萬言以在京地方營修新宅工部尚書

趙璜執奏不可萬言銜之訴璜于 帝謂為營繕郎中

葉寬等主之也 帝怒命逮繫寬等下鎮撫司考訊璜

聞命惶懼不知所為因而乞 恩服罪乃已于是科道

官劉輔等交章申奏不報御史陳相上言人君之心惟

在所養能于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克之無所施而不當

失茲者賜萬言以房屋 陛下不忍之心也而尚書趙

因而服罪郎中葉寬以之係獄為不用恩焉爾輩陶

淳官事。陛下本心之明也。而丙景賢之慰。郭九鼎之逮繫。爲不用明焉爾。崔文左道亂政。陛下不忍罪也。而反忍于奪法司之權。使耆舊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景賢販私鹽。陛下之不察也。而反惑于挾仇之訴。使盡職如程景貴者。久淹楚獄。故林俊去而九卿之心灰矣。葉寬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鼎被逮而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貴受誣而盤詰關隘者喪膽。天下臣民其不率而爲苟且之習者幾希矣。及今不圖。未流安救伏望。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留俊釋寬等。則聰明不蔽。而雍熙之化可臻矣。帝切責之。

給事中劉景謫補入。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四

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靡費帑金無算。而丙景賢所任千戶陶淳者。又聚羣校羅織諸縉紳。至于巨姦大蠹。反以賄脫免。有遺孽錢寧者。遣其廝養朱喜。携萬金來京。匿其黨陳勳家。欲賄諸宦戚。圖復故官。淳緝得之。與官校分匿其金。脫放之。又威脅奏寬人鄒興。自縊劉最上言。陛下聰明天授。首竄元惡。簡任淳良。天下稱頌。奈何一日壞之于么麼子也。臣按崔文以卑微驟居近侍。首導陛下于有過之地。法官深嚴。恣爲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兩。累朝積貯。視爲己藏。而攘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彰。且奪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使天下皆謂陛下庇邪豎拂大臣。以累清明之德。文實故之。

不誅文。不知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廠太監丙景賢。任用匪人。千戶陶淳。性行險惡。閭閻曹嘉。素不與通。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緝獲錢寧廝養。匿金而擅自脫釋。威脅鄉里。懷寬自灰。卽此二事。狡惡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者。而景賢不悟。任其愚弄。景賢之罪難追矣。乞查覈崔文侵盜帑金。誅之以爲首惡之戒。景賢降。敕切責陶淳。置對正刑。庶陛下清明之德。有光矣。疏入。不報。

既而崔文據拾自訴。帝優旨慰之曰。爾端謹老成。小心廉靜。方切任用。勿復爲辭。劉景賢言侵費帑金。其令覈實。以聞。景賢被命。知爲所窘也。乃上言曰。內帑不得查覈。崔文不當誅。帝怒曰。劉景賢事不以實。雖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五

妄言詰問。不以服罪。本宜重懲。姑從寬外。補以稱朝。廷容宥之恩。于是給事中街道汪思等各上章申留。以爲斥逐言官。殊乖治體。帝切責之。已而出獄。爲廣德州判官。

八月河南大水。

先是四方災異。奏報頻仍。帝曰。上天示戒。朕心憂惶。特降勅諭。同加修省。凡關吏治民隱。興利除害者。切實舉行。以回天意。至是吏部侍郎汪俊上言。皇上入繼以來。昭德塞違。動無過舉。宜足致祥。而顧頻告災。青者蓋以臨馭未幾。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可不愼然。慎終以答天人之望。歟。請試言之。陛下登極一

詔百度惟貞。邇來舉措背馳。萬民失仰。詔令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爾來師傳重臣。諮詢疎濶。任賢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聽言如流。邇來事涉戚宦。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釐革倖位。邇來戚宦之家。藩邸之臣。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慎名器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姦黨巨惡。下三法司鞠詳。邇來事非機密。悉付詔獄。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法守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命科道查覈御馬監馬匹。牛竿照數會計。繼因閭閻。奏遂寢前旨。卹民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禁出左道。邇來修設禱祀。瀾瀾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五十一

伯 官庭禁邪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神氣精明。邇來聖躬違和。天顏異舊。豈鼎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此保固不能如初也。有一于此。足以干和况兼之乎。未可諉爲適然之故。而不加之意也。疏入不報。進封壽寧侯。鶴齡爲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太和伯。

齡不宜封公。萬言封伯不宜太早。子紹祖不宜寄祿尚寶司。夏臣不宜加官保。蔣翰一門有二指揮三千戶。已爲僭賞。吳振武受不宜以戚里。瓜葛冒官錦衣。乞收成命。不報。時楊廷和以十二歲考績。亦加太傅。廷和不拜。

禁勲戚及閹宦家婚姻。

初正德間。太監李宜提督京儲。嘉靖初。革之。宣令其弟侄與戚曉連婚。賁緣中旨。復以宜提督京儲。給事中孟奇上言。宜在先朝出入逆瑾門下。遣往江西勘事。得賂巨萬。還饋送璫珠寶八斗。駭入心目。宣府馬氏女得幸先朝。宜獻私第數區。謀督京儲。陛下卽位。幸沐默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五十一

人心大悅。而乃諂賂戚曉。要結婚姻。賁緣左右。復有提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然其所爲。豈無倣尤。蓋先朝姦黨有魏彬者。其弟魏英生三女。一婚江彬之子。二配長寧裏城二伯張銳者。其兄張明一女。以適豐潤伯之子。至若錢寧之女配王駙馬之孫男。廖鵬之弟。以泰寧伯爲子壻。彼數大家者。或其先連婚。帝室或其先銘勲。太常乃納采于莞庫之人。同穴于輿臺之鬼。惟利是求。曾無靦顏。蔑先辱親。于是爲甚。皇上中興以來。除舊布新。而姦黨弟侄。厮養猶潛居都城。布列禁地。覬覦窺伺。無所不至。若謀遂成。爲禍不細。乞將李宜取還閒住。一切姦黨。斯養盡行驅逐。其勲戚之家。敢有仍

故連婚者。卽係姦黨。許臺諫官糾舉緝捕。庶使已汚之族。知所愧懼。而方構之黨。革心于將來矣。帝曰。李寧姑用。其姦黨第任廝養。先年蠱惑亂政。未正厥辜。其家老發。南京諸監局供役。第任廝養。勿得擅入禁中。其勲戚之家。勿得射利。與諸黨連婚。違犯者。重罪不貸。附錄南京工部侍郎吳廷舉上言。先年罪人以金贖刑。貯工部以備修營。弘治末。南京戶部奏改納米。補各官卒祿廩。及囹圄囚食。今覈戶部錢穀。約足支給。宜米貯常平倉。備賑下刑部覆議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光祿少卿華湘者。攝飲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星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自至元辛巳改曆至今。歲差一分五十秒。今爲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故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仍授時之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合行修改。夫至元距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一百四十三年矣。年愈遠。數愈盈。可不修改以合天度哉。敕禮部延訪知曆如楊雄邵雍郭守敬者。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不報。論曰。我朝請改曆元者。元統鄭善夫及湘凡三人矣。大都皆剽舊說。而未窺授時曆法之深也。蓋授時曆。雖元起于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

各得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自太一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歷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三。天地二元矣。今當入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年減一。是以太一甲子爲曆元。而不以至元辛巳爲曆元也。所謂以辛巳爲元者。蓋曆家以世數遼遠。難于推算。故截去真元。而姑以辛巳爲始耳。遂使庸識之士。無所考據。紛紛異辭。不知曆元之所在矣。至于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甲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經算七度七十九分。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冬至日。經算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度二十四分。冬至日。經算六度一十三分。嘉靖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經算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步。曆者隨年減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今考至元辛巳冬至日。經算九度二十二分一十八秒。至嘉靖初年。日經算五度八十五分。蓋已退過三度六十餘分矣。又將何所于改耶。自嘉靖初至今。上壬午。六十年。又退九十三分。故今曆冬至日。經算四度九十二分。其與至元辛巳日。經算九度三十七分者。相去遠矣。而謂仍用至元之舊也。果何見哉。至于日食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則以南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

謝爾故正德甲戌日食。日官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闕廣之間遂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蓋日輪大而月魄小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曆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若以爲歲差未改所致則自元至元迄今已差四度五十九分以法推之則合朔之時月已去日四度五十九分矣。若之何而能食耶。按法月行一日十三度有奇則一時當行一度有奇而四度五十九分當行四十餘刻矣。如使歲差未改則今日之度與日官所步者當差四十餘刻豈止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而已哉。若皇明大政紀 卷之十一 五十五

也。逮擊廣德州判官劉宸及御史王國用于詔獄。

初宸以劾崔文出爲廣德州判官也。御史國用假以符檄使乘傳以去。又有某官顏如環者同時出京。如環以黃袱裹裝刺事者馳白東廠芮景賢。即奏請中旨遣官校逮擊宸如環及國用並下鎮撫司考訊。

九月南畿大饑。

是歲北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俱旱有災而應天蘄松淮揚徽池等一十四郡及徐滁等州爲甚千里盡赤。

殲載道姦盜因之蠭起。南京給事中顧濬等御史吳瀚等俱以爲言欲責成守令招撫存恤下戶部議尚書孫交請留蘄松折兌銀兩浙鹽價蕪常粳白米許墅關鈔課應天府缺官皂薪贖錢等金兼賑從之又請發太倉銀二十萬兩浙漕米九十萬石往賑災民亦從之。兵部尚書金獻民上言泗州洪澤聚有盜舟爲道路梗乞命巡撫胡定屬兵驅逐從之。

冬十有一月奉 孝惠皇太后主于奉慈殿。

遣官告安陸廟。

劉宸編成。

宸等繫獄已久所司以爰書上請 帝降旨曰劉宸

皇明大政紀 卷之十一 五十六

成顏如環削籍王國用謫遠方雜職給事中劉濬上言罪至編成爲民謫降遠方亦大矣使其情律不相應所失固不爲小。若與律合何不付法司明白擬議昭示天下而乃爲此曖昧不明之舉哉。傳示天下必謂宸等罪不至此。陛下特爲偏曲爾不然何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裁決于內降之旨哉。乞將宸等仍付法司擬以應坐罪罰不報。

主事桂萼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

初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草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疏報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賢鯀爲父也。皇上承

統 武宗仍為 興獻帝子。別立廟祀。璫韜之議未為
迂矣。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之稱。則禮官
執奏亦未為失。但禮本人情。皇上尊為天子而父母
無尊稱于情安乎。此與武王追王大王王季之心實未
遠也。為今日議宜定號。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祭以
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至愛篤而本支不淪
矣。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為疏曰。陛下之繼 二宗
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厚廟當稱帝而不稱
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則
合乎人情。當于名實矣。皆不果上。而桂萼者南京刑部
主事也。日與張璫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乃上言。職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
者皆謂 孝宗有子。不可復為立後而舉朝 之臣未
聞有所規納者。蓋自璫韜建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
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爾。臣按范純仁謂英宗親許為仁
宗子。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宗臣之論亦自有辨。
皇上果許為 孝宗子乎。其為人繼之主明矣。然則考
興獻帝母 興國太后。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也。臣久欲上請。乃見席書方獻夫之疏。以為
無俟臣之言者。而迄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
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欲再申其說。併錄二疏
以聞。帝覽之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
議可否。

附錄初莊奉夫人弟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援先朝魏
振事例乞陞官職。兵科參駁及兵部抗奏。俱報聞已而
司禮監太監鮑忠傳 旨。福海及肅奉夫人弟錦衣衛
旗校顧錦俱授錦衣衛世千戶。福海錦復奏乞蒞官理
事。下兵部看詳。給事中夏言等上言。陛下仁聖恭儉
法祖立政。湯文莫是過也。詎意有此傳奉之舉。以為仁
明之累。國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授。子孫世守。率
由罔愆。邢福海顧錦平日不列行伍。未有戰功。一旦官
以五品侍衛之職。更令其子孫世襲。甚不可也。竊意邢
顧二夫人。昔在藩邸。雖曰供奉多年。積有勞勩。然遭際
龍飛。克陳大內。薦蒙封錫之榮。寵渥逾涯。所貴持謙
降用保 君恩。不當怙寵驕矜。廣希恩澤。伏望 陛下
仰遵成憲。以名器為重。申飭內庭。以汰修為戒。特示裁
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御史屠僑等亦上言。不可不報。
十二月內閣楊廷和致仕。
初御用監太監刁永請遣內臣之蘓杭織綺繪工部奏
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帝曰。御服缺乏。仍遣二員前
去監織。因 命廷和撰敕。于是給事中張原張僑曹燠
解一貫南京御史吳瀚等各上言。諫止不報。廷和乃抗
疏曰。皇上過聽內局所奏。遣官之蘇杭督織。命臣
等撰寫敕書。臣惟蘇杭杭州諸府。今歲四月以後亢陽
為害。入秋以來霖雨不止。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令

織造非惟逃亡又恐激成他變況所經過淮揚徐邳等處軍民田屋漂沒殆盡勿釋計斤而粥毋子痛哭墜水以灰該部議賑公私匱乏臣叨輔導實切警懼前項敕書不敢奉 詔撰寫伏望 皇上俯從臺諫所言收回成命不勝慶幸 帝謂廷和違抗切責之于是廷和移疾連疏乞休時有從而媒孽者遂致仕給事中葛洪奏乞慰留不報

南京地震大雷電以雪

是月下弦地震雷雪連日夜不絕至明歲元日地復大震南京禮部侍郎劉瑞上言地震不于他所而獨于南京不于他日而于立春元旦死有耳目莫不駭異蓋南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正北

都天下之本而軍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謹條六事以聞一曰多發帑藏二曰嚴督逋負三曰督察賑濟四曰修祭告五曰謹戒備六曰端大本 帝嘉納之

附錄正德間錦衣百戶王欽與其弟錦侵負鹽價百有餘萬嘉靖初逮繫欽錦論死長繫臺獄追贓待報欽等貧緣近倖忽出 中旨曰王欽等贓銀都察院禁繫二年以上如何不行嚴追近有 旨免死編戍矣其勿追給事中劉濟上言欽等寬縱之由臣等歸罪于權倖請託 陛下則歸罪于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以云然何不遂奮乾

剛追究欺弊就為延緩就為請託各置之法以慎羣姦知弊而不能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可不戒哉不報

時有錦衣李洪李宣者以睚眦殺人止論奪級濟復上言 國家置三法司平理庶獄必使情麗其法罪協其情而後已權姦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也今李洪陳宣罪至殺人奪級而已王欽王錦姦黨亂政編戍而已以黃國用視洪宣以劉宸視錦欽奚啻天淵而 陛下以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也疏入不省

彭澤罷以金獻民為兵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六十

甲申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

初元日丙寅歲填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至 辛巳日曜室初度月食于翼五星皆伏而太白獨先過壁光祿少卿樂護時司欽天監上言曰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禍大福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昭然在德惟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 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大慶乎易簡寡欲修德之大儉用

省財愛民之實乞。陛下勵精而實行之。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營室。凡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亦不可不加之意也。章下禮部。尚書汪俊覆言。正德間。權姦用事。靈耗無餘。皇上起而救之。遣大校。賑付託甚重。拯溺亨屯。求望尤切。宜任老成。斥羣小。崇敬畏。戒逸欲。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其他禱祀祈禳。不宜輕信。以啟倖門。傷治體。至于足國裕民。必先儉約。端好尚。慎差遣。重爵賞。戒興作。假以數年。生理可復。而國用有餘矣。帝納之。

郊不宴

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至是。帝以災歉。故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本

不舉。修撰唐臯上言。祭祀之禮。莫重于郊丘。君臣之情。必通于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者。于是乎在。誠禮之不可廢者。況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例以他宴。廢而不舉哉。武宗末年。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垂隔。災變頻仍。可近親也。皇上升階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歡。非闕典與。伏望。皇上深惟大報之典。光昭威備之儀。則神人咸悅。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不報。

命止畿河南諸府興修水田

大理卿鄭岳上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大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海沱流離潼洛衛沁洛渥其大也。宜督居民瀕水開田築隄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溉。其平疇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涵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諸水利者居之。督率郡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爲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從之。乃命各撫按官會同二司。隨宜舉行。

二月。禁內外官交通藩府。

時給事中毛玉勘覈平濠功次。因言內外官不宜交通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本

藩府。帝從之。命有宗藩地方。大小官員。但交通。賄者。撫按官指實奏聞。以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司禮監太監扶安傳奉。帝旨。以內官監太監張準提督九門。巡視城隍。兵部尚書金獻民上言。額外冗員。宜爲停止。不報。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璁。及兵部主事霍誥詣京。

初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爲大禮辯。適示羣臣。俊得之喜曰。遠斯議者當斬也。于是吏部尚書喬宇率九卿上言。必以

孝宗爲考。而後大宗爲不絕。俊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
臺諫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產言也。皇上爲
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重奏。惟恐
熊淡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
部議。其當從遠可知矣。帝曰。更衆衆論議之。給事中
張璠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
章力論。以爲當從衆議。帝怒其朋言亂政。俱奪其俸。
修撰唐皋亦言。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
備尊稱。帝謂皋模稜持兩可亦奪其俸。于是汪俊等
更議于。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字。以備尊稱。
不報。是時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六十五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論
其言與璠萼議合。帝益心動。乃命取席書。璠萼詣
京集議。時韜居里中。亦並召之。
命婦入覲。興國太后
時。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賚倍常。
逮繫給事中鄧繼曾于詔獄。
繼曾上言。伏見近日中旨多矣。皇言事不考經。文不
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敕賜褒命。惡師保之抗言。則漸
加放縱。時如正德可謂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旨。可
駭可嘆者。陛下聰明聖敬。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可
嘆之旨。如今日哉。或者左右羣小。乘隙招權。是故出言

無稽。一至于此。若果出自聖翰。聖宜收回。勿令改過
如左右羣小所爲。尤望速加顯戮。以戒愼人。帝大怒。
命遣官校逮繫鎮撫司。嚴加考訊。御史林有孚給事中
葛鳴。鄭一鵬。韓楷各上言申救。不報。已而命勿具獄。請
外任。
附錄時南畿饑甚。人相食。巡按淮揚御史朱永上言。人
民爲饑所迫。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多相殘。賊妾婦劉氏
食四歲小兒。百戶姚臣。王掌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
殺兄。王明以子弑父。無復人理。且地震霧塞。臭燻千里。
災變之來。莫此爲甚。更乞大爲賑恤。先是以帑書爲戶
部侍郎。督賑江淮。發帑賑濟。至是以衣直復發帑。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六十四
金十五萬兩分賑淮鳳二府州縣。是時四方俱歉。盜賊蜂
起。閩廣青齊豫楚之間。所在成羣。而廬鳳爲甚。泗州洪
澤。嘯聚衆千人。江洋出沒。尤多盜艘。給事中張原疏奏
乞遣官督剿。從之。仍特敕操江都御史伍文定防禦捕
捕。
逮繫試御史朱泚。馬明衡。陳道季。本員外郎林惟聰于詔
獄。
是月晦日。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旨。命婦免入
朝賀。朱泚上言。皇上孝事兩宮。常如一日。茲者
朝賀之儀在。興國太后既以舉行。昭聖誕辰。乃聞
報罷事體。不類禮數。頓殊。傳布之間。關係不小。昭聖

手携神器親授吾皇母子之恩。天日在照。陛下之所以事母后者。宜何如哉。臣謂今日之禮在母后。雖云固辭在陛下。猶宜敦請。加意舉行。以安太后之心。以全天子之孝可也。馬明衡亦上言。暫免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儀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勿悖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竊謂此意若出自太后。其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沒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旦嘉節。而輟此盛禮哉。疏入。帝怒曰。命婦免賀。本奉皇太后懿旨。孝養兩宮。朕豈敢間越。朱淵馬明衡不諳事體。遽赴鎮撫司。嚴刑鞫問。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陳逅奉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言。馬明衡朱淵不知。太皇懿旨。輒有論列。可謂狂且誣矣。然原其本心。則以為議禮之初。太后輒不受朝。人將謂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姦諂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以僥富貴。其禍有不可言。爾狂瞽之言。無足深罪。今乃下之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之。將謂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忠臣義士。且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亦併逮繫。考訊之。大理卿鄭岳論救。不報。

附錄管龍虎殿于顯靈宮。以奉玄武。御史張曰。韻奉乞停止。不報。

三月丙寅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初。帝召璵等。都御史吳廷舉恐璵至不變初說。請赦諸生。及南京大臣耆德舊臣各陳所見。以備采擇。璵等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璵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見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復上言。申堯舜之說。帝心動。乃命輔臣軍諮。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紳等。御史朱實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三月丙寅。遂救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焉。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敕曰。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畫朕追慕之情。禮部尚書汪俊等極諫。不報。

汪俊罷。

俊諫立別室不聽。乃乞休。帝曰。爾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即致仕去。

復召桂萼。張璵詣京。以席書為禮部尚書。

先是戶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帝書督服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帝從之併止璵等勿來時璵等已抵鳳陽矣見邸報救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也必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辭爾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帝命復召來京將冕言于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撲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趣使速來遂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璵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萼等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嚴旨斬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命治萼等奸罪張璵等亦上言書督服華方黃病誤民致成饑饉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黨而不自進陰託桂萼代奏于寵而璵等每造書所必在暮夜其為陰類儉人無疑矣乞加罷斥仍復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言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于書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璵等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

夏四月魯迷貢獅子

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奏言魯迷王遣人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河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下禮部覆

議奏獅子等物係非常貢帝曰既非常貢該地方應否起送爾部內仍同兵部會議奏聞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西旅貢獒召公作戒越裳獻雉周公為辭下逮漢唐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珠如太宗書之史冊足為美談今魯迷所貢諸物陛下所必屏而不納者顧肯輕受為聖德累耶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虎肉太祖曰養虎何為而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悉縱今乾明門諸處禽獸尚多皆仰給大官日費豆稭以歲計之亦且不貲而魯迷復有此獻獅子諸物俱非土性所宜受之徒靡國用却之有光聖猷乞敕該部行鎮巡官就彼量賞遣回其獅牛等物一切勿受庶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遠夷知朝廷有不寶遠物之德而潛消窺伺之言矣其乾明門禽獸通行縱放則皇猷益光聖德愈隆章下禮部併諭已而議上竟來京受之逮繫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詔獄

先是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諸官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眾多襲封興王世世承享帝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躬親侍養本生皇考荒陵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符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朕冲年

甚失綱常其奉先殿西室亟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于是旨稱上言臣等論奏建室未蒙即從是臣不能如張純之動主也 獻皇帝封國忍沒其名且有二統之嫌臣等請行宗法及不如於廢段猶章之能行也守益亦上言 陛下徇情以為孝羣臣順令以為忠此而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萬世之公論羣臣依阿于下以苟一時之富貴殆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憚于易簣曾子以為細人之愛曾受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孔子傷之今以非禮祀 獻皇帝 陛下安乎 帝大怒供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紳董喬等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謫紳解州守益廣德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附錄鎮守湖廣太監李景儒侵奪府藏需求供億武昌一府歲取金四千餘兩又倡貢鮓之端為患地方知府某上言景儒供億之病民者十貢鮓之病民者六乞比太祖却人參香米葡萄酒之意罷之不報
已酉上 聖母昭聖皇太后冊寶庚戌上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
初 命內閣擬撰冊文 帝遣司禮官傳諭欲于 昭聖冊內稱嗣皇帝 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 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 蔣冕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 帝覽之御批 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 章聖冊

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 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于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 敕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 章聖冊內加一聖字至是今日各上冊寶明日 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 皇兄武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欽然恭奉冊寶加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國太后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于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昌伏讀 詔書歎曰執政忍為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尤紊不可但已也
蔣冕罷
初建室議起冕上言 皇上既受命于 武宗即嗣武宗後以奉 宗廟今欲為本生父立廟將置 孝宗武宗于何地乎願 賜罷歸 帝曰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冕復上言 皇上恭詣仁壽宮加上尊號 聖母昭聖皇太后遽有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等所知然 命書為禮部尚書璁等復取來京 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恐 聖母閣之

亦或不能無疑也。宜追寢前命。不報。冕遂移疾乞去。

帝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
欲安。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吳一鵬、朱希周、郎中江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黠等上言。獻皇帝主安安陸廟中。神靈攸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之儀。不報。

丁丑遣官之安陸。改題。獻皇帝主迎如京師。

遣司禮監太監賴義、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入。大內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者。况安陸乃啟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矣。不報。

附錄。巡按四川御史范永鑾上言。劉荈當逆瑾竊柄。首倡讜論。言獨剴切。後日之禍。悉如其言。當時被朴幾死。瑾復檄郡中。責穀三百石。輓輸大同。生產殆盡。而御史潘鵬又承瑾意。誣荈以貪。削籍爲民。良可痛恨。嘉靖初。屢起爲知府。按察司副使。皆不之官。而卒。宜加優卹。以旌遺忠。帝從之。爲賜祭墓。復其家。

鴻臚寺少卿胡侍謫補外。

先是霍韜將赴召。後上言。力辨二父兩統之失。而席書在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

且曰。斯禮也。廷臣耆舊自有知者。不敢犯衆。而璵等感激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如讎。仇然甚可畏也。臣途窮矣。尚言此者。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及璵至京。復同上疏。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俱留中。不下。侍乃上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覲。觀爾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以受命。爲哉。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帝怒其狂妄。出侍爲潞州判官。六月。以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石璵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初。蔣冕罷。進宅紀費宏。並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至是乃命石璵入閣。共參機務。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以桂萼張璵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初。萼等來京。臺諫官交章攻擊。以爲當與席書並正其罪。不報。既而至京。言者益亟。章十餘上。俱報聞。璵等上言。望皇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面議許臣各執証。據典籍。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疏入。留中。給事中張璠取羣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璵等罪罰。尚書趙鑑私語璠曰。若得命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璵等爲學士。切責璠鑑罪之。

喬宇罷。以楊旦爲吏部尚書。

初。張璠桂萼方獻夫各上疏。辨學士命。帝曰。爾輩忠

諒宜簡在翰林。以成朕納賢之治。宇乃上言。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列。殆無虛日。顧俱承翰苑之命。有玷清班。願賜罷黜。帝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乃召南京吏部楊旦入掌吏部。未任亦致仕。

逮繫御史段續陳相于詔獄。

先是修撰楊慎率同官姚涑編修許成名崔桐等。檢討邊憲金臯等。上言。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可能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乞賜罷黜。帝怒。俱奪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崇等。亦上言。等曲學偏見。違背正統。不加之罪。幸矣。顧隆之清秩。未免爲聖德累也。帝切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責之。段續陳相復各上言。等假議禮之名。爲干進之術。陛下不察。加以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以若人而受若職。臣恐鼯鼠之厲作。而負乘之寇至矣。帝謂排妬忠賢。逮繫鎮撫司獄。名外補之。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願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爲言。俱切責之。

逮繫員外郎薛蕙于詔獄。

蕙著爲人後。鮮以駁謬夢之議。其略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重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爲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

逮繫按察司副使劉秉鑑。順德府知府羅玉。詣京考訊。太監賴義奉迎。恭穆獻皇帝神主至順德。兵備副使劉秉鑑。倉卒不及迎候。及神主入城。奉于都察院行署。又不改飾爲行殿狀。義奏之。逮繫秉鑑及玉。詣京考訊。

秋七月。改稱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爲聖母。

璵夢既拜新命。復上言。今日典禮。是非同異。願與禮官論辨。明晰。恐其無徵不信也。謹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訓。侄稱天子爲伯叔父。七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曰漢宣帝光武俱爲其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外事。無得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臺諫連名上疏。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妄之罪。疏入。留中。何孟春爲論條辨。帝切責之。璵夢復辭職。不許。乃就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諭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紀宏。璵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忠。如何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至是。召百官至左順門。敕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

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册寶何孟春退尊
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等
之于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皇上考
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
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後世祭告爲煩賓不能
感孚于天地宗社矣况本生二字初無貶辭去之則
于昭聖無別矣昭聖之心萬一不安皇上之心
安乎孟春與尚書秦金等九卿諸臣及學士豐熙等諸
翰林與寺部臺諫諸官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
去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

戊寅羣臣伏哭左順門逮繫豐熙馬理等百有四十二人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七

于詔獄

時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
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
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
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
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紳等遂遞留羣臣于
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
是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秦金趙鑑趙瑣俞琳朱希周
賈詠豐熙張壁舒芬楊維聰姚冰王思毛王曹懷鄭一
鵬馬理党以平余才丁汝襲李春芳鄭曉王國光母德
純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

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朱
希周復詣內閣要毛紀費宏右埜同跪左順門上言
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生二字爲要陛下上承天
命以臨九有所恃者人心爾若不從人何以爲治帝
復遣司禮官諭曰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撰
定矣爾輩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迫午帝怒命司
禮監官錄諸姓名收繫爲首者于是收豐熙張紳余翺
余寬黃待顯陶滋柏世芳母德純八人下詔獄楊慎王
元正乃撼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大內帝大怒命繫
馬理等一百三十有四人俱下詔獄何孟春金獻民等
八十六人姑令待罪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十六

已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册寶

庚辰謫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御史余翺吏部郎中余寬
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
寺寺正母德純等俱戍邊朴羣臣于關廷編修王相王思
給事中裴紹宗毛王御史胡瓊張曰韶郎中楊淮員外郎
張深申良主事臧應奎件瑜余祺安重殷承叙等俱卒
初逮繫時羣臣有避匿者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
有二十人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帝曰何孟春等久
禁聚哭藐朕冲年爲首者編發戍邊其餘四品以上者
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
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王思等十有七人俱溺創先後

卒。

甲申。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奉于觀德殿。奉為皇

考。獻皇帝神主。至。帝迎于闕內。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已乃奉于觀德殿。上册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矣。是日復趣席書來京。

乙酉。大同戍卒殺參將賈鑑。

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于大同城止九十里建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堡五百人。諸卒慮虜躡。即死不願徙。訴于文錦。不聽。趣之行。參將賈鑑望風峻法。白其不用命。伍長箠之。且置之理。諸卒遂變。有郭鑑柳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忠者倡亂殺鑑。裂其屍。嘯聚塞下。保焦山自守。

復以僉事陳洗為給事中。

洗先為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為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若不布詔天下。猶為未明。更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吏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洗為給事中。

辛卯。復遣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于詔獄。復朴之。張原卒。謫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

帝怒。愼等不已。復命逮繫。責之曰。楊愼王元正劉濟倡

率喧譁。震驚廷闕。其加杖編戍。安磐等俱加杖削籍。張原杖下。

調吏部侍郎何孟春于南京工部。毛紀罷。

帝怒何孟春。調南京工部。復詰責紀等不已。紀因求辭職。帝曰。爾因辭奏。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罷之。

大同叛卒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文錦恐郭鑑等北與虜連。招使入城。既入。即索首謀者郭鑑柳忠。遂脅諸卒焚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譁陞突城中大震。文錦倉皇踰垣。匿博野王所。諸卒突入官廨。略其家。復脅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乃發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府庫兵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內臣。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桓走免。略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朱振于獄。脅令

主之振不能止。與約三事。曰。勿犯宗藩。勿略帑庫。勿縱火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振乃散眾。稍就約束。已而脅鎮巡官代奏乞宥。時月之二十有七日也。

附錄南寧伯毛良上言。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

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矣。千戶再能遷百戶。陳紀教諭王价錄事錢子威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

八月。以吏部侍郎賈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代王出居宣府。

先是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齎敕赦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王某鎮守以都督桂勇為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戢之諸叛卒雖聽朱振約束猶肆劫掠不用振命振筆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會武忠桂勇及振集諸叛卒諭以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卒頓首謝暫為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誘諸卒劫掠居民桂勇督兵分捕筆灰五十餘人復咎鑑忠等釋之以安眾心眾稍定亡何有別鎮叅將李賢者率兵赴陝西道出大同其眾掠民禾畜居民詈之眾詭曰爾大同謀叛朝廷命吾將盡剿之而尚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十九

土魯番寇甘州。

速壇滿速兒與其將牙木蘭火者他只丁率眾寇甘州

都御史陳九疇屬眾出擊滿速兒走肅州九疇間道抵肅州內外合擊大破之殺其將火者他只丁番眾遁去路遇亦不刺兵復邀擊之大創而歸。

崔銑罷。

時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

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寧時居憂

里中亦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早定而已或謂陛下當考孝宗使獻皇帝承統亦將考孝

宗乎或謂獻皇帝不得追崇顧不得比武王之追王

太季乎或謂宜系興國于帝后之上隆新典而仍舊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十

號可乎或謂宜立廟安陸獻皇帝生陛下一人而

別廟于外藩可乎帝嘉之祭酒崔銑上言陛下求

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義大順人情夫絕世

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來故取同宗者為後

若夫帝統必以長一統序也繼絕必以弟防立後也

陛下為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于所生

斯謂之後若于所後等猶弗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

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

帝怒奪其官。

九月改稱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

伯母。

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璵等力辯可否武
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璵等言當書曰
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于是書璵及獻夫會公鶴齡
侯勛仇鸞等六十有四上言三代之法父歿子繼兄終
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嗣未嘗更立皇上古天
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爲人後之說乃
大夫與士之禮也夫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
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允合天理之正深
卽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獻皇帝主別立廟
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十一
詔天下詔曰人君爲治必本于孝道聖人論政必先于
正名孝在篤于親而名貴循其實朕本憲宗純皇帝
之孫孝宗敬皇帝之侄恭穆獻皇帝之子皇兄
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祖訓遺詔命朕嗣皇帝
位受天明命于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
引漢定陶王宋濮王爲據至再至三其論未定朕心靡
寧益漢宋二帝嘗爲立子朕則入奉宗祧與爲人後
者不同是豈徒禮官之失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咎朕
祇承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惟恭
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
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欷然今

告于天地宗廟社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
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倫序允協無背猶慮天
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拳拳孝養之誠乃
閣臣宏等所草也
潞盜陳卿據青羊山以叛
卿初爲潘府長史司吏棄之嘯聚千餘人據青羊山
叛流劫潞州諸縣及河南懷慶地方官兵不能制
以侍郎胡瓚都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
天祐奏至廷議遣戶部侍郎胡瓚督兵魯綱總兵
討之勅誅首惡脅從不問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十二
議遷顯陵
初帝名安陸松林山陵爲顯陵北七陵焉及大禮
既定百戶隨全等請改遷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
侍郎董璠陳雍等上言顯陵爲先皇帝體魄所安
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國家根本所在
不可輕動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
以爲法帝命禮部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侍郎朱希
周李時等會公侯九卿翰林臺諫諸臣上言臣等伏聞
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勝帝王之幽
宅也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帝曰先陵遠在
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璵等復上言臣等

感 陛下哀慕之誠仰 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
順人心今多官皆曰 帝見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
人心如此可不信從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不敢不
盡言 帝乃罷議 命 顯陵祭如 七陵

以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帥師討土魯番

初河西守臣聞番寇大舉愁九疇不能却敵遂上言河
西危急狀乞大發兵援之 廷議請以本兵大臣親出
督師乃命獻民及雄徵沿邊鎮兵往討焉比獻民至蘭
州而寇已出嘉峪矣乃用九疇策請遷發諸夷使置之
嶺南閉關絕貢以靖西陲從之九疇以大捷聞言速壇
滿速兒中流矢歿矣 朝廷信之賞賚有差巡按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

王官上言獻民總制不如彭澤因薦故巡撫馬昊故侍
郎馮清僉事王百之不報

冬十月起廖紀為吏部尚書

紀先以南兵部致仕至是起用

十有一月復以閩閩史道于桂為給事中曹嘉為御史
給事中陳洸請復閩閩等原官 帝從之閩等俱辭下
吏部覆議仍以于桂為知府史道閩閩為僉事嘉復原
職

逮繫浙江布政使馬卿及杭州府知府查仲道等詣京考
訊

初太監吳勳少監王士聰以 救命監織杭州括龍驤

悍縱其舍中兒廝養諸役摧剥工匠恫喝郡縣無所顧
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鈴束之不能制而絲綵工顧悉
杭州府帑金給之有所開發其舍中兒廝養輒索美金
什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白卿有所禁沮輒滋不悅又
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構誚卿不為遜勳遂奏卿等違
抗 明旨稽誤工作 帝大怒 命逮繫卿等詣京考
訊

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子詔獄

洛為京民陳彥章所計忠呈白洛寃罪人俱逮繫詔獄
時又有光祿卿樂護華湘者為屬官馬能所誣亦送法
司鞠理竟降中旨奪級外補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

胡璣魯綱帥師次陽和堡

璣督兵已出居庸而巡按宣大御史王官上言璣等督
兵聲討人心動搖恐諸叛卒為謀益堅不若出其不意
擒之乞諭璣等寢兵密敕臣等選宣府精銳潛約大同
巡兵內外合擊必能擒賊不効則置臣于理然後命璣
發兵為計未晚章下兵部左侍郎李昆覆言官策良是
第師已出關勢難中止宜令璣駐兵宣府督大同鎮巡
官計擒首謀若罪人斯得即奏班師仍有他變督師進
討更命王官協同贊決兼核功罪從之

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

妖人李伯川沈雄等詭稱商販入關殺歿守關主事王

兇事聞兵部奏行薊遼巡撫劉澤張璉緝捕盜賊嚴禁
白蓮左道已而御史劉紳請贈冕官以勵臣節帝從
之

大同叛卒執總兵官桂勇

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擒捕首謀者羽檄日數
下城中大懼諸卒訴天祐求全天祐口惟誅首謀耳餘
固不問也爾輩勿助惡即免矣眾懼稍釋桂勇遂率諸
將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斬之鑑父郭庖子忿怒復倡
亂糾叛卒胡雄黃臣徐德兒等煽惑諸卒盡甲而馳分
閉諸城門喧逐不已迨夜圍勇第破之掠其貲殺其廝
養卒數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遂執勇幽于葉總兵第欲

皇明本政紀 卷二十一

八十五

嚮焉天祐聞變約武忠亟馳至反覆諭曉勇得不遇害
諸卒羅訴天祐求止兵天祐曰若等實自作孽奈何能
擒獻首惡兵猶可及止也諸卒乃擒徐德兒等四人以
獻天祐斬之郭庖子暨諸首惡竟跳匿璚聞之欲提兵
而西天祐函鑑等首送璚處城中士人數十輩亦請璚
請緩師不聽天祐乃上言乞班師復遣書璚謂首惡既
誅餘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璚乃止

大同縣庫胥殺知縣王文昌

庫胥許奈侵牟庫金數千兩慮覺抵罪乃乘亂縱火焚
燬縣署文昌聞變倉皇自殺

十有二月謫評事常商臣補外職

商臣上言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

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戍者學士豐熙
等八人夫杖笠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
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
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
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
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
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
妄以為伏闕諸臣狂直之罪固有之矣然而當有者有
三以迎送織造逮繫諸臣疎慝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
有者有四失儀者非敬之不至乃其敬之過甚所致是
過也非故也宥過者無大小被訐者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大體廉遠地則堂高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
陛下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耳望陛下大奮明斷將
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爾帝怒
外補之

皇明本政紀 卷二十一

八十六

胡璚曾綱自陽和堡班師

初巡撫宣府都御史張縉奏謀郎中趙錦各揭報桂勇
擒斬首惡十餘人兵備以請帝曰須擒勦盡絕提督
官奏報裁處及天祐疏至帝從之乃命璚等班師
璚上言叛賊就擒人心安定宜加恩大臣臺諫諸臣以
旌勞勩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各上言大同構亂

廟堂之上。一籌莫畫。大臣臺諫何功可錄。且宣府巡撫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撫劉麟俱未有聲援之助。何可加恩而璫討叛無功。逆黨未盡。乃師不臨城而歸。欲月功賞。欺罔甚矣。乞治璫罪。別遣大臣督兵進討。不報。仍敕天祐再擒餘黨。勿問脅從。

代王還大同

時亂已稍定。帝諭代王還國。王乃復入大同。

乙酉嘉靖四年春正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提督陝西軍務。

一清正德間。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嘉靖初。吏部尚書喬宇舉一清總制陝西。有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

命需用。不必煩以邊事。及甫嘉劾宇及之。乃止。至是給事中鄭自璧請取金獻民還京。乃起一清代獻民。一清馳至陝西。道洛陽。造故大學士劉健于是。健年九十三。矢辭以疾。不見。一清款伺久之。健冒絨幘。袒褐出。曰。應寧而嘗入相矣。復出將乎。一清口承乏。爾健出。既若飲之。他無一語。

命織幣諸郡改貢幣金。

寧波府知府楊最上言。本郡僻處海隅。綉綺薄惡。每歲所貢皆市自杭嘉克之。乞改貢料值供用。下工部復議從之。乃命今歲諸郡歲織諸幣。已具者貢幣。未具者貢金。

虜殺董止道會事田美。

總督侍郎胡璫檄美整備。渾源應朔諸州軍饑。道遇虜寇殺之。御史劉紳請贈官。從之。

附錄戶部尚書秦金上言。日者淮揚饑饉。人民相食。陛下軫念元元。遣官分賑。至於發帑。全截漕米。益以鹽值。勤分惠至渥也。而侍郎席書都御史司錠。荷承重寄。區畫多方。第以委任失人。關防不密。致死亡之禍。反多下未賑之前。侵牟冒濫之數。乃足。一歲之後。官論列不為無憑。臣罪員治亦難逃。臣以荒本無奇。未知人又自古所難者。宜錄其勤勞。免其過誤可也。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

以胡世寧為兵部侍郎。

世寧先以吏部侍郎丁艱去。位憂中。獻大禮議。其言與張佳令。帝嘉之。服闋復上言。臣衰病不能赴闕。先陳治道急務。以效愚忠。曾子有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病口急。恐一朝溘死。是以盡言至此。惟陛下下憐之。其中。有口內臣不無姦佞。然亦有忠勤體國者。惟特察而慎檢之。則可無前代之禍。數年以前。內臣鎮守。剝民膏血。致多災變。自陛下臨馭以來。鎮守無剝削者。而江淮以南。赤地千里。父子相食。無乃臣等文職營私所致。今藩臬守令。皆不得行其職。惟承命于巡按一人。而耳目有限。將若之何。此民之所以死亡枕藉。莫之能卹也。

又曰言官不可不擇宜 敕吏部選內外郎官忠直公
慎議治體者爲之。又曰席書以達禮受知擢居禮部或
相驚訝此因材而受秩何嫌之有。帝嘉納之起爲兵
部侍郎御史曹弘劾世寧奏請導諛大負平生乞 賜
罷斥不報世寧至京復上講議三章乞留中看管其一
大學泰誓章詳釋容賢嫉賢之利病而極言仁君迷惡
之嚴以致意于 帝其二尚書惟辟作福章甚言大臣
損威福之患在 英君必察而討其罪且曰我 太祖
獨秉全智革去丞相以爲子孫萬世之法。太宗簡用
儒臣咨訪政治不驟加以極品不拘內外新舊執事。

仁宗 宣宗間選尚書夏原吉等商確擬育亦絕無偏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八九

重之勢 英宗選用重臣必召吏部面商可否。憲宗
始令吏部會推材望。孝宗簡用下位不用崇職俱稱
得人今內閣日隆羣臣尊仰限用翰林院官原係內閣
啟養門生方得選用吏部不許擬其陞除不許擅授外
職歷練民事其餘內外官員有文學材智不許再入
私說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若
其屬吏後先相承必其門生子弟遞爲受授後者未遇
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衰責後人之報施凡身後贈諡
恩卹不論忠佞一皆預爲已地盡力爲之至于纂修
國史私其黨類善惡倒置褒貶任意此自古所無之大
弊也是威福予奪盡歸于一官矣使得其人如先朝楊

士奇等及今石瑤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
有姻族者濫其位則排斥忠賢引用兇邪 國事日可
憂矣 陛下昔用席書爲禮部舉朝皆以爲非攻擊不
已而首相用賈誼掌 誥敕遂入內閣舉朝略無異議
今二臣日侍左右其忠誠才力 陛下豈有不知而何
用于 陛下者如此用于首相者如彼人心所向益若
是矣今 陛下召用楊一清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
沮欲久留一清于邊意有所向勢有所畏也 陛下視
今之威福出于誰乎易戒履霜識者深憂故在內者危
迫而不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求進也惟 聖明早
加省悟 宗社生民幸甚其三周易不出戶庭无咎章
反覆于君臣不密失臣失身之指疏入留中給事中余
經管律劾世寧疏請留中將故告密之風乞 賜罷斥
世寧不能已乞歸不聽而言者益亟章數至乃改世寧
南京吏部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九十

附錄御史劉紳上言十事一緝聖學二近正人三遠佞
人四畏天變五恤民隱六容諫諍七立紀綱八平賞罰
九廣恩威十設總制皆有所規勸不報巡撫江西都御
史陳洪謨上言伏覩 詔書有云昔者考未遂于尊親
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
戾今彝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重
敬事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宜體朕意有官守者

修其職有言書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八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克一切有補于政理利干軍國者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于是慰矣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前者廷臣因議大禮未當聖心俯伏號泣于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君父之常耳豈可深以爲異乎況何孟春豐熙等操履醇固宜置左右以資啟沃呂柟楊慎等論思有體宜出入禁闥以資後效張原毛玉等身後無以爲殮妻孥三落尤爲可憫如蒙皇上曲賜優貸使還謫者得以效用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九十一

二月土魯番寇肅州。
牙木蘭復據哈密率衆入沙州侵及肅州。

日本使宋素卿伏誅。

初宗設肆掠後匿入海島獨素卿及瑞佐就執下獄待訊。廷議備責沿海備倭官緝捕宗設無所得而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首三十有三被鹵華人八其國王李懌奏獻。闕下于是給事中劉穆巡按御史王道奉命按覈矣乃發仲林望等至浙令

穆道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僞穆道鞫審明悉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各斬瑞佐等釋還本國。

論曰鄭瑞簡有言嘗是時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舶司不廢益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訬海上無寧日矣噫斯言不爲無見猶非窮本之論也蓋姦商貴官家負欠船金固爲厠階然使番舶不至則姦商貴官家又何從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九十二

誑取其貨負欠其金以階厲耶故靖海之道唯絕番舶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相構之釁無由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何可得耶然朱統嚴其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于夷狄也統去禁弛不旋踵而蹂躪之禍半天下市舶內臣所爲乎經國者可以深長思矣

大同叛卒復亂。

郭疤子胡雄潛入城中知其不終容也復煽誘餘黨數十百人夜圍王總兵居第焚之諸卒馳白天祐天祐曰俟曉當治之詰朝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至仁且詰亂故衆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請閉諸城門大索可得

也。天祐藉其名。如言索之。乃獲。范子等四十人。悉斬。以狗復厚賚。問謀。因事捕誅餘黨。殆數百人。大同始定。事聞。帝優詔答之。後遷兵部侍郎。言者以靡財追効。竟罷去。

論曰。五堡之變。或者咎天討不急。遺數年遼地之禍云。是必欲大師臨城。如後日劉源清所為。為快也。則城中宗藩何罪。居士民何罪。守土郡邑官何罪。而故棄之。欲與賊同戮耶。即不欲戮。宗藩等賊能不執辱之為質。以要我。或剽掠魚肉之。以資固守。殘殺礫礮。恫喝嚇我師哉。而胡不憶慮為也。然則坐視其亂。不一懲創與。曰。方其嘯聚焦山時。議討可爾。招之人城。則諄矣。當是時。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九十四

璽聚矢矣。中無觸機猝辦之材。為之主畫。固未必即與虜連也。為文錦者。能密檄各屯兵。尅期圍剿。則雖二千五百人。亦可一一而擒矣。况衆卒求自全者。迫于聲討。未必不擒獻渠魁。而伏我鉄質也。僅有潰圍而狼奔。則又預杜諸城門。勿使得入。嚴申邊徼。勿使得出。而麾我師橫擊山谷間。彼能假羽而跳去耶。計不出此。而開門以延盜。雜蛇虺而羣居其中。乃索首惡而欲磔之。此文錦自取殺身之禍也。繼事者處此。為謀實難。則亦宜論國威。離散其黨。與推布誠信。銷釋其反側。然後微刺主名。榜之通衢。即發銳卒。按名撈縛之。遍諭諸卒。無坐名者。不問。則諸惡雖欲煽惑。誰其從之哉。天祐之智。復不

也。此又致大亂而聞之。朝議復闌干幾遣大臣率師以討之。吾不知璽果臨城將何笑。以擒諸兇也。萬一不逞者。要城固守。而肆螫于宗藩居士民。則將縱火崑岡。以焚之耶。然則駐師陽和。未必為失計矣。惜天祐處之。復爾垂方。又致有桂勇之執。岌岌殆哉。第其身居危地。不避艱難。反復譬曉。芟夷禍亂。卒剪羣兇。而戡定之。噫。亦難矣。言者顧効其靡財。謂之何耶。胡璽督兵中止。而欲貪功以冒賞。蕭鄭之効。有以也。劉源清以為師。不臨城之咎。則謬矣。

三月纂 獻皇帝實錄。

勅曰。皇考恭穆獻皇帝。嘉言舍行。可以大書特書。不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九十四

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萬世。其以大學士費宏。石璫。賈詠為總裁官。侍郎溫仁和。學士董玘副之。共領其事。遣寺丞周璧之安陸。采遺事。附錄給事中陳洸疏言。尚書楊旦。侍郎汪偉。朋邪亂正。俱罷之。已而洸以他事解職。聽按覈。尚書席書欲有紛更。帝諭止之。學士方獻夫上疏乞歸。帝諭令安辭。御史劉黻上言。近日大禮已成。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夫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以朋黨形之。章奏。臣以此為前代頹衰之風。不可啟其端。于治平之世也。如楊旦汪偉俱。先朝舊臣。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一旦撻拾。指為朋邪。

擊之使歸此不可辭也。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已見幸賴陛下明斷羣情翕然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屢蒙聖諭量必知檢陳洗事有案牘蒙令退避聽覈公道自明方獻夫乞歸又蒙特旨諭以安靜聖心于此已洞見羣下之情矣然常人之情不懲則不知所警望賜天誥戒飭務使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師以成嘉靖之治可也。臣又聞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誣彰我之能好諫者直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祖親賢聽言納諫此君人之體也伏望陛下察忠邪之分明理亂之原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臣耆舊不宜遽遠楊旦汪偉察其無過悉召還之以資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九

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宜量移內地復其原職必事者矜卹其家以示大造之仁可也不報

夏四月議立太廟世室

先是光祿寺署丞何淵上言孝莫大于享親禮莫大于宗廟恭穆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于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宗祀獻皇帝則禰廟所得所正統有光帝命禮部集議尚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

太祖太宗立世室于太廟不知何據也不報張璁桂萼亦上言不可璁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以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于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于太廟不知序于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爲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九

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萼曰何淵假議禮之名懷姦邪之術妄爲世室之擬臣聞仲尼有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如淵所謂陷君者也皇上可順情而信之乎是禮由漢以來今日復明曾謂能定千古之典有不能替月守乎曾謂自我作則復容人破壞乎疏入帝曰俟會議審處席書乃會羣臣復上議獻皇帝入祀大內于禮爲宜將祔祭太廟則昭穆難亂正統難干將別立一廟于太廟旁是兩廟兩說矣帝仍命會議璁萼復上書爭之有曰使獻帝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邪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思耶記曰

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背理曲從以誤皇
上哉。書亦復會羣臣上議爭之。帝曰朕奉天法祖
豈敢有干太廟第。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與祀
禮匪合儀制所議及復。遠禮背經宜將三代理章博考
以聞。于是大學士費宏石瑄賈詠上言。太廟昭穆相
承必繼統者乃得升祔未有由別廟入祔者此羣臣不
敢從淵說也。若禮有可通席書為禮官。管議大禮以成
聖孝亦何為執奏以取違。命之罪哉。尚書廖紀泰金
等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璵等乃謂書曰
觀德殿規制宜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于
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可也。書等遂上議宜于皇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九

城內擇地別立廟。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
親親庶為兩全從之。乃命卜地擬名以聞而世室之
議寢矣。

論曰初永嘉等議正考名眾咸以逢君斥之故其說久
而後定雖永嘉等亦終負謗亡能自解所可自信及持
以厭眾口者亦惟以自考其考亡于大統耳豈知淵
等間伺遽欲以此為巷過計耶。然淵言之帝心即動
亦永嘉等有以先之耳。曩議大禮禮曰三代世及無為
人後者為人後漢魏以來事也而淵輒謂獻皇帝為
皇所自出之帝欲比周之文武世室祀之帝亦命禮
官博求三代理禮以聞遂皆以後世為不足法而求之

上古矣然三代而上實未有為人後而為天子者黃帝
三子長玄囂次昌意黃帝沒而昌意之子顓頊承帝
統顓頊沒而玄囂之孫璽極之子帝嚳繼立是皆為顓
頊之再從子而昌意之從孫當時固不問考顓頊亦不
聞追帝其父祖又何間奉璽極之主于黃帝之廟乎舜
祖顓頊而宗堯禹祖顓頊而宗舜是瞽瞍不得為宗也
不得為宗得與堯舜而並享乎。永嘉等有見于是故始
而力破為後之說繼而堅阻入廟之議中正之典復
于既墮彌一人于三代之隆亦云勉矣惜其立廟之議
守之弗確始于大內中于廟旁終為世廟屢遷
就而不恤致使帝心靡一因人更易卒納分宜之誑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九

而宗祀于太廟永嘉不得辭其責矣。
仁壽宮災。

昭聖皇太后所居也。至是焚燹王德安喜景福等殿俱
燼。帝為減膳徹樂素衣避殿告于天地。宗社。敕
諭羣臣同心修省于是給事中楊言等上言。臣聞變不
虛生感召有自近者。仁壽宮災。皇上特諭羣臣同
加修省。陛下之心成湯高宗警懼之心也。天變宜至
哉。益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
聖躬。朝廷設六科給事中所以舉正欺弊而欺弊日
積天譴曷遯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
林俊蔣冕豐熙張漢卿等見幾引去抗諫謫久而張璵

桂萼始捷徑以獵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儉朴不聞而陽和上田張崙等請索無厭鹽商吊
引崔和等餐饕亡忌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寧而
廟社精靈無帡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法度廢弛
而錦衣衛多濫職山海關初權分匠役增收五百奏帶
陞授員多刑科失職致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
華等脫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梈等施枉械之刑工科失
職致陛下工作不常而局官陸宣等乞全支俸薪內
監陳林等請權取木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重且大者
所以拂天理逆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故皇天赫怒示
以大變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伏望陛下益崇敬畏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九

之心克念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謫戍之官卹筆
灰之後鹽課土田蕪商民之困權分押解免征市之食
常籍沒者正其法加枉械者亮其忠濫帶冒賞者明其
罪乞附于降者削其官將臣等罷斥以彰不職別選賢
能以克任使如此而天變不弭治理不臻臣未之聞矣
御史余敬等上言最易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人之心
最不可欺者已之心人主欲知其過惟求諸已心而已
已心無愧則人心可感而天意可回矣皇上有帝王
之仁帝王之度帝王之勤帝王之明天下翹首跂足以
爲太平之期期月可致而災異頻仍果何自而然哉比
年以來元老大臣相繼而去羣臣抗疏謫戍編廢呂柟

馬卿等之降過在可原王相王思等之灰請尤可憫張
璠等倖取于捷徑郭梈等遠逮于道余莊田地主紛紛
太索鹽商籍引往往欽依錦衣衛之冒濫弗毀需用
監之匠役增收陳林等之權木陸宣等之乞俸先朝
弊政漸次踵行此皆臣等學不足以格君心誠不足以
動天聽以致政多闕失上下天和乞將臣等罷黜別選
賢能以克任使則職業修而天變可回也帝覽奏原
之俱報問先是郭梈以抗言被逮人心危懼而太監白
懷太監山海關廣寧遼陽房屋權取租利給事中黃重
疏諫不報太監李能公權山海關商稅御史劉穎疏諫
不報故言等及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一百

論曰自甲申夏月以前建言者直拾衮闕至此爲之一
變云然引咎自列猶有占諷諫風至鄒公守益等效之
蒙斥疏體爲之再變然丁亥以後存染之習成矣其張
膽朝堂數及輔貳者亦不多得又三十年遂幾絕讜故
鄒林諸疏不于嵩而于其子也

五月

附錄四川兵備副使余珊上言臣惟今日神聖當天
宜必有稷契伊周爲之佐者何聖君賢相偶不值致
陛下負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就其功歲
月漸邁似不克終臣不勝感泣哀淅效唐魏徵謹陳十
漸并致辭之由杜漸之方圖終之要爲陛下陳之具

一曰紀綱漸頹。邇年以來。承平日久。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官府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是也。其二曰風俗漸壞。自用浮沉。一世之人。首掌銓衡。崇尚脂膏。賤薄名檢。是以諛佞風生。廉介日銷。至侯伯專彈劾霸吏。議禮儀。市門頗開。賈販仍舊。是也。其三曰國勢漸輕。自許銘被殺。國典不伸。而大同微。尤動輒嘯聚。至使妖胡殺主事。庫胥殺縣官。殘賊戕方面。而九鼎之威。不重于朝廷。是也。其四曰夷狄漸強。土魯番帶甲百萬。驅逐小王子。盡有其地。志吞西河。耀兵甘肅。而東胡躡躡于邊海。韃靼蹂躪于沙漠。是也。其五曰邦本漸搖。冗食之征。下及雞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於赤旱。母子相食。充豫苦于剽掠。盜賊橫起。川陝湖南之民。罷于軍需。竭于祿米。而銷骨飲恨。無復樂生。是也。其六曰人材漸凋。呂柟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臺空。張原胡瓊等歿。而臺諫空。間有一二英傑。繫籍羈旅。復為權姦擯。銅遠之不通。是也。其七曰言路漸塞。降心未懲。其忿逆耳。或動諸顏。不刺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役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是也。其八曰邪正漸淆。論篤將與儉狎。投間飾六藝。以文姦言。假周官而奪漢法。堅白異同。模稜兩可。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辨之。是也。其九曰君臣漸際。

自大禮議起。言人人殊。邪佞相觀。巧發奇中。至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趨趨嚙嚙。載鬼張弧。是也。其十曰災異漸臻。東南洪水。溢沒都城。西北赤地。亘連千里。劇賊起山東。餓殍滿江北。遼陽軍婦。產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是也。凡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況兼之乎。陛下縱上聖之資。乘興王之運。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何以獲此。無乃相臣召之與。今日內閣首位。果稷契伊周之佐乎。抑平勃房杜韓范之流乎。徒以姦佞。伴食怙寵。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邦本益搖。而人材益凋。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君臣益際。而災異益臻。矣。臣請陛下亟去之。更求應變幾神。如楊一清。木強重厚如石瑄者。同置左右。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矣。疏入報聞。

六月。作世廟。

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德祖比后稷。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隨世而祧。獻皇帝與。孝宗同世。親盡同祧。帝曰。別廟不與。祖宗序列。他日奉祧。藏于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議。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伸朕孝思。乃。

命工部相地于太廟左環碧殿旁立廟前殿後寢
一如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命定
廟名曰世廟

附錄錦衣衛革職百戶旗校季金崔玉王邦奇閻安等
屢疏辯復原職下兵部勘覈尚書金獻民等查據被革
緣由上請帝曰閻安等五人原因營建定祿廢陞准
復原職內崔玉蒞任理事季金等各授署百戶帶俸不
許資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亦不得比例陳乞金獻民
等上言全等怙姦奏辯一日而復九十餘人是以左右
一二人之私壞祖宗百餘年之法也乞復革斥以息
人言消天變給事中鄭自屋亦上言全等被革之初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七十一

明詔有曰妄奏者編成邊地宣之綸綍威如雷霆布之
朝野昭如日星相去幾何盟約已乖威明之旨既成
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汗號已渙而復反國是既
定而復搖此中外所以扼腕也乞將全等革職下吏問
遣亦不報

秋七月以僉事席春為翰林院修撰僉事劉夔為翰林院
編修

先是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皆當路子弟請改別
官帝命俱授按察司僉事然席春書弟也書見弟外
補心懷舐望遂稔孽連章排大學士宏等留中不下書
乃上疏為弟乞恩改授館職帝遂命春為修撰夔為

編修給事中鄭一鵬上言爵賞利器不可以假人威福
大權不可以下移命令大信不可以反汗三者失一不
可以為政正德間傳乞雖多文臣清秩無有也且先
朝弟子為臺諫者多授行人司職其一二改入翰
林俱資緣所得當時益稱旋即外補其一二改入翰
林胡不引行人司例顧授纂修可乎書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遂恣行胞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
怨望合璫等以輕搆大臣既而其疏留中復為弟乞憐
改求館職向使春不外補璫等之疏必不上矣是書挾
私誣構專恣詐欺璫等其為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姦偽
洞見真情矣乞將書罷斥將春鞫問削籍其璫等挾奏
事理明下廷議別曰是非取自上裁庶公論不昧
而仕路永清矣帝切責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一卷

七十四

八月梁儲卒

贈大師諡文康所著有蘇洲集

九月逮繫元城知縣張好古詣京

元城泰和伯萬言故里也其弟侄在里中橫奪民田好
古收而筆之復為置獄萬言以聞帝命逮好古詣京
考訊御史李高等上言宜將好古行撫按官按覈或至
京下吏勿付詔獄庶守令之氣不摧戚畹之恩亦全矣
報聞

林俊卒

初俊疾篤上言身後祭葬通乞停免以爲存歿之安因
言議禮諸臣見各不同存卹叙復宜早降溫旨以慰幽
明又聞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欲剝其體膚
致之灰地臣猶及見成化初廷杖客令厚綿裹衣重覆
疊靶至正德初迎瑾用事始啟解衣之端非所以待士
人存國體也釀成末年撻歿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
氣始振不謂今日復罹此苦臣又見成弘問詔獄惟叛
逆妖言強盜故殺人始有考訊之旨其餘常犯或下鎮
撫或付法司情重者始有白復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
奪之旨今則一槩考訊無復低昂恐非祖宗仁厚之
意也臣又見邇年以來故老舊臣謝遣殆盡朝著爲空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一百五

伏望聖明留意禮致至如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
仁呂柟魯鐸輩尤宜引用以裨聖德疏入報聞俊尋
卒

冬十月議廟街

初議立世廟由闕左門入署丞何淵上言宜從廟
街門入意謂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言
祖則禘在其中社稷尚得合祭祖禘乃不得同門邪
帝命禮官集議禮部上言若直通廟街必撤垣伐木毀
神宮監乃可請命官度之給事中韓楷御史楊泰等
俱劾席書依違持兩端學士璵等上言宜由廟街門因
雜引儀禮爾雅及古禮圖徵之以排禮官考禮弗精復

畫古圖及廟街宜通之圖以進帝下之禮官命復集
議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璠力諫不聽帝怒奪其官外補之書等仍請乞
從前議由闕左門帝曰仍由廟街門但于神宮監北
量撤旁屋容通板輿而已書與兵部侍郎胡世寧復力
言不可不報

十有一月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
務

初御史吉宗奏召一清入閣復起彭澤代一清總制章
下吏部大學士費宏奏召謝遷席書上言一清宜復內
閣而宏舉謝遷所以阻一清爾吏部外牽于臺諫內謂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一百六

乎宏惟斷自聖心可也帝從之乃加一清少師兼
太子太傅入閣辦事

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席書上大禮集議

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利布以傳
進席書太子太保以張璵桂萼爲詹事府詹事方獻夫霍
韜爲少詹事

以大禮成也璵等仍兼學士獻夫韜仍兼侍讀學士廷
議諸臣加恩有差于是費宏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謹身
殿大學士賈詠石璠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閏十有二月

附錄御用監太監黃錦上言乞敕南京御用監及南京工部各遣官一人揀印蕪湖及龍江瓦屑壩堆場竹木管運赴京。帝從之。工部執奏不報。給事中黃臣上言力爭亦不報。

金獻民罷以李鉞為兵部尚書。

獻民因指置土魯番未善為言官者所劾自引去以鉞代之。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二

附錄

洧川范守已謹輯

金谿閔師孔謹閱

林陵博古堂謹鐫

丙戌嘉靖五年春正月。

附錄御史張袞上言乞有伏闕諸臣章下吏部看詳已而吏部詳覆請自上裁。帝報罷給事中史于光上言聖人之喜怒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闕諸臣陛下怒而罪之此秋氣肅物之權固天之道邇者袞疏勅下該部舉朝臣工及其廝役賤吏皆懼相告語以為聖天子將還諸臣天道煦物之春其襲人一至是乎已而報罷是欲其砥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然諸臣發謫已兩閩歲矣一旦有如劉安世齊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陛下必有後時之悔矣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即起諸臣必有感恩思奮以圖報稱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南京御史趙得祐等上言席書因排費宏遂謂臺諫媚宏是倡黨說惑聖聽也且書收一陳沈沈輕之稱一鄭洛書洛書劾之書亦有靦面目矣屢紀欲避吏部諫書而書肆為桑柳鄙褻之語以瀆聖聽是果忠于朝廷耶帝怒奪得祐俸一月。御史雷應龍上言乾明門諸處所畜鳥獸歲腥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林豆五千二百餘石乞賜屏去以蘇民。

出。帝然之。命所司覈實以聞。

二月，逮繫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儒于詔獄。

時天方來貢，譯使胡七紳言：主客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儒等，索受天方王璞。帝怒，逮繫鎮撫司考訊給事中解一貫奏乞併逮士紳及天方使人面質，不報。已而錦衣衛選長聞大學士費宏命王工裝束帶，疑爲九川所索，王也，遂入宏第，執舍中兒以去，欲與九川對簿。宏弗敢拒，自上言曰：「者臣遺故尚書鄧璋以詩璋酬以王璞，重若而斤爲束帶者三。今天方失王，重若而斤與臣璞重不倫，若之何？」擬臣受九川獻也。九川之誣，據此可辨。帝不問，以溫旨慰之，已而九川竟論戒邊。

皇明大政紀 卷三十三

畿內饑。

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賑。下戶部覆議從之。命郡縣倉庾悉數給散，不足則發通太倉錢穀補助之。是時災異衆多，禮部類開。帝降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憂懼。此非下民之孽，皆朕之失云。」南京御史仲選上言：「陛下此諭，禹湯罪已之言，周宣憂懼之心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聞之應天，以實不以虛，勤民以行，不以言。今之災異或者聖學之未敦，政權之下移，小人之未遠，忠直之未錄，百官之未勵，民生之日蹙，武備之廢弛，與有一于此，皆于天和。陛下用一人而制行材器，未必盡知議一事，而始終利害未必盡知，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或以姦黨而復其官，或以巨惡而宥其

罪，或奏逮職官或陳乞勅命，無不立遂。人言嘖嘖，謂

陛下左右乘其喜怒陰爲之地，是亦政權之下移

也。崔文以邪術而侍左右，璵蓐以諛夫而預經筵，劉榮

以白衣而厠館閣，蔡亨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

是小人之未遠也。或覆庇匪人或玩愒公事，或私通關

節，公納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

是臣職之未勵也。謫戍如豐熙等，削籍如馬明衡等，遠

遷如馬卿陳垣等，外補如呂柟等，不幸而歿如王思裴

紹宗等，皆抑鬱而不得其志，是忠直之未錄也。水旱癘

疫，民歿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十室九空而征

皇明大政紀 卷三十三

三

徭日增，催科日煩，是民困之未蘇也。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軍職皆驕子，不識戰陳，士卒皆市人，莫辨什伍，精壯

皆松役，于守備府營之家輪番上直，操備者木刀竹矢

全無犀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待罪言官，不能隨事納

忠，致有災異，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讜言可采，少賜

施行，仍將臣罷黜，以應天變，報聞。

附錄巡視盧溝橋御史沈松上言：蕪湖荆杭諸處皆隸

水干，便市舶，權分爲宜。盧溝不通舟楫，惟木枰往來耳。

工部權分之灰炭葦草諸物皆貧民自致，以食其力，宜

賜免權下工部覆議從之。

韓文萃

年八十有六，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定。所著有質菴奏議歸田錄。

附錄：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造官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其中以百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卒乞百戶者二，冠帶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鄭自堊上言力諫，乞收戍命，不報。

三月策士奉天殿。

先是席書上言臨軒策士，延攬英賢，朝廷第一大舉。何讀衆者以崇卑爲甲乙，人每閱卷二十而受卷糊名諸官不畏國紀，每以故識當路子第所對策盡付元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四

臣擬取上甲次及九卿翰苑所讀雖有材雋抑而不揚乞勅御史有風裁者監收試卷嚴督糊名勿通關節雜送閣部諸臣從公裁取如蹈前轍指名彈劾帝然之至是對策者三百有一人賜襲用卿等及第出身有差

附錄：時陳洗事勘明削籍爲民，崔文亦黜退，猶聞居里第。南京御史王錄上言：惡如陳洗宜置重典而脫死爲民姦如崔文宜投遠裔，猶未拔去。乞編洗于滇南發文于孝陵以防後患，杜復進可也。至于調官如劉天民謫降如呂柟鄒守益韋商臣陳迥季本夏良勝鄧繼曾陳相段續侯廷訓黃國用王懋馬卿查仲道削籍如安

盤張漢卿王時柯馬明衡朱泚郭補方殷顏成邊如豐熙張紳余朔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王元正楊慎劉濟劉最杖死如王思王相裴紹宗余禎張原李可正張曰輔胡瓊殷承叙等宜原心釋罪錄復優卹庶人心和而天意得矣。疏入不報。先是御史丘養浩給事中衛道俱以言事忤旨調補外尋復原官而故太監王堂者實緣左右起爲天壽山守備御史謝汝儀疏論不報亡何摧堂守備南京而孝陵司香故太監谷大用憂以司香康陵爲請帝從之御史喬祺疏諫不報謝汝儀復爲上言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斷陛下復衛道丘養浩官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至明罷黜崔文天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五

下翕然稱陛下之英斷然御史張家請錄用豐熙等陛下始然而終止豈聖心不無芥蒂于中耶臣以爲陛下之仁諸臣終當被其休光但恐鬱鬱卒徒之中依陛下察編氓之內歲損月失陛下雖欲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張家之言當急從也御史喬祺論谷大用不當取用陛下報問置聖心不無眷戀于中耶臣以爲陛下之聖姦惡固有所憚而不敢爲然王堂守備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實緣甚秘招置愈巧萬幾之煩豈暇畢照一墮其術根據將日深他日即殺然去之不已晚乎此喬祺之言當亟行也亦不報

夏四月姚鎮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

猛之先曰伯顏。國初歸附世祖。知田州府。至猛兄統弒父自立。為土目黃驪。李登所殺。驪復搆亂。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父官爵。後與思恩知府岑濬相仇。殺濬。破田州。猛走免。都御史潘希泰討濬誅之。改思恩為流銓。兼攝田州。奪猛官。改授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改同知田州。攝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賊平。金疏猛功。遷提揮同知。猛與復祖官不得。觖望驕蹇。漸不用命。凌韓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是無所得。多譖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得重賄。舍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鎔代。應期不之察也。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六

復請討從之。鎔乃遣都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師八萬人以參議胡克元監軍進討。

附錄席書上言。國朝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始自宋樂

二年。後掄取無定。科考校亦無定制。弘治六年。大學士徐溥丘濬始議。每科一選不限地方。歲年以為定式。迨後因涉嫌疑。遂不復行。似非至當之舉也。乞仍溥議。每科選取第勿逾二十人可也。從之。

張璁桂萼連章劾宏。謂實受陳九川所盜王。又受布政使彭夔饋金。擬旨留用。宏上疏自理。言璁萼欲得教庶吉士。臣等請以溫仁和董玘為之。拂二人意。萼又自言曰者。談彼命。當與鄉人並相。諷臣推轂。而臣亦未及。

奏託。臣以皇考實錄。番成。不忍遂去。故敢辯析。明臣之愚。帝溫旨答之。御史鄭洛書上言。璁萼言宏受賄。納賄是宏為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尚可以蔽璁萼之橫議也。璁萼之言。人無予之者。恐其睥睨代宏。將遂流毒于天下矣。乞示宏以止足之義。戒璁萼強暴之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南京御史仲選等上言。守備太監卜春。靖遠伯王瑾。貪暴虐民。乞賜罷斥。兵部尚書李敏覆奏。不報。

禁冒乘驛傳。

御史劉隅奏言。冒乘驛傳之害。兵部覆請嚴禁。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七

五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附錄廖道南進洪範疏。帝覽之。命顧鼎臣講洪範。

席書上言。國朝大學士故事。凡加少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加太子太傅。俱謹身殿。少保。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清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武英殿。非制矣。乞賜改正。以存彝典。一清亦上言。見書此語。知其典章未明。發言之太易也。太宗時。初置閣臣。以學士為首。餘皆講讀撰修官。而黃淮以中舍與焉。自二楊始進。三孤而士奇。少師。兵部華蓋殿。榮少傅。工部謹身殿。溥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始兼青宮保傅之官也。其兼青宮官。自景泰始。英廟委任李賢。止以吏部無學翰而已。嚴

後仍加太子少保。憲朝初始進少保華蓋殿成化以來如有太師兼太子太師等官書所謂典章果何據耶且書謂費宏抑臣于後故為此然宏為少師一年矣臣初召入縱使官秩盡同亦當出其下書雖為臣寔不知臣矣報聞。

福建大雨水

福州府諸處自正月雨至于四月不絕平野蕩為巨浸且海澄山鳴旗鼓自蜚知府汪文盛上其狀乞賜蠲賑且乞自罷以謝天譴章下戶部議賑從之。

附錄李福建者山西五臺人也一名午因事戍邊寓居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趙同倡白社妖術誑誘愚民嘯聚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剿捕得趙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建跳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為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全人耳目以其所掠金銀買授太原左衛指揮使又為其子大仁大禮納穀入國學其離家韓良相等屢計其罪皆賈綠脫免巡按山西御史馬錄行部其縣良相等復以為言錄捕治之福建急走京師以其術干武定侯勛勛悅禮為上客福建乃求勛居間勛從之移書于錄欲待以不次錄飛章劾勛逆賊并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先是席書亦助勛為福建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勛助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建

連之罪不報先是帝奉兩太后觀劇至西苑復欲觀標賜宴給事中高士魁上言舜作漆器諫者餘人恐為侈靡之漸至于十人而不停陛下之德無愧于舜近有此舉將為逸樂之漸矣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以請者不則豈能遽移聖心耶臣見近旨輒引故事如鎮守浙江太監鄧文之請易勅書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匠俱依倣先朝事例則皆近冒附會欺陛下以濟其私陛下入其機而不自悟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疏入報

六月 獻皇帝實錄成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凡五十卷 實訓十卷以錄成進費宏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進養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琚賈詠各少保附錄初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內織絨染局太監刁木勅專官陝西監織絨服工部尚書趙璜給事中張嵩王科御史陳察王朝用南京御史喬祺等交章論阻並報聞陝西提督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隅亦各抗疏論阻章下工部尚書璜覆奏宜如憲蓋等言下內閣擬旨大學士一清宏詠議依部請擬進已而有命仍照前自行一清等不從仍以原擬上請因抗疏力言陝

西生民愁苦及監織剝害之狀乞將太監梁玉取還付鎮守大監晏宏及撫按官督織貢用帝曰卿奏具見忠愛前已諭王安靜行事勿得騷擾地方矣

秋七月禁苛訟

都察院副都御史張閏上言國朝令甲自叛逆盜賊及于城池帝藏機密外其軍民訟謀若株連衆多隔限府衙及撫按枝蔓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以上重論反坐夫何邇來官司罔卹民隱不思一人被繫一家皆哭輕忽者不肯理庸劣者不知理怠緩者不能理其貪暴者恣其科索銜其威福快其報復縱其羅織因而廢棄人生業破毀人常產擠陷人軀命所以干和致災釀意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十

八月改建觀德殿

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于奉先殿左詢于宏一清等宏一清上言移觀德殿于奉先殿左恐奉慈在西獻皇帝神靈有所不安臣等不敢奉命帝曰朕欲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一清等乃乞勅禮工二部卜日營度禮部尚書席書侍郎劉龍等給事中張嵩衛道等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人工不可屢興乞仍舊貴以寬

民力不報

癸丑更撰世廟樂章

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冲和饌曰太和還宮曰寧和帝所撰也

魯迷復貢獅子

魯迷貢獅子二西牛禮部上請帝命收置內府留屬夷五人飼之御史張祿力諫不報

丁丑世廟成

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于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于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

九月己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十二

初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如何費宏楊一清等因上言國朝禮制有皇后初立謁太廟未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有至太廟者蓋欲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帝以問璵璽璵璽引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及國初禮有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以對因言宋崇寧後止謁奉先殿皆當時禮官失考因循爾便非太祖稽古定制也今皇太后及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等復上言璵璽所引乃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之制二臣欲迫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

等亦上言 高皇帝準古廟見 爲大母后之制未
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謂奉先殿恭嚴內之 爲高
家法也總纂所引俱大婚禮今 世廟生是 爲高
本不相法 章聖皇太后宜于奉主之後 爲高
則 祖宗家法守之益堅矣聰華復上疏言周天子宗
廟之祭王親宗室而入立于東序后則律而入立于西
序九獻七言各因時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投
然舉行雖追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自具議以上
帝命禮部復美議之于是席書復上疏持兩端矣大
學士石琚上言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
出者 太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亦未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十二

輕出入而况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
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 帝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
聖母謁廟必得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
初猛聞大軍至歛兵令毋戰裂帛陳冤狀鎮不聽督兵
益急猛乃陳兵自固鎮下今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
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猛妻
歸順州知州岑璋女也恐璋黨猛不知爲計問于都督
揮沈希儀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間
刺其情以復希儀察部下千戶趙臣善璋乃召臣曰聞
璋憾猛吾欲遣爾說璋以圖猛何如臣曰璋善疑直議

之不信當以譎誑之希儀曰若何臣曰假以臣微鎮安
兵圖璋臣迂道泄之要領可得也乃遣臣往臣過璋所
璋迂臣喜其末臣故爲不樂狀璋叩之不答頃更復太
息璋疑之臣愈不悅若有沈思者璋愈疑臣臥內長
跽叩之臣泣下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隱也然君不
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謂君以舍婿故必黨
猛今我微鎮安兵襲君矣不言君死言之我以泄機必
奈何君實生我璋曰猛奴祝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之
何以猛故及我也臣曰君意若爾盍自列以免璋乃強
臣附傳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反願擒猛自効希儀
伴追臣反以其事白鎮安乃督兵顯逼猛猛子邦彦守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十三
工堯隘璋遣千人助守欲爲間馳報希儀曰衣有識別
破猛時勿亂殺也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兵驚潰遂斬
邦彦猛窘欲出奔璋使人招之曰願君走歸順可達安
南再圖興復猛倉卒從之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
人勿得至左右盛供張固之曰詭猛大軍退矣猛喜不
疑久之璋微知猛置印所乃置鴿酒獻猛曰 天朝索
君急請自爲計吾不能庇也猛大怒罵飲鴿歟璋斬其
首併所佩印馳詣督府上之鎮安兵還遂與太監鄭淵
總兵官朱麒各上言大破田州猛中毒矢歿斬其首搜
獲印信長子邦彦敗死邦相等逃匿田州平請置流官
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附錄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會三司會鞠先是御史馬錄咨于徐濟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為福達不疑又咨于獄獄郎中劉仕仕郎人也其言如泰錄復微取顧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為真福達也乃撤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汪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芳雜鞠之福達對簿無異語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眾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雖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初論以極典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十四

定 世廟祭日

初禮部議祭 世廟用 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暮之祭難以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歲暮權與 太廟同日 帝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冬十月頒 獻皇帝恩紀合春堂詩于羣臣

恩紀詩紀在藩錫予之恩凡七卷合春堂詩未之國時大內所作也百有三十餘首帝親為序頒賜羣臣附錄御史張珩丘養浩各上言定國公先詐冒請土田侵奪民產章下戶部尚書奉金覆請按覈帝命勿覈

悉以歸民

以張璁為兵部侍郎

附錄初薊永總兵官馬末上言議禮伏闕諸臣竄逐窮荒誠其自取今羣疑盡釋大禮講明恭穆獻皇帝尊位聖心慰安而諸臣淹有歲月無路自新乞宥其罪愆或復官或寬釋庶君澤下流物不終棄矣帝謂末出位妄言切責之已而故吏部尚書謫戍邊陸完卒末復為完奏乞卹典帝怒奪末官置南京帶俸試御史魏有本論救末復奪有本官外補之給事中鄭自璧等申救水俱奪俸三月御史鄭洛書許鳳翔復抗論不報給事中解一貫陳守愚沈漢亦各抗疏力救有本俱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十五

吏部尚書廖紀上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城守器械俱為可憂前聞楊銳告往南京攝府近日馬末獲南京安置臣不勝私慶二將之往寔天啟聖聰有此成命乃保根本之大猷也臣欲陛下寄銳永以營務重責成之以彰不測之恩其言官魏有本蒙調外任誠為薄罰然初試言職心本無他乞宥芻蕘之狂仍還原官則陛下納諫之度堯舜湯武不得專美矣疏入報聞

十有一月移山西叛囚李福達獄于詔獄初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鋼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

求雪父冤。章下。都察院左都御史蕭賢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爲助指。奏寢其奏。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亡命。勿蹈叢戮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路王科沈漢秦祐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杜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革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異爲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以爲福達居間。盡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達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服上刑。而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貸。都察院看詳。聶賢覆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尋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鞫。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十六

附錄時 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璁劾宏倨慢不敬。因言宏用倭人張仁。出入私策。開通賄賂。又縱子懋賢慙良。狎昵倡優。又言宏在正德時。旁注試錄。傾陷寮友。極其醜詆。帝置不問。是歲五六月。江左大旱。常鎮尤甚。徐淮交濟。間大雨水。田廬盡沒。至是禮部類以爲請。帝以災異頻仍。諭羣臣修省。其利病興革事宜。集官擬議。以聞。御史具仲上言。和氣致祥。妖氣致異。理之自然也。陛下即位之初。誅逐宦官。今則太監鄧文選

例請勅。而監織市舶之差。漸次增復矣。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權姦。今則武定侯勛驍泰劄削。而黃富賈通之徒亦朦朧傳乞矣。陛下即位之初。查革軍匠。今則託名校入。坐費月廩。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今則議禮諸臣。含冤負屈。此陛下所當修省者也。先年大臣同寅協恭。今則招權樹黨。如張璁之排費宏。肆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退多自引。今則持祿固寵。如費宏之家醜已露。恬不爲悔矣。先年士人多薦耻。今則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今則剋剝相效。惻惻廢棄矣。此羣臣所當修省者也。疏入不報。

初兵部議請。四衛官。照舊補選。帝命免選。既而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十七 御馬監奏。乞本監自選四衛官。移官兵部銓注。帝亦不許。至是太監閻洪等矯旨。選之。請移兵部遵行。給事鄭自璧上言。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至尊嚴下。乃敢剛愎自用。抗違無忌。是罔朝廷而不有矣。狎雷霆之威。翳日月之明。近臣如此。安爲攸宜。乞勅司禮監查洪欺蔽。即賜黜罰。不報。是時各監局收捕軍匠三千七百餘人。戶部上言。乞寢成命。免致耗蠹國儲。以後陳乞俱賜報罷。帝不聽。給事中黃重上言力諫。亦復不報。

三法司會鞫李福達于 闕廷。初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王左都御史蕭賢副

都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倫。寺丞毛伯溫。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鞫。廷。

王命三法司會鞫李福達于闕廷。

先是顏頤壽等會鞫福達。佐證畢。昭等于午門下考掠之餘。稍有變其初說者。遂將不一口語奏聞。帝心益動。命侯齊祀畢。朕親臨鞫問。大學士一清等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命多官再鞫。從之。已而復訊如前語。乃姑置為未成之獄。

李鉞卒。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條

鉞引疾乞休。從之。未行。卒于京邸。贈太子太保。謚恭簡。以上時忠為兵部尚書。

營仁壽宮。

給事中張嵩上言。民困財訕。宜先營仁壽宮。以慰昭聖之心。其玉德安喜景福等殿。暫為停止。俟民力少蘇。徐議鼎建。帝命次第庀材營之。

附錄給事中管律上言。我太祖肇樞密院。置五軍府。置都督同僉。諸官總領衛所分掌京軍。歷代兵制莫良于斯。其公侯伯止令隸籍帶祿。不預府事。有事則召總兵官。佩大將軍印。帥師征討。旋師則單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又禁止官卒勿受公侯饋遺。及非征討不得轉

侍公侯之門。聖謨洋洋。俱在典策。承平既久。事漸張縮。印僉書俱屬侯伯。坐營坐司亦皆其人。以國家綱領之地。權養驕佚之徒。但騁優渥。以圖溫飽。聽人指顧。罔識一丁。復以禁暴禦侮之兵。為彼驅前擁後之具。恐非社稷磐石之計。勲戚帶礪之福也。乞勅兵部會執政大臣。蚤為計處。區別材望。以為去留。別選都指揮材勇者。量與署職。以備緩急之用。下兵部覆議。從之。

劉健卒。

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謚文靖。健久佐敬皇帝。輔成一代明良之盛也。晚受顧命。抗言致主。完名全節。以歸優游林壑者二十餘年。朝野想望其風采云。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條

十有二月。岑氏遺黨據田州以叛。

初。田人懼流官法。不便洵。洵思亂。有土酋盧蘇者。求得猛子邦。相挾之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遺眾。旬日間。嘯聚數萬人。拘執職官。兩江大震。

附錄。初。姚鎮上言。勦平岑猛時。保靖宣慰使彭九霄。永順土合彭宗漢。各効忠勇。擒斬元兇。宜加勞賞。彭虎臣奮勇先登。歿于王事。宜加贈卹。兵部覆議。從之。權贈有差。

丁亥嘉靖六年春正月。張璁上大禮要略。

初。帝諭禮部曰。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時命儒臣編纂。以成一代之典。

昭君臣之行。遂自纂要略二卷以進。因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欲為全書昭一代君臣之行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曾如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乎臣之輯為要略。誠非得已。帝命付史館纂述。

論求利民事宜

時災異疊見。太學士一清疏請寬恤以宜修省之澤。

帝曰。朕思民間疾苦。情狀不一。一時所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容有不被其澤者。其令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十三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疏具聞。以備采酌施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光祿少卿余才上言。拘以四品。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不報。

附錄初教諭王价為大計所黜。光祿寺錄事錢子敷亦以他事奪職。而錦衣百戶聶能遷。則以汰革者也。與南寧伯毛良俱閒居里中。故皆言宜。考獻皇帝于進用已而禮部奏乞錄用議禮諸臣。帝遂命毛良管理軍政。能遷進錦衣千戶。价陞級子敷復原官致仕。給事中劉穆疏諫不報。吏部尚書康紀上言。國朝甲令以大計黜者。無復叙理。王价假言禮干進。若遂其僥倖。無以示

懲。且啓倖進之門。不可。帝不聽。亡何价求京秩。于勦援价例求見任。帝皆從之。吏部復執奏不報。給事中解一貫上言。大禮者。陛下天性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陛下勵世之具。非俸俸而得。彼議禮者。皆何如人耶。果若為忠。必無一毫覬覦之念。乃以為餌。而欲徵陛下之爵賞。則為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為幸。從而官之可乎。若復用价子敷。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用之門。何以示後耶。疏入亦不報。

廢寇大同塞

二月改。觀德殿為崇先殿。

初西室之修。未以殿名。帝命輔臣擬名。毛紀等擬上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名。曰崇本。曰崇恩。曰行慶。帝不用。自署為觀德殿。取七世觀德義也。醫士劉惠周序以為未善。請改為尊親殿。且言德字同。德祖號時議惑之。帝怒。繫惠序于詔獄。遣戍邊。眾譁乃止。至是。帝思惠序言更定為崇先殿。惠序子奏訴父冤。釋之。

石瑋致仕。以席書為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于京第。時書為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目青乞歸。帝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時政。書受命三日卒。贈太傅。謚文襄。以羅欽順為禮部尚書。不至。

初欽順為南京吏部尚書。召為禮部。未至。以憂去。至是

服闋仍召起家代席書欽順力辭不就
邵實卒

贈太子少保諡文莊所著有學史簡端二錄容春堂勿
藥諸集

逮繫都給事中楊言于詔獄

初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求復不得怨大學士費
宏故誣奏宏諸陰私事時帝亦厭宏勅付外廷集
多官會訊所許議已而鞠出邦奇言誣羣臣惶惑莫敢
有爲宏白者都給事中楊言亦同會訊因上言劾邦奇
帝怒謂爲大臣遊說卽朝逮繫言下鎮撫司攻掠備至
初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向 陛大呼曰臣察願以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不肖軀易揚言羣臣咸駭愕引避去帝目攝察察不爲
動帝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無論邦奇言非是卽大
臣不自飭扞文罔無以消厥人議 陛下亦宜體貌終
始聽自投劾去邦奇宜別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
以窺見風旨帝然之因寬言獄謫補外御史程啓充
等復上言揚言冒昧陳奏不知忌避然其心欲因事效
忠耳願以敢言獲罪下同與卑備嘗五毒復斥之外補
如此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乞宥其任賢復還原官
庶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爲皆得矣報聞
三月朱希周罷

希周爲南京吏部尚書是時大計京官事竣有言希周

主計不黜一言官者帝命再舉攷察希周懼上疏
劾乞罷帝從之再考察之命尋亦中止

夏四月費宏罷

宏爲璫等所排毀言日至乃力求罷歸從之

以翟鑾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時鑾爲禮部侍郎進吏部入閣

甲戌崇先殿成

帝奉 獻皇帝神位其中昭聖皇太后行謁殿禮

逮繫巡按山西御史馬錄于詔獄徵山西布政使李璋

按察使李珪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彥詣京卽訊

遣錦衣官劉泰等逮繫馬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鞠仍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三

取原勘李福達各官俱赴京面質刑部尚書顏頤壽等
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況彼以神姦妖術蠱惑
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
雖伏斧質何抵欺罔之罪帝怒曰顏頤壽等職司邦
刑朋姦肆誣俱令戴罪辦事待再鞠明白一併裁處
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刑部主事唐樞削籍

樞上言宜將李福達逮正典刑帝怒其狂率削籍爲

民

林俊卒

年七十有六俊立朝正直不計失得尤好接引後進極

力獎予。君子擬之范仲淹云。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以胡世寧為南京工部尚書。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日暮當不保。于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潘泉諸司。素銜鎮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詔。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鎮職。以守仁代之。先是鎮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勦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此。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禽蘇等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鎮者給郵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鎮竟不獲集兵而去。

甲午京師雨錢。

六月以李承勛為吏部尚書。

承勛時為南京刑部。召為吏部。未至。改刑部。

丙寅增 世廟武舞。

先是費宏等定議。世廟上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

帝諭輔臣曰。世廟不用武舞。所以讓太廟。不為決。

典卿等試一擬議。大學士一清詠鑒因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缺典。張璠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為天子。尊獻皇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也。桂萼亦上言。周禮以司子。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掌舞器。祭統以翟為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考據經籍。推論甚明。不用武舞。實違經典。其照數增之。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

會訊馬錄李福達于闕廷。

時錄及李璋等俱逮至京。顏順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順壽等復以上請。帝終不從。

以桂萼為吏部尚書。方獻夫為禮部尚書。

以霍輅為詹事府詹事。

仍以獻夫輅為經筵日講官。

以胡世寧為左都御史。

初以世寧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改刑部尚書。霍韜薦世寧宜掌院事乃加太子少保仍為左都御史。

河決豐沛。

時河水汎溢豐沛及徐州之西。巨浸沛北尤甚。水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湖。沉沙壅塞。漕運道大阻。

逮繫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儼等于詔獄。

帝以福達獄屢鞠不決。謂頤壽等朋比罔上。悉逮治之。其原鞠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亦逮繫待罪。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二十六

八月逮繫太僕卿汪玄錫光祿少卿余才于詔獄。

時三法司被逮。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玄錫與才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訶者以白璁等為奏聞。帝怒命逮繫玄錫才并掠之。

賈詠致仕。

詠與御史馬錄同河南人。錄之被逮也。詠遺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帝詰責詠。詠投劾乞歸。遂致仕。

論曰臨穎初佐吏禮二曹堅附。廷議不為回比。亦侃侃正論君子也。及茂陵相地。帝亦德之。故新都去而擢用頓隆。竟躋台鼎。非偶然也。然總修大典終不能

與永嘉比左券。嗟不卒。嗟孤焉終張。故自題主五。

說進而帝遂寢憂厭薄矣。縱無錄書亦能久安其位哉。然則公之不為新都者幸爾。惜乎不早拂衣也。

八月虜入寧夏塞。

提督尚書王憲總兵官杭雄禦却之。斬首三百有二十級。

御史胡松謫補外。朴御史周在程啓充于闐廷。

侍郎桂萼力薦王瓊當復用。胡松上疏劾瓊險邪。因及

萼引用非人。帝怒出松為廬州推官。王瓊罷。周在程

啓充各抗疏留松。帝怒杖于闐下。

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反。平叛囚李福達獄釋之。論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

馬錄永成邊。

璁等既攝三法司事。遂緣帝意復鞠錄等于闐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璁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璁營解之得免。乃論成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

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達程輅王科沈漢秦祐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于詔獄。

帝以琦等皆抗疏劾助朋。致陷正。俱命逮治。死于筆楚。徃行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有差。

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儼戍邊。

初顏順壽等既逮治備管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
罷歸獨文華必論戍邊二人皆與總廷爭大禮者江湖
李璋李珪童綸馬多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
遣還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
臣以明順壽等之欺罔從之

按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鞠得
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
吐為李午孫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社妖教假稱
唐裔當出馭世以煽惑愚民結眾倡亂與大獄錄姓名
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
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播紳至四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三

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
寇陷播紳而樞要之人悉順指氣使一至于此萬一陰
蓄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哉將勛等追奪官爵
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廟從
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論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平亭冤獄乎哉亦黨武定
讐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助同疏攻永嘉
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
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辯至大詔而止竟署吾名疏中
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
構怒下眾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總力

辨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璵等言當更何議于
是璵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考孝宗而貶益見
悅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聰則帝亦以勛為
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
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
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伸則
諸臣之冀削有弗郵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諸
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
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
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為叛賊也
迫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罵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三

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罵之罪亦足
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
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
翻釋之紛紛也况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
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磔死之後群攻武定則勛亦
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
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
哉

附錄張璵上言每年鄉試簾外官預結生徒密通關節
故獲雋之士多係權貴故識子弟不公之弊莫此為甚
兩京主試雖係翰苑而經房仍聘學官學荒識謬不善

甄別明歲復當開試宜各處命京官二人主之其兩京
經房亦添京職申科一人庶取舍可公而真才可得下
禮部覆議從之

冬十月起謝遷爲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以
胡世寧爲刑部尚書

以張璠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兼掌都察
院事

先是李福達獄解帝賜璠二品服金束帶至是入閣
復賜王東帶及銀圖記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得
密疏言事又賜敕諭約束中外御史褒獎殊至

以黃綰爲大理寺少卿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

綰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與璠專結社同議大禮遂屢
遷躋卿貳綰至京上言臣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爲照
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懼庶獄決不可清
他若詳定律律考課官屬矜卹獄囚查革淹滯節省煩
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遠修舊章上裨聖政之
萬一也乞皇上俯察時勅法司凡問刑有擬坐未當
者容臣等照駁再鞠三次不當官吏具奏下吏若問有
冤抑移獄別曹再鞠二次不服會三法司錦衣堂官會
審情重者會九卿圓審其原鞠改鞠官若有容私偏護
者一體參問帝從之

十有一月修顯陵

遣成國公朱麟祭告內官監太監崔文工部侍郎章
督役修之

十有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

知縣張廷桂上言是月庚申馮佐村河清者五日詩稱
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佐今聖天子在上登庸賢俊
故有是應帝遣官祭之已而御史周相上言諫阻
帝怒繫相詔獄奪其官

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奪武定
侯勛督府團營

楊一清惡勛驕橫諷御史王堂言之御史陳察亦以爲
言帝不得已奪勛太保兼太子太傅及後軍都督府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

印提督團營亦爲之罷歸私第

戊子嘉靖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

是歲元日漳州府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甘露降
鑿新漕

初河決豐沛漕渠壅塞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曰
今日之事開運道爲急而治河次之然運道之塞河流
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及運道河自經汴以來
南分二道其一出榮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其一
出祥符經陳留睢毫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
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
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

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于淮而今皆壅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峽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塞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沛西榮澤開孫家灣決矣宜當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沛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上

腸湖外釣口安山諸處地形卑下欲就此諸水爲湖并將漕河改經于此可免濟寧淺澁之患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未必無謂且沂淮入沛至于汝衛支河北河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以備不虞俱下工部詳議至是提督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夫役萬餘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糜財用勞民力帝怒奪應期官勒歸田里而新渠之議遂寢焉

以最能遷爲錦衣衛指揮

能遷以言禮附璉故由千戶擢指揮僉事掌鎮撫司事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瓊謫戍榆林楊廷和主之也璉等欲傾彭澤以及廷和乃上言哈密不靜事由彭澤及陳九疇澤之復起廷和黨之也乞急用瓊以寧西鄙帝從之逮繫都御史陳九疇于詔獄謫戍邊瓊既被用即上書論九疇誣罔滿速兒實不疚帝命逮繫九疇于鎮撫司璉能遷主獄事阿璉璉意桄掠備至論九疇誣罔坐斬連及彭澤廷和請併逮治刑部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赦謫戍邊裔彭澤金獻民俱奪官閒居廷和獲免

附錄桂萼奏革內外吏胥通替金錢從之命各撫按官通行禁革

王守仁撫定田州

初守仁將至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夷皆憚之守仁乃自張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為浮言給蘇受欲脅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其心腹反覆諭之蘇受頗信又見內臣總兵官相繼撤退始遣小酋黃富等二十人赴軍府自刎願待以不死守仁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使諭蘇等蘇受得檄更為約曰若欲往見必陳兵衛必左右祇候皆易以田人乃可守仁許之蘇受乃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

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筆之蘇受求甲受筆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皇上推至孝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雖一夫之獄慮有抑枉必親臨斷況數萬無辜忍使之噍類不遺傷天地之和哉因歷陳用兵十患撫諭十善及今日招安之迹聞之于朝

附錄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累年缺乏其詳盡經久之策以聞時言者人人各殊胡世寧上言甘肅米穀湧貴軍士枵腹由壞祖宗籌邊之法耳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歲時屢豐芻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

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邊買無成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頽保聚日滋遊民日去邊地日荒今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矣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安得足用之法誠莫良于祖宗鹽法矣霍韜亦上言宜復鈔法以厚竈戶輕引銀以來商人帝深然之

論曰裕邊之策在復祖宗時鹽法固矣而今之邊地久蕪其誰肯墾之無論成業艱難卽虜騎蹂躪不時擾之矣欲如永樂時羌胡遠遁白首不見烽燧何可得也鹽利雖倍從賈人不以易七尺軀矣為今日計屯田其要務焉然可以贖衛卒無能及客兵也無已則募民輸粟實邊得舊爵贖罪如是錯策可行也又無已則竝邊諸郡之租賦減其故額令輸芻豆千里內外之郡縣令其資金赴邊收糴稻粱納諸庾府行之數年則邊不期裕而自裕矣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

二月降田州府為田州以岑邦相為州判官

王守仁上言思田久苦兵革民不堪命况外捍交趾縱使克平置以流官而兵弱財絀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其後不可請降田州府為田州官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王受為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寧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使張祐為

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寧

三月巡撫南贛都御史汪鉉奏上甘露

鉉上言戊子元日長泰縣天降甘露是皇上仁孝之

德追隆舜武敬一之心媲美湯文名號正而倫理明禮

樂興而刑罰中至和感召有此禎祥也帝曰覽奏以

甘露呈瑞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豈敢當朕惟奉天求

庇民物以達靈貺仍遣官祭告薦于宗廟頒賜群臣

勅製忠靖冠服

許在京七品以上官及翰林國學行人官八品以下

者在外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學校官武職都督以上官

服之令部頒圖式于天下如勅遵守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二

夏四月謝遷致仕

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為哉當是時縣車杜軌二十有

二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豈

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窺鉉雖巴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

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及裴徊瑣闥側目新貴抗顏處

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恒之羞而後幡然長往則晚矣是

以君子貴慮始也

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

帝以災異頻仍勅羣臣同加修省直言得失又諭輔

臣曰卿等亦各盡言仰體朕懷俯省已過于是言者頗

見采納大學士一清上言諸臣條奏固多節財省

費與民休息之意亦有拾陳言者祇充故事立奇論者

有礙措置間有卹民數事又且報罷是皇上應天以

實而羣臣之應詔以文也臣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

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

在煩苛昔人有告其君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

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

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誑庶恥道消

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懼者非真不

足懼矣知其可懼而修德弭之則轉禍為福深可畏者

則以其變無形而禍甚烈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之弊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二

實恐墮此臣舉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

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釋幽拔滯而

登之要途任賢位能勿拘常格則賢才可致蠲夏稅踏

秋傷停徵常賦省額外之征則民難紓弘量霽威取善

而包荒未善則直言日聞天休滋至庶幾在此帝嘉

納之降旨曰覽奏具見忠愛舉賢才固邦本二者誠

為急務吏戶二部即查照議處以聞科道官以言為職

今後一切利弊務據實直言不得浮謬朕當采納施行

王守仁平斷藤峽八寨盜賊

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群盜民獲寧居正德中遺孽

復熾橫掠舟商都御史陳金約令諸商入峽者各出魚

鹽漬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摧取然初蠻以坐得利不為盜梗久之遂無忌太肆掠奪不恆即殺之遺其子通守仁撫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蘇受至則田州已定湖兵當還而蘇受亦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遮道言峽寇猖獗狀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隨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寇約以四月癸卯各至信地先是峽寇聞湖兵至各逃匿守仁故為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為備湖兵皆偃旗鼓馳至與官兵突進攻賊連破油碑石壁等巢賊奔斷藤峽官兵追擊破之賊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眾賊潰散搜勦無遺遂移兵勦仙臺花相白行古陶羅鳳周安古鉢都者峒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

等處巢寨次第破之共擒斬三千餘人俘獲無算八寨盡平兩江底定

六月明倫大典成

初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為明倫大典以揚一清張璁等監修之至是書成加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享太廟目璁賜以御詩及袞衣

追奪議禮諸臣官

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漢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文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主邪議

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逐邪志何孟春以侍御史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優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醜禍獨深俱發原籍為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入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寬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成為民者茲不再究爾禮部仍大書一通揭示承天門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

秋七月加上皇考聖母尊號

奉上冊寶加皇考為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

聖母為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月編纂御書文札

以張壁張潮編纂張璁總領其事

附錄命顧鼎臣穆孔暉許成名主撰誥勅務刪去浮詞以存實體

是月易三邊提督軍務勅書及關防令指揮知府以下有犯俱自收訊

九月定宗室襲爵請封諸例

方獻夫上言宗室襲爵請封請名乞討廢棄等項宜擬

立定例刊印成書頒行遵守其有礙例奏擾者行巡按御史收其撥置人役論遣成邊從之

冬十月王守仁去廣西

初守仁定田州帝嘉其功命行人馮恩齋勅及繒勞之及守仁平斷藤八寨精力頓疲至是疾劇上疏乞骸骨荐林富自代遂去潯梧走南安府由是言者噴噴謂擅離重鎮矣

皇后陳氏崩謚曰悼靈皇后久之改謚孝潔

都御史潘墳督師攻青羊山叛寇平之

初潘盜陳爾據青羊山巡撫山西俞都御史常道請兵收剿廷議從之京邊軍諸道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二

陳綺設奇敗之常道懼議招降卿卿益輕官軍大肆獵獮集眾至萬人分寨山中魯班壑穿腦尖綻口洪梯斗崖谷堆底門樓安陽等處各設巢砦分盜據守官兵不敢逼矣攻不能入撫不來降相拒五載莫肯解散廷議猶欲招安獨張璁不可力主勦議乃請奪常道官勒歸田里而以俞都御史王應鵬代道巡撫又以都督魯綱帥邊鎮諸兵勦之是年八月綱以大軍駐潞州虛張軍聲賊眾懼惶奔逸四出大掠壺關黎城潞城諸縣殺掠民畜焚燬屋廬無算綱頓師坐視不為逐勦賊知其無能為復入山據之時河南林涉修武等縣俱被殘燬巡撫河南副都御史潘墳亦徵集兵卒檄兵備副使翟璜

牛鸞僉事陳大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剿是月甲辰翟璜破魯班壑穿腦尖綻口洪梯斗崖諸巢陳爾父子倉皇竄匿乙巳破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巢焚燬殆盡丙午魯綱聞賊破帥師亦至賊走青羊山石返頭諸處已酉陳大綱執陳卿牛鸞執陳綺前後斬賊數百脅從殺服者二千餘人青羊山遂平捷聞給事中夏言劾常道魯綱因言諸臣功次當覆查覈帝從之即遣言奉勅以往

閏十月石璫卒

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改謚文介璫為人沉默不妄言笑有不當意者輒忿激見顏色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犯屢與文衡力去浮怪文體為之一變云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二

附錄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帝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欽定條例科斷不必更定

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為兵部尚書

世寧由刑部代時中進太子太保因上言今天下士習萎靡多依阿自保乏體國之忠在朝惟李承勛伍文定堪總軍旅而位望已崇不宜小寇輕出馬吳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為倫人所間至是戍邊副使施儒楊必進皆邁眾殊林吳禮行追古人俱為大計所黜或謂例不再用也夫例非其祖宗初法而人材難得難以近例錮之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况邇來大計所黜皆標姦之所排擯乎若一點不錄而忠勤體國者

皆以為飛矢此有關於治忽不小也。帝嘉納之。

十有二月丁卯王守仁卒于南安。

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隆慶間贈新建伯謚文成。

十二月牙木蘭師衆來歸。

初滿達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我龜留吳使不與則師

帖水哥土巴等攻我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達兒欲殺之

牙木蘭懼師其老弱萬人屬帳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

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

上卷書肅州

滿達兒以討牙木蘭爲辭令師 納哨見利寇肅

州副使趙載避擊彭澤拒師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冊順妃張氏爲皇后

已丑嘉靖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多集議王守仁

事功學術

初守仁之在廣西也安南邊內亂桂之欲建議圖之務

書守仁使偵其要領以復守仁恐其責之我也寢不與

偵等衛之既而思田平辜忌其功而峽盜又叛守仁奏

捷盛言諸盜盤據流劫之禍及已因湖兵檄土酋陷陳

斬賊之多章下兵部覆請賞勞 帝降旨曰此捷音近

于誇詐王守仁姑賜獎諭有功官俟巡按御史勘覆奏

聞已而守仁乞歸去廣西尋奏言守仁撫制四藩關係

甚鉅而擅自離鎮罪不可逃今聞卒于南安尚可原諒

帝降旨曰王守仁擅離重鎮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

術邪正事功真偽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官集議以

聞給事中周延先言守仁事功學術人所瞻仰不必集

議者 帝曰朝廷以此爲功罪所係故命集議周延黨

附狂率調補外職

二月不用

帝幸禧不應因製自咎說示群臣使咸加警惕

放鷹隼田犬

減正 奉先殿薦新食品

帝以言官請放乾明門諸處鳥獸已而命奉先奉慈崇

先各殿薦新食品止依會典所載用鹿兔雉屬諸物應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隼田犬既已縱放其鷓鴣鵲野鳧等肉俱不復用

湖廣大饑

巡按御史張祿見歲凶民饑繪圖爲說以獻因請賑貸

從之

奉新建伯王守仁世爵卹典及禁其學術

吏部尚書桂萼上議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

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說知衆論之不與則

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轉訛悖謬日甚正德十二

年勦捕漳寇十四年平定宸濠據功固有可錄但賊平

而縱殺不已報捷而誇張不實罪亦難原宜將所封伯

爵止其本身不必追奪以終 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說

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聖人建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
帝降旨曰功疑惟重姑不深究所封伯爵係先朝信
令許終其身身後卹典俱爲停革其學術令都察院通
行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招佃收馬按鷹田土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從田鷹犬既已縱放其保定府安
州等處牧馬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十九頃宜
遣科道官閱視丈量招民佃種每畝歲徵租銀三分解
納大倉從之

初命臺諫官監收錢穀

梁材上言內外各衙門收受錢穀宜遣科道官巡視監
收其南京戶部卽遣南京科道官歲終奏上計簿從之

土魯番歸哈密諸夷

置哈密諸夷于肅州

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齎譯書言願歸
哈密城及諸夷使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璦上言所
歸哈密宜見米兒馬黑木母守之所歸各番貢使凡千
餘宜散置沙州其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餘人置
白城山哈密都督毗吉字刺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
督鎮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
州南山下兵部議時霍韜上議必欲興復哈密亦下兵
部尚書胡世寧欲卻哈密專守西河乃上言太祖建

北平行都司去邊四百餘里而文皇昇之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
比也况初封忠順王已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凡
三立王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而卽戎此與國初所封
安定諸王等耳安定王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
獨以忠順王後而耗我金帛罷我士民哉又言牙木蘭
本歸正人非叛虜者不宜遣還唐悉怛謀之事可鑒也
璦等不聽力主王璦議安置諸夷于肅州境內獨留牙
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土魯番以不得牙木蘭竟據哈密
逐所置諸夷部落諸夷俱失故土住牧河西塞上而亦
不刺盤據西海瓦剌結集北山河西三面皆有虜患矣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胡世寧罷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

世寧見所議不合求罷從之以承勛代世寧承勛以凡
事命官集議私分黨與無益實政請止之帝曰國家
用人行政正欲采取公論以集衆思其預議大臣務秉
忠誠勿得符同遷就有誤國是科道官仍公舉可否不
必停止

三月增設平順縣陞潞州爲潞安府

都給事中夏言往覈潘墳功次還奏劇盜陳卿已就戮
平而所據青羊山山溪潞地勢險要宜速建縣治割
壺關潞城黎城里社屬之仍立學校巡司等官以靖地
方陞潞州爲府以控制之章下戶部尚書梁材覆奏從

之名其縣爲平順陞潞州爲潞安府

行義倉社會法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天下郡縣各置預備倉豐年則歛歉年則散本以爲民而行者率失初意設立斗戶收守支放文移往返交盤旁午斗戶負累民不沾仁凡以屬之于官故也今兵部左侍郎王廷相欲倣古義倉之法出之于民而藏之于社社立正副每月朔爲倉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申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獎戒之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侵上戶亦次及之蓋以有餘補不足也昔人謂救荒無善政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聖明大政紀

四十六

之

行各撫按官體量行之帝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從之

策士奉天殿

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革選庶吉士更定翰林官銓補法

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帝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我

祇爲大臣市恩無益于國此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

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以備擢

用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

我

太祖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文華殿肄

業以宋濂爲師太宗永樂甲申選進士湯相等就文淵閣讀書供賜甚盛列聖相承按爲故事前後得人爲多

通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

于國無益誠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但

翰林院原設侍講侍讀各二員修撰三員編修檢討各

四員通年太濫講讀修撰至五十六人編修檢討至二

三十人亦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于原設外

量增數員不必過多除一甲三人銓補之餘聽吏部照

缺推補編修檢討于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舍行人

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內訪補講讀修撰于郎

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僕光祿丞同知知州

聖明大政紀

四十七

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德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

序遷勿分內外庶事體畫經久可行帝從之自是

盡逐舊官而置所陰厚其中矣

五月更正衮冕及群臣朝祭服制

附錄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

者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

之能乃我之自治未善耳今稱歸哈密不過以空言相

調所送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爲

辭是啟邊釁何背難測也總而論之甘肅之安危在目

治之得失而不在土魯番之強弱要當以足食固邊爲

久計通番納貢爲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之惟

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之惟一理庶幾控制有道而體統自尊矣然兵有深機事難遽度是以閫外之事不從中制今材猷練達如王璠廣總制之重任握便宜之大權事當應機立決畫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可也恐鋒鏑交于原野謀猷決于廊廟不合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璠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令璠展布四體知無不為申長于帥師之義釋皇上西顧之憂則關陝永賴遠夷自服矣帝然之令璠用心調處勿負朝廷倚重之意

吏部右侍郎何璠移疾乞休許之御史毛鳳詔奏留乃陞璠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璠不就罷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月

六月山西大饑

山西連歲凶歉餓殍在道參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一曰懲饑饉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祭瘞消釋厲氣三曰救災民乞支散庚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歛乞截日任徵以俟豐年五曰信告令乞勸分菽粟後必償補七曰謹預備乞申明舊例措處積貯勿使庾廩空虛八曰卹流亡乞所過州縣加意存卹勿使群聚思亂下戶覆議從之

附錄給事中陸聚請汰冗官復制科下吏禮二部覆議不從

七月以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

方獻夫因上言任用守令之法其弊有五一日選任太輕二日遷轉太數三日旌舉不嚴四日體貌太卑五日職守不明必深探弊端嚴加禁制庶主恩可以下流矣帝深然之

設浙江巡視大臣及江淮總兵官

時溫州巡卒四百餘人縛永嘉王簿迫脅通判勒領庫金三千餘兩府衛不能制又有海寇數十艘入掠寧紹諸縣殺戮士民浙東大震而江陰寇侯仲金等嘯聚江河拒殺官兵執其王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請設都御史一員巡視浙江海道及設江淮總兵官操備江淮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八月

制九江安慶淮陽蘇松諸郡帝從之乃以副都御史王堯封巡視浙江福建軍務以都督崔文為江淮總兵

鎮瓜儀

八月張璁解任省過桂萼奪散官致仕

先是璁萼妬寵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交關帝前楊一清因乘間間之諷給事中孫應奎陸聚劾璁萼顯恣不法帝怒下勅暴璁萼罪狀其畧曰張璁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之近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璁令還家創悟以資後用萼奪散官拜學士回籍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給事中孫應奎陸聚王準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寄既

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視。至今方爲舉奏。應全首爲進言。姑免究。王準下法司鞫問。

九月楊一清罷召張璁桂萼還京復入內閣

時璁去已至天津霍韜私計曰。議大禮者五輩。三四人耳。張桂去行及我矣。乃急疏列一清等二十四事。帝覽之立召璁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辭連一清。謂受張容金錢。子容世錦衣指揮。帝大怒欲逮繫一清。璁陽解之欲觀。帝意。帝亦念一清老不復問。第下旨曰。楊一清累朝舊臣。朕卽位之初。首先召用。何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法當追理。念關國體。輔臣璁又疏讀。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致仕。許之。而璁尋復入矣。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五十一

有太學生樊孟春者上言。乞勅言官糾劾以清。聖聽。下吏部議覆從之。乃命兩京科道官及各撫按。凡糾劾官員。必須覈實指陳。勿得假以風聞。造生讒謫。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虜酋古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

王瓊督兵禦之。虜得利引去。

修築邊垣。

瓊見虜出沒內地。時肆鹵掠。請築沿邊垣墉。起蘭洲。盡榆林。三千餘里。堅完可賴。

附錄兩廣提督軍務林富上言。改築思恩府城于荒田。

添設縣治于那久。以屬南寧。與王守仁前議多同。下戶部覆議從之。

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

初巡撫都御史歐陽重以諸衛軍卒多有異姓。冒伍以饗月餉者。下令覈之。凡冒者勒其餉不予。諸冒卒怨重。嘯聚千餘人環馳軍府。譴譁不已。擲瓦礫門垣內。重倉皇不知所爲。令給月餉。更反覆開諭。久之乃散。巡按御史劉臬劾重及黔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帝命重致仕。復以劉臬糾劾過當。謫補外任。給事中夏言上言。都御史御史皆銜命萬里之外。托身士庶之上。操縱舒慘。而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卒一誣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賈生尾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由斯。深長之計。所當熟慮而不可忽焉者也。帝切責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五十二

附錄初山海關太監李能白懷請權商貨從之。至是王事鄔閣上言。廣寧八里鋪前屯衛既有權場。關內不宜權寸寸而取之。人何以堪。章下兵部。李承勛覆議革之。人情大悅。

十有一月。河南陝西大饑。

陝西僉事齊之鸞上言。臣承乏寧夏。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頰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陝關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迫入關中。重以秋潦環慶而止。

驕陽五載。臣崎嶇沙磧間。見居民刈穫。喜名問之。答曰。逢也。其類有綿刺二種。有子可麩。饑民仰此五年矣。臣尚意其可食也。及至韋州。復遇民食蓬子麩。取而啖之。鰥口滋復。噎逆移日。乃知小民食此。豈得已邪。人將二蓬子。親封題識。稽首齎獻。伏望 皇上示諸大臣。使知民瘼。臣惟 皇上即位九年矣。議禮考文。日不暇給。而治安未臻。且有大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癘四。敢為陛下陳之。國家貢賦。輓運上游。脫或道途有梗。鋤之梗。而東南之漕。一再歲不至。何以處之。此大大可憂一也。天潢日衍。祿食匱乏。而憚于改弦。不思尾大之患。此大大可憂二也。邊疆歲擾。將驕卒惰。而大同甘肅之變。屢事姑息。異日有患。必自邊境。此大大可憂三也。八九年間。大穰一議。蔓引不休。好惡予奪。一主乎是。其不合者。擠之如四。肉構朽。永不收錄。其合者。擢之如伊尹。傳說驟至。台鼎此可惜之癘一也。大臣之不肖。謫諛為甚。今修祥銜異。見之章牘。啟情導慾。漸不可長。此可惜之癘二也。初韋冗濫。歲省萬計。實緣日久。聽其陳請。戚里漸復。佞倖日親。此可惜之癘三也。內臣鎮守。非 太祖立法之意。天下臣民。以為 陛下御極。當不旋踵拔去病根。乃今因循久而不議。此可惜之癘四也。帝下其章于各部。十有二月。虜入大同塞。王憲罷。時北虜寇大同。偏頭關諸處。兵部會擬。以左都御史王

憲提督宣大軍務。憲抗言拒之。都給事中夏言劾憲。事畏避。失邑闕廷。帝怒其竊祿苟安罷之。

美戎寇警昌

初烏思藏朵甘等羌。俱受我職官。世為西鄙藩籬。歲時入貢。自成化後。稍為邊患。嘉靖元年。羣羌反。都督鄭卿討之。不克。自是歲入境內殺掠。是年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然。王瓊上言。候彼入境。我以大軍潛襲其巢。羌人稍畏之。已而官兵北防套虜。羌遂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大憐。事聞。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西番被亦不剌侵逐。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其後。邪。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為費以億萬計。內地空虛。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且前任老成者。必能獲策萬全也。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凡制馭西番事宜。一以委瓊為便。帝從之。瓊念欲撫罕開。必勦先零。仍遣遊擊彭城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三百七十。西鄙以寧。

革外戚封爵世嗣

于是昌化伯邵杰。慶陽伯夏言。壽寧侯建昌伯等皆在革中。

革天下鎮守內臣。

想既得君。因念天下鎮守。閹人剝害小民。禍入骨髓。人

論曰國朝闢人之說萌于正統而出鎮藩方則自景泰始方帝之踞有神器械也私虞瓦解視外臣若贅疣然惟恐不屬我股臂任役使則又念肺腑之寄惟吾臧獲爲最宜耳彼吾私人當不吾暴越也且無私屬當無內顧憂而不知此曹之心固不知有君臣人民者知有從子弟已耳椎魯之性不幸詭尺驕縱之氣罔卹脂膏斷役張虎吻以噬人輿從挾狐威而害衆故仇讐之訟謀一人而鹽腦煮什伍爲羣擢勛者千百拊痛不至于胥篋汚居不止矣元元之禍可勝言哉前後抗疏不止一

人轉圜脫距不聞戰頌嗚呼旋乾之力顧不難也徵永
嘉莫知所終矣永嘉獎順帝美言無不從而帝亦
爲之成其美枉尺直尋所得亦云多矣杞叟釋夢漆室
輟戒千百年頌功爲不窮云

庚寅嘉靖九年春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帝因講程氏四箴及范浚心箴默有所契乃箴爲之註以示講臣又謂人心之德匪敬弗聚匪一弗純御製敬一箴以發心學之要已而勅下禮部頒敬一箴及五箴註于天下學校使郡縣官師弟子咸服習之

二月建先賢壇于北郊

初夏言清理皇莊事竣疏言宜將負郭官莊改爲親耕

厥後相桑柘以備簫事。戶部覆議不可而止。是月郊祀
 言奉命分獻南海。因而有感。遂上疏請舉親蠶禮。其畧
 曰。按祭統。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北郊。以
 供純服。一以致其誠信。可以交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
 桑。非以身先之不可也。疏入。帝嘉納之。勅戶部建壇
 尚書梁材上言。宜建于皇城南內。或西內堪備蠶事。
 帝曰。周禮耕蠶分南北郊。其蠶于禁中。唐人便安之。制
 耳。不可爲法。于是禮部尚書李時等請行于北郊。酌治
 蠶之禮。定壇壝之向。制採桑之器。擇掌壇之官。翟車出
 入。或從東華門。或從玄武門。用護厚內臣。周肅官禁。
 帝從之。命翟車出入。由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

皇明大政紀
卷之二十一

具服殿鸞室繭館俱如古制仍于西內營織堂以終養事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

夏言請更郊祀

夏言復上疏言。古者祀天子園丘。祭地于方丘。是故兆于南郊。就陽之義。瘞于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古之王者。欲天有加。豈昧堂構義不當爲耳。至于一宗一祖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辯。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乞勅多有條奏。集議務求至當。帝嘉納之。併下禮部看詳。已而

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

二月械致霍韜于都察院

時製言二議見納。帝眷日隆。詹事霍韜妬之。上言親尊為亂成法。分郊為茶朝政。帝置不問。韜復為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易。周禮為王莽偽書。宋儒議論皆為夢語。皇后出郊親蠶為壞閨門之法。潰男女之防。且曰。今齊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自是而九廟更矣。郊社宗廟之禮。皆因此而更革之。可不慮哉。又為副函。通達三法司。使收藏備照。為謀臣測言得書。即飛章。并其書上之。且曰。郊祀之說。臣皆有據。而韜誣周禮。背程朱。盡棄其學。殆不可曉。又數韜有無。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禮 五十六

夏四月。集議郊祀典禮

初。帝從言。請命羣臣條奏郊典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宋史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園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洪武元年。命儒臣各具郊祀沿革。而丞相李善長禮官陶凱皆謂宜如古制。分祀二郊。洪武十年。太祖威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

異之說。命即舊址為壇。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

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

應。禮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于北。當時未有建白以

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于宗廟之

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

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

一也。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

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于神座而祀之。于是始以功

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

伯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

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

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園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

于北郊。以祀地。尊聖祖祀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

而又宗祀太祖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

王于明堂之禮。兆天明于東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

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

之位。移功臣于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

稷也。今日宜奉太祖配天于闕丘，所以尊太祖。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所以尊太宗。二配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亦下禮部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鏞編修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璠董祀開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我朝成憲不可輕改。及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增編修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爲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本勛詹事霍韜魏校編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三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于是張璠雜引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五經

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妥。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亦上疏輸罪。言前主合祀非是。帝曰爾職列大臣不能考議正禮以稱朕誠。既自知罪姑置不問。霍韜亦上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聖志乞恩輸罪。帝曰爾既省改前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論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爲是而羣議皆非也。何以故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祖宗訓制亦孝子慈孫所當世守而不可改者謂祖制可變是以祖宗爲不足法矣。謂祖宗爲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

不至也。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于至善者什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蓋先聖之謨匪其識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正尼父非之。而子孫不爲之易。商人尚鬼至于盤庚以鬼恐衆亦未聞其臣有以爲非而請革者何也。凡以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泰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辯言亂其視聽而紛更殆盡矣。爲端甚微爲禍豈淺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制陋矣。孝文固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真謙讓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五經

制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蕩然無存。浸淫易世大變三啓卒致新莽之禍有由然也。貴溪邵喬之疏豈真欲新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踪永嘉安仁輩以爲速化之術耳。變亂紛更之漸言蓋有所不顧矣。善乎霍韜之書曰。今啓二郊之說將自是而四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殆將俱革。斯言也雖所以妬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終也。辛之九廟不已而稱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使璠等力守其說而誠意以格主廟祖宗之制未必不終守者。奈之何一命再議遽變其說至爲乞恩輸罪而不已。乃知前之所爭非爲祖制爲其議不由已爾。後之

承順非欲成美欲以自固已罷兩大臣以道事君保休有容也殆不若是矣

北畿河南山西湖廣陝西大飢

時行人楊爵有事湖廣山西還言畿內及河南湖廣山西俱復大飢乞徐議郊祀以省勞費給事中孫應奎亦言延綏榆林諸處凶歉連歲人烟幾絕至有斫木屑石以食者帝勅六部都察院曰邇來遠近之民饑寒載道聞諸奏牘實用憂戚內外臣工皆有分理之責而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佐朕安民其各列議會議奏以聞于是吏部尚書方獻夫等會陳重守令廣儲蓄索鬼神卹陣亡慎刑獄及蠲免稅課諸條帝采

皇明本政紀

卷二十一

七

納之夏言以榆林重鎮尤當加意存卹上言乞發帑金十五萬遣僉都御史李如圭親往和糴輓輸邊鎮以金民命帝從之特召如圭至御前面賜訓諭責其成功附錄羽林前衛指揮使劉永昌劾大學士張璁摘其登極詩有少天子句謝賜書院名額表有倫爲爾德句謂爲欺慢不忠璁因上疏乞歸且言其句皆于經史有據帝溫旨留之永昌又論都督桂勇與桂萼同族兵柄太重乞賜裁抑萼亦上疏乞歸自言不識勇何狀帝曰卿果知勇宜自令絕之耳勿復爲辭永昌又劾兵部尚書李承勛及其郎中盧襄鈴除不公帝下其章于吏部令按覈襄尚書方獻夫上言劉永昌職蔭武階

非有言責之寄假以建言妄肆彈擊所論卽中難便議處永昌挾持上下誣毀善良長姦兆禍關係匪輕乞收送法司重置罪罰帝命覈明後處之

楊一清劄籍

都給事中趙廷瑞劾一清初居銓部專植私黨繼入內閣顯結權姦先帝南巡親幸其第不能竭誠諷諫及時回鑾而乃躬衣戎服羅設寶玩至有跪送跨馬之曲欄門勸酒之詞海內傳笑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其開通恩賜賄屬錢寧之狀則給事中鄭一鵬章僑楊言御史樊繼祖侯秩屢播彈文矣仍宜追論以警官邪帝謂一清不顧名節有負委任奪其官令問居里中初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七

安定伯張容泰安伯張富俱已奪爵乃假求墓銘以金繒賄一清營復故爵一清不逆其詐受之及一清去位有言張容張富行賂營爵者下刑部按覈不妄尚書許讚劾容富因及一清帝命所在巡按追取金繒沒入官帑

五月初建四郊

初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園丘于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以給事中夏言為參都御史不拜。

初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帝即命言代如圭為左僉都御史。有御史能爵者。即上言先年張孫以郎中晉中丞。不數月而為冢宰。不數月而刑府東卓。今言不避賓緣。驟遷如綵。恐其禍與綵同也。帝怒。將責爵。爵輪罪乃已。于是夏言上言。臣聞宋臣包拯劾罷三司使宋祁。尋以拯代。祁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薦如圭出撫。即以臣代。如圭擬之拯。事形迹相似。惡能免于人言耶。乞寢新命。以避人言。帝從之。命服原官。加品服俸焉。

虜入漁陽寧夏二塞。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

六月議定樂律。

初中允庾道南請稽古樂章以裨盛典。帝曰。考定律呂候真知者。行朝燕諸樂。仍姑照舊。于是夏言薦太僕丞張鶚。晚陽律呂。鶚臨清人也。時在告里居。帝命吏部徵鶚。京集官擬議焉。

虜入宣府塞。

詔括田。

初御史郭弘化上言。天下土田。國初總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一頃。弘治五年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頃。不及國初之半。乞勅各處撫臣。選任監司守令。分詣畿輔。嚴實以聞。下戶部看詳。尚書深對。

上言。事體重巨。乞會羣臣集議。從之。已而議上如弘化所云。從之。

秋七月。敬一亭成。

初。帝製敬一箴。遂命建敬一亭于禁中。至是落成。賜安儒臣。羣臣為詩以獻。

華大臣補脩子孫。

故尚書屠勳。其子應填。應填俱廢入國學。已而俱舉于鄉。勳上言。乞以孫鈞補廢。帝曰。大臣子孫。因仍官廕。原非國典。今著為令。一應受廕子弟。有由別途入官。不得再補。

以已調參政黃卿已擢副使。党以平。知府丁璚各守原官。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三

初廣東人彭澤為吏部郎中。以不檢見黜。乃黃緣張璉。得內降。留用已。而盡逐諸翰林。遂以澤為左諭德。士論駭之。至是太常卿魏校以疾乞骸骨去。方獻夫以澤同榜。遂補澤太常卿。又有黃芳者。亦廣東人。獻夫以補南太常。而彭澤之故議。吳爵以吏胥入官者也。亦由濮州判官擢延平通判。人尤駭異。先是獻夫誤聞廣東金事劉喬久。遂以員外郎吳玠代喬。後知其不死也。乃擢喬為副使。額外附註。若寄祿然。已而浙江參政黃卿以骨體見銜于璉。而副使党以平。溫州知府丁璚。璚皆善之。獻夫阿璉意。調卿于陝西。而以平代卿。璚代以平。各得俞旨。相代去。都給事中夏言乃上疏劾獻夫。謂其

媚悅政府。蔑視名器。黃卿党以平俱歷任未久。丁贖金聲大著。乃因璵衡而調卿。因璵悅而擢以平璫。私其鄉人澤芳。並為太常。而澤之陰媚要寵。為一時最。是以澤為赤幟。而藉天下之口也。獻夫任意行私。犯議有四。而璵擅易。命使專橫。難掩文選郎中劉序甘心詭隨。廢棄職守。宜併切責懲戒。以防其微。帝納之。命黃卿等俱以舊官任用。彭澤姑依新命。璵獻夫安意服職。勿為辭避。第今後用人。務符公論耳。已而給事中孫應奎亦劾獻夫私其鄉人。洗光及澤。獻夫乞罷。不從。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六

附錄時桂萼翟鑾俱以病在告。滿三月不出。張璵獨參機務。給事中趙漢上言。璵專國柄。傷於自用。宜諭萼鑾引去。亟進賢良。以分重任。時書璵字偶訛。帝謂其謬不聽。

罷姚廣孝配享 太廟

禮部尚書李時會萼璵議廣孝在 太廟。雖有帷幄之謀。而崇秩顯爵。已賞其勞。今以削髮披緇之徒。配享太廟。實所弗安。乞移祀于大興隆寺。從之。

八月方獻夫罷

時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廣茹納以來忠讜。二曰正習俗以明體統。三曰勤訪問以進人才。四曰養和平以凝天休。中多阿媚語。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噬群僚。有曰劉永昌武夫也。豈可以初冢宰張瀾軍餘

也。豈可以議總都。而欲正習俗以明體統。似矣。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獨夏言議黃卿等之調補。係應奎議洗光等之擢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聞有及璵獻夫矣。甲之所言。明為二臣欲以杜塞言路。不忠為甚。章下吏部。獻夫知眾論不與。乃上疏乞罷。從之。

九月逮繫給事喬金于詔獄

金見姚廣孝罷配享。乃上言乞革邵元節李得晟真人召號。帝曰。真人之封已久。如何至今方言事起。有自。百嗾使者逮送鎮撫司追問。已而禮部覆金疏。謂撤姚廣孝配位正祀典也。容邵元節等供事存祈禳也。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七

帝然之。金獄稍解。

胡世寧卒

寧以江西副使疏論宸濠戍邊起為僉都御史。至工刑兵三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三贈。少保謚端敏。一云為人機警。材知足。任幹濟。而委曲議禮。以結主知。因得驟涉要津。用殫康猷。亦可謂詭遇獲禽。徐範馳驅者矣。

附錄南京御史張寅疏論南京禮部侍郎黃綰十事。一私役優人以供使令。二公廩優戶以供茶食。三派市工科以規利。四濫遣夫役以病民。五占愆優人。六濫受詞訟。七捷法司之權。八恣追攝之擾。九慢罵郎官。十欺罔君上下。南京都察院勘覆以聞。

皇言上言群臣有疾及公遣者既註門籍仍取堂中
結送科以覈虛實有欺詐則具疏糾懲三次則送
別處從之朝儀頓肅

有順天府生員張紳者時上七疏言朝政
舉大學士翟鑒吏部侍郎董玘禮部尚書李
汪鉉及布政吳山行太僕卿張原明兵馬胡綱馬錫宋
道延陳謙太監賴義晏宏呂憲張景昌尚書賈乞加旌
勞報聞夏言上言 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有
陳言大臣德政者斬大臣知情者同坐不知則否乞將
紳鞠究姦欺置之重典 帝從之命逮繫張紳考訊
革甘肅鎮督儲重臣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帝

時甘肅一鎮有巡撫都御史一人督理糧儲都御史一
人巡撫唐澤時引疾乞休未有 俞旨 而寧夏巡撫
報缺無人攝理吏部欲督儲都御史趙載總攝其事夏
言上言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疊見加
以兩都御史供億寔難寧夏相去二千餘里兵食調發
動關機宜兼攝之事從前未有唐澤病劇宜准回籍即
以趙載代澤革去督儲之任以節邊費至于寧夏缺人
速宜遴補 帝皆從之
冬十月以夏言為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
時勅修祀儀成典乃改言為學士預修纂仍兼都給事
中在科辦事復乞請官

復以王瓊為吏部尚書

華大臣子弟避臺諫官改授翰林

都御史胡璉子效才時為御史乞恩避職上謂吏部曰
大臣子弟避臺諫者即改翰林此近年陰私弊政非
祖法也今後止與在京職官著為絜令

附錄給事中秦鰲疏陳南京三積弊一曰投托衛所官
舍賣緣守備衙門動以百計營求把總衛總等官貽害
軍卒二曰役占如守備衙門博收壯卒用充軍伴至于
煩遣重役徧病貧卒三曰威虐守備恣肆務為苛責非
法用刑往往致死此三者宜速釐正禁革以為根本之
計時守備魏國公鵬舉也兵部覆議乞加薄懲 帝曰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帝

徐鵬舉勲戚大臣輒肆專橫姑令改圖自新情終不貸
巡按山西御史趙鏜馳巡撫都御史張翰甫道翰衛之
許鏜鏜亦互許焉 帝怒奪翰鏜官回籍聽理遣給事
中一人按覈奏裁

改奉孔子為先師易像為王及趙正從祀諸儒
初以張璉修祀儀成典璉因上言先聖先師 祀典俱
當纂入成典書內切惟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其祀
典有未安者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集議以洗前
代相沿之陋為百世可遵之典一謚號不當稱大成文
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袞冕塑像一邊豆樂舞不當用上
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顏曾思孟坐堂上子先父食一

從祀不當以馬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后漢王通等
愈帝命禮部集議已而羣臣多以去王爵毀聖像為
疑帝乃自製正孔子祀典說分示羣臣以明王號之
當去編修徐階上言臣莊誦御製聖文確鑿非臣淺
陋所能窺測臣又官序卑微不與廷議之末豈敢妄言
但待罪館職受恩深重苟有所懷不忍自諉臣以為孔
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祀孔子
承襲已久一旦不王眾人愚昧將忘加禮度以為降
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者屢屢
雖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必廢其
禮猶如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李八
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遶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籥蓋
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官殺樂以應
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階疏不憚出階為
延平府推官帝又製正孔子祀典申說頒賜羣臣張
輿復上孔子祀典或問以解羣疑衆議乃定于是改大
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
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
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張申黨二人存
棧去堂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主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林放遼瑗鄭玄盧植
鄭眾服虔范滂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

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
孟孫氏程珌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十有一月己酉初有事于南郊
先是命製圓丘祀器金爐玉爵錦幕圭璧及鐘磬青
鼓諸樂器既成陳于文華殿召太學士總閱視是日
帝親祀于圓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駢犢一用璧三獻
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駢牛一恒星五
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冬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
下頒恩錫于庶官布寬郵于小民
初立九嬪
張璠上言古者天子一后二妃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女中以廣胤嗣今中宮正位有年而前星
未曜宜直進貞淑以充妃嬪帝從之乃敕禮部選立
九嬪
十有二月桂芳罷
等所制之歸許之亡何卒明大傳證文集
張璠請避嫌名
璠上言臣生三月父命之名仕宦十年而未之改今帝
通君父名屬嫌疑請易之帝不許再疏以請帝乃
賜名乎敬字之曰茂恭御書賜之
閏錄咸寧侯仇鸞令其舅曹江請京詣通職方郎中華
給為其父仇恩千進事露勅陝西巡按御史械致仇

江及其常傳訓汪朝宗等來京下三法司及
會訊華鎬奪官聽理

御史部侍郎聞母計不為亟去御史胡明善劾之下
御史部侍郎聞母計不為亟去御史胡明善劾之下

一清言雷歸途復言之則釋忽忽不樂至是疽發
上言人言

是歲南連見遺方奶翁通天方諸使入貢方物復索
于太廟下

皇明大政紀 三十二卷
奶翁通死危制又攻其部不果來寇有哈六刺來歸言
滿速兒欲以各客與拜夫煙谷妻管理兵部上言請許
土魯番通貢或三年或五年一至夷使什二入京餘留
塞上從之然哈密竟為番夷所據守臣歲歲備荒胡不

無復問聞外事矣
以武定侯郭助督京營兵

先是夏言請較重臣提督郭工張子敬遂力勸助
從之復助保傳官使督郭工已而復令總督團營眷顧
自是日隆矣

己卯甘露降 劉陵
錄是歲除夕 帝親製問講詩御書賜夏言先是言

詩中書王望王誠章致望于 帝故有是
辛卯嘉靖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 太廟 初正 太祖
南向位

初 太祖立四親廟 德 懿 熙 仁同官異廟各
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各祭于 德祖廟序用昭
穆後改建 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
各祭中室仍序昭穆如初龍特享禮至 英宗升祫九

室悉備 憲宗將祫用禮官議祫 懿祖 孝宗祫祫
熙祖 武宗祫祫 仁祖獨 德祖不祫時享則 太
祖 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 帝諭張孚敬曰朕欲
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

皇明大政紀 三十二卷
享禮三時仍聚 群廟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
祫禮奉冬中旬擇日大祫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
以下並享 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
代之制歲暮節祭行于 奉先殿 世廟止行四時之

享歲暮祭于 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累勞
可萬世行也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
之孚敬唯唯如論議聞 帝從之乃命祠官于 廟中
設帝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羣宗通遷就室各南向
特享之始退 德祖于祫殿不復預時享矣

初祈穀于 大祀殿
帝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禮于 大祀殿祭 皇天上

帝用駢贄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
太宗配享初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
宗配張孚敬等以為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
群臣違君叛禮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
郊專奉太祖焉已而驚蟄始祈穀

勅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以尊德祖乃勅輔
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各五品官亦
與議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
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
為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天下固以德祖為始祖矣百有六十餘年專享太
廟之祭今又定為大禘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
祭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自出
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恐
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
所忍為也臣愚以為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
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
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併下
禮部集議大學士孚敬首謂眾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
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為當李承勛等皆以為然夏
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帝命再議初帝欲于奉天

殿行秋報禮中陞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
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于郊兆傷為壇夏言言秋
祭謂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
代攝否則躬禱秋報禮姑不舉

附錄禮部請議歲貢定國帝曰今後歲貢生員
務選學行優者令與計偕原士庶不可則增附中選之
不得貢非其人

皇陵祠祭署土民田學等上言臣等三千六百餘家編
祝皇陵專供醴菜直汛掃復其征賦宜德間增置侍
陵太監恣肆其欲陵戶逃亡有誤祠祀乞革太監以蘇
子道下兵部覆奏當革帝不從第命內臣勿預民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十二

二月戊寅頒甘露于廷臣製欽天記頌
時湖廣守臣奏上顯陵甘露帝以賜廷臣復製為
欽天記頌以示後世

庚辰初朝日

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于東郊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
七奏舞八佾

三月建大神殿于南郊

初南郊撤屋為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園丘上配以
太祖祭之既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
以藏之已而帝念舊存齋宮在園丘北是踞視園丘
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夏言上言曰向者大神殿之建

乃 皇上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則紅之傷。似于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密。豈今偶未之思耶。况財用缺乏。工役頻煩。盛夏之後。民亦勞止。伏望齋宮寢建。仰答 太靈。帝覽之報可。

建土穀祇先蠶壇于西苑。
初議皇后親蠶于北郊。至是 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于仁壽宮側。而毀北郊蚕室焉。

房入大同雲。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巡撫王大用因虜寇塞下。疏請貽書召小王子來歸。兵部尚書李承勛以爲不可。乃止。

附錄禮部尚書李時上言。各處鄉試。巡按御史不得收。取遺士不得與主試京官爭較禮儀。不得徇私聘取。經房官從之。已而巡按浙江御史李信疏請。經房閱得借卷。仍發監臨官。參閱墨卷。公同去取。李時覆奏。以爲若令參閱去取。則失 祖宗糊名易字之法。亦非揀獎補偏之初意矣。帝深然之。

夏四月。革將領奏帶軍功。

給事中張潤身上言。各處將領。奏帶人員。冒濫軍功甚衆。非 國家慎重爵賞之意。宜行裁革。以清戎行。從之。

五月。革邊隘鎮守內臣。

巡撫保定都御史林有孚上言。紫荆等諸關城堡險隘。各有守備分守等官。防禦無虞。復置鎮守內臣。誠爲冗員。乞將耿忠張輔等取還。永不銓補。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覆奏。近年裁革各處內臣。軍民稱快。耿忠等宜併取還從之。

壬子。初有事于北郊。

是日夏至。帝祀地于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朔聖神烈山爲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太牢一。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七

六月。召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

初獻夫罷歸。尋遣行人蔡駿齋勅召獻夫。還部。覲及門。獻夫潛入西樵山以疾辭。帝復傳旨遣官馳傳趣獻夫來。朕將別用之。獻夫聞命。怡然就道。及抵潞河灣。復上疏請容旬日攝養。帝知其意。故有是命。已而廣東僉事龔大綏奏。獻夫在里中。後奪民山。獻夫抗疏力辯之。大綏罷去。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詔修省。

復誠意伯世爵。及鄂曹衛信四公。後爲侯。以劉基配享大廟。

初撤姚廣孝配享也。刑部郎中李訥上言。陛下明聖。

唐高祖萬世頌仰第臣鄉人劉基竭運有力不三
下宜備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帝然
言下廷臣集議吏部侍郎唐龍等上言高皇帝收覽
群豪創造鴻基一時佐命諸臣並軌宣翼而悼惺奇謀
廟堂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討發孔明
之喻厥勲懋矣基亡孫薦嗣爵鐵券金書誓言永世焉
殞遂禡圭裳委礪帶或謂胤緒孤孱弗克負荷或謂
長陵嗣統遂至踈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明
府績效共存昔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何以勤
善基宜配享大廟其九世孫指揮瑜可嗣伯爵帝
從之以喻為誠意伯歲祿七百石因命吏部併常遇春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二

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各與侯爵以副皇祖報功之意

附錄給事中謝存儒奏言登進士人宜倣周世辨材論
官之法布衣羅崇聚乞命督學憲臣廉察德行以為黜
陟禮部覆議從之

禮部奏禁士子冒隱年歲帝曰是弊不獨士子為然
內外官亦多有之各令自舉改正若隱匿不聞臺諫官
及巡按御史廉實奏斥

秋七月壬子逮繫行人司正薛侃及少詹集翰林學士
夏言編修歐陽德光祿卿黃宗明給事中孫應奎葉洪曾
忭主事薛儵于詔獄甲寅彗出東井鞠薛侃等于闕廷

彭澤論戊邊張孚敬罷

初吏部侍郎徐縉為國子生詹啟所誣奏太常卿彭澤
欲獵縉位乃為縉手書具黃精白蠟若干鎰以遺太學
士孚敬縉弗知也孚敬疑縉澤復勸孚敬劾縉去之吏
部果以澤代縉上言帝不許而屬意夏言澤遂銜言
欲排之于是行人司司正薛侃草疏欲請選建儲或澤
過而見之乞携歸細閱將為一得助侃信之澤持去
澤遂以白孚敬且曰此薛侃疏夏言所草也將上矣手
敬愕然密以上聞澤給侃曰相君見君草嘆其忠愛可
行君速上之侃猶豫未上孚敬以詰澤澤懼坐趣侃仍分
隸為駁疏上孚敬密奏言為主畫帝大怒命逮繫侃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二

是時帝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對如密奏次召言以
侃疏示之面詰可否察真偽言對曰陛下春秋鼎盛
前星方耀侃議不可行帝猶疑其詭對也命出待詔
言出而侃已械至闕廷群臣會鞠矣言未知故仍就列
聽訊時刑部尚書許讚都御史汪鉉以被白簡杜門者
數日孚敬趣之出欲以助已侃繫銀鐐鎖囚服伏闕下
孚敬首詰曰孰使爾為此侃曰我自為之豈受人使耶
孚敬曰聞夏言主此胡不吐寔侃曰言雖同年士人不
通刺此疏彭澤白相君相君以為可而後上何復乃爾
汪鉉從傍大言曰言寔主之何得云無如無余與爾矢
諸神祠夏言不勝其誣擊案大冒曰姦賊爾主此畫反

以陷忠良耶吾與爾面奏之乎敬怒趨入左掖門伏以
上聞言排闥隨之偕至文華殿閣者以帝憩不內乎
敬不得已入閣具奏言就史館草疏俱上少頃命逮
言下詔獄諭勿拷掠時鞠侃迫甚侃曰夏言實不預
知何得聖誤見此章者惟歐陽德黃宗明及余弟僑耳
乎敬猶鞠侃不已給事中孫應奎葉洪曹汴面斥乎敬
壬憐具疏連章劾之乎敬怒密奏逮繫德宗明僑應奎
洪忭俱下鎮撫司收訊明日復鞠侃五毒備至侃曰必
欲我連夏言當釋我繫拜天乃可諸蒞訊者縮弗敢言
獨戶部尚書采材大理寺丞周鳳鳴論言無罪是日獄
仍未決又明日甲寅彗出東井帝知言冤乃命司禮
監明大政紀
太監張佐出訊而令乎敬坐閣中勿至鞠所佐會九卿
蒞訊彭澤見乎敬不預不敢更言侃對簿云鍛鍊羅織
非聖朝美事萬死獨侃一人而已以皇上之
明不免為太傅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為彭澤所賣佐
等以聞瞞時命釋言德宗明等又明日帝召群臣
于閣下聽諭論曰薛侃以倡狂之性發言不諱朕非暮
年何忍言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法當重論彭澤狡
詐姦邪交關口語致薛侃對簿有連宗室且使輔臣攻
詰情犯深重謫編邊衛充軍張乎敬昧休休有容之量
頗事忌嫉勒令致仕夏言既不預知何為擊案誼詎念
為被陷所激特勅不問孫應奎葉洪曹汴等職在糾彈

迹涉回隱念係言官亦從輕貸其餘繫獄人等一併釋
之
附錄是月選女侍百人入宮
八月癸未初夕月
祭于西郊如朝日禮
無逸殿幽風亭成
初帝于西苑作無逸殿幽風亭至是落成帝御無
逸殿命翟奎李時侍坐講官顧鼎臣謝不張潮廖道南
分撰無逸邠風講進覽已而宴羣臣于幽風亭
書無逸于無逸殿
帝命儒臣書周書無逸篇于無逸殿壁自為文記之用
皇明大政紀
附錄御史周相上言國初鹽制每引納銀捌分至永
樂間輸粟二斗有五升征薄利厚鹽價平而邊用足自
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次掣之存積什
三不時越放成化後每引納銀三錢有五分正德間至
四錢今六錢矣第近年以來無藉細民投託權要有占
中買窩之弊鹽商上納有經紀包兌之奸至于各場官
攢斗頭火耗勸借需求求守候盤嚴開領勘創名為六錢
費將倍蓰官既取之于商商亦取之于電于是有夾帶
之弊此餘鹽之課所由興也臣以為與其以餘鹽之課
納諸運司輸之太倉轉轉勞費不若以利通商使之勸

于赴邊樂于輸輓之爲便也。今商人苦正塩赴邊中引之難利餘塩納銀運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目不肯盡支。徐爲夾帶之計。而各場前有餘塩悉聽夾帶。官司不爲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時之支。此祖宗貽謀至計也。而今皆爲運司之餘課。倘邊警有急。何以克濟。乞勅戶部計議。勿利目前。務圖久遠。帝曰。近年以來。餘塩利興。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太倉銀接濟。此言切中時弊。戶部卽會計處以聞。九月以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恭預機務。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冬十月虜入大同塞。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八十

四散殺掠。廷議遣大將帥京營兵禦之。已而虜得利去乃止。

十有一月立盱眙雙貞祠。

有居民何雄者。因飢鬻二女于優人。二女不從。結肥連臂投淮水死。巡按御史葉照以聞。下禮部覆議。立祠死。所以表貞烈。今有司歲時致祭。從之。

十有二月復歲貢士舊法。

初歲貢生員計廩食次第。與計偕上。張孚敬奏。選儒以貢。不計廩食。孚敬去。夏言請復舊法。從之。

附錄左都御史汪鏞上言。大計羣吏宜令部院考覈去留。至有當去不之去者。方許南北臺諫官糾拾。勿得先

事陳劾。滋煩擾。南京御史馮恩上疏。力辨鉉言有不可者。四因劾鉉。鉉杜人言。圖便已私。爲大不忠。帝然之。命遵舊例。先事陳劾。

壬辰嘉靖十有一年春正月。星隕于衛。青州地震。

逮繫南京御史馬敷等。詣京給事中魏良弼并下詔獄。

初馬敷等同官十人。連章劾吏部尚書王瓊。帝怒。命悉逮來京。魏良弼抗疏論救敷等。帝以其懷怨庇黨。

下鎮撫司考訊奏裁。已而獄具。俱論贖還職。

陞安陸州爲承天府。

二月幸南內。

帝幸南城。親欽天追先二閣。御重華殿。作過睹。世廟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全

有感詩賜夏言。

復召張孚敬。華蓋殿大學士。恭預機務。

虜入榆林塞。

大掠延慶諸處。內地騷擾。

三月彗星復見。

策士奉天殿。

初禮部請會試天下士。帝曰。文體有關國運。近來經

生藝制艱譎。誠爲害治。今歲務拔大雅。勿錄奇儻。已而

得雋三百十有六人。策士奉天殿。賜林大欽等及第。出

身有差。

附錄吏科給事中雒昂上言。乞起用耆舊。羅願自稱。

移孔暉馬理等章下吏部議寢不行
夏四月旌襄陵王

韓王上言襄陵王五世同居乞比齊民褒旌輔國將軍
偕湑奏亦如之下禮部覆議從之命撰勅遣官旌表其
門

初營九廟

初帝御文華殿東室召輔臣時鑾禮官言議復古七
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徹惟度地分建群廟不
決而退廖道南上疏請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
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條帝悅下禮部集議尚書夏
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
廟外爲都宮內敘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
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
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
爲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大釐祀
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太廟
南近官牆東邇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
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卽盡闢其地猶不能容
欲稍減規制則太廟鬼然而群廟湫隘于義未安卽
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歷群廟而奠
獻之且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

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

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七廟也此蓋無遠而強
爲之說况昭穆難定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
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帝曰朕于天
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
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卽會官
相度地勢議處奏聞言惶懼謝罪請先詣太廟躬量
定地勢審度方位計畫規制會議以聞帝從之乃撤
故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太宗廟在
六廟之上各營寢殿爲專廟焉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十一

附錄夏言上言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會
典不得踰越今土魯番諸國投遞番文幾二百紙人數
倍舊俱以索牙木蘭爲詞若出一口要求賞賚數且不
貲明是挾索窺伺宜令都御史趙載查依定數傳致來
京若原非入貢夷使當計利便擬處勿貪納款之虛名
失禦夷之上策帝然之

封常玄振爲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
寶璧侯

吏部尚書王瓊上言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奉
命襲封各與侯爵臣等仰窺聖意蓋以常李子孫流
徙禁錮鄧湯停襲百有餘年一旦爵遠裔以上公恐難
負荷此慎重爵賞之盛舉也第四人封侯例有爵號惟

皇上裁示 帝命為懷遠等侯仍給與勳階誥券及食祿焉。

五月申嚴歲貢非人法

禮部奏歲貢事宜 帝曰邇來督學官曠職日甚貢非其人今後不入式三人以上奪級別用五人以上對簿按問所貢士不依期至京不得秋月補試。

六月禁守令官剝剋小民。

戶部尚書許讚上言郡邑令長多溢編征繇為自潤計乞勅撫按嚴禁使各量地繁省為賦役盈縮勿得橫肆剋剝大貽民害 帝從之勅行撫按官榜諭通知

秋七月王瓊卒詔大學士方獻夫兼領部事

皇明大政紀

右都御史汪鉉論劾御史王宣等斥謫有差

八月彗復出東井命九卿官自投劾

時彗星三見禮部奏乞修省 帝下諭曰彗星三見妖必有由上天垂象朕祗承夙夜罔敢逸寧爾文武羣工責同翼贊可不懲艾匡予一人其九卿大臣宜各自投劾聽去留用彰盪滌之義仍各條陳所見共致消弭于是御史段汝礪等疏言四事一曰崇渾厚以敦治體二曰正體統以修職業三曰宥狂直以昭激勸四曰懲姦貪以卹軍民副都御史王應鵬亦言國是未定民生未遂以小大臣工奉職無狀義利不審名實不副為之也乞于任職之臣選中正和平識治體者用之而申其經

久之法修其畫一之政 帝皆納之。

張孚敬罷。

以災異免也。

朴給事中魏良弼于闕庭。

初良弼巡京營薦舉材官十有五人孚敬擬奪下兵部都察院覆覈之已而覆有溢語奪俸三月至是良弼以彗見疏列孚敬顯橫狀上之乞速罷黜以消天變孚敬因自劾乞歸遂撫前事謂良弼為修怨 帝怒速良弼朴之歟而復蘇

附錄初兩廣地方盜賊蜂起辛卯一歲中奏至九十有七起計萬有二千餘人有趙林花者聚眾千餘據陽春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西山攻陷高州府及茂名縣掠其帑藏而去總督都御史林富噤不能制奪俸剿賊又有黎文貴者劫鬱林州許折桂者出沒海洋皆嶺外大盜御史徐錦吳麟先後奏聞久未擒滅至是兩廣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奏言盜息民安給事中張潤身劾鸞欺罔及備倭總兵江賓副總兵張經參將卬縉均曠職乞賜罷黜下兵部覆議奪祿不罷。

九月以汪鉉為吏部尚書

給事中葉洪復劾鉉為不宜居家宰 帝怒其狂率奪俸二月。

帝幸西苑

是方獻夫薦王道張珩可大用帝命吏部員外郎
春坊官至是幸西苑御迎翠殿召夏言諭舉所知
以備翰林之選因製詩及秋日書懷詩各一以賜言
冬十月逮繫編修楊名及兵部侍郎黃宗明于詔獄

初名上言陳愚見以裨修省謂帝喜怒失中黜陟未
當宜奮力自省帝曰覽奏見納忠至意第云奮力自
省朕愚不能如曰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可明言之名遂
上疏劾汪鉉郭勛陳道瀛金寶仁邵元節及欲釋議禮
得罪諸臣停各工役帝怒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嚴
刑鞠訊追嗾使者鎮撫司承望風旨拷掠備至死而復
蘇者再侍郎黃宗明上言楊名已經兩訊死而復蘇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逮繫南京御史馮恩詣京

初星變勅臺諫官各條得失恩遂上言舉時政之得失
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邪正以進退遂悉數張孚敬方
獻夫右都御史汪鉉罪惡且謂孚敬之姦久露獻夫鉉
之姦不測孚敬為根本之姦鉉為腹心之姦獻夫為門
庭之姦三姦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又謂
大學士李時為太平宰相翟鑾為伴食中書戶部尚書

許讚為守成尚書禮部尚書夏言為救時宰相兵部尚
書王憲為通達刑部尚書王時中為具臣工部尚書趙
璜為廉介吏部侍郎周用為敏練許誥為迂邪禮部侍郎
湛若水為無用道學顧鼎臣為卜局偏長兵部侍郎
錢如京為安靜黃宗明為通儒刑部侍郎聞淵為博學
朱廷聲為篤實工部侍郎黎璠為滑稽林迎柁為通敏
又謂孚敬獻夫鉉適子也臣孽子也焉有適子悖逆父
母孽子猶持敬兄之理者乞斬三姦以正不孝父之罪
然後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以一卑賤博去三穢以清
仕路新政治亦除舊布新之應也帝怒命官校收繫
來京下錦衣衛鞠問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收錄黜革生員

都給事中李鳳來上言江西督學官張時徹承望風旨
校士垂方湮塞化源沮喪士氣乞將被黜士子乃舊收
錄下禮部覆議從之

附錄御史郭弘化上言株珠為害地方上戾天和以動
星變乞賜停罷以蘇民困帝曰珠係御用及各府王
妃常需郭弘化如何狂悖妄言戶部亦不恭閱俱詰責
之

御史施山上言大名府名宦如狄仁傑寇準鄉儔如劉
安世宜如祀典專祀從之

十一月編脩楊名論成邊。奪編修程文德官出補邊

地雜職。出侍郎黃宗明於外郡

初名等置對汪鉉即上言乞究邪言以彰國法。帝曰：御抱貞肅忠，朕亦簡在。小人浮詞，勿以介意。楊名所言，必有嗾使者。今潘振等嚴行根究，卿宜安心辦事。副朕倚毗。邵元節亦上言：楊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主名？既無指據，誣罔為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帝曰：卿辭具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政事無與。楊名狂悖之言，勿庸介意。已而潘振等鞠名再四，名不勝楚，誣與程文德同擬疏草，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以成邊上請，帝謂楊名指斥朝廷，誣害忠賢，准令成邊程文德私相朋比，謫邊方雜職。黃宗明狂率論，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八

救調補外任。

附錄哈密衛都督札吉寺等奏請貢期，兵部議令五年一貢，夷使勿越三十人從之。

十有二月，朵顏福餘等夷寇邊。

禮部上言：朵顏三衛屢次寇邊，帝命遼東撫按官及巡視科道查覈奏報。

候官縣獄囚反，殺布政使查約，參議楊瑀都指揮王翺知縣黎文會經歷周煥。

侯官縣獄囚盧堅等十有九人越獄殺死約等，劫出羣囚奪門亡去事聞。命天下重囚俱禁錮按察司獄，勿寄郡縣。

選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琉球中山王。

時中山王尚直卒，子尚清嗣。遣侃澄往封之。

北虜道松潘樟腦寇四川西境。

西域九十五王入貢。

是歲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勅一王張孚敬以為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者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依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大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名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人貢，天方四人貢，稱王者率一人或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九

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者，并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彼若各執賜勅，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煩勞，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帝從之。

癸巳嘉靖十有二年春正月甲寅，懷來地震。

復召張孚敬入閣進士師。

御史馮恩論斬。

汪鏐見 帝命收恩遂上疏誣恩不法。謂恩以恩江行部迂道還家。召受蘇常二全豚。又謂恩舟行遇風。匿江干。羣盜焚其僮僕。隱不敢發。又謂恩擅朴武弁。縱容胥吏為姦。且摘恩疏中李時夏言等語。謂為陳言大臣德政當加族誅。併下刑部恩復于道中上疏力辯。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榜掠無完膚。每訊輒朴至死。錦衣衛指揮陸松。每下藥餌。使蘇馬。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復銜恩。竟附斬比。從之。長繫待讞。

二月

附錄兵部尚書王憲奏請內外奏報軍機及本部議處賊盜勿拘齊日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李

三月帝視太學。

巡撫南畿都御史陳試奏獻白兔。

命留內苑飼養。公後非正瑞。自至者勿奏。

夏四月乙酉。帝幸南內。詔輔臣閱馬。

帝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于敬時獻夫。鑾俟重華殿。已而召入環碧。賜茗飲。共閱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帝乘玉麟飛。青蓋至重華殿。進于敬等。

于左室。賜酒食。蟒龍飛魚服。帝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于敬等。命各和以獻。

戊子 帝幸西苑。召輔臣遊觀。

帝先御寶月亭。召于敬時獻夫鑾同遊。已而御清馥殿。翠芬亭。賜于敬等茗飲。酒食錦囊詩扇紅藥花。帝制古樂府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于敬等賡和。

五月繫昌國公鶴齡建昌伯廷齡及定國公光祚京山侯元于詔獄。

初廷齡以昭聖弟。驕蹇多不法。睚眦殺人甚眾。至是以例停嗣。頗缺望。而昭聖猶緣故事裁損。章聖。

帝復不憚中外微知。市人劉東山者。素陰狡。與其黨陳大純偽為疏草。恫喝鶴齡等。得且萬金。鶴齡不勝忿拒。

之東山遂誣鶴齡兄弟詛咒怨望。盜大內金錢通。慈慶侍人以急變聞。帝大怒。逮鶴齡廷齡于詔獄。又以株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王

連逮徐光祚崔元俱坐繫囹圄大獄橫起矣。

六月彗星出昂畢。

方獻夫罷。

發太倉金于陝西收糴邊儲。

戶部尚書許讚上言陝西八府糧稅俱供延寧甘肅三邊之用。先年官守修舉。歲入每裕。未嘗輕發帑金。適年以來災荒頻仍。邊餉缺乏。發過內帑。值直三百九十六萬。如遇豐年。自有贏餘。今陝西都御史王堯封請發帑金于腹裡收糴芻豆。濟邊儲。計去甘肅三千里。寧夏二千。延綏千有五百里。轉輸復難。若于各邊收糴。似為長策。今發太倉銀一十八萬兩解運各邊。乘時秋成收買。

須粟專備客兵之用則可以有備無患矣從之

附錄許讚奏言郡縣衛所贖贖銀引價稅課等銀多肆乾沒漫無稽考宜命盡數糴殺貯倉備賑從之

秋七月學士廖道南蔡昂謫補外

時詹事顧鼎臣日講不至張孚敬謂道南昂不為代講効之乃出為徽州潮州各通判

興復甘肅屯田

兵部奏甘肅一鎮孤懸河外歲發內帑難以支持興復屯政誠為急務帝從之命舉幹濟都御史一人副使

二人專理屯政

八月 皇子生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九

麗嬪閻氏出也帝傳諭內閣朕惟仁義恩威不可相

掩大義滅親況其他乎茲因寬恤槩赦重罪非王政也卿等敬曾謂赦為小人之幸此言恐不可食大禮係奪君父大獄係殺人媚人及馮恩等俱不赦宥

逮繫評事岳梁于詔獄

初制誥房評事岳梁承撰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誥文中

有溢語至是琰奏納易撰乎敬見之効梁任情誇詡

帝命收訊

九月席春削籍

春席書弟也為吏部侍郎初翰林員缺春語汪鉉楊維聰陳沂可補鉉曰二人曾黨廷和妄議大禮不可春曰

二人寔富文學議禮何害鉉曰黨端不可啓春不悅而

退後禮部右侍郎缺鉉約會舉春厲聲曰會舉何為鉉怒大詬之春執冠於地欲毆鉉衆解而散鉉遂上疏劾

春當議禮之初實與廷和為黨抗疏伏門又為首倡乃得掩覆脫免為幸又嘗草疏欲劾孚敬及萼兄書沮之

楊名狂言復為與謀此廖道南深知備以語臣者也今為吏部侍郎復欲起用邪黨包藏禍心背主害善臣不

敢不為言之帝曰朕以書弟屢加擢用乃不思以道事君本宜重處姑令削籍閑居永不叙錄

附錄夏言上言陳侃高澄使琉球恐夷王請留詔勅宜俯順夷情留與珍收從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九

申命按察司官糾彈巡按御史

初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憲綱巡按御史許糾彈三司官其巡按官不職亦許按察司糾彈臺諫官勿得挾私

報復從之至是左都御史王廷相復題請如孚敬議帝曰此有成命令各遵行邇來掌院官多事姑息不行

察覈致令巡按官縱肆抗違按察司因循畏怯全不舉行令即通諭違者都察院官劾奏斥罷

冬十月辛巳星隕如雨

皇子卒

贈諡曰哀冲太子

逮繫御史郭宗臯於詔獄

宗華以星隕之變上言。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懼。何如籌度。思防患於未然。臣緣皇太子故。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以言。比見萬幾出入不愆。常度知聖人之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識。謹冒死上言。天變之生。或兆或應。莫知其端。惟在人君反躬自責。側身修行。爲得其要耳。伏望皇上勿以目前拂逆之事爲足應。而圖之于遠。勿以前人附會之說爲足信。而求之于身。益廣包涵。徧覆之量。益降謙冲。虛受之德。益崇易簡。寬平之政。如是而猶有僞來之患。臣未之信也。帝以其疑君欺上。逮治之。

大同戊卒殺總兵官李瑾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初

初七月初內虜渡河將入寇。李瑾議于天城左濬濠四十里。用邊虜騎總制侍郎劉源清從之。期三日訖工。瑾素嚴苛。及承源清指益爲捶楚。殘忍特甚。役卒李富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遂殺瑾。還圍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勅符俱亡。諸卒覓得倣。脅令草疏奏請赦原。總制劉源清都督卞永帥師伐大同。及大同亂。卒戰于城下。

初巡撫都御史潘倣上言。鎮將用法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總制劉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下兵部議。尚書王憲曰。兵豈有悉變者。脅從當勿問。渠魁可宥乎。請下璽書責源清倣。相機撫勦。務殄惡逆。勿得

更事姑息。重貽後患。倣得命。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送源清。時源清駐陽和堡。移檄大同市曰。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乃今稔惡。殘殺主帥。天討必誅。五堡遺孽。見之皆偶語。謂將追理甲申事也。洵洵不自安。允中檄諸囚詣源清請寢師。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言者噴噴。吾不可再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而遣泰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入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認者。乃止捕他名。八十餘人。比晚。諸卒悉拒巷。不納捕者。源清聞之。遂督兵進討。先遣允中入城諭諸卒曰。大師且至。能釋兵迎師。不問諸卒益譁。轉言兵來屠城。煽惑居民。至夜羣起。爲亂。倣令允中及諸將禽賊二十餘人。衆稍解散。比明。源清督師斬關入。抵城下。大肆殺掠。橫屍錯城外。諸卒遂大亂。及五堡遺孽俱變。擁指揮馬昇。楊麟爲渠帥。昇麟從之。亡何。卞永帥亦至。整隊臨城。諸亂卒開門迎敵。殺死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之。諸卒曰。城外屍已塞道。尚給我耶。反覆開諭不聽。

出禮部侍郎黃綰爲泰政尋復原官

先是潘倣見亂大作。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問道上之劉源清亦奏巡撫諸臣黨逆。賊抗王師。言官遂劾倣及孫允中各斥罷。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上言。用兵非計。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嗾吏部銓以他事出。

爲恭政紹續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計帝悟

命復紹官

守將王効禦之斬首百有四十

十有一月劉源清督師攻大同圍之

兵部尚書王憲上言大同之變非大發兵勤絕不可張
手敬是其議乃以江桓爲總兵官擢參政樊繼祖爲大
同巡撫往督兵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不合遂上言請
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曰恐賊無聊北與虜
連爲患不小不報源清後上言宗室諸官悉從賊是天
欲棄此城也兵部是其議請命源清速攻之源清得命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九

乃督兵圍大同百計力攻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分

督穴城決水灌之諸亂卒城守益堅大掠城中

甲午嘉靖十有三年春正月癸卯廢皇后張氏冊立德

妃方氏爲皇后信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

虜寇大同塞

先是大同亂卒多潛出連虜誘之入寇以脅我師師永
帥師禦之不利殺傷甚衆諸亂卒乘城鼓譟應虜復引
虜酋數十入城指代府曰師退以此爲酬虜留精騎特
角我師餘衆分掠應朔諸處事聞王憲請命源清永繼
祖屯師固守勿輕戰其用兵進止聽承便宜行事仍勅
順天保定山西各巡撫官戒嚴沿邊要害勿致疎虞

二月劉源清罷

源清上言請別設總制禦虜而已專攻城卒敬是其議
請從之帝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曰叛卒謀殺主將
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部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
訛傳屠城以致逆卒劫囚通虜既云脅從不問又何引
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也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
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
耶今可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擒渠魁庶免老師
傷財耳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馬昇爲賊所擁
戴威令行城中有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者亦陷賊內
謀爲內應乃激昇以大義昇從之令鎮撫王寧出告繼
祖白源清源清伴許之乃欲乘賊懈急破其城潛決水
灌其穴穴者不及出皆死昇大恚將不利於榮等事遂
已源清知不可爲乃引疾乞歸帝大怒罷之以戶部
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

張瓚撫定大同

初以瓚代源清帝勅瓚督勵將士早除兇逆以靖地
方脅從黨與悉勿問傳諭城中善良自分趨避勿得貪
功濫及瓚至大同卽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城中
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殺主帥者亦無他志畏死自保耳
瓚遣主事楚書入城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議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仍諭馬昇等以朝廷威德令獻首惡至夜

昇與楊麟計禽倡亂黃鎮等二十六人斬之獻首
于是樊繼祖入城駐節都臺以安人心因榜諭城中發
倉賑卹縱恣者稍繩以法衆心始定璿亦馳至城下退
諸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明日與御史蘇佑俱入城
置飲賞資城中大定屢首聞之亦遁去

閏二月發內帑金賑宣大被兵軍民及避患宗室

初大同變起代府各王及將軍中尉多有避患出城
潛匿民間者及虜衆入寇宣大諸處被掠尤多戶部議
賑從之乃發帑金二十萬兩遣官分賑

三月復廖道南蔡昂原官

帝祀 大社稷至壇顧講官曰五人也何少其二僉司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禮官嚴名以聞張孚敬白 帝道南昂外出未補宜以
祭酒王激等補之 帝以侍從乏人命道南昂仍復原
官

帝視太學釋奠先師

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性奠帛行釋
奠禮樂三奏文舞六佾從祀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已
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祭酒林文俊司業馬汝驥以下賜帛有差

夏四月奪都督邵永官

給事中王庚劾永殘民誤國貪殺邀功縱遊擊將軍武
湟圍攻大同斬關奪門大肆殺掠以致老弱驚逃城中

疑俱訛爲屠城之傳幾釀大變宜將二人褫職明正法
典兵部覆議先奪其官勘明再擬

巡按北畿御史李新芳徵兵收捕廣平知府李騰霄

初新芳按部至廣平將入門門卒循故事發礮新芳素
有心疾驚悸退走遂謂騰霄等謀殺御史飛檄真定守
備官率兵前赴廣平擒勦又榜諭大名丁卒有擒得騰
霄者予三百金尋收經歷吳尚質至署榜朴備至勒令
對簿招騰霄等謀殺狀尚質不從捶死復收廣平知縣
周謐下獄發推官楊經鞫訊經阿新芳指論謐謀殺部
使者罪死連坐騰霄新芳遂上疏劾騰霄嗾使屬官結
黨謀殺命使據城爲亂潛自逃匿乞速賜擒問明正國
典又遺書巡撫都御史周金同除逆金拒之騰霄亦
上言酷暴憲臣擅徵官兵捶死無辜嗾使合煽推官屈
入重罪知縣周謐亦上言楊經故勘冤獄俱下都察院
左都御史王廷相奏請遣官勘覆 帝命新芳還籍聽
理楊經收訊周金見新芳爭張益甚檄令守備率兵歸
鎮金親巡廣平覲勦止士民皆遮道訴謐等無辜俱推
官楊經阿意故勘附會成獄經知衆心不與走避新芳
署內三日夜不出新芳知金將至列騎負印携楊經同
走內黃金遂上言新芳不遵憲綱舉措乖違首按知縣
周謐繼按知府李騰霄皆密切寓書以求同濟既奉明
旨聽理復帶應訊推官及勅印前去略無顧忌臣恐計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

行所措將追提歲月濫施印文無所不至復効兵備則
使楊藝依違兩端巧取容悅脫故避難構成疑疑俱下
都察院詳議已而奪新芳官騰霄不問

五月己巳帝幸南內召輔臣及汪鉉夏言郭勛同閱祭
器

二十有七日帝幸南城御重華殿召孚敬時及汪鉉
夏言郭勛同閱青爵酒尊已而賜扇及酒食各稽首趨
出復留孚敬時出宣宗閱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各一
章示之

六月南京太廟災

帝意欲勿建九廟勅廷臣議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
皇明大政紀

復古而南京太廟遷雅回祿皇上建德之意聖
祖啓後之靈不可不熟會于昭昭之表也帝喜令亟

建所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併入
南京奉先殿

附錄太康縣儒士安都上所撰十九史節略四百七十
卷禮部覆奏焚之

密密衛都督紀吉字刺奏乞肅州鉢和寺閒地一十有
六頃五十畝及耕牛穀種國師伯顏字刺奏乞重書協
束夷衆俱下兵部奏行總制唐龍巡撫趙載覆無別礙
予之

南京浦子口鹽盜出沒劫掠商旅

南京守備官上言抽選廣武英武飛熊三衛銳志軍編
立隊伍設總練一人團操巡視江洋聽浦子口守禦都
指揮節制下兵部覆議從之

秋七月建皇史宬重書九朝實訓及實錄

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欲置金匱石室其中也新
閣館諸臣重書列聖實訓實錄藏之復于欽天門
鐫欽天記頌追先閣建石紀祖德詩已而宴儒臣于謹
身殿

翟鑒去位

苦憂故也

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內地

皇明大政紀

大掠安定會單金縣諸處月餘不去

附錄山西災沴連年宗藩祿米闕乏巡撫都御史王德
明與鹽法御史王昂計出運司堆壘分給宗屬準糧米
各疏言之戶部尚書許讚覆議不可乃止

八月吉囊出花馬池塞

自七月入塞大掠月餘總制尚書唐龍督總兵官劉文
徵兵尾之弗敢與戰至是吉囊率衆由青沙峴出花馬
池文等邀其老弱及被掠人口斬首四百五十有四龍
上捷音奏功兵部尚書王憲覆奏當比王越封伯爵請
勅給事中往覈已而覈上寢封陞賞有差亡何巡按御
史劾文冒功不問

逮繫南京主事劉世龍詣京。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劉世龍上言南京 太廟災

陛下于 五廟神靈奉慰祭告及勅加修省三復天言不勝感激臣有所懷不能自已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三事上陳伏望 陛下優容省覽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勿以諛隨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諫已以來忠諫之益則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風尚自美矣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念成材之難擴有容之度以言獲罪者原情敘錄不幸而斃者量為存卹仍勅諭臣工凡有見聞悉為敷奏以裨益一人之聰明培植 祖宗之根本則盛德大業

皇明本政紀 二十二卷

一

將與帝王並隆矣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大臣為群僚之表率不宜修斥條用因事而械繫或加捶楚敷戚與國家相關延齡逆豎固不足惜而 皇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于情未安神御閣啓祥宮之建固尊祖受親之盛舉然五廟神靈俱無依宜劑量緩急以漸營為其有關於聖躬者尤宜謀之於始以圖其終慎之于微勿俟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德盛而業日益隆矣疏入 帝大怒以為譏訕君上結庇逆惡逮繫來京鞠問

初十月收劉源清部永于詔獄

初大同定 帝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紕至大同

部永欲阻撓之颺言別有法司來核又恫喝城

帝仍欲來親征矣綰乃先疏永姦以聞既而嚴激變之由差列功罪奏上遂收源清永下獄久之論源清削籍永奪級謫邊地立功潘倣孫允中俱復原職致仕論曰大同城之變視五堡為猶小一潘倣足殄首惡源清奉 命撫勦而督兵橫殺謂之何哉至于穴城決水誣宗藩盡叛而欲俱葬于魚腹罪不容誅矣部永武夫不足深責也然亦非獨源清之罪張文忠以平路盜為已功故力主源清議王憲從而附和之二人之誤蒼生多矣不然以源清縱殺而止削籍何如耶永嘉之權重矣哉

皇明本政紀 二十二卷

一

建昌侯延齡論死

初鶴齡延齡俱下獄按治數月其詛呪怨望大逆事皆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 昭聖皇太后窘迫莫知為計會袁冲太子生 昭聖以延齡請欲赦之 帝益怒將坐以大逆族其家張亨敬上言延齡實殺人罪當抵死而坐以大逆族誅于法不可耳延齡財虜耳何能為逆 帝不聽已而數詰問之具對如初帝決意考問薄昭故事命法司會官集議群臣恐傷昭聖意議從末減帝不悅竟坐延齡罪斬 鰥鰥南京錦衣衛指揮寄祿閑居實禁錮之已而延齡復有詞刑部尚書聶賢稍為開釋 帝怒奪賢俸一年承獻官逮繫詔獄錦衣都指

揮王佐力為推鞠探得劉東山恫喝諸情論誣罔反坐唐龍屠僑等謂東山罪重請荷校關門外昂之不及立旬日死延齡仍坐斬長繫臺獄子宗倫及鶴齡子宗說俱置南京沒其賜產

論曰我朝威晚之寵無逾二張得禍亦無逾二張當敬皇時二張橫甚時時入禁中至褻窺御帳為閹人何文鼎所箠敬皇置不問蓋抑之使自斂飭而二張不浚侵民田廬請官寺益第舍登壘斷市利積金錢亡慮數百千萬不自厭足其厮養烟姬往往凌官府纂獄囚莫敢誰何主事李夢陽抗疏言之幾血虎吻賴帝聖明而脫意亦極矣當是時人知其貴盛而不知滅敗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萌固基於此矣乃易世之後欲自退戢而積殃已深未易拔去辟之投毒食中待時而入吻也況又攫取以吞之乎其及也宜矣或曰當是時二張戢甚不敢與邵蔣伍宜若無罪焉曰樂盈之不免非邪彼易世也猶及況其身乎後之戚晚可永鑒矣雖然以昭聖之慈而不庇其骨肉帝亦有所弗憚也

免教重囚

時帝欲誅延齡命法司論決乎敬與李時等上言昭聖皇太后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能不內慟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邪帝怒謂乎敬曰自古親臣令君若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

耶乎敬持不已會九卿錄囚闕下汪鉉以私怨欲誅御史馮恩左右錄鉉恩詰對語微以聞帝不憚乃令今歲當論諸囚俱免刑

置武昌福州衛

樊繼祖上言馬昇楊麟始因叛卒擁戴拒城固守抗敵王師既而寤悟悔協謀內應擒賊首惡誠所謂罪之魁功之首也下兵部議王憲謂二人功罪昭然宜宥罪賞功量移內地庶遺孽不生邊警可息從之乃以昇為都指揮調武昌衛麟為指揮使調福州衛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附銓巡撫保定都御史周金上言李新芳之橫乃左都御史王廷相為之主護使有所怙恃養成其惡廷相亦訐金自生疑慮誣及臺長乞各罷歸下吏部議汪鉉請遣給事中王禎刑部郎中李楨會核新芳騰霄事金廷相各留供職從之

巡撫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

初邦相歸田州盧蘇矜興復功專橫特甚邦相不能制漸有卻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糾眾仇蘇則遣蘇遂劫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都御史陶諧受蘇誑言邦相病死奏立邦彦子芝遣歸田州猛仲子邦佐爭立鄰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動事聞下督府核其故都御史蔡經恐朝廷復用

仁乃上言邦相不孝且虐下蘇因眾怨殺之乃置不問
未嘉靖十有四年春正月復華京通及徐淮倉提督內

臣
嘉靖初各倉內臣俱革後李宣賓綠外戚復提督京倉
給事中孟奇力諫不聽已而復以王奉李慎督京通二
倉徐淮臨清亦漸復用及張孚敬議革鎮守監倉市舶
各內臣獨不及宣等以故王奉李慎恣肆日甚至給
事中管懷理等上言太監王奉李慎大肆餐餼橫行科
索輦轂之下竊柄殘民乞革還勿補下戶部議尚書梁
材覆奏我朝酌古定制監局等官供事于內府部等
官分治于外具載祖訓體統截然若京通等倉實皆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戶部職掌督收則有侍郎郎官巡視則有監察御史綱
舉目張萬世無弊宣德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
而已正德間陸續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害輒卒
漕政大壞皇上銳意釐革量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掊
剝病卒剝民至于臨淮等倉俱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
還復我聖祖設官分職之典成陛下光明正大之
業從之

奪駙馬鄧景和投獻田地

景和聽斯資孫惠等從諛受小民投獻田三百八十九
頃隸安州三角淀諸處事聞命給事中薛宗鑑按覈明
實請奪其田募民承租徵租銀歲解太倉帝從之收

孫惠等法司鞠訊景和戒敕

莊肅皇后崩

武宗后也謚曰孝靜莊皇后

三月初建九廟

初夏言請定七廟額謂皇上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
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
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
宗各為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為昭穆第二廟
孝宗武宗為昭穆第三廟庶為萬世不刊之制帝
從之仍命考昭穆通遷之義既而工部計費約用白金
一百二十餘萬兩欲加徵于民災歲難科且緩不及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卷

乞借戶部糧稅馬值數十萬先脩急用徐開納粟入監
例次第補還從之仍卜二月八日巳亥興建先期告廟
帝曰廟制已稽郊祀數歲矣甚非事天尊祖之道其如
斯速建已而帝御文華殿西室召張孚敬李時夏言
諭曰建羣廟本為尊太祖而太廟專祀太祖乃廟
廷庶無禮宜崇飾言請卜日併飾從之

編修唐順之以主事致仕

初順之為吏部主事遷授翰林編修帝命順之校閱
實錄實訓順之移疾請告下吏部議汪鉉覆請應否放
還帝曰唐順之方改史職見校訓錄輒自移疾其以
原官致仕

王憲致仕

三月以張翥為兵部尚書

頒御詩于羣臣

初帝幸南內召張孚敬李時注鉉夏言郭勛同遊翌日孚敬時鉉言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帝亦作詩一章命曰御制記樂同遊又為作序曰御制詩賦集序內閣繕寫成帙附諸臣奏賦其後命曰御作詩發工部刊募成書頒示兩京羣臣

策士奉天殿

對策者三百二十有五人賜韓應龍等及第出身

張孚敬致仕

原缺

皇明肅皇外史卷二十三

臣有川范守已謹輯

金谿明師孔謹校

秣陵博古堂謹鐫

丙申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泰和伯陳萬言卒

泰和伯陳萬言卒其適孫書乞襲祖爵吏部侍郎張邦奇上言外戚封爵例止終身宜革除之帝命書為指

揮同知帶係錦衣衛

二月廖道南獻九廟禋頌

道南時為侍讀學士上言臣于九年十月十五日恭蒙

勅諭纂修祀儀成典奉欽定條目自天地日月神祇帝

皇明大政紀

王社稷及禘祫先師先農諸祀悉為分類會奉成書宜

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未

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咸自聖裁今廟制已定宜與

郊制並隆廟儀已創宜與郊儀並紀茲九廟肇成謹

撰禋頌九章併臣原議上獻帝命以頌議付史館餘

下禮部

三月辛酉帝如天壽山

帝欲擇壽域乃奉皇太后謁山陵遂幸十八道嶺躬

自相地大學士李時禮部夏言講官顧鼎臣謝丕張璠

廖道南蔡昂武定侯郭勛扈從壬戌祀文皇帝于平

臺山是日回鑾駐沙河行宮晡時火起夏言行帳上延

樊郭助李時房帳俱盡言所收奏章五通俱焚之。翌日
還汎舟西湖。帝製汎舟賦命從臣和之。至京李時郭
等俱具疏謝被火罪。言獨不謝。帝切責之言乃輸罪。
夏四月作幽宮。

勅諭工部曰朕法。皇祖故事預作幽宮。茲擇地于長
陵左諮問臣民合詞當建其從之。

五月己未。帝召輔臣李時禮官夏言及武定侯助汎舟
西苑。

帝以五日率先朝故事汎舟西苑。時召時言助侍行。先
命太監韋霽賜以艾虎綵索牙扇等物。帝至御龍舟。

命時言一舟助一舟。自芭蕉園歷玉璫金齋橋至澄碧
亭。明大政紀

亭。頒賜御綵。又命楫人蕩槳近龍舟顧問。已而賜宴無
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以爲自。宣宗賜宴義同遊

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迨此乃再見云。
以禮部郎中陳箎爲岳州知府。員外郎楊儀爲四川僉事。

尋留服原官。

時箎爲主客郎中。儀爲精膳員外郎。吏部以爲不職。俱
外補之。禮部尚書夏言上疏力留。帝命仍服原官。

建慈慶慈寧宮。懸禁中佛像及佛骨佛牙諸物。
時。帝欲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

宮。命廷臣集議。僉以爲可。帝即命撤之。尋召李時夏
言入視大善殿。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皆命銷毀。其几

案應鑲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
焚之。帝從之。于是禁中邪穢逆斥殆盡。
六月勅祀姜嫄后稷于武功。

巡按陝西御史周銖上言。武功縣卽堯封后稷有邵之
地。與稷母姜嫄各有廟祠。里民歲時祭之。第未入祀典。
宜賜修舉。下禮部覆議從之。命翰林院擬廟額祭文。
西安府修飾遺廟。武功縣春秋致祭。仍僉廟戶一人守
視之。

秋七月。建繫順天府尹劉淑相于詔獄。

有費完者。禮書言姻家也。爲順天通判。以言故縱肆。數
凌淑相淑相疏完橫。因及言惡狀。上之言奏。帝怒。
皇明大政紀

淑相。收置詔獄。鞠問。已而言官劾言以十數上。言具疏
乞歸。帝慰留之。

附錄御史孫九皋上言。乞購遺書藏中秘。及召見講讀
侍從諸臣以備顧問。帝下旨曰。書籍已充棟。第學者

不力究耳。召見亦虛文。俱寢之。
遣錦衣衛官。視張孚敬疾。兼諭入朝。孚敬道病復歸。

斷藤峽盜攻殺戍卒。

初王守仁平峽盜。以岑猛子邦佐爲武靖知州。使靖羣
孽。邦佐不能輯衆。且墨得盜賂。卽曲庇之。峽北盜遂復
猖獗。有戾勝海者爲亂首。指揮潘翰臣誘勝海殺之。勝
海弟公丁聚衆謀城下。僉事鄧開泰議孫繼祖言于都

御史潘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以為需春水長順流下，乃可撲滅，不聽。開繼祖以千人往擊之，盜遁散，斬一虜，而還。遂言盜已遠去，請置堡戍之。堡成，閱令士日黃，貴韋香以三百人往戍，初貴香利勝海田廬，故怨，翰臣殺之。至是，開復令戍，貴香取勝海田廬，不禁，于是諸徭俱悲。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囑聚二千餘人夜攻堡城，破之，殺戍兵二百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閱與繼武以啓釁罷，旦亦代去。帝命侍郎蔡經督兵討之。

皇史成成

以工完加郭勛太師李時夏言各兼太子太傅賞金綺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四

有差

八月以霍韜為南京禮部尚書

初汪鉉罷韜以吏部左侍郎攝吏部事疏言擴大公贊聖治諸事欲以剪剔積弊而行不逮言頗恣為多右侍郎張邦奇歷數其私大誦之韜懼夜求黃宗明置酒和解至是南禮部缺人廷舉韜為陪貳帝特注命之韜大不悅以為奪我吏部柄鞅鞅而去

九月重書實訓實錄成

加監錄官郭勛為光祿大夫左柱國李時少傅改謹身殿大學士夏言少傅顧鼎臣太子太保

庚申冊立嬪妃

冊二貴妃沈氏王氏三妃江氏陳氏王氏四嬪余氏徐氏王氏盧氏

帝如天壽山

奉選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于 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于 茂陵各享殿也夏言李時等 扈從還告 祖考于內殿

冬十月戊子皇太子生

昭嬪王氏出也布詔天下及朝鮮軍數獨宥

更世廟為 獻皇帝廟

帝諭夏言曰朕思 皇考廟名似不大安 太宗百

世不遷故名之世室恐 皇考亦敦讓 太宗宜別擬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五

說且世之一字來者或用作宗號今施于 皇考徒據虛名此非朕貶親恐後亦有議者可會郭勛李時詳酌之既而又諭曰 皇考廟止通稱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言即上奏曰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曰 太廟子孫世祀之若昭穆羣廟親盡遞遷唯有功德者別立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我 皇考獻皇帝篤生 皇上雖比跡商周之契稷而前有 文皇既稱 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為世宗理宜虛竦是世廟之稱 皇考在天之靈必不欲當也況世之上不冠以謚世之下不承以宗考之前古亦未經見今欽定為 獻皇帝廟庶義明祀正而萬世

之公議定矣。帝從之。命以所議付史館。

若水上二禮經傳測。

若水時為南京吏部尚書。纂二禮經傳測上獻。下禮部問禮。夏言謂其以曲禮為經。與孔言相戾。帝曰。既與孔子相戾。不可傳。示後學。已之。

帝奉 章聖皇太后如天壽山。

帝以奉遷三后至于二陵。乃奉 皇太后往行奉慰禮。夏言等肩賞賚有差。

十有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夏言據宋儒程頤議。請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從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二

六

費宏卒。

宏卒于官。贈太保。諡文憲。霍韜素鄙宏。且銜夏言。因上疏劾言。為宏請諡。增減名實。法當坐斬。又謂宏諡文憲。犯 憲宗廟號。亦當改正。給事中錢薇亦奏如韜言。且言大臣不宜相構。先是大同之變。韜議當用火矢及灌城策。夏言折之以為不可。及遼東亂。韜令林希元建議。當借朝鮮及朵顏兵屠之。復不用。亦疑為夏言所阻。既而出補南部。恨言尤深。故劾言當斬。且謂與給事中李充燭等共為奸黨。受費宏賂。排擠劉淑相。下獄。諸惡。帝置不問。夏言因上疏乞歸。因言韜擅選官。為可斬之大。且曰。成周之臣。晉文衛武。魯成齊康。楚宣秦穆。不

為文武成康宣穆諱。惟其行。不惟其分。此周道也。我朝彭時。宋濂。黃福。劉大夏。俱諡忠宣。是犯 宣宗許進諡。襄毅是犯 武宗。楊守陳。章懋。儲瓘。諡文懿。是犯懿祖。必若韜言。皆當改正矣。帝慰留之。

十有二月 九廟成。

帝以工完。松太監高忠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加郭勛歲祿三百石。李時。夏言各兼太子太師。廕一子正千戶。

以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閏十二月初定 宗廟祫祫特享諸禮。上昭聖章聖二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

七

太后徽號。

九廟既成。帝乃定五歲一禘。祀 皇初祖于 太廟。以 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于羣廟三時合享于太廟。季冬大禘于 太廟。皇考止舉時祀。已而上兩宮徽號。昭聖曰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曰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乃布詔天下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為尊尊之王。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著功德。享祀百世。更創 皇考廟曰 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以避豐禰之嫌。由是致孝慈聞。恭上徽號。慶禮既備。推愛宜頒云。

初祀先賢。

帝作聖濟殿奉安先醫之神歲時致祭。

丁酉嘉靖十有六年春正月癸卯皇三子生。

是為穆宗莊皇帝康熙杜氏出也。

附錄御史張景劾祭酒許成名賄賂賄通司業童承叙同流合污下吏部議尚書許讚覆題模稜持兩端帝曰吏部權衡所在宜有定論仍再擬奏讀乃擬宜留用帝從之命成名等砥礪振作以圖後效。

三月毀湛若水書院。

御史游居敬上言乞戒邪僻大臣以端士習謂王守仁以致良知為學湛若水以體認天理為學皆祖宋儒陸九淵之說稍變其辭以號召喜名媒利之士然守仁謀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八

國之忠濟變之才猶不可泯彼若水者一迂腐之儒耳而廣收無賴無廉介之節私創書院為不經之行聽其言亦近是考其行則大非也乞加罷斥仍行禁諭以正人心下吏體部議尚書許讚嚴嵩會奏王守仁已經禁約難再別議湛若水自守南雍以來間有生徒附和標榜居敬所列未免責備之過耳若水年已七十屢次乞休奉有明旨留用亦難別擬帝曰若水既有成命乃私創書院宜置于理姑不問今有司毀之

議建離宮。

帝欲于沙河建立離宮勅工部計直非七百萬不可。

帝命庀材鳩工以待修營。

夏四月議討安南。

安南自黎利得國後六傳至暉為其臣鄭惟鍾所弑有諒山將陳昌殺鄭惟鍾自立復為陳真所逐退走諒山陳真鄭經等共立諫嗣國遣真攻昌于諒山昌病歿其子昇復據諒山有荆門人莫登庸者世業漁以武舉為陳昌參督自拔歸諫屢立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乃以重賂賂諫左右諫舉已典兵柄既而漸橫妻諫母除諫左右皆易以親信乃退居海陽府諫忿起兵攻之不克敗走清華登庸乃立諫弟應實諫母妻登庸後所生也已而登庸醜應歿自立為帝改元明德嘉靖九年復傳位與子方瀾自稱太上皇時黎諫尚保清華屢遣使來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九

告變道梗不達已而登庸奪清華諫走又安又以兵迫走老福歿故臣黎嗣等立其子寧甫七歲居清化之木州遣陪臣鄭惟係來奏登庸篡立狀帝欲討之以郭勛議不合而止及皇子生頒詔外國以安南道梗停不發至是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羣臣紛紛不決禮兵部謂登庸弑主僭竊阻逆朝貢法所必誅請命師討之羣臣多謂彼中要領未詳師未可出宜勸邊臣體勘且傳諭登庸如能悔罪輸忠許其款服戶部侍郎唐肖獨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兩廣遂少邊警自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撤中國為黎氏復仇帝竟主討議且勸邊臣先體勘

之廉州知府張岳亦疏爭不報

戊戌諸臣還籍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馮

給事中田濡奏請廣遣戍之赦下刑部議尚書唐龍覆

言累年戍邊諸臣楊慎等二十三名馬錄等一百九名

遇蒙恩宥本部題請多已放還未宥者獨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馮恩呂經八人耳田濡所惜正

在于此今查慎等俱為大禮錄為大微呂經激變遼卒

馮恩進言狂率俱編行伍戍守遠荒固彼自取之罪但

慎錄等編發俱已十年顧沛既久創艾實深况豐熙年

近七十劉濟已歿成所呂經革弊爭張亂已旋定馮恩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三

進言狂誕心亦無他乞俯從眾請宥此七人各與生還

或將慎錄二人量移近地實皇上浩蕩罔極之恩諸

臣望外再生之幸也帝曰楊慎馬錄等仍不放宥

五月謹身殿災

時雷火著殿上燔焚都盡帝諭輔臣及禮官勸勵百

官同加修省御史何惟栢上言陛下因雷火之微反

躬自訟此深察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機也然明辟

于天人之故則莫急于節一己之欲以得天下之心數

年以來災異疊見居者多菜色勞者填溝壑流離困苦

無所控訴邊儲帑藏內外告竭陛下修省之餘留神

獨斷亦酌緩急之序析利害之詳熟思之而已夫兩宮

山陵之建勢不容已沙河功德之役亦在可緩者沙

以七百萬計功德之役亦不下二百萬矣安南軍餉亦

不下四百萬矣臣恐雖有聚斂之臣亦無所施其術也

乞緩沙河功德二處以併力兩宮安南之征慎于謀始

則民心不搖天心自享矣疏入不報

附錄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嚴嵩要貨納賄視為去留已

而苞苴盈門故高其價以脅取之御史桑喬等疏列其

狀嵩奏辯以為求白心迹胡汝霖上言大臣被劾不宜

奏辯以喪廉耻從之然竟置不問

秋七月文選郎中楊育秀請補外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劾育秀賄賂公行以書奏承舍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三

通請託每承舍求書奏疏先餽白金二十兩方為收用

下吏部覆覈許讚謂吏部嚴重清議俱存顧承舍之役

開納止八十金而乃以二十金求入書奏事之有無亦

易見矣奏上帝謂讚繁辭曲護奪俸二月育秀降級

補外任革去承舍書奏止用國子生

八月奪霍韜及給事中尹相等祿俸

南京給事中尹相等劾韜悖慢怨望丁祭先期習樂縱

飲于大常且取魚湖中移酌松下有戾官常宜加斥免

下南京吏部都察院會核其事已而覆奏謂韜位居大

臣董鮮休容職司邦禮矩度疎濶尹相等以傳聞具奏

言亦過當復下吏部詳議許讚覆奏霍韜習樂飲酒固

太常故事。移酌松下。未免褻觀。既經部院核明。莫逃洞燭。帝謂霍韜取魚移酌。失大臣體。奪俸四月。尹相等言辭過實。奪俸一月。

勅雲南兩廣守臣會討安南。

初命邊臣體勘安南事。又勅錦衣衛遣官使彼國察之。久未得受領。已而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與世守雲南沐朝輔招致安南夷人刁鮮等為我間諜。搜緝彼中刺事者。亡何登庸遣偽知州阮璟等八人潛入雲南偵我兵進止。刁鮮等執之併獲偽印一方。偽大誥一道。致文盛處。疏聞于朝。兵部請梟璟于邊以威登庸。帝曰。登庸篡奪黎氏偽作大誥。罪在不赦。即勅雲南兩廣總督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三。巡等官預整士馬協力征勦。刁鮮等各與冠服仍賞白金三十兩。汪文盛沐朝輔各降勅嘉之。

附錄蜀王奏四川都指揮使劉永昌恣肆不法。假佩玉帶鹿鶴。挾索財物。與承奉周琦構卻不已。下刑部覆議。奪永昌官三級。別用之。

奉陝西總制劉天和祿俸。

天和上言。宜自徐斌水至鳴沙州。百有二十里。改築新邊。移紅寺堡于邊內。下兵部議。張讚覆言。疆界不可輕棄。軍堡未易撤移。先年河套失守。遽為虜巢。今復欲捐邊地。則退一寸失一寸。甚非計之得也。帝曰。移築邊垣。先年屢行。重勞邊人。迄無成效。劉天和既襲故轍。擅

興妄議。本宜重懲。姑奪俸半年。

九月。逮繫應天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衡于詔獄。革應大鄉貢士應制南宮。

初。應天呈到試錄。禮官嚴嵩劾其品。騰文字。不填主名。為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發策以國家戎祀為問。所對多譏訕語。當置于理。遂命官校逮繫汝璧。衡于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麒。何宏。沈應陽俱命南京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行所在。巡按即訊。所取鄉舉不許赴南宮會試。

附錄巡按山東御史李松上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處。採砂銷鑄白金一萬一千三百餘兩。今礦脈將絕。欲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三。

將龍爬山石井山次第開採。恐復微細。徒費財力。下戶部議行勘數。帝命撫按官極力探來。因責戶部推諉。姑原不問。

清嚴蘇湖杭嘉松常鎮江田賦。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上言。蘇湖等七府為田賦淵藪。供需甲天下。而州縣都圖各有總胥。糾結當比。那移飛灑欺官蠹民。歲侵萬計。嘉靖六九年兩勅清覈。未有一人奉行德意。乞申勅撫按官。勒期舉行。務臻實效。下戶部議。尚書吳材覆言。財賦出于東南。而蘇松嘉湖等府視他郡為九重。田賦定于版籍。而欺隱飛灑等弊。在今日為尤多。以致細民產去而稅存。上戶多田而寡

賦害及民生大虧國計宜咨撫按官督率守令次第清理從之

附錄巡按廣東御史余光私遣官入安南責令稱臣覆上奏安引五季六朝等語帝怒奪俸一年

冬十有一月下巡按廣東御史余光于法司即訊下廣東布政使陸杰參議余錄按察使蔣淦副使鄒守愚于巡撫官即訊

禮官嚴嵩指摘廣東試錄謂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以鼓舞等語案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交射及黃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道口指俱戾體格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帝怒命監臨官余光法司鞠問提調官陸杰余鑑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

十有二月以郭英侑饗太廟

初禮官夏言上言禮有功臣之祀漢祭功臣于朝廷魏祀尚書令于太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八人或四三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武功也我朝二祖開創故有功臣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贊翊治平豈無魏徵李沆其人乎今侑饗二祖廟十有七人內惟基廣孝文臣耳自後六朝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廟文武大臣功在當時澤及後

世者請上裁定帝不許至是武定侯勛上言乞以其

祖英侑饗高廟下禮部集議僉云不可給事中邢如

默戶部侍郎唐胄各上言廟祀諸臣位次且不可易况

有無之額敢增損乎助遂言往年進基侑饗以文臣故

舉朝翕然臣祖武臣乃紛紛阻忌如此帝是勛言命

英從祀先是各功臣位次俱以爵序及基入乃以伯爵

位公侯上帝不悅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

仍以爵序于是列英河間東平黔寧三王下永義侯上

基列永義侯下矣

戊戌嘉靖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寅帝祈穀于大祀殿甘

露降龍溪縣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二月戊辰帝如天壽山

春祀山陵也是日宿沙河宮辛未還京

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奏上甘露

帝以頒賜內閣及文武

策士奉天殿

廷對袁燁等三百有二十人賜茅瓚等及第出身

附錄三月給事中呂應祥上言大同兩因兵變競效頽

風官吏百計廣緣以倉場為奇貨商人亦通關節視盤

驗為虛文宣府一鎮總理分理罔克同心經收監收即

如同氣併嚴而漫誣盜積弊已深包舉以啓羣奸良法

俱喪乞勅戶部將該處宿衛將指揮王序耿鎮等收

繫鞠問斬犯曹伯均周世亨韓章等早正典刑。下戶部覆議從之。

夏四月南北畿山東陝西福建湖廣大旱。

戶部上言各處饑民流聚京師宜令大興宛平二縣分地查覈錄名呈部人給太倉羨米三斗責令還籍給事中曾烜等上言諸路俱有旱災而順天永平爲甚饑民聞有大役旬旬就工乃今饑殍城隅日數千人通會河側屍骸枕籍乞急發內帑救卹及行各處多方賑貸從之。

復設各處鎮守內臣革臺諫官監牧錢穀。

武定侯郭勛條上通選法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

十六

苦諸事因欲復鎮守內臣革監牧錢穀科道官下六部議吏部許讚刑部唐龍工部溫仁和俱謂勛言體國愛民爲必不可行戶部尚書李廷相謂科道以諫議糾察爲職監牧錢穀實非所宜其內臣監督礦課亦悞悞爲國足財之意也惟兵部尚書張瓚言皇上卽位初詔有云凡織造燒造及內地邊關各分守備內臣盡革還京及御史汪淵毛鳳部郭弘化廖自顯熊爵李朝綱都給事中張潤身侍郎林富都御史黃鍾劉天和等前後奏稱各鎮守內臣營養殘酷剝喪元元俱奉明旨裁革永不差遣且原非太祖舊制勛言不爲無見臣等查有前旨不敢輕議。帝下旨曰各鎮守內臣不係

太祖舊制姑暫選用不許作威喜事兩京內府錢穀原無科道監收卽令革去。

庚戌 帝如平臺山。

初 帝以平臺山爲文皇帝駐蹕之所命構亭名曰聖蹟至是成。帝躬祀文皇帝于亭中壬子禮成癸丑御沙河官頒食從臣甲寅還京先是辛亥御行宮有火延襲中書官及夏言行帳羣臣奏疏復燬言請各官補其從之。

甲子大雪。

帝以春夏不雨躬禱雪壇御製祝文藝之不應。帝復于宮中默禱已巳大雨自曙連暮羣臣表賀。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

十七

五月申毀天下書院。

吏部尚書許讚上言近來撫按兩司及知府等官多將朝廷學校廢壞不修別起書院動費萬金徵取各屬師儒赴院會講初發則一邑治裝及舍則羣邑供億科掇尤甚日者南畿各處已經御史游居敬奏行撤毀人心稱快而諸路未及宜盡查革如仍有建立者許撫按官據實奏劾。帝以其悉心民隱卽命內外嚴加禁約毀其書院。

集議明堂秋饗禮。

有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者上言請復古禮以隆聖孝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

皇考爲宗。以配上帝。又謂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
祀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有褻體統。下禮部集
議。尚書嚴嵩上言。明堂之禮。諸儒傳論不一。其制其地。
衆說不同。臣惟明堂園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園
丘之比。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卽此可行。不必
更建。至于侑饗之禮。詩傳以爲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
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追唐宋諸君。莫不皆然。王親親
也。至于錢公輔司馬光孫忬程朱諸賢所論。入主祖宗
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
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容有所
弗寧矣。至于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
恐皇考之靈有不容安。不敢妄議以負陛下。其令
天下各建明堂。無補崇嚴。適滋煩擾。惟聖明裁定。
帝以示夏言。言不敢擬議。帝曰。明堂秋饗。宜于奉天
殿行之。其配饗仍擬歸一之議以聞。皇考稱宗。不爲
過情。何在爲不宜也。復命集議。嵩乃上言。考秋饗。成物
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垂訓無極。
帝嘉納之。

附錄初張孚敬還居里中。病廢手足不仁。有從子郡者。
竊勢自弄。噬飲人田廬。爲女里中苦之。巡按御史張汝
員上言。孚敬痿痺昏眊。無復知識。從子郡志窮荒度。謀
肆吞噬。誅求盡于錙銖。剝削入于骨髓。流毒一郡。積害

十年。乞下法司案覈。以彰國典。孚敬亦上疏。訐汝員不
職狀。汝員復上言。羣姦長罪。假託大臣。污蔑憲職。乞下
法司從公勘覈。如孚敬言是。臣甘鈇鉞之誅。如臣言是。
宜繩孚敬以爲大臣不法之戒。仍將張郡明正其辜。以
慰溫民。俱下都察院寢之。

龍江諸衛運卒梓童運主事鄭質夫。

南京龍江等衛領運指揮陳欽劉憲等。督率衛卒允運。
江西漕米。欽憲貪婪不法。勒索社首濕耗。壽會等項錢。
穀社首愆不予。諸卒嘯聚。遂極朴之。復擲繫縣官。縣官
走免。監兌主事鄭質夫微禁不從。遣人收首惡者。諸卒
益譁。擁入署內。羣梓質夫毆之。傷其額。質夫走匿。父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十九

衆乃解散。巡撫都御史胡岳疏上其事。因劾分守叅政
潘潢督糧叅議王昂分巡副使陸堂坐視會城。若罔聞。
知質夫亦疏聞。俱下戶部覆議。咨行督漕都御史周金
侯漕舟抵淮。收欽憲等鞫問重論。潘潢等俱巡撫官鞫
問。

秋七月。議附皇考于太廟。

帝因嵩請。勅禮部集議。又諭嵩曰。我皇祖肇有天下。
復爲建文所敗。太宗起而靖之功。與開創同。號稱
太宗。無異列聖。當稱祖以別之。嵩復上議曰。古者父子
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
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

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
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今
皇考與孝宗同氣之親同為一世臣謂宜奉皇考
于孝宗之廟蓋四世之廟在稱為獨親我太祖即
位仁祖雖自布衣必饗天子之祀皇考顧獨缺焉聖
心必有所不安矣又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
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
祖之嫌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洪業功莫大焉繫
以宗稱于義未盡尊稱為祖聖見允宜當奏出羣臣
然無復異議帝命各擬廟號上日奉上

慈寧宮成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二十一

帝建慈慶慈寧二宮奉二太后至是慈寧先成郭勛李
時夏言高忠各賞白金五十兩

八月以顧鼎臣為文淵閣大學士兼領機務

附錄給事中馮亮上言邇年十庫內臣漸次增置煩費

無益乞行查革下戶部議覆查十庫內臣計三十有八

人實為太多帝命勿革第勿增置耳

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

睿宗癸未附皇考于太廟

初夏言承諭擬太宗為烈祖孝皇帝帝不從定

為成祖辛巳恭上廟號奉皇考為知天守道弘德淵

仁寬穆紀聖恭儉敬文獻皇帝癸未附睿宗于太

廟

辛卯大饗上帝于玄極殿奉睿宗配饗

初帝議舉明堂秋報禮于奉天殿已而改議撤南郊

太祀殿建大饗殿行之是秋大饗殿未成乃饗于宮右

玄極殿以睿宗配饗禮成宴羣臣于謹身殿乃布詔

曰朕續承寶位十有七載于茲追繹我太宗文皇帝

宜以有功而報祖皇考獻皇帝宜以有德而宗稱茲

以九日躬祭園丘遣官遍告方澤宗社辛巳恭上冊

寶尊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附饗

太廟辛卯大饗上帝于玄極殿奉皇考配饗禮典

忻成慶同物阜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二十一

乙未帝如沙河

視建離宮定礮祭告也

冬十有一月丁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太祖高皇

帝聖號孝慈高皇后慈諡

是月朔帝具冊表躬率臣民詣園丘上昊天上帝號

為皇天上帝因奉冊寶詣太廟崇薦太祖聖號為

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

高皇帝加薦高皇后慈諡為孝慈貞元哲順仁徽成

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大齊聖恩布詔天下其詔目有

曰邇來十大夫學術不正邪偽亂真近代諸儒惟朱熹

醇正可師祖宗設科取士一以集註為主比年奸偽

之徒鼓其邪說以惑士心此後仍有說道矣
喜者科道官指名彈糾又曰三六年大計係黜陟重輕
邇來權奸往往假借公法擯斥善類甚傷國體今後大
計黜落官員果有正直廉潔材器超卓久為公論所惜
者科道官從公薦舉吏部議請起用以伸公道云
朴給事中顧存仁于闕廷編管口外

存仁條上五事一曰廣曠蕩之詔二曰崇安靜之吏三
曰重撫按之責四曰精考察之政五曰抑邪佞之風
帝怒廷杖六十編發口外為民

十有二月庚申 章聖皇太后崩

尋上尊諡曰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二十二

壬申李時卒

時臥疾三月不起竟卒于官贈太傅諡文康

進夏言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宣諭安南

時 帝欲莫登庸歸國黎氏故遣綰治往諭尋以將巡
承天召二人還京乃未入境而止

己亥嘉靖十有八年春正月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改
武英殿

諭巡承天

初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罷黜錄事錢子勲建
一議欲遷 顯陵張璉等力阻而止嘉靖辛卯有光祿寺

丁王福錦衣千戶陳昇聽選區區生廢後
杜承美創籍兵馬周密湖廣諸生肅時用致仕命
和先後具奏請改 顯陵迎獻皇帝梓宮入塋天壽山
至謂當日安厝土壤非吉又謂震位久虛答在 顯陵
欲以感動 帝心帝命禮官集議尚書汪鉉亦以為言
併下禮部夏言抗疏力諫以為不可 帝不聽已而
帝如天壽山見 長陵西南大峪草木鬱茂以為吉壤
還京即勅禮工二部移建 顯陵其地竣陵成日上遷
梓宮亡何 章聖太后崩復 勅太師郭勛知山陵事
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知山陵事兵部尚書張璠提督
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調度工作都督僉事陳寅監督工
役內官監太監高忠總理山陵速完大峪陵功欲還耐
馬又勅湖廣巡撫副都御史陸杰等迎護梓宮防衛周
密勅下已有言 顯陵山川之勝不宜遷耐者 帝乃
欲巡承天躬閱其地下諭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為大
皇考陵寢日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朕將恭
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
以安 皇考 皇妣之靈擇于二月望日子夜發京中
外其悉知之于是給事中曾烜等御史劉士賢各奏留
不報尚書許瓚上疏乞慎動止保聖躬以全大孝 帝
切責之
以翟鑾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行邊使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二十三

帝將南巡念邊防事重命兵部大臣總督戎務復傳諭
起故學士鑾為行邊使奉命以往因發帑金五十萬兩
付鑾分勞沿邊將士又特設都護將軍左右副將軍臨
軒頒印以為前驅威動域中矣

選官寮

吏部上言冊立東宮在邇宜慎選官寮以裨聖功帝
命輔臣夏言顧鼎臣遴選勿論卿貳臺諫郎官致仕閒
居一體拔用一時奔競之徒內外蜂起已而選定溫仁
和等三十有七人中多不愜人望者給事中周琬力以
為言章下吏部以將巡承天姑寢不覆

二月辛丑冊立皇太子壬寅冊封裕王景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二十四

帝以南巡在邇乃冊立次子載壑為皇太子封三子
載堉為裕王四子載圳為景王時五子載
皇六子載堃七子載墳八子載壘俱殤追封為頤傷
王戚懷王薊哀王均思王矣皇太子年四歲
命監國務以夏言傳之

乙巳景雲見

時早午景雲見縹緲五色夏言顧鼎臣以聞帝命禮
部擇日昭謝尚書嚴嵩請于翌日祈穀禮畢御奉天殿
受賀帝命免賀獨擇日昭謝焉

張學敬卒

年六十有五已而贈太師諡文忠

帝如承天府

少師夏言學士陸深侍讀屠應埈胡經等尚書許讚
相繼為楊志學侍郎袁宗儒張衍慶江曉高韶及武
定侯郭訥等扈從帝命戶部侍郎高韶携郎中六人
命兵部侍郎周府每同署官各一備列供需事目以速
關發

乙丑帝如承天府 趙王迂 帝朝于帝所

趙王迂 帝于漳水南朝于行宮

丁卯帝如承天府 汝王來朝行宮災

初帝約止 汝王勿出遠近及帝至衛輝御行宮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二十五

王乃來朝 王帝父行也由東闖入御前行朝見

禮帝避座受之時彰德知府王旒失朝有旨逮治戶

部侍郎高韶以關供奉俸半年河南巡撫易瓚巡按馮

震俱怒旨切責之是夕有火歛起延襲及御寢

帝倉卒起避莫知所之錦衣衛指揮陸炳排闥入負

帝出煙火中宮婢內臣焚灰者十數人法物鹵簿焚燬

殆半帝命尚書王廷相檢括遺物三日乃去

建繁巡撫河南都御史易瓚巡按御史馮震布政使姚文

清按察使龐浩等于詔獄

初衛輝之變帝怒已甚及抵亢村河堤行殿復災

帝大怒命逮繁撫按二司官皆下詔獄其有司有縛繫

示家者已而獄具璫等皆奪官閒居

獄漬

初帝命禮官朕經過道途凡有附近獄漬及古帝王聖賢祠墓預奏遣祭于是次真定望祭恒嶽衛輝遣祭濟清澤祭河鈞州望祭嵩嶽俱用大牢古帝王聖賢祠墓遣祭用少牢忠臣烈士祠用脯醢

兵部侍郎蔡經復平斷藤峽諸盜

初蔡經至集諸司議發兵恭將沈希儀以為當用八萬人副總兵張經以為用萬人副使翁萬達是希儀議會徵安南不果公丁等益憤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復言于經經乃與安遠侯柳瑋決策發兵以事屬萬達

月大政紀

二十三卷

二五

萬達密命百戶許雄給縛公丁使來自暴白萬達復他出以事屬參議田汝成公丁信雄言果詣汝成自列言寇堡由他徑汝成慰遣之公丁出市民被虐者俱通毆公丁一市皆譁邏卒併繫入乃置公丁獄使人諭諸僮以公丁寇堡罪諸僮皆首事果由公丁聽論坐乃檻致公丁于經所磔之時十七年冬月也經以首惡既就戮羣盜方震乃督進兵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都指揮高乾分將左右軍副使翁萬達梁廷振監之以是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攻紫荆石門梅嶺木昂藤嶺八坑等巢右軍一萬六千人分四道攻碧灘羅溪上中下峒等巢賊大窘夷走王良輔擊之

中斷復西卒諸軍合擊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復急

羅連山又斬百餘級萬達移兵勦古隆小田等

賊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徑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

萬達汝成乃獻議于經編保甲立營堡設督備清浪田

夷其舊商稅以安輯新民復謂岑邦佐治武靖州不

慮夷眾雖散宜改州為千戶所以三縣狼兵隸之經納

其議修奏行之帝喜進經官一級以為左侍郎柳瑋

太子少保餘陞賞有差

三月庚午帝次鄭州伊王周世孫來朝

辛未帝次鈞州徽王來朝

故少保賈詠迎帝于鈞州

皇朝大政紀二十三卷

帝以誅失朝奪其散官

乙亥帝次南陽唐王來朝

奪許璫祿俸

以銓補失悞奪璫俸三月郎中半年

巳卯帝至承天府

入御舊邸翌日奪學士陸深祿俸二級以失迎親王也

壬午帝謁顯陵夜祀龍飛殿及社稷山川

乙酉祀顯陵丙戌楚王來朝

戊子閱顯陵

時侍讀學士廖道南居憂在家以緋衣朝帝獻南巡江漢賦及景雲頌四章帝命行在光祿寺給以酒食

「而怒其居喪衣緋奪官不叙。帝閱陵畢，御製哀詩，文示羣臣而遷柩之議始寢。」

辛卯 帝還京

帝回鑾念所過供億繁費，免承天府田賦三年。湖廣諸府明年田賦什之四，河南什之三。

夏四月己亥 帝次榮澤，賑鄭鈞饑民。

時鈞州至河大饑，野殍相望。學士陸深勸巡撫都御史胡纘宗請賑。纘宗唯唯及。帝濟河御舟，大學士夏言及京山侯崔元同以爲言。帝爲動容，命發白金二萬賑之。復問曰：「能活萬人否？」言奉命傳示于外。

良鄉離宮成。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二十八

初 帝命于良鄉琉璃河陽建立離宮，至是適成。

庚戌 帝次良鄉御離宮。

壬子 帝至順天。

是月望日 帝由宣武門還宮，往返計兩月云。帝入

御文華殿，命禮官奏告。太廟及奉先殿已而御奉天

殿受朝。大峪之役始息。

及品能奪其勲階散官。

初言選官寮三十七人，翰林講讀學士華察、胡經、詹應

垓、郎中白悅、皇甫濬、薛僑主事史際、御史胡守中等皆

在選中。給事中周琬劾言不公，章寢未覆而白悅、皇甫

濬皆禮官，宜從。帝南巡者，以擬改司直檢討遂留不

行。既而 帝在承天，領賜恩從諸臣，中官按名唱之。悅

孝不至，給事中丁湛劾悅、濬、僑、華階而吏部未定，

尚係郎官，乃避不扈從。大不敬，當下于理。帝怒，各奉

官二級外補之。先是 帝將南巡，言不白上居守官，初

草及至承天，言有密奏于 帝，又不用原賜印記。帝

銜之，命錄上原進文字，旬餘未上。至是言始以守居官

勅草進覽。帝怒曰：「爾所職何事？此時方呈勅草耶？」

密疏違式文字又不錄上，何欺慢君命如此？」言上疏輸

罪乞恩。帝曰：「夏言自小臣朕，命張孚敬與參郊議，不

次擢用，受朝廷眷遇，所當盡忠報主，而乃欺慢自恣，不

恭，日選官寮多不稱任，密疏又且違式不遵，奉原賜印

記，其歷年諭劄及所賜印記俱令繳上，有日可覈，勿得

隱匿。」言上言印記之文乃特賜嘉旌，聖諭諸劄皆親

灑宸翰，乞矜念愚昧，仍以賜臣，願別加罪罰，用彰不職。

帝大怒曰：「夏言既寶君命，追收數日，何不繳上？必有殘

壞者。」禮部卽括取呈進姑念贊議郊典革去勲階，少師

以禮部尚書致仕而去。言官復交章劾顯，鼎臣同選官

寮私其鄉人，罪臣罷不報。

以御史謝少南爲春坊司直，兼翰林院檢討。

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爲帝堯肇封之地，堯母乃帝嚳

元妃陵墓，且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先巡幸，下禮部覆

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之非古。」卽令

有司修建祠寢副朕追崇往聖之意謝少南建白可焉
改授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

以夏言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復入內閣
初夏言致仕行至潞河灣帝念之召還以為少傅復

入內閣

庚申尋見

五月設興都留守司
帝以承天府為興都設留守司統顯陵承天二衛比

中都焉

甲申獻皇后靈輅發京師
初帝還自承天乃定議耐塋獻皇后于顯陵上

聖明大政紀

三十一

以是月甲申發慈宮往墓承天禮部尚書溫仁和等及
諸內使護從靈輅由會通河迤舟南去

更定宮寮

初夏言選擬三十七人內崔銑黃佐羅洪先唐順之皆
起廢自家入無異議其華察等八人為周琬所劾已而

白悅皇甫洋謫補外任胡守中陞食都御史吏部仍以

察等上請帝命察與胡經屠應堦薛儵史際俱仍守

原官別選堪為官寮者言官又謂南京吏部侍郎費家

給事中呂懷賁易皆夏言私親帝亦命家等各守原

官于是言等乃舉江西副使徐階為洗馬兼侍讀考功

司郎中任瀚為左司直兼檢討文選主事周鈇為右清

紀兼侍書復趙時春編修兼校書仍以胡守中為副
御史兼詹事府府丞起故編修王同祖為司業兼校書

宮寮始定

以翟鑾為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給事中錢微劾籍

時微在禮科上言所選宮寮不宜用此奔競之徒亦不

欲顯摘其醜帝曰既云所選非人又不明言何奸佞

如之令削籍為民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
雷震奉先殿左吻又鼓樓燬帝祭告諭百官同加

修省

聖明大政紀

三十一

附錄御史桑喬劾嚴嵩選譯字諸生賄賂公行宜加斥
罷嵩上疏力辯因乞罷免帝謂嵩曰卿疏有云為人

臣于今日率皆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

盡不必復辭可盡心贊朕以副簡任給事中胡汝霖復

劾嵩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帝然之令此後大臣被劾

勿得自辯

秋閏七月丁酉塋獻皇后于顯陵

霍韜鄒守益獻東宮聖學圖冊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南京考功郎中鄒守益各獻圖冊

以裨東宮聖學帝覽之曰此冊語多回隱假借訛謗

無人臣禮姑宥不罪

命兵部尚書毛伯溫督師。威寧侯仇鸞總師。進討安南。勅邊臣體勘日久。登庸令諒山長慶等府。傳上國人推立事由。及為登庸乞降表。邊臣以無登庸表疏。移文促之。且示以必討意。登庸懼。乃遣偽臣范正毅等。賁公移自列于木朝輔處。說言黎暲為陳昂所殺。無子。登庸推立暲弟諱。奸人鄭綬等誘諱還清華。登庸復推立。應。又迎諱歸。俱先後來。黎氏無他嗣。應。華外與羣臣議。皆言登庸有功。于國遂付印其子。令主國事。其不上表通貢者。為陳昇據諒山道梗。且關吏不納耳。朝輔致正毅等及表移于朝。帝知登庸奸偽。仍遣黃綰等宣諭之。既而召綰與張治還。乃以伯溫總戎務。仇鸞率師。登罪討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三

計。

時伯溫總督宣大軍務。乃移鎮廣西。徵集兵餉。為出師

附錄真人邵元節者。龍虎山道流也。嘉靖三年。以符籙見。帝。禱雨輒應。累命為致一真人。禮部尚書至是卒。帝命夏言夜作諭祭文。三遣內臣致祭。賻資甚厚。贈少師。諡文康。榮靖。

吏部以薊州知府李秦陞京秩。工部主事陳昌積改授禮部。

然秦家連姻藩府。國令禁授京秩者。昌積亦不愜人望。給事中薛廷寵言之。尚書許讚輸罪乞恩。帝命秦仍外補昌積守原官。

封武定侯助為翊國公。

帝以助扈從南巡有功。進封翊國公。

呂柟罷。

柟為南京禮部侍郎。因昔見雷震之災。上疏自列。帝命致仕。

以霍韜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附錄霍韜赴官。至揚州。過南京。司禮監太監張禧貢御用鮮食。舟還。八艘用挽卒數百。俱取之郵傳。且口分廩食。每傳需金三五十兩。郵傳苦之。韜命候吏覈其原闕。止用一艘。十餘卒。其登計簿。亦才三四兩。而橫索不啻十倍矣。乃自揚州至天津。通簿錄之。總計二千餘金。至京上之。下其章于兵部。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三

八月。大計京官。

國朝甲子。每己亥年。殿最京官黜陟之。皆以二月。是年以。帝。巡。吏部奏移八月。于是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廷相至吏部。即大言曰。工部郎中費完宜首黜之。大學士言開廷相言。即為居間。廷相舍之。蓋完文。言子婦也。言子殂。婦孀。慙之。故力解完。廷相亦故從焉。既而殿最。吏部諸郎。廷相首黜主事史際。尚書許讚難之。廷相曰。際奴顏于夏氏。昏夜罔間。不黜何以戒庶官。吾初欲黜完。正為際爾。言無再求之理矣。讚大服之。是時南京奏黜者七十人。屯田御史錢籍。自知見黜。乃疏劾考功郎

甲章表與大計疏並上。帝曰：錢籍既黜，如何仍用御史印法當置理第已創籍姑免流放。
逮繫太僕卿楊最于詔獄瘦死。

初，帝諭禮部曰：東宮權命監國，重務仍奏請裁決，朕少逸一二年，靜攝調養，或可親政如初，不敢更取逸耳。最聞諭即上言：聖諭何為至此？揆厥所由，不過得一方士欲假調攝修養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至僊，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為堯舜之世無僊人堯舜之智不知學僊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即僊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僊，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三十四

悲。大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穹，不遺聲色，保復元陽，不求僊而自僊，不期壽而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不可服用，恐傷元氣本性也。至于監國重事臣不敢及，自有五六大臣及九卿臺諫官主議。陛下自有定裁九重之暇，肯一留意庶杞人之憂或可備韋弦一助云。帝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久之，夾獄中。

虜入宣府塞，參將賈英禦虜敗績。

時虜酋青台吉哈刺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掠宣府等處，至是復入塞西路，參將賈英見虜少，率衆禦

之，前行而前，虜伏發，殺我將士千餘人，掠馬千匹，悉入兩路，殺掠人畜萬計。總兵官江植不為出拯，事聞，帝遣兵扼。

附錄九月湛若水為南京兵部尚書，上所著治權論，謂進討安南無事煩費，輒可成功，不動聲色，自爾平定。反覆千餘言，蓋希新建伯思田之功云。兵部覆言：事在彼中，難以遠度，姑行總督官知之。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時總兵官梁震奉翟鑾毛伯溫檄築成五堡，募新兵三千，戊之震家卒數千，俱勇悍善戰。時時出劫虜營，故連年大同少虜患云。未幾震卒，妻乞收尺籍二百人，餘卒皆出塞走降虜矣。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三十五

有一月，逮繫南京御史黃正色于詔獄，謫戍邊。正色劾工部尚書溫仁和及諸內臣護送。慈官沿途索求，大為民害。仁和等亦許正色乘馬過。慈官舟前為大不敬。帝怒，遣官校逮繫正色，下鎮撫司考訊，已而具獄編戍遼東。

附錄少詹事孫承恩獻。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頌一通。帝留覽之。

逮繫新城知縣吳璵，請京，朴于闕廷，世戍邊。

璵為保定新城知縣，有濟川衛軍餘唐剛者，惑後妻言，列其子鉞不孝狀。璵收鉞捶之幾死，縛至市，命屠僧江

道朱雲支解之。身首手足各異處。鐵第在。按御史金清檄保定府收瓊置對。因得唐剛。或後妻狀。鐵非真。不幸者清為奏聞。帝謂瓊專擅殘殺罪當死。乃逮繫至京。廷杖一百。發絕邊。世戊亡命誅之。江道朱雲亦各論戍。

勅戮句容祖跡

有巡撫江西都御史王暉者。句容人也。上言句容朱家巷為帝祖鄉。乞會官覈實。奏請上裁。帝然之。勅南京禮部侍郎崔銑會巡撫應天都御史夏邦謨督學御史馮天馥巡按御史劉良卿移文句容官師士民。嚴訪巷址所在。食云歲久無聞。未有遺墟。可指。疏聞。寢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皇太

十有二月。虜入宣府及榆林塞。守將宋隆。以之逮繫總兵官江桓于詔獄。

虜入宣府塞。掠深井諸堡。逮繫江桓下獄。虜又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

武職謀殺奪世爵令。

時有南京和陽衛舍餘李鰲者。謀襲祖爵。殺其兄子百戶王鰲。子堂實翼。為之。南京刑部論堂謀戕宗親罪。成。奏請揭黃從之。因命武職爭襲官爵。謀殺宗支者。雖有族姓。不許承襲。著為繫令。

附錄時內外訛言。帝將復巡承天。有司爭歛民財。備供億。拘執車馬。廢民生業。霍韜奏請禁之。工部請急撤。

沿途行宮。訛言自息。有司不得以藉口。帝命急行之。河南饑。

巡撫都御史王杲奏聞。帝命發德州倉米穀賑之。

庚子嘉靖十有九年春正月。行邊使翟鑾仍以原官入閣。附錄巡撫保定都御史劉隅奏。築沙河離官城池。工直錢穀從何區畫。帝命工部酌處。先是離官將成。帝勅兵部侍郎樊繼祖督築城池。會順天保定二巡撫議畫工役故。偶以工直為請。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僉事。御史舒鵬翼劾汝楠為文。畔經離道。如白晝魔語。乃任以學校之職。長洋競薄。將何止。因乞勅下部院。將各處提學官。一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三十七

併查覈。有如汝楠與近年張鯤江以達者。併行斥逐。廢文體正。而士習可端。下吏部議許讚覆奏。汝楠鄉貢文字。固多奇險。會試南宮。已就平實。宜姑令督學。如仍尚奇險。撫按官糾奏罷斥。帝從之。初江以達。主試福建。汝楠以險語迎合。得置首解。明年會試南宮。為張孚敬所黜。仍戒飭之。故鵬翼論及云。

巡按順天御史馮彬上言。薊州一邊。起自居庸。延及山海關。橫亘五百餘里。環拱京畿。密邇陵寢。為國家要地。國初置大寧都司于喜峰口外。古惠州地。復置營州等衛所十餘。以控制之。又封建親王其間。西聯宣府。東接遼陽。儼然藩屏之重也。迨我成祖以朵顏泰寧福餘

二衛靖難有功乃徙大寧都司衛所于保定徙寧府于江西而以其地與之仍官其酋長爲都督等官歲令百入入貢厚加賚賞使爲藩籬已而已之變彼三衛者乃包藏禍心北向構難成弘間嘗遣大臣經略後復不講是以近年以來益爲窺伺入貢後期或時爲侵掠意外之虞不可不爲之慮也雖有撫按官申飭警備而兼治民事彼此牽合宜專遣大臣一人付以便宜使駐劄州保定諸處一意經略以固邊防不報

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爲桑喬所劾不自咎責佞辭巧辯以爲贊議明堂扈蹕南幸爲諸臣所嫉何其誣罔之甚也蓋假此以揚已功以激聖怒以箝衆口爾

皇明大政紀

卷三十三

三十九

豈其自解之本心哉臣在遠方不知臺諫劾嵩有何指但嵩之可論難以枚數前選譯字諸生通匪無辜其宗藩有所陳乞每事索賂方與奏覆故王府科吏胥交代銀兩動以千計此雖相沿宿弊而自嵩入部則滋甚矣至于齎詔官役亦索重賄旋日仍求土物且收買內外童子充斥家庭或待價而轉沽或教歌舞以自娛樂豈宗伯大臣所宜爲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不意其奸邪無賴一至此也報聞

二月御史姚虞上流民圖

清軍御史姚虞上言今承天府修建陵宮及陽春等門其工作匠役俱官爲召募故鄖陽襄陽及河南饑民皆

就就役欲資口實携妻襁子不下萬計而匠作有額不能容收屯聚餓餓積屍載途雖有司次第掩埋而灰者相繼枕藉尤多其尚存者或鬻子捐妻或剝木掘草或相向對泣或矯首籲天猶可言也及其父不顧子夫不計妻飄零于陰風積雪之中匍匐于墳垣荒墟之下臣寔掩鼻酸心撫膺流涕有不忍言夫承天陵寢之地二聖安靈之所而流民歿亡淒號萬狀二聖之心亦必有所弗安矣臣不能盡述其狀謹命工爲圖一十有二不避鈇鉞之誅敢效鄭俠之獻伏望聖明垂覽從宜賑卹下戶部議奏將郡縣預備倉糧人給三斗諭令回籍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三十三

三十九

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夷虜盤據于西海苗族駐牧于南山四夷入貢往來交馳套虜乘隙出沒國掠中懸一選勢甚孤危乞議長策不報

翰林科道諸臣霍韜等各上言請以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不報

龍武舉科

兵部請今歲例宜開武舉科帝曰武舉未見得人姑記之

營典郎

帝命修營舊郎官殿督工太監袁亨預計工直總用白金四十六萬九千八百七兩移文監督侍郎顧璘轉咨

御史陸杰因上言。湖廣連年水旱。民困已極。況大工重費。自非一方之所能辦。乞行開納事例。今天下郡邑。凡輸納者。俱赴璣處收貯。以備支用。章下工部議行。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分。禮部以例候不食聞。上悅。

管仁壽官。

先是命修慈慶宮。奉天殿。皇寧宇。崇寧壇。景陽宮。神庫。謹身殿。及壽官。離宮。沙河離宮。費已不貲。俱未告完。至是又命修西苑仁壽宮。于是給事中朱憲御史金燦等各上言。前舉慈慶等工。動以百萬計。又重以仁壽宮。

皇明大政紀

卷三十三

四十

之役。料直人力。當復倍之。儻事在得已。舊貫可仍。乞將新工暫輟。則寬一分。小民受賜一分矣。帝曰。朝廷一小舉動。輒行責擾。姑置不問。俟訖工日治罪。

虜入榆林塞。又入宣府塞。

破清平堡。入米脂城。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粟數萬。長驅而去。總兵官周尙文駐兵青秋原。弗敢進禦。虜退。輒以捷聞。虜復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掠神鎗銃砲以數千計。芻粟牛羊萬計。

江華羅田竹谿盜拒殺職官。

湖廣江華縣苗寇廖道堅等五百餘人。羅田縣強寇張友忠等二百餘人。竹谿縣竿子寇一百五十餘人。各劫

掠鄉鎮。拒殺巡捕主簿及巡檢等官。都御史陸杰奏聞。帝命杰戴罪勦捕。分湖廣武昌道之德安府。荆南道之承天府。置荆西道。設分守官。駐承天。分巡官駐沔陽州。以護陵寢。

夏四月。京師風霾。

初黃霧四塞。俄爲紫赤色。忽暴風從西北起。勢如崩崖。文德坊及西長安坊各城旒旛柱俱折。帝曰。風霾之變。仰見上天示戒。本朕自致。羣工百職。亦宜同寅協心。分贊治理。勿得徒事文飾。然災變有數。亦莫可逃。朕觀此異。凡三見矣。占書曰。兵喪火。西北邊防。不可不慎。兵部即會官集議。未聞于是科道官交章劾尚書張瓚。皇明大政紀

卷三十三

四十一

鄭誤國。不宜居本兵之任。不報。

雜谷羌僧入貢。

初羌戎入貢。俱自嘉峪入。至是雜谷安撫司刺麻僧都綱定日藏等一十五人。僧衆賈思已等一千二百五十人。入四川求貢。都指揮使司爲送日藏等十五人。至京。入貢珊瑚氍毹等物。餘僧留塞上。下禮部議賞。帝曰。各僧姑賞。違例起送官員。仍查劾奏聞。

沙寇黃良秦璠叛。掠漕舟。詔都督湯慶討之。

黃良等據江陰縣之馬駝沙。聚衆數百人。出沒江洋。劫掠商旅。時丹陽丹徒間。運道埋阻。漕舟不通。乃自奔牛鎮。北入孟瀆。達大江。是年三月。黃良秦璠率盜舟數十

艘。遡江上游。扼孟瀆口。掠商船。時漕舟出瀆。良璠鼓衆奪去七艘。殺水運卒數十百人。四月初。又劫商船五十餘舟。殺溺商旅四十餘人。府衛捕盜官督兵追捕。良璠拒殺官兵甚衆。執捕盜官一人。縛橋上。射殺之。焚其舟。遠適震動。南京給事中楊雷劾鎮江知府張璠。丹陽知縣周寧。不肅清渠。致運舟冒險。遇寇暴殄軍儲。傷殺人命。乞將璠寧及守備水利諸官。俱置于理。帝謂江寇猖獗。守土巡江等官。俱難辭責。下都察院議。奪操江都御史王學夔巡江御史胡賓祿俸。饒真守備指揮解明道。金山備倭指揮董楊及張璠周寧俱巡。按御史收聞已而以湯慶為總兵官。駐鎮江勦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修築宣府邊防。

巡撫宣府都御史楚書上言。宣府一鎮。坍塌關險邊垣。計二萬五千一百七十餘丈。挑鑿窟坑。一千三十餘所。移補墩臺一百二處。乞發錢穀營修。帝命發馬價銀三萬予之。

附錄。御史包節上言。頃因風變。上屢聖憂。首以邊防下兵部集議。亦既條列矣。第職掌所在。忌避居多。汎濫扶疎。要非根極。不足以稱塞德意也。即今災異疊見。邊事可虞。而以貪鄙之張璠。坐籌之若之何。彈患于未形邪。乞速罷璠。別簡忠良。不報。璠疑節為王廷相所嗾。乃上疏力辯。且訐廷相與羽流唐珠璠為莫逆交。講求丹鉛。

及房中秘術。非正人君子所宜為。廷相亦上疏劾璠。會焚罔法。行道共嗤。包節自能論列。何庸臣言。且唐珠璠老年黥鬣。縉紳俱為延納。璠亦往還其家。嘗稱其預知遷除事。而乃以罪臣是同浴而笑。保也。帝曰。張璠王廷相俱朕所簡用。各盡心乃職。勿得深辯。已而給事中張堯年復論璠世居京師。其親屬故舊。環布市井。而璠居本兵。又踰七載。人情習熟。請託日多。宜改璠別用。復簡材德居之。亦不聽。

五月。總制三邊兵部尚書劉天和上言。即今大虜十餘萬。駐牧河套。窺伺榆林。而巡撫都御史賈勝。總兵官周尚文。因事構卻。久不相能。乞降勅切責。或改秩別用。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帝勅令協恭。違者劾治。

工部尚書溫仁和等上言。近年大工浸廣。為費不貲。內自慈寧宮奉先殿。景陽宮神廚。庫慈慶宮三殿。皇寧平崇寧壇。謹身殿。西苑仁壽宮。麗譙樓。外自諸陵。壽官離宮。沙河離宮。六聖碑亭。景皇帝碑。涇王廟。傷戚懷等王。端妃德妃惠嬪等各塋域。共用過白金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夫歲入無幾。而尚可支吾者。以往時節慎庫。猶有存積。且開納初行。應之者衆。爾近來帑藏已竭。工費無紀。雖分省辦料。什去六七。而顯陵之役。復坐派數省矣。況開納之日久。應者無幾。帑中累月不及萬計。而商人待納。無慮數十萬。乃欲一切盡出本。

部此何異擄蹄洛而沃龜坊也。况承天所請。又一百七十餘萬。各衙門修建。復日來督發。不知將何以應之。軫念大工爲重。悉行停止。待工訖復議行之。帝命會戶兵二部悉行區畫。

六月湖廣清軍御史姚虞上言。先該御史包節題將各衛所應勾軍丁。俱置簿錄印發各衙門收貯。一遇清勾。將勾單及簿錄俱送清軍御史查覈無弊。方用印信掛號送部清勾。爲慮主遠。但各處清軍御史。例不常設。衛所官旗。仍蹈夙弊。往往見存軍卒。作缺清勾。及其到衛。恣肆索求。乞勅巡按御史一體查理。如無清軍御史。卽將軍簿送巡按官查覈掛號。永爲定規。庶妄勾可息。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四十四

民生不擾下兵部覆議從之。

秋七月增湖廣解額。

原八十人增至九十人。

議勦沙寇。馬駝沙土寇黃良秦璠等拒殺官兵。猖獗日甚。應天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御史趙繼本奏聞。帝命兵部作速議勦。尋以湯慶爲總兵官。駐師瓜洲。防禦之。虜入宣府塞。總兵官白爵雲冒遇虜敗績。

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三言。虜酋哈喇喇糾僉客几祿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酋。擄掠馬。負十日糗糈。入塞。比報至。虜已過順聖川。抵蔚州等。所過盡破關隘。

人盈野。總兵官白爵雲遇虜于水泉兒敗歸。副總兵雲。遇虜于馬連堡。又敗。虜留宣府境內。幾兩月。徐自出塞。撫臣守將竟以却虜論功。擢賞一差。

八月虜入大同塞。大掠太原諸處。初大同之變。劉源清攻城急。諸叛卒與虜連。其點警者多走虜中。虜擇其便捷軍多與牛羊帳幕。令爲僧道丐人。偵我諸邊。西至甘涼。東出遼左。或入京師。凡地理險易。兵馬強弱。將領勇怯。盡走告虜。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爲酋目。統夷衆從戰。是年虜寇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關汝。虜喜。指折箭而去。至是月六日。虜竟越大同由井坪朔州抵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四十五

鳳門。破寧武關。入崞嵐興縣。交城汾州文水清源及平虜衛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重遺之。求假道焉。大同巡撫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奇幸無事。若罔聞知。宣府總兵官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山西巡撫都御史陳謨告急。且言大虜深入內地。未遭剽劫。延住興嵐交汾等處。十餘日不去。人心驚惶。禍變莫測。我兵追逐不滿八千。而大同援兵約有一千二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詞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益大同叛卒。助虜爲惡。生長中原。悉知險易。又覘知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于橫肆。漸窺中土。况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地。

相接若循習常故不大振舉。必將釀成大患。莫可應援。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絃轡下其章于兵部尚書璿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

虜人定邊塞。大掠固原。總制尚書劉天和帥師躡虜。大戰于花馬池。勝之。

初謀報虜將入寇。天和集諸將誓之。劍矢曰。不用命者以殉。及期。虜果犯塞。適守陴帥沈涵不戒于夜。虜遂登陴以入。天和聞變。率精兵九千。夜馳八十里。駐花馬池。即故壘營之。時虜已深入。大掠固原諸處。陝西撫按官羽檄交馳。警報十數上。天和以原在遠邊。道爲虜梗。奏不能達。乃召醉帥至。詰得其狀。立斬之。衆皆股栗。遂帥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四

衆躡虜。分檄延綏寧夏固靖兵約日合擊。會天大雷雨。虜弓膠解。馬蹙蹙。淖中不能去。虜者相屬。旣而各鎮兵悉至。天和密令延綏總兵官周尚文帥師擣其左。寧夏任傑帥師拄其右。固靖魏時擊其鋒。天和以大兵尾其後。強弩火礮四合。奮擊。虜遂大敗走。逐北數百里。累其首虜五百。有驍卒張奴兒者。殺吉囊一子。虜酋痛哭去。天和乃上捷音以聞。帝行告廟飲至禮。下璽書褒予天和。即軍中策加官保任一子世錦。衣正千戶。賞金幣甚夥。授張奴兒世指揮僉事。三鎮文武吏士擢賞千餘人。本兵張璿以曲盡方略。坐收全功。加少保。任一子世錦。亦副千戶。輔臣以謀謨帷幄。加言少師。鑒少保。

九月壬子。癸亥。入南斗。

數日乃去。

冬十月。水土金星聚于角。

南京給事中楊雷。劾兵部尚書張璿。刑部尚書錢如京。工部尚書溫仁和不報。

顧鼎臣辛。

贈太保諡文康。

十一月。安南莫登庸來降。

初。毛伯溫至廣西。徵集兩廣閩楚諸狠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于臨邊州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爲三哨。計六萬八千人。奇兵爲三哨。計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四

四萬二千人。雲南兵別分三哨。計二萬一千人。總計大軍一十三萬一千。以參政翁萬達張岳副使陳加謀鄭宗古等。分監各軍。而雲南兵則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主之。經畫旣定。兵衆漸集。乃馳檄諭安南吏民。示以朝廷興滅繼絕至意。有能舉郡縣來歸者。即予郡縣。其人能擒賊登庸父子者。予二萬金。官極品。又諭登庸父子能籍其土地軍民束身來歸。亦待以不殊。伯溫等乃移師近邊。徼寇日進。發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轅門言。願出境歸降。躬聽處分。伯溫許之。約日爲壇于鎮南關內。設幕府以待。時方瀛已死。登庸乃留其孫福海守國。與廷莫文明及酋呂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

尺組繫頸詣壇下。匍伏稽首納款書。復詣轅門。獻所籍土地軍民數目。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附錄陶仲文黃岡人。初爲縣吏。以文無害。爲遼東海州庫大使。嘉靖戊戌。滿九載來京。守吏部選會。帝求方術士。有薦仲文者。得召入。一歲中遷至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素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進錄事。食二品俸。尋加禮部尚書。少保。餘如故。

十二月。虜入大同塞。

羅洪先唐順之罷。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四十八

羅洪先唐順之各疏請。皇太子御文華殿。羣臣上賀。帝怒。奪其官。令各致仕。

起萬鎰爲副都御史督率討湖貴叛苗。

湖廣貴州之間有山曰錯爾。諸苗居之。其東隸鎮溪千戶所。算子坪長官司。隸辰州府。西隸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銅仁府。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司。初算子坪土官田興爵者。以事繫辰州獄。諸苗賂吏。計脫興爵。匿山中。久之。怒興爵淫虐。遂之。遂嘯聚以叛。其貴州苗亦習叛。不輸租稅。銅仁府以負欠責見戶。見戶益亡命。有司督其土官。于是平頭長官。舉印跳去。諸苗俱騷然叛。共保錯爾山。結若自固。守臣討之。不能克。上其事。帝就

家起萬鎰爲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鎰徵諸路土漢兵進討。亦不能克。

戊午太白經天。

辛丑嘉靖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于詔獄。

楊爵上言。臣病居田野。九年于茲。過蒙聖恩。任以耳目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君恩未報。至於痛心而流涕。臣請舉目前所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憂者。爲陛下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爲安。寔則可愛。而以爲大可樂也。往歲夏秋不雨。入冬微雪。憂旱之切。遠近所同。而在廷之臣。如夏言諸人。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亦甚乎。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中外皆以爲大惡。而使之稔惡肆毒。潛于柄政。其爲國家之禍。日以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連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此結怨天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數年以來。朝儀間缺。經筵未講。齋辭莫得一睹。聖容敷奏。莫得一聆。天語。今已久矣。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就左道以惑眾。聖王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亦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四十九

經書及方術保傳之職生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責而昇之迂怪之徒輕如草芥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矣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恐忠盡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于萬里矣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天下之治亂國家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不容已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愚忠賜之施行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帝覽之怒命逮送鎮撫司長繫之

皇明大政紀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附錄是月大計天下羣吏有河南參政王慎中者吏部考中下奪官一級既而命下以不謹削籍時謂慎中先為江西參議侵學政有言于大學士言者故特旨斥逐云

二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

初伯溫與諸守臣連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夷衆因遣官送莫文明等至京

下廷議會如伯溫言。帝曰莫登庸既面縛軍門納土請罪察其款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茲為交人永圖革去王號勿得稱國庶免亂臣播迹云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寧仍令守臣體勘果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安則勿予莫文明等及諸酋目賜賚有差

三月錄用舊臣。

初臺諫官交章薦用舊臣下吏部覆議如奏。帝命李廷相唐龍屠僑張景華顧泌王道鄭本公主崇慶等各復舊職及改用呂柟何瑋不叙

皇明大政紀

卷之二十二

五十二

策士奉天殿。

策林樹聲等二百九十八人賜沈坤等及第出身。

附錄給事中徐燦劾吏部主事李棟貪鄙不職。帝詰責尚書許瓚今歲實以對瓚上疏求罷。帝慰留之。御史焦璉請議海運下戶部覆議緩之

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詔天下。

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宿衛官吏人役相視額天無計可柰須臾燬其主俄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

穆羣廟一時焚燬都盡。獻廟獨存。帝奉列聖于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各帝后主亦奉景神殿。乃下詔曰。朕奉天位十有七載。思報祖德先正。太祖南面之尊。備建九廟之制。加薦尊諡。用整追崇。賴三大臣協恭力贊。非朕變更成典。寔本信任古道。自謂少盡報本之情。詎意有今日之變也。朕一聞奏報若墜深淵。欲赴火中。思無濟事。謹力疾奉慰。祖宗于景神殿奏謝上帝皇祇。告于大社稷。遣官徧祭百神。書報宗藩。詔示天下臣庶。使知一人之重罪。致延九廟之御。棲按厥咎。原無可容。已爰將寬卹之文。預示圖復之力。都御史胡守中上言。非常災變。痛切心骨。恨皇明大政紀

不能赴火中撲滅耳。所幸獻廟巍然獨存。姑俟休養之餘。大臻富庶之效。再建九廟。光復舊物。將見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矣。章下禮部。

逮繫給事中胡汝霖。御史李乘雲等于詔獄。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霖。御史李乘雲各上言。大臣恐視火災。不速拯護。帝以汝霖乘雲挾私妄劾。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考訊。已而獄具。各補外任。乘雲出爲太倉州判官。

停止工作。

禮部以非常火災。上疏奉慰。帝命一切工作俱暫停。止惟諸殿仍舊修營。

御史党承賜等上言。嚴變修以答天戒。乞勅兩京文武大臣及四品以上官。各自投劾以聽去留。從之。于是給事中戚賢。劉大直。陳邦修。張堯年。李文進。王嘉元等上言。密進退以回天變。劾郭勛。張璫。樊維祖。李廷相。胡守中。李開光。胡經。夏淦。戴儒。王廷相。王同祖。曾經大計。罷斥不宜。當緣復進。至于聞淵。熊浹。劉天和。呂柟。魏校。程啓。充程文德。徐樾。王畿。魏良弼。葉洪。馬明衡。王臣等。亦以大計黜退。宜引戴儒。王同祖。例錄用。則進以天下。退以天下。善善惡惡之心。協而天下克享矣。帝曰。宗廟災變。朕方祇懼。戚賢等乃肆意妄言。顛倒是非。王畿。許繼小人。亦擅引薦。懷姦植黨。一至于斯。其從寬覈疏。以聞。戚賢等懼。因輸罪乞恩原之。已而李鳳來奏言。六事曰。執治體。明治功。正紀綱。慎刑獄。禁暴飲。重水利。帝采行之。張潮亦上言六事。抑奔競。重恩惠。惜人材。廣廢遺。公舉刺懲貪墨。帝亦納之。

歲內旱蝗。

議發帑金賑之。

五月。鄒守益削籍。

守益爲南京國子監祭酒。上疏自劾。因言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凡厥臣工。休戚一體。其能者宜洗心盡瘁。共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毋竊祿位。糜民膏脂。大學士言。謂守益言辭乖刺。擬旨削籍。從之。

附錄初雲南人錢世賢者為福建僉事以賊著清軍御史包節發其事改別集用已而大計黜之亡何包節巡按雲南行部至郡世賢率廩養數十人突擁道側闌節與詬辱之節上其事下都察院行雲南巡撫劉渠收繫世賢及廩養惡少俱論戍邊

六月毛伯溫班師

初制命下登庸已歿伯溫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伯溫乃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仇鸞柳珣沐朝輔及諸偏裨各擢賞有差已而福海不能輯眾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宏濯復振遂黎氏再有其國宏濯卒傳子茂給萬曆辛巳明大政紀

已茂給上言乞

頒承襲成命以安邦統奏乞給給其

錢如京罷

父宏濯勅書下禮部覆議從之

如京時為刑部尚書給事中吳從義劾如京貪污敗者帝命錦衣衛收如京家廩役通賂者送鎮撫司嚴鞠已而按問無狀命如京致仕

秋七月

附錄初交城王絕有輔國將軍表柙者謀襲王爵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金千兩白金二千兩賂禮部尚書嚴嵩復以白金二百三十兩賂總二十束紫貂帽二具賂儀制司令史徐旭白金五十兩賂總一東賂王府科

胥人黃璣白金二十兩賂總一束賂王府科胥人姚忠皆受焉嵩為題覆表相宜襲交城王從之有東嶽驛卒組知得貴行賂執以奏聞下法司鞠實論旭璣忠各戍邊又有永壽茶和王族子惟燾者與適孫懷壻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永壽莊僖王妃遣人擊登聞鼓奏訴于是御史葉經劾嵩賄跡暴著潰亂國經乞賜勅正帝曰表相惟燾應否襲爵行各撫按官勘覈以聞嚴嵩安心供事勿以言介意

朵顏酋革蘭台未益貢

兀良哈諸部朵顏為大朵顏諸種花當最貴革蘭台花當孫也正德間花當子把兒孫寇馬蘭峪殺參將陳乾

明大政紀

亡何又入寇

皆附其兄子革蘭台

革蘭台遂入寇漁陽諸關堡皆破嘉靖壬辰部酋阿堆哈利赤數入建昌喜峰諸塞殺掠人畜革蘭台又求加官兵部奏以毛伯溫代王大用出漁陽巡撫伯溫至鎮虜益寇邊不已邊人不得耕牧至是革蘭台挾虜求益貢欲得與福餘大寧每衛各三百人不許復請衛二百人又不許時時出塞下輒去結迤邐小王子旦暮大舉入塞矣會虜寇大同乃許補前貢失期者衛各二百人

夏言罷

八月昭聖皇太后崩

上慈諡曰。孝康肅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九月收繫郭勛及駙馬都尉謝詔英國公溶惠安伯鐫于
詔獄成國公希忠總京營兵。

先是助怙寵顧恣所爲多不法大學士言惡之時駙馬
都尉崔元亦得。帝寵常與助及成國公希忠並召見
燕語元乘間發助罪。帝領之已而都察院因災異陳
言及助招納亡命私收商稅奪軍民田廬諸惡狀。帝
命御史車邦祐按覈具實。帝怒詰責助令自言狀。收
其黨孫雲等下鎮撫司鞫問時連及駙馬謝詔等俱下
獄勘問都御史胡守中見。帝意有在亦上言劾助結
納縱卒奪版衛機權侵軍饌開商貨怨望不忠輕勅書
皇明大政紀 卷之二十三

不欲領受諸姦。帝命鎮撫司一併按問助懼。三上
自理有曰臣是不敢深懷怨望何勞。皇上賜勅云云
于是刑科給事中高時等復上言。助之恣肆飾非尚謂
邦佑等所列未得肯綮若可以巧言而蔽匿不知踪跡
敗露欲蓋彌彰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也以助之罔
利亡厭言之南京淮徐臨清德州皆饒腴貿易之區助
乃遍置旅舍分布私人水陸舟車充斥道路侵漁民利
歲入鉅萬民膏已盡雖近侍內臣亦爲吞併華那莊田
廬值金三十萬兩助奪故太監蕭敬之有也城溝大第
古器玩好難以數計又城外田廬二所值金二十萬兩
助奪故太監魏彬之有也八里莊田園值金二十餘萬

城南莊輪奐膏腴值金二十萬故太監常霖寘璫之有
而助奪之者又太監溫璽物故其貨裝器玩以十萬計
田園以萬計助奪過半抑鬱莫伸至于剝削運卒折奪
漕舟貽患。國儲無所底止私植黨與結納亡命如鄉
紳錢俊民翁守洪尤無藉中之渠魁而皆託爲腹心倚
之緩急又有官校陳瑛等三十餘輩莫非雞鳴狗盜之
徒布爲爪牙偵刺伺喝構事婪財軍民切齒其甚者春
秋更卒領班到京都指揮贊金二百指揮贊金五十千
戶旗卒各一十指冠辦納若爲定分而又私役京卒裏
取月廩含冤號慟控訴無門且舉動乖方機械叵測以
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赦而助與交通爲之經紀其

家此其存心豈無所爲也哉而又違禁儲粟至以數萬
計積而不散復欲何爲至于器用違式僭擬不度私交
朵顏諸部市易茶馬尤駭觀聽恬無忌憚矣日者都尉
謝詔英國公溶惠安伯鐫均。朝廷勲戚罪微于助而
皆置之明法不少貸者蓋欲使人不敢輕犯也助之過
惡重巨羽翼尚多機會所在不可不審乞早奪督府重
柄勅下錦衣衛收繫鎮撫司與謝詔溶鐫等一體勘問
重置于法庶禍胎永絕而。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帝深然之下旨曰郭勛受朕恩眷出羣臣上却乃交結
逆囚包藏禍心跡此一端無可知矣朕奉天命以倫序
承天位張延齡謀爲不軌人孰不知助也敢復黨之即

建寧鎮撫司按覈以聞。言官耳目所寄。若此重情。無人一及。俱宜重懲。姑原不問。高時能進諫言。加俸一級。吉囊俺答入大同塞。大掠太原諸處。討總兵丁瑄遊擊將軍周宇各禦虜。以翟鵬總督南。入山東河南軍務。

先是虜酋遣叛人石天爵來求入貢。帝曰。虜情叵測。假辭給我耳。命舉大臣總督宣大軍務。廷議舉副都御史張珩。珩力辭之。被劾罷去。乃以樊繼祖往發內帑及馬價銀九十萬兩。遣戶兵部二郎中及臺諫官一從繼祖調度紀驗。帝勅發石天爵至鎮。繼祖逸之使去。已而吉囊得天爵偵報。知我邊無備。遂率衆入塞。提督代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壬午

州三關副總兵丁瑄率師至寧武關。東北右胡嶺。遇虜力戰。虜遂入關。繼祖坐視不能禦。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于太原北侯城村。亦戰。虜遂抵太原。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十萬。京師戒嚴。起翟鵬總督京南及山東河南軍務。已而吉囊出關。未至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衆。帝命繼祖發兵應援。先給璋家喪具白金五十兩。俟數明侵卹陣亡軍人各白金二兩。繼祖竟不應援。

冬十月夏言復入閣。

初。帝諭言議。皇太子爲其母服制。言承命議上進。繳。聖諭。奏內字訛。帝怒詰責言。言輸罪乞恩。帝

命削其少師致仕去。已而言奏禦虜十四策。且曰。臣甫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之寇。事勢孔棘。關係安危。一得之愚。不敢不獻。至於他嫌。非所當避。臣何敢忘。皇上眷遇之殊恩。而默然以去也。帝曰。夏言既有忠謀。如何堅于自愛。負朕恩耶。本宜究懲。姑念昔勞有之。至是復命以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附錄。南京科道官王燁等上言。張璠與助。世居京都。構結親識。凡推舉將領。關節交通。街衢有參將千金。都司八百之誣。今勛逮下詔獄。天下臣民。皆舉手加額。以爲大姦之去。宗社生民之福。而璠猶在位。其何以作忠臣義士之氣。彈戎狄玩侮之心耶。乞將助正法。璠罷斥。則人心鼓舞。而虜不足平矣。章下吏部。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壬午

逮紫刑部郎中錢德洪于詔獄。

初。郭勛下鎮撫司。乃行五萬金。賂署司指揮孫綱。綱爲略其罪狀簿錄。皆纖微事。爲傳爰書以上。既而下刑部。論坐。陝西司郎中錢德洪。按綱所簿。予以輕比。尚書具山從之。及移囚都察院。掌院事毛伯溫。劾綱以廝役。近侍納賄行私。如郭勛不法大者。非一端。該邊鄙開礦。峒復鎮守。罷巡關。潛通夷虜。侵奪田廬。盡殺人命。鑿傷地脉。皆爲隱飾不舉。且序爵不詳除革之由。究贓不開多寡之數。情本故出。法當並論。刑部尚書吳山。惟憑成案。罔顧重獄。郎中錢德洪。法律未諳。事理不達。俱宜加

懲以警怠曠。帝命收孫綱下法司論罪。吳山奉傳三月。德洪逮繫鎮撫司鞫問。

革餘鹽法。

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次支掣。有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俱令商人輸金邊幣。就運司掣隨行。鬻既而有餘。鹽法令商人輸金運司。就場收鹽。與常股鹽並掣。夾運以鬻。然自餘鹽行。而存積之法廢矣。運司積輸無幾。而邊幣日虛。良法益壞。至是戶兵二部集議。裕邊急務。以清理鹽法為要。請設都御史一人。專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從之。給事中郭登。上言。官不必設。唯當酌議應革事宜。下戶部。覆議宜革餘鹽。奏上。帝曰。變壞成法。起于餘鹽。邊餉不充。私鹽充斥。俱此之由。即禁革之以復祖宗鹽法之舊。于是戶部覆查。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鹽額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鹽額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並無額外餘鹽之數。至于餘鹽。係近歲新增。直行革去。當自二十一年始。悉復舊。勿復增派。從之。

逮繫御史浦鏐于詔獄。

鏐時巡按陝西。上言。近見高時疏劾郭勛。陛下加時祿俸。速勛于理。天下快心。而大姦元惡。聞風震疊。切思楊爵春初所奏。舉勛助事。陛下置爵于獄。蓋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也。臣初不知爵為何如人。

今行部至富平。察其平生。兄亡而掛冠養母。母逝而廕墓。思足跡不濡于城市。請謁不通于郡邑。荷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為事君之忠也。時既蒙嘉爵。亦當有庶開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就不效忠思奮。以光太平之盛乎。帝怒。命遣官校逮繫。詔欲附陰相結納。互為奸貪。而守中近因助敗。復抗疏列勛始附其勢。以罔利。終尾其敗。以脫禍。此小人之尤。而任以薊州兵務。臣知其不堪命也。乞將璫高守中俱賜罷斥。朕國法彰。士風正。內修外攘。可以次舉。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一 山西被虜郡縣

命侍郎張漢往山西督賑。

以胡松為山西參政三關備用。

初松為山西督學副使。上言。禦虜十二策。萬有餘言。俱深切利弊。章下兵部。尚書張璫覆言。松議充寔三關兵馬。其策可從。帝善之。已而吏部以松為山西布政司參政。命在三關備用。自行已策。然參政非憲職。又不宜松。兵柄竟以不效斥罷。蓋當事者忌其籌畫。不自己出。故擠之云。

附錄初陝西人劉達。以劫掠殺人亡命入虜。得為商。率植眾數千。有真定人王儒者。為虜掠去。請達部下。易名哈兒達。遣哈兒入詞我事。潛至山東境內。為巡撫山東。

所執疏聞下兵部議處寢不錄功

御史院奏駁刑部再論乃坐助殺人斬罪長繫待決之獄獄中

十有二月逮繫胡守中于詔獄

初守中爲御史實緣宰執與薛僑等俱改宮察已而被劾僑等仍守原官調守中進副都御史兼詹事府見郭勛被寃結劾爲援有助親信奴孫淮者守中與連袂日夜飲微延倡家姬侑之既而助事敗守中恐人尾已乃先尾助事抗疏列勛適兵部議遣大臣督勦遼邊事以張漢陳經名上請帝不許特命守中爲兵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六十一

兼原官給勅符以往及至鎮多乾沒內帑金又出塞伐古松數萬株自以爲去蔽翳房不得潛伏其間實自撤其藩籬也復過索富人宿將金錢邊士怨之巡按御史洪垣上疏劾守中宰執匿不以聞既而南京給事中王燁及諸臺諫官各會疏繼上禮科給事中章允賢亦上言曰者會官慮囚鞫助諸疏所列狀勛倪無一語至守中疏憤目曰胡守中恩以仇報衆官聞之不勝駭愕蓋助方盛時守中委心結納視爲慈父及其敗露觀望揣摩又疏論之冀以自免守中昔爲御史發楊氏夜饋之金舉承天路遺之賄皆得倖以無事今日附助而復攻之亦踵其故智而已今武弁一與助連者皆不輕原而

監刑文班如守中使得詭計倖免臣恐國法與情有遺恨矣且守中守薊鎮贖貨多端又令其子弟從往來

交通關節浮誇欺罔取玩四夷區區來遠樓之建何足爲塞外之大觀而日勤夫匠絡繹騷然又遣昌黎李知縣逮投賄金賂結貴近窺伺向背倏忽去來事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向使神不降罰助得遂其所爲守中輕則爲奸黨重則爲逆黨矣尚可寬恕乎哉帝怒命收執守中及其子并昌黎知縣俱送法司鞫問

附錄胡氏者南城縣李華妻也華隨父外出其姑易氏與鄰人徐璉等私逼胡同汚圖城口胡不從易與璉謀夜梓胡以土囊掩殺之事聞禮部請立祀表揚用勵風俗帝從之命有司爲祀賜額曰哀烈賜諭祭一壇有司以時致祀易璉伏誅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六十二

壬寅嘉靖二十有一年春正月胡守中論斬

刑部尚書吳山等會鞫守中結納權貴以微顯榮妄選軍政擅開武科侵盜帑金橫索部將又造連屏而潰獻勛金鼓以入都擅伐邊木自撤藩籬啓虜夷奔突之患毀邊疆制禦之防法當斬首密雲副使段續張冕李文芝薊州參政李允升參將周楫等畏威阿勢甘心聽從俱宜治罪從之守中竟死西市

附錄吏科給事中徐熢上言山西巡撫陳講虜未入而誇張請乞虜旣入而畏避退縮大同巡撫前則史道覆

放夷使石天爵繼則龍大有觀望因循不即之任薊州巡撫徐嵩無一善狀四年遂躋都臺遼東巡撫孫膺部運未還遂陟顯擢計邊境大臣若斯是可不為寒心哉總督尚書樊繼祖擁百萬之糧餉連四鎮之甲兵坐視應朔狂虜出入古之以身殉國者顧若是乎乃若山東巡撫曾鏡山西參政於敖副都御史張景華原任都御史韓邦奇陳九疇皆嘗試之而小有效者亦不敢厚誣天下之無人也乃宜用者不用宜去者不去是以未免北顧之憂耳章下兵部寢格不行已而有發徐嵩乾沒帑金者亦逮赴詔欲謫戍邊

時議修大同邊垣樊繼祖以為恐虜蹂躪龍大有以為皇明大政紀卷一三卷六十四

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兵部覆言大同地方祖宗朝既設外邊復設次邊所以界限華夷雖尺寸皆金湯之地也今圯壞年久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肅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之計但地方廣濶公私匱竭果難為力帝曰修築邊垣乃防御要務但去歲醜虜深入得利茲秋計必復來宜以整兵防禦為急修築姑暫停止

三月樊繼祖罷陳請史道俱削籍時言官交章劾繼祖縱虜深入殺將喪師宜加罪謫不

石清紀郎周鈇上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不聽

石清紀郎周鈇上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不聽

城臨清

三月以翟鵬為兵部侍郎總督宣大保定山東河南軍務時邊臣奏報虜衆復至乃命鵬為兵部侍郎兼食都御史總督宣大山東河南軍務

夏四月翟鵬罷華宣大總制官

初鵬將出京以學士言難辭謁不及回而去又無遺禮言衛之鵬至鎮奏乞邊餉言謂樊繼祖買積務粟尚未

皇明大政紀卷一三卷六十五

動支如何何在在空虛帝命嚴之給事中楊傑上言宣大一鎮近發內帑金百萬不為不多有貪殘負國如胡守中者從而漁獵其間肆無忌憚是宜聖明推類詳覈以警其餘也翟鵬所奏孔棘若俟覈明方為接濟恐客兵枵腹嗷嗷變生倉卒宜先量發以資急用徐行勘覈以昭戒懲不聽已而宣府巡撫楚書知言對鵬與山西巡撫劉景陰構訪書交關上言言從史帝前遂內降罷鵬併革總制官專責大同龍大有宣府楚書山西劉景陰定劉隅四巡撫防虜

五月清紀郎周鈇上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不聽

石清紀郎周鈇上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不聽

補外任以爲廬州府知事。

六月丁酉虜酋俺答入大同塞大掠太原諸處。

時吉囊與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衆酋青台吉呪刺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衆數萬入大同塞經朔州攻破

開採太原而南京師戒嚴。

初言欲固寵結中貴高忠代獻王器又令忠代獻女子。

帝切責忠不之納言又于禁中乘肩輿帝亦聞之一

日言入內直帝遣內使以香奩巾皮帛履賜之言曰

時人正瞪目視我此不可受帝聞之怒命言出言曰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六十六

卽別下旨乃可去爾又因帝不視朝言亦不入閣中

帝大怒爲諭一通切責言命左都御史毛伯溫刊示

臺諫等官其略曰朕承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

下非求僥用夷荒昧之爲止一早朝終始不一耳然君

逸臣勞先賢亦嘗言之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才夾輔

終不可得夏言脅君助惡縱恣成性往歲令高忠代獻

王器又獻女子朕詰忠曰祖宗家法何如爾可交結

文臣耶又聞言來與禁中召引者詰之對曰非與橫板

昇之逗朕以香奩巾便束髮皮帛履便啓處卽其內直

賜言彼拒不受朕聞之令出惟行言不奉命此非變詐

而何且朕不早朝言亦不赴內閣一人在第其二三

者入亦不知軍國重務矣王言慎密勿泄人言

此等鉅惡言官豈有不知而貪生媚寵不顧

併出此論播之中外于是御史喬佑等給事中沈良才

等各連疏劾言帝曰臺諫爲朝廷耳目而結合欺罔

不思盡職命吏部都察院考覈以聞于是言上疏自劾

遂削職去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既

帝下勅曰天心不眷累及太陽正臣子欺君父外陰侵

內陽之咎也夏言以臣凌君罪不下卹第累年供事

內苑故特宥去之用承天戒仍修省三日祇告玄極

殿大小臣工宜旣乃心共圖濟理

六十七

復以翟鵬爲兵部侍郎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

虜衆大掠潞安平陽諸處

時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者予千金官不次餘酋三百

金官三級無不應者俺答等乃擁衆越太原列營汾河

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時翟鵬未至我師連營不相

統攝皆觀望不戰縱虜深入虜大衆駐平遥介休間散

騎入山落中殺掠人畜所擄男女牛羊衣襖迺遷就大

營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者

副總兵張世忠躡虜力戰於之

時虜已大得利整衆且歸世忠等自戾城村起營約誓

諸將躡虜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援虜集精騎三千餘

世忠圍之。世忠傷矢。裹創步戰。虜衆亦窘。會矢及火。俱盡。世忠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兵死傷殆盡。諸將無援者。虜益督衆蹙之。世忠腦中二矢墮馬。成部將張宣張臣等傷世忠。亦力戰歿。後贈世忠右都督。予金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立祠祀之。

庚午虜出陽和塞。

虜既殺世忠等。乃復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自六月丁酉至是。駐內地者三十日。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襍金錢稱是。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六十八

吏部都察院奉 聖諭考覈臺諫官。共七十三人。奉級補外居半。

八月以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奏預機務。仍掌部事。

丁酉災惑掩南斗。

帝以夏言罷進。翟鑾少傳謹身殿。乃以嵩入武英殿。同鑾辦事。于是給事中沈良才等。御史童漢臣等。劾嵩貪淫。僭惡。皇上所洞見。而以爲輔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其背公營私。變亂國是。必將無所不至者。南京給事中王燁等。亦劾嵩險詐奸回。貪婪久著。若處以具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兇玩狡橫。同

惡相扶。關通苟直。動以千百計。引握國柄。何所不至。南京御史陳紹等。亦劾嵩比昵匪人。貪竊貨賂。言官屢形論列。莫逃聖矚。今以機衡之重。畀之。必不能回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

九月復餘鹽法。

吏部尚書許瓚請復開餘鹽。以足邊用。下戶部議。尚書李汝圭覆奏。從之。餘鹽復行。

朴工部員外郎劉魁于闕廷收繫詔獄。

時建雷殿。魁上言。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

帝怒。杖四十。長繫鎮撫司。

冬十月。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六十九

附錄時言官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劾嵩不已。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亦上言。天下之人。皆謂堯舜相繼。百有四年。其至治可名。在四罪而天下咸服也。皇上數月之間。轉移之頃。殆幾堯舜百年之治。蓋謂堯舜誅四凶而陛下于四凶已誅其二矣。所謂四凶郭勛胡守中張讚嚴嵩是也。至若翟鑾起于廢棄之中。授以行邊之寄。乃靡費供億。倍剋餽遺。使邊卒重困。貶損國威。取輕夷狄。今日之寇。亦伊有以致之也。伏望少厘睿思。奮乾斷。亟將此輩。誅黜庶豪傑興起。而羣策畢舉矣。不報。于是嵩上疏乞罷。帝勉留之。嵩復上言。臣蒙 陛下勉留。感激涕淚。莫知爲處。雖聖斷不疑。而豺虎爲羣。向非

聖明委曲保全臣閣門不知必所失夫材傾尚知報本臣豈忍負恩私敢于求去顧臣之心跡雖自信無愧而言者或聽嗾使或修舊怨日復一日轉相猜忌恐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以塞詆誣之口耳帝曰卿安心供事再有瀆擾者重治不宥

官婢謀逆伏誅及貴妃曹氏

時帝寢曹妃宮妃寐有官婢楊金英等怨帝共謀行弑以組經帝頸以釵股刺其囊帝幾不免監官者知狀亟走白后后中夜聞變曳裾馳至為解項經帝得蘇命左右收金英等翌日帝病不能語后傳帝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輩俱磔于市時事起倉卒妃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七十一

實不預知也帝後知妃歿念之已而族金英等家以討定官變勅諭羣臣

十有一月張瓚卒以毛伯溫為兵部尚書

先是給事中任瀛見宣大連有虜患復劾瓚貪鄙無為因及職方郎中楊博俱宜罷免不聽至是瓚卒于官乃以毛伯溫代瓚伯溫以瓚有貪聞諸邊類多債帥乃首上疏請禁沿邊將領倍剋營伍帝從之命都察院刊榜禁諭

十有二月國子司業王同祖劾籍

王同祖先上禦虜策請因朵顏三衛賂結黃毛虜又糾兀良哈亦不剌等夷共破吐虜御史賈大亨劾其狂悖

至是又請改元以延聖曆帝惡其佞斥之削籍為民癸卯嘉靖二十有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給事中陳某請行大閱大射禮

某上言請舉古者大閱大射禮帝命姑寢行

二月乙巳朔帝如天壽山

初大學士嵩上言陵工告完歲清明日宜詣陵舉春饗禮從之乃卜朔日發京師戊申奉安神位行時饗禮

附錄尚衣監太監李鉞上言乞遣內臣赴蘇杭福州等處監織御用袍服從之給事中蘇應旻等上言大江以南賦役煩重加之災害相仍海寇竊發昔擅殺富之名今實凋敝若遣官監織絡繹徵需為害不小况嗣後踵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三

七十二

遣萬姓無休息之期矣乞收成命移行工部勅撫按官如式督造不報

方士段朝用下獄論妖

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于進授紫府宣忠高士既而改羽林衛百戶復改紫府宣忠僊人久之技窮因脅索助賂捶死勛家廝役張瀾復上疏瀆奏帝怒收送法司論妖

夏四月嚴嵩解部事

嵩既入閣即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及陳乞俱關白嵩嵩許諾然後敢上聞于是副封苞苴爭餽其戶外而大學士鑒以位望仍欲先嵩而翼孤且願不能

奔走其羣競第以其階軋嵩嵩銜之二相于是不能相能矣先是陝西巡撫賈啓與總兵周尚文不相能初解不悅御史張光祖劾之奪尚文官謫啓別用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與總兵張鳳周尚文復不相能廷瑞奏聞帝俱切責之至是嵩鑾構郅給事中周怡上言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舉生于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讎之禍流于下由今邇昔未之或易陛下臨馭以來二十三年于茲矣求治勤憂民切宜乎太平有象四夷來王也今陛下日事禱祀而水旱災傷未消歲開輸納而府庫未充歲蠲租賦而百姓未蘇則何以故未

有知構机驪堯誰復及之可懼甚矣八武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則臨敵夫機甲可乙否其不債事敗謀吾不信也伏乞陛下明離照會乾斷戒輔臣毋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忽黜陟戒撫臣毋厚將佐以離士心戒將佐毋緣小郤以敗大謀陛下更優三臣等未蒙策則大臣自爾公忠羣臣胥讓而百姓泰和矣帝曰怡謂羣臣不和召居兆禍其言良是第其心主訕上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于上爾大朕事天禮神多荷庇祐至于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爾有位果能秉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也諸臣不和即時奏劾至今方言何也其輸心復泰以聞怡覆奏上下怡詔獄

秋八月虜入榆林甘肅塞敗之臨清城成

初山東巡撫曾銑請城臨清從之至是城成銑與巡按何允魁等俱賚賞有差

九月以張壁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逮繫巡按山東御史葉經詣京朴舛于闕廷

初葉經劾嵩受表袖惟憊賄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進呈試錄嵩摘錄中有諷上語激怒帝遂命械繫至京朴之舛于闕下布政使陳儒以下俱謫邊方雜職冬十月虜入陝西敗之

十一月詔復太廟合饗制。

制巡按貴州御史魏洪見籍。

亦以武錄訛舛也布政使侯斌而下咸降三等。

甲辰嘉靖二十有三年春正月徵諸鎮兵戊大同

附錄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編修等官袁煒潘仲騷章

承叔藉世臣郭希顏素干清議乞勅禮部勿預會試禮

部覆題宜令各官痛目砥礪俟大計裁處報聞

三月京上奉天殿

東羅景淳等三百十七人賜秦鳴雷等及第出身。

是六月成化南七

左

皇明大政紀

七十四

應麒主試順天通賂私其匪人言官論劾罷之。

秋七月加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傅兼少保支正一品祿。

八月翟鑾并二子削籍

鑾子汝孝汝儉是歲俱登第給事中王先日等劾試官

江汝璧彭鳳歐陽映高即等阿附通關帝怒收汝璧

等下法司鞫問已而按覈有迹併同榜進士焦清焦奇

勳彭謙注一中俱以通苞苴得之者帝大怒削翟鑾

官令爲民汝璧等黜名抵罪有差汝孝汝儉焦清等俱

奪名

以許讚爲文淵閣大學士張璧爲東閣大學士俱參預機

務

以熊汝爲吏部尚書以賈宋爲禮部尚書

九月虜入大同塞

總督尚書程鵬御祭却之

桑維翰侵薊州塞

時有賊人白通事者導桑維翰侵我諸塞巡撫僉都御

史許論伏兵擒通事斬之進論副都御史請告去以朱

方代之

散諸防秋兵

時虜酋遣我叛人潛入京師兵仗局習發佛郎機大礮

莫而誅之朱方遂請撤薊鎮兵下兵部覆議諸鎮兵俱

宜撤從之

皇明大政紀

七十五

冬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械紫總督尚書程鵬及巡

撫都御史朱方于詔獄朴都御史朱方及職方郎中韓勛

于闕廷毛伯溫削籍

帝以朱方請撤秋防兵太早致虜深入翟鵬不能禦卻

韓勛等不爲應俱逮繫下獄鵬削籍方勛各朴于闕下

亡何俱歿尚書伯溫削籍爲民乃以翁萬達總督宣大

軍務

十有一月加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有大同順聖川水地莊軍卒劉伏玘者擒板不孩部下

小酋王三三本華人附虜者磔之傳首諸邊于是司禮

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祇玄威保民伐逆上天下鑒

叛惡生擒固義勇之效力實神鬼默戮其鬼也逆虜
犯中國流血千里自今少差其加乘一負人禮部尚書
陶仲文為少師餘如故

虜寇計

十有二月賊金為兵部尚書

萬鍾

初鍾受命徵兵討湖貴苗攻圍四年不能克鍾用鎮溪
所主官指揮田應朝為捕盜官應朝者陰黠子也恒挾
苗以市我及得捕盜柄益煽惑羣苗大恣姦利故久無
成功鍾誘致苗師龍某來見龍請得質乃出鍾令一千
戶往龍果來鍾執之奏殺之苗亦殺其千戶鍾為郵其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七

家乃遣諸監司挾所隸士目詣巢撫之多稿以牛酒魚
鹽且人給粟二三斛復官其魁龍許保湖苗雖撫貴州
苗尚觀望未肯靖鍾遂奏苗平請班師從之朝廷論
功賞資有差召鍾為兵部侍郎

乙巳嘉靖二十有四年春閏正月加總兵戚寧侯鸞太子
太保任其一子

去冬虜寇甘肅總兵官戚寧侯鸞與總督三邊兵部侍
郎張珩巡撫趙錦禦却之鸞等遂上言日者聞虜入寇
即督兵出禦追至朵蘭地及虜大戰一日凡五捷斬虜
首百餘級及斬吉囊子狼台吉且謂為獲虜王又竄其
昆季斯養卒姓名于籍中俱稱有功疏上兵科劾鸞奏

捷辭多虛構意添誇張仲冬幾望日昏短燭之時斯夕
則五時耳質明聞警發兵追躡至沙河大途又至朵蘭
幾莊軍行不啻一時也乃于三時間五戰五捷得首功
百級何雄速如此且往歲大同黑山墩之捷謂敵吉囊
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鍾鮮華謂為狼台吉遣
引誘之語妄意封侯之勲不知果何所據也又竄昆
季斯養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宜行勘覈覆奏
帝曰勦獲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官保任一子所鎮撫
張珩進右都御史其諸卒功次令巡撫官覆覈以聞
附錄巡按山西御史陳豪上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
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也二三年間發內帑金六百萬餉
邊而戰則未能擊之使去守則未能拒之勿來不知何
用此六百萬費為也今諸臣建議不過曰選將練兵屯
守險隘而已不知虜眾內侵不由諸隘口皆攀巖絕峻
踰附援緣而來沿邊牆垣又何足恃況諸鎮烽火皆媒
虜自為其往守烽火也多囊鉞刀為賂免計過虜偵則
予之求不我殺彼此譯語互為和同待虜眾深入然後
舉燧發砲降喉而轉走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也且邇來
之虜多我民亡命為彼嚮導星術機械文字技藝諸人
咸足為彼區畫故連歲非時倏至冒險深入如履坦途
無復忌讐恐自今以後其患將無底止乞下廷臣集
議萬全之策期于必戰盡復套地

而邊境無虞矣。下兵部議行。

貳金龍以唐龍爲兵部尚書。

三月大計京官。

收原賜勳戚旅舍。

帝下旨曰。福德寺五旅舍。寶源吉慶二旅舍。雖先朝曾賜勳戚。原非子孫世有。俱令還官徵賦。以資國用。順天府丞一人督理之。

夏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

初。應旂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燁首劾爲奸貪。論者遂肆起譏。燁燁不已。是春大計京官。高令所私尚寶丞諸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七十八

陳者。貽書應旂。使應旂執傑使。白尚書張潤。欲以奏聞。潤止之。釋其使。先是。傑爲南兵部主事。以貪聞。于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特殺傑。潤之又點前留臺御史出守常州符驗等若干人。疏上從之。高乃嗾同鄉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點常州守。得旨。命補外職。

楚世子英耀殺其父楚王顯。密。

秋其。帝告于皇祖。斬英耀。燬其屍。勿令收瘞。其預謀者俱磔之。

六月初。撤元主忽必烈廟祀。及其侑饗五臣。

給事中陳鼎上言。乞撤帝王廟元主忽必烈神主。及其臣木華黎等五人牌名。并南京廟祀胡象。下禮部覆議。

從之。于是削宋訥所撰廟碑。命輔臣別爲文記之。

秋七月。太廟復成。

復同堂異室之制。帝自景神殿遷。羣聖主奉安太廟。布詔天下。加嵩太子太師。讀少傅。壁太子太保。甘爲霖少保。唐龍太子太保。費采太子太保。

逮繫試御史周冕于詔獄。

初。禮部尚書費采等奏言。太廟告成。宜舉告廟禮。

帝命卜日。奉安神主。序昭穆。皇太子攝行祀禮。冕上言。數年以來。祭于景神殿。聖心弗安。今新廟告成。

祖宗列聖得復其位。睿宗與列聖合饗一堂。非陛下之誠孝。無以孚其靈。通其志。臣恐攝者之誠孝。未必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七十九

如陛下也。伏乞聖明一親饗焉。帝以其違命。逮下詔獄考訊。

虜入榆林塞。大掠內地。

套虜二萬餘騎。自寧塞堡潰牆入。殺掠人畜數十萬計。時延綏游兵俱徵赴宣。大防秋。故虜入無復禦者。其禍

爲最慘云。

逮繫總督尚書張珩。巡撫都御史張子立于詔獄。謫戍邊。

以榆林虜禍故也。

八月。虜寇大同塞。

張壁卒。

贈少師。諡文簡。

夕 一月許讀創籍

帝怒削籍爲民。

其官與妻俱一品夫人蔭其孫陶倣入國學讀書

錄許達樂陵禦寇功

巡按山東御史鄭共上言許達正德間爲樂陵知縣劇寇劉六等流劫山東郡縣官民望風逃匿達獨設策巷戰保澤有功爲查浙江參議周期雍以擒礦寇功蔭子入國學讀書達乃止錄其難之節予其子場爲錦衣世千戶而樂陵之功猶未論及似爲缺典下兵部覆奏進場官一級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八十

諭二部尚書熊浹爲編民

先是浹因予陶仲文恩蔭上疏力闢異端留中不報浹乃乞歸帝大怒曰熊浹前比張孚敬議禮藉以干進姑不追治命錦衣衛遣官監送原籍爲民庸調勿復

十有二月召言入閣

初召言命至有門下士勸言勿出言不聽竟內應命以唐龍爲吏部尚書路迎爲兵部尚書

丙午嘉靖二十有五年春正月諭御史周冕邊方雜職

夏四月

附錄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上言大計黜陟雖主自部院大臣而條其行能致其詳審考功郎中實司之曰者

薛應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尤乃以謗謫補外恐非所以勸忠勤也下吏部議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如仇去姦若脫過抑官邪昭然在人耳目宜復京秩以勸後之當事者從之

六月路迎罷以陳經爲兵部尚書

秋七月收山場湖陂河道稅濟邊

戶部尚書王果上言國計匱乏宜預爲措置以濟邊餉因疏條收復山場湖陂河道等金帝曰清輸歲四百萬石故事俱輸本色運乃任情折減累朝積貯支費無經不聞時有積聚以致府藏空乏歲出不敷爾戶部職司邦計責將誰護所條山場等稅姑行查處以濟邊用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八十

逮繫參政高簡于詔獄謫戍邊唐龍削籍

初高簡爲文選郎中引用私黨何遷及茅坤等給事中楊上林劾簡聚衆積囤大壞銓規不報已而出補參政御史陳九德等復劾其徇私殖貨引用匪人乃命遣官逮繫南京下詔獄論戍何遷茅坤俱補外職其餘鄒守熊過等俱削官爲民尚書唐龍坐免削籍

虜入保安塞大掠延安慶陽三原涇陽諸處

曾統請復河套

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于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事聞帝下旨曰今年失事頗輕不必查覈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曾統請復河套條爲八議一曰定

二日立紀綱三日審機宜四日選將材五日任
有六日足易餉七日明賞罰八日修長技計萬餘言下
其部議行

以周用爲吏部尚書

八月調巡撫甘肅都御史傅鳳翔于江西

初鳳翔爲陝西秦政書圖著論經武籌邊實緣以干進
遂擢會都御史巡撫甘肅亡何遽改江西于是給事中
楊宗器劾鳳翔狡諂競進實緣避趨始藉邊略以參政
蠲取都御史而一籌未布遽自甘肅改撫江西以鳳翔
不可以甘肅用不宜以秦政超拔都臺以鳳翔可以甘
肅用不宜以數月即移內地計鳳翔之奸不通欲假邊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八十三

方爲干進之途耳况其久犯清議日事營求速宜罷黜
以戒爭競下吏部覆議仍留用之

九月土魯番貢使八百餘人入嘉峪關駐劄甘州

初番酋大者阿直力等八百七十四人來貢入嘉峪關
巡撫傅鳳翔總兵官仇鸞不知爲計俱駐劄甘州館穀
之已而鳳翔得江西命已去以山東參政楊博爲會都
御史代鳳翔巡撫博至甘州疏聞請自上裁帝命
量留數十人入貢餘令出關鳳翔鸞博各奪俸有差

遷肅州罕東夷于塞外

初罕東屬夷爲土魯番所逼內徙入關王瓊處之肅州
近郊久之漸爲民患邊人苦之巡撫都御史楊博召其

酋長謂若寄居此地非久遠計也有白城威房金塔諸
處俱善水草吾爲若業若有意乎成頓首曰幸甚博乃
爲築白城威房金塔諸城遠者去塞五百里而遙近亦
不下百餘里諸夷衆樂徙去積患頓消

修復河西屯地

河西屯地以水埋久廢博請于朝懇請會者勿租故租
者十年而租復貸牛器穀種于佃者于是人爭應令因
跡龍首渠故道分疏支清壅田萬餘頃簡壯卒田之
烽燧勤偵候房不敢輒至塞管一入寇諸將士拒塞上
不得入斬首虜四十餘級獲輜重萬計亡何進博右副
都御史

皇明大政紀 二十三卷 八十三
冬十月虜寇邊陽

附錄十二月兵部尚書陳經等覆議曾統復套疏及先
所上修邊諸議帝曰虜據河套久爲內患連歲深入
全陝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日邊臣無有以逐虜爲念
者曾統所奏具見壯猷爾部內日久方爲題覆迄無灼
見還令統督同各邊鎮巡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其邊
垣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止可將要害處所修築
茲暫發兵部銀二十萬兩付統以爲邊餉并造軍械等
用勿得浪費

代府奉國將軍九灼等謀反伏誅

初九灼等八人與倭桐等聽惡少張文博等從史誦謔

虜酋小王子至大同為亂事泄總督翁萬達上其事。

帝命械灼等至京考試有械灼等八人俱勒令自經毀其屍俊桐等謫為庶人禁錮鳳陽張文博等二十八人磔斬有差仍梟首大同塞。

故建昌侯張延齡侍郎胡守中棄市。

加周尚文太保翁萬達左都御史詹慶兵部右侍郎以獲充灼等功也。

丁未嘉靖二十有六年春正月楊守謙疏請經理管田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守謙疏請經理管田以足兵餉凡器具牛種蠶悉條議帝命舉行。

二月初朝鮮國執獻通倭商順。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八十四

初福建福清等縣民人馮淑等三百四十一人擅收緝綺布綿諸貨違禁之海私通日本鬻利值大風飄泊朝鮮界中為候者所執以白國王李岷岷遣譯使順宗監送淑等及諸貨物于遼東都指揮使司巡按山東御史張鐸奏聞帝曰近年沿海地方通番細民干犯國法視為故常福建諸處尤甚往往為外夷擒縛有傷治體其海道官令巡按御史查覈奏處。

三月立邊方官選用陞遷格。

諭吏部曰近年西北邊方防虜多事任用要在得人爾部內須留心選用總督撫按官不時刺舉以憑黜陟西南蠻夷邊方亦用此例其別立選用陞遷資格奏聞。

策士奉天殿。

策士三百一人賜李春芳等及第出身。

山東汶上盜起流劫曹單濮陽諸處。

有汶上民田賊及妻某氏為白社僧惠金及妖人楊惠所愚嘯聚數千人流掠曹單濮陽等處掠得丁壯輒以熬毒醉之列置前陳不避砍傷以故黨與日眾州縣不能誰何事聞帝曰速擒首惡解散脅從勿令滋蔓貽患地方。

夏四月四川白草番蠻叛平之。

白草番蠻據有巢穴攻陷城堡拒敵官兵殺將領全蜀震動延撫都御史張時徹檄副總兵何卿討平之以時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三

八十五

敵為兵部右侍郎何卿為都督同知。

華南京提督糧儲都御史。

初南京都察院有副都御史或僉都一人提督南京糧儲至是僉都御史楊宜提督京儲物議沸騰給事中張汝棟劾宜因請裁去提督下廷臣集議從之遂革都御史以南京戶部侍郎總督。

唐酉示入貢拒之。

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答乞貢請系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疏奏虜自火師為梗貢禮寢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虜人肆亵瀾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虜計中。

蓋唐自庚子以來連年蹂躪大同深入澤潞甲辰宣府抵紫荆乙巳丙午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塗炭我疆宇殺略我人民凡我臣工皆志懺懼虜以雪積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夷狄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于先圖軍令重于申命乞嚴勅總督鎮巡等官過加防禦帝曰逆虜連歲寇邊說言求貢勿得聽從其各邊嚴兵防禦如有執異處以極典

山東益平逮繫巡撫山東都御史何喬于詔獄

初田斌等流劫日久將南掠徐鳳沿河都御史詹瀚集役卒格鬪敗之追兵繼至乃就擒餘黨解去奏聞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八十六

帝曰妖寇蠱惑愚民地方官不能擒捕解散以至淮北震動河南繹騷所奏擢賞例不准行其良善被禍者巡按御史查覈奏聞已而巡按嚴上帝命錦衣衛遣官逮繫繫下鎮撫獄久之刑籍去

五月曾銑襲虜勝之

初春中銑督兵出塞掩擊虜我師敗績殺傷甚衆匿不敢聞至是復出塞襲擊虜覺整衆拒之我師與戰得利賊斬二十有六人生擒一人奪馬牛橐駝九百有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以捷聞帝下旨套虜連年深入如蹈虛地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其增祿俸一級賞白金四十兩紵幣三襲巡撫謝蘭李士翔巡按

唐唐及兵備等官各賞有差凡用卒以開闢爲吏部尚書

南京守備太監丘得編伍

南京給事中雷賀劾丘得以寧彬逆黨當緣進用貪婪殘虐不可以司根本帝命編伍爲淨軍

六月加陶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仲文時以正從一品滿六年吏部尚書開淵題請考核帝曰尚書陶仲文歷俸年深忠勤懋著加進特授光祿

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給與誥命仍廕一子尚寶司司丞以示酬答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八十七

附錄陝西總制曾銑劾總兵官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請行切責因及巡撫楊博謂其執異不相和同帝以秋防在即各奪俸數月

倭寇寧台

先是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從之乃以朱統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建地方比統未至官而倭百餘艘久泊寧波台州諸處約衆數千人登岸殺掠無算焚毀官民廨舍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翰守土衆議鄭世威因乞勅統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

朱統嚴海禁

生統至浙徵知沿海大姓皆利番舶勾連王叔貴
甚凡夷船至爭致其家虛值轉鬻其貨牟利潤已久不
歸值夷船怒其人遂搗難輒有所殺傷乃下令申嚴海
今凡雙船餘艘一切毀之因上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
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逐錫暴貴官
家渠姓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

秋七月

劉鑑是秋延綏守御官李越計殺官吏過伏發沒軍甚
衆巡按陝西御史盛唐奏收越等劄訊論越及裨將陳
守節各斬首餘衆編戍軍律有差奏上及書學院左都
御史屠僑兵部尚書王以旂集議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八十八

冬十月曾銳疏條復套方略及管陳地圖

銳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謝蘭延綏巡撫都御史楊守
謙寧夏巡撫都御史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參酌復套
方略條列上聞因上營陳八圖及河套與地圖各一帙
帝曰覽奏具見忠略朕心嘉與下兵部集廷臣酌議施
行

虜酋兀良哈寇遼東

附錄巡城御史陳其學劾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竄亂
離政及擅禁小錢諸不法復劾崔元容廝養徐二權取
官鹽諸貪肆狀大學士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懼行三
千金求居間不得乃長跪言涕泣輸罪乃已于是下旨

收捕徐二等送鎮撫司鞫諭令炳元各自言狀乃俱輸
罪乞恩釋之不問

陝西澄城山崩分馳

初為一山至是分崩東西馳四三里遺址平陷矣

收甘肅總兵官仇鸞詣京

曾銳發鸞十罪曰欺給朝廷曰擅作威福曰殘虐故殺

曰貪恠饒濫曰股削半伍曰侵牟邊餉曰私役戍丁曰

騷動地方曰容養姦回曰比取察服各疏指據數千百

言帝命以山西總兵官王繼祖代鸞差錦衣衛官校

逮鸞赴京

元良哈糾建州夷寇遼東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八十九

十有一月皇后方氏崩

諡曰孝烈皇后

諭復河套

兵部會廷臣集議曾銳先后章疏俱可施行帝曰虜

祿河套為國家患朕軫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

一舉遂之今曾銳所上方略卿等既已詳酌即會同多

官協忠撫謀以圖廓清

戊申嘉靖二十有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初嵩忌言復用言又以元臣抑嵩大不相能言微知嵩

子世蕃通苞苴且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腹削欲以上

聞嵩思挈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

走吉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謂其屈服我也。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先是都督陸炳。怨言持已欲傾言。莫知所發。見嵩言構怨。乃陰比嵩圖言。嵩亦欲獵言首相位。乃因山崩。今馳之異。疏陳缺失。謂曾銑開邊啓釁。誤國大計。言從中主之表裏雷同。淆亂國是。言累疏力訴。帝不聽。命廷臣集議。于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賈宋左都御史屠僑等。皆謂言位居元輔。政本所關。凡國家機宜。當熟計利便爲之。况復套大計。乃輕信曾銑之說。既言必行。任意徇情。罪不容道。帝怒。奪言師傳官。以禮部尚書致仕。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終
九十一
陝西軍務

夏言既罷。兵部尚書王以旂等上議復套事宜。俱宜停止。別爲防禦計。帝謂兵部兵科官。先亦預議復套。各奪俸示罰。命錦衣衛遣官逮繫曾銑赴京。以王以旂兼僉都御史代銑總督。賈賈預議之罪也。言官當機不言。且有預議者。各廷杖有差。

虜酋俺答入河套。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奏報套內先有狼台吉。舊台吉都刺台吉駐牧。今俺答復踏水逾河。聲勢愈重。不可不嚴加防禦。嵩擬旨曰。虜寇合衆入套。明是曾銑擅開邊釁。致生禍端。欺君誤國。兵部都察院集議勿得庇覆。

帝從之
仇鸞奏許曾銑

曾銑被逮。乃上疏自訟。因許銑謀國不忠。取軍無法。往年虜寇延慶。殺人盈野。銑隱匿不以實聞。乃收諸將金銀萬計。遣男淳齋付蘇州。關通賁近。圖居間。故皇上有今歲失事。頗輕不必查數之。言銑明知誘殺。謀殺國有大禁。乃于丁未二月。假將所部土馬。出定邊塞。擊虜。雖希望功。宜而分部失律。全軍覆沒。又隱匿不以。上聞。仍欲輕舉。實行收復套地。以掩蒙蔽之罪。不忠大矣。甘肅巡撫楊博。仿亦謂銑啓釁。招尤其計非是。乃又通銑以阻撓。論臣臣久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遽復。且軍機重務。邊釁大患。豈可阿意曲從。而博以臣言白銑。謂不去臣。鸞終爲掣肘。故銑復遣淳行五千金。陷臣。今全陝之人。爲科徵調集。所苦嗷嗷。欲寬臣。恐意外之變。不在河套。而在邊圉之內也。時皆謂是疏高所授草。尋降旨。曾淳蘇網俱令錦衣衛收繫。詔獄。

二月。以劉儲秀爲兵部尚書。尋削籍。時王以旂出代曾銑。乃以儲秀代以旂。儲秀謝疏。許旨。帝怒。命削籍去。

以趙廷瑞爲兵部尚書。曾銑逮繫至京。下法司。即訊給事中齊譽等。謫補外。兵科給事中齊譽等上言。曾銑當服上刑。以爲邊臣永。

帝曰銑誤國敗事譽等方未奏開集官二級補外職

附錄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御馬監太監李慶等奏乞從子鮑恩等八名各陞一級廝役鮑癡等五十名收為勇士俱從之給事中劉體乾疏諫不報

三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刑部侍郎詹瀚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吏部尚書關瀚宰錦衣衛事都督陸炳等阿高指會論銑隱匿邊情行萬金賄通及言當交結近侍官符同奏降者律論斬妻孥流族編管三千里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九十一

葉曾銑于西市

逮繫夏言詭京

虜酋俺答求入貢拒之

總督宣大左都御史翁萬達上言俺答投譯書求貢

帝命拒之

夏四月夏言論狀

時言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為萬所困帝不聽下其疏于刑部命法司會鞫刑部尚書喻茂堅上言疏有議貴議能之請乞自上裁帝謂茂堅違旨貴覆詰責之茂堅輸罪乞恩遂上言爰書當曾銑所犯符同律帝曰言受朕隆眷居輔弼乃顛肆欺恣屢黜不同律

俊又主議伐套擅啓邊釁身及妻孥俱依前律科斷五月孝烈皇后薨未陵

虜寇偏頭關

附錄韓王驍雄奏褒城樂平等王府將軍中尉介示不遵鈴約私出鎮城帝命各奪其服冠

六月改巡撫浙福都御史朱統為巡視

統在浙中申嚴海禁其通番巨姓皆不便統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鏗奏改為巡視從之

設總督湖廣川貴軍務討叛苗以張岳為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虜寇大同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三

九十二

夏言妻蘇氏請代言死編管蘇氏于遠州

蘇氏上言父子夫婦均屬大倫昔緹繫以女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就獄身死俾臣夫少延旦夕之命臣誠瞑目九泉也帝下旨曰蘇氏係流放人安得代死命原籍巡按官即行遣發勿得畏縱

大同女化為男

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舍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為男子撫按官以聞

八月京師地震震求言

九月虜人宣府塞寇居庸諸處

嵩言于帝曰虜以言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帝于

是怒言不解矣。

冬十月。葉少師言于西市。

十有一月。議。孝烈皇后附。太廟。享寢。

十有二月。虜寇遼陽。

春。給事中。厲汝進。官。補外職。

汝進時為戶科都給事中。疏劾嚴嵩。及其子世蕃。奸惡。

帝怒。謫為典史。

己酉。嘉靖二十有八年。春二月。以張治為禮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俱參預機務。徐。

階為禮部尚書。

先是。治為南京吏部尚書。本為國子監祭酒。至是。並入。

聖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三

內閣。

虜入大同塞。大掠懷來。指揮江瀚。董賜。禦虜。久之。總兵官。

周尚文。帥師及虜戰于懷來。勝之。

虜酋俺答。大舉入寇。略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賜。

迎擊虜。斬獲頗多。力竭無援。兵觸刃而歿。總兵官周尚。

文。帥師萬人。追至曹家莊。及虜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

銳卒。自從後。促之虜。遂敗。斬首五十有五。俘生虜二。夷。

器鎧。釜無算。傷虜九眾。虜馳出塞。

加總兵官周尚文。太保。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伯。大學士。嵩。

一子。

懷來捷聞。議者以為數十年間。鮮此戰功。乃加尚文。太。

保兼太子太傅。擢萬達。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督。

軍務。其餘。董。賈。有。差。江瀚。董賜。及。外。事。唐。臣。等。各。優。卹。

其家。仍為祠祀之。嚴嵩。以。謀。謬。帷。幄。廢。一。子。中。書。舍。人。

仍賜白金五十兩。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皇太子冠。尋薨。

年十有四。時議出閣。行冠禮。禮部具儀狀上聞。擇日舉。

行。尋以疾薨。諡曰莊敬太子。

附錄。總督王以旂。請築邊境。延緩一鎮。計用四十二萬。

三千六百三十九兩七錢。以三年次第築之。兵部覆。曰。

原發銀一十六萬餘兩。尚支一年。其餘俟次議發。從之。

聖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三

上命江西旌忠祠孫燧許達。仍以生前官秩為次。左燧右。

達。

夏五月。朴給事中。沈束。于闕廷。收繫詔獄。

時大同總兵官周尚文病卒。尚文家奏求卹典。陳叙尚。

文功伐。疏入。給事中。沈束。言。尚文身。外。國。事。宜。加。優。卹。

嵩銜。尚文家。不。求。于。已。而。自。陳。功。伐。沈束。又。為。疏。請。乃。

擬旨。激怒。帝。曰。束。自。逞。意見。不。思。賞。罰。自。朝。廷。出。

既。未。知。糾。其。自。伐。之。罪。仍。為。請。卹。其。下。法。司。鞠。訊。以。聞。

既。而。法。司。論。束。贖。刑。嵩。恨。未。泄。仍。擬。旨。杖。束。四十。長。繫。

鎮撫司。

虜寇延綏。

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總兵官張達懷却之頗有斬獲功

總督尚書王以旂奏捷命巡按御史覈實上聞

以范總為兵部尚書尋削籍

總推尚書未任以忤旨削籍聞往

以翁萬達為兵部尚書

秋七月奉都御史朱統官還籍聽理

統在浙中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叅等號稱刺達總管
名目勾連夷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姦關通王匪牟利搆
爭又有擅造雙橋餘艘潛走倭島互市器物因而為賊
嚮導躡我海濱勒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署部侍
郎詹榮復奏中國待外夷有如犬羊不以同背責之以

皇明大政紀

卷三

昭天地之量統所論坐俱關重刑未知果否通番乞下

都察院覈覆從之于是御史周亮等劾統注措乖方顯

殺啓慶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統

擅殺帝命統還籍聽覈嚴追給事中杜汝顏往福建會

巡按御史陳宗夔鞠訊喬鏜等併覈統事

虜入宣府大同塞

九月開濶罷

虜寇廣寧遼陽

虜至宣府備禦官張景福及百戶成策李松力戰死之

冬十月以夏邦謨為吏部尚書翁萬達以憂歸

丁汝夔為兵部尚書

時翁萬達以艱去故以汝夔代之

附錄林希元獻改定大學經傳及四書周易存疑廢之

仍令巡按御史收鞠論坐

械繫故巡撫河南都御史胡繼宗及巡按御史潘梈諸官

詣京即訊

初繼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歸家殺人事覺

坐絞待報聯于朝肅走京師以長至日假衣朝衣隨百

官入奉天門稱父寃且奏繼宗賦詩訕上有穆天八駿

英皇淚竹句乃以私卻故入人罪其巡按潘梈諸官阿

附繼宗符同羅織帝信之命逮繫繼宗等二十餘人

詣京考訊

清川范守已謹輯

金谿閣師孔謹校

秣陵傅古堂謹鐫

庚戌嘉靖二十有九年春正月腐汝進削籍

嵩銜汝進劾已至是大計天下吏令吏部削其官

附錄湖廣巡撫林雲同列御史李廷春先知石首縣姦貪狀廷春亦列雲同鄙汚俱奪職聽繫

二月加李本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巡按浙江御史董威請覓海禁

初太祖置市舶司于合黃渡以通華夷貿易有無諸

皇明本政紀 二十四

海貨抑奸賈使利權在上且以省戍守費後以黃渡通

京圻改置于福浙廣東既而絕日本入貢而三市舶司

不廢海上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僥殺夏言謂禍

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番貨至輒為奸商所籠

賄取轉鬻動負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賈王貴官家

意以驍奸商而貴家取負更多甚于姦商番人泊近島

坐索其負不能得遂出沒冠海上貴官家乃責讓官府

謂不為禦倭及官為出師復惆喝番人間以好言啗之

冀他日復王我而復沒其貨番人積怒日久乃盤據海

洋日掠我海濱不之去而饑寒黥徒及失職衣冠士失

志生儒諸不逞者皆為之謀間鄉導弱者計飽腹強者

奉旨欲泄其憤于是三五峰徐碧溪毛海峰等皆以華

人接近島襲王者衣冠劫掠瀕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

歲矣朱統明晰其情特嚴海禁錮禁貴官家二三渠魁

于是詳者四起竟陷純落職巡按董威乃希貴官指請

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下兵部覆議行浙中藩臬諸

司集議可否從之

三月策士奉天殿

策士三百有二十人賜唐汝楫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刑部尚書劉訥刑籍朴故都御史司積宗于闕廷

命嚴嵩兼支官俸

時劉訥與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會奏王聯以

皇明本政紀 二十四

絞罪重囚奏許誣曰胡績宗詩寓頌美無訕謗意其餘

情犯尤在可原下內閣擬旨嚴嵩謂訥為河南人黨績

宗帝怒曰既云頌美何以有湘竹英皇司其為比護

明甚績宗廷杖四十與訥俱削籍為民僑良才奪俸半

年承問司官杜拯俱以素忤嵩刑鞫嚴嵩對制平獄公

忠可嘉命兼支大學士祿俸

封陶仲文恭誠伯辭許之

聖諭禮部尚書兼兼一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

獄厥功大矣特封恭誠伯誥歲祿如例頒給仲文疏辭

從之

貴州叛苗陷印江縣及石阡府

初萬鍾撫湖貴苗湖苗帖服貴苗雖附我而未大懲
內定騎蹇不用命及鍾召還苗魁龍許保其黑苗復倡
亂焚劫州縣迄無寧歲廷推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為右
都御史仍開府辰州撫勦之岳至辰集諸司議多言林
箐深密累勦無功撫之便即不就撫戍之使不出掠可
耳岳疏陳撫守非長久之策必勦以兵然後可議撫守
巡撫貴州都御史李義壯附鍾撫議不欲變岳勿義壯
不受節制弗肯協謀勦賊下兵部覆議奪義壯官回籍
聽調亡何苗攻陷印江縣復寇石阡府貴州震動事聞
帝降詔切責岳李義壯削籍聽理

六月革鎮江總兵官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初秦璠王貝出沒江沙為患地方兵部議置總兵官駐
師鎮江儀真二處勦之已而盜平相沿不革至是御史
趙錦上言鎮江總兵官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反覆千
餘言下兵部覆議從之

庚入大同寒總兵官張達擊虜敗績及副帥林春俱歿之
初翁萬達召入部尋以難去而周尚文亦病卒乃以侍
郎郭宗皋代萬達總督以張達代尚文將兵宗皋至鎮
偵虜將大舉奏徵延綏寧夏保定各鎮兵成大同從之
至是虜酋俺答率眾數萬潰垣入大同塞計伏精銳絃
谷中而以羸騎百餘當我軍偵卒信之走白達達素以
果敢顯徵兵未集遽率麾下卒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

馬蹇集亦必副帥林春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援達不
克亦歿之虜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贈達官左都督春
都督同知任春子指揮尋以言官言亦任達子俱賜諡
為祠春秋祀之

逮繫郭宗皋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于詔獄朴宗皋耀于闕
廷請戍邊諸部將俱論歿

耀歿於下宗皋戍遼東邊將戴綸徐仁歐陽安等俱論
歿長繫刑部獄

以仇鸞為宣大總兵官

初鸞以計饒坐廢居京師邇至是宣大缺總兵鸞路過
下世番求起兵部丞相推用乃加鸞太子太保總宣大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兵復奪起翁萬達代宗皋總督以萬達不能速至先以
兵部左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
帝以非常遣發慰勞篤至

閏六月簡督學官

給事中楊允繩上言祖宗取士以經術為重匪徒以
繪句繡章校長一日也邇來士子但逞浮靡之辭不勅
篤行下者狙贖恣睢干謁假託皆緣督學官尚文藝而
輕行檢也乞勅銓曹慎選督學官用端士習帝曰督
學官實士子表率今後慎選行誼端方者以充其任勿
得徒尚文循資濫擢

秋七月福建僑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鏗論歿故都御

史朱純自殺

給事中杜汝楨御史陳宗夔劾純愾周章聽信姦回顯擅刑殺清操雖厲于平日而明憲難逃柯喬盧鏗黨比匪人擅殺無辜罪當論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覆議如所劾奏帝從之命喬鏗繫福建按察獄待決純聞命惶懼適有官校來吳江逮繫故天津副使朱鴻漸詣京偵者妄言逮純純聞之仰藥死士論惜之

八月申陶仲文前命加嚴嵩上柱國辭公希忠等陸實有差

丁丑虜入薊州塞

初蘇佑至宣大即請益兵餉未報而虜酋俺答狼台吉

皇明大政紀

五

復擁眾窺大同仇鸞懼遣所養時義以重賂賂虜令移寇他塞勿復犯大同虜酋以賂故遂東去鸞乃奏虜眾東行恐侵宣薊震驚京師請移師駐居庸以備不虞而謀者復白虜中語欲寇薊遼間兵部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已而警報數至乃奏發諸邊兵萬有二千京營兵二萬有四千分布宣薊諸關隘諸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不能見敵以為常虜至宣府知有備不敢近乃走薊州塞初薊州外列朵顏福泰三衛虜亦不敢近邇歲三衛懷反側結虜自為重乃為鄉導故虜眾由三衛地寇薊州是月乙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眾禦之虜乃佯督眾綴我師而別

遣精騎具鐵鑕扶他塞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潰丁丑虜眾悉入圍順義弗克遂長馳入內地矣

戊寅虜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諸處召諸鎮兵勤王初巡按畿內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議戰守策而馳駐通州曰此國家咽喉處也急告吏民城守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虜用夜半虜至營州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不得渡乃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村落居民焚殺殆盡王忬夜為疏總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總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杖庫閣又據例勒賄金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驚遣都御史

皇明大政紀

六

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及四隅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子及坊甲保伍合四萬餘分置驛睨間復令四方來試武舉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帝猶慮不固檄召諸鎮兵速來勤王

已卯咸寧侯鸞以大同兵至京庚辰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京

時鸞先駐師居庸故首得命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謙亦以兵五千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

以平寧侯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諸兵。以楊守謙為
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

帝嘉勤王師各賜軍書褒獎。予金帛。使躡虜衆而拜鸞
為大將。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
文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為兵部左侍
郎。提督團營戎務。駐師城下。以衛京師。復以都督陸炳
提督皇城諸門。議祭不虛。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
內。稟有論。外邊將黨綸等立功自贖。分遣京營諸兵屯
城內外巷陌間。京兵懼見敵。驅之出。皆泣不前。

戶部尚書李士翱等奉職。

時變起倉卒。勤王師各輕騎馳至。稜構不具。有命偏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之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檄往復越二三日。纔
人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則囊橐金甌皆無所需。

故士卒饑甚。都督陸炳言。戶部失預計。軍與糧餽不支
士多餒死。帝怒奪士翱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

辛巳虜犯京師。

虜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
火日夜不絕。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郊民扶
傷被血。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慟聲徹西內。帝
命啓門扉。納我民。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
往返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敢嬰其鋒者。

壬午虜求入貢。命廷臣集議通貢得失。

召見執御廐內臣去。不之殺。縛見虜酋僉答答為優。誘
遣二人持還求入貢。帝召大學士。嵩本及禮部尚書
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命集廷臣議通貢可否。日午
羣臣畢集。禮部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
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俟
帝裁。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
恐後生懦夫。闖不解事。萬一多書可許。則三千人入城。
恐鳥蠻驕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震驚官闕。乃不務
驅逐而畏其恫喝。許之入貢。此何異城下盟。斷不可者。
檢討毛起則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
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以為不可。奏入乃止。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以趙貞吉為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宜諭行營將士。

集議奏入時已向夜。帝望見德勝安定門外。發火燭
空。大震懼。聞中官稍稍道貞吉毛起語。乃馳使召二人
入對西內。各給筆劄。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
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後。
赦給事中沈束罪。以作人心。且曰士卒不力殺敵。以風
昔王將冒其首功耳。今誠得首功一。即予百金。捐金不
十萬虜且盡矣。奏上。大學士嵩即請命貞吉齎金出城。
諭買虜首。帝從之。御批疏上。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
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予金五萬兩。稱詔出城。宣諭行營
將士。博斬虜首。

未虜犯 諸陵

虜由鞏華城犯 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帝御奉天殿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及總兵羅希韓詣京王儀至京削籍

時 帝久不視朝以羣臣請許之是日文武諸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 帝始出御殿降勅切責諸大臣遂還散門且下鍵矣乃勅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卽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懦不戰削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猶得徐圖後效云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十

外而自開閣卧城中會仇鸞引兵至虜少却鸞兵以饑故往往掠食諸村落儀發捕兵執鸞兵下獄歟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巡撫御史上其狀 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爲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甲申執兵部尚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于詔獄

初虜逼通州汝夔聞警惴惴甚束手無所措募偵者無慣卒出郊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虜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惴惴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希忠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掣調掩飾之兵疲不得息家人漿食莫知所饒而不知誰所掣

調也爭訾丁某丁某欲魚肉之語頗徹禁中既而勤王

師至廩餉不能時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椎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捕獲或自詭爲遼陽軍遼陽軍者朵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雖獲大同軍行掠者不敢置之理必以聞 帝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付鸞自處分而鸞殊不呵禁汝夔不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而恒自詭爲遼陽軍民間不知故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虜薄城下乃汝夔益周章恐或喪師令諸將勿輕戰而諸將懼怯不敢戰者皆譏言汝夔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十

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夔志嘗遍街衢矣而鸞機誦稱率兵往擊虜乃虜在城下鸞顧遠屯郊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虜與否而楊守謙被 命屯城下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虜 帝聞之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夔併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殘毀諸中貴園墅諸中貴爭環 帝泣訴汝夔守謙貳于虜先是 帝望見城外火已心恚諸治兵者聞中貴泣訴乃 命執汝夔下詔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入俱下法司卽訊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丙戌逮繫刑部侍郎彭黉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于詔獄廷朴之奪其祿秩 京師解嚴

等論汝襲守謙罪當斬而愛書冗長胥史錄不逮時帝坐齋宮趣且獄稍延數刻帝大怒謂等比敵將有所規免俱逮繫下獄各廷杖奪祿有差時虜已東去京師解嚴矣

丁亥科給事中張侃等于闕廷劾侃籍

是日帝命斬汝襲守謙刑部都給事中張侃及左右諸給事等連疏請按例三覆奏帝愈怒逮侃等杖于闕下侃百餘悉五十仍削侃官斥歸田里棄丁汝襲楊守謙于西市

初虜犯城下汝襲問計于大學士嵩嵩曰此非邊地比戰敗可掩而欺也莫若按兵勿動虜飽當自去故汝襲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十一

下令勿戰及被逮求居間于嵩嵩恐汝襲露前畫給曰毋慮吾為之地汝襲亦信嵩素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辯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與守謙俱棄市仍梟汝襲首以徇勿令收葬放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

科左諭德趙貞吉于闕廷謫任嶺南

初貞吉齋金五萬兩稱詔出城至營營宣諭之鸞曰吾軍與虜逼安能頻貯多金不之納貞吉無措足處遂入城至是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帝怒命杖九十謫為荔浦縣典史

已丑虜出古北

虜掠得金帛贏畜捆載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

餘眾京城外疑我師鸞率諸鎮兵尾之白羊口守將扼

其險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弱闕下擁眾復東南行至昌

平北與鸞軍遇鸞不意虜遠倉卒不能陣虜縱騎躡之

成傷千餘人幾獲鸞得戴輪徐仁救免虜乃奪道循潮

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塞諸將不敢追徐尾其後斬遺

弱八十餘級以提聞

王汝孝逮繫至京謫戍邊

初命官校收汝孝道梗不能至汝孝後躡虜斬有首功及逮至即訊竟得以後功未減謫戍邊不然與丁楊同

科矣

九月辛卯朔虜眾盡出塞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十一

遣侍郎駱駝賑撫被虜郡縣

遣戶部侍郎顧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集創痍

賑貸之

李士翱削籍

吏部奏士翱及工部尚書胡松兵部侍郎謝蘭併各司

郎吏差別處分帝命士翱削籍蘭改南京職方郎中

王尚學下獄謫戍邊餘等級奉俸有差

龍京管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希忠遂安伯德

時京營廢弛日久中貴諸將領私役伍卒什四五及成

亡者俱按空籍給月廩而充行伍者乃多庭贏不任兵

以為常提督朱希忠等因循役占尤甚戶部郎中汪宗

孰論効。不報。至是王邦瑞復以爲言。乃勒罷忠柄。奪朱希忠陳德兩月俸。停其提督中外。咸謂未蔽法云。

立成政府。加咸寧侯。爲太保。入理戎政。

初。鸞總諸鎮兵。尾虜首尾得二百級。鸞自効無功。帝優詔慰之。進位太保。賜金帛厚甚。及朱希忠等罷。乃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鸞理之。爲製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爲鸞副。鸞請張鶴齡故策改建府牙居之。小廨四週居大同兵五百。自衛曰用以訓練。京軍云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習鸞主事申燧。復持法不爲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撓陷燧。明大政紀。二十四卷。

燧逮繫廷杖出補外。鸞又言京管用給事中御史主事不便皆革之。所言無不從。益驕橫矣。

以翁萬達爲兵部尚書。初以萬達總督宣大代郭宗舉。萬達不至。乃以爲兵部尚書。而以蘇佑爲真總督代萬達。

置薊遼總督大臣。

初設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禴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

張岳進兵討貴州苗。

初苗陷印江縣。帝切責岳。岳深知撫戍俱非策。力王進討。其湖廣苗仍令參政王崇如故撫處。而大集土漢。

兵討貴州苗。總兵官沈希儀督聽理參將石邦憲等。合哨並進。岳命湖廣參議張景賢貴州副使趙之屏監督之。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

初遣四御史分道募民兵于畿輔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各散去。如踐更卒例云。

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

咸寧侯鸞上言。選抽各邊銳卒入衛京師。宣大二鎮共選若干人。爲四部。令歐陽安統領。與各選卒依期入衛。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不于門戶。乃縱

之入。而與之格鬪堂奧之間。鮮不危矣。帝不聽。命二鎮卒姑不預徵。寇若東犯。卽星馳入援。聽大將軍布置。達者重治。于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矣。

以京營將分練邊兵。

十四

鸞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練士卒。待師期。于是邊兵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又恣意陵轍。脍削自營。且不任邊責。人人自危矣。

議征北虜。

咸寧侯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往犁虜庭。以舒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

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醜虜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惡貫盈滿，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驚者，身任其事，決策請行，除兇雪忿，千載一時，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即今整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精利器械，臣松等之職，皆當矢心協慮，先事預圖，比及大舉，庶不後時，而迅雷之下，虜將不及掩耳矣。帝悅，從之。于是命戶部大括各處積貯，及歷年逋負，以備軍興。」

附錄 王邦瑞遵命抽選京營兵分隸三大營，禮部請擇日告于太廟，從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十五

十有一月，置三輔經略大臣。

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為三輔，各設經略都御史，以翁萬達至愆期，謫駐易州。召許宗魯駐昌平州，及通州王忬為三輔經略使。

附 孝烈皇后

禮部議祧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之九室，不累。

以王邦瑞為兵部尚書。

雲南盜那鑑大掠元江諸處。

王舍那鑑謀不軌，殺元江土知府，奪其印綬，嘯聚數千人，流劫郡縣，撫按官上其狀。命兵部議勦，久之乃平。

威寧侯鸞疏易四將。

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官徐班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官李鳳鳴成款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仇鸞論薦四將，求濟戎務，皇上曲賜俞旨，宸筭淵深，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謹遵奉施行。第念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諸臣集議朝堂，從公推舉，然猶不敢定擬，每上二人恭俟，裁定所以慎重其任，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心向，妄生睚眦者乎。皇上聖明，惟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愚以為國家典制關係匪輕，聖人舉措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披瀝于君父之前也。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托，況朕有密諮，匪彼專擅。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亦不待彼更易，矧勞朕心耶。」一籌未發，先攻毀大臣謀國之忠固如是乎。既而復諭廷臣曰：「昔我二祖兵柄多出達能諸將，未有作誦者。邦瑞以虜退未受加擢，是又翟鵬之怨上也。今每曰破格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儻虜再至，又效汝襲之誤國耳。故諭中外知之。邦瑞聞諭，莫知所措。」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十六

威寧侯鸞師襲虜。

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擊虜，久不敢出塞，乃稍至近

境夜襲虜斬老弱數級無功而還。自効無功置不問。
附錄陸炳請以大慈恩寺故址為射所從之。

十有二月張岳大破諸苗砦。

岳以九月進兵至是月屢破諸苗俘斬二千餘人龍許保母妻姬女皆就擒餘苗跳匿林箐凍餒死者殆盡巢穴俱燬密藏俱發而火之該道稱許保亦獲第未逮至岳乃具疏以捷聞撤所徵兵歸鎮留石邦憲按捕餘黨初邦憲以印江陷被劾解職聽理岳歷數邦憲功疏留之至是竟賴破苗云。

逮繫刑部郎中徐學詩于詔獄。

初帝以虜患諭羣臣令人人盡言學詩因上言外

聖明大政紀二十四卷

十七

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源今大學士高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焉勦貴之結納外焉羣小之趨承苟直盈門舟車載道亡論藩臬參遊諸冗員所獻納即督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輒索千金其他瑣異奇玩諸物尚難計數此非股軍餉則剝民脂而來也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來有漸矣而嵩泄泄焉自謂得計其糾論序班龔桔疏自云人帛不受門可羅雀將誰欺欺天乎此猶無事時然爾即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宜懲往愆今捐軀以贖前愆而猶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諷清問貪婪如故恬不畏明縱子世蕃受奪職總兵李鳳鳴白金二千兩起補薊州

總兵則鳳鳴必將倍格赴邊幸倍徒取償安望其驕
銳以為京師之屏衛哉又受昏德郭琮白金三千兩以

為督運總兵則琮亦必倍格運卒倍徒取償安望其釐
姦清弊以為漕河之保障哉世蕃又索史館吏胥陳世
良等白金十有二百王府科吏盛克相白金三百網利
之密不遺巨細前此所未有之貪也自九月初旬以來
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輒車至四十乘路河樓船十有
二艘駟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藏以誑道路于謀已得矣
如君父何臣每接士大夫語嵩父子亡不切齒痛心而
七八年間無有少敢抵牾者誠以世蕃狡勢擅執大政
諸衙門奏啓必先關白世蕃而後敢聞嵩又機械足以

聖明大政紀二十四卷

十八

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營自固授機構隙足以示威脅
衆文辭便給足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巧中足
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
當路權心而緘其口舌如歷年論嵩者往往假事陰中
于遷除考覈之餘給事中王樺陳垣御史謝瑜童漢臣
等當時俱蒙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
嵩父子如鬼如蜮痲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
陰中之禍也伏乞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以委任而責成
之則內有順治而外自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帝
謂其乘伺報復逮下鎮撫司考訊具奏。

辛亥嘉靖三十年春正月朴錦示衛經歷沈鍊于關廷編

置塞外

初虜薄城下求通貢。下廷臣集議。趙貞吉以爲不可。毛起以爲姑許之。遂令出塞而後拒之時。鍊在衆中。大言申貞吉指。喋喋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喋喋弗言。故小吏言之。奚恠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數萬人。邀擊虜以情歸。勢必大捷。中國之氣可伸。不報。當是時。大學士嵩獨用事。數寢格邊檄。而當時重臣。慮誅。輒入賄求。嵩居間。冀有所解免。苞苴日甚。鍊抗疏劾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愚鄙。若膏肓鐵石。不聞咨諏方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子世蕃日夜圖惟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四

十九

以求自全。且以朝廷之賞罰爲自己出。故人人皆計高愛。憤而不知有朝廷之恩威矣。因歷數其十大罪。及夏邦謨承受賄指。關通賄賂狀。請并誅斥。帝怒杖于關廷。編管保安州爲民。

二月王邦瑞罷。以趙錦爲兵部尚書。

邦瑞疏備虜五事。帝曰。兵部正官。焉用建白。是因文

塞責耳。因詰責之。邦瑞懼上疏。從之。

徐階請立皇太子。不聽。

大計夏邦謨罷。

三月。以李默爲吏部尚書。

議裕軍儲。

時止伐議意。國計告乏。建議諸臣。或欲徵歷歲之。或欲加賦于民。紛沓不一。給事中劉體乾上疏曰。近自北虜降。陛下赫然震怒。欲大舉而捷伐之。顧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爲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大計。但聞蘇軾有言。所謂豐財者。非必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而已。由軾言觀之。則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矣。計至于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于八萬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文職不止于十萬也。以是推之。成化視洪武爲冗。今視成化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四

二十

爲尤冗。遠視宋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奚啻倍徙他如。閹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選。充漸多。中書等衙門之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書寫人役。及以大工陞除者。狐媚佞攀。途轍不一。蠅營鼠竊。窠臼尤多。臣不能悉數。蓋已萬萬于祖宗時矣。其所以糜爛財賦者。豈少少哉。乞勅大小衙門。一應冒濫人數。逐一查革。務從簡約。庶見爲國節財之意。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不下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用日增。

以致不足其本寺進御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交納而內監官輒以所進驚之行戶復爲取索所以前後多寡頗異者內官之滲漏乾沒其間也其他供應衙門轉移侵盜未易悉數乞初禮部再三酌議著爲令典每遇年終仍選科道官查覈奏繳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將沛然有餘矣所謂清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除所省不下十萬金朝焉在彼暮焉在此見效甚速爲力尤易民既不擾而國亦不乏矣不報

初與虜通馬市

初高聲言北伐實內畏虜乃密遣時義結俺答義子脫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集

二十一

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爲請俺答利我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言求通市佑以譯書上聞帝命羣臣集議羣力主之羣臣弗敢異議上從之議遣使主市事乃起前兵部侍郎史道兼都御史往大同地方處置邊務總理互市

湖貴叛苗入思州府執其知府李九簡以去

初張岳討諸苗平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奏請徵兵而留石邦憲等搜捕其黨至是許保復糾湖苗附已者百餘人出劫思州其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戍卒時苗平防戍頗懈知府李九簡方視事羣苗詐稱瞿唐卒來更戍突入城中殺戍吏民百餘人執九簡及

經歷知事掠帑藏以去石邦憲聞之急遣兵邀其歸獲羣苗懼縱九簡等還各走小徑遁入林箐中邦憲兵邀擊斬數千人張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司及西陽宣撫司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既而各擒斬湖苗數十人餘黨悉以撫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能獲岳檄邦憲等縣賞購之

大計京官

先是吏部請計京官帝命二月內舉行至是嵩父子恫喝吏部中傷善類甚衆嵩銜徐學詩劾已削籍未終其忿併黜其兄中舍應豐吏部奏上帝察其枉初中旨留用然亦不問奏黜所由也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集

二十二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謫補外

初繼盛爲南京驗封主事三年職滿入計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適許虜通市繼盛上疏力言通市有十不可一忘天下之大警二失天下之信義三損國家之威重四隳豪傑效用之志五懈天下修武之心六開邊方通虜之門七起百姓不靖之漸八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墮胡虜狡詐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圖十難相繼歷數彼我情狀如指諸掌復舉羣臣建議互謬條析其失請收通市成命銳意進討帝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嵩等唯唯莫敢以爲是咸寧侯袁憲然曰監于目不識廩宜其易言若是密疏駁之帝中變下繼

盛錦衣衛。即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為狄道縣典史。
附錄初。帝命戶部市龍涎香。尚書梁材奏行各撫按
官訪買。日久未得。帝趣之。尚書孫應奎上言。近已遣
官賁檄守。逐撫按各官。勒期市進。如仍急緩者。臣等指
名奏究。帝曰。梁材欺急。不以朝廷之用為急。有無上
心。豈人臣耶。即令多方買進。

夏四月。改定遠方選法。

初。廣東之高雷瓊州。廣西之桂梧南寧。俱屬遠方。聽除
者。往往告就遠方。以規善地。給事中徐綱上言。宜將高
雷等府。及二廣雲貴三司首領。遼東各衛經歷。俱改正
選。以絕覬覦。吏部尚書李默復奏。前項地方。俱非民物
皇明大政紀。卷一百一十四。律。三十一。
豐饒之所。即間有之。亦嵐瘴可虞。苟非大不得已。亦不
樂往。宜照舊例注選。帝命如科臣所陳。勿得築議。初
默由嵩進。無敢異同。已而陸炳薦之。炳用遂異。嵩。嵩銜
之。故擬旨駁默。若此。陸炳者。默武舉門生也。

復寬海禁。

浙江巡按御史宿應參。復請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
覆議從之。

逮繫都御史商大節于詔獄。論成。

初。虜犯京師時。帝命大節領兵部軍卒。督五城御史
巡城內外。以防不虞。後又以大節言。詔募技勇異等士。
倍其廩。令大節兼領之。至是。咸寧侯以秋防部遣諸將。

仍徵大節所部兵。使隸已麾下。復徵大節防禦京城大
節以已列卿貳。不當受驚節制。因言兵部巡卒。舊不隸
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驚併領。且効驚包藏禍心。
宜裁抑其權。勿使貽亂。上疏力排之。遂繫大節于獄。
論成。竟死獄中。

宣大馬市成。

侍郎史道主市事。每一馬償幣若干。虜人驅馬至城下。
計值取償事竣。俺答貢良馬九。乞再為市。仇鸞請降勅。
厚資之。禮部議賜俺答紅錦襪衣一襲。金頂會弁一。金
束帶一。脫脫紅繒虎刺等青緗各二。勅史道遣官頒給。
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開邊釁。然
皇明大政紀。卷一百一十四。律。三十一。
從之。

置徐淮墾田大臣。

巡按淮揚御史趙錦請設憲臣于淮揚。徐兗間。招撫流
移。開墾舊田。帝命以都御史往。其職守科條。戶部詳
議以聞。

初增歲賦。

是年戶部計歲會加賦一百二十萬。皆坐南畿江浙等
州縣徵之。給事中徐達上言。賦溢成額。乞停止勿徵。

帝曰。今歲姑全徵解。以後停免。

五月虜謀窺塞。

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玄符鎮虜法壇。嚴事之。乞禱。

虜魄勿窺我邊圉至是帝以虜酋款塞欲撤之忽報虜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于十有九日欲撤鎮虜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威所祐亦不可忘初宣大總督何棟至鎮數請修舉邊防下兵部覆議從之然皆備邊常譚至是給事中何光裕乞勅棟廣施謀略勿得專事修築從之

六月沅江盜那鑑殺雲南布政使徐樾

初那鑑悖叛守巡官議用兵征剿巡撫都御史顧應祥獨曰此因獸可緩而縛也焉用兵爲會應祥遷南京兵部侍郎去都御史石簡代至督兵進討那鑑詐降計請重臣入城撫諭登盜簡信之檄布政徐樾往徐樾亦不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二十五

自爲備直抵沅江城下那鑑指顧羣盜執樾殺之巡按御史趙炳然以狀聞帝怒奪簡官予樾祭葬贈蔭焉附錄復諭戶部市龍涎香數歲如何不爲奏進尚書孫應奎上言已嚴行各撫按官訪覈遣官十五人勒期催取欠數歲不至不勝警惕帝曰此物民間俱有但因部內求覓不肯將出耳

秋七月虜酋俺答獻我叛人蕭片等于塞上

初華人蕭片張振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虜俺答以爲小酋丘富每教虜以火食屋居虜竟不敢屋居也爲築板升處之是春馬市甫通俺答頗利之片等弗肯靖仍謀入塞圖掠俺答不悅仇鸞遣時

義晒俺答以利諷令縛獻片等俺答以爲然遂擒片及張振隆王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降譯書總督史道所轉聞于朝其喬源丘富等三十五人俱走免史道收片等于大同獄分遣緝捕官卒四捕源富等不獲乃上言內閣元輔贊翊睿謀戎政大將功收巨市其家卒時義結信虜酋縛歸兇逆功當首論下其章于兵部

加咸寧底魯太子太傅及增歲祿任其一子進史道兵部尚書以時義爲指揮食事

兵部覆奏蕭片等世居中國久荷生成乃叛入外夷謀爲不軌馬市甫成侵犯繼至幸荷皇上至德潛孚玄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二十六

威遠播誘俺答之衷寢妖氛之氣遂收不戢之功實非人力所能致者仇鸞赤心報國銳志安邊史道威宣沙漠信孚犬羊蘇祐何思等整輯兵餉協助獻謀家卒時義蹈不測之虎穴喻無信之犬羊均有可嘉乞初禮部卜日告報玄覽驚道等特加恩廕擢賞以爲人臣竭忠任事之勸帝曰各臣忠誠盡職尤可嘉尚其加鸞太子太傅祿米二百石廕一千錦衣衛千戶進道兵部尚書仍督邊務各賜白金五十兩紵幣八束蘇祐何思各各賜白金四十兩紵幣六束時義陞指揮僉事仍賜白金百兩其餘陞賞有差

八月叛人蕭片等伏誅

冬十月。獲朵顏叛夷哈丹兒陳通事。有事于郊廟社稷。初哈丹兒陳通事潛結北虜。導入薊州塞以致深掠畿輔。禍及京師。至是復來塞內。偵我虛實。為遊徼卒所擒。總督劉遠侍郎何棟以聞。因械繫二逆至京。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貺所致。宜告謝雷霆洪應。遣官告于兩郊太廟社稷。帝王廟次日。羣臣具服稱慶。行獻俘禮。從之。

十有一月。哈丹兒陳通事伏誅。

加威寧侯蔣太傅。太子太師。增歲祿。進何棟兵部左侍郎。各任一子。任太學士。嵩一子。錦衣衛指揮。加大學士。本尚書禮部尚書。階少保。任一子。加成國公希忠。太子太師。左都督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史道。兵部尚書趙錦俱太子少保。各任一子。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哈丹兒陳通事日尋干戈。屢犯疆場。鈎致虎豺。深入內地。以致畿輔震驚。流毒內外。賴我皇上精誠格于上玄。神貺昭于丕顯。蠢茲二逆。一日就擒。師旣無征。功收不戰。大小臣工。莫不仰荷玄恩。孰敢貪天功以為己力也。第據迹而論。威寧侯仇鸞總督何棟。總兵官陳勲。都御史吳嘉會。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尚書史道。成國公朱希忠。左都督陸炳。并臣錦等。均蒙天祐。以效微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擬。帝降旨。仇鸞忠勤懋著。加太傅。太子太師。歲增祿米百

石。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何棟。陸左侍郎。仍總督邊務。蔭一子。錦衣衛千戶。成勲。陸都督同知。吳嘉會。陸右副都御史。嚴嵩。官階已極。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李本。陸尚書。徐階。加少保。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朱希忠。加太子太師。陸炳。加太子太保。史道。趙錦。加太子少保。各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陞賞有差。

十有二月。虜寇大同塞。

初。史道至宣大市。虜以羸馬多索價值。弗予。輒大譟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去矣。虜衆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各邊垣及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二十六

諸營堡俱壞。成卒俱撤。散虜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復上言。虜無馬者。許以牛羊入市。酬以粟豆。科道交章論阻之。虜又請開市于遼東。時許宗魯巡撫遼東。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虜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虜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鎮巡等官。多方備禦。仍遣使虜中。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啟邊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來請。及零騎侵犯。儻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下兵部議。尚書趙錦覆奏。自古禦戎之道。戰守為上。羈縻終非長策。今開市甫畢。而虜寇三入。防微杜漸。誠宜審處。帝命總督

官偵探備禦。仍嚴私自通虜之禁。違者巡按御史指實參究。

李默罷爲民。以萬鏜爲吏部尚書。

壬子嘉靖三十有一年春正月。虜寇大同塞。

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虜寇敢於歲初擁衆入犯。俺答之約束全無。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宣大薊遼各總督鎮巡等官。督令將士合兵。征勦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帝曰。虜賊非時擾攘。官兵不能防禦。顯是平日專恃馬市。全不隄備。故爾今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二十九

附錄御史李承華上言。薊鎮邊關。先年奏留興營及各衛邊卒分隸防戍。已成土著之業。今仇鸞奏留班軍盡數改撥有拂人情。恐生他變。事下兵部覆議從之。

二月虜屢入大同塞。指揮王恭禦寇之。

是月。帝諭兵部曰。虜情變詐反覆不一。爲今日計。惟有大震兵威。用張殺伐。庶有以舒華夏之氣耳。尚書趙錦上言。大將仇鸞領各邊兵入衛。卒六萬八千人。天下精兵無以踰此。而宣大戍卒又十有一萬。大震兵威。用張殺伐。此其時也。若復觀望依違。坐悞事機。臣等萬死何足贖罪。第鼓勇建功。以仰副我皇上眷遇之隆。則在大將鸞所當自盡耳。帝曰。兵馬既多。即令大將分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三十

布逐勦。勿悞事機。時鸞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時通市。故亦不嚴勦邊將。協力防禦。而大同總兵官徐仁復驕縱。聲言既與虜平。無庸戍守。力恣意朘削。爲索裝計。巡撫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近邊將報虜有小警。輒匿不聞。有拒殺虜者。抵死以故。虜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爲名。往來官寺。有司稟饋惟謹。稍有拂

械繫大同總兵官徐仁。參將張騰等詣京考訊。

代府饒陽王上言。徐仁恃虜與平。朘削軍饌。及至有警。移疾避艱。游擊將軍劉潭鈞虜通市。妄稱貢馬。都御史何思不察虛實。誤聞于朝。頒給綵緡。招徠夷人。任其出入官寺。醉饌鮮醇。是以餘寇款鑿。大肆猖獗。而巡按官猶以通市故。不容傳報。較轆中夏大圯邊防。莫此爲甚。下兵部覆議。各官俱宜重懲。帝命錦衣衛遣官械繫徐仁。張騰。劉潭等詣京。即訊。何思削籍爲民。王懷邦奪官。發宣府立功自贖。

三月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兼預機務仍理部事

時階爲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至是加東閣大學士餘官如故

罷馬市
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爲言咸寧侯亦慮禍及密疏止之乃罷市詔史道還尋致仕去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成著之案今

補大同戍卒

兵部上言往歲宣大非無虜患而本鎮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士卒赴援者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命罷勞餽餉費數年以來費金七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軍舍餘丁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矣從之

附錄巡撫御史李逢春按覆參將張騰副總兵王懷邦游擊孫麒各擁精兵志忘敵愾游擊劉潭陰遣廝卒通

虜需路法典俱難輕貸指揮王恭素著苦節臨難致命宜錄祀贈蔭以勵臣忠帝曰王恭忠可嘉予其贈都督僉事任一子正千戶祠祀禮部題行

夏四月倭寇破黃巖縣大掠象山定海諸處

初朱統既論必罷巡撫都御史不復設又以宿應參之請復寬海禁而舶主土豪益連結倭賈爲姦日甚官不

以目視莫敢誰何有王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舶主渠魁倭奴愛服之與其黨徐學毛勳徐海彭老等不下數千人俱列兵近洋掠我居民至是遂登峴犯台破黃巖縣殺略慘甚復四散象山定海諸處浙東爲之騷動矣

補築宣大邊垣

初總督翁萬達建議修築宣大山西邊垣一千一百餘里烽墩三百六十三所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爲虜撤毀所在廢缺兵部奏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中李幼滋遂上言敵壘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棲火械兵部覆行鎮巡官斟酌行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大將軍鸞帥師襲虜塞外我師敗績

是月乙卯伯報虜衆數千住牧威寧海側鸞利虜少欲襲有其功乃帥各營親卒及檄戴綸等統衆萬餘夜馳二百里比曉及威寧海虜覺悉衆突出鸞等倉皇退走殺傷官軍一百二十六人射死馬一百二十四殺死旗丁二十八人鸞等奔還于途斬獲零騎六級上疏言狀且張其功伐兵部覆言斬獲甚少損傷衆多難以言功且出師伐虜與倉卒禦敵不同亦不可以血戰論也帝曰斬獲雖少勤勞宜錄賞鸞白金五十兩紵絲八束戴綸等各賞有差虜入遼東塞備禦官王相成之

虜衆數萬由遼東前屯衛大河口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總督薊遼都御史何棟上聞帝命贈相都督同知及祭葬錄蔭

五月調戶部尚書孫應奎于南京

秋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

倭寇猖獗日甚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乃以忬提督軍

務巡視浙福海道時忬巡撫山東聞命卽日至浙度所

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

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應援

之律寬損傷之條且勅且撫勿拘從之忬任參將俞大

猷湯克寬爲心膂徵浪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築甌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三十三

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爲無恐

虜寇薊州塞

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奏乞兵戶工部三侍郎從

行兵部主徵發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兵械三侍郎各簡

其屬皆隸鸞幕府自布科條煩碎嚴苛動以軍法爲言

帝俱從之鸞以朶顏三衛導虜寇邊欲乘虛搗其巢穴

總督何棟以爲不可貽書勸止之六月內謀報虜欲寇

薊州塞鸞當出禦虜適疽發背至是邊報愈急鸞疾劇

不能出師猶顧戀大將軍印不欲辭仍上請與疾出師

免陛辭從之然卒不能出也

八月奉威寧侯鸞大將軍印鸞死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邊事孔棘大將病不能出禦而印

大將所請偏裨令不行乞暫假大將軍印置將出禦虜

帝謂太兵不可出師卽收大將軍印置將出禦虜錦仍

夜至薊第收鸞印組鸞聞命大恚病益劇尋歿錦乃奏

以總兵陳時代鸞督師禦虜

磔仇鸞屍梟其首父母妻子俱棄市

初鸞家卒時義侯榮姚江俱冒功次授錦長衝指揮知

營辦事必敗乃出奔居庸華華城欲叛降虜聞更及遷

卒獲之都督陸炳以聞下詔欲鞠之炳乃盡發鸞通虜

亂政諸罪狀帝大怒命法司會訊刑部具其獄稱鸞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三十四

久畜異志交通築虜殘毒生民震驚畿甸事下謀逆未

正國典宜剖棺斬首示九邊以爲人臣不忠之戒時

義姚江侯榮俱係通黨宜併斬首鸞妻妾子女付功臣

家爲奴婢財物入官其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

俱流二千里家人仇林等編發戍邊帝曰仇鸞大逆

不道仰賴玄成雖已殛歿難以照常處分卽剖棺剉屍

斬首示九邊父母妻子俱斬妾及孫女發功臣家爲

奴婢時義等卽爲處決仍各剉屍仇林等編發嶺南永

充軍伍仍布詔天下果鸞罪惡虜聞鸞死遂引去

湖貴叛苗平

初張岳檄石邦憲等購求龍許保吳黑苗等遣使

入岩頭聽撫苗麻付盤兵老憐等偵知許保至其烟家
吊喪給至別所解而縛之預白邦憲以兵取許保去岳
疏問錄之性黑苗無可踪跡偵知其以緝急深匿乃緩
其令所轄兵俱釋放密督諸土目索之至是廉得其
處遣兵由等徑入岩襲斬之持其首出諸苗欲攘其
功迫甫等奪去以火薰乾藏之索重價僉事龍遂賞以
白金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白岳始以竣事
則防苗軍田應朝者以持捕柄日益橫有司不能制陰
購承順保靖二宣撫司相仇殺而中取其賂又合酉陽
兵攻平茶虐殺無辜甚眾及官兵討諸苗應朝多沮撓
之岳廉知應朝雖謫然無勇力恃其叔田勉爲之爪距

皇朝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三十五

岳先以計禁越杖奴下獄意謂懼自宜苗苗中遣徒自
列岳今其自效賄罪復不出乃革其緝捕惟應朝勢促
諸土日多仇之其族人亦不直應朝應朝乃來身來見
岳恐激他變杖而釋之今從征進及諸苗破乃以計擒
應朝杖殺之湖貴苗俱平岳上其事廷議增設總督
重臣鎮撫其地即以岳爲之數年乃得代去
以萬鍾爲吏部尚書

時李煦削籍閑住乃以鍾代黔

河溢徐淮

時久雨河水大溢淮安徐邳及山東曹單諸州縣俱罹
其患

九月更新營戎政

帝諭大學士嵩更新戎政悉改營所措置

朴兵部侍郎蔣應奎連政使唐國相于嗣廷削籍爲民

初應奎協理戎政竄其子繼詔姓名于兵籍中唐國相

以子庶敬爲仇讐廝養卒俱冒稱首功授官千百戶至

是給事中凌汝志劾其廉耻掃地乞加案治帝怒命

廷杖各四十發原籍爲民其子行巡按御史收鞠奏報

應奎杖下

南京試御史王宗茂謫補外

宗茂上言劾嵩數其負國八大罪且曰陛下以三皇

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徒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皇朝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三十六

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嵩之驕橫使臣無成所

父母失養妻子孤苦臣下天下臣民罪嵩之害也然

時事至此將舉天下爲戎馬之場臣將家於家自經

林木殆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臣言罷斥臣之

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于臣之生存矣帝謂

其狂幸謫爲平陽縣丞

兵部尚書趙錦謫戍邊

言者論其初附仇讐故爾其他緣讐進秩者奪官治罪

有差

冬十月徐階解部事

階始專直內閣預機務以歐陽德爲禮部尚書代階

大同總兵官具瑛帥師襲虜于塞外。我師收績。

時總督蘇祐與巡撫都御史侯鉞總兵官具瑛協謀仰遵宸命出師擊虜鉞遂徵集兵馬數萬人出塞襲擊虜幕虜酋俺答及把都兒等知覺會兵逆擊我師殺把總指揮劉欽旗牌指揮范世傑管隊千百戶張勅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等急欲衆自衛迺還歸塞內巡按山西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劾蘇祐侯鉞等寡謀喪旅宜加重罰兵部覆議大同邇年以來兵威積弱人無鬪志是以虜益驕橫舉動侵掠如蹈無人之地今總督鎮巡守官乃能躬冒矢石出塞擊討原遵欽依成命搗巢犁庭以牽其深入之心非故輕爲過舉也不意虜酋集兵

皇明本政紀

二十四卷

三十七

迎擊我衆我衆未獲全勝以致欽等七人陣亡雖偵探不明發縱未審之咎難以他諉而深入沙漠震驚疆表之膽亦可嘉予伏望軫念重鎮罷弱之餘官師出塞之勞略其過而加其力戰特寬佑等之罰以作匪躬。帝從之佑等不問劉欽范世傑等先行優卹。

十有一月以楊繼盛爲兵部員外郎。

初繼盛謫狄道典史三年虜敗約屢入寇仇鸞極力事露族誅之。帝思繼盛言驗遷知諸城縣月餘授南京戶部主事之官三日遷刑部員外郎隨改兵部武選司癸丑嘉靖三十有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先是歲前秋月山東徐淮及廣東俱大水冬日下有赤

氣及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至是元日日食不盡者二秒南京御史徐枋上言日者衆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爲德元日者三陽之首以生育長養爲事乃于此時謫見于天數十年來未有天變若是異者夫日食爲占先儒謂爲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于大察乞勅部院秉公去留以明黜陟之典而京堂大臣依故事自列毋妨賢路綏中國制夷狄莫先于自治乞勅邊臣撫士卒嚴團練固城堡謹烽候以爲先事之防疏上不報久之謫補外任。

逮繫御史趙錦于詔獄。

時錦巡按在外見有日食之變亦上言春秋日食三十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三十八

有六未有無其應者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其應尤重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閣臣怙寵有若影響之不易者敢昧死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逼僭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前代也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今大學士嚴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恃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巨細咸欲取裁于一已少有違拂必陰中之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皆先關白而後具題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其私人

賄客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必先脔削士卒以行賄。賂入則顧指諸司。曲為擬議。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上聞。執法之司。心灼其冤抑。而不敢申理。至于宗藩。以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諡。亦惟視賂之厚薄。為進退。于今而莫之他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閱。而後聞。其各具副封。以自達其諸中外臣僚之陸除。當其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則臣所不忍言。進。有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總之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顯恣。何以加。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諸惟 陛下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固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已周詳。而封疆之臣。未見有堅甲利兵。足以制醜虜之致命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今閣臣行私。邊將用倖。以培植為得計。以營求為材能。故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任。賞不當功。罰不當罪。紀綱大壞。雖有百萬之衆。何益于事哉。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高罷免。以應天變。慎簡忠良。以備顧問。勿使復侵府部諸司之柄。則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也。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

悅嵩命遣官校逮繫錦。下錦衣獄。久之削籍為民。以聶豹為兵部尚書。

豹初知華亭縣。歷官按察副使。以事削籍。家居數載。虜犯都城時。以大臣薦。與何棟俱起家。治兵禦虜。日見信用。遂躋本兵。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考訊論死。

初嵩見馬市無成功。仇鸞敗誅。念繼盛言驗。欲致令親已。故一月數遷其官。且欲沽庸材名也。乃繼盛益不平。嵩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而調武選。遂日夜具疏草。疏成。以是月十八日齋沐上之。言臣前阻馬市逆鸞。嗾獄吏欲成臣。陛下特寬其誅。不二年間。復令官臣。夙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四十

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報塞。而莫知所為。則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外賊惟虜。內賊惟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也。嵩之罪惡盈滿。沈練徐學詩。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第皆言其貪污小小耳。臣敢以嵩之顛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太祖罷中書丞相。載諸祖訓。計至深遠。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此壞祖宗之成法罪一。權者人君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提督自任。遂竊威福。以市一己之威惠。天下羣臣咸畏嵩。甚于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罪二。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忠君之道也。今陛下有一善。嵩必令于播衆以為成之自我。又刊刻聖諭奏記。欲使天下後

世謂陛下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罪三。陛下命嵩擬旨。嵩命于世蕃。約義子趙文華等。會署之。屢更數手。機密漏泄。卽沈鍊劾嵩之疏。世蕃猶與文華擬旨送入。餘可知矣。此縱奸子之僭竊。罪四。嵩欲其孫冒邊功。先以外姪歐陽必進總督兩廣。如家子江伯陳圭爲總兵。鄉人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奸比周。妄奏長孫嚴效忠。有奏捷功。冒授錦衣鎮撫。又冊報效忠。獨斬瓊州寇七級。令次孫嚴鵠襲替。併功陞授錦衣千戶。乃以必進爲工部尚書。圭管後府。如桂遷太僕少卿。此偏既作。倣尤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叅謫戍。皆嵩有以倡之也。此冒朝廷之軍功。罪五。逆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金三千。授指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父子亦藉以陞。後知陛下疑鸞。始相排謗。以掩初跡。此引背逆之奸臣。罪六。前虜犯內地。尚書丁汝襲問計于嵩。嵩教以勿戰。恐敗不可掩。及汝襲逮治。求嵩居間。嵩曰無恐也。吾密疏保若矣。汝襲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此悞國家之軍機。罪七。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私。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及大計京官。嵩逼吏部併黜其兄中舍應豐額。聖明察及留之。給事厲汝進亦以劾嵩謫爲典史矣。及大計外官。復逼吏部將汝進削籍。則中外諸臣被其中傷者。何可勝數。此專黜陟之大柄。罪八。嵩既專

擅則吏兵二部之權。尤所專主。文武之遷除。唯以賄之多寡爲低昂。故將官多股削乎士卒。而行伍失所。有司皆剋剝乎下民。而百姓流離。怨恨載道。人人思亂。俱欲啖嵩之肉。此失天下之人心。罪九。嵩諂諛以欺上。貪污以率下。一人貪戾。天下成風。以爲法紀爲固滯。巧彌縫。爲庸敏。厲廉介爲矯激。善奔走爲練達。卑污阿附。空不可破。此壞天下之風俗。罪十。嵩有十大罪。而陛下不知者。以有五奸爲之地耳。結納。陛下之左右侍從。一言一動。無不關白。凡聖意之愛憎舉措。嵩皆預知。而送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奸一也。以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必送副封。與嵩先閱。而後進。稍有干涉。卽爲彌縫。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而後上。故嵩得以輾轉撻拾之。是陛下之納言。皆賊嵩之鷹犬。其奸二也。嵩畏提騎之輯聞。令子世蕃結姻提帥。以遂其掩飾之計。是陛下之牙爪。皆賊嵩之爪葛。其奸三也。嵩又畏臺諫之彈糾。故于進士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爲中書行人。其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與徵取。而選擇之時。復取熟軟圓融者。以補臺諫之列。已而登拜則留飲。差發則餞遺。所有愛憎。則授意論列。而緘默無建白者。五六載則擢置華顯。故諸臺諫寧負陛下。而不忍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嵩又懼部臣如徐學詩者。猶

行以議吾之後乃令于世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其有無望者斥逐之連絡倚附合爲一黨是陛下之臣工皆賊蒿之心腹其奸五也蒿之十罪賴五奸以掩護五奸一破十罪立見陛下聽臣之言察蒿之奸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蒿惡或諭諸閣臣諭以勿畏蒿或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雖繫俺答之頸臣敢許其易易耳竄入帝大怒命繫錦衣獄詰問何自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憚蒿者且二王家事寧不慮爲蒿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岔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騰受蒿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今旨律絞郎

中史朝賓持不可嵩問之謫史外任侍郎王學益贊蒿具其獄尋遷一級

二月改王忬巡撫浙江及福興漳泉地方

忬以巡視權輕不足督率吏士請改勅文及印記從之乃改巡視爲巡撫

加都督陸炳少傳兼太子太傳支伯爵俸

兵部尚書聶豹上言都督炳替奪逆鸞之氣計安社稷功在國家與尋常勞動不同宜待以殊典以酬微功帝從之乃加少傳支伯爵俸眷遇益隆

逮繫兵部郎中周冕于詔獄

初楊繼盛劾高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效忠名冒功濫

擢事必進上疏強辯自云欲白心迹下兵部查覈奏聞世蕃自爲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奏覆冕乃上言嚴蒿心事兩京臺諫諸臣言之已盡臣不敢再責聖聽臣職司武職功次聞見頗真謹即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所鎮撫亡何嚴鶴言效忠病廢鶴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二級遂授千戶臣于昔日問效忠爲誰曰蒿之廝役也鶴爲誰曰世蕃之子也憤懣不平久之不意蒿之表辛日僚顯爲家謀敗同市牛之行壞朝廷之法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構虛詞遣臣欲臣依草題覆欺罔之罪可容誅哉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可爲左據臣竊思祖宗之法萬世不易未見宰輔子孫送軍門報效者有之自蒿始蔣應奎唐國相以卿貳倣尤俱蒙追論而蒿乃不究誰禁乎伏望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臣雖隕首亦無恨矣疏入帝以冕爲挾私命逮治之三月王忬督兵破倭寇于普陀諸山

初王忬廉知參將俞大猷湯克寬材勇虛已任之有都

指揮盧鑑生前都御史朱統事尹鳳生職事繁獄情
諸知其能奏釋之。爲別將募沿海壯民及徵募土兵
分帥之。日犒撫激厲欲得其死力。而倭魁王直等結若
海中普陀諸山。顧時出近洋襲我軍。忤偵知之。乃夜遣
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繼之。徑趨倭砦
縱火焚其廬舍。賊倉惶覓餘艘走。我兵隨擊大破之。斬
首一百五十餘級。獲生倭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
算。忽颶風發。兵亂。巨魁王直率衆乘間逸去。都指揮尹
鳳復以閩兵邀擊于表頭。其交諸洋斬首百餘級。奪生
倭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象上奉天殿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四十五

賜陳謹等四百三人及第出身。

閏三月。虜寇大同塞。副總兵郭都禦虜於之。

虜寇大同之深井堡郭都外事間。帝命卹典視張達

例予之。巡撫都御史疾鉞削籍爲民。

城京師南郭。

虜寇延綏塞。副總兵劉梅禦虜於之。

本年虜寇延綏塞。攻圍城堡。劉梅督兵出戰。力屈。於之。事

間。帝命卹典如張達例。

夏四月。倭寇掠溫台寧紹蘇松諸處。

時諸倭巢穴既燬。王直毛海等奔散。四去。倭忽千里于

是溫台寧紹諸處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帥兵往來海

環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有蕭顯者。尤桀校率勁
倭四百餘。居上海之南。滙川沙。逼松江。而軍餘衆圍嘉
定。太倉。劫殺焚污。慘不可言。已而王忬遣都指揮盧鑑
信道擒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
事聞。復賜白金文綺有差。先是。吳淞間。人習爲吳軟賊。
未至。望風奔潰。而文武大吏不能以軍法繩下。乃有司
黠者。類以軍法挾喝富人。巧索橫斂。類多乾沒。廉價者
又以吳淞善誘。俛首縮足。不敢動一錢。激賞是以公私
坐困。戰守無策。寇來散亂。不支。遂至破昌國。臨山。鄞。甯
乍。浦。青村。柘林。吳淞。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寧。
上海諸州縣。行不肯隱。敗胃功。有所陷沒。隨而擊走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四十六

計倭所得亦不足償失。前後倭斬總三千餘級。具浙賴

之。

中呂平易州經略大臣。

革屯牧管田鹽法都御史。

先是。科道建議。增置屯牧管田鹽法三都御史。乃以王

直整理屯牧。王璣招撫管田。王甲清理鹽法。至是御史

霍冀上言。屯牧宜責之山西。等處巡撫。管田宜責之鳳

陽。山東巡撫。鹽法宜責之巡撫御史。庶幾省費。寬民云

下。吏部覆議從之。王達等各遠里聽用。帝曰。天下大

政。屬之六部。言官意見。或有異同。部臣當執可否。以爲

行止。如何。輒便題覆。以致方行遽改。甚非國體。願事依

其全無定執姑宥不究王達等俱准裁革仍行巡按御史勘覈各官有無成效具奏

山東盜李之強

李之強賊天下人建旗鼓殺掠居民流劫邳州諸郡邑巡撫山東御史沈應龍總督漕運都御史連鎮臣不以聞達等御史李逢時上其狀帝怒切責應龍

李之強賊天下人建旗鼓殺掠居民流劫邳州諸郡

以圖求久山西一鎮用銀六十五萬九千六百餘兩有

前歲秋防支餘銀四十四萬二千七百兩外請給發御

史秦朴亦言土砂易圯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臺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四十七

多言奏乞之數六十餘萬則經營之限必十餘年內帑

匱乏難以議發况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為旦夕防

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

秋八月河南盜師尚詔入歸德府及柘城縣

初柘城人師尚詔為司市老人陰蓄異志歸德府知府

尹一仁不察其奸信用之械使緝捕奸盜尚詔有所藉

盜橫廣納諸不逞謀為不軌至是要結數百千人尅日

舉兵適府中遣二邏卒至所居鎮落追攝他有罪者尚

詔黨見之疑來偵已白尚詔執之昇二卒至關候伺斬

首以祭遂率眾馳薄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倉卒

棄城而其黨先布為中訶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

其黨勿犯學宮勿戮辱生儒以故城破府縣官及其私

人多避匿學宮得不罹患一檢校倉皇走執而殺之仍

劫獄囚掠帑藏捆載出城去初尚詔未叛時利奪傍近

富人家已巨萬金買一娼家女為娼至舉兵薄府城委

其家不復備念無有犯我者而柘城人某素狡諂計尚

詔出即率俠客數十人掠其家傾所蓄金資淫其娼姬

而去尚詔歸聞故大恚恨詢姬其由姬頗識某舉以對

尚詔遂率眾圍柘城索其人縣官不即予守又無策城

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大掠公私庾藏而去復圍太康縣

亦索所素仇一二人署事楊通判者懼不能守執其人

絏城予之殺之乃去時巡撫都御史楊宜徵兵追捕為

所敗官兵死者數百人勢益猖獗脅從日衆殆至數千

萬人矣

冬十月河南盜平

尚詔流劫兩月所經睢州西華扶溝鄆陵許州臨潁諸

州縣殺人數千拒敗官兵數次至韭園乃敗其黨散去

尚詔變姓名走山東為官兵所尾盤詰獲之河南方寧

虜寨二十萬薄烽火通于京師帝懲庚戌事憂日肝

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時總督薊遼兵部左侍郎楊

傳躬擐甲乘城督諸將士防禦甚力虜百道攻塞垣傳

隨力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即軍中賜

博衣一襲發帑銀一萬兩犒其將士博承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虜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卒持大械夜數入其營殺之虜竟宵不得息倉皇遁去事聞帝大悅進博右都御史兼侍郎任一子錦衣千戶博受知帝深以此功也

復以李默爲吏部尚書

萬鏜以太子少保削籍爲民乃復起默加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

甲寅嘉靖三十有三年春三月倭寇掠揚州諸處

倭寇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四十九

夏四月

秋七月虜入大同塞建繫總督宣大兵部尚書蘇祐及巡撫都御史齊宗道于詔獄

時虜衆數萬入大同塞總兵官某帥師出禦力屈死全師覆沒事聞帝大怒逮繫撫臣齊宗道下詔獄勅蘇祐致仕已而復逮祐下獄削籍爲民宗道得減免別用以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齊宗道被逮帝問嵩可燭同者嵩倉卒不知所對

帝曰朕知王忬可乃手勅吏部曰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乃可其以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趣令之任忬忬在浙江薦盧鏜釋柯喬激厲諸將鄧城劉堂孫敖

夏光等爭奮逐北或以死紱著節復廣爲偵刺凡沿海大猾稱倭內主者悉繫按覆其家破解黨與自是倭奴不復知我虛實與所從嚮往而餘艦在海中者亦無以救粟火藥通矣往往食盡自遁散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所由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夙夜怨苦忬令罷之曰吾斥堠明無慮弗及奈何先敵而逆受困敝耶一郡大喜至是往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爲俞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中之禍始慘矣先是忬奏薦盧鏜爲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妨鏜光陰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爲動已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五十

而南京各官復薦鏜乃復用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將帥稱得人云

八月進李本文淵閣大學士徐階武英殿大學士

初文華爲主事不檢左出爲州判官黃緣嵩復入爲郎亡何改通政參議尋擢通政使日與嵩子世蕃比周翊嵩口爲義子耶陽巡撫缺人嵩願指九卿會舉文華給事中朱伯辰上疏數其不可且曰馮聲援而賂寵日張恣貪婪而廉耻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鄙聞散猶玷班行臺憲何堪任使疏入不報不二年入爲工部侍郎至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禳其魄帝從之乃遣文華往祀因令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轢官吏

摻括財物。公私告擾。益無寧日矣。

虜入馬蘭峪

虜以萬騎寇馬蘭峪。總督右都御史楊博檄總兵周益
出擊走之。

十有二月虜寇大同塞。

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捕首虜
百餘級。馬牛稱是。進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
巡撫大同。許論及諸將士賜予有差。

乙卯嘉靖三十有四年。春正月。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
督浙福南畿軍務。

時朝議欲徵狼土兵剿倭寇。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五十一

為狼土兵所戴服。故用之。勅令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
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置諸叅佐。經亦慷慨自負。許中
外忻忻。謂島寇不足平矣。

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

夏四月。張經大破倭寇于王江涇。逮繫張經及巡撫都
御史李天寵于詔獄。俱論死。

初。經至浙中。有府同知張任者。先為郎。唯經銜之。經
行部至其府。夜令人踰城出。質明詰責任司兵防。不嚴
城守。被冠縛而審之。潘臬府官俱不敢一營解。得監
織內臣馳入止之。任囚首僂跌出。不勝辱。欲自殺。其
知府夜伴之。乃免。國朝府丞貳無受笞者。遠近駭異。

人心稍不予。經其所用諸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

抗驕。不為用。而新拔士。又慄慄不任兵。所徵田州兵。尾

氏山東鎗手。又不受律。以故連戰敗。勦名實損。時侍
郎趙文華挾高嶽。願指凌經。經自以大臣。礙然其上。不

為屈。文華志連疏。劾經謂其材足辦平賊。第以家在閩

避賊仇。故趨起。縱舍賊耳。會臺諫亦有言者。帝大怒。
遣官校逮捕經。未至。經已大集兵破倭于嘉興王江涇。
斬首二千餘級。被溺死者稱是。事聞。兵科奏乞留經。自
效。平餘倭。不聽。併李天寵俱逮至京。下獄。考訊。論以縱

寇罪。次文華復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為僉都御史。代
天寵巡撫。而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經總督。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五十二

倭寇常熟江陰諸處。知縣王秩。錢淳。禦寇死之。

時倭寇蘇常諸縣。常熟知縣王秩。江陰知縣錢淳。各督
士民出禦。倭眾寡不敵。力屈被殺。事聞。各加贈卹。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先是。忬撫大同方半歲。而薊遼總督楊博入為本兵。廷
舉忬為貳。帝手署用。忬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

博總督。忬至薊。無幾。何虜酋打來孫。黃台吉。擁眾數萬。

薄古北喜峰諸口。忬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計戰

守諸利害。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聽權駐。據險要。專

責成。明偵報。張兵聲。恤主兵。撫屬夷。俱報可。忬乃以副
總兵吳佩。遼東總兵殷尚質。薊遼總兵周益昌。副總兵

業及總兵趙卿李賢等各統騎步諸兵分守冷口馬蘭峪墻子石塘嶺及淳海子紫荆關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兵就險勿分彼我界所以爲防禦計者殆無不至初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屬夷爲我外臣然往往爲虜用迫之則與虜一厚遇之益驕縱挾虜恫喝我久無良畫忬熟計其便令鎮巡諸官其以綺繒胡粉之屬結其妻孥撫慰備至又約薊遼各總兵官以六月耀武其地旌旄經百餘里鼓鉦不絕三衛夷稍惕厲復爲我用矣

九月虜寇懷來

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兒墻黑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五十三

衝峪大石溝諸處總督王忬督兵拒擊復走之事聞進忬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任一子千戶并錄宣大功許論加太子太保餘有差

十月殺巡撫李天寵總督張經棄兵部員外楊繼盛于西市

初繼盛獄具至冬月朝審諸內臣夾道擁視因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歎曰奈何不以此囊藁也每歲覆奏帝意惜之至是復朝審部臣將繼盛與張經同疏覆奏帝下旨行刑繼盛妻張氏上言願代夫死不報遂以是月一日死于西市天下聞之論曰此國家殺諍臣之始前此而恩而爵而

往行間或投戍遠裔也後則允繩希顏俱肆市而鍊亦羅織不免矣分宜之惡極哉夫三尺刑以平庶獄而召問二王一語何關令旨以是抵法亡論臯繇泚頽即張杜羅吉見之當亦搔首咋舌走矣當時理官豈豺豕者耶而自廁隸于權姦若是噫亦甚矣哉使有如王儀封理馮侍御者則忠愍亦必得投還待雪矣而何至長吟就經也嗟嗟言之徒爲於邑

十有一月虜入遼東大掠義州諸處

打來孫等擁衆入遼東塞殺掠義州等處居民總督王忬復拒擊走之巡按御史上言地方被戮宜將總兵官殷尚質究懲巡撫都御史蘇志皋罷免王忬切責章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五十四

兵部楊博覆奏尚質等力能卻虜情有可原帝從之置不問

止徵狼土禦倭

初徵狼土詣兵剿禦倭寇已而土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就約束所過殘掠居民百姓苦之迄無戰功可錄于是總督楊宜上言徵調狼兵非徒無益而肆意騷動殘害元元不可帝從之命兩廣督臣查果遣發隨路擊止

附錄右都御史朱希孝奏言錦衣千戶嚴鵠執獲虜謀哈台白馬廝二人左都督陸炳奏言官校戴經李恩執獲虜謀波羅花兔羊羔兒三人皆我華人易名爲虜州

者下兵部覆議。帝命希孝炳各任一子錦衣百戶。嚴
鶴等照例陞級。鶴嵩孫經恩炳私人也。

閏十一月別防倭諸臣職守。

給事中孫潛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
及都察重臣事權不一牽制靡定所以迄無成功。兵部
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實敷布聞總督主徵
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
設法教練身親戰陳至于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
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勅諭施行。論曰十年九牧
自古患之蓋不啻所牧騷繹而牧者競以意見相軋事
權相撓利病勞逸相妬傾矣若之何盡牧之利耶方倭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五十五

禍方萌時一統足以剪其滋及其既熾一忤足以遏其
衝而何庸乎總督又矧督察耶統久而漸離大撤忤去
而驚猛頃解經來而天寵之任不專文華至而經禍立
構且併天寵而屠僂之矣尚何冠之能乎孫潛之疏
深為有見惜不洞言其極而使本兵大臣徒紛紛于職
守之區別也。

十有二月逮繫給事中楊允繩詔獄考訊論衆。

初允繩巡視光祿錢穀劾寺丞胡膏混報子驚乾沒帑
金膏亦上疏辯許請允繩訕。上齋祀慶賀駕言劾臣
苟有臣子之心安敢如是。皇上為國為民精誠格天
而臣有欺謗如允繩者何可以為百官勸也臣一身不

足惜如朝廷大體何。帝大怒命繫允繩詔獄嚴刑
考訊已而付刑部論允繩誹君比罵父律絞仍廷杖八
十固禁之胡膏亦補外職。

趙文華還京

先是文華攘王江涇之捷以為已有又奏言督兵破倭
于周浦等處捷聞召之還京。

秦晉地震山移

陝西地震山移數里平地圻裂水溢出西安鳳翔慶陽
諸府州縣城皆陷沒人民壓死者數十萬連震數月人
心惶恐夜露宿里間不敢近廬舍山西平陽河南河洛
諸郡縣皆連及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五十六

丙辰嘉靖三十有五年春正月逮繫李默于詔獄以趙文
華為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默復入吏部給事中梁孟龍劾其剛偏貪污以名器為
網利之媒不宜久縱以傷國體默上疏辯許。帝兩舍
之不問至是默復與趙文華構陷文華抗疏劾之初默
與嵩異嵩銜之文華心知嵩指故有是劾疏入嵩中主
之下旨收繫詔獄考訊竟死獄中嵩德文華故擢為工
部尚書。

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

本攝吏部上言欲第九卿長貳及寺院督撫諸大臣材
品上請去留。帝然之本乃疏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為

三等。其上一十有八人。首工部尚書吳鵬。以是入華嚴。世著陸燁馮天馭何鰲沈坤諸人。其中七十人。則鄭懋。鄭徐領洋趙貞吉諸人。其下十有五人。宜斥免。乃楊行。中葛守禮。艾布淳。郭鑒。陳邦脩等。多可任用者。時論非之。三月。題陝宮殿。

首尾修營十有餘年。至是始訖工。役諸官。擢賞有差。加李本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策上奉天殿。

賜諸大綬等二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

夏四月。倭寇薄溫州。同知黃劍逆戰。死之。

時寇犯溫城。劍馳檄出兵迎擊。賊戰敗被執。寇欲還劍。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五十七

索千金為贖。劍罵賊不置。賊怒。磔殺之。事聞。贈浙藩叅

議廕一子太學生。仍為祠春秋祀之。

倭寇薄崇德縣。遊擊將軍宗孔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貴

道逆戰于皂角林。俱死之。

倭眾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時宗孔以數百卒守崇

德。欲扼其衝。乃逆戰于皂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之。獲首

功七十餘級。力竭無援。大呼鎮撫侯槐等力戰俱陷陣

死。事聞。贈孔都督同知。廕一子世指揮。念事。槐衡各晉

二級。貴道贈光祿寺丞。任一子知印出身。

倭寇大掠福浙淮揚常鎮諸處。

先是張經逮去。以胡宗憲為兵部侍郎。代經總督。而趙

文華亦召還。宗憲當事。莫知所措。寇益熾。南自福清。登。岬。散入內地。流劫溫台淮揚常鎮諸府。殺掠焚燬慘不。勝言矣。

以吳鵬為吏部尚書。

以許論為兵部尚書。

時楊傑以父喪去位。乃以論代。博而用侍郎江東代論。總督。

附錄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傳諭。夷酋。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夷酋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五月。大徵夷。反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尚書趙文華總督。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五十八

浙福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圍巡撫阮鶚于郡城。巡按御史趙孔昭上。疏乞援。巡按御史邵惟忠亦上言。倭寇薄通州。攻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為留都門戶。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為緩圖。宜大集客兵。嚴勅諸。臣。協心戮力。共靖其亂。下兵部覆題。倭自入犯以來。未。有偏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而。分枝防禦。不無顧此失彼之患。徵兵應援。寔不容已。且。者趙孔昭乞援。已議令徵集湖廣土舍。永順夷兵。併山。東河南廣東打手胡廬等兵。共六枝。俱赴浙直軍門。應。用。今再議選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綏兵。徐。

沛募兵勅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前去以爲犄角保障
留都帝然之文華請行乃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

福直隸軍務

六月倭寇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去

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
是倭衆大至知縣柳東伯不知所禦攜印組走匿殘殺
民人無算其縉紳被禍尤慘皆追悔不城爲失計矣東
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隍可守削籍爲民

倭寇薄海鹽縣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

事聞

行健贈指揮使任一子百戶祿存仁各贈卹有差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卷九

九月廢徽王載堦爲庶人自殺

王國開封之均州初恭王嚙其知州某衡命執而箠之
知州死巡按御史劾王大不敬帝謂御史庇其部官
逮御史詣京廷杖之及王即位益橫謂帝庇我日噉
護衛卒按羅士民有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謂爲國中
固有沒入之民間女子稍端麗者俱強昇入府爲官婢
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官婢小有售輒箠死昇尸焚之或
生啖虎豹或生銅棺中燎焚死痛哀聲徹道行者不忍
聞又庇其伶人使凌轢縉紳士道遇伶人輒辟易不則
必遭唾譴或有被柳榆者間以白王王仍伸伶人不爲
問又架飛觀數百丈自北城女牆上連府中後苑命伶

人激潑潑水入相輪後苑浴池內其視住所植樹
諸士民第舍即發屋壁之不可即遭杆或沒其地
民皆立定立握手屏息恐觸忌破家矣先是王好方術

士煉女癸爲鉛服之云能延算有果散人者以羽客出
入王門下知帝好方術乃竊王鉛走京師實錄獻
帝帝服之喜復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王王謂吾鉛
當自獻何爲假彼市寵也乃不與散人忻之而王好微
行嘗從其食客之留都及鳳陽遊數月乃還一日

帝從容問散人爾游微邸知其王何似散人前卻奏曰

日者猶未諳事自之留都還則大曉暢帝愕然自是

疑王而州民耿安者有女在王官中以過簪死毀其屍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卷十

安勸女非命走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窺

留都鳳陽睥睨非望及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官勘覈不
妄帝怒命削王爵廢爲庶人禁錮鳳陽邸于是巡撫
都御史潘恩巡按某督叢圍王宮欲徒之王懼命妃妾
四十人俱麗粧自經王亦經死貨貨俱沒入官初王庭
鍾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入沒占者曰當亡國王不悛乃

及

八月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倭寇于梁莊

初趙文華赴浙沿河徵檄河間山東兵四千人募徐沛
兵千人爲前鋒已而抵鎮江兵東下諸寇懼在常州桃
港諸處者聞之皆解散亡何復聚掠懷忽莫測胡宗憲

計無所措議欲招輯之徐圖掩襲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巡按蘇松御史周如斗不可因上言寇未一挫撫之徒滋後患宜命文華矢心協慮務懷未圖今徵兵四集初氣正銳當大張軍勢明彰天討期以滅寇安民勿得輕信真謀自貽慘辱帝然之論文華協謀剿寇寇期蕩平文華仍與胡宗憲宣諭渠魁徐海等出降而密微總兵俞大猷整師大戰徐海猶豫不決率眾欲就撫仍肆掠不止俞大猷督師襲擊于沈莊破之又追擊于梁莊賊大潰敗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會皇湯水死引出截其首生獲副魁麻葉陳東徐洪及倭魁辛五郎室之麻餘眾解散地方稍寧文華前後兩上捷音襲為已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六十一

功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已而兵部復奏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敵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為也乞上修祀用答玄貺趙文華等功次待覈實擢賞帝從之先降勅旌功仍令文華還京

九月杭州火

府城東南隅及郭外大火官民廬舍焚燬數千區死者甚衆

虜寇喜峰口諸處

虜酋小王子打來孫等寇一片石喜峰口諸處總督王忬督兵拒走之事聞贈金綺有差

趙文華還京

初文華再出督兵所至徵兵集餉浪費不經于是提編徑役加徵稅租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迫貽富民脫釋幽醜接括公私金瑤圖圖以百萬計其為軍旅之用纔什之一二所徵官土民兵川湖廣貴山東西河南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前遣還不去往往潛為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雖有梁莊之捷人腹非之至是還京而吳越之間若脫距矣

冬十月馮岳平湖廣苗

初張岳既卒諸苗廬阿項吳平張等復叛總督侍郎馮岳至檄總兵石邦憲復擊平之捷聞進岳右都御史兼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六十二

侍郎邦憲為都督同知餘擢賞有差

十一月虜入遼塞總兵官殷尚質遊擊將軍閻懋官禦虜死之

虜衆十餘萬入寇鎮靜堡諸處殷尚質等帥兵出禦力

屈死之事聞贈卹有差總督御史王忬奪俸三月巡撫

蘇志皋奪官二級

賜大學士嵩免朝仍腰輿入直

帝謂元輔嵩年逾七表賜免廷賀惟入直西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為異數云

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論平倭功也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賞有差

十有一月獻俘俘

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等械繫亦至禮兵一部奏請獻俘從之羣臣俱具服稱賀仍舉謝玄大典

丁丑嘉靖二十有六年春二月致仕尚書朱希周卒

三月倭寇掠寧波府

初梁莊之捷徐海等敗死其渠魁王直復糾倭衆六艘約三千餘人入寧波府岑港登陸四掠焚戮慘甚總督胡宗憲方議招納按兵不擊參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虜人薊州憲掠濠河諸處副總兵蔣承勛禦虜死之

虜酋打來孫等擁衆十餘萬人薊州桃林口踰建昌營

樂河掠永平諸邑蔣承勛率衆禦虜戰死之事聞贈

皇明大政紀

六十三

承勛都督蔭一子正千戶言官劾總兵歐陽安等帝

怒奪王忬右都御史止以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視事巡

撫都御史張祉謫爲大理丞總兵歐陽安奪都督各仍

舊視事

夏四月丙申奉天謹身華蓋及奉天午門災

是日晡時大雷雨至戌不絕忽火起奉天殿及謹身華

蓋二殿奉天午門一時俱災次日羣臣各上疏慰問

帝命各加修省

辛丑有事于郊廟社稷詔天下

告災也帝諭禮部正朝係出治之地上下同責勿但

災罪茲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停刑百官依修

省例五日乃止

海寇王直誌誅

胡宗憲與王直俱徽人初直冠岑港宗憲欲戰而慮不勝乃力主撫議檄總兵官盧副往來直舟爲盟甚堅約直來官以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信之亦自奮言能肅清海波遂與毛海峰葉碧川挺身來見宗憲以賓禮遇使指揮爲其館主給輿夫肩輿出入復出薪米肉酒供饗其舟人日費百餘金且交質爲信保無他虞宗憲以狀上然不敢悉其故大媿沮然不獲已密檄按察使收繫臬司獄具諭令少緩恐急則激之去然其實欲陰逸直顧前盟也而將歸責于按察司按察司覺之乃急

皇明大政紀

六十四

收直竟服上刑宗憲復以爲已功謂招納爲秘計非本心也朝廷信之加憲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無所歸益恚恨謂我不足信撫之不復來矣日散掠閩越淮揚爲禍更慘

秋八月進徐階少傅李本太子太傅

虜入鴈門塞

虜衆二十萬破應州四十餘堡攻鴈門關巡撫都御史

閔煦乞兵應援總督楊順見以爲失律當坐乃總兵殺

避虜兵民歸上首功以自解得不罷去

冬十月玄獄諸山獻紫芝千餘本

先是帝屢諭玄獄諸處採獻鮮芝逾九月者勿上至

是共獻到一千四百十本。已而巡按北圻御史馬思獻二十本。巡撫河南都御史潘恩獻二十有五本。布政使林德和獻二十有二本。巡撫北圻御史路楷獻二十有一本。四方總上者不勝計矣。鄆縣民亦獻一百八十有一本。實以金幣。

楊順以指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初鍊至淳安州。里中人爭館穀之。使弟子從學。愛甚。父老問知其故。則相罵。嵩父子鍊亦大罵之。又東。易為偶人三。目為林甫。檜及嵩。而射之以泄忿。嵩父子聞之。益害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為功以掩敗。鍊復大怒。適貽書讓之。已而侍郎楊順至。掩敗益甚。鍊讓之。語益

聖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六十五

峻。且為詩及樂府以寄諷。順大恚恨。陰嗾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白世蕃。謂鍊結客欲報嵩父子。世蕃以問御史李鳳毛。鳳毛曰。有之。然予已解散其黨矣。尋遷鳳毛光祿卿。以路楷代鳳毛。世蕃又以鍊為屬。楷至。則與順共為策。適有白社妖人通虜者。順急捕之。乃竄鍊名其中。以謀殺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亦不為雪理。議上。嵩擬旨殺之。藉其家。任順一子錦衣千戶。遷楷太常寺少卿。順以嵩償我薄。意其毒鍊未足也。復取鍊二子箠死。又取其嫡子生員襄。日考掠之。幾不免。及順楷敗。乃脫。

重建奉天等殿。

初三殿二門災。帝諭禮工二部。先復朝門。餘次及之。文武大臣捐俸助大工。於是唐王助金五千兩。榮王五千兩。晉王二千兩。各下璽書優獎。嚴嵩朱希忠陸炳各助金一千兩。李本徐階方承裕謝詔許從誠等各五百兩。餘官有差至是。帝諭羣臣。皇天眷朕。新作明堂而治。以是月二十八日建工。預奉告于玄極殿。及大高玄殿百官吉服視事。法司停刑。

十一月。加故主事史際為太僕少卿。任其一子。

際久居里中。以參軍前謀議平倭有功。胡宗憲上其狀。命進尚寶卿。已而加太僕少卿。閒居里中。廕其子繼書為錦衣百戶。

聖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六十六

附錄給事中徐浦劾戶部尚書方鈍。昏庸依附。難司邦計。如言官奏胡宗憲阮鶚提編虐民。呂希周侵牟軍帑。皆事有指坐。而鈍題覆故為。兩可以示調停。不堪重任。可知矣。疏入不報。雲南左布政鮑道明獻寶石一萬五千八百餘枚。巡撫四川都御史黃光昇獻礦砂五百斤。

千有二月。兗州地震。

無雪。

帝命祈雪于雷殿諸祠。逾月雪降。羣臣表賀。

趙文華罷。

初文華自浙還。以金二萬兩。金絲床幄一具。饋世蕃。世

著姬妾二十有七人。各金翠髻粧一套。世蕃以爲薄已。斷之爲蔬草遺文華。使移病去。文華不得已。依其草上之遂放歸。

戊午嘉靖三十有七年春正月。光祿火。

帝諭司禮監曰。寺火。非天災。自馬從謙以來。邪黨日多。故爾。

唐園大同右衛。

虜衆數萬入大同塞。圍右衛攻之。不克。事聞。帝命戶部發帑金十萬兩。付大同督撫大同。選集兵馬。應援右衛。

附錄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獻芝二十四本。巡按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空七

莫如士。獻二十本。山東巡按段願言。獻二十七本。湖廣

巡按黃季瑞。獻四十六本。河南巡按楊惟平。獻二十五本。

三月。河南地震有聲。

逮繫楊順路楷于詔獄。尚書許論劄稱。起楊溥代之。

初。虜寇中有逃婦。桃松債來歸。總督楊順納之。上其狀以爲功。已而俺答索桃松債急。順急。上言。虜情叵測。欲脅朝廷歸之。未及決。俺答于黃白吉點虜也。詐言以我叛人丘富。易桃松債。順信其言。以松債予之。而丘富竟不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楷納賂。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乃上疏劾順。楷謂順先後請兵餉六十餘

萬而寇至。輒稱無兵。如桃松債未降。此不過虜中一亡婦耳。苟明于啓釁之媒。拒之而弗納。可也。何乃食爲已。功以誇示京師。及聞虜會來索。又張皇敵勢。恫喝朝廷。故爲兩難之說。以自解。已而輕墮虜計。以丘富易而丘富卒不得。不知順何以自解也。乃行七千金。賂御史楷。楷遂箝口隱蔽其事。然則朝廷餉邊之用。祇供順等保身潤家之需耳。兵部尚書許論虛名自負。大言不慚。與順比。周隱蔽心實不忠。宜各明正其罪。以爲人臣罔上之戒。帝怒。命遣官校逮繫順。楷詣京下錦衣獄。已而削籍爲民。許論亦奪官放歸。田里方銳改南京用逮繫都御史阮鶚詣京。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空八

鶚先督學浙江。適倭逼會省。守臣闔門棄郊關之民。鶚率生徒啓武林門納之。全活百萬。故超拜巡撫。時總督胡宗憲黨于嚴世蕃。建議撫賊。世蕃庇之。而鶚力主勦。乃移鎮閩。閩創建巡撫。兵費稠亂。鶚遇賊于福寧。大戰於連江等處。至福清至海口。皆募土著應敵。大破之。而世蕃嫉御史宋儀望劾鶚久徵客兵。養民間。鶚恣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罷斥。章下兵部。世蕃復嗾給事中劉祐劾之。乃臨陣逮歸京師。鶚立論不屈。且先有撤客兵蠲賦善後疏。帝以鶚屢立奇功。前建勦議。允合。廢斷察其無罪。乃特恩免歸田里。然破倭之功。鶚力爲多。宗憲懷其成而已。至今浙閩思慕其功。

逮繫侍郎吳嘉會于詔獄考訊。

御史萬民英劾嘉會巡撫薊州時侵牟築塞帑金時嘉會為兵部侍郎攝部事帝命收繫詔獄以工部尚書鄭曉代攝已而獄具削籍為民

逮繫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重傅策于詔獄

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嵩輔政二十年引用匪人遷事日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與國政窺覷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屬采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比周為在賄賂公行進退一人行止一事必關白世蕃而後可復不論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唯視所入之多寡而已如趙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六十九

文華勦倭還京饋遺數萬猶以為未足而授草引疾張經被逮行金五千及其不免而為治裝賄饋王汝孝失律以三千金而得遣戍蔡克廉撫淮陽亦以三千金而得地卿楊順欺君誤國何功可錄而三廕其子計前後行金三萬而方祥亦得二千吳嘉會修邊侵冒亦何功可錄而驟遷三官後復三廕其子蓋饋銀卮暴五篋而趙文華為之關通故今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于謀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主事紳亦上言劾嵩位極人臣貲甲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孫至錦衣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俱衣青紫古今以來可

謂極遇矣報恩當何如而乃恣行貪險大壞紀綱違情

之所以急儲餉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嵩所致且

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政其才足

以濟惡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不可不急處

以謝天下主事董傳策亦上言劾嵩姦貪諸狀急當罷

斥以收人心帝怒俱逮繫鎮撫獄已而廷杖謫發嶺

南戍邊但有亡歸者處以重刑

夏四月倭寇掠臨海縣

倭寇二十二艘約數千人掠臨海之三石鎮總督胡宗

憲驅走之

楊傳出督宣大軍務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一

七十

初許論罷帝思博忠勤乃自服中起為兵部尚書既

而大同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為非博往不可帝遂

命博出督宣大軍務虜部中位待之

侍郎胡宗憲獻白鹿

總督浙畿侍郎胡宗憲表獻白鹿高等表賀

密雲地震有聲

總督侍郎王忬以聞

附錄給事中張益劾巡撫遼東都御史蘇志皋貪污敗

檢帝命削籍為民帝諭戶部兵部大同右衛久困

乏食即舉督餉大臣一人領銀前往山西紫荆諸處糴

米轉給仍徵薊州等處兵馬赴援戶部奏發帑金四十

萬兩赴大同支用從之。

大同右衛國解

初楊帥命出督宣大徵諸鎮卒聲言伐虜羽檄日十數下虜聞將至乃引去守將尚表與虜拒幾四閱月誓志厲衆死守不屈博上其功優叙之王德戰歿奏爲立祠贈廕有恭將周現者往來虜營相結納博列其狀稅職自是人人砥礪思自奮矣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墩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工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

五月大雪乃雨。

時久旱禾欲立稿帝命齋祀高玄忽雷電交至澍雨

皇明大政紀二十四卷

七十一

霑足羣臣表賀。

初除進士于遼縣。

從楊博請也。

蒲州潮州各地震。

東陽縣地出血。

浙江東陽縣湖城地圻泐四三處各湧血若絨凝結片起巡按御史王本固總督侍郎胡宗憲各上其狀因言往歲慈谿曾有此異未幾有海寇之殃今諸寇未息而東陽復爾可爲寒心乞勅大小臣工一體警惕從之。

六月遼東大水。

秋七月河南南陽地震。

閏七月淳化諸縣雨雹。

虜寇延綏。

西苑上嘉禾五本帝命薦于太廟羣臣表賀。

大朝門成。

時奉天門成帝命改爲大朝門羣臣表賀。

胡宗憲復獻白鹿。

以曾子喬孫質粹爲翰林世博士。

曾子五十九代孫。

九月升裕王妃陳氏。

妃生員陳景行女也選爲裕王妃冊之是爲仁聖

皇太后。

皇明大政紀二十四卷

七十一

虜寇遼東。

先是二月六月虜二次寇遼東總督王忬檄故都督楊照破走之錄忬一子入國學讀書累賜金綺至是大虜王文土蠻黑石岩諸部十餘萬衆駐大離場以精兵七千騎寇界嶺坎垣將上衆將崔桐擊走之又寇前桿鏡總兵佟登拒之又合衆寇嶺西諸寨總兵歐陽安馬芳等擊走之其奇兵入黑谷嶺中軍張倫等破走之乃拔營遁去。

冬十月議練邊卒。

自庚戌後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客兵爲援而客兵苦徵發爲費復不貲日就耗敝當事者建議各練

本鎮戍卒當減發什之六七。帝從之。勅各鎮遵之。然戍卒多罷懦不任戰。雖歲練費數萬金。而邊臣之徵發復如故也。

建應天巡撫趙忻下詔獄。

歲光祿寺歲費。

已未嘉靖三十有八年春二月。總督侍郎王忬大破虜寇于遼東。

甯化遼東。忬檄部將楊照帥師禦之。照布分諸將。及虜大戰。逐北數千里。斬首虜八百二十四。及鹵馬牛夷器千計。忬以大捷聞。故事首虜四百即稱大捷。為上功。而嵩嚙忬。慝楊繼盛竟阮其功不錄。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十一

二月虜入薊州塞。

自練兵議起。薊鎮客兵減什之二。而春防視秋防又殺什之五。以故鎮兵最為軍弱。是時虜酋把都兒辛愛率數萬騎以朵顏酋影克哈孩為鄉導。入寇。忬所遣偵謀皆被殺死。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嵩謂忬挾虜為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潦水暴淺。虜遂由潘家口入塞。大掠薊州。諸處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獲虜首數十級。

逮繫總兵官歐陽安等于詔獄。論死。

帝以薊州失律。逮安等下獄。而奪王忬祿俸。使砥礪為

秋防計。已而言官論安等當服重典。乃論死。長繫獄中。二月策士奉天殿。

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

夏四月。叛寇殺參將高鵬及遊擊將軍畢文。

山西參將高鵬有廝養卒八百人。控馭無術。八百人等遂謀叛。殺鵬及其擊遊畢文。焚府庫廬解。劫囚掠帑。一

郡大亂。都指揮使鄭印督兵討之。羣寇遁散。

倭寇掠通州如阜松門諸處。

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之捷。尋入為南京兵部侍郎。

以唐順之為右通政。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十一

初順之。父廢家居十餘年。從趙文華參畫破倭有功。起為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遷郎中。至是以為右通政。仍同胡宗憲經畫軍政。

五月。倭寇掠福清晉江諸縣。

倭犯福清。諸縣焚劫慘甚。巡按御史樊獻科劾巡撫都御史王詢。參將黎鵬失律。奪祿抵罪有差。

逮繫侍郎王忬于詔獄。考訊論死。

初楊繼盛劾高為所陷。死忬聞之。悼甚。而其子世貞嘗從繼盛游。又為經紀其喪。嵩嚙之。常欲有以中忬。及職方郎中唐順之出覈薊卒。以粉榆故頗露嵩意。于忬要之謝。嵩忬唯唯。不欲以汗請順之。還奏薊鎮額卒減少。

三萬餘人。且云一卒未練。仍以徵發疲各邊。嵩擬言。當重置罪。姑奪祿責後效。帝從之。初。忬實以鎮卒選。恆不任戰。雖練無益。而諸隘迫虜。不得不徵發。以為固。然不敢辭。而疏上練兵十三事。曰。請以三年為期。嵩曰。何肯略而今詳也。且渠尚欲三年耶。及灤河之役。嵩喉言。官劾總兵等官置之死。欲以挫忬。而都御史鄒懋卿復給忬曰。政府以邊事重。不欲困若。行且縱若歸矣。蓋自投劾去。忬信之。果請放歸。懋卿復為草授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忬。而忬復自請歸。蓋若劾忬。兩逐之。輅亦信懋卿。乃上言。忬病悸不任事。負主上恩。當罷。嵩得輅疏。即擬旨逮繫忬。帝從之。乃遣官校械忬至京。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七十五

下錦衣獄。考訊爰書既具。世蕃復削去所叙功次。上之下刑部論罪。尚書鄭曉惜忬。持不從重。擬謫戍奏上。帝降旨曰。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令從重擬。坐乃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律斬。長繫待報。六月。改楊博總督薊遼軍務。初。博在宣大有酋李者。素雄塞外。屢肆侵擾。博計擒之。斬其黨十有五人。時出奇兵襲虜。虜徙帳去。乃列上修邊四事。費半功倍。帝嘉之。至是移督薊遼。時虜方盛。博聞命。即赴鎮。區畫戰守事宜。虜聞楊總督至。悉引去。博以朵顏等屬夷。每通虜。不為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揚旌。自居庸至山海。彌漫千餘里。旌幢連空。

礪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謀報虜。虜大震。以為我兵頻增。益連瑕為堅矣。終歲不敢近塞下。盧鏜破倭寇于崇明沙。

時倭寇二十餘艘。屯崇明沙。胡宗憲檄副總兵盧鏜。師攻破之。寇遁去。宗憲以捷聞。兼叙唐順之。叅畫功。尋擢唐順之。僉都御史。巡撫淮揚。未幾卒于官。以陶世恩為太常寺寺丞。

初。世恩以廕歷尚寶少卿。為言官所列。奪其官。仲文乞復于原職。帝命改為太常寺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已而仲文請假還里中。帝諭禮部曰。仲文職掌玄教。屢盡忠誠。雖請假還鄉。年逾八旬。即書勅遣錦衣千戶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七十六

一人。前去存問。仍賜白金百兩。綵緡八束。新鈔八千貫。羊四羴。酒四十瓶。以示眷懷。仍令有司歲時存問。京師大霖雨。

帝令司禮監祈晴雷殿。禁屠停刑。倭寇大掠福建諸處。

倭掠福建。猖獗日甚。巡按御史樊。科。疏請總督胡宗憲督兵應援。帝命宗憲速往。逗遛不果。秋七月。土虜番寇黑松林諸處。

冬十月。廣東叛寇流劫潮陽海豐諸處。廣東寇張璉林朝。晞吳平。龍阿福。溫旦等。雲合千餘人。流劫潮陽。詔處拒。督官兵守土。

召兵部尚書楊博還京起故兵部尚書許論總督薊遼

召博還部加少保而以許論代督薊遼

庚申嘉靖三十有九年春正月

二月丁酉朔遣官祈穀于玄極殿

歲母驚蟄行祈穀禮自己亥後

代攝是月朔驚蟄遣官祈穀

棄故中允郭希顏于市傳首天下

初希顏由中允出為兩浙鹽運副大計被除家居者十

餘年至是乃上疏曰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

者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難何者君相信則儲安兄

皇明大政紀二十四卷

七十一

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

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

急務也何謂釋疑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若

元輔固何嫌何疑自言者倡為二王陳嵩之說臣恐

輔臣疑而不自安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由最近也

皇上孟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必疑

疑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

嵩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

而匡贊愈力臣故曰疑釋而君相信則儲可得而安

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皇上之子也貴則國本之

寄也願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

設則謠隙所由萌故幼而繼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

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強本也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

預待及時勅王就國周其羽衛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

為兩盡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

總攬恒情愛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而欲子安于無事

也今四郊多壘一日萬幾非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

可易致者即京府獨處猶宜親就儒賢誨養冲質而

一毫外務不得預聞分封之典既定而京之意已明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故曰總

攬而父子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每歎忠臣不退耕而

皇明大政紀二十四卷

七十一

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

惟聖明敕草茅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

爭效闕下者哉疏入帝覽之大怒謂建帝字為妖言

嵩復擬旨從吏之遂比妖言律斬傳首海內於是旨

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而顏不之知

也時于家延賓客為子娶婦衣緋待之有僉臬某亦衣

緋來通謁為候希顏以為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前左

右曳之出遂掖赴都指揮司縛繫之已而諸司漸至撫

按官亦至乃昇赴市曹斬之傳首天下知與不知莫不

哀焉

竹谿縣地震出血

南京衛卒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故事諸衛卒月廩折值頗豐諸有室者仍有口分米至是戶部議損折值五分之一懋官視事又革口分米止廩本卒其補伍復役諸卒每每駁覈經歲時不得受廩而諸受廩者小月又輒除三升不之予更嚴核死亡卒不實則榜其部長諸卒積怨之又故事每月發廩不逾上五日先期下關符待之是月既望關符未下且議三月內止發半廩折值予之諸卒愈忿有孝陵衛卒周山錢用鮑惠李文升褚錫金嚴輔等首倡亂以十九日薄暮入城分布朝陽通濟門內及栢川橋諸要路至子夜諸衛卒欲赴營待練山等各遮留諸卒勿赴營俱隨我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七十九

至總督府巧月廩衆從之遂走會同館傍圍懋官居第鼓譟不已周山鮑惠等首破關擁入懋官倉皇出白金四鎰遺山等令其解散諸亂卒聞之併衆擁入懋官署迫踰垣欲自避匿墮傷殆絕其妻先亡諸卒出其尸掠其含歛及諸囊裝而去復索得懋官羣仆俱下斃之仍昇至大中橋縛繫坊上時新江口操卒聞城內亂亦鼓譟擁入四掠商民復突入內廠欲刺守備不得府部諸大臣聞之急出示諭不聽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仍不解散乃議發賑每卒予一金令赴演武場受訖乃去已而都督徐某密檄捕周山蔡忠劉鑾滕彪謝學朱受兒等二十人送刑部鞠訊事聞帝下旨曰管卒集衆

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者何綬徐鵬舉李庭竹張攀俱有守備責任不能鈴戢俱應究治姑令帶罪視事與侍郎李遂撫輯軍民凡事便宜處置各營軍卒夙受朝廷惠養輒不畏法俱宜重處爲首者查名禽治其餘姑念激變所致俱赦免已而法司會問周山等二十人謀殺制使皆斬餘從赦原奏入帝謂黃懋官全尸而死已爲失刑所獲未必皆爲首者再議奏聞刑部復會擬周山蔡忠劉鑾倡亂斬首滕彪等十有七人比矜疑例調發邊衛充軍

三月虜寇山海關總督尚書許論禦之倭寇破平和縣

倭寇破平和縣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八十

夏四月賑順天饑民

寧夏地震

逮繫祭酒沈坤于詔獄考訊

南京御史林潤劾坤不職坤奏辯帝怒下鎮撫司鞠之

附錄御史耿定何劾吏部尚書吳鵬屬壻董份主順天鄉試私其子吳紹中以魁選及受江都知縣李一科苞苴擢授司屬不報

給事中曾廉劾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不職吏部覆奏大立率易更張有失衆心命還里聽用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

初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詳覆上不問已而閩廣浙直倭寇日熾福建巡按樊獻科請趣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趣宗憲督師剿寇以弭海患宗憲聞命泄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尚書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體統如三邊而勲臣總兵者亦由掖門通謁庭升下風矣

附錄潞城王府中尉俊彙謀殺宗人巡撫大同都御史李文進以狀聞帝以俊彙罪重有違祖訓勒令自殺

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有聲

皇明大政紀二十四條

八十一

以都御史鄧懋卿總理天下鹽運

高以懋卿鄉人奏總鹽利于是懋卿開通苞苴殆無虛日故事諸府縣巡檢司邏卒責捕鹽盜縱脫遺漏者罪之不克以次懋卿奏立尅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鹽若干斤販夫若干名舟若干艘其有舟無販夫有鹽無舟及有販夫無舟鹽者不錄其鹽與販夫不及若干數亦不錄俱削其雇役錢存帑以充舟鹽之值故邏卒遇無私販有終歲不得支一雇錢者而身羈役籍不遑爲生產往往共行私販牟大利遇商舶旅舟反誣爲鹽盜慘劫之少拂意輒以私鹽強頓舟中而誣其人爲販夫白致刑獄至有死之者害不可言其有司又或增賦于民

徵金作舟鹽之值不復責邏卒以緝捕而私鹽任其熾行矣貽患至今牢不可變

大朝午門樓觀成

秋七月

冬十月棄侍郎王忬給事中楊允繩于市

十有一月無雪

帝以入冬無雪躬禱于雷壇久之雪降時以爲靈雪羣臣表賀

臣表賀

乘一真人陶仲文死賜謚榮康惠肅

辛酉嘉靖四十年正月陝西獻白鹿

時白鹿出商南山萬壽宮前芝叢中土人得之撫臣魏

皇明大政紀二十四條

八十二

鹿采芝以獻羣臣表賀

二月辛卯朔日食不見

是日申酉間日當食陰雲不見高等謂自申至酉雲朗

不晦冥應食不食請帝舉大謝禮從之羣臣表賀

南京錦衣衛獻白兔

南錦衣衛指揮徐繼勛進獻白兔羣臣表賀

京師不雨

帝禱雷壇得雨羣臣表賀

景王之國德安府

卒從郭希顏之議也不二年王薨無子國絕

夏四月分遣御史于天下訪求異人異書

時遣王大臣姜儉奚鳳等分詣海內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諸書

五月蘇松嘉湖大水無稻苗

時霖雨彌月湖陂俱溢平地水深丈餘稻時俱沒

六月袁煒進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時帝漸有疑嵩意密諭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傳云人君以論相為職夫百官孰非當論而獨云爾者以相位高任重必由人君自論然後見恩自上出而命且上制也惟乞皇上斷自宸衷簡用一二與臣等同事則政體明而窺視陰阻之私自杜矣帝乃特命煒以學士入閣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全三

秋八月嘉禾生御田

時御田產嘉穀異類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獻羣臣表賀

冬十月遣戶部大臣往覈薊鎮宣大兵餉

先是帝屢諭階以虜患當備階上言金城湯池無粟不守今諸邊言缺食甚苦而戶部稱給發已多中間弊端必有所在乞諭戶兵部根究清理乃久安之策也帝然之欲治諸姦貪階復上言姦貪侵冒其弊最大其次亦有二端曰民運拖欠不行催徵給發後時糴買價貴故得最少須本末兼理庶幾有益帝然之因諭遣戶部侍郎一人前往薊鎮宣大清理邊餉務先治貪姦

次獲諸弊

十有一月淮王獻白鴈

淮王獻白鴈二羣臣表賀

十有二月營萬壽宮

帝自壬寅以後常御西內數年以來恒御于顯法宮玄都殿而殿宇湫隘巷道衝逼羣臣以為憂至是帝諭輔臣階管萬壽宮階任之命工部侍郎朱衡總其事許論罷

論被劾回籍聽覈以楊選為兵部侍郎代論總督

吳鵬罷吳山奪職

以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袁煒為禮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全四

十有一月袁煒進太子太保入閣罷吏部尚書歐陽必進以郭朴為吏部尚書

壬戌嘉靖四十有一年春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階少師復任一子煒少保

帝欲速成故不三月而告完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帝大悅工部請加恩諸臣帝以階竭忠盡勤加少師兼支尚書及大學士俸再廕一子為中書舍人階疏辭不允止免兼學士俸

策士奉天殿

賜徐時行等二百人及第出身

夏四月不雨

帝諭輔臣祈雨階上言宜行順天府祈之

五月嚴嵩罷猶給歲祿繫其子世蕃于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為通政司參議

初嵩見張璁夏言以言禮驟貴乃從史

與嵩帝稱宗

祔太廟帝從之自是眷遇日隆人言不復入自徐

學詩王宗茂斥謫而縉紳側目楊繼盛沈鍊死而言者

屏息吳時來張紳重傳策戍邊而朝野握手莫敢復及

嵩又專伺帝意為迎合計結納諸奄人傾大內動靜

密白之朝夕以數十至高隨其巨細裹錢勞之以故諸

奄人德嵩連白不少輟而嵩因得以知帝所欲為將

迎之帝晚年好玄祀言者嘖嘖不已嵩獨以為然屢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

八十五

撰青詞供奉壇殿間帝賜以香葉巾輒帛復命從

諸貴人拜起嵩唯唯不之違以故帝眷為不衰云其

子世蕃以父任歷官工部左侍郎貪恣狠愎無所不至

以中書舍人羅龍文為心膂廝養嚴年為羽翼竊官剝

民公行不忌帝亦微知之然念嵩嫵媚不欲發至是

御史鄒應龍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敗檢諸惡狀乞置

于理因及嵩植黨蔽賢乞加斥罰且曰如臣言不實願

斬臣首懸之梟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之心動乃降

旨曰嚴嵩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積惡既多年矣却

縱愛逆子言聽計行不復思朕優眷特命致仕乘傳以

去仍歲給祿米百石世蕃等各犯命錦衣衛逮赴鎮撫

司考訊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嘉吏禮二部擬官

聞于是擢應龍為通政司右參議

六月廣東盜張璉伏誅

自倭寇滋蔓福建江西諸路不逞姦民所在蠭起而廣

東為尤甚渠魁張璉林朝曦黃啟薦等築城置郊自保

建官紀元攻劫郡縣為患日大帝憂之總督尚書胡

宗憲不能為計上疏自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其托

疾避艱置不問宗憲遷延待命先奏以三月十有六日

進兵剿賊既而易為四月十有八日凡徵集狼兵十餘

萬人久聚待哺帝頗疑之手諭元輔階曰東南寇氛

何如宗憲果有疾否階上言寇氛可慮宗憲疾雖稍愈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

八十六

未嘗親行督剿帝又云尚書博何不運謀滅之階以

言博奏令都督劉顯參將劉大猷帶領家卒往督狼

兵赴剿又徵發永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寇之膽

帝皆從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督兵進攻大破之遂擒

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啟薦逸去遁于海島不復

敢出捷聞羣臣表賀顯等遂領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

盜賊數月俱平

秋七月內苑獻嘉禾

內苑獻穀一莖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表賀

皇極中極建極殿成

三殿告成乃易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謹身二殿為中

極殿及名東西二閣爲文昭武成左右四門爲弘政
治會極歸極羣臣表賀

八月重錄求樂大典

帝以興興萬計不便拒置欲重錄一部以副皇祖之
制乃諭階重其事以禮部侍郎高拱兼翰林院學士副
之開館繕寫

冬十有一月逮繫胡宗憲尋釋之削籍歸

南京給事中陸鳳儀等上言宗憲有十大罪潛結海寇
王直欺天冒功大罪一也奉旨會剿江閩羣盜偷安不
行違旨玩寇大罪二也虛張兵數侵蝕軍需大罪三也
延納贊畫嚴中茅坤蔣孝呂希周田汝成等競爲奔僭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八十七

廉賈無紀大罪四也扣減織造價值侵盜國帑大罪五
也遍府驛派解廩給銀兩縱吏舍騙索屬糧馬匹流毒
驛傳大罪六也私出把總念總告身賣官通賄大罪七
也以杭州衛官廠私餽鄉官茅坤徇私減公大罪八也
私役官兵以之送子守家爲門子報怨大罪九也娶杭
州部民洪梗女爲妻留卒役來往徐子明之妻于督府
宣淫敗度大罪十也乞將宗憲罷斥別選才良以紓南
顧之懷章下吏部覆奏宜置于理帝然之命差官校
逮繫宗憲赴京考訊已而獄具削籍爲民

罷設浙閩總督大臣

胡宗憲敗帝諭階浙閩總督似不必設階上言地方

出已就平寧百姓遭宗憲擾害之後有資級輟止宜設巡
撫重臣于勅內開載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似爲便
益從之乃以趙炳然爲右都御史巡撫其地
加公朱希忠太師

癸亥嘉靖四十有二年春正月

附錄帝問階同官可增一人誰堪其任者階上言知臣
莫若君皇上聖明天縱廷臣才品莫逃聖鑑第此官
位高地近不專在有材須得平正謹實者乃不敢憑籍
債事帝又諭曰知臣惟有堯舜與太祖耳若嵩乃
裁簡任至于如此後世官育之毛豈知人焉階又上言
嵩材足輔政初皇上用之未有不可乃嵩怙寵而驕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八十八

官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之貪狼又特異常人致負
聖恩耳昔堯用四凶後加放殛太祖用李善長胡惟
庸終以罪誅皇上之于嵩真與帝堯太祖前後合
轍者也茲乞簡自宸衷降勅宣示以協正理以崇主
權帝又諭曰四凶惟庸之類非堯與太祖之不知
彼不終慎耳然堯爲聖人之首太祖何事不知尚且
如此後世內育安及萬一嵩罪非在聽子乃縱之病國
戕民耳階又上言捧讀聖諭仰見皇上聖不自聖
之心然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者此
知人之所以難也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自有人以嬰
之深情隱惡自有人以發之未用者不至濫進已用者

不至倖聞。不下堂陛。而周知天下之情矣。言終。三
戕民誠如。聖諭。然使早有人言。亦豈得至此之甚哉。
故已有言。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
小則置之。事大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言耳。
此法行則利在朝廷。而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受其利。
而不利歸朝廷矣。臣愛朝廷重于愛身。故輒及此。帝
嘉納之。

五月。復逮繫胡宗憲。詰京宗憲自殺。

是歲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既而
憲至京服藥死。

以嚴訥為吏部尚書。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八十九

郭朴丁父艱去位。訥代之。

夏六月不雨。

帝禱雷壇得之。羣臣表賀。

秋七月。

附錄帝諭階曰。斯今忠善為多。而邪罔亦不少。即段死
故違明限之類。終不絕。皆謗事上玄為之也。階上言。段
死違限。原係有司貪肆。以納賄為捷徑。以織務為無益。
循習致然。非由謗事上玄也。今為皇上計。惟于用舍
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辨勤惰。塞苞苴之門。杜請託之路。
則百事皆可幹濟。不止段死一事。不至違限而已。帝
曰。欺謗不盡無。而貪肆者為甚。國虧民苦。悉此等所為。

祖宗法度。視為渺耳。此本要冢宰力行。階復上言。祖
宗法度。本極嚴明。使為臣者不以利欲蔽其良心。豈至
公然違犯。使國虧民苦哉。此在羣臣。均干天憲。而大臣
不能倡率百僚。又不能斥去此屬。其罪尤重矣。訥在吏
部。殊有志守法。第恐請託既絕。不免怨謗。仰賴聖明
主持耳。帝嘉納之。

八月。嘉禾生御田。

御田產嘉穀一莖四穗者三本。三穗者六本。兩穗者八
十。有一本。田官以獻羣臣表賀。

御苑龜生卵。

龜生卵者五。羣臣表賀。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九十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

南金言白鵲出自景陵。獻之。羣臣表賀。

虜寇遼東。總兵官楊照追虜于塞外。死之。

初遼東自戊午以後。邊垣頽圯。士卒損傷。照以智勇廉
潔鎮之。虜頗畏縮。後與邊儲郎中相失。互為訐奏。奪其
官。繼照者惟務苟全。邊事日非。人心危懼。巡撫都御史
言。澄上疏言之。帝詔于輔臣階。階復薦照可用。帝
從之。仍以照為總兵官。照感激。國恩。湔盡忠報國字
于胸背間。以死自誓。至是虜犯遼東。照遂出之。復乘勝
追虜。遠出塞外。遇伏敗績。力戰死。帝聞之。悼惜。卹錄
甚厚。

九月廢伊王與瑛為庶人

初王嗜酒潛修所為多不法言官劾其陰蓄異志恣行儲擬禮兵二部請正國典帝念親親姑奪歲祿罰之王不悅益怨望詛呪既而訛聞嚴世蕃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賂世蕃受之王意嚴氏父子戴已益跋扈私造軍器械陰養戰馬圖大舉又為九五當乾牌置官府中而強選民間女子十五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得則闔門搜致怨聲載道有仕人陳大壯者居與府隣王欲得其址不予王令校卒執大壯至府控而箠之拔其髭鬚殆盡大壯忿恨死世蕃敗王惜其賂遣優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金世蕃不得已還之使其黨邀

皇明大政紀

卷一百一十四

九十一

冬十月虜入薊州塞大掠通州諸處

初九日乙未有暴風自北起帝諭輔臣以兵火當慎且云楊照之事可鑒也階傳示兵部移檄各邊備預至是宣大總督江東檄報虜衆數萬迤逗東行兵部尚書楊博即遍檄各鎮將領預整士馬倘應援而令沿邊謹斥候嚴烽燧毋使虜入先是諜虜寇薊遼東博聞之急趣選還選未至而虜衆已薄牆子嶺矣丙寅虜攻嶺甚

急選督兵拒之斬其二首選自以為功具奏馳聞是夜

虜破牆子嶺擁衆大入丁卯屯平谷縣進掠通州未刻警報至京是夜帝于宮中望見東南火影諭輔臣階遣官奏告郊廟傳示兵部及提督京營顧寰等協力逐剿分兵護守重城諸門塞水關屯要衝起各鎮兵入援戊辰楊選督兵尾虜亦至通州是夜總兵馬芳帶領裨將備丁漢兵馬五千人至京已宣大總督兵部尚書江東督兵亦至庚午總兵姜應熊亦至帝命馬芳督兵守重城發帑犒其士馬是時楊選亦至東直門外博令之諸將入勸勅江東總督城外官兵楊選以下俱聽節制從之又令管英徐紳往護通州袁正往護潞河灣馬芳補于漢專衛陵寢而命戶部發粟煮粥以餉諸軍是時帝憊庚戌之變憂惶備至御劄日十數下詢諮輔臣使問兵部退虜之策階宣布奏白調護行之不遺餘力

總兵官胡鎮逐虜于通州裨將孫臍死之

初虜至通州往掠香河諸縣已而還經通州歸平谷楊選部領胡鎮孫臍等諸將追虜于通州江東往屯順義欲令選等邀虜于古北口廷議不可乃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而選等仍踞虜通州之河東時帝欲本兵畫付諸將內外夾擊以伸華威博趣選等

得已命胡鎮孫贖與王孟夏黃演馬承胤等會兵逐賊而鎮等饑罷之餘不能自振庚午遇虜通州之野鎮斬敵數級乘勝逐北身被六創累血力戰獲首虜三百餘級系將孫贖獨當一隊陷陣死之虜乃遁還北去江東檄諸將邀擊于古北口斬獲無算追逐出塞而還京師解嚴

逮繫總督薊遼侍郎楊選及整飭薊州遼備都御史徐紳于詔獄楊選論死棄市

帝以虜出薊鎮出入怒選等失職命遣官校械繫選及御史徐紳詣京下鎮撫司考訊而以兵部右侍郎劉燾代選以徐紳御史溫景葵代紳已而獄具楊選論死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九十三

斬于都市徐紳削籍爲民初言官李瑜劾選及江東等請同加罪帝以爲過諮于階階言江東不宜與選同論故東得免階又言胡鎮襲創逐虜亦既有功宜加恩資其營卒被傷及陣亡者奏請陞卹俱從之又言宣大重地恐虜乘虛竊犯宜將總兵官馬芳姜應熊發回防守亦從之初帝以階言命江東次第勤王功次及東疏上下兵部覆議恩勞而不及輔臣本兵帝以爲此故事不可少階上言臣等不能仰贊廟謨有罪已戴洪慈恩予豈所敢望帝曰博等全不畏天又不自責責直欺世無君肆已今不與恩資或積後禍階力言其無他且曰廷臣中才識通敏熟知邊事無如博者惟皇

上優容責其後効可也從之

十有一月無雪

帝所得之臣表貢

附錄吏部尚書嚴訥推舉二人不當帝意帝謂階曰吏部何以此才當此任耶縱無他私亦不宜劾循資格必更之階上言循資格其來已久訥初至部未能破去積習須臾聖明特諭掄材庶訥有所遵奉耳更有二事輒敢附聞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助功罪動至經年徵錢穀寂無一字禁私餽則潛行于昏夜以售欺訪貪肆則聊及于孤寒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夫以虛文巧飾爲有才而誠慤者則詆以爲拙以怙勢作威爲風力而敬慎者則笑以爲懦以息安泄沓爲得體而勤勵者則鄙以爲俗流以容姦庇惡爲長厚而明作者則謗以爲生事甚至以謀國爲過計以卹民爲迂譚以持法爲苛刻以秉公爲爭僻是國是未定也夫二者平時尚能敗政况欲能建立于多事之秋以仰副安內攘外之心乎乞諭諸司示以賞罰使賢者有所恃而爲善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庶于政治有補矣帝嘉納之命階指其主名諭之階上言當恕其已往而戒其將來苟有犯者必罪不赦又申嚴贓罪之律凡贓皆沒官枉法皆絞即自畏懼而改圖矣從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九十四

二月京師大風

時有風變占在土功工部尚書雷禮請建京師重城帝詢于階階言重城保障之效觀南城可睹但不築則已築則必圖可守不然關係匪輕帝謂禮實為之所謂未賴階不復言然而終不果築

甲子嘉靖四十有三年春正月城潞河灣

先是采顏夷人言比虜復將內犯帝命內外嚴備禦順天府尹劉畿上言潞河張家灣宜築城障以便衆守計用工銀五萬六千餘兩已有三分之二乞借光祿銀三萬大工可濟階言于帝從之已而劉壽等徵集鎮兵嚴為戍守虜不果來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九十五

三月不雨

附錄是時京師有呂某者以白社法惑衆陰結亡賴千餘人偽授職官給以告身約于八月謀逆比連兵富虜衆以圖大舉而河南山東宣大真順等處妖人尤衆互相援結煽惑愚民不下數萬有李應乾者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涅以日月字懷衛間之不逞者推以爲主陰鑄印章數百座以待用置太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爲會兵符驗約于四月八日起事人莫之知是月呂某者謀泄有人以偽告身二帙辟殺藥餌一裹首白輔臣階者階發兵部傳遣官校緝獲呂某鞠實奏聞因命內外搜捕應乾逃匿山西父之乃獲各伏誅

四月大雩

帝以久旱大雩于郊廟社稷及各壇殿久之得雨羣臣表賀

秋七月

冬十月罷寶源局鑄錢

初從廷議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鑄造嘉靖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鑄邊等名民頗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鑲難工匠勞費請革去鑄車以鑄鑲代之從之于是鑄工競雜鉛錫圖便剝治而輪郭宛轉色澤添瑋與前造大不作矣由是姦偽之徒倣倣盜鑄濫惡日滋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暮廢棄者商民悔念併金背等錢俱不受授閭閻大困其盜鑄日報罪死終不能止帝憂之問階弊源階詳舉顛末奏之因上請曰臣切惟濫偽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姦猾之計開私鑄之門二也朝廷以此給賞中外臣工而豪賞者受而無用虛皇之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給于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也臣等愚見不若停止寶源局鑄其部中應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之則姦弊革而私鑄止國法伸而羣情便矣從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九十六

戶部計餘國儲

初帝問階太倉今有盈餘否階上言近年太倉止有三二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僅足歲出惟有前歲四月米賤給放折免銀十萬省出月米八萬石耳因言折免之法行于水旱之歲以裕災民放于米賤之時以增倉儲軍民兩濟是在戶部留意行之耳帝因諭戶部講求國計戶部尚書高耀條列八事以聞帝從之戶科給事中李邦義復上言理財之道生聚食寡為疾用舒而已今開財之法撙括殆盡矣充畜之計含樽節其何以哉乃錦衣衛恩廩之輩踵接冒濫各衙門帶衛之官日增月益冒濫之費不可不為之慮矣戶部計支月米二

皇明大政紀

二一四卷

九

十四萬五千餘石而管操諸卒止于九萬餘皆錦衣官校各衛吏士官攢匠役諸色臣訪此項有以一吏而月冒數乘有以一人而月領數石考求其故則以士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穀之出數司馬不得而稽也以無為有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握籥鈴者一聞警報而調遣先發邊餉焉得而不糜在薊鎮則有百里全支五十里半支之例而宣大等鎮未之議焉或非畫一之法與舊制太倉解發金錢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取足于民運與夫屯租秋青耳邇來各邊屯場俱稱拋荒一遇缺乏即行奏討太倉如之何而不匱也乞勅該部查議酌處則錢穀不患不節縮矣夫國計民瘼事本

相須近者徐淮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空逃亡過半戶部猶靳折帛肯全予或有脫中之呼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帝嘉納之

十有一月旱風霾大計京官鄢懋卿削籍

時早曠經時風霾示異從言官之請大計兩京羣工四品以上自劾聽去留于是懋卿穢迹著矣猶得倖脫南京御史林潤上言懋卿自茂憲典罔法行私所過郡縣陪尅無遺一運司取十萬兩贖貨無厭為罪一也商民王鏊吳章被訟公行苞苴千有餘兩大喪名檢為罪二也恫喝淮陽巡撫劉景韶延金巨萬始得驩顏往謁皇陵攜領俳優優役糜費無極反道悖禮為罪三也

皇明大政紀

二一四卷

九

轅有司暴虐百姓審死場官姚佩厨夫蔡經而平民斃杖下者二十二人殘忍酷毒為罪四也比直山東饑旱枕藉揚州水災剝削流竄而勢必取盈無名派擾去歲鹽盜幾聚為亂動搖國本斲傷元氣為罪五也乞將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耳章下吏部覆奏從之南北商民歡舞于道

收嚴高子世蕃及羅龍文請京

初世蕃編戍雷州行至南雄而返而羅龍文亦逃伍潛住欽縣藏匿亡命為通逃淵藪有巡江御史林潤移檄徽州府推官栗祁密捕龍文龍文微知之走匿世蕃家是時世蕃以營建室宇聚斂役四千餘人辰集夜散詭

秘巨測。袁州府推官郭諫臣。白諸監司。散遣之。已而世蕃聞閩廣羣盜欲掠其家。復陰蓄家卒千餘人備之。由是人心疑懼。嘖嘖不已。濶乃上疏言其狀。請置二人于理。帝然之。即命濶收捕二人。詣京即訊。

十有二月。北畿山東大饑。連年荒歉。是歲尤甚。

乙丑嘉靖四十有四年。春三月。賑畿內饑民。

時各處饑饉。京師餓殍尤衆。加以疫癘流染。死亡枕藉。帝欲作粥施餌。以拯灾疾。輔臣階上言。粥餌之施。有名無益。况給散無紀。則強壯者幸而關領。老羸者多致踐路而亡。帝曰。二事俱增。民病出粟又無多積。衆灾難

聖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二十九

免矣。階曰。往歲出粟。不過二三千石。太倉雖無多積。尚足辦此。但京師出粟。四方貧民聞之多有匍匐而至者。至則施畢。空歸。顛殞道路矣。宜令戶部出粟。止給京民。其在外者。行令撫按官一體賑給。仍諭遠邇。元元各于郡縣候賑。勿得來京。庶乎全活為多矣。從之。

三月。西千步廊火。

帝諭階曰。昨火處。乃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焉。當預計之。階上言。據官監左祿云。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番文。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廊所積。乃先朝遺疏。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計處。帝然之。

第士皇極殿。

賜范應期等及第出身。

袁煒致仕尋卒。

煒歷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久病不愈。疏乞致仕。許之。卒于途。謚文榮。階請補輔臣。帝曰。此官宜四三員。成祖之制有為也。當專二十年。收君肆詭。而畏惡子可怒。階上言。閣臣地親任重。祖宗時。每用四三員。蓋不欲權有所專。而先臣亦無敢專者。自夏言暴狠。人莫敢犯。繼以嵩受制逆子。欲便其私。于是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所專矣。皇上欲復祖制。誠攬乾綱。收政柄之要務。臣以為此官不但宜多。仍須擇廉靜謹畏者用之。方可望其不專也。至于首員。但三五員。容令解職。則彼不得據其位。而恩威常在于上矣。帝疑階欲求退。讓之。階疏謝焉。

聖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一百

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俱棄市。

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收世蕃龍文等。因檄袁州府細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其略曰。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任彭孔為主。盡龍文為羽翼。嚴鵠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占會城廩倉。吞宗藩府地。奪平民居房。而又改祝釐之官。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城列五府。分居子父。廊廡週迴。宇舍環遶。以數里計。招集亡命。為護衛丁卒。森然

分封之度也總天下之貨實盡入其家富踰天府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王之華張象宗圍金帝朝歌暮絃宣淫無耻畜養士卒已踰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數精悍皆在其中妖妄並藏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劉相誼文攀錦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汚婦女府縣禽治招明據矣其家人壽二銀一等數十人怙勢肆惡姦殺吞騙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其陰秘抑捺不知何限且陰結典模計殺索賊之衆居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之惡矣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膝靡請移近衛既奉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一百一

明旨復留在家欺君爲其有司受詞數千盡送與嵩嵩檢閱其詞而處分之然則世蕃之惡嵩又諉于不知臣未之信也伏乞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帝怒併世蕃等俱下法司鞠究刑部尚書黃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卿張守直等會鞫明實論世蕃處斬奏上帝謂階曰奏內不言逆本是問法制嚴嵩等俱削籍爲民有司拘管當差其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盡沒入官餘黨逆邪盡行逐治卿爲按法擬旨進覽階奉諭擬上遂斬世蕃于市已而籍其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于天府不啻也亡何嵩寄食故舊以死

帝不豫

時帝久御西內思成官每有黑氣出擾而披欄漢井上忽見木錦數團帝心疑之諭階內火當慎且曰天佑無象惟逆邪作祟不可不爲之防階慰解之至是聖體違和中氣不足面頰作痛諭階知之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贊機務

時階屢請添補閣臣帝不允階曰機密之地非臣所當獨居事務繁多非臣所能獨辦況犬馬之齒已六十有三矣思慮不能精審記憶不能周詳事必遺忘而錯謬精神不能應卒筋力不能任勞事必遲悞而曠弛他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一百二

日罪愆叢積悔何及乎帝欲付之廷推以服人心階言羣臣才品無逃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權自上猶得馭下之要也帝然之乃以訥春芳兼學士入閣已而俱改武英殿大學士

以郭朴爲吏部尚書

朴服闋復起用之

諭輔臣階內禪

時黑氛擾害帝疑慮之因諭輔臣欲禪位裕王階上言皇上百神之主也妖何敢干或左右事有過誤委諸邪逆以俾免罪責故證以爲真耳聖明察之當自見也我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所不必言若攝

行此事與禪無異亦所不當言也惟有舉行冊立為
朝典此必斷自聖心使恩出自上乃可耳帝不
許而禪議亦中止矣

五月方士藍田王胡大順論死

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見帝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
獄死又有元明至顯者亦倖于帝其徒何廷王妄製
藥物託藍田王上之田王道行之徒也嚴世蕃助使來
京者言廷王藥物乃仙其批製帝疑之以問輔臣階
階力言其詐妄不可用帝置之先是胡大順亦倖于
帝事敗斥去帝與田王語偶及大順田王亦為帝
念之也遂與羅萬象者詐傳密旨取大順至京更名胡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二百一

以寧薦楊于帝且奏求圖書及建宮地帝命以寧
入見至則大順也帝惡之然是時宮中屢有氛孽田
王等遂以藍道行下獄故有此崇欲以動帝帝頗惑
之欲用田王等冀清宮孽又有謂宮孽非他乃壬寅冬
官變誅死枉柳者為之帝以問輔臣階曰藍胡輩可
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藍田王尤
甚本無足取皇上以百尊擾宮疑為道行下獄有所
使然但宮孽已久恐非彼所致者且不能必其用此二
人宮孽果息也不若治之以法之為正帝然之因諭
曰此而不治無以戒來有謂宮孽為壬寅枉死者所為
是否階上言藍田王乃世蕃之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

至于詐傳密旨罪惡尤甚伏望聖明速斷以消隱憂
至于宮孽謂為壬寅死者有枉此却有見蓋一婦含冤
三年不申彼既生為貴近殺受抑枉能不為厲耶但事
在官禁不知枉者為誰惟皇主察處之帝乃命收
大順等下鎮撫司訊既而招牽陶仲文同渠扶箕
帝大怒命悉論死

帝還宮

帝體平復乃自思成還御乾清宮羣臣表賀帝以乾
清宮丹雘渝落不稱路寢命更飾之

六月以高拱為禮部尚書

時董份被劾削籍以拱代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二百四

有芝生于太廟

有芝生于太廟第三室羣臣表賀

秋七月四川盜蔡百貫陷合州諸處

有白社田統者以邪術蠱眾推百貫為主嘯聚數千人

攻陷合州等七郡縣三川俱震久之乃平

河決徐沛漕渠壅

時河水泛濫決徐沛之飛雲橋東流逾漕入昭陽湖汎

濫而東平地水丈餘舟行木末十日而退則漕渠湮沒

無迹矣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餘滯不通

九月鑿新渠

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

之嘉靖初盛應期等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應期鳩衆就鑿未半爲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壅以吏部左侍郎朱衡出督游鑿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聞故迹視之以爲運道之利無逾于此疏請鑿之下工部覆議從之自南陽鎮至留城計百有四十餘里冬十月河東卒叛以趙炳然總督宣大軍務速繫戶部主事海瑞于詔獄

初瑞爲知縣發都御史篋中贓過縣境者以剛正動一時至是爲戶部主事抗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其然文帝能爲其仁恕之懷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聖君陛下則銳精求皇明大政紀二十四卷二百五

久矣念率之而去矣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逐人以爲薄于夫婦賦役煩增萬分懸繫十餘年來天下極矣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謹言乃修廢修廢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奉賀興建宮室工部極力經營買香市壁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爲之諸臣諛順之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諛之甚也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修玄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聖之至也未能

久世不絕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至今日猶存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已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衡何術之若夫天桃大藥惟妄尤甚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誠知玄修之無益翻然悟悔日視正軌宰輔九卿侍從諫議相與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逆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皋陶伊傅之死明良喜起都俞吁咷民物熙洽薰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疏入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獄長繫之

皇明大政紀二十四卷二百六復論階內禪

帝因瑞疏諭輔臣曰今人恨不新其政瑞可見也疏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子前矣安能視事惟傳繼爲第一計卿等擬旨行之階上言瑞誠狂妄然未嘗一言及于傳繼臣等不敢聞命帝復諭曰朕承仰天眷不自謹惜致此病弱如能御政豈能受此人詬詈也此不可並處別行計議耳階上言臣聞主聖則臣直瑞誠不可與並處惟聖度如天地無所不受况能容所難容然後見所容之大也帝復曰朕謂不可並處者乃以既新其政其君御此如思尊無二上別于南京建一宮宇居朕何貶豈謂海瑞耶階上言此天下古今必無之理

必不可行之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
十一月嚴詔罷。

附錄初供用庫匠役名數。先經司禮監太監黃錦查議。應出二百八十九名。至是該庫奏乞增收百名。工部覆題。止補舊額。不得增收。管庫內臣復行奏乞。階上言。人匠一名。歲止月米一十二石。百名則千二百石矣。原額既足。供用增添實爲虛糜。必不可乃止。

丙寅嘉靖四十有五年。春正月虜寇宣府塞。

虜寇西陽河。副總兵任勇率衆禦之。斬賊二十一級。虜乃引去。

二月。諭幸承天不果。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一百七

時承天大誌成。帝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病久不痊。茲大誌成。欲一祝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地也。必奏功。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卧輿以行。七月。終還京矣。徐階上言。聖躬未復。宜加意靜攝。而乃欲南幸承天。此豈崇護之道。亦豈所以上慰二祖之心也。其取藥一事。未知。皇上欲取何藥。宜問品味。諭撫按官取進。則聖躬不勞而坐致上藥矣。帝又曰。自朕取龍飛諸殿圖閣視已旬餘矣。遠近皆聞。科取小民寧免也。賴天下佑。一行必獲萬康。但先理途居爲要耳。階又言。前奉諭南幸。不敢仰贊者。第一爲聖躬計。第二爲國事計。蓋已亥至今二十七年矣。皇上

自度精力較彼時何如。雖皇穹下佑。必獲萬康。然釐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廷之適。皇上崇護之道。自當避勞而就逸也。且已亥以前。邊陲無事。彼時且命大臣行邊。及增內外城關守禦之備。今之邊警時聞。官兵未壯。而六飛遠狩。京師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無憂驚。此爲所當計慮者。至于有司科取小民誠如聖慈之所軫念。而湖廣兵荒。撫按官節次奏陳。猶未暇及。伏乞聖明俯亮下悃。毋致輕舉。以貽後悔。乃止。

三月。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閣。恭預機務。

皇明大政紀 二十四卷

一百八

時訥以有病告去。乃用朴拱入閣。

夏四月。以胡松爲吏部尚書。

六月。虜寇宣府塞。

總兵官馬芳禦却之。斬獲頗衆。

七月。浙江礦寇掠西安婺源諸縣。

西安縣有銅坑者。每有礦徒竊取市利。而豪右又爲淵藪。以勾致之。爲患不絕。郡縣嘗爲封禁。馳逐之。至姦民不逞者。假以礦利鼓衆。嘯聚數千人。大掠常山西安等五縣。環攻衢州。幾破之。官兵追逐乃散。其遊騎突入婺源縣。掠其帑藏而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後以失陷城池論死。久之以婺源無城。乃未減之。

八月作紫辰宮。

九月新承天龍飛諸宮。

承天守備上言宮殿滲漏棟椽朽損帝謂輔臣曰龍飛等宮殿六十餘年矣今不可草次爲之前謂一幸必行可遣官吏建以備之當下禮工二部先告顯陵云階上言宮殿損壞誠宜更建但湖廣連被水災一方之力必不能辦尤須爲之計處帝問戶部濟邊銀用過幾何同常支用當有積者未可云朕親細事也天降地產民輸之財豈可妄費必須節愛乃可耳階上言理財爲圖治要務皇上今日之問乃大計也豈親細事戶部誠當節愛尤乞聖明丁寧之帝曰承天工料彼或不敷工部節慎庫助之亦可階復言臣適問雷禮庫中積金幾何禮言每歲料價額派五十五萬兩而負欠過半支用不足已借戶部銀十有八萬兩各工應用矣營繕司見貯止銀八萬雖欲出助亦不能也久之帝謂階曰南工一時難建姑修隆慶稜思二處而已餘待裕時更建遣去官匠令速還京階請御批行之

新渠成。

初衡議鑿新渠廷議從之已而鑿未及半雨潦濡之功不能施于是羣言紛起謂移漕爲失計彈章日上帝亦疑之衡幾不測力上章言舊渠必不可復新渠必所當開狀帝從之至是渠成帝諭輔臣曰衡雖小愆

比極爲優還留階上言衡之治河始而勘議既而請之無愆固不可終能有成謂之無勞亦不可況河雖就成而隄岸尚須營築師捷尚須建上源當疏下流當濬此必須衡自終其事蒙諭留用知臣下之短而不棄其長真日月之明天地之度也

復設廣東巡撫大臣

初廣東廣西各置巡撫成化五年御史龔晟等上言兩廣事不協一故盜寇益繁宜設大臣總督兼巡撫而罷其巡撫從之乃復起韓雍爲右都御史督撫其地開府梧州居中節制之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爲提督已而惠潮二府山寇潛發去梧州二千餘里移檄往來動經兩

聖明大政紀

卷二十四

二百九

月徵兵未集而寇已稠載去矣上下苦之因建議以二府割隸南贛而南贛去惠潮亦復遼遠況地屬代轄徵發益艱山寇潛滋積久愈甚邇年以來城門不啟道路梗塞矣至是言官建議宜復設廣東巡撫從之乃以李佑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而廣西則隆慶三年亦復設焉蓋因章銀豹之亂故命殷正茂往撫剿之耳

冬十月復兩淮鹽課舊額

初兩淮鹽課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徵銀六十萬兩鄢懋卿督理時欲以增額爲功請加至百萬歲徵不足則括郡縣贖鍰及剝商人餘資足之商人至有破產者怨嗟載道御史徐燝上言其狀帝命仍照舊額是

歲商人頗安。至是戶部復以爲請。帝詢于輔臣。階言其始末從之。

胡松卒以楊博爲吏部尚書。趙炳然爲兵部尚書。

胡松卒于官。帝欲用高耀爲吏部。階言吏部須清潔剛毅。耀于二者似皆未足。遂改博代松。而以炳然代博矣。

以兵部侍郎王之誥總督宣大軍務。

附錄帝諭階曰。冰朝弼怙終不悛。此地當預擇代者。非他鎮比。卿以爲何如。階上言。臣觀朝弼所爲。寔無改過之意。且其威權太過。雲南之人。知有土王。不知有朝廷。久矣。今爲久遠之計。誠當一處。但彼世守已久。亦難輕動。所以往歲加巡撫以贊理之術。蓋欲陰分其權也。而土官猛寅等。近日奏言。軍務當歸總兵。或言此乃朝弼嗾使。帝爾意甚可惡。然使真出于土官。則其勢又可知矣。如得材良撫臣。默處得宜。然後奏請易之。斯爲上策。惜未有其人耳。彼人素富。多有爲之耳目者。萬乞皇上勿露罪之之意。機事不密。自古所深戒也。

十有二月庚子。帝還乾清宮。尋崩。壬子。皇子裕王即上帝位。

上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成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諡。孝潔皇后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皇后曰。孝烈端順。

恭誠。祗天衛聖。皇后俱祔。太廟之几室。祔仁。廟遷之葬。帝未陵。

論曰。守已於徐少師階處。蓋見世廟諭劄及改定。青草云。人嘗謂輔臣擬旨。幾于擅國柄。乃大不然。見其所擬。帝一一省覽。宸定。又有不留數字者。雖全當。帝心亦必更易十數字。示明斷。有不符意。則駁使再擬。再不符意。則劄譙讓。或詰責之矣。故閣臣無不惴惴懼者。自古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臣銜上裁聲名而已。攬乾斷如。帝者。幾何人哉。國朝中。亦惟高文及。帝數君爾。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至不可測度。輔臣欲有所與。亦從吏。

皇明大政紀。二十四卷。之或揣摩裨聞之耳。而能代有天工哉。帝聰睿風成。宣哲天縱。思與古聖通。動與道法合。其財成典章。潤色鴻猷。皆有以洗濯千古。軼三五而上之。亡論東西京諸盛主也。其起弊亨屯。揭欲傾之。而厝之磐石之上。尤大有鎮于宗祏不淺。渺矣。則何以故。蓋帝有不世之奇謨六。無競之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獨行五也。正世及之大辨。復四郊之大禮。黜胡主。廟祀革榮國。侑享。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釐正諸儒。嚴迪德之選。六奇謨也。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秉用。四偉烈也。正嬪御之數。內無女寵。放鳥獸之玩。外無禽荒。不以隆眷而廢。

刑誅不以令甲而拘除權不以攝生而廢化裁五刑
行也五行獨至故六謨顯而四烈彰所以駕二祖
所以邁百王帝道之隆于斯為極矣於戲盛哉贊曰
於維肅皇神縱自天恢猷敦典室寶釐偏功高六
宗謨追古先享同二祖百世不遷

皇明大政紀卷之二十五

茶陵譚希思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校

金陵博古堂謹刊

穆宗莊皇帝世宗第三子孝恪皇太后杜氏生也在位六
年壽三十六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

壬子。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中。

瑞先以諫玄修事被杖下獄論外。上在潛邸素聞其
剴直故亟釋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命以元年正月二日御門視事。

命欽天監造隆慶元年大統曆通行天下。

丙辰行大禋禮于太廟。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丁巳朔。

戊午。上御宣治門視事。

命錄用先朝建言得罪諸臣。

吏部奏通政使樊深都給事中丘橈楊思忠尹相魏良
弼李用敬左給事中陳瓚給事中吳時來周怡沈東顏
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御史何維栢趙錦張登高黃正
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主時舉馮恩郎中徐學詩周冕
主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寺正母德純等凡三千

三人宜遵道詔錄用。敕可。是日遂除璫時來于吏科。禮科。世榮兵科。儒登高浙江道。橫湖廣道。錦維。河南道。仲山。東道。時舉山西道。附傳策刑部。俱原職。餘皆以次推用。其年七十以上。例得引年者。陞秩致仕。如尹相。良弼。俱太常少卿。張選。通政司叅議。馮恩。大理寺丞。母德純。劉世隆。俱尚寶少卿。

命恤錄諸臣以建言久者。

吏部又言諸臣中建言久者。其等有三十。戮久者為一等。應復職贈蔭。厚加諭祭。若員外郎楊繼盛。左中允郭希顏。錦衣衛經歷沈鍊。給事中楊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太僕寺卿楊最。編修上思。給事中。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二

薛宗鎧。何先裕。裴紹。張原。御史浦鉉。曾紳。葉經。主事周天佐。仵倫。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擊獄戍邊。斥。天。佐。仵。倫。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擊。獄。戍。邊。斥。豐。熙。修。撰。楊。慎。編。修。楊。名。檢討。王。元。正。贊。善。羅。洪。先。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都。給。事。中。張。紳。張。侃。劉。濟。劉。琦。御史。馬。錄。程。啟。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桂。員。外。劉。魁。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金。事。張。鑰。凡。二十八。人。至。如。尚。書。熊。浹。諫。止。仙。亭。御史。楊。爵。彈。擊。權。倖。二。臣。無。罪。止。黜。然。其。忠。義。風。節。為。世。共。仰。又。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上。從。其。議。于是。贈。決。少。保。仍。賜。祭。九。壇。諡。恭。肅。繼。盛。希。顏。鍊。允。繩。各。賜。祭。一。壇。又。

贈繼盛為光祿少卿。諡忠愍。蔭其子應尾為國子生。希顏子禹臣。仵瑜子賓俱錄為國子生。明年二月。又以御史郝杰之奏。詔建繼盛祠于保定府。賜名旌忠。令有司春秋致祭。

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

丙寅。上始釋衰服素翼善冠麻布袍素腰絰。仍御宣治門視事。禮部遵 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附葬。附享之制。

一郊祀之禮。臣等議以為天地分祀。昉于周禮。圜丘方。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三

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我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議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我 皇考。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改合而為分。然 皇考之更制。即太祖之初制也。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于冬夏至日恭請 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議至于西苑。帝社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等竊以為止宜照舊。奉大社。大稷之祭。其 帝社 帝稷宜罷。一陵墓。廟。附之禮。我國家自 宣宗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附葬。茂陵。則三后同附葬。若 太廟。

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准元配始得升祔。恭惟孝
潔皇后爲皇后元配。禮應合葬。永陵祔享。太廟
先年神主同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未有本室暫
祔。奉慈殿側以俟。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
元配。今先已祔廟。又奉孝潔皇后同祔。則配后並
配非。祖宗舊制若因。孝烈皇后先祔而使孝潔
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祖宗舊制
况。孝潔皇后宜祔之禮。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
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爲。皇考升祔太廟之時。宜
請孝潔皇后祔享而奉。孝烈皇后于別所。仍于
皇考發引之先遷奉。孝潔皇后梓宮于永陵與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四

聖母梓宮同日祔葬。孝烈皇后既以祔葬。似當以次
列祔其。二后尊說乞。敕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
冊寶。庶名分正而典禮全矣。上以禮官會議允當。
命如議行之。

命修大內神霄殿以祀孝恪皇太后。恭上尊號。
加諡元配李氏爲孝懿皇后。尋定孝恪太后享祭俱
膳儀以。孝懿后祔其歲五享。及薦新忌辰行祭。悉准
孝穆太后制。日膳如太廟。奉先殿儀。又諡裕世子
爲憲懷太子。監田王爲靖悼王。追封長女爲遂萊宮主
次女爲太和宮主。

禁民間放燈。

吏部奏起用原任南京禮部尚書葛守禮等官。戶部右侍
郎趙貞吉。兵部右侍郎郭宗皋。都察院副都御史林雲同。
右僉都御史曹邦輔。布政鍾卿。副使曹金。金立。徵食事謝
廷范等。俱從之。

復除吏科給事中周怡。禮科給事中沈束。原職。
禮部請立皇后太子。

上曰。立后事可行。皇子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冊立。

罷西苑兼督部臣。

先是。大行皇帝于西苑隙地。種植麥穀。命總督倉
場戶部侍郎同司禮監督理農事。收其子粒。貯恒裕倉。
以供大祭。盛。至是。禮部以禁地農作出入非便。宜止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五

令該監督理。少存重農省艱之意。其戶侍督農舊衙宜
省從之。

逮方士王金等下獄論死。

初。金以修煉。竇緣真人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僞
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世恩及陶倣劉
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僞造諸品僞方。養老新書。七元天
食護國兵策。及以金石藥進御。倣得遷太醫院使。世恩
太常寺卿。金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至是以遺
詔逮鞠。皆伏法。

戶部尚書高耀等各以考察自陳。

得旨。高耀等供職。權致仕。吳三樂趙鍾政用。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大任姜儼。

刑科都給事中徐公遴言二人前以御史訪求法秘。致清華。今方士劉文彬等已正法。二人不宜道罪。吏部覆奏。大任等原奉旨訪進法士。似無希覲。但巡按時。甚有物議。宜黜得旨。革職閒住。

華工部尚書徐泉職。

杲以官匠修建。歷陞前職。至是以考察自陳。下吏部議。都給事中上元春等劾其以匠役官正卿。子文燦傳陞錦衣衛指揮世襲。皆濫名器。壞政體。並宜黜。吏部覆奏。從之。未幾。太監李芳發其修廬溝橋侵銀事。逮付法司。追賊發遣。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六

原任刑部侍郎鄧懋卿有罪戾邊。

初懋卿與大理卿荆案皆諂附嚴世蕃。奸賊狼藉。嘗以巡鹽都御史徧歷郡縣。所至騷擾。及橫索有司饋遺無算。貪黷恣肆。士夫側目。世蕃敗。有司籍其家。嘗寄采數萬金。事頗泄。懋卿復給取采金二萬。采抵罪。詞連懋卿。竟坐克軍。

詔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及誥命。革道官金子剛等太常高士職號。

毀籍仲文墓碑坊碑。田宅并收中剛及陶世恩玉印五牙印一。銀印一。銅印十。

命徹西苑內。大高玄等殿圓明等閣。玉熙等宮。

諸亭臺扁額。各建齋醮宮殿。初議盡毀。禮部惜其材費。請止去扁。從之。

已卯。萬壽聖節。免百官賀。

以皇考梓宮在殯也。免各王府及天下諸司進表慶賀。

黜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為民尋以原職調外任。

初應嘉論大學士高拱于先朝拱頗銜之。至是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以私憤謫給事。鄭欽御史胡維新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首犯禁例。擬旨黜之。臺諫諸人疑出拱意。謂拱修故怨。脅階黜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章下所司。給事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等交章論救。階奪于衆。論亦自悔。乃改擬應嘉調用而拱又疑一敬之疏階主之。嫌隙從此開矣。然應嘉為人傾險好訐。士論亦薄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七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居正為禮部右侍郎兼學士。陞兵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

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殷士儋為學士。掌院事。命科道官王治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

已而太監崔敏等奏請免查戶給張憲臣劾之得旨。詔書所載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數與科道官查理未載者不得槩查敏等勿論。至六月治等

上清查數因劾內官翟廷玉馬尹等乾沒之罪詔屬司禮監治罪

開廣秦溝以通運道

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修復運河故道乃勘議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已而總理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礪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逆溢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八

之民橫罹水災奉欲放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卽欲濬深無異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爲患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欲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涘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于旣疲之餘微功于難必之池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九

不繼前功盡隳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工部請從衡議上曰可乃鑿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堤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一丈有奇石堤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戶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清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通運河工成衡又議黃河上有曹縣直抵豐縣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而南可屬之徐州兵備道又于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掃臺以防秋水衝決之患其工費于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皆從之于是叙治河工加衡太子少保進俸一級

八月工科左給事中吳時來論治河未審者三其略曰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易淤薛河易衝爲患哉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者宜急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充以南費嶧鄒滕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羣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瀦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

村連遷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于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派，其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堤，益以啟閉之閘，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畜洩之計宜慎也。願以河渠事命憲臣與藩臬之佐，各一人專之，罷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今朱衡計處以聞。南科張應治等又言：近日三河口之決，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汶泗滕諸水，故一遇霖雨，至于潰溢，而尚書衡故多大言，昔既弄彼三沽，而為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溝，而萃全兗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罰治，得旨降衡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為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亟為敗。今素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強兼受數河之任，猶為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卽夏秋水漲感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遊蕩休焉，獨何言為壑也？今欲開新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卽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塞者，亦已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于東邵之上，別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百中橋，鑿多裏溝，諸處為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又築壩于支河之下，令水由之以出鮎魚

泉而于泉之對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因言：陽莊南陽佃戶屯留城，請開或宜改建，或宜修理，俱不可已之功，而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馬家橋關旋就傾圯，宜重懲之。上從其言。下鄒臣巡按御史提問，且誠治河官，實心幹理，毋蹈前轍，而都給事中馮成能又言：新河可慮者三：一自南陽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故，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也。一三河匯方流以西注，既湍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湧則懼衝，旱則懼淺。此中流之患可慮也。一夏鎮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千丈，啟閉之節，畜洩為難。此下流之患可慮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上下地勢居高復平衍，雖目前告成，宜逆為未然之備。上命以其疏示衡，令熟計，衡執前議，合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三年四月，總理河道翁大立又言：新河勝舊河有五利：地形稍仰，黃水南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不煩牽挽，五也。領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濬沛沮洳成湖，谷亭沽頭市廬失利，乃倡浮言以撓國是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于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西高下，非有湖為之

積滯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計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蓄流途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蓄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興人卒歸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于秦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秦溝以出留城其湖池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上從之

二月從遼東巡按李叔和議定總兵四時駐劄

叔和言遼東一鎮三百餘里而以河之東西爲界春夏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十二

秋宜備河西冬河水晚合宜備河東總兵官爲全鎮保障當審緩急策應今乃坐鎮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其虜掠不爲之所是素入之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所選河東精銳之卒豈專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鎮遼陽以援海州瀋陽水解回廣寧以防土蠻庶東西皆有備而覆奏從之

贈故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諡端簡

賜祭二壇遣官造塋復以巡撫鳳陽時禦倭功蔭其子

履準爲國子生

賜諡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爲襄敏吏侍董圯爲文簡兵

侍陶諧爲莊敏

冊妃陳氏爲皇后

以登極加恩提調講讀及侍從藩邸諸臣

陞大學士徐階子英爲尚寶少卿加大學士李春芳郭朴俱少保舊講官大學士高拱爲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陳以動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內閣辦事翰林院侍講學士殷士儋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王凝尹樂舜劉奮庸吳自峒周繼藩吳自成等陞陟有差階等具疏辭免恩命上各加褒勉不允辭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十三

原任四川按察司僉事趙祖鵬爲民

鵬初爲編修結姻權貴頗爲士論所鄙及罷官族人趙馴訐奏祖鵬作詩謗訕自以宋代子孫僭擬踰等及侵奪寺宇田地諸不法事詔徵下獄論死至是刑部奏以語言妄誕坐重辟不無可矜遂釋之

詔議錢法

戶部奏錢法之弊有三嘉靖初稅課皆徵錢俸給貿易皆資錢其後舖戶濫收惡錢以克俸鈔及稅課專徵銀又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於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疏闊私鑄者多真偽混淆則煩揀擇揀擇太精則碍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搖惑謂制錢且

罷遂格不行。三也。宜禁僭制。其本朝制錢并先代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稅課房號行錢銀俱令收錢如偽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詔從其議。

加恩藩邸侍衛直宿報事廠衛官校。

朱希舜孫鉉張大用李永譚宏白一清各陞陞有差。

加恩內臣

司禮太監黃錦加祿二十四石。蔭一弟姪為錦衣指揮僉事。從龍太監梁鈿李芳加祿二十六石。各蔭一弟姪為錦衣指揮同知。王本馮保等各蔭有差。俱世襲。時錦奏辭新命為姪浦乞復都督銜仍僉事錦衣衛事。下兵部議。會錦夙得寵已。太監滕祥等復為浦奏。且乞授其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十四

姪保等六人為錦衣官。為錦守墓。仍令斌等三十人。兒御馬監勇士以志存恤。上皆許之。科道嚴用和管大勲陳聯芳張楨等交章言。浦前以不職罷不當復。而保等欲藉守墓冒官職。斌等以廝卒借勇名糜廩餼。皆不宜。兵部覆請得報允。

贈故副總兵黃演為都督同知。

先是虜犯延綏小芹河。演殲之。至是以科臣請卹錄。

命立祠享祀。加祖職三級。蔭一子。正千戶。世襲。

太監李芳請裁革。內府匠役工完陞秩官。

時冒銜者以百數。吏部議。留用閒住。及裁減職級俸薪食糧供役有差。仍請自後有貪緣乞陞者。聽部參治。從

之

是年八月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計六百六十二員。有逃亡者。虛其數。量擇革內堪役者補。

以景雲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更名弘孝殿。

罷玉芝宮歲時享祀。日供膳如舊。

初。先帝時建廟奉。睿宗升祔。太廟因罷其祀。四

十四年。舊廟柱產芝。更名玉芝宮。欽定祀享禮儀。命日

供膳。如內殿歲暮大小節辰。牲帛諸品。如廟祀。上即

位。詔下禮部酌議。禮部議請罷免。止存日供之膳。上

以出自。皇考孝思。復命詳議。儀等乃極言我朝。宗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十五

廟之常禮。如每年四孟及歲暮大禘。則止行于太廟。

大小節辰。及列皇考妣忌辰。則止行于內殿。未嘗有併

祭者。國有大事。或告于太廟。或告于內殿。亦未嘗有

併告者。今于玉芝宮。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是列聖

皆一祭一告。而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先帝行

之。則以為豐于禩廟。未為不可。今睿宗于皇上為

皇祖考。凡事必兩祭兩告。則遠而列聖。近而先帝。

皇上。將何以處之。至于日供之膳。則有可言者。謹考南

京。奉先殿。原奉太祖以上列聖神位。迨北京

奉先殿成。南京。奉先殿各祭俱罷。而供膳至今不輟。

蓋以奉安神位之所。而持存有舉莫廢之義也。今玉芝

宮既爲 睿宗原廟近又設有 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爲日供之膳宜如舊奉設而悉罷其四時享祫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 上從之然南京 奉先殿乃高皇帝聖靈所寓又遷主于北故仍存日供以見如生之意今以 睿宗視之則有間矣故議者謂王芝供膳猶爲黷云

起趙貞吉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戶部奏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因言內府一切供應大率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數目略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漸增視正額加倍臣等仰體 皇上崇儉至意酌古準今悉從裁減乞敕監寺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十六

衙門永爲遵守不得濫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意奉行得旨各項錢糧依擬減派各該撫按其嚴察有司毋容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從戶部議酌定昌平密雲糧運事宜

先是二鎮自嘉靖庚戌坐撥漕糧徑運該鎮過軍便之已而運軍告困仍改通倉空運奸商猾吏因緣爲奸米至腐爛不可食總督劉燾請復改運該鎮戶部議該鎮糧餉空運則蠹弊雜出爲邊軍病徑運則轉搬甚難爲運軍病宜通融立法自今年爲始將去年漕糧令江北山東二總撥赴兩鎮自後年分循次均派毋得偏累一衛一所密雲糧由通州水路運牛欄山交車戶接運昌

平糧由通州石壩更船至大通橋陸路交車戶接運仍什各運官上納從之

三月戊午夜木屋行守亢宿

降原任光祿寺寺丞萬廷言二級調外任

先是禮科給事周世選劾工部尚書雷禮以私忿中傷廷言出爲僉事且列禮罪狀宜罷禮奏言廷言推陞在吏部非臣所能與緣世選與廷言及胡應嘉爲朋比友每聚坐夜分雌黃時事動詆 先帝營建謂臣逢迎其他指摘皆不根請與世選 廷鞫以明心迹事下吏部都察院尚書楊博等覆奏廷言以五年進士得拜風總儒臣乃猶以外補爲嫌舉劾乖刺非清朝所宜有宜重加降罰禮心迹既白而 山陵重事正屬經理不宜聽其求去 上命降廷言外任而留禮視事如故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四事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十七

一議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謂 先帝追崇 獻皇太廟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制至于人 廟稱宗事在今日尤有當議者蓋 獻皇雖貴爲天子之父實永甯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 祖宗諸帝並列雖視爲 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事 武宗而今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故 先帝于 獻皇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 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爲 獻皇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逼遷若專祀

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敕廷臣博考詳議務求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二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三議親輔弼之禮以成德業。四議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章下所司。

提學御史耿定向奏科場事宜。

一兩京主考官宜簡學行兼長者。毋拘年資。一同考官宜令廣取正備卷。如未稱責令再閱或付別房覆校。主考仍自撈閱落卷。毋避嫌輕棄。一初場分經校閱。二三場宜更易品訂。毋令偏重初場致遺積學真材。一時義體製浮蔓宜嚴立程式。字限五百。一揭曉之日宜以中式硃墨卷發提學官查驗。鈐封解部以防偽濫。一監生字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十八

號宜與生員一體彌封。取數仍如舊額。已而御史陳聯芳一意重後場。以羅實學及令兩京同考閱卷。不必書各房字樣。主考止以文學爲去取。毋以考官爲額數。分房爲次第。禮部議覆俱允行。是科去皿字號監生中式甚少。考官王希烈孫挺謁文廟。被沈應元等遮訴。語不孫。事聞逮治。爲首數人。如例發遣。尋改爲民。後有旨令監生編號如舊行。將以調停後來也。

封杜繼宗爲慶都伯。字錦爲德平伯。繼宗大興人以孝恪太后第。封祿一千石。累加一百石。錦莊皇后父。封祿一千石。

起吏部右侍郎林樹聲辭不允。

逾月再以疾辭。許之。

命禮部酌議一切應免謝疏。

議在京文武官遇冊立等大禮合進一表。其聖節正旦冬至止于丹陛前致詞稱賀。一應陞遷賞賜既經面恩廷謝者俱不得具本稱謝。南京并在外五品以上衙門及各總兵官。凡遇三大節進表慶賀照常例行。或值冊立等大禮例應慶賀者。須待本部題允方許撰表齎進。其總督撫按俱不得違例進表稱賀。南京五府掌印官。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大理寺正官及各處總督巡撫官。皆係重臣。一應陞遷及經論劾留用。或軍功受賜。遠鎮給賞等項。既不得廷謝。仍許具疏。三司將佐等官。一同受賞者。總兵督撫。卽與併謝。不得另奏。其疏務明白簡直。不得牽合四六之體。務爲浮蔓之詞。不遵者聽本部及該科參奏。詔如議行。

降太常寺掌寺事禮部侍郎師宗記爲本寺少卿。

少卿魏承詔袁好禮爲寺丞。宗記等皆以道流致列卿御史王得春劾其冒濫宜罷。下吏部議。謂宗記等素習祝贊之事。請姑降級叙用。今後卿及少卿有缺。皆于科目中推舉從之。

命纂修世宗實錄。

以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徐階李春芳郭朴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爲總裁。高儀趙貞吉林樹聲潘晟殷士儋爲

副總裁姜金和等爲纂修官。

詔贈故刑部左侍郎劉玉爲刑部尚書諡端毅。

賜祭一壇有司治墓初王以大獄罷士論寃之至是以恩例恤錄故有是命。

夏四月戶部覆御史劉勣條奏鹽政四事。

然其事竟寢不行。

詔復駙馬都尉駙景和原職。

景和在先帝時入侍直贊意頗不樂先帝覺而遠之後于謝賞疏引馬革裹屍語詔下法司問狀削職至是科道張鹵陳聯芳疏其忠直無罪遂復官。

吏部主事郭諫臣上言六事從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二十

一正一真人不當復令世襲。一皇親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宜止本身照泰和伯陳萬言例著爲令甲一衍聖公遇有親喪宜令守制其襲封所司代奏候服滿起送承襲服內免其入賀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用進士令其參酌禮儀約束官屬別途出身者太常至少卿而止秩滿止許加俸其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一兩司方面圓缺宜于本省或隣省就近遷轉令刻期赴任一府縣官賢能者宜久任其治行卓異者知府歷二三考得陞叅政知縣歷二三滿得陞左右給事中得旨允行。

收版士僱爲吏部左侍郎兼職經筵日講如故。

刑部尚書黃光昇以疾乞致仕許之。

詔追贈故新建伯王守仁爲新建侯。

諡文成賜祭七壇都督周尙文爲太傅諡武漢大學士蔣冕爲少師諡文定吏部尚書喬宇爲少傅諡莊簡各祭九壇禮部尚書汪俊爲太子少保諡文莊祭一壇戶部尚書王杲爲太子太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洪爲太子少保祭二壇各命有司治墓少詹事黃佐爲禮部侍郎僉都御史朱方爲副都御史各祭一壇南京禮部諡文介追奪尚書顏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諡誥命及什其論祭等碑奪侍郎張電誥命從都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學等言也。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二十一

平虜衛地震。

五月以漕軍重困詔臨清免運船帶磚。

詔復故大學士楊廷和等原職尋贈官贈諡有差。

廷和諡文忠贈太保王廷忠諡肅敏保貞襄皆少保梁材端肅太子太保徐問莊裕林俊貞肅吳廷舉清惠皆太子少保曾銑襄愍楊守謙恪愍商大節端愍皆贈兵部尚書孫繼魯清愍兵部左侍郎鄒守益文莊禮部左侍郎羅洪先文恭光祿寺少卿仍蔭廷和一子爲尚寶司丞銑守謙大節繼魯各一子爲國子生尚書劉認贈太子少保侍郎程文德贈禮部尚書汪 贈兵部尚書

翟鵬復尚書職張漢復侍郎職又以給事中岑用賓吉
賜唐胄祭一壇給葬之半罷放江西副使汪一中專祠
及其子隆以御史陳省言追奪故副都御史盛端明贈
諡誥命新原任文選司主事史際開住

虜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之戰于西山虜遁去

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著爲令

降御史齊原二級調外任

初康以高拱屢被論劾疑徐階主之乃疏論階檢邪貪
穢專權國狀復言先帝往欲建儲堅執不可及

皇上居位階懷疑懼遂屢稱病以嘗上意又與李春
芳聲相倚有肯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安心視事於是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二十二

階疏辭春芳亦乞休上皆溫旨答之稱道陳瓚歐陽

一敬陵儒張橧交章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宜宣諸
法寺丞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改于神仙土木之誤

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
容亦有足多者康搏噬舍類其罪又浮于拱左都御史

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引咎輒復逞辯以故言者不已
康懷奸挾私黨邪悞國不重治無以慰人心定國是尚

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乃重譴康而
諭高拱

大學士高拱懇疏乞致仕許之

寺凡卿大臣南北科道紛然奏詆連章持疏不下數十

其持論稍平者勸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其他

詞不勝憤輒目爲大寬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劊誅
拱巡按御史在邊方者轉相倣效拱稱病乞休疏屢上

上恩禮有加拱終不出上知拱不可留乃報許命
馳驛還鄉調治仍賜白金文綺遣行人護送

遣檢討許國給事中魏時亮頒卽位詔于朝鮮
六月釋高牆禁錮庶人克儉等

并庶人聰潯等家屬還本府有司給養膳米如例
命南京工部鮮織造餘積料銀濟邊

戶工二部未解者悉停止應天府仍追徵准明年料價
詔天下暫免決囚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二十三

詔革太和山分守徵太監呂祥還

時御史陳省劾祥七罪兵部覆言宜罷上是之已而
用監丞劉進得都給事歐陽一敬諫而更用監丞柳朝

仍兼分守兵書郭乾執奏乃改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
毋兼分守

乙亥夜月犯畢宿右股北第一星

紫荊關雨雹免陽和高山二衛屯糧

陞大理寺右寺丞海瑞爲左寺丞御史耿定向爲右寺丞

秋七月陞兵部職方司郎中周冕爲太僕寺卿
追復吏部尚書李默原職賜祭四壇

罷南京振武營諸選募孝陵衛餘丁千餘人

入隸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同正軍操備。身終勿補。各將官家下。及前尚書李遂調淮揚民兵五千餘人俱散遣之。諸悍卒銷除矣。

命侍郎趙貞吉暫攝國子監事。

時御史方新追論祭酒胡杰往典試南京與諭德吳情罪同罰異乞并黜。都給事王治等言杰卽無他業已爲人指數恐其慙于講席得旨改杰別衙門用杰不自安再疏稱疾求去許之。

八月 上幸大學行什奠禮。

贈故尚書彭澤等官。

澤少保顏願壽太子少保何孟春禮部尚書楊最副都

舉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二十四

御史石金喻希禮光祿寺少卿故貴州提學副使蔣信

復其官并謚澤襄毅孟春文簡最忠節仍賜祭葬。

復故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官。

因其子世貞上書訟父冤也。

降太常寺少卿周怡爲山東按察司僉事。

怡上疏陳五事 上以爲抗違命降之然其言亦迂誕

增築宣府鎮城。

遼東鎮臣計擒叛賊黃勇以聞伏法。

召譚綸與戚繼光入京。

吳時來言綸繼光俞大猷皆知兵宜召來使專督練遼兵以省諸鎮徵調之擾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且老

矣綸與繼光惟 上所用故召之。

贈故員外郎申良爲太常寺少卿。

給事中張憲常泰右春坊周鐵俱光祿寺少卿先是吏部議恤以光祿少卿馬從謙及良等名上 上不許復引例奏請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成故中貴

人撓之于是科道王治龐尚鵬各上疏援部議力爭

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久惟申良四臣得追贈云。

九月 命太監呂周高相陶金坐團營尋罷之。

兵部尚書郭乾執奏謂團營之制起于景泰經 先帝

裁革盡復 二祖三大營之舊官有定員不用內侍

皇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二十五

上不聽科道歐陽一敬孫枝韓君恩等各上疏力爭章

下輔臣徐階及復言內臣委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碍施

行 上從其言。

虜寇薊鎮。

虜由界領口羅漢洞潰牆入大掠昌黎等縣時宜府報

西虜黃台吉擁兵窺伺 陵後南山兵部以聞 上命

總督劉壽總兵李世忠巡按耿隨卿東禦土蠻總兵劉

漢西防黃台吉遣京營參將陳良佐防護 陵寢總督

王之誥自鴈門還駐懷來巡撫曹亨自保定移兵于通

州以備之。

大學士郭朴乞致仕許之。

令馳驛歸。初龐尚鵬論朴質才使氣無相臣體。上不聽而凌儒復詆其父喪奪情母老忘歸于是朴求去益力。章三上乃得允。然朴爲人長者儒之尋端力攻時以傾危目之。

蔭原贈光祿署丞孫鏗男尚恩爲國子生。

鏗松江賈人嘗糾集山陝諸商協力禦倭。先帝嘉其節故贈蔭之。

冬十月癸未夜金星入南斗。

御史耿定向上明學術正人心疏。

南京禮部左侍郎陳陞卒。

陞以奉命勘估皇陵修理工役至鳳陽病卒爲人

皇明太政紀 卷二十五

二十六

醇謹有清譽嘗預修大明會典同考會試者二主考

應天鄉試提調禮部會試各一計聞上以陞沒于公

事贈禮部尚書諡文僊祭墓如例。

逮原任宣大總督都御史楊順巡按御史路楷下獄論

先是錦衣衛經歷沈鍊疏請誅嚴嵩謫發保安州爲民

嚴父子嚙之會順總督宣大嚴以鍊屬順殺之適虜犯

大同諸衛堡殺掠甚衆順不能禦反縱兵妄殺被虜者

冒報首功鍊不平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冤

多少覓頭顱之句順亦恨鍊遂與楷謀誣鍊以交通妖

賊閻浩勾虜寇邊當斬阿嚴氏父子意使參議朱天俸

僉事許用中文致成獄鍊竟坐死士論冤之無何順以

虜人應懷不能禦又殺平人冒功爲給事中吳時來所

劾楷亦以順黨不能實奏并逮治京法司言順守備不

設爲賊所陷論斬楷奏事不實輸徒作嚴氏深德之順

竟免死謫戍振武衛楷降雜職邊方用嚴氏既敗鍊以

遺詔褒恤至是科臣陳瓚追論順侵盜賑恤銀及盜邊

儲銀七千兩路楷與共殺鍊謫戍未盡其辜鍊子襄亦

爲父訟冤乃命逮順楷下法司及錦衣衛鞠治俱坐交

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並追其所盜賊銀天俸用

中下巡按御史提鮮來京問時法司及錦衣衛言天俸

用中強阿順楷意殺沈鍊然非其本謀不過委靡阿私

宜稍從末減得旨宥死發邊衛克軍明年四月楊順

皇明太政紀 卷二十五

二十七

死獄中。

十一月癸亥上親南郊行大祀禮。

親郊之典久缺不講上初嗣服即命禮官綴葺舊章

行之稱快觀云。

以海瑞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

十二月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謝廷瀝予告

賜何塘諡文定復夏言吏部尚書職。

復故戶部尚書萬鏗等官。

副都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郎中胡璉主事余

禎等亦復原官仍加贈鏗太子太保潮兵部侍郎俱賜

祭墓璉太常少卿弘化時柯禎俱光祿少卿諸臣皆一

先帝時以建言得罪者。鏗以諫百花酒爲趙文華誣。廢職。潮以勘問妖犯。李福達劾奏。武定侯郭勳罷。弘化以諫採珠採木削籍。時柯璉。璉並以議大禮。廷杖下獄。璉杖歿。時柯編伍。至是江西撫按任士。憑蘇朝宗奉遺詔疏名以上。故有是命。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辛亥朔。

允行永平海運。

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戶部覆言。故事獨薊鎮有遮洋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于計不便。卽如撫臣等言。請以山東河南額派薊鎮漕糧分撥折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二十八

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兼同原運官軍。其沿途轉般入倉工費皆如漕規扣給。以原撥永平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還薊州。上從之。

詔革正一真人名號奪其印。

張氏自東漢建武中。張道陵以修煉符水術起。傳數世。有張魯者。號能攝役鬼物。愚民神而祀之。魯之子元忠。卽道陵煉丹處。設壇授法。唐會昌間。始賜額眞仙觀。宋大中祥符間。王欽若奏改爲上清觀。元至正中。始封正一教主眞人。主領符錄事。國朝因令承襲。傳至嗣孫張永緒。以淫縱聞。術益衰。永緒死無嗣。江西守臣因言。

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且隱稅逃役。公行吞噬。無功有害。宜永爲裁革。禮部覆如守臣言。請革其封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上從之。

禮部尚書高儀等覆上疏。請立東宮。

以宣德成化弘治間冊皇子皆二齡六齡事例爲據。上乃命擇日具儀以聞。

議革浙江水陸官兵。

兵部覆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奏。浙江水陸官兵應革者八千人。歲減兵餉銀共一十四萬餘兩。止徵銀二十二萬兩。有奇。以給存留官兵。又寧波既設海道副使。兵備事可以兼攝。其紹興兵備可省。令寧紹台分守。參議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二十九

移駐紹興。台州兵備僉事兼分巡三府。至于寧紹台。參將各防禦信地。仍聽總兵官居中調度。上皆從之。改戶部右侍郎鄭萬士和爲禮部右侍郎。黜給事中石星爲民。

星條上六事。一曰養聖躬。鰲山燈事既不可追。酒色

之害實當深警。二曰講聖學。願卽將經筵及時舉行。

三曰勤視朝。願從日出視朝。以周知民情。以總理萬幾。

四曰速俞允。願于尋常章奏三日而下。兵機之事。則不

時進覽。五曰廣納言。陛下下詔求諫。未幾而少卿周

怡卽以言觸忌。諱怒而出之外任。給事中陸鳳儀以偶

遺聖旨怒而出之。爲民伏望。陛下召還二臣。俾復

舊職仍論諸臣勿以二臣爲戒六曰察讒譖間有一二內臣專作威福肆爲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怒目切齒欲行中傷惟皇上深燭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行疏入上怒以爲惡言訕上無禮命廷杖六十黜爲民

給事中王壘等言內庫之弊

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逃曰那移延緩其在內者有四曰鋪墊常例曰守門科剋曰茶果餽儀曰棍徒需索誑騙得旨俱如議行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

詔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如例象賢爲人廓達練事多大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三十

略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

附錄太監李芳等請停徵近年加增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二萬斤以後歲辦止照成化弘治年間例米方一千五百石鹽十二萬斤上嘉其節惠愛民從之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吳梯卒

詔賜祭葬如例梯清修剛介生平一節士論與之

論山西石州被虜功罪

先是九月虜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州王亮留壁石州間出精騎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又會有薊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集議防虜之策階等條上

責實效定責任明戰守申軍令重將帥練軍兵繕城堡團民兵處久任廣招納儲人材理鹽法擇邊吏凡十三事上皆詔行而邊臣不能能效虜入邊已二十餘日勢甚橫後以在內地久氣亦疲又兩潦淹旬馬倒奴者過半皆杖馬箠徒步歸所遺獲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於道浸尋蹕蹕至十餘日始出邊而我軍無一人禦之者第早從王之誥之請趣令西援雖無救于汾石之禍猶得以繫其情歸或頗有所獲以紓華人之憤而賞事者昧於機宜及爲虜偏師所綴今其得志益輕中國殊可恨也虜既去汾石申維岳始約孫吳兵進戰及虜出岢嵐東北吳竟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而維岳田世威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三十一

終不敢戰之誥遣二將亦皆遷延不見虜而還又十有

四日虜悉遁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俘董噏兒黑里器及他老幼疲弱類以掩襲得之獨方振一與虜

遇九月逐虜於嵐縣晉明村稍稱敢戰而已事聞上命李鎮撫總督等官俸令回籍聽勸而逮繫維岳及世

威劉寶王學謨至京鞠之下御史勘實至是御史王漸勘上因劾之誥等罪推振月功下法司會議法司以地

方遠近兵力衆寡分別議罰請首治維岳世威寶及繼洛學謨僨事殃民之罪守備楊時隆以下不守信地罪

次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嵐州知州王下賢繕修不

完黑雲龍等備禦無策隰州知州魏宗芳等收歛不早

罪又次之。之詰專守南山難于逞制。吳失於應援。而衆寡不敵。宜薄其罪。議上得旨。維岳世威寶各斬。繼洛學謨謫戍邊。春芳下賢降三級之誥。降二級聽用。吳落職。克爲事官。官事雲龍宗方時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官。下巡按御史提問。以聞。振月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先後捕獲奸細明海等。及叛人董噍兒等。黑里器等。俱斬以徇。時邊臣巽懦。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乙酉。皇第四子生。

聖駕親祭先農。躬耕籍田。

命大學士李春芳掌詹事禮部尚書。殷士儋爲會試考官。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三十二

取中田一儁等四百人。

壬辰經筵開講。

減江陰縣歲進子鱗魚之數。

縣歲例進新子鱗魚萬斤。路遠數多不堪。上用光祿卿趙錦請。自今止貢五十斤。餘皆折色便從之。

改南京禮部尚書趙貞吉爲禮部尚書。

初貞吉以起廢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然氣壯甚。議論侃侃。輔臣薦其可大用。上心屬焉。及遷南京吏部。

右侍郎林燠代。一日上手詔諭輔臣。調燠南京用。而

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與尚書殷士儋協管府事。已而士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

命鄒應龍唐繼祿龐尚鵬分理各省直鹽屯。

應龍總理兩浙福建二運司雲南廣東各提舉司。兼理江西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貴州湖廣等處鹽屯。繼祿總理河東運司陝西花馬池四川提舉司。兼理宣大山西陝西四川等處鹽屯。龐尚鵬總理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江北山東薊遼保定河南等處鹽屯。各給總理鹽屯關防。賜之敕。

丁未。上詣天壽山展謁諸陵。

庚戌。駕還京。

三月陞刑部右侍郎洪朝選爲本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鄭世威爲刑部右侍郎。順天府丞吳時來爲南京右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三十三

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右通政姜寶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辛酉。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皇子爲皇太子。

詔起吏部右侍郎林樹聲原職陞譚綸爲本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

廷試。賜羅萬化黃鳳翔趙志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先是內閣已取定李長春主家屏田一僦矣。奉旨易

二甲進士前三人。踰月改長春等及沈一貫張位李維禎等三十人爲庶吉士。

丙子。上幸南苑。

先是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上欣然欲觀。階等奏止不聽。是日駕至。則荒莽沮濕。官館不治。上亦悔。

之遂 命還蹕

命太監李佑往督蘇杭織造。

工部及科道孫枝祁杰各疏乞罷遣官。不聽。明年二月，詔以太監陳洪所呈花樣續發，佑趣辦一千八百六十疋。工部科道皆以民力難堪爲言。上不允。御史賀一桂劾洪惑。上病民蠹政謀利，下所司。四年二月，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工部復言加徵不如起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逋之爲速。上頗然之。乃令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別造三分之一。其他准歲造額。六年二月，詔遣內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絨錦鸞帶，都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良疏請停止。不允。于是工部言蘇杭自倭患之後，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府庫虛竭，而織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至于舍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地方不擾而民獲更生。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三十四

四月，命追奪承天府元祐官田入官。

宮玄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爲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供養之田，歲八千七百餘斤。至是從撫按劉愨言，追奪之，徵其租以供漢江築堤之費。

贈侍郎王道爲禮部尚書

賜諡文定。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諡文簡。故太僕寺卿李舜臣賜祭，差如例。

五月，令薊鎮練遊兵，仍募鳥銃手三萬二千於浙。

總督都御史譚綸疏言：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散布于二千里之間，率畫地數丈而守，以一軍虜數以十萬衆攻我。一面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虜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人動十餘萬，而吾車戰不過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之兵與尺籍軍。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三十五

異召募之軍，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汰，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又無馬料，自非酌擬尺籍軍之食而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効。教成之後，留之實邊，可使從者半散之歸農，可立効。無後憂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止散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尚以臣與戚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矣，尚能任之專哉？此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

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釀他患是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地方兵亦就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營遊兵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薊鎮總兵標下兵二枝又聽臣於大名井陘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真定遊擊標下民兵一枝真定等府選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選一枝共爲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尚不足又聽臣于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共三萬人列爲三營管分爲三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各用參將一員遊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於總兵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參將遊擊各一員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之軍各移近邊密雲營屬密雲兵備副使遵化營屬薊州兵備僉事三屯營屬永平兵備參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警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墻以戰禦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罅潰入臣等決一死戰以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若圖塞責是爲無策臣等罪安逃哉又言中國長技無如

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銳手三千人爲衝鋒而戰習邊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期以三年俟邊軍既練乃遣願留者聽惟陛下裁擇疏下兵部主綸議請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該鎮總參遊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并受繼光節制本官仍受總督節制府州縣官不得阻撓違者聽綸參奏處治給以敕書符驗關防旗牌又請遣錦衣衛官二人往浙江募寧紹台溫金衢等處鳥銳手三千人給舍器恤其家屬優其資用付杭嘉湖參將胡守仁原任參將李超將之而止無誤防秋至鎮之日人給衣鞋銀一兩日給銀五分費暫出太僕寺以後戶部更議其分立三營事令繼光會譚綸熟計以聞得旨繼光以原總理總兵事務防秋以邇所取南京令巡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超選募督發不得違怠致誤軍機各兵在途錦衣官稽督守仁等嚴行鈐束所過騷擾其他悉如部議

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先是嘉靖初守仁已受封會忌者媒孽其事異議紛然遂見削奪上卽位始命江西撫按官勘覈向來功狀至是以聞下吏部會廷臣議皆謂守仁勘定禍亂之功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績尤偉當時爲忌者所抑大功未錄公議咸爲不平今宜補給誥

券令其子孫承襲世世勿絕以彰朝廷激勸之功從之

賜原任山西巡撫都御史趙時春祭

初時春選庶吉士授兵部主事嘉靖九年以建言革職十八年薦起除翰林院編修十九年復以建言革職二十九年薦授兵部主事歷僉事副使巡撫山西被劾去官隆慶元年復薦起未及用遂卒於家時春為人沉毅慷慨敢於任事又習騎射有將略時重其才都御史王崇古為請祭葬部議時春四品未考滿以軍功特予祭一壇

兵部請移改三關將官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三十六

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為藩籬警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墻不守遂與虜隣三關邊隘皆虜必犯之地矣然鎮城尚在內地虜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南則憂大舉偏老一帶迫近虜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遇冬又有套虜履水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寧武在忻代偏倚之中既有總兵官駐之東西有警便於策應至如老營堡遊擊宜移駐馬站河西守備宜改為參將駐灰溝營水泉營防守宜改為守備以便防禦其募軍買馬費請發太僕銀二萬五千兩給之

原任光祿寺丞胡膏以罪擯列

先是胡膏侵冒官驚銀四百兩為巡視給事中楊允繩所劾膏誣奏允繩毀訕玄修先帝怒下允繩獄論疾而膏亦謫四川重慶府通判稍遷同知尋以駐劄至是給事中李用敬追論其奸詔下御史逮問膏論斬前所侵冒銀還官沒入其田宅服器都察院具獄得旨如擬

令變賣種馬之半

每馬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從太常寺少卿武金言也

六月詔停差真定抽木內臣

是差歲令府佐領之給金牌勘合十道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三十九

七月敕刑部侍郎洪朝選錦衣衛指揮程堯相勘問遼王憲燁罪狀

命執內使杖為首者一百發烟瘴地充軍

內使許訢坐挾乃赫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參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捍學道眾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時吏部尚書楊博向錦衣衛陸炳曰此君責也陸乃命校尉識認眾乃解臺省不能平交章論奏司禮監問計于徐階階言內監合先發庶好輕處司禮從之階乃擬旨杖為首者一百遣邊戍餘各杖六十發充孝陵衛軍學道亦以擅笞內侍不諳事體調

外任。

大學士徐階上疏乞休。上許之。

命馳驛遣行人護送歸。有司歲給夫八名。月給廩六名。仍賜敕諭。

斬福建行都司都指揮傅應嘉。

巡撫徐澤民巡按御史王宗載劾奏應嘉受賄縱海賊吳平罪當斬。上命卽其處會官斬之。

禁內宦進貢多用馬快船竊載私貨者。

從南京兵部劉采言也。

八月雲南叛酋鳳繼祖平。

先是繼祖與尋甸土舍鄭琬爭襲。參政盧岐疑使使諭解不聽。反執殺琬而發兵圍武定府城不克。還襲敗通判胡文顯周良卿等。兵備僉事張澤夙之。知府周養等率兵近擊於法岡渡亦敗。滄瀾兵備副使楊守魯等乃大集土漢兵與賊遇於會姜里連破之。賊潰走至雞羅山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官軍追及之。因縱反間入賊中。購以重賞。於是賊黨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降。事聞。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四十

上命賞巡撫呂光洵譚綸總兵沐朝弼等陞楊守魯一級是役也。土官助戰効勞者祿紹先而下十餘部。惟易門縣土官縣丞王一心陰與繼祖合約爲內應。會事露爲百戶韓世賢第生員世仕所擒。與繼祖捷音先後列上。上仍命加賞光洵朝弼銀幣。世仕送監讀書。

都給事中何起名條上四川鹽茶二事。

謂保寧府一州三縣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如嘉靖中舊例改徵折色或解藩司爲賞番之費。或解陝西備買馬所用之設。甘肅茶馬司當爲裁革。川中鹽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塌丁逃舊者有破納之累。新者有增課之擾。宜酌出產厚薄以定課額。招集竈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嘉定潼川夔州商不利販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給。仍嚴立禁防使奸商不得影射。官吏不得誅求。得旨允行。

兵部覆請優錄降人白春等并議招降賞格以聞。

初大同妖人丘富者入虜中。敎爲城堡宮室。布滿豐州。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四十一

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爲嚮道。遷民苦之。上卽位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白春等五人已各有部落畜產饒富。至是聞風各率衆來歸。上嘉之。命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仍懸賞格于遠外。

復誠意伯劉世延爵。

世延既廢後南京科道岑用賓等交章薦之。世延亦上章訟過。俱下吏部集廷臣議。謂世延先祖基有開國翊運功。世延前以奏事狂誕非有大故可棄。上從之。故有是命。

大學士張居正疏陳六事。

一省議論伏望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効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終不爲之提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一切軍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空言一振紀綱近年以來紀綱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舍處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仍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一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驟行停閣一切視爲故紙至于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屢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實罰何由而當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嚴立限期責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吏部卽以此考

其勤惰以爲賢否一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騁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個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早徵而輕忽之其才本無足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以一事之舍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綿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然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乞敕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例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舉引復職濫給恩典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挫之於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舉其平生毋以一青掩其大節一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遺欠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

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卽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可也一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才力以撫養闕戰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耳故願皇上急先自治之

聖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四十五

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操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卽虜人犯亦可不至大失臣又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爲憂伏乞 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疏入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

看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爲八款一慎政令自今凡遇大政大款先行九卿科道會議仍照閣臣令其參酌衆人見聞稽之本朝故事應否舉行明白具奏更望行止決于一人用舍公平天下專責成十三道掌道御史于中差大差回道御史內揀用限以一年不得更差使之看詳刑名檢閱章奏一振士氣糾察之任風紀所關宜試事考言察微詢著慎其始進責其後成倡直言敢諫之風抑貪昧泆恣之陋一銷勘合今後凡奉有 欽依勘合務要刻期完報若係司道延遲者撫按官參究巡撫官不依期完報者科道參究巡按官不依期完報者都察院參究一公激

聖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四十五

場今後御史復命薦舉方面多不過六七員或三四員有司不過七八員或五六員薦詞止以四五句爲率不必長篇累牘應効之人尤須先其大姦毋徒以州縣府佐等官充數如有薦舉方行而旋以事敗官箴已敗而故爲容隱者考察回道之日奏請黜退一慎防檢御史出巡原來卷扛須令有司檢點不得多增行李鄉官往來止將廩水分送不得濫行饋遺一懲貪酷係酷者照新例處治係貪者卽非枉法亦嚴行追賍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爲民一端風化邇來以童生而業毆郡守以生員而攻訐有司非毀師長連珠遍布於街衢報復讐嫌歌謠遂鏗於梓木宜行所在提學官申明卧碑嚴

加飭治疏入。上命務實舉行。兵部議覆飭武備事宜。其一議兵。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今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者若能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令各邊選編見在軍士五人爲伍。五伍爲一隊。各立之長。長各擇教師。教以武藝。其一議食。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剉。則必數年不擾。而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方。已寓於練兵之中矣。至於興屯鹽以復本色。視豐儉以爲折支。又在戶部酌議施行。其一議將。言將才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兵備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其一議選擇邊吏。言各邊守令。務得其才。其一議團練鄉兵。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各不防農。務隨時訓習。遇有虜報。移檄郡縣。轉相告諭。各率鄉兵。乘機防守。賊退而鄉兵有斬獲者。仍照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防守無失者。亦量犒之。其一議守城堡。言虜賊臨境。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急入收堡。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適中之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浚濠。務得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磚者。聽亦量助之。其一議整飭京營。言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歲久逃亡者衆。

見存僅九萬餘人。中又多四方竄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五役者。卽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數報冊。有名者行衛查補。無名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戎政大臣從實錄操練。季終會同巡視科道官視勦。惰以聞。至於大閱之禮。宣宗嘗行之兔兒山。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望自隆慶二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爲黜陟之次第。一以考較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爲賞賚之等差。但有老弱。卽行汰易。上曰然。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兵部宜與戎政官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內來聞。餘悉如議。務實行之。戶部覆議固邦本。言用財當經理者有十。其一言兵餉之費。尙辦屯鹽廢弛。未可遽復。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皆令入粟於邊。其一言貴豪隱占人下。逋負租稅。一切重役。悉苦貧民。而吳中尤甚。宜敕各巡撫官。申嚴法紀。禁戢豪強。期以賦役均平。毋有偏累。其一言驛遞勘合。詐冒數多。宜加檢察。各處坐船。撫按官不得過二隻。外官方面。以上京官科道部寺行中書以上。方許乘坐。餘悉禁之。其一言各府州縣。送迎上司。不得額外增編皂卒。及靡費供張。其一言士民服用。僭侈當痛繩。以禮法。其一言勸課農桑。令崇本業。其一言各省錢糧。請置格眼號紙。歲終類報。布政司類報本部。以此別其才否。

其一言京衛軍士及順天府食糧孫老多虛冒者宜悉查汰其一言奸滑軍民有將田宅投獻王府者宜行有司驗契追奪募民佃種收租以補祿糧其一言各省進鮮錢糧多被奸徒攬納以致侵欠宜令巡視科道等官嚴法嚴戢。上命從實舉行。

九月鑄給鳳陽管倉主事關防。

工部尚書雷禮引疾乞休許之。

禮言本部上供錢糧已經奉詔節省而為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嫌隙既成事體相悖乞早賜罷以全國體。上覽疏不悅令致仕去然禮在先朝以土木容悅致通顯。上初即位攻之者甚衆及是自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四十八

知不滿于公論故以事忤中官求去挾詐沽直非大臣去國之道也。

十月都御史劉光濟奏以袁州府屬沒入嚴世蕃田土克南贛軍餉從之。

并請寬租額歲徵折穀銀六千四百餘兩五年九月

命以變賣嚴世蕃田產銀兩輸江西南贛二軍門克餉革南京太僕寺少卿一員。

遼王憲爚有罪削爵降為庶人禁錮高牆。

國初洪武中遼簡王植始封于遼東永樂初改封于簡王子貴煖嗣六傳至憲爚性暴虐淫縱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為不法隆慶元年以湖廣

巡按御史陳省給事中張鹵先後論劾追奪嘉靖中所賜真入名號金印及祿米三分之一既而巡按御史邵光先復上疏數其十三大罪侍郎洪朝選等奉敕往勘具得其實章入上下禮部會同多官雜治革爵禁錮削除世封。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請汰簡水兵以避民困從之。

時來言京軍之外因倭患增募水兵六千餘人宜量畱一千七百餘人分守要害餘悉遣還若舊徵兵餉銀兩並免編派兵部覆議冗兵既汰而中軍把總等冗員亦當查革。詔曰可。

十一月獨石邊外三百里襲擊虜騎于長水海子。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四十九

令江西南贛撫臣劉光濟張紳協議萬羊山寇剿撫之策江西萬羊山跨連湖廣福建廣東之地舊稱盜藪各省商民嘗流聚其間以種藍為業是年六月山賊出劫鄉民羅萬家會南贛巡撫張紳初任遂令萬安營守備董平督兵往捕之兵至因聲言搜山諸藍戶大恐遂拒敵官兵江西撫按劉光濟檄分巡湖西道撫諭兵以紳令追捕益急巡按江西御史顧廷對遂奏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生變紳勇於任事不能與光濟協謀故紛紛至此兵部覆請令光濟紳協議撫剿之策毋各偏執已見以致誤事從之。

令議處恩陞陞遷

吏部奏恩薦官員故例仕至宗人府經歷順天應天二府治中俱得轉遠方知府其次者亦宜量陞間散衙門如五府都事得陞兩京太僕寺寺丞如宗人府經歷及順天應天府治中得陞鹽運司同知既陞之後如在任無過寺丞一考得陞部屬職銜填註中書科辦事再加三考得加服俸運同得薦陞至運使及行太僕苑馬寺少卿間亦得陞布政司叅政得旨依議行

命錦衣衛逮閒住太監李芳

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尚書毛愷言芳供事內廷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疏入上以芳在內事上無禮第命錮之蓋芳數以直諫忤旨故也

皇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五十

十二月都給事中魏時亮上三事

一曰先憂言今天下可憂者在民瘼能為民紓憂者在郡守今宜慎重其選舉有治行超卓者即陞兩京京堂或徑轉巡撫都御史以示旌異一曰養才言各省提學官須擇學行兼優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其資深望重或徑陞祭酒或量改翰林一曰久任言內外官有能修舉職業者宜一切久任不必數易以滋煩擾吏部覆前二事當如亮議其久任之法不能盡行宜先將職務緊要如祭酒巡撫左布政兵備提學及守令有聲稱皆久任之資望既深仍量加職級以示風勸議上從之

詔立雲南武定軍民府儒學

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額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有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之縣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蓋輪甲則遞年十甲克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克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輪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役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卧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庫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

與支收其收之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歛又以時得代不久若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今中斗給於舊有募充親充親充償折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徒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今募吏克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汨爛之憂又甚便諸通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諸上議具載王參政宗沐所爲均書中事累歲未決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華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五十三

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會卒官民巷哭甚哀光濟繼之奏可下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傳民兵皆得以秩役優民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隆慶萬曆間天下初更後移廣寇如新出湯火而國家嚴綜核於任官舉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輕之滌積垢如釋重負而悉民洗然一新也議者以爲通十里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優免者勢不能分數戶以僥倖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倍累息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

富人不近官役人不坐名則覲覲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冊籍清蓋媮快至於此然唐楊炎以大曆中科率爲夏秋二稅宋王安石變差役爲免役助役錢業前行之矣方兩稅免役法及國初賦里甲錢具嚴法外科率之禁乃事久而弊今天下理大物博四差編派諸目視國初里甲業且增十倍矣夫極盛熾豐之候輕重正反詎逆其流激所極哉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臂指然安所可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方法嚴令具時上必以節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五十三

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差逾于徭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壓而已矣夫人情重于用已之所有輕于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易費費盡已卽有部派軍興諸率然之務將於何取之久且益重獨里甲銀通十歲派編丁糧適均無多寡法最善豪富民差用將自寬然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初置櫃民自輸官故視驗收貪吏逮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秤頭之美增吏收下戶金銀秤欠銀一分若九釐註之簿後復勾擾而數少易抑勒有完至倍徙者蓋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

以自通得以法守自鮮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日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值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蘊隆之蠱譬則鼠穴潰決之端慎諸蟻孔後此且十百年於却慮豈有極哉識時者曰吏各追時爲理今安能逆防他日流激所極而不亟疏爬之不其然乎以是知參辟刑書古以救世而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儀式刑文王之德以日靖四方固長人者所以及子孫也善乎均書推言之曰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失其人則皆弊語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五十四

生民而來無是也

隆慶三年己巳正月乙巳朔

南京兵部尚書趙大祐卒

大祐爲人博大和雅勤於政事歷官中外俱有能聲

上改元初言官咸稱其德器才猷足堪重任而大祐病竟不起時論惜之

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事宜

光言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逶迤旣鮮驛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五十五

遍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衆遊爲驛使而管倖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千事三也遼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守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懾服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着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于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旣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一也弓矢之力不強于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乃邊兵惟習馬耳未關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

人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銳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合練。方今朝議紛曉。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二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便。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官。詳議可否。以聞。於是薊遼總督侍郎譚綸覆議曰。繼光所論兵事。自練兵言。其說有二。一曰選區將。二曰設副將。自召募言。其說有五。一曰議班軍。二曰清查衛軍。三曰勾補逃軍。四曰廣召募。五曰議行糧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議曰。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為兵。車七營。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即有數萬之虞。無能為矣。議鼓舞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譚綸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繼光練兵。犒賞。請令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兵。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優。使其可繼。至于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克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解故事。觀望通延。宜以時趣納。并將各衛所軍器料銀。盡數留之。本鎮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譚綸曰。繼

光所論兵多亦少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定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行督臣專疏議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為始。其失期候事。與邏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於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以繼光為大將。而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次第。惟在陛下精選。而熟練之。寬其文法。使得自效耳。疏入。下兵部覆議。俱從之。

禮部尚書高儀等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齡來說。

總兵馬芳。請寢廕。子為田世威。劉寶。贖罪不許。

石州之敗。世威寶既下獄。論死。至是。芳有功。廕一子。千戶。芳上疏。言世威寶以千餘弱卒。抗數萬方張之虜。而狼狽致敗。遂寢重典。臣竊見二將才尚可用。願寢臣廕。子之命。為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因劾芳。恃公黨私。兵部言石州之役。總兵申維岳已伏誅。而世威寶尚繫獄未決。今芳以一念憐才之私。冒昧上請。誠如御史言。宜戒諭。芳今策勵供職。而繫二臣母赦。上然之。

工部尚書朱衡上節省議。

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則在 皇上親發訓辭俯容臣等隨事執奏。上是之因。命所司督逋省費悉如衡言。

戶部覆巡撫甘肅都御史王諭所奏禁虛名寬虛稅二事。虛名謂查盤委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獵能聲者。虛稅謂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規行止憑詢訪虛加稅糧以病民者。二事有傷天和俱宜禁止。上是其言。

御史詹仰庇疏請慰問中官。

仰庇巡視 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於別宮寢疾危困疏請時加慰問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冀稍安適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

聖朝本政紀

二十五卷

五十八

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眾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

譴及 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 聖德焉。

左都御史王廷疏覆刑部尚書毛愷大理寺少卿王諱等議。

廷言買休賣休律分列犯姦條下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婦及買休之人原無姦字故部寺各執所見大抵部則爲夫婦大倫不可輒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則以律用正條罪難槩擬欲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此情者不坐于情雖便頗屬紛更惟 上加裁定得旨

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有姦情者不得引用。

二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條奏飭監務以廣 聖教八事。

一修理頽毀舍宇。一督徵各處膳銀。一請罷納粟事例以塞倖途。一催取舉人入監就中察其志行卓然者破格用之。因薦四川閬中舉人傅泰。內江舉人趙蒙古。可備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公侯伯子孫例該送監者盡數查明教養以儲大用。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課督。一查復祭酒司業見行舊例及將監生物故者卹助有犯者別衙門不得擅自拘題下吏禮二部覆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五十九

議俱從之。

復命給進表官勘合勿予路費。

從御史李叔和言也。

駙馬都尉駱景和卒。

景和性恬雅好文廢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既召用時時爲上稱引 祖宗視朝故事多見採納蓋戚畹之賢者云。

總督譚綸請築薊昌二鎮墩臺。

綸言二鎮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四百餘里乘障踈閑防守甚艱宜擇要害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犬牙參錯築一墩臺共計三千座計每

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千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虞。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下戶部發太倉三萬五千兩。兵部馬價一萬一千五百兩。以給工費。兵部覆綸所言。誠守邊便計。得旨允行。明年二月。綸上言。築城墩臺四百七十二座。規制精堅。可當雄兵十萬。為邊境百年利。乞錄效勞將吏功。得旨。綸與劉應節。戚繼光等。陞賞有差。

裁革南京遊兵都司。并三江會口。委用把總各一員。從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也。

三月。更名貴州新遷程番府。為貴陽府。

鑄印給之。

二十五卷

六十

勒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開往。

以其子昌祚暫領鎮事。候勘明承襲。時朝弼嫂陳氏復以疾為辭。不願南行。又詔書召捕蔣旭等。不獲。事未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乃奏乞罷朝弼。令其子昌祚暫領鎮務。遣寧侯夫人張氏親至滇中。就陳氏辨驗情實。另行議處。於是兵科給事中張國言。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昌祚領鎮事。可否。候上裁決。上以為可。許故有是命。

夏四月。總理鹽法屯田都御史龐尚鵬。請纂造會計錄。進御覽。

言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十倍。物力日感。民生重困。不惟陛下不能盡知。即天下宗藩與百司庶府。或亦不及知也。乞敕戶工二部會查。祖宗時。郊廟之享祀。內府之供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糧。百官之俸薪。衛寺之校尉厨役。京邊之兵馬。城池漕河之供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有闕。國家經費者。各括其總目。照款類開。貴在簡明。不用煩瑣。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某年會計錄。進呈。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于項下改填。每季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皇上朝夕置之座右。并頒行各王府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共知國用之拙。民力之窘。務求所以樽節而變通之。疏下戶部議聞。

鑄總理練兵關防。給總兵戚繼光。

二十五卷

六十一

五月。陞編修王錫爵為南京國子監司業。

廣東官兵擒叛將周雲翔等。以捷聞。先是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官軍禦之。無功。耿宗元。御下素嚴。及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久。廖廷相。雲翔等大懼。乃謀作亂。會宗元閱兵于教場。雲翔等忽鼓躁躍起。手刃宗元。殺之。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賊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

鳳獻之巡撫都御史熊桴所桴具以聞給事中張鹵因劾桴解紛無略原任總督張瀚候代未行坐視不省及總兵郭成逗遛潮陽按察司張子弘監督無狀乞并議罰得旨瀚降一級聽用桴等俱在俸覈罪刺賊時雲翔等亡入賊巢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剿而南賴巡撫張璉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于是共進大洞白雲屯以入平山夾攻之九月餘各部兵擒斬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內生擒其倭酋一人從倭一百餘人奪歸破虜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出走賊部卒擒之捷聞上命陞賞有差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六十三

廷杖御史詹仰庇革職爲民

仰庇言臣近查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房租地租一切糜費動以御前供用爲名除入私橐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月備查應留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再照陛下前取戶部銀乃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等費使羣小得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錦衣衛逮至午門前杖一百爲民

禮部尚書高儀覆議儀制郎中戚元佐所陳宗藩事宜元佐言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大破常格早爲區處則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衆建諸王皆

擁重兵據要地以爲國家屏翰比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廷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仍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娶強者劫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法多園土之收辟有勒盡之慘此又一時也夫高皇帝草創之初利建宗子文皇帝靖難之日思鑒前事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于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矣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雖封爵漸增亦未甚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于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宗支入玉牒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卽盡今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當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且國初親王之祿五萬他段絹茶鐵等用亦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祿米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又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符矣永樂間祿數日殊泰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三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于數內撥給是文皇去國初未遠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矣况親王出城歲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六十三

時訓練蒐兵講武 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一體任用陞轉 祖訓也而累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 列聖已難悉遵行矣其在今日事勢逾難尚可膠柱以調瑟乎臣不揆狂陋敢僭擬五事上請惟陛下裁擇一限封爵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而先帝未允臣謂生子不必限封則可限今 國朝歷世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遍隆矣除初封親王姑照例襲封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 累朝所封宜立為限制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一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職襲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王親事例止作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如慮其力不能謀生宜量為給貲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六十賜之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之衣巾與各子俱給銀一百兩則或仕或不仕咸可無失所之虞倘其中更有遊蕩廢業者則譬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如此則擅出城郭如國之明禁何哉然臣嘗稽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蓋為近日放縱不法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六十四

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失職與交易憤爭將刑之乎亦一切貸之乎臣謂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特法耳今宗室有過不治以有司是導之亂也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為匿名輓役其心挫楚若顯拔縉紳之例而巧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何辱之有一議繼嗣查約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尚得以親弟親侄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天子之次子故崇之以體貌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且夫子孫相繼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侄繼襲其爵哉請自今有絕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請復繼王爵以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矣臣觀 祖廟之制親盡則祧在 祖宗且然而于卑屬乃祿及祖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後奉國中尉授封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貲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一議主君查得郡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六十五

縣主及郡縣鄉君隨父之妾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今男封既有限制合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為榮寵合將俸米免給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簪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一百兩出自將軍者八十兩出自中尉者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任宗女宗婿除以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女婿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服婚資一體聽其自便一議冒費查得冒妄子女擅婚子女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業者一槩論革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一議擅婚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再行覆請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假捏名色人各不同彼既不肯自首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者也夫各宗諸子例而無由伸其願臣等拘于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饔食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今真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舊給以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自便以後生者止許賜名不必

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庶宗室有資生之路而國家垂永久之圖矣疏入 上下其章禮部尚書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議請通行各王府將奏內事理虛心評議務求允當條列以聞容臣等再會廷臣熟議上請 宸斷施行 上從之 戶部奏預開四年分各邊鹽課 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一十四引常股兩淮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兩浙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引長蘆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引山東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引有奇存積兩浙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一引長蘆五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引有奇派中各邊俱用常股耳肅鎮兩淮八萬八千九百引兩浙一十五萬五千引計銀七萬一千五百五兩延綏鎮兩淮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引兩浙七萬四千三十九引計銀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二兩寧夏鎮兩淮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六引計銀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三兩宣府鎮兩淮一十六萬四千四十一引長蘆六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引計銀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兩大同鎮兩淮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引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二兩遼東鎮兩淮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八引山東四萬二千五百引計銀二萬八千九百兩固原鎮兩淮一萬九千五百一十四引兩浙七千引計銀一萬二千二百

七兩山西鎮兩淮三萬九千七百四十六引兩浙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引山東四萬三千六百一十引計銀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九兩蘄州鎮兩淮六千四百四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引計銀九千五百六兩以上引價兩淮在各鎮俱五錢惟蘄州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俱三錢五分惟甘肅者三錢長蘆俱二錢山東俱一錢五分外兩浙長蘆存積鹽俱各運司開中以備發邊支用

六月兵部尚書趙炳然卒

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六十八

減軍需之半以業貧民浙人至今思之

閏六月

七月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

工部執奏今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宜停止興作以應天心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陛下當恐懼修省何暇爲觀燈遊宴之舉即謂朝殿掛燈不可缺則因其敝壞稍加修葺取該監錢糧足矣上乃罷鰲山而令更新朝燈之敝壞者

太常寺卿陳慶請申明部寺職掌

慶謂本寺非禮部所屬何得擅主裁革司官公移安得不署名禮部言以本部理太常之事爲侵擾則戶部之

于錢糧兵部之于士馬皆爲侵擾矣疏並下吏部及是吏部覆言太常所掌乃祠部一事固不可槩謂部屬亦難謂全無統屬其公移往來宜各仍舊上從之

致仕禮部左侍郎瞿景淳卒諡文懿

爲人醇謹以孝行聞歷典試多獎拔士論稱之

令沐昌祚爲都督僉事暫克總兵官鎮守雲南

御史劉思賢以爲不便行事故也

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

一懲酷刑一慎議獄一戒淹滯一省詞訟一禁廠衛其

戒淹滯言有司牽泥成案憚于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卽在重辟心知其寃而莫爲伸理至發遣之類更相積滯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六十九

動經數年宜行戒飭其禁廠衛言番校緝獲盜賊不問真僞以榜掠定之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銜冤茹痛莫此爲甚自今宜途法司鞠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監及無辜者卽時疏釋仍罪反捕者刑部覆奏得旨淹禁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爲伸理在內者法司具以名聞

八月錄平閩廣巨寇曾一本功

劉燾左都涂澤民能俘俱右副都廕一子入監讀書督撫如故俞大猷右都督李錫郭成俱署都督同知餘各陞賞有差

罷東西巡關御史令巡按御史兼領其事

今趙貞吉入內閣辦事

諭釋田世威劉寶二將死罪

二將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死繫獄上忽傳諭所司釋之俱克邊衛軍令立功自贖益三輔臣意也

給事中宋良佐言巡青所見聞有四端

牧軍勇士太濫草料侵冒太甚牧場地租多逋戶部止以牧馬地租不必奏差主事管理其他軍弊事宜皆如

良佐所奏又言御馬監太監高拱等以御馬舊制非外所得與然會典云御馬監勿得官爲置場收納是隨地

創設何常分內外哉惟陛下斷然以良之奏爲必可行相等之言爲必不可信奏上上命悉如舊行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七十

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

從大學士張居正奏請也是日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六軍之士各效其能無敢誼譁違令者京師老稚莫不快觀稱慶以爲曠典云

刑科右給事中許天琦奏刑獄之濫其原有六

一則有司承上官意指殺人媚人一則傾任書吏因公行威舞文析律一則以賍罰爲名多受民詞而陰濟其貪一則干譽悅名之士務苛察刻深謂之風力雖心知其冤而莫之省一則威嚴恐喝令民誣服而不敢訴一則長吏教化不先使民棄仁誼而歛財利故獄訟繁興刑部覆奏報可

十月裁革河南一省冗官

唐府崇府右長史各一員開封彰德衛輝懷慶四府通判各一員汴池縣縣丞一員原武縣主簿一員歸德汝寧南陽三府知事檢校各一員歸德府睢州陳留封丘扶溝商水沈丘河陰泥水寧陵永城夏邑鹿邑虞城考城柘城十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汝寧府稅課司鈞州稅課司廣積倉大使各一員

十一月令戶部奏開納銀入數

傳諭令奏元年以來入數尚書劉體乾等具言先開後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除已給邊餉外存者五十萬九千九百有奇而各鎮年例未完尚欲補給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七十

上曰開納銀所以濟邊歲入尚不止此其十三省戶丁糧草鹽引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存幾何具以數奏體乾等復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給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有奇存者二百七十萬有奇今補給各邊及官軍折俸布當用銀二十餘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計所入不能當所出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之數體乾等又言國家備邊之制在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巡緩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鎮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

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餉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於常額而橫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拙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上覽。上曰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其他弊端置不問。

南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其二宜日御便殿非嚮晦不入宮闈其三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

皇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七十七

其四風紀之臣當備員久任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如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益廣言路令匹夫皆得以自効其六臨朝決事毋使中官參與其七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其八朝廷渙號擬則必當言則必行以挽積弊之習其九面奏儀節宜省文求實務在易簡可行其十修撰編檢等官宜更番直日乘輿言動奏報直簡簡書修爲日曆疏上上以其言狂妄命降三級于是吏部補問禮于南京國子監學正有旨改邊方用。

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上許之。

因南道御史傳寵論其叩壇請撰玄文科道請 中官

還位儀不申請戚元佐條陳宗藩事宜沮格不行所指雖有未當儀奏辦奉 旨慰留而儀終不安故力求去也以儀典禮効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歸。

陞按察使殷正茂爲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先是廣西以總督兼巡撫後以廣東未寧而廣西言因之變尋起勢不能專制于是議者皆言宜設專官督理軍餉兵部以爲請詔吏部舉堪任者以正茂爲之。

十二月黜元氏縣典史張儀爲民。

儀以部糧至京尋陞南京倉大使意不能平乃計奏文選司員外郎滕伯輪營私不公及僉都御史溫如璋兵衛副使何本序真定知府陳奎賁緣乞陞狀上以儀挾

皇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七十八

私妄奏下法司逮問法司奏儀所犯宜編置口外詔爲民。

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言屬廠衛密訪百官之非不聽化言 祖宗設廠衛以捕盜賊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駕馭百官乃 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廠衛不得與是以各司其事政無牽掣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由此網及忠良殃貽善類是非顛倒 陛下將安從乎且 陛下既委之廠衛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惟上幸追寢成命以一政體安人心御史劉思賢等亦以爲言。上命俱付所司知之

衣衛冒濫官旗黃浦等

一千一百一十五人降革咸替有差從科道官議也

起吏部右侍郎陸樹聲教習庶吉士

吏部尚書楊傳致仕

先是巡按山西御史部永春論劾總理屯鹽右僉都御

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乞賜罷斥吏部覆議

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不查各官賢

否應去應留專事掩飾敢為欺詐于是博上疏自訟請

辭職上以博既引罪今致仕奪該司官俸半年勒尚

鵬閒住屯鹽事務行各該巡撫官從實整理不必再差

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

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

七十四

按拱以青官恩以少師入內閣出等吏部則與樞內秉

大鈞顯兼萬曆初張居正亦以青官恩入內閣身都師

相代天言工天下震焉蓋職業崇于中書體統尊于

公孤儼然周宰漢相上矣

命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繫刑部獄

淳言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恭默三禩寧曾召問

一大臣而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忠言重折檻之罰儒

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

話既懲趙普奚從而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

善類既失于振揚厲階陰啟乎闕寺言涉官府輒肆阻

撓梗在私門堅不可破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

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僻昵之所惑以美色

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揚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鑒

夷為開門動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

之流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

與所司而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

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上以履淳假借陳言

妄議朝廷懷奸生事命杖一百繫獄

降巡視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

時尚衣監少監右少監黃淮者乾清宮近侍也嘗以舊

侍日私出徵于錢與居民開闢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

且執送御史松所事不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今校尉

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

七十五

趣之校尉詭言有駕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

橫不法詐稱詔旨雄亦自辯不如松言上以松奏

事不實不奉旨輒拘係內侍官命降調而黜兵馬之

捕雄者為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鄭大

經等江西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于是巡城御

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羣輩下不法其論

雄事雖激然為陛下執法安民非有他也今松以一

言輒出則不惟臣等臨事掣肘而風紀不振善良不安

具于聖治關係不細惟陛下幸曲宥松以光聖

德不聽

降慶四年庚午春正月己巳朔

命議定京營之制

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朝內外衛兵分立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團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而聚之爲營既歸卽當散運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各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增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七十七

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于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仇鸞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營兵則日弱矣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合無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訓練各程其能而以文臣巡覈之加賞罰焉收戎政府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拜印而命將于閫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大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入上令與廷臣從實會議以聞父之乃集議東閣下惟英國公張

溶等十六人請分營練兵如貞吉言成國公朱希忠等

二十八人請革戎政武臣與印而仍用三大營如都給事張鹵言給事中邵廩及魏體明御史尚德恒仍各上疏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以爲然乃上議曰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于紛更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平衆議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析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聖子神孫所當欽承而勿替者況在廷文武諸臣多謂京兵之訓練不在于營制之更張而在于將佐之得人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七十七

操練之如法似皆探本之論臣等參酌羣言竊論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號令不煩而統紀明似屬穩便至于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此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餘仍照祖宗三大營分營操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樞神機每營共爲十枝推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各請勅一道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之總理每歲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回營照例繳印中間未盡事宜聽新任督理大臣及巡視科道官逐項查酌另行條議以聞得旨營制既經多官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本魏國公徐鵬舉祿米革助教鄭如瑾尋勒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爲民南京刑部尚書孫植誠意伯劉世延俱間住如瑾復職

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庶長子曰邦瑞當襲封鵬舉愛其嬖妾鄭氏子邦寧欲立之先使人納賄嚴世蕃所詭爲鄭氏請封已而議遣邦寧送監習禮謀于兵部尚書劉采采以爲不可鵬舉卒送邦瑞邦寧知事不就乃函其金寶首飾邀誠意伯劉世延于鶴峰寺世延受之密以書賄祭酒姜寶寶疑不決會有助教鄭如瑾者故爲舉人時頑薄無行至是亦陰入邦寧賄証世延語于寶所寶遂戒毋納邦瑞駁還禮部行五府勒結禮尚書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

林燠怒不爲報郎官王世懋陰佐之而鵬舉因遂留邦瑞不遣居無何副使馮謙私候寶盡發如瑾與邦寧相結約語寶劾如瑾章下南京法司鞫問於是世延事亦發及移牒至刑部言已與徐氏世懋未嘗與鵬舉廢立議詞甚倨悍吏不敢詰惟如瑾坐革職爲民鵬舉奪祿米一月鄭氏追奔誥命邦寧及其黨法治有差如瑾既得罪恨寶發其奸乃密使邦寧揚言寶與世延同受邦瑞賄爲馮謙所詰而嫁禍于瑾以自解於是南科王禎言延受重賂於邦寧而爲之畫策寶受密語于世延而爲之駁查皆營私亂法罪當首論而刑部尚書孫植訊報不詳止坐一如瑾塞責乞并罷吏部覆請令植實

世延回籍聽勘後南京法司希高拱旨止坐寶贓千金而爲如瑾辯雪于是寶爲民植世延間住如瑾復官然神之論寶原無贓私語士論頗未平云

令海瑞留撫地方如故刑科舒化言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王然迂滯不諳事體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難過客恐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蓋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海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

附錄內承運庫以空頭劄子傳諭戶部進銀十萬兩部臣劉體乾執奏京庫錢糧以片紙取之無姓名印信真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

僞難辨臣責典守不敢發科臣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乞慎中旨以防欺蔽報有旨銀兩令如數以進

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魏國公徐鵬舉卒

南太僕少卿殷從儉上言禦獐之策採行之

從儉言廣西毒民惟獐而獐所畏服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狼兵也頃歲議減狼兵置募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猫以犬然臣嘗講求禦之之法宜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爲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

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嚮導。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謀購求。并剿勿赦。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徇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榜。分別良惡。使衆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男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九司事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管轄。則今日之寇。即他日之狼兵。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上採行之。

總督南京糧儲右僉都御史張鑑卒。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八十

鑑以病篤乞歸。許之。未行而卒。鑑爲人貌類朴野。而節行高潔。士論稱之。

令兵部尚書霍冀致仕。

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給事中楊鎔論冀。言報留冀疑貞吉嗾之。乃上疏言貞吉有四憾于臣。乞罷臣以謝貞吉。貞吉疏辯曰。往臣爲嚴嵩所逐。起官戶部四十餘日。而尋爲張益所論罷。益乃嵩之親。嵩使劾臣。於冀何與。臣時以得去爲幸。于冀又何憾。大閱有期。會近關虜警。暫緩旬日。尋即舉行。此時臣初入閣。第附名疏末。安得主之。請釋二將。意出三輔臣。何至爲臣所誘。趙尚失律。本與主將李世忠申

維岳同。而與副將劉寶田世戚不合。臣據法持議。何憾之有。至於營制之議。與臣相忤。乃在近日。去鎔論冀之時。甚遠。臣何以預知冀不從臣議。而先憾之哉。冀蓋自知賊私狼籍。不爲清議所容。而臣兼風紀之司。故勇於造無端之謗。欲俾臣與之俱去。臣備近臣。必待辯明。然後請乞骸骨耳。願將鎔奏付法。司嚴訊有無。上覽疏不悅。降旨責讓冀。令閒住。而慰貞吉。

大學士趙貞吉乞休不許。

有詔勉留。而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等。交章請罷冀。而戒貞吉。言貞吉欲以鎔奏付法。司恐非古大臣稱簞簋不飾之義。且尚書尊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八十一

官論人。一一逮問。殊非事體。於是貞吉求去益力。上手詔褒答。是日鎔辯疏亦下。置不問。

詔盡復夏言原官。仍賜祭葬。諡文愍。

致仕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恭肅。

賜祭葬。如例。贈刑部尚書。鈞爲人端嚴廉正。嘗劾武定侯助。大學士嵩有直聲。入官垂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論許之。

命應天巡撫海瑞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

陞僉都御史朱大器爲副都代之。先是給事戴鳳翔疏論瑞每日開門受訟。動盈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瘠狀之誣。至於散兵激變。則糧餉不敷。而取諸民壯之

工食議處驛遞則仇視過客將一應正支盡行革免禁
僱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
一日居地方疏下吏部覆議言瑞志大才疏宜改授兩
京他秩故有是命。

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 上褒答如議行。

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
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務即以一人往
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
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
歷既深次第推補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
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以待用法當自兵部司屬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八十二

兵部司屬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克之使
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
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
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
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
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
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
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
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
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
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頻年累歲常受辛苦

斯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
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者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
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
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
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
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疏入 上褒答並如議行。

三月改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巡撫廣東
裁革南京冗官

吏部驗封司主事一員戶部雲南江西二司員外郎各
一員禮部儀制司主事一員刑部四川司主事一員工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八十三

部管繕司員外郎一員都察院都事一員通政使司右
叅議一員光祿寺少卿一員國子監博士學正各一員
太僕寺寺丞一員

裁革南京糧儲都御史

以其事屬之南京戶部侍郎仍設巡倉御史一員以佐
之

夏四月以鎮平王府鎮國中尉睦樺為周府宗正

戴堂趙府宙楨唐府載壇崇府各如例從河南撫按官
舉也鄭府及方城萬安建德等官宗室鮮少姑以其教
授領之

諭行錢但從民便

從大學士高拱言也。

五月調原任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吳時來外任。

初時來疏薦所部有司至五十九人吏部給事中光懋等論時來濫舉市恩請調外任吏部覆可且禁自今陞遷及行取及任淺者毋彙列名薦中

廷杖都給事中李已繫刑部獄

已與給事中陳五德言近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俱不蒙俞允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陛下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竊惜之上怒已沽名犯上命廷杖一百送刑部監候五德黜為民至八月刑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八十四

部尚書葛守禮等因科臣舒化等疏請而言朝審之時罪在殊死者奏請處決情可矜疑及有辭養奏請末減再問獨內犯張恩等十人及都給事中李已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繫已久僅存餘息而朝審之時又不能與既不在矜疑之列又無復再問之條乞將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宥已狂直放歸田里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裁革廣東巡撫官。

改總督李遷為提督兼廣東巡撫事先是給事中光懋言兩廣總督建置已久開府蒼梧坐鎮東西兩省居上

游之地勢若建瓴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適滋紛擾而於人情馳騁事勢牽挽尤為多端蓋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嘗以一提督用之則有餘今以二巡撫參之則不足况號令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仗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御史蘇士潤亦言之並下吏部覆可故有是命

命沐昌祚襲黔國公掛印克總兵官賜之制勅

雲南撫按官陳大賓等覆奏寧陽侯夫人張氏至滇中會沐朝弼嫡母李氏及嫂陳氏兩夫人于公館俱自愬年老多病仍願留滇終養其素助朝弼為惡者惟蔣鑑未獲爾於是吏部以朝弼子昌祚襲職為請上許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八十五

朝弼罪笈令執送蔣鑑自贖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官加等陞遷

從掌吏部事高拱言也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岢嵐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其他雖係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傳路其各府佐二在邊任事者官

言亦同前議疏入。上答悉如議行。

大學士李本奏復呂姓從之。

令遠方有司務得其人以克正官。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近者民窮盜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比佐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於此等處克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參以舉人嚴加考第母容雜流遷謫者得肆于民上則地方猶可爲也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亦當視此爲準。上從之。

斥原任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爲民。

降原任布政使李磐參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僉事

皇明大政記

卷二十五

八十六

王守各二級坐尚鵬等在任時驗解段疋多粗糲不堪故也。

罷浙江提學副使林大春。

初大春患浙江剽竊乃以已意割綴經傳爲試題禮科

左給事中章甫端論其謬妄故罷。

禮部左侍郎萬士和四疏稱疾乞致仕許之。

改謚大學士張治曰文毅。

治初謚文隱至是以湖廣撫按官稱其公忠亮直物望所歸而隱之一字乃違拂不成之義於治生平未協故有是命。

命錦衣衛逮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出爲民。

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外承芳見之疑有

奸使使收繫鞫問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先

奏言死者初入內時偃臥無念因念禁中非外人臥

所故遣軍校扶出而承芳妄生事端擅加刑校尉當治

上信之遂反坐承芳而釋係者勿問戶科右給事中查

鐸等及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俱請以陽春所奏下法

司驗問不聽。

秋七月禁童奏浮泛鋪綴徒煩。聖覽者。

從大學士高拱言也。

戒諭有司慘刻用刑者。

刑部尚書葛守禮等言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爲五刑笞

皇明大政記

卷二十五

八十七

杖徒流死各有等則卽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

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期又三覆五奏若

不得已而後加刑焉今在外有司凡有訊鞫不論輕重

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暮年

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齊

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

人甚可駭也請行各撫按官如有仍前照例降級爲民

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隱者事發

并治且律條具在義例昭然而各官素未講讀既不知

以律自治又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勅下監

司以實舉行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熟讀

辭解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
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覆誦辭釋以定銓選次
第 上是其言

始註選河南山東二省京糧道參議

吏部申議養病官員事例

凡到部在三年之外雖稱三年內給文乃照違限罷職
其三年赴部而又稱中途患病者照有疾致仕奏可

革戶部尚書劉體乾閒住

先是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令買金雲南
體乾多執奏不即奉 詔 上以體乾數抗旨手詔勒
閒住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八十九

罷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劉燾

以都給事中溫純發其通書賂遺故也

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優詔許之

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引疾乞休疏凡五 上許之

詔有司存問原任戶部尚書馬坤

坤時年八十餘矣

八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請汰歲餉浮甚者

守直言臣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
十萬有奇而其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
百餘萬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
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

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近者遣四御史括天下
倉穀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
外止二百一十萬有奇不足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

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
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

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
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

止一萬乃今至一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至嘉靖

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至今二十

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

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國初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八十九

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

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

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

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 陛下留神

省覽其用財約於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廉費溢

於故常者必非忠臣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

聞 上然其言令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築通州河西務城

九月改南京吏部尚書吳獄於兵部尋以病乞致仕許之
詔先帝時建言被譴者毋得築行卹錄

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 先朝以議大獄得罪故

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上登極詔錄
建言之臣，梏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廕子。至是浙江撫
臣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適到部
承廕，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以爲非宜，人臣歸過。先
帝反其所爲，以行己之私，惡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
當然，願下閣臣議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開久
塗之耳目。疏入。上曰：大禮斷自皇考，可垂萬世，諫
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乃不加甄別，
盡行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卿奏具見忠悃，諸陳
乞並罷。吏部仍通行曉諭，自後有借例市恩，歸過先
帝者，重論不宥。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九十

御史張守約追論都督陸炳十罪。

炳當先帝時，結納嚴世蕃，竊美威權，播惡流毒。世蕃
既已就戮，而炳乃得保首領，以富厚遺子侄，宜追戮炳
屍，逮治其子繹，侄緒家人佐籍其家，獄既具，刑部乃上
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睚眦殺人，顛越取貨，擅侵威
里，搜匿家財，庄房田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
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繹緒踵習餘虐，益肆猖狂，
隱世蕃之賊，匿嚴紹庭於家，狡猾不道，繹緒宜褫職，炳
宜會三法司議，開棺戮屍，削奪官爵，籍沒其產，追賊還
官。諸疏內有名者，如炳弟太常寺少卿煥，宜革職，惡黨
支琮等五人，宜永遠戍邊，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旨。炳

負國擅權，播美威福，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
既久，姑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繹緒婦俱革職，發原籍爲
民。餘如擬贓產，贓物如數籍入，紹庭發口外爲民佐邊，
衛永遠克軍。

河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餘
艘不得進。侍郎翁大立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
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于是都給事中龍光
御史孫裔興等皆以爲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効。
令及時疏塞，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
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
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
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決口，如曩時房村方
略，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
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今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
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上
是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九十

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孫應奎卒。

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卒。

歷嶽任南京吏禮兵部尚書，以考滿如京師，過家病卒。
嶽居官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風。士論重之。
詔祀故禮部尚書歐陽德於鄉。

時江西撫按官言德文章行業爲世所重其門人後學相與祠而祀之宜詔有司歲時舉祀以從人望禮部覆請上特允之

命以方士王金等獄詞宣付史館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閱方士王金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大彬高守忠等獄詞謂金等妄進藥物遂損聖體比金等子殺父律謂先帝是金等所害使先帝抱不白之冤干天上留不笑之名于人間伏望勅下法司從公再訊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于後世刑部尚書爲守禮等奏金倣文彬世恩守忠習故附仲文術左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九十二

詔復京營舊制

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今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惟一心猶懼有十竿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巡視京營御史王友賢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覆如純等言請仍

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將參遊分統皆如近議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冬十月許加派江南兵餉

初以應天巡撫海瑞議裁革江南召募客兵已而巡按御史張問明言各兵業有安居遣之適以滋盜乃復命從議選留至是撫臣朱大器言蘇州常州松江共有主客兵三千六百有奇其餘水陸兵亡論主客共七千七百有奇勢不得盡遣而前所遣者仍以各處軍餘民壯調補合之蓋一萬五百六十五人又歲於防訊時募沙土兵八千是皆不可削計兵餉當用銀十二萬一千有

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九十三

九十三

奇而存者僅五萬不能克一歲之給宜稍加派以安衆心事下兵部請留用官兵如大器言戶部議許加派兵餉銀三萬上報可

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

把漢那吉者虜酋俺答第三子鐵背白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刻哈屯實鞠之娶壻比吉女爲之婦不相中那吉聘胡免捨金女欲婚之俺答聘我兒都司邵女強娶之取免捨金女與之甘心焉那吉恚恨南走闖入關請降邊吏莫解以爲一胡雛於中國亡繫也總督都御史王崇古念以爲此奇貨可居於是豐館餽飭輿馬達其意且以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

則因與爲市必繫途降人必保塞奉要東陽申其砥礪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而遷足羈縻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而吾以一屠耆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黃酋構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讎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與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囚而俺答怨忿侵擾邊不止矣是時俺答老傷孫突南走計中國患虜歲入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南和還索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九十四

之邊臣言把漢那吉已部送北京乃予官職收養令欲取獨當乞恩懇求何得深入挾取是速禍也俺答聞乃引兵却出塞而遣使持帑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求那吉還崇古要以盡繫諸逃人爲主畫爲羽翼爪牙者以來無得遣放是繫途逆桀者趙全等八人以來易那吉

勅令南京禮部尚書吳山南京刑部尚書黃光昇致仕是時山與光昇皆以時望起用方屢辭待命未卽之官給事中韓楫等以爲遷延不敬請令山致仕而斥光昇吏部覆議山等果病則人已殘廢亦難適用故並罷之時謂楫專承望風旨以擊排立威不復知朝廷進退

大臣之體也

詔京營協理大臣設館教習勳冒以儲將材從御史趙可懷議也

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疏止科道考察

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詞譴妄上干聖怒以致嚴諭令因此一人遂被及諸臣并及四年以前衆心洶洶人人自危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報恩直言敢諫之士今一舉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削沮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也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鈎致黨人之罪一時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九十五

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於不救我祖宗設立科道專以言責或是或非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爲懲戒未聞屢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願收回成論特加寬放疏入上報已有諭

命肅府輔國將軍繙續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部覆奏繙續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親裁且肅府初封甘肅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邊卽選擇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必變更條例上不聽竟封王蓋太監陳洪入其賄爲國

援部證不能奪也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請與都察院同考察京官

拱言京官六年考察皆吏部都察院同行惟丙辰春大學士李本掌部事考察科道本官自行都察院不與焉臣愚以爲耳目責廣宜與都察院同事上是之於是奉旨與都察院科道官素行不謹者九人給事中鄭大經魏時亮周世選御史王漸王汝正劉思賢何其賢張積周希旦浮躁淺露者八人給事中陳瓚王謨劉東星岑用賓御史周弘祖耿定向尹校傳寵才力不及者十人給事中顧弘潞戴鳳翔黃才敏御史王君賞趙嚴周以敬王圻顧廷對張問明高甲得旨俱黜降如例

皇明大政記 二十五卷

九十六

十一月大學士掌都察院事趙貞吉致仕

時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庸橫以議改京營爲變亂奏保嚴清爲欺罔請罷之貞吉疏辯曰臣五月內乞歸展墓未得方擬再陳會大學士以勤先乞骸骨無何又會虞警臣義不當求去今秋防事畢大祀禮成百工休沐計披烟誠辭未及撰而韓楫之論劾又至矣夫楫言官也其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夫學士拱意不合蓋拱欲藉手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冒死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命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楫謂臣極力救解恣意抵排者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楫亦在考察數果何人

以此言告之乎楫又劾臣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奉特旨兼掌院事臣不敢辭竊意上以拱權太重故委臣以彈壓之司與之並立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今既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于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臣放歸後願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任以樹衆黨使後來姦臣欲盜威權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爲例上手詔令貞吉

皇明大政記 二十五卷

九十七

致仕賜馳驛歸

命禮部尚書殷士儋入閣辦事

改刑部尚書葛守禮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南京禮部右侍郎孫鋌卒

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行受俘賞

初趙全與丘富從山西妖人呂明鎮習白蓮教事覺明鎮伏誅丘富叛降虜全懼乃及其弟龍王廷輔李自馨從富降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屋居田作招集中國亡命頗雜漢夷居之衆數萬人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爲酋長丘富死全等益用事數引虜人犯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境苦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

劉天麟明鎮子呂西川及邊民馬西川呂小老等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答爲帝治城廓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棟落壓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復居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制度擬於王者其門曰開化府有驛宮鳳閣之號俺答亦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實全等本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籍籍以板升爲憂募有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及是以把漢那吉故虜乃誘執全等至雲石以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過受其獻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九十九

俺答使二人爲質既得全等於是行受俘賞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等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

原任戶部尚書馬坤卒

命以部屬改科道官

收授張思忠等爲給事中戶部主事侯居良等爲監察御史思忠宋之韓俱吏科宋應昌李貴和俱戶科程文紀大綱俱禮科蘇民牧烏昇俱兵科丁懋儒陳二謨俱刑科居良浙江道任春元江西道周思克福建道暴孟奇河南道杜天祥山東道陳文煥山西道舒鰲陝西道

行人李采非四川道杜化中廣東道大理寺正王元賓李純朴俱廣西道汪文輝張憲翔俱雲南道蘇民望馬三樂俱貴州道

調用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

科舉校士遺落者悉詣巡按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未至而士爭門入都指揮王國光呵止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南昌知縣劉紹緒主彌封縣有素所獎拔士試而中者二人時論俱謂紹緒恤私二人於是南科道官有言吏禮二部覆思問無罪國光行撫臣逮問二人中試紹緒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生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九十九

以故都督陸炳宅賜德平伯李銘

從其請也明年正月以十區賜慶都伯杜繼宗十五區

賜固安伯陳景行

隆慶五年辛未春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賜副使勞堪江一麟等十五人各衣一襲鈔百錠與

觀者宴於禮部知府徐必進等三十五人以貪酷下御

史按問是年不謹內有副使顏鯨後屢經薦剡詔復

其職

以歲終閱視京營將士

許百官及天下來朝官謁見東官于文華左門

從大學士李春芳等請也
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

皆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戒其末言大臣任已獨斷即有闕失孰從聞之臣謂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惟陛下慎簡言官申飭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章下所司言雖不同識者避之

勅原任操江僉都調雲南副使吳時來冠帶回住

時都給事中韓楫劾時來不職吏部覆奏如楫言故有是命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以舉人趙蒙古爲國子監學正

大學士貞吉弟也以祭酒姜賓時薦之乃授是職

刑科左給事中篋東光間住

先是東光以言事狂悖不爲公論所容所論亦竟罷報

東光益怏怏遂發狂疾走入會極門大呼同官奏言東

光疾作不能供職請回籍調理 上特黜之

以籍入陸炳莊田賜 皇親李鉉

田計二十二頃八十七畝

冊封 皇四子翊鏐爲潞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爲會試考官

取中鄧以讚等四百人

三月冊封王氏爲榮妃楊氏安妃趙氏和妃韓氏容妃
定王親陞授官職例

給事韓楫言王親不任京官會典雖有其文然已故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勅吏部以後陞除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枝儀賓郡縣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職其不係同祖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賓郡縣主已故者一體陞除京職其男爲郡縣鄉君儀賓者亦如之疏下吏部復請行各省撫按官查覈擢用從之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一正體統謂按臣不當令屬官考註藩臬二修本務謂肅官僚振綱紀摘奸伏理冤滯宜力舉其職諸細故毋得侵官三慎訪察四簡受詞五完勘合六公舉劾無論出身惟劾名實又必無俟出境以啟他議七覈查盤一

委官無過三處八倡節儉 上嘉其議令從實舉行

廷試賜張元汴劉城鄧以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奎

踰月改趙用賢趙參魯吳中行等三十人爲庶吉士

起致仕吏禮部尚書楊博高儀于家

高拱奏博可任本兵儀可任 東宮輔導及實錄副總

裁前令二臣各以原官典司前務故有是命

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

先是總督王崇古言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

請封且言吉囊大把都來與盟疑有詐臣未之許蓋老

把都俺答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弟侄而凡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會又多其本統親枝也俺答於諸虜爲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焉第俺答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土台吉通王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卽不來則失俺把諸酋之職其勢自破孤卽今秋入寇但能螫遼左不敢南窺矣今俺答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專通貢開市以息邊民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惟陛下與諸臣計之耳發譯字生一人赴臣所候其表至譯譯之無觸忌諱乃取奏章下兵計言事體重太宗古所奏獨憑一二夷使之言未有僉同之慮宜更會鎮巡詳議乞封通貢用何規制封疆內外用何界限開市有先帝明禁可復行否卽如今議已要我不燒荒不搗巢他日復要我我不修邊不設備橫索難繼之物人心玩愒卒有意外之虞何以善後務計萬全然後請旨集議恭候宸斷主於邊備宜益加謹其搗巢捕虜姑暫停止以後議定時都給事中章甫端等亦言國家大計講不厭詳乞勅崇古毋徼近功而忽遠慮且崇古威名久著宜加職久任以責成功上皆然之

於是崇古等奏上虜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答擁衆入犯薊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脅以奏開馬市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將兵出塞無功懼患落以金幣媚虜仍許請開市以迨已責當是時開市之請非虜本心故不旋踵而叛盟肆掠先帝震怒始寘于辟嚴爲之禁明旨具在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故顧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所亡失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搗巢趕馬虜亦苦之是虜固非昔之強也屬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闕下復約其弟侄并各部落誓永不犯邊又非如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剌蠶食西番慮我軍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先帝在亦必俯從無拒也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爲運輓聚灰塞門乘城之議幾爲虜笑今虜旣納款開內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是豈惟臣等不能逆觀卽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侄能要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諸酋于身後也夫拒虜甚易遵先帝之禁令責虜詐之難信而數言可決虜必憤憤去卽以遣降之恩不犯宣大土蠻及三衛必

歲糾俺酋父子爲聲援以窺薊遼則吉能子弟寘免諸酋必爲蘭靖洮河之患九邊騷動財力困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安則可乘時修備虜設背盟而以蓄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愈于終歲馳騫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歷稽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兵夷酋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因條爲八事一議錫封號官一定貢額一議貢期一議立互市一議撫賞之費一議歸降一審經權一戒狡飾疏下兵部奏請刊示廷臣會議可否請自上裁未幾都給事章甫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一百五

端張國彥給事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與崇古八議互有異同詔併下部議於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徐文壁張四維等二十二八皆以爲可許張溶張守直等七十人以爲不可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會都李棠極言可許狀兵書郭乾清于羣議不知所裁條爲數事以塞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端疏上上以爲未當令部臣更議以聞兵部奉旨再議請以崇古議俺酋答王號餘會授都督指揮千戶職衛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于三四月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之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闕出及他事仍執初意且言事在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一百五

遼疆之臣知之亦惟遼疆之臣能之今日之事以及時內修爲良圖以久任責成爲要務人言奉虜事體與宣大不同宜令陝西督撫更議可否上允行之諭崇古悉心經畫務求安妥仍督率鎮巡官等益嚴武備不得懈弛以致疎虞於是封俺答爲王崇古等人言會議封貢與原議未合者三吉能在俺答子孫中班行年齒既尊而不預封職之榮入貢之賞必發憤而爲寇他日糾俺答窺陝邊而陝西四鎮之憂大矣故封貢之議吉能不可獨拒一也嘉靖初吉囊盛強爲九邊之患自古曩死且二十年部落既分生齒日衆而合鎮又多畜丁壯時搗其巢穴終歲不能寧居其所需于中國者旣布鍋釜之類視東虜皆同而不容互市諸酋豈甘心是教之叛盟而勒其必犯也且鐵鍋爲虜炊爨之需令與之衣而不與之器虜衆何能自贍或謂鍋爲兵刃所出不可資虜不知虜雖得鍋不能鍊鐵否則如遼東開原建寧以廣鍋爲市益廣鍋不受炒鍊或可倣行此互市之議陝西必不可已二也主餉以養主兵誠不可減客餉專備有春秋警調遣兵馬之費今虜旣納款則調遣可罷探哨可減其討賞濫賞在臣等自知櫛節但守市遣使出入往來非此無以示好故臣請于客餉中動支萬金以備互市撫賞之費或給商販令易貨覓市以濟公私此撫賞之費必不可省三也章下兵部請行陝西總督

戴才勸議可否其廣編行督撫親驗戶部覆撫賞動支客餉如議上從之於是校酋虜昆都力哈黃台吉爲都督同知賓兔台吉等千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爲百戶昆都力哈卽俺答弟把都兒也於是諸夷解辮髮受封號世世比於屬國遂以靖安而中國通遼知虜不足賴事急卽以之爲市有深創矣當是時上告郊廟昭武功飲至加賚帷帳而崇古進旅獒於是輔臣合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陟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息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觀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廷而臣等所爲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搖尾而乞憐違其願則狂獬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制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純約者也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却其請而斬使者絕之於是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昌薊甚哉直抵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朝廷處置得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一百六

宜彼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於是因而受之不惟名順事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此其一也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讐讐百蠻况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有萬不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之德威於海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虜自庚子猖獗以來先皇帝常切宵旰之憂下詔修舉邊務者屢矣然勞力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卽有修爲隨經殘破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就于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旣效順邊境無事正國家閒暇之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攜二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卽有沉幾密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實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用兵食可克根本可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一百七

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盟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卽我得遂與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之所在也。由前二說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方取必於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怠。沿習故套。揮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寢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勅下兵部。嚴飭督撫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議處。仍賜戒諭。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

邊以甘肅爲例。屯地久荒者。永不起科。近荒者。十年後起科。一鹽法之弊。起于有司多派斗頭。以致官商多困。倉庾日虛。宜設法疏通。以復國初飛輓之舊。一邊軍缺馬。俱令籍數上請。以憑給發馬價。一邊民亡入虜中者。行所在多方招撫。若有沉幾密畫。不妨徑自酌處。得旨依擬。仍令從實舉行。

夏四月。詔江西燒造磁器十餘萬。

工科給事中龍光等。請暫停止。以蘇民困。報聞。

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請曉諭今歲進士。使知遵守。一曰端趨向。二曰崇節儉。

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度器。

上然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先是古田僮賊攻劫。會城戕殺官民。連歲苦之。其最黠者。常銀豹。其父朝威。自弘治間。與其伯朝猛。占據縣治。正德中。朝威伏誅。銀豹挾其五子。四出擄掠。至是與黃朝猛。據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至是正茂與遷謀。調思明等處土兵。及漢兵共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凡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三十餘人。撫其不爲寇者。六百六十餘所。正茂之功居多。捷聞。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其諸有功當錄者。命巡

按御史勘聞於是遷正茂等條上善後事宜一設兵衛
叅將各一員彈壓其地一設千戶二員百戶四員旗操
軍四百人以嚴隄衛一龍門隘都狼隘牛河三扼宜樹
柵立堡立營防守一芟伐林箐夷其險阻每二十里建
一遞舖以獮民克之一古田既改爲州夫馬廩給請以
桂林所屬枋浦建安橫塘等驛分撥一版圖既復宜分
里隸各鎮殲絕各獮遺田候踏勘處分其復業聽撫獮
民編立里保糧則從輕并禁州官科擾啟釁一布政司
貯軍需宜時加稽覈專倚古田無得那借戶兵二部覆
奏上皆從之然是時銀豹實未死祇以窮蹙陰令其
黨覓肖已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証之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十

已提聞矣其後稍稍傳不死狀正茂令僉事金柱踪跡
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致之麾下至六月正茂具
疏其狀且引罪械銀豹赴闕下得旨械豹令正法
命御史治元等罪并覆柱等功狀以聞遷寵等勿問九
月磔銀豹并斬其孫扶獮于西市傳首夷方
授陝西舉人呂潛爲國子監學正

以撫按官張祉等交薦其孝廉故也
御史陳文煥請勅督學諸臣兼詢德行上是之
工給事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閘以便漕舟從之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疏凡五上上察其誠懇優詔褒美賜馳驛遣行人曹

訖護行仍月給廬歲給夫

革漢陽知府孫克弘職

克弘者前大學士徐階同邑人也遣其家人孫伍至京
師或妄傳爲階所使給事韓楫朱之韓計欲尋端批根
以中階伍寄宿民家兩人奄至其卧內襲執之大索資
裝求階事爲左驗而伍所持獨克弘所與親故書他無
所獲乃更引他事謂階子璫等侵盜本府起解錢糧各
坐以不法并盡捕階家人留住京師者雜考治之御史
王元賓受楫等指窮竟其事執伍等送法司因奏克弘
賁緣陞遷當罷狀并極言詆階克弘坐斥於是喜事干
進之徒益務踪跡階事爲奇貨矣

聖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一

六月原任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卒

濟寧州人爲人淳謹內行修潔文學氣節俱爲士論所
重以三品未考滿賜祭一壇給半塋

給事周芸御史李純杜爲張齊訟寃

并論都御史王廷刑部尚書毛愷等阿黨肆意比附成
獄請法司更訊亟爲昭雪已而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
齊所坐絕無事實廷愷曲法徇私如芸等言得旨齊准
昭雪叙用廷劾籍爲民愷追奪原職乃補齊通州判官
考選庶吉士趙用賢等同修撰張元朴等俱送翰林院讀
書

嘉靖丙戌後進士及第者不復入館肄業至是始復故

事云

定官生除授陞遷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五府率多出爲雲貴知府不旋踵輒罷去若謂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爾是人與地皆不得其宜也按部署等官年資深者始得爲知府官生既可爲知府則亦可爲部署等官乞自今官生出身六七品以上者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官如果稱職則通遷之至於遠方知府尤當與內地一體除授陞遷不得低昂從之

禮部請議定宗藩事宜

覆河南撫按栗永祿楊家相禮給事張國彥等奏也大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十二

略言歷考前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者我聖祖獨厚宗親世授爵祿恩至渥也然聖祖當天潢發源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供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財而難給以天下通論之國初親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者其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糧八百七千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之國初數百倍矣天下歲貢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不啻倍之然特論平時耳萬一遇水旱凶荒征輸無出將何以處之又特論目前耳將來傳世萬億生齒無算又何以處之今上下公私兩受其困良以恩施寡節而供輸之策窮禁縛太嚴而資生之

路絕今日之勢有不容不變通者且祖廟之制親盡

則祧而襲封之典曾不少變是待祖宗者薄而待子

孫者厚恩禮不幾于倒施乎今之論者動曰祖制不

敢輕議然觀洪武初親王祿米五萬石不數年後以供

給難繼減至萬石其後待慶遼肅各諸王俱歲給五百

石是高皇帝制祿已無定矣永樂間秦魯唐府各五

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慶府雖七百五

十石而郡王常于數內撥給是文皇帝頒祿已變更

矣爲今日計國家財力無措則不得不限服制以殺其

祿給祿既減則不得不聽自便以開其生路生路既

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爲非蓋審時酌變爲國家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十三

經久之圖莫有過于此者伏望皇上詔求長策容本部以先後諸臣條議通限各王府一併議覆如通限者治輔導官罪候各王府議至之日本部即請大集廷議恭候聖明獨斷以成一代章程以定萬世法守上報可

大學士高拱請以舉人才德出衆者宜與進士一體陞取

又請以行太僕苑馬寺運司官與布按司一體陞遷俱從

之給事中胡價等勘視膠萊河議詔寢其事

價言今爲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

說非能涉三百餘里親觀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

問獻所鑿渠皆流沙舍朋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封閘以下夏秋雨聚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爲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用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因用爲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才力終不可濟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關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縻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于此臣請亟罷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勿使今之既誤而復誤後人也上乃罷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按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漕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逮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

山麓通海近該巡按山東御史商爲正題會同都御史李世達勘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泉瀦水運漕間道但南海田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估河流沙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轉運至壩每糧百石給水腳銀二兩九錢其輕齎銀先期委官由陸路解赴督糧官收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卹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議于是海運行而議者籍籍非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夫禹貢刊滌功止達九河幾蕃荒服惟薄海則海固古聖帝明王之所不能用也元史具備海運所失陷之數諄矣風濤不測洋舟漂沒亦云歲有計一舟所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歲以數百十人之生歿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爲便憂人之君相殆難言之矣又廢棄百年事未習而難安顧燕爲皇都獨議漕國之水以爲漕則漕其官員也員官喉嚨曰古之治河者順其性抑使無爲害而止矣今不惟去其害而且欲資其利不惟不敢導之北顧方策堤捲埽歲費以億計防河止徒如防寇戎然計獨在保漕馬中丞卿有言京師脫六月無漕者困矣何暇及遠盍姑爲紓目前計乎

蓋其慮也

尚寶卿劉奮庸疏條五事

一曰保安 聖躬二曰總攬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

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按奮庸疏詞有所指斥頗中時宜阿意者以爲久不徙官有快快心更相與詆訾之安慶官軍亂詔械指揮張志學等至京鞠治

刑部問遣至是疏乞嚴禁 上深然之今廠衛五城訪

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吏部議定徵賦不及數降格

以見年爲正徵當年卽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議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前六

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職行取陞遷若地方凋敝殊甚許撫按覈實定限從容徵補如資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取

許吉能同俺答入貢

總督陝西都御史戴才因上互市事宜一改巡綏市廠于紅山邊牆關門之外修復寧夏清水營舊廠開市之日列卒守之以防不虞一發延寧二鎮椿棚地畝等銀大小二池鹽課銀一萬兩及陝西鎮椿棚馬價銀五千兩收買貨物待虜入市一發太僕寺馬價銀二萬兩輸之延寧買馬 上皆從之

九月山東守臣言安集遼人之議有八

青登萊三府海島潛住遼人遼東每年勾攝既不可得

而山東虛文羈縻終非永圖八議一定分管青州諸城

縣分管齊堂島萊州府膠州分管靈山島行棧島卽墨

縣分管福山島大管島小管島田橫島掖縣分管芙蓉

島登州府文登縣分管劉公島寧海州分管崆峒島青

島官家島蓬萊縣分管沙門島長山島大竹島鼉磯島

墨山島小岬島黃縣分管桑門島三府共二十島遼人

附居者皆籍而撫之二嚴保甲保長朔望諸州縣受事

歲報戶口之數三收地租各島見耕地八千三百八十

六畝宜比寄庄事例酌量稅銀五釐以備巡察海道衛

倭都司修船之用四查船隻各島遼人漁販船隻小則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前七

稅銀一錢大則一錢二分各輪州縣以備修船敢有擅

用雙桅遠泛海洋或近高麗者罪無赦五平貿易遼人

既爲編氓宜與土人均平交易不許入夜私交以生他

釁亦不許貨違禁物六專責成安緝撫綏當責成海道

及都司乃可統紀七修哨船海禁日弛乞令將所造海

鵬船十艘遼船八艘及時修理八杜續逃各島安插既

定遼人避事亦有續逃者宜令遼鎮重禁今州等處人

毋復越海上從之

巡撫大同劉應箕疏請申職掌

上命兵部尚書楊博等再議曰總兵以鎮守爲名是古

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亦日監軍之職故職任不

分。則尸祝無代。慮之理職任太分。又恐非同舟共濟之
義。今應算止以近年賞罰不當。爲巡按各州縣勘功官
所持。故設此論。以自別于將官。不知各處巡撫亦請有
旗牌。設有標兵。儼然以將官自處。及至有事。乃欲自異
得乎。今斟酌所議。自後沿邊。沿海鎮巡官。宜令各遵勅
書行事。遇有地方功罪。通查職掌。一體酌量。論賞行罰。
其總兵官。臨陣有功。則叙功在巡撫之上。若退縮債事。
虛冒錢糧。罪坐總兵。而不及巡撫。巡撫調度失策。及臨
警坐視。不共替襄。亦當從總兵之罰。今後巡按叅劾。視
失事大小爲差。不得槩及鎮巡。勘事官。今隔別差委。
上從之。

聖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百六

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廷。

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詔焚毀陳建所輯資治通紀。

從給事中李貴和言也。

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

崇古巡撫劉應箕楊祿孟重總兵馬芳趙奇麻錦等陞
賞有差。

十月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再疏求去許之。

十一月以陝西貢市事竣賞賚會吉能等有差。

效勞總督戴才巡撫卞光先張惠總兵雷龍謝朝恩等
各賞銀幣有差。

大學士殷士儋致仕

先是御史趙應龍言其因太監陳宏夤緣入閣未幾御
史侯居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于是士儋請益
力上慰留至再及是始允賜路費銀鈔幣馳驛歸廩
夫歲給如例

詔原任湖廣副使徐學謨以原職叙用

學謨前爲巡按雷稽古劾罷至是撫按汪道昆等言學
謨事皆風聞無實不當罪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條陳邊計八事

一修險隘一練兵馬一收胡馬擬春首發宣大山西各
馬價萬兩聽軍前易馬一散逆黨謂款虜數萬仰食板

聖明太政紀 二十五卷

百九

升收穫若招徠大速恐放戎心宜用間緩圖一積錢糧
謂宜俟一二年後虜果無警方可漸損客餉以給主兵
一理鹽法謂邊商報中日寡由大商占引抑困之故宜
責各運司嚴法禁治一開屯田謂宜移山西屯田僉事
于代州專理三關及大同鎮屯務一整器械謂禦虜之
器獨湧珠大砲最能及遠乞發工部銀萬二千兩分給
各鎮增置疏下所司議俱從之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陳六漸

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
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
市地增加之漸

廣會寇遼東總兵李弘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處大破之

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酋首二人獲馬六百餘匹甲二百餘副其他夷器亡算成梁及總督劉應節巡撫張學顏副總兵趙完等各陞賞有差

罷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原任漕運都御史陳炯俱冠帶閒住

時給事中雒遵自邳河勘工還上言運船漂沒之故始于漕司缺船併糧太重故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度不能償輒妄引船壞自解此則漕臣陳炯等之罪也至于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經流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廿

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馴稍緩築隄一月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溜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從新溜坐視陷沒方且騰章報功罪滋大矣工部覆如其言故有是命

隆慶六年壬申春正月戊午朔

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

歲進寶石二萬塊珠八千兩三年而止科道張書劉世

曾疏請節省報聞

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副都御史經理河工

從雒遵薦也

命叅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

從都御史王宗沐奏而設也因革漕運協同叅將戶部尚書張守直條列漕政事宜

一申嚴議例如糧船到淮後其責在各處巡撫已到淮而更遲誤責在漕司一查處糧船各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修及行各把總暨桅量派毋令重載易壞其守凍未回者另覓民船裝糧抵壩候凍船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究一查刷船軍諸股壯戶丁照額僉運不許募無賴代充仍五船編甲互相覺察一議處漂流務將官旗盡家抵償沿途有司不得妄行勘奏其撈獲餘米監收官別貯先支得旨如議行

罷山西右叅政孫枝左叅議查鐸閒住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廿

時萬壽聖節二臣不肯入賀為巡撫楊綏所劾故黜之

禮部尚書潘晟覆科道官張國彥等疏陳輔導東官亭

言獻議雖殊大意有十曰慎選官僚曰久任輔導曰精擇近侍曰親近師友曰內崇孝敬曰外敦齒讓曰仁體天地曰儉法祖宗曰欽崇正訓曰躬垂聖教官僚在閣臣吏部遴選得人上請久任左右近侍在司禮監審擇質疑問難親接儒臣一切孝敬仁儉有關儲教者在皇太子遵修古誼以光睿德至于燕閒之際質問所業時加訓迪則惟皇上加意議上報可

二月初置新寧州。

屬廣西南寧府。從殷正茂奏也。

令廣東舉劾另立科條。

從吏部言有弭盜安民循良著績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剡本部更加諮訪亦不拘行取超擢他省不得援例從之。

甲午。皇太子行冠禮。

浙江巡按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疲困練主兵以濟實用從之。

起吏部侍郎張四維協理詹事府事。

選東官輔導官僚。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廿二

閏二月虜酋黃台吉掠車夷革固等帳房。

革固者不知始所從來嘉靖間始流住宣府邊外與史夷雜處遂因撫之以爲外藩然非故屬夷亦往往爲台吉所掠至是撫臣吳克奏言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史夷勢同唇齒請于近邊閒曠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挿史夷俾頓老小其壯丁悉聽近邊住牧是東路又設重險以夷禦夷一利也潛消虜謀二利也另堡安挿免夷漢錯居三利也築堡規制止可安挿老小家財其壯丁帳房環列堡外平時附近牧放有警登堡防禦每堡選撫夷官一員率通夜人等爲之稽防奸僞啟閉堡門既預弭其跋扈之謀又羈縻其飛揚之志四

利也巡按御史劉良弼亦言車夷與史夷自相依附而

中國視二夷以爲外藩車夷既去則史夷之勢自孤恐

難存立史夷再去則北路之藩籬盡撤益難隄防中國

制馭不可不謹事下兵部乞命總督等官遣使詰問真

實責令遣還如占愆不發先革車夷撫賞并酌處機宜

上是其議。

三月始定捕盜條格

時盜劫安義縣庫知縣曾知經爲民署分守方良曙降俸一級

戊子。皇太子出閣講書。

興南京管倉主事張振選閒住因禁外屬抗違上官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廿三

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奏其違抗不職吏部覆言從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已故愼夫之在庶寮者託爲與援以語言相構肆意排陷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敢恣其胸臆卽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爲拗爲風采而安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外省則由巡按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爲護庇引爲私人陰授以廉訪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唇吻于是二司反皆畏懼曲意結納請通行內外諸司今後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上官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護庇引爲私人者聽部院科道參奏上報可

禮部尚書潘晟乞致仕許之。

先是給事宋之韓論晟衰朽不堪典禮上慰留之之韓嘆同官賈待問臣鐸等攻之晟三疏求去乃得許按之韓淺鄙狠愎內諂附當事以自肥利而外務搏擊以必勝立威不獨攻晟一事士大夫多側目視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上海運議

其略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有居庸醫巫閭以為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也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之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陋夷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河也彼又以爲河亦有不加海利者入關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俱壞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五

棄也此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衝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閩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壁又幾于正南支河自西北而抵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勢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觀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地近南水暖則蛟龍窟居元海運

皇明大政紀

二十五卷

百五

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卽以舟與米行於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請將淮揚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遇有災傷改折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通計船四百二十六艘宜酌派湖廣儀直各廠置造合用料價十一萬八千四百兩卽將清江浙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折糧減存班匠等銀解用一議官軍宜分派淮大台溫等十四衛責令撥軍領

駕每艘以九人赴運以三人扣銀添領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領衛官員于沿海衛所選補。一議防範責令巡海司官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衛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剝天津海口水淺舟膠用剝船湧進渾沙勢俱難取欲由把浪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卽空舟尚不能行。況古路溝未挑通地脉相似安知下無沙安保他日海沙之不湧入。北海海含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及冒呂天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二百兩去沙僅二尺路止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復議築堤約水陸沙不知海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百六

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當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隆慶五年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先年明給事中謂流來之沙旋挑旋壅況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搏濕泥帶水卽成稀滋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足恃秋淤沙壅輒復爲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秋七月今教職與雜流官得于近地銓補。

賜故少詹事黃佐諡文裕

以廣東撫按李遷趙煒言其志行端毅學問宏深故也八月旌表順天府列婦張氏

生員翟思榮妻也夫亡絕粒者二十一日卒科道請表揚之

今緝拿指稱吏部驢驕者

先是王三聘輩假稱高拱外甥表侄騙財有証據自訪獲途志學與知府查志隆有怨至是以支放軍糧事愈恨之遂與指揮馬負圖張承祖率舍餘馬應舉等及家奴屯卒四百餘人閉城大譟圍府舍欲殺志隆守備楊過春不爲禁洶洶三日乃稍解南兵部尚書王之誥等奏聞乃遣官校逮志學等而赦屯軍脅從者已而南守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百七

衛太監張宏言志隆稽誤月糧激變軍士又擅離職守潛入南京亦乞速究以彰國法乃併逮志隆于京師訊之

戶科給事中曹大埜論大學士高拱大不忠十事

前聖體違和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曹金飲酒作樂一也東宮出閣講讀拱止欲三十八日叩頭而出是敢于自尊無臣人之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降黜殆盡善類一空三也副使曹金其子女親家也無一才能乃超陞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超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陛下耳目拱每當選授卽于部堂戒諭不許擅言

大臣過失五也。結言官爲心腹。陛下微有取用。文章上奏。至拱罪惡。皆隱諱不言。六也。久掌吏部。凡黜陟去留。不恤清議。蓋權之重過于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舍類。大甚于嵩。七也。副使董文采。餽以六百元。卽陞爲河南參政。吏侍張四維。餽以八百金。卽取爲東官侍班。因權納賄。賍迹大露。八也。原任經歷沈鍊。論劾嚴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受指。何意誣鍊勾虜。無辜見殺。比順楷論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楷千金。強辯脫死。衆皆不平。九也。操江吳時來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必欲寘之死地。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百六

至于太監陳洪之閒住。出自宸斷。拱與洪密。嘗諷令言官欲爲報復。俺答歸順。惟聖威所致。拱乃揚言于入而歸功于已。十也。疏入。上責大桀妄言。命調外任。按大桀所論。內亦有中拱之病者。然是時疑者謂出張居正意。而受會省吾指。故不數年。而大桀爲巡撫。居正死。而大桀遂罷去。

九卿諸大臣科道等官。俱上疏請留大學士高拱。時拱辯且辭。上已慰諭褒美。未嘗聽拱去。而諸臣連章保留。識者以爲諂云。

夏四月。降尚寶寺卿劉奮勇爲興國知州。

奮勇自建言後。聚排端尋之。謂其怨望高拱。言有譏刺。

及大桀疏出。皆指目爲邪黨。給事余夢桂乃極詆奮勇。而程文又盛頌高拱。摘大桀疏。一一辯折之。得旨奮勇降。調大桀爲乾州判官。時識者謂夢桂等朋比卑諂。公犯名義云。

應天府丞丘有崑革職爲民。

巡按御史姚光泮劾奏。原任編修曹大章。原任死馬卿韓子允。詐取平民財物萬餘。有崑亦入其重賄。賍迹頗著。吏部請罷有崑。其大章子允行南京法司逮問。具奏從之。

詔准魏國公徐鵬舉庶子邦瑞襲爵。

命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百九

詔復故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職。

給事中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謀涉疎。宗憲依附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蔭。而宗憲未獲昭雪。何以爲邊臣勸。宜加卹錄。故有是命。

命逮問杭州衛千戶陳鎮等如律。

檢討沈位以奉使冊封。并過睢寧。與鎮等爭道。鎮等率諸漕卒毆位死。僭運御史張憲翔以聞。給事馮時雨等亦乞盡法以銷亂萌。故命巡按及僭運御史逮問如

律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會議瓜洲建閘事宜有五便 詔從之

復廣西全州灌陽縣編戶

國初編戶十四里以徃寇殘破居民流徙田多荒蕪僅存八里又調他衛軍屯守許自占田墾種田租歸軍衛者十六七民籍日減僅存六里至是撫臣郭應聘以占田賊平清丈田畝請以軍餘承種民田者皆入有司以復十四里之額從之

總督王崇古為虜酋俺答陳乞四事

其一請給王印如 先朝封忠順王例其二許請貢使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百三十一

入京比于三衛每會貢使二人總督大會四人俺答十人總六十人貢馬三十匹其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斤煉鐵五斤尚未可為兵器路鍋生粗每十斤煉鐵三斤宜可給與今其以壞易新其四請 賞虜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夷塞上仍許不時小市疏入兵科梁問孟以為鍋可互市撫賞不宜輕許禮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五不可凌雷驛使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之內館穀閑略虜如不逞損威傷重三也窺伺動靜四也年來雖少後必漸多如水穿寶勢難即塞五也宜如近事代為之進便吏科雜遵等亦皆言不可許兵部因會戶禮部議乃言順義王印如崇古議鑄給凡表章俱令

印進其貢使入京僉謂不可第故事夷人入京必欲賜筵宴簡命勳臣以待且厚其實今順義王使至邊宜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給令本鎮具欵賜筵宴總兵待之如禮其議廣潞二鍋均犯出塞之禁無已則以銅鍋代之宜令總督審畫一之法勿靳勿濫如各鎮原議上從之

賜孝子俺答順義王鍍金銀印

已酉 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

受顧命

是時 上疾已急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領受顧命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五

百三十一

甚至蓋自 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也

庚戌 上崩于乾清宮

翌日發喪頒遺詔

七月丙戌上尊諡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

弘孝莊皇帝廟號 穆宗

九月壬寅葬 昭陵

上天資純粹寬仁大度改元以來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絕無名之獻除煩節冗恤困疏冤獎遺逸汰滄邪供膳減省掖庭嚴肅近侍有犯盡法無貸言官觸怒終蒙釋遣舉大明 禮以討軍實申失律之誅以正戎章是以窮廬大漠之長貢市不絕肅峒憑林

原缺

明大政記二十五卷

內府藏本

明雷禮撰禮字必進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明史藝文志載禮大政記三十六卷此本爲萬厯中應天周時泰所刊其中禮所輯者至武宗而止僅二十卷其世宗四卷卽范守己之肅皇外史穆宗一卷則譚希思所續編卷目與史志不符蓋時泰已有所合併也禮明習朝典以史學自任而所記多採撮實錄詳畧未能得中異同亦尠能考據